說書集成三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四六册目錄

文學類

詩別集——清

雛鳳精舍存稿一卷……清　胡維翰撰……胡氏中研所　〇四六　〇〇一

尊聞堂詩集十六卷（一名：尊聞堂古今體詩）……清　胡兆春撰……胡氏中研所　〇四六　〇〇九

文別集——宋

張子文集抄一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宋　張　載撰……張　子　〇四六　〇七七

公非集一卷……宋　劉　敞撰……劉中研所　〇四六　〇九九

自省集一卷……宋　劉奉世撰……劉中研所　〇四六　一一三

明道先生文集五卷……宋　程　顥撰……程　程　〇四六　一二三

伊川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宋　程　頤撰……程　程　〇四六　一四九

省齋文稿四十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所　〇四六　二一七

省齋別稿十卷……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所　〇四六　五三三

平園續稿四十卷(上)自卷一至卷廿……宋　周必大撰……周益國中研所　〇四六　五九九

殷周精金
楊荔
辛酉冬
杜翁題

雛鳳精舍存稿

擬陶淵明讀山海經

聽罷田間水策杖返吾廬深柳圍堂外窻前草不除蕭然塵慮息我還讀我書既覽周王傳復觀山海圖吟哦忘百遍微雨引舒徐好鳥亦朋友欲談宇宙虛高臥常閉戶溪口僧叩關脫巾自漉酒其樂果何如

擬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駐馬登舊壘疆場幾龍戰炎漢火井歇三國割郡縣豆剖鼎殷土瓜分裂禹甸許昌霸王賁巴蜀帝室選北士共膺顧西師勤組練皇皇吳大帝虎視流英眄黃龍朝出江丹鳳夕下殿夏口屯漢營釣臺暢文藻昭晉既旒旄雍蒙亦旛旐赤璧璿握符白帝陸登蔥襟帶江湖險叱咤風雲變楚舞姬幽姿吳歈發清嘯一朝數驛勤益州樓船偭然王氣收濟焉周道陂岩巇金城固塞之若髣髴余情芳歌舞杳不見陳迹浮雲過新詩餘靄絢慙我白雪詞郢歌聊復衍

秣馬歌

武昌三月晨正忙青青插遍南畝秧插秧人力有幾何走馬宛在水中央檄爲腹兮桐爲背尾

則若髮首則昂既如竹馬策之便又如流馬出奇方牽牛隄田君莫謨唱于于兮歌聲場滿穰可借無煩爾閒殺造父與王良一村雨色綠侵笠載驅載驅應不遑盡景好教韓幹筆補入豳風貢廟堂

郎官湖泛舟

昔日郎官湖上游郎官已往湖空留湖光飛來作空碧盈盈一望不勝秋憶昔張李泛泗城欣然把酒上湖亭狂歌窩出詩中畫夜靜波平月近人湖岭依然古時月古人不見徒攀楫獨來獨往槩一枝溯洄伊人覺露白湖有佳名繫人思世殊時異古今移僕射陂休跨鄧圖我來臥讀石上詩

新柳

依依細柳漢江濱不減前番窈窕新鳴綠長條還似舊鵝黃細葉復迎春橘邊新柳長條條遠看含烟色更饒宿雨初晴風乍起輕盈如見沈郎腰

月湖棹歌

湖水盈盈蕩碧空烟波收入棹歌中一聲柔艣東風起吹到桃花樹樹紅

湖中打槳月如丸波折圓流影亦圓洗淨爭邀漂此水高歌直上白雲端

大別蒼蒼古黛皺垂綸長嘯半湖春請君試唱漁家樂風靜波平月近人

歌聲正與水聲宜小艇歸來日落時遙望晴川芳樹綠何人不唱柳枝詞

月湖堤竹枝詞

湖中遙望水光清湖畔行來草色平知是漢陽一要路半通鎖市半通城

隄邊昨夜雨初經大別蒼蒼欲送青徐步看來人意可春山半里一茶亭

輕車寶馬七香輪楊柳作城草作茵落日斜翻鴛背影歸來盡是看花人

往來楊柳短長程蝶影爭飛無限情春色最宜二三月東風吹暖賣花聲

纖雲四捲月華開載酒尋春結伴來獨立隄邊周四望亭亭西峙古琴臺

天光雲影水悠悠灩灩出塵把釣游雨過烟銷波色淨柳陰深處洗漁舟

伯牙臺

最難師友調同庚怪底先生妙技成此日天涯遇知己當年海上助移情已教流水圖今古猶有荒臺記姓名我抱瑤琴深自惜待逢鍾子奏新聲

董永墓

爲尋董墓駐斜暉零落殘碑倚翠微通國皆稱惟至孝斯人之死乃全歸道旁時有澆杯酒地下猶應着綵衣鬱鬱佳城雲氣繞春來常帶綺羅飛

桃花洞

桃花開向楚王宮依舊花如人面紅未免有心落流水却因無力奈東風可憐結子春將暮遮莫問津路又通惟有城西石榴塔年年孤幹臥烟叢

鸚鵡洲

但稱鸚鵡得才名此論何堪定正平欲借三撾爲義憾當期一賦誤狂生至今洲上無香草終古江流有恨聲杯酒不空澆塊磊當年應悔薦書輕

太白樓

沈醉乾坤幾酒樓登臨又到楚江頭海山一望東南遠漢水幾時西北流除是元龍宜百尺果如供奉自千秋攜來謝眺驚人句讀罷能消萬古愁

郢官湖

尋常湖水竟千秋爲說郢官此地遊沈醉西風遲客酒往來明月使君舟其人逸興於今在我輩爲歎似古不曾是青蓮題筆後肯教寂寞魯山頭

理趣林

萬理昭融因得趣偶游林下宛逢之傍花隨柳閒吟裏霽月光風茂對時活水正來雲映影生香不斷樹連枝怪他誤格庭前竹翳障難消歧又歧

晴川閣

崔顥題詩八百年至今傑閣倚蒼烟我來獨有空明境相對欲捫訣漢天萬里江流滿胸際四園山色落尊前凭闌高唱蘇公曲鐵板銅琶當管絃

魯肅墓

不解傾心劉豫州擇君已遜武鄉侯豈知蜀漢非餘閏何事荊襄踞上游爭鼎空教成割據指困却自異庸流老成既謝降幡出王濬樓船進石頭

登晴川閣望黃鶴樓

黃鶴千年偶一游高樓高閣望中收詩人迹剩雲千軸賦客魂消草一洲山色遙分天地秀江

流滾盡古今愁一聲玉笛梅花落歷歷樹深漢水秋

種梅

秋日菊花春日桃種梅芳信到東皐笑予倘託長鑱懶愛爾扶疎老樹高欲助寒山將放意渾忘明月自鋤勞他時開向百花上肯使栽培負此遭

對梅

寒梅開徧一廬環雲暖雪晴夢亦閒試問幾生修得到果然今日喜相攀爲迎花笑簾常捲直到月低屐始還翠竹蒼松園老屋聊同三友共歡顏

詠梅

蕊香橘豔說詩評詠到梅花句更清昨夜閣開何水部今朝屏寫庾蘭成縞衣徐引仙心句玉笛重翻舊曲聲萬綠華來開笑口宵深元鶴亦爭鳴

畫梅

迎歲家家梅早新幽人偏借畫傳神三三徑啟方衡雪九九圖成迭報春綽約壁間姑射貌蕭疎扇裏放翁身牡丹休與冰肌比不用胭脂亦可珍

新柳

幾向芳隄緩踏春柳枝又見一番新眼波轉處纔含睇眉意舒時漸學顰嫩綠剪開風正快淡黃染出雨初勻玉堂人過方停馬彈指聲催九烈神

鶯聲清脫燕聲嬌看徧春光到柳條線細影沈新綠水絲輕晴曳小紅橋東君乍識三千面南國腰憐十五腰待得林陰濃似錦長隄軟送馬蹄驕

荷露

池塘面面盡新荷魚戲東西露一窠濯水花開鮮疊錦採蓮人到濕侵羅粉凝房裏應含潤珠走盤中不厭多折得芙蓉涼夜飲碧筩滿滿出晴波

松風

三分流水繞垣墉時有濤聲四壁舂閉戶渾驚風湧浪開門惟見月梢松婆娑綠陰仍棲鳳掀舞蒼髯欲走龍枕石高人眠乍醒披襟笑倚白雲峯

荷錢

風月休言不論錢池塘荷葉已田田柔莖差似秧針短軟浪惟依荇葉穿魚眼額添千點小鶯

拳欲戲一窠圓杖頭他日憑誰挂長柄參差出水鮮

榆錢

青錢夾道復牽株誰意家家已種榆星日時如飛白蝶英青悉欲化青蚨鑄來槐火都成燧穿去楊絲一樣腰磨鍊幾經風雨過飄來欲與嫩荷俱

鼠鬚筆

正是蘭亭曲水流珊瑚筆架鼠鬚抽三端寫去疑貂毫五色揮來映豹裘大好拜將都統令何妨封下管城侯才人墨向金壺賸勝會於今氣象留

蠶繭紙

蘭亭蠶繭紙紛披修禊欣逢上巳時魚網詞應題雁字麥光序好寫鳥絲幾行文采開羅幌一片鮮明入錦帷絕代更無能比例碑文勁節想羲之

鮫膠

霜高風急夜溪寒蟹斷四張膠得團圓相獨開如有意渾沌已鑿且如賢剖來應覺貽同蚌糟去休言舶似黛煎急待看湯有眼鑑中九轉早成丹

尖膠

新詩易蟹說蘇髯換得團膠更換尖佐酒不嫌圭角露含黃依舊膠黏結實纔渾似鯖多則味淡還須虎作鹽一世橫行誰可比獨披利甲有銛銛

風門

空林結宇面江村獵獵寒風送到門閉戶端居香滿架垂簾獨坐酒盈尊雪聲撲紙輕無力月影橫牕淡有痕惟愛梅花千樹白與來臨水每開軒

煖坑

月沈風緊雪漫天獸炭泥鑪閉閣眠下榻閒疎忘夜半擁衾熟睡喜春先梅花一樓圓清夢松火徐看湯轉烟猶有幽人枕香臥耐寒高興作詩肩

炙硯

料峭風來水自凝案頭石硯欲生冰雲烟氣接溫泉湧文字光隨活火騰斗室傳薪方試暴寒牕起草獨挑鐙陽回春到如椽筆日出牕紅煖氣蒸

手爐

新詩費盡推敲力龜手陽回太乙爐和氣薰心來舞袖紅光上掌是明珠成春祇著三分火兼愛不遺尺寸膚翻笑宋人懷妙藥百金待價亦何愚

鴨鑪

金鑪香滿麝蘭薰寶鴨成形妙絕羣遲捲蝦鬚融宿火徐看鳥篆吐奇芬腹知不藉春江水銘刻深同夏鼎文雪夜蔡州池鵝擾何如象物裊烟雲

獸炭

冬夜讀書雪滿天時薰獸炭綺牕前炙來熊掌形應似燒得貓頭筍亦然春氣一團偎地暖奇形數節繞烟眠今宵虎尾騰騰上自有知音爨下全

柯亭終古一焦桐處處泥鑪小火紅寒到懸時應帶土暖回嗇處自生風非關盛氣樓熹化却訝龍鱗松柏同西蜀連營八百里木牛燒斷笑冬烘

蟹斷

蘆洲蟹斷列參差正是漁人罷釣時水面月明隨浪捲波心燈映帶星移昵沙休恃雙鰲利舉網應須四面施却道尊前風味好寒謨莫使誤螯蚳

榴塔

一枝開向魯山頭孝婦深心寄石榴碎玉猶教封片石落花不肯入長流但看塔外啼鵑護空翠封城西夕照留爲問隱邊桃洞在年年春色滿芳洲

大別山禹柏

古柏蒼蒼翼際巔禹王手澤憶當年召棠盤錯人猶羨鄒黍滋培名尙傳一樹綠陰通夏口千尋翠色鎖晴川擎企望斷塗山遠回聽風鳴萬斛泉

待雪

晚來登畫閣四顧已蒼然欲釀銀沙雪都成水墨天風壁將鼓動雲氣正聯綿先把況儀具休言紙帳眠詩應遲白戰酒誰設華筵但想爬沙蟹何心在樹巓鉤簾看已屢隔屏聽雖全頂話平淮策期乘訪戴船梅花猜水畔柳絮望橋邊三白從今卜千倉自此連猶俱樓纂樹鵝尙舞寒烟待到明朝看人皆種玉田

桐乳

楚楚簇衣外蓬蓬柳帶中圓勻生細乳風穀仰高風古幹流膏澤靈根土厭融柏廚凝處業枕

面映來紅靜釀晨霞醴低垂夜月籠孫枝皆把合老樹未心空汁想含疎雨香還送曉風將雛惟鳳至剝肉與雞同芳潤晴烟鎖微溫曉日烘捫須攀桂客食卽採芝翁碧口開梅蕊錯屢穩草蟲是宜稱竹母一樣兆松公恰似蓮房結應惟芥孔通青春深楚室白露滿吳宮金井繁昌象龍門養育功待看蒼翠滿佳氣鬱葱葱

菊枕

破得邯鄲想方知菊枕良此身花是伴今夜夢皆香葉襯重重翠華開良良黃採來金粉地送到黑甜鄉蘭秀松清日銅瓶紙帳傍睡回濃處味客憶淡時妝窓外連番雨床前一樣霜眠孳三徑穩擺飯九秋涼人瘦懶如許仙游記那廂籬東忘歲月開北卽栽皇送酒逢高臥延齡果秘方醉還依錦瑟餐莫作黃粱歸去當頭插醒餘竟體芳幾枝元亮宅七寶宓妃床飯骨支原稱詩魂斷不妨可曾夢蝴蝶依舊喚鷓鴣劃白蒙蒙被流丹挂藥欄冷香生几席佳色漫衣裳盡洗芙蓉豔休誇琥珀光試尋陶令樂應比昨宵長

筆牀

篆鼎茶爐處塵消几透光與來爭舉筆揮罷恰欹床詞邊描金魔文泉繞枕凉東將青玉套臥到黑甜鄉草欲憑神助花看入夢香管城春睡足輸苑午眠長席借蛟綃展珠含鬼線芳墨借酣百斛紙共醉千牀簟角誰同梅龍鬚不處蠹半間留獅子五色噴江郎直許浚關越偏教吐鳳凰書函隨宛轉盤曲件盤婧鳳雨聯如舊詩詞說亦狂案頭開幕府幔外敘文房架是珊瑚設莆應玳瑁裝句成仍喚起鴻歟竝翮翔

擬崔子玉座右銘

無伐已之善無忌人之長德人不可念人德不可忘聖閔何足貴潛修立紀綱俯仰無愧怍事小愠何傷智大守以愚何用而不喪無使流俗溷卓然其道光閨閫君子德行行北方强吉凶勿趨避德力須度量守口如守瓶慎然視履祥日新誠若此百世自流芳

校刊胡氏遺書後序

吾師萬善老既編次胡氏遺書成舉全稿畀芬芬乃命次男啓塏繕寫校刊閱五年而畢事胡氏四代之精爽乃不沒於天壤夫胡氏四代六人之著述言立不朽昭昭如日星見者皆知芬獨服膺東谷先生曠世異才禮重曾胡引爲上客居之幕府行其所言屢樹奇績而時合時離卒不獲並駕齊驅耀鴻名於今古宜其悲謫慷慨舉世運人心軍謀時政一寄之於詩而不能自已也又憶兒時從 先大夫擷衣晉謁見公長身鶴立髯二尺餘聲如洪鐘字字凝重望而驚爲公輔器宇而乃終老山林傳名著述士君子遭時之幸不幸可勝嘅哉暇日取算閣堂詩讀之於邑不若哀漢口見粵匪之患楚於喜滅漕有作見胡文忠之恤民於海客來非客也亦不可得而客也見公照燭幾先思防未艾當中興極盛早寓變風變雅之旨世必索讀豪秀作而後哀也哉又讀道存堂文集復黔中插花地如親指上螺紋無微不著黔之與楚邈絕千里今昔勢殊行爲與否莫卜終竟然皆與算閣堂各詩慨乎言之人心世運政治民生不朽盛業舍是莫屬矣又與養師論雛鳳清舍覺以十餘齡童子能佐其親以治一邑難力屈智竭本用早夭而其稟賦後異不且夏乎莫尚乎 外弟維翰字子良幼聰穎求及冠精通法家言助父官黔中安化縣治治稱最父卒上有晉太守圖身植算天

夾又況潔貞紗橱及笄逾十年而事親不忍離不肯字人姊弟追隨歌詠於山崖水涯之寂寥冷署一助名法一佐錢穀手緒心稽日無暑暇猶且奉觴上壽強笑承歡洎乎鴿原孤雁行中斷子立侍親沈痾莫起白髮雖存碧血誰念乃有此單辭隻字與殿粉零膏而並留造物呵護蒼蒼者不可謂無心也然較壽聲堂揚芬文囿摛藻名場玉樓之召雖同金閨之晦獨苦矣若夫海杓堂生乾嘉之際身處盛隆教授園里佑啟後人翹然稱首蔚爲儒宗矣哉詒謀善也文行交修道傳四世處則爲河汾講席出則敷二南治事庭閨之閒互相授受春華秋實各因其時故見日者必當知日之明見星者必當知星之曜見胡氏文詩者必當知所以能爲此文詩之心非然者豈知文詩者哉豈知胡氏者哉胡氏六人得年不得年各半所遺之書刊成復搜獲算聞堂筆記四種都二十有八卷洋洋灑灑逾數十萬言皆經史要義其論議窮天人性命之故通古今治亂之原嚴義利邪正之辨與顧亭林王念孫相後先補而刊之芬之志也工竣綴筆取徵方來張仁芬謹序於懷清齋

昔人有言校書如埽落葉且自東漢以降代設專官其難其慎豈可知矣是書經前初校及刊成復讀一過其遺而未正者比比皆是或沿底稿之錯譌或因手民之舛僞如東作東壁作壁則刪作敝敝作敝丐作丏又如祓洗悅淨濆波等字應從氵旁竟誤從忄旁而已已巳三字亦間有混淆讀者就其文義其義必能明而辨之上述錯雜層見迭出不可枚舉故概置焉其餘脫落顛倒誤者列表於下倘不敢閒置於此也謹啟讀此書者注

海杓堂存稿 第四頁 第十一行 刊誤作角

算閣堂文集 卷數 闕數 行數 刊誤 更正

一	九	蓋	葢		
六	五	二十一	胡	胡	
七	四	二十	佳	佳	
七	十	七	耽	耽	
八	六	二	舊	舊	
十	五	二十二	堆	堆	

算閣堂詩集

一	五	九	闕	闕	
二	三	二十二	闕	闕	
二	六	一	婦	歸	
二	八	起	豈		
十	二	十九	王	主	
十	二	二十	悽悽	萋萋	
十	六	十	闕	闕	
十	六	十一	闕	闕	
十	七	二十一	腥	醒	
十一	三	十六	罹于罹	罹于罹	
十一	四	二十六	如	於	
十一	六	二十	呵	阿	
十一	八	一	闕	闕	
十一	九	三	飭	飲	
十二	四	一	淺字上脫乎字		
十二	六	九	紳	紳	
十二	六	十一	羊	羊	
十二	七	十六	千	千	
十二	七	二十二	總	遠	
十三	二	六	散	散	
十三	三	十四	痒	瘁	
十三	五	十九	羅	答	
十四	三	十三	鄰	鄰	
十四	六	一	千	千	
十五	一	十二	向	何	
十五	一	二十二	戴	戰	
十六	五	十五	有	有	
十六	六	四	蹟	蹟	
十六	七	九	縣	縣	
十六	十一	二十四	在	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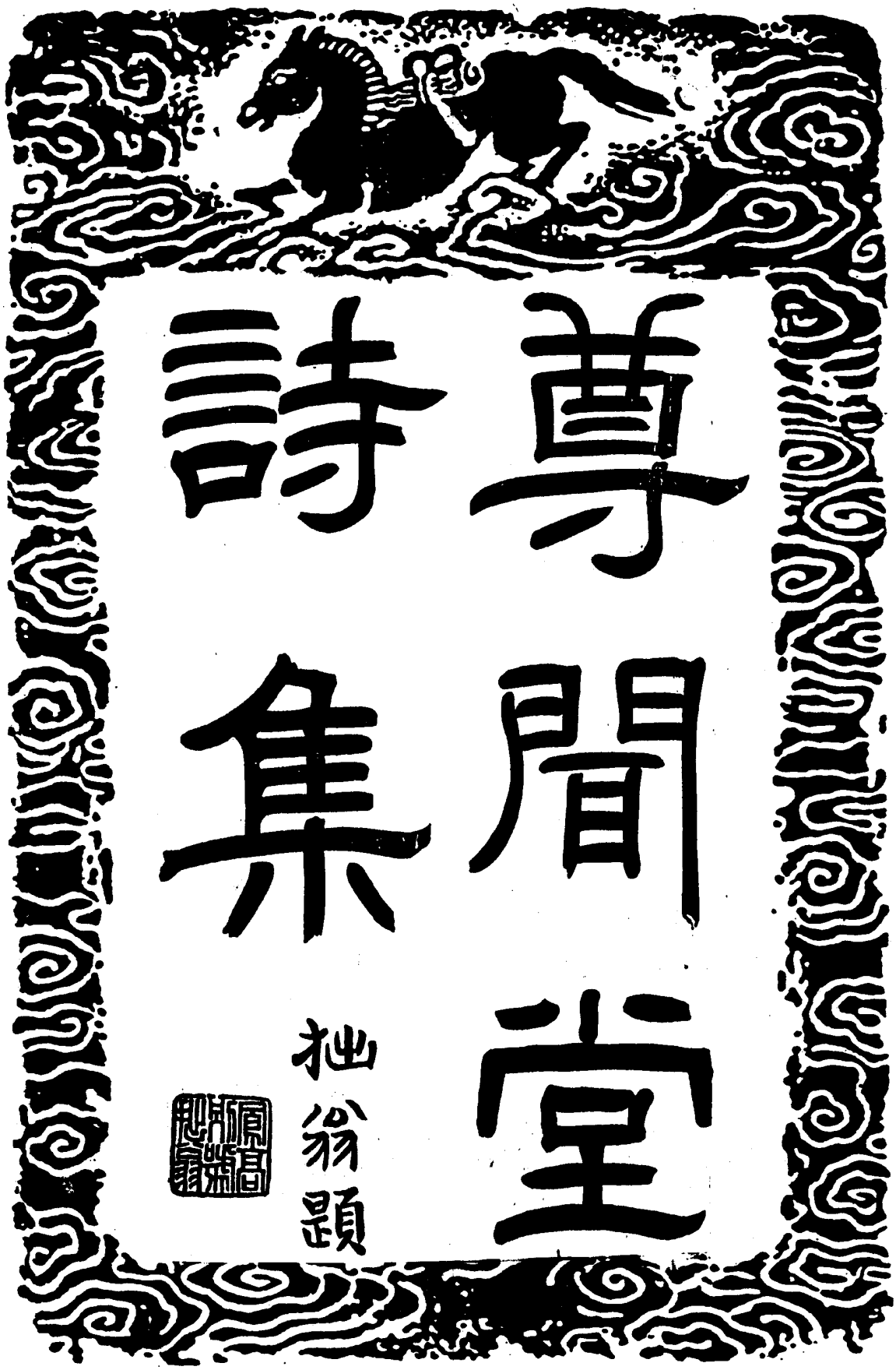
春暉堂存稿 第三頁 第十九行 子字下脫山字

道存堂存稿 頁數 行數 刊誤 更正

十一	十九	船	船	
十二	二	棲	棲	
十四	十四	木香	香木	
十四	二十五	生	行	
三十一	十七	登	登	
四十二	十九	家	第	
四十二	二十五	蹇	蹇	
四十六	四	體	書	
四十六	十一	足駐	駐足	

繡餘吟草 一 八 供 展

鴛鴦湖合存稿 一 十五 查 查


尊聞堂詩集
杜翁題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尊聞堂詩集

自序

余少習舉子業頗有聲江漢間暇亦時作古今體詩雖未嘗出以示人然殊自喜

得也一日　先大夫見所作詩草曰若做秀才不事其事而顧詩之爲耶既而曰是亦非不可學也汝學之汝將安師春遼巡未對　先大夫曰詩之師不於今而於古風騷尚已若漢魏若六朝若三唐古人之詩皆師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之謂矣汝勉哉博觀而精擇就其性之所近與其才力之所及能兼兼之不能兼專之毋貌襲古毋苟悅人詩情之發也無關於理然而根柢於是在矣詩興之寄也無藉於讀書然而蘊蓄於是在矣此而詩云詩云也其亦可乎雖然吾猶有慮焉詩之境茫寬其途亦雜不審所向安適其歸進而上之將有所始而始則必於唐乎始沿而下之將有所止而止則必於唐乎止唐以後不問津可也小子識之毋忘吾言此弱冠時　先大夫所以詔不肖者諄諄然猶在耳也顧余不幸困於名場奔走於衣食固無日不從事華靡閒而詩則或作或不作或作而焚棄其稿即其所存者亦自怡悅雅不願與時賢相角逐中年以後經歷喪亂其窮猶甚物不得其平則鳴蓋至是而所作亦益多矣凡忠君憂國之愚誠憫時病俗之迂論與夫歎老嗟卑一切抑塞磊落之奇氣無所控告發洩者悉舉

而見之於詩是其於古人之作未知其果有合焉否也然每當抱膝長吟伸紙握管輒復停閣官止神行經營慘淡則亦欲庶幾其一當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不誠然乎哉綜計前後所有五七古三百餘首五七律三百餘首五七絕亦三百餘首塗乙校定分爲十六卷將付之剞劂梓而藏之余老矣功未立而時已逝學未成而力日衰其自視發然者不獨區區一詩已也而區區一詩其所成就乃亦止此俯仰今昔能無增不殖將落之感然循流泝原心苦詣孤其自唐以下不欲一涉其足者則固守先人之懿訓而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者也編次既成述其所受使兒輩知之且以質天下後世之能論定吾詩者同治六年歲在丁卯孟春望日

漢陽胡兆春自序

尊聞堂古今體詩卷一 辛卯

劉明府沖招同人看木犀於別業藕園作展重陽之會余以事不果往賦此寄 明府宰吾邑

楊柳入城路幽尊記往時江山著色叢花木無聲詩杏印去來跡鳥鳴高下枝近聞新禰葺底事誤遊期

遙天雁南度秋色滿亭臺老桂三十樹西風一夜開看花誰插幘得句定傳杯今日淮南客八公未盡來

靖節辭彭澤右丞居輞川古人有通隱此地足歸田經濟需名譽林泉屬散仙蒼生强一出 明府將起選

枕石幾回眠

往識韓荊州燕臺作壯遊吾鄉劣杞梓遠道見牌牘令長屈龍統功名遲馬周 余展園不如一 場屋

杯酒花底醉相酬

銷寒八詠 與蕭明府倡宜園作

夕陽楓葉

老樹無花也自紅暮天新景夕陽中晚晴亦有雲霞采霜氣能分雨露功依舊繁華如二月幾曾零落怨西風桑榆一樣迎斜照冷暖緣何不盡同

明月梅花

當頭明月故徘徊也爲今宵花正開高韻每於疎處見前身一任外人猜可如夜雪相輝映不藉春風自舉攙願種羅浮三百樹此間近水好樓臺

霜橋人跡

霜痕隱隱印虹腰不繫脚根人去遙緩步須防前路滑浮跡祇恐太陽銷天涯宛在知何處圯上相逢是此朝一騎紅塵鞭影過君看司馬自題橋

雪屋書聲

飽絹平生未見書滿天風雪閉門居但知白屋寒如許誰信青燈味有餘今夕宜教添斗酒此聲大抵在蓬廬蘆花一路留踪跡應是侯芭問字車

江城曉角

曉來江色動寒城霜霽天高吹角清百尺峻嶒吞水勢五更悲壯雜邊聲長風非井滑蛟舞古木藹藹飛雉鳴最喜承平笳鼓靜煙籠莫辨舊軍營

山寺暮鐘

風送疎鐘出遠山暮烟鬱鬱古禪關霜催落木經鯨起日下平蕪征鳥還客有吟情當飯後僧無塵夢到人間一般能使發深省祇恐常聞亦等閒

古木栖鴉

一株烏桕兩三家點點零星有暮鴉穩睡忽驚殘雪落倦飛仍戀夕陽斜多年老樹寒猶健紛古垂楊願太奢莫又平明金殿去玉顏爲爾惜容華

寒原放犢

橫背牧童犢鼻褌北風吹笛過前村近郊雞犬寒成隊繞郭人家畫掩門繫易宛然爲子母挂書都欲望兒孫當年扣角長歌客短布單衣謂至尊

玉階怨

梅妃愛梅花種梅玉階側楊花飛入宮梅花無顏色

威烈嬪詩 威太守天保之從母也

死報情何篤生捐節益彰男兒眞義氣巾幗亦剛腸彼美邦之媛于歸士也良門楣稱宋子夫婿足王昌對鏡鸞方舞分釵鳳忽翔八年共形影二豎入膏肓同穴心先許尸窆意轉忘無兒悲伯道有母媚周姜甘蔗期旁接慈萱留晚芳棄砧朝露盡杵臼小星當君子雖偕老妾身忍未亡崩城惟一慟化石不虛望揮手人間謝齊眉泉路長西歸隨伉儷北向拜姑嫜宛轉朱絲下摧殘錦瑟傍誰求纔命線徒說返魂香樹折栖鳥去樓空語燕傷精誠泣天帝風教始園房趙姊山千古曹娥碑幾行榮封吳越國色看表瀧岡

題張明府晓征望嶽圖 代劉孝廉銘本作張君劉之房師也

高峯七十二晴翠滿長安使者驅車至仙人拄杖看名園遊節暑靈嶽入歸養他日春風坐烟霞壁上觀

辛卯夏漢陽大水舟入城市秋又甚焉民困極矣予既著水災紀略復作貪官詩以誌其痛

鴻雁黃鳥感物興懷風人之義竊比於斯

天作怪天作怪天心不似昔仁愛一脚踢翻銀河落堯屋吳頭齊破壞今日雨明日雨瓦鼓鳴商羊舞海洩天漏不能補寬無一寸是乾土堯舜在上皋夔爲臣如何洪水魚鼈斯民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十字街成馬頰河於今平地起風波前有瘦蛟後夸鼉魑魅伺

人誰敢過一聲委徨淚滂沱公無渡河呼且歌渡河而死公亦知家無宿糧可奈何
脫卻布袴脫卻布袴衣裳典盡無杭素短衣至骭縫疋布當時剪裁製貼半與我周旋已成故
開新置故吾豈然今爲一飽棄汝去得錢易囊米淘米少汲水饑食粗糲勝膏粱先拳鑾娘後
妻子努力加餐來日大難
布穀布穀六月水退望秋熟歸來縛茅補破屋買穀稙賣黃犢富兒誰肯念煢獨眼前瘡孔醫
更多不惜剜盡心頭肉那知禍水去復來前胥後種走相續田間濫蕩無半菽爭如溝壑死之
速但聞鬼夜哭不見天雨粟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支蘆爲棚蜂屯蟻磨兒枕翁眠女倚娘坐官米官錢半飽半餓死便埋此
荷鍤道旁人鬼雜處夜月昏黃沒者已矣存者斷腸閭馬厭大別山二處銅居若干萬人千人萬人幾生
還木槿枝上蟬蛄啼暫時偷活在人間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官論民城頭住豈宜久淹乃公處民哭一何哀隸呼一何怒須臾前致詞
未語先長吁土牆傾圮盡積水猶未枯不敢望稻粱藜藋食亦無麥苗不下土東作尤可慮獵
獵北風寒身上無袍襦官命歸田里何以置其軀墳墓鳥蛇窟豈不懷舊都飛鴻有所栖那復

待官驅官爲民父母情異趍與胡仰惟曠蕩恩且願留須臾自慙丁厄運累官日勤劬官無語
隸不呼萬角齊崩叩路隅
石鼓歌用昌黎原韻 應試作
籍湜汗流走且止聽我高歌石鼓歌蒼籀中頹宣王奮勤政頻問夜如何獵犹跳梁淮夷薈雷
霆一怒揮天戈大開明堂朝萬國斬新日月輕刮磨文昭武穆黃炎之子孫天王神聖禮爲羅
赤旗捲日馬嘶風岐山天作何嵯峨仰弘文雉落林粟蒼果常哭遑卷阿上殺大殺下殺各獻
禽徒御不敢相驚呵從臣拜手稽首頌功德傳之千萬億年期無訛伐石鑿鼓鼓以十雕鐫造
物變篆蝌捫之稜起龍蛇鬬欲叩不叩恐防驚睡虺瘦硬通神筆屈鐵椎折倒出拔蘇柯當時
觀者何填咽車如比櫛馬如梭我聞蒼頡造字鬼夜哭乍前復却形委蛇彈壓百怪護神物左
有操蛇之神右夸娥王轍不西委草莽烈日炙蝶雨滂沱後人不讀秦漢以上書何怪俗書姿
媚摹永和嗟余抗懷在三古嗜好乃與人殊科魏武才後三十里應奉目下五行乏禳笞虎豹
訪岫巇誅斬荊棘弔銅駝豈知獵碣奇文君先得願薙萬本讀萬過爬搜新義多掇獲坐對申
甫方召共切磋不與六經拉雜赴秦火不隨九鼎崛强躍淵波長留法物在人間開拓心胸化
偏頗得十一二遺九八神凝目注不遑他豎儒穿鑿疑後代惑寶一開徒嫁嗣萬口皆箝廢傳
誦萬手悉儕絕摩娑禹鼎湯盤不肯相過問何事蚓竅蠅鳴終日費吟哦古銘珍瘞鶴遺帖寶
換鵝況爲宛委金簡玉編字凌轢岡宮媲猗那觀碑麻幾思索靖去籍忍令慨孟軻固知遇合
會有時不廢萬古流江河置之太學增光價大廈蓋覆匪蹉跎
鄭俠流民圖 應試作
我欲拜書獻闕廷三司使怒執政瞋我欲叩墀陳天子君門咫尺遠萬里嗷嗷鴻雁鳴聲悲民
困何由君得知臣俠昧死繪圖進馬遞上之銀臺司昔時五袴今衣無完昔時粱肉今不再餐
青苗纔散均輸起一剝再剝骨髓乾帶械傭鎖負瓦道左天子明聖新法殺我命陵相國不世
出致君堯舜蔽經術欲把周禮成太平奈何流民不收恤鳩形槁色那忍見筆未落時淚如線
看臣之圖聽臣言民困既蘇弭天變不用焚巫尪不用烹宏羊但罷新法天不雨請斬臣頭明
欺主果然一紙降德音下尺上尺枯禾生張公信有回天力傳說能作大旱霖寄蠅鳴蒼狠舞
環而泣罷者舉傳法沙門護法神讖之天子抵罪吾小臣直諫宜放流萬里投荒譴英州章公
相廢百姓愁南望瘴海泣啾啾鄭公活我胡不留自今誰獻流民圖

讀蔗襄慈公集題後
有明之季奇才出三百年來誰其匹我讀公遺集淚下裳衣溼國無人焉莫與立自壞長城不
復惜毋誤遼毋誤國毋誤臣一腔熱血酒朝廷孤臣憤激叫天閽君相晏坐耳不聞可憐公才
兼文武不死封疆死門戶飛蚊夜聚作雷鳴勢力爭撼擎天柱馮三元聲風子耳葉公賢者亦
爾爾但欲衣缽門生活竟坐旗鼓大將死六萬人掃遼陽平回頭東北半壁傾人臣推轂當薦
賢況復大廈一木撐宰相猶以黨禍國委鬼當頭又何責楊左諸公一網盡血流十丈愁窒塞
古者刑不上大夫胡以非罪殺其軀外臣勢輕內臣重閣部臺諫相根株君不見當時遼左案
楊鎬應泰力難辦善後既能孫承宗敕敗復失袁崇煥剪除爪牙由廟筭國是顛倒足浩歎酌
酒與讀性氣先生傳悲風颯颯來天半
東哈孝廉福納 時號襄陽
等閒又見菊花黃花底羣賢共飛觴忽憶習池風景異萬公山簡在襄陽
昔年舟泊古樊城嫡孫皆知羊杜名我守蓬門君作客而今猶是兩書生
茂陵消息近如何想爲文君頭白歌易解風流司馬渴大隱兒女古來多

雙鯉停杯去莫遲上盲加飯下相思問君何日歸舟發可是寒梅花放時

南山有大鳥行　袁張江陵也

南山有大鳥文采何翩翩遭時擾要路飛集高樹巔雛鳳實付託羽翼相後先羣中多燕雀奔走於其前庭中有鸑鷟戢羽肅班聯樊籠無破缺外侮制鵷鶵豈無鸑鷟能以智力爭亦有大嘴鳥不敢肆貪殘當其得勢時風雲叱吒間雖云擅威福輔翼豈非賢雛鳳堅拱立隻卓棗大椽温詔日數下五色耀華筵高堂慕鳥樂蓄木乳鸞遲百鳥側目視欽其龍遇羣鳳鳳白日六翮忽棄捐物情殊向背羣喙齊沸天朝爭復夕喙主讎爲之旋覆巢無完卵死骨豺未寒鳳鳳顧命臣不得始終全盛滿不自戒情紛異闇奸桑杜綢繆日內外磐石安百怪賚彈壓乃復罪其專俊翻遭排擊鵷鵷各儉閒紛紜百舌爭誰與伏危顧回頭滄桑變風雨來豁然君看北山上聲聲叫杜鵑

送程孝廉鵬赴選入都

每於懦漫見天眞傾蓋相逢情已親海內交遊半奇士眼中長者僅斯人秋風徑渡桑乾水細雨微霑京洛塵欲唱陽關三疊曲歌聲未作酒先巡

風雨重陽楚塞寒與君送別盡君歡連宵紫菊尊前醉一路丹楓客裏看應爲題襟思漢上莫因貴米去長安滿城桃李春來醉何遽銜書半刺官（孝廉就職州司馬）

送黃孝廉文琛之大梁

春色正東來故人轉北征驅車入大梁關山雪初晴吾黨多奇士卓絕推黃瓊龍駒出渥洼萬馬齊嘶聲青雲一展足汨沒未盡伸才高知者希況乃識性情及爾同臭味鳴鹿食野苹人生不得志快意惟友生門前迎王粲座上接正平興酣一落筆風雨爲之驚窮探搜昔遍不顧古人瞋歡嘻齊鼓掌日日黃河清以此共晨夕焉知白屋貧胡爲棄是敝轍轟走風塵眼中二三子半爲入幕賓君又賦遠遊無角生車輪浮雲與飛鳥東西南北行楚客設殊履於今無春申側聞魏公子禮賢及侯嬴矧君意氣合情深車笠盟掉頭去不顧北道得主人男兒四方志焉能守柴荊我欲從君去高堂有老親梁苑集鄒枚茂陵臥長卿黃金擲盧牝無金費精神儒冠餓尚宜能與執袴毋窮達且無論遠別足悲辛口中生石闕歧路立屏營觥旅加餐飯珍重驅驅身知君崇亮節不勞劒戟陳

懷梅孝廉蓋南

湖上送君君已行遠山凝碧遠波平尊常別後猶相憶況是貧交車笠盟

懷陳孝廉永皓

攜解離顏手遽分遙天飛鳥傍孤雲昨宵飲酒讌廳後月落屋梁又夢君

懷黎員外丙書

翩翩公子出塵姿記得河梁攜手時我未識君且傾慕如何相見不相思

記夢

雨聲到枕涼秋風送寒吹中宵起坐歎未飲已如醉仰惟神龜聽不與羣兒例鞿冠恭拜疏訴余半生舉十八爲諸生屢困有司試廿四舉明經三十未一第荆璞不見收黃鐘遭毀棄施嫫故顏倒毋乃非天意蒼成誠復拜靡几不能寐忽聞剝啄聲兩兩綠衣使鞠躬唱大喏示予慢中刺控馬導余行指言行即至高門列棨戟榜懸黃金字銀燭照兩行有神立庭砌白皙鬚鬟鬢戴冠披鶴氅揖余至中堂傍有乘官侍左手持疏奏謂是汝所製十八爲諸生屢困有司試廿四舉明經三十未一第汝固特達才斯言何不慙古今幾豪俊磊落軒天地所爭實勝愚豈在賤殊貴軒冕儻來物得失何睽異尤人且不祥況乃天是憨上帝本無私因才爲位置安知區區者而終不汝畀易開皆凡花雀成無大器夷吾三戰北卒踣亞卿位虎頭飛食肉始作俑背吏殺穀淮陰侯就烹漂母賜惟其蘊蓄久一舉爲國瑞胡起跋兢心殊乖嚮昔志收汝不平鳴人怒鬼亦忌神龍躍天衢雲雷忽陵厲霖雨遍萬方蒼生待以濟宮其養晦時潛淵深且秘頭角不欲見日抱頷珠睡良實藏若虛斯言汝謹識命使送余歸高峯危石墜落然汗沾衣俯仰增慙愧喔喔鳥雖鳴旭日出天際

感興（秋夜漸及纔居多暇宜有所興形於篇詠得詩十餘首無復先後之次悉以感興題之）

手抉雲漢章足濯滄海流剔藉奇氣抗懷景前修日月跳雙丸往往顧未開舉杯澆塊磊胸有嵩崙邱昨夜商颸發庭樹落麗麗秋風掃黃葉何不吹我愁人生多大志翻令增百憂美人生南國顏色如芙蓉羅襦綴明珠環佩聲玲瓏日織一疋錦宛轉蟠雙龍無意世人知藏之篋笥中

雲中五色鳥飛落南山隅羽毛遭摧折猶自文采殊欲食無翠竹欲棲無碧梧天寒忍饑立不敢賤其軀六翮已長成何不翔天衢不爲稻粱謀胡自學泥塗毋乃時未利遠舉有所需此意不可識請問齊諧子

十和獻荆璞楚王刖其足奕奕希世珍乃爲不知尊所以古達人被褐而懷玉豈必自韜晦奇
物不諧俗我有龍泉劍出之豐城獄鵜膏日拂拭留以待薛燭
瑤草何青青託根於翠微在山不出山坐令遠志違遠志不復計未報三春暉此日足可惜泣
下沾裳衣毛義爲祿養張奉何腹誹
幽蘭生空谷紅豔獨娟娟藹艾介其側搖曳各爭妍一朝蒙採擇登諸玉堂前遂令九畹香風
吹入雲天感恩猶未報中道遽棄捐芳華自珍惜恐孤雨露偏
一字一珠璣書之黃金紙豈徒自怡悅欲以贈知已知已天一方相思道路長附書黃鵠翼雙
飛集君旁所願君鑒別字字有曲折毋示長者兒此書多饒舌
胡叩七貴門慕謁五侯宅裘馬麗且都自言座上客邀我入其室跨我以所獲藏中何所有黃
金與白璧牀上何所有綾羅綺積別有要路津捷徑蹶其跡傾聽猶未紓使我羞顏赤君自
善爲謀毋爲乃公策茶薺本天生甘苦各自適
龍馬來青海矯矯出塵姿毛色亦無異神骨獨權奇與人惟一心可以寄安危君誠求逸才願
起效驅馳功成賚麟閣天廐生光儀饋誠不自明會當遠道知惜哉皮相士徒辨黃與驪同促
鹽車下甚跲與之夷落日風蕭蕭仰首一長嘶壯盛不見收遲暮將何爲
門臨長安道甲第何岩嵬高堂良宴會列坐珥金貂怨熊膾錦鯉五味易牙調侑觴發清歌梁
塵萬斛飄美人彈銀箏佐之白玉觴賓起爲主壽拜飲折其腰東方義輪出焰焰華燭燒世宵
漏要津意氣欲凌霄由來澗底松不如山上苗
薄暮登高臺長江瀉西練極目遙天末浮雲來片片末照分日光斜然丹霞現千紅雜萬紫烟
脂潑素絹軒軒赤城標搖搖銀海眩跋烏忽西匿須臾光彩變世事固如此繁華何足羨
巢居知風至穴居知雨來人靈於物萬天意不能猜愚者妄希冀智者强安排徒爲造化弄顛
倒良可哀莊周作蝴蝶遽然夢一回委心隨元化日飲濁酒杯

題畫

門前老樹影橫斜絕似孤山處士家却笑通明編本草不知醫俗是梅花（其人業醫）

官發艤

昨夢飯猶溢今朝籍漸開大男隨父走瀼峭紛落梅幼女抱母項飛蓬髮掩顏纍縲揮之入分棚鵝鴨堆白日至中天飢腸時鳴雷壎壎鉦聲作（音義以鐃下飛雨落刺天萬手招插地萬足躍官籍軍千金人命一紙薄健者鼓勇前殿後惟老弱奔如赴壑蛇散如出籠雀道逢相識搖手語附來何遲門已鑰

一瓢粥

一瓢粥太倉粟遙聞粥香知粥熟以手掬之甘如飴但聞喉中轆轤此身幸免壎溝壑粱即無矣麤亦足掇拾餘粒無遺珠荒年穀勝豐年玉中有一人食舍牛問之欲言吞聲哭可憐骨肉離散盡尚有老母臥茅屋饑焰中焚忍須臾願以兒口易母腹不然死骨朽欲速焉能低頭受蹂蹴眼枯淚盡不能續仰視天色慘淡綠

續命湯

北風割肩刀劍鋩亂花滿眼日無光舉步欲仆臥欲僵誰與設漿大路旁分我一杯續命湯建山苦荼蜀山薑口角涎沫流浪浪咳氣周歷九曲腸廻風飽飲喜過望紇干凍雀趁朝陽兩翅拍拍強分張富兒擁爐鬱金堂蘭陵美酒溫且香猶道天寒苦繁霜

薤上露

淒淒薤上露日出倏銷滅輕輕草間塵朝柄夕已絕哀哉流離人道殣縱橫列鍛而若散鬼哭井有茅絰寸木作薄棺交錯犬牙缺男女不復論萬骨同一穴且與蟻蟻親幸免虎狼嚼羈魂歸不得黃壤冤憤結老魔乘帝睡弄柄出草竊白日走鬼車往來疾如瞥冷手捉人臂雙角一足聲天札延居民城火池魚熱東家婦哭夫西鄰翁永訣故鬼迎新鬼泣聲幽泉咽落日行人稀楮幣飛峽蝶至仁上帝心肯使黎靡子遇災側身懼惕然念前哲

夜坐吟寄都門諸友

冬夜何漫漫日睡嬾爲曉寤紙漸生白缺月挂林杪伴我有短檠炯炯一燈皎兩面擁裯城故紙秘爲寶開卷拱古人冥心肆幽討新機待徐抽舊窠宜急掃疑寶在眼前悟境來天表舟行水窮處驀然見仙島橫嶺成側峯一目安能了每當迎距時奮勇起盥腦及其逢艱獲奇瘁擢以爪徑熟能旁通疆弩穿魯縞兩義取其長快如遷喬鳥咀之味愈永膾炙勝羊裹持此自怡悅不羨仕宦好男兒不成名得失事亦小譬如食八珍一饕偶未飽策足要路津此出非草草霖雨隨手飛一蘇旱苗槁使我尸其間焉用致身早白屋豈不貧中宵愧汗少陳篇日窺竊獲罪猶堪尋寸柄我自操不受上下考人生各有涯此鄉足終老何必懸金印始能開懷抱素心爲誰陳悠悠思遠道

偶題（壬辰孟冬天使某公奉命赴湖南勦賊道出漢陽供帳甚盛士民往觀蓋傾城供出也）

露冷風清古驛亭城頭吹角倚欄聽若非李郃知分野誰識長安二使星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白君馬如龍躍中衢我馬屏營避路側玉鞭金埒汗血駒使君何惜立須臾兩脚不慣走朱門肯規波及乞君餘我馬長嘶風習習君馬飛行已絕迹猶憶某年某月甲與乙謇言相逢下車揖

題醉月圖爲劉秀才夢蓮作

頭上脫巾自漉酒明月娟娟窺戶牖清光滿身杯在手一石能飲況一斗劉君詩詞贈幼婦作客江湖誰其偶惟有素娥與紅友清風徐來披襟受掃除浮雲驅蒼狗四圍天色淨雲母隱隱明鏡挂疎柳移尊就月隨左右督郵從事麾以肘今人古月勸酬久頹然醉翁似歐九仰天鳴鳴歌擊缶長風四起龍聲吼白鬼爲我停杵臼吳剛不飲空株守劉君劉君烟霞叟一言試聽

牛馬走文章無用徒覆瓿儒冠棄之如敝帚各智其愚槃爭扣獨醒往往沸衆口不如痛飲齊濡首羽衣仙子佩瓊玖廡姑霜鬚老月醜醉中視之知誰某君家白墮今在否高槃糟邱如堆阜明月不買隨處有

題畫

靜坐對幽篁四圍煙影綠好風天上來冷聲振玉繞徑碧雲深中有幽人住形神兩相忘明月自來去

鎮漢樓歌贈河陽張刺史（代哈孝廬作）

天帝夢中仲兩脚踢翻銀河千丈落陽侯飛廉日跳梁長虹不敢牢束縛蛟龍爭土魚爭人援隄急於援孤軍金甌破缺隻手補力障狂瀾張使君使君下車時間知民疾苦祇畏水中龍不

畏岸上虎漢水東奔如萬馬沔州實居流之下女媧燃灰灰已寒神人鍊石石猶赤黃金易成
河難塞中有靈怪爲窟宅雷鼓砰訇挾浪飛沫雨灑空日無色魑魅跳舞何嘐強血人於牙盆
鵰張健兒旁睨口齊噤使君叱之如跛鼈不須快劍斷蛟頭籠魚自避韓潮州物祟既除人功
梟聲鼓雨點歎聲流上檐豹麥下領甌綠楊陰中聽馬立杭州築隄呼白公桐鄉建祠祝朱邑
使君未至時翠蛙鳴竈觚使君既至時啞啞屋有烏築者鄉而汗使君獎其劬或釋擔而嬉使
君挈以趨明星光爛爛出入與之俱天生我使君活我溝中鼈使君雖勤不言勤譚愬百怪惟
爾神莊嚴樓閣崇禹祀固我灘籬福我民神之來兮雲繞旗虎辰前導童律隨飛螢翼翼插霄
漢貼耳憩伏無支祁東南半壁踞上游登高控遠扼其喉始知武肅捍海塘卽是賢皇籌邊樓
使君登樓晏賓僚耳中猶疑走波濤樓上挹取北斗杓樓下衣帶水一條夕陽帆送估客舶稻
孫青青茁稗苗老農荷鋤耕遠郊凭欄指點杯酒澆綠水不波青山高

聞道

聞道樓船出天驕卽請和是誰策帷幄如此息干戈氣節華元壯功名魏絳多假前美人舞知
已定鯨波

北河調楊忠愍公祠

隻手扶天叩九閽香生伽鎖至今存一身自有忠臣膽兩奏能禪國賊魂但使精誠回帝聽何
辭頂踵答君恩二楊摧折三楊用前代興亡事可論

邯鄲題壁

明堞翠羽弩雙盤斜抱銀箏信手彈聞說才人嫁厮養悔教學步向邯鄲
歸來一戰却秦軍始歎禍夫才出羣公子翩翩秦舉耳買絲惟繡信陵君
武靈胡服踏胡沙西去咸陽走傳車歌舞入宮驕射罷雄心銷盡爲吳娃
四十萬人同日盡誰令皆子擁旄旗據山背水無成法趙括惟知讀父書
才高三晉老虞卿畫策能全趙六城歸去閉門惟著述天敎開殺此書生
善飯將軍日飽餐強秦不敢問邯鄲長城萬里需名將父老殷勤望築壇
落拓相如作舍人一朝聲振虎狼秦公卿竟日籌軍國物色奇才待內臣
指揮談笑解圍城梁客無言秦將驚酒罷曲終長揖去千金休思魯先生

湯陰謁岳武穆王祠

古柏蕭森翠滿庭祠前下馬拜王靈誓還二聖有宗澤勇冠三軍無狄青何事自鋤良將帥可
憐長作小朝廷趙家天子非英主祗合歸遊湖上亭

過黃河

躍馬過滹沱揚帆渡大河聖明待舟楫忠信涉風波幾見桃花汛空吟瓠子歌欲尋槎客問前
路去如何

浣紗詞

夾路香泥野草花小橋東畔是兒家無鹽已入齊宮去日日溪頭坐浣紗

早發

殘月催人起客懷不自勝荒雞聲到枕蹇馬影搖燈宿露猶含潤朝暾尚未升殷勤語僮僕衣
爲曉寒增

襄城道中

高下襄城路西風古驛亭麥浮齊地綠樹接楚山青雲在鄉心赴鳥啼客夢驚垂楊曾繫馬隔
歲又重經

覆車歎

御車如御舟失手不可覩輪蹄兩相違六轡一齊斷側身出棧中僕夫容慘淡平地生險阻神
定猶驚歎俯視泥中迹紛錯轍已亂雖則馬實然御亦失其範資同罪惟均此咎人馬半兇踩
藉倣頑韁背將慾玩顧惟覆轍循屈指不勝算薄材荷重寄驅策走流汗後顧師前躓安得盡
剖判怙惡罰從輕矧茲無心犯哲人防未然奴隸豈能辦薄譴轉溫慰置之不復案余既宥前
愆御當悉後患僕夫慙且感我立朝畝畔忽聞麥花香晨露零浩浩整轡復登車馬鳴山鳥喚

抵家

輕帆高挂楚天空漢口停舟日已曛慚愧入門蘇季子老人慰勞婦殷勤

古鏡吟

棄置棄置不復取千年古鏡委塵土人面蝶大宜同相古鏡胡爲方如矩或言此是秦時物蟠
鼻隆起龍尾屈李斯篆刻無姿媚但覺蛙黽形髣髴土花凝碧凍紋皺封鏡不見鏡中人豈如
妝臺挂明月喜時雙笑愁並擊寄銅白玉足珍重人用古鏡鏡無用忽逢門外磨鏡人清光炯
炯照膽勳

採芝圖

讀罷黃庭經戲採紫芝草紫芝人不識留贈商山老

野渡舟橫圖爲汪文題

一樹垂楊古渡頭垂楊影裏泊孤舟不須更問桃源路雲自在天水自流

淦淦斜陽淡欲無雨聲一片起孤蒲他時歸棹江南去好向烟波作釣徒

朱節婦詩節婦氏李溧陽人適涇之朱氏生二子夫卒於溧皐扶櫬歸葬數其子皆成立

南國有淑女貞靜似羅敷鳳鳥巢閨將子得雙雛一朝噩夢驚鷗鳥集跡中道喪所天誓言殉以軀從君赴重泉狐狸共驅除磨斧復却顧床上泣呱呱執手永訣時託我藐諸孤江南黃葉村先人有敝廬紓富正首邱無使殘魂遺哀音猶在耳已諾何可澹其濟君之靈妾自盡吾愚妾有白髮親欲行復踟躕此身有所屬泣涕忍絕裾丹旐帶斜日搖幼問征途楚山寒蒼慘淡容不舒大江流浩浩難縱淚眼枯晨飛悲寡鵠夜啼感慈烏銀雞歸故里豈敢言動劬胆勉馬鬣封幽宅南山隅形隔神相依君其鑒區區室中四壁立堂上無舅姑古井波瀾絕食苦不避荼短檠倚寒燈課兒讀父書大兒雲間鶴小兒渥洼駒賣筑裏篋訓年少得英譽仰惟

松筠操志節世所無存歿兩無憾卓哉巾幗儒家人利女貞萬化運其樞彤管敬陳詞願以式彼姝

冬夜答張布衣秀澍見懷詩

義御指南陸光陰如過客感時發高吟鯨魚盪海碧因念故人歸何以慰岑寂兩地猶相思豈有覩而隔讀君秋懷篇寒鐘起霜夕

朱翁子負薪圖

風送書聲過板橋枯枝帶葉一肩挑早知富貴浮雲似只合青山老採樵

擬元人紓南進士行

華清宮中妃齒痛三郎病酒夜入夢跳梁小醜憤鼻禪痛吹玉笛顧倒弄屋瓦震動陰風寒偏袒右肩斜着冠虎韝蹴踏聲橐橐虬髯怒張蝟髮蜷大鬼奮呼小鬼哭手提兩臂裂其腹血染藍袍濕淋淋化爲流螢影相逐天子顧問卿何人下階再拜予小臣家在紓南山之麓進士高第蒙國恩憶昔應詔入未央餅啗紅棱齒牙香仗劍軍門屢獻策不讓哥舒半段槍邊境無事乞身退沒願爲君清穆魅從茲宮殿虛耗除海業深夜足春睡朝廷文武重科第山鬼亦復自

矜異敕宣道子作畫圖髭眉慄慄有生氣石榴花紅桃花黃酌滿酒兮莫蘭漿蘼蕪已舉下大荒左右荼舉相扶將公神在天像在堂導迎享氣祓不祥

薛燭相劍歌

雷公墟墟擊天鼓五龍捧爐跳且舞炭鍊陰陽躍金虎太乙來觀風挾雨眞宰上訴天帝許敕冶鑄作寶劍五越王愛劍如愛玉玳瑁爲匣金爲横希世奇物人不知客能相者有薛燭衆人相劍遇以形薛燭相劍遇以神眼光炯如巖下電爲君一一陳其眞秋水出峽瀉波長劍倚天惟太阿百鍊鋼爲繞指柔奇之又奇名純鈞映日芙蓉並蒂花一爲干將一莫邪龍泉光芒九霄月何論豪曹與巨闕若邪水枯山石爛神物難得爲三歎古劍一朝遇知已前有薛燭後雷煥我有寶劍藏已久盤間時作蒼龍吼拭以鵷雛待賞音夜夜寒芒射牛斗

崇陽變 叛人僞人杰因據崇名聚衆攻城殺縣令及尉時壬戌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建閩歌刻廖陪通城攻通山圍縣所省堰滅最旁鄉俱罹

壞雲壓城頭慘淡四野黑天狗墮地鳴倏忽生羽翼潢池驚波岸蕩變刺蝟赤子十餘萬一朝化爲賊崇陽彈丸地萬山裏一邑官與民爭粟奸人搆其隙揭竿一夫呼羣兒飛鳥集破城如破甑先登奮長戟不知長吏尊縛之如仇敵白虹貫刃飛公堂頸血滿閫門鑱捐軀官爲民

威逼胥吏戴頭走勒兵搜其匿髑髏血糢糊健兒脚亂踢公廳與私藏擇肥肆吞食噉毒以自衛守險棄衆力近村舍抄掠旁縣夜傳襲鯨鋭遊釜中猶自堀强立誓報日數至大吏皆悚惕倉皇發兵符徵調馳羽檄誰詣張晏嶷惟薛棘門壁承平二百年閭閻安耕織租稅輸王官目不覩鋒鏑何物豺狼性敢踵勝廣迹啓釁雖有因煽亂由鬼蜮坐令衽席民相率入焚溺拘留蒙惡名逃亡爲溝瘠煩冤鬼衆哭中夜聲啷啷高天不庇凶厚地不藏逆畜從邊寬典渠魁宜誅殛萬死莫敢辜菹醢何足惜

土兵謠

募土兵點土兵半爲游民半飢民偏袒右肩提刀立疾走喘汗鬼戈行武昌城頭擊大鼓收集犬羊常貔虎生死不論且飽食隨吏指揮分部伍崇人留者藉賊黨爾曹幸從百夫長崇人出者陷囹圄爾曹公然號義旅有功厚犒賞即戮可知弄兵自取族忠義果敢望爾曹强毋剽掠弱毋逃春風扇暖麥抽苗踏來帶犢脫寶刀

搏虎行 時臬憲郡公駐蹕折冀敗賊兵提督惠兵丁酉搗賊黨解散勢日窮蹙正月二十二日入山遣勦崇人歸賊首數人以獻

搏虎搏虎如搏狗貼耳伏地不敢吼豺狼亂竄封豕走獻虎軍門碎虎首虎未搏時日跳梁屠

人於口肉爲糗青天白日走鬼伥礪爪磨牙目放光豈知天誅不可逃刀如排鬃箭如毛羣獸股栗奔且嗥虎失所據凶焰消赤手搏之於其牢頭懸大旗血暈鼓四十餘日賽已券君不見崇人肝腦膏黃土千家野哭淚如雨願爲犬羊毋爲虎

聞崇陽賊平

二百年來雨露深如何蛇豕起戎心天戈指處旄頭落昨夜楊幺已就擒

亂峰稠疊繞崇陽不產麒麟產虎狼士卒傳呼誅叛黨頭顱都貫綠沈槍

畫領兒童綠野耕夜聽婁女弄機聲無端蠹爲黃巢死斷送頭皮作賊兵

載酒牽羊日犒軍轅門旗影捲斜曛單車肯入張巡壘下馬投戈拜使君

幸有蒲圻扼上游異軍奮擊起蒼頭（雙副將效勇）老龍宮道誰能過厮養皆知郭細侯（集司郭公駐鄂折扼其衝）

（屢敗賊兵）

卸卻貂裘著戰袍舳艫南下賽旗高將軍見敵能無怯可是遼東劉大刀（裕制軍駐威備侯劉提督至始合兵進勦）

鳴鉦吹角出重山石上猶留血點斑爲說弄兵皆赤子官軍休唱凱歌還

櫜槍盡掃息煙塵尚有殘黎望撫循但使襲虞爲守令不須走馬捕黃巾

題丁六丈臥遊圖十二冊

山石壓天低溪流平於掌絕境人不知漁舟日來往

秋山碧如洗秋林紅似染乘興繞林行頓忘山路遠

聞說南山曲中有子雲亭門前兩株柳高高上天青

梅花一夜開滿山飛香雪桃李笑春風何如此清絕

空際怒濤起倒影挂蒼龍風雨一齊至泉聲落半峰

老屋倚雙桐柴扉無人扣颯颯秋風來滿階黃葉走

橋上柳花香橋下波影綠豈必爲繪塵吾自濯吾足

浪影捲風動潮聲帶雨來狂瀾誰與挽倚柚祇閒看

青峰插霄漢四圍湧晴翠登高試一呼驚起山靈睡

古木有年歲蒼然老氣橫幾人賦枯樹笑煞庾蘭成

夕陽襯楓葉楓葉紅於花扶杖且歸去滿林唳暮鴉

古樹繞古藤神物兩相得朱碧發奇光知有蛟龍宅

田五生子

阿侯婉孌出盧家烟暖藍田玉茁芽遙想三朝湯餅會爲兒洗面摘桃花

中年得子似成名好事遲來越有情最喜髯蘇工頌禱無災無害至公卿

聞聲已信是英兒眉宇分明似紫芝雛鳳他年新學語琅琅能誦乃翁詩

上掌明珠五色新紫荊花發滿庭春儂家亦有青箱業惟望傳經得替人

題丁六丈臥虎幛子歌

斑斑於菟獸中王噬人於牙日跳梁山頭一嘯腥風狂壯士遇之失刀鎗有童白面五尺長指

揮約束如豬羊爪牙雖利不敢張但見雙眸炯炯光枕虎而寢怪石旁山風獵獵吹衣裳虎鼻

入鼻噓噴揚夢中伸脚虎悚惶有時游戲弄其吭觸撥金鈴聲琅琅咄咄怪事弱伏强始知此

兒異尋常不施機檻去劍鋩能使柴猛化爲良可憐流汗擊剌忙拙而且勞魯卞莊

望雲圖爲劉生題

雨洗長空青白雲天末起隨風自卷舒層層如疊綺昔年望白雲行役陟岵屺歸著斑斕衣兒

婷慈顏喜今日望白雲零露悲高里衛颺古木搖銜恤以沒齒寸草負春暉此情何能已渺渺

蒼梧雲悠悠江漢水

集賢村鍾子期故里

魯山蔚以秀漢之水潺潺中有高人宅其村曰集賢在昔伯牙生琴心入太元海濤起綠綺須

洞會水仙清響遞鐘發金石聲淵淵仰首六馬舞人莫識眞跫荷杖者誰子傾耳蘆窗前一聽

峰飛來再聽瀑布懸從此結眞賞異苔一岑聯綢繆理前曲爲君致繞綿斯人不復作妙旨誰

與宜古人重知己曲藝猶且然況乃道德契火盡薪能傳文章通以神超然棄蹄筌膠漆苦難

遇遇豈能離捐感此立踟躕墟里生晚烟泠泠風泉繞猶疑撫七絃願言駕扁舟滄海訪成連

鷹節婦

鬱金堂上月團團何事天邊下玉棺聲斷洞簫攜彩鳳影留明鏡泣孤鸞百年勵節冰霜苦五

夜鳴機風雨寒惆悵摩笄心未遂重閨猶待奉晨盥

淒涼伯道竟無兒花發許分判樹枝雖柔承歡夫託婦雖連勵志毋隳師傅家幸有讀書種寡

女何須續命絲力盡願酬歸地下灑罔阡表待他時

爲吳丈題畫扇

濃翠如雨滴娟娟庭前竹空谷媚幽姿晨露浥新菊西風吹雁來棚干紅篠春園景固妍秋

圃趣亦足寫此入紈扇畫師殊不俗日日報平安新筠茁碧玉俯拾黃金蕊延齡花下祝回首

亭亭枝今紅昨猶綠渥丹顏色好少年出者宿壺中日月長春氣貯海屋頤養和天倪酌酒新

釀熟市隱有散仙何必授道籙

次韻和隨州金司馬雲門喜雪詩

天高能聽卑轉移可立俟望雪雪即至官愛民猶子作勢雨挾風來雞鳴不已撰憲碎玉聲侵

晨開門視騎空滕六走不敢辭驅使豐隆結隊來飛廉行何駛玉散九天花銀盪四海水對雪

宴衆賓殺多酒復旨所喜嫡孽逃潛伏不能起朝霽跋烏升歡躍遍閭里我公勤撫循農黃追

前軌車到霖雨隨獄解飛霜止下情可直陳公門近纔咫瑞雪兆豐熟精誠所格耳明年簪車

滿翻愁飽欲死四郊桴鼓靜何須遣直指開雲栖隴畝覓復知治理腐儒憂水旱閉門詩頻擬

示我珠玉篇薇露浣始啓郢曲高難和嘉爲蒼生喜

壽金司馬詩三十韻

海內皆循吏何憂不太平撫經賚長令經濟出儒生公本貂冠裔人推牛耳盟文車同軌鳳科第谷遷鶯特藉江南俊來安楚北氓巖疆臨卓茂比戶戴陽城治劇仙鳧去乘機鷁鳳爭清池騰虎豹陸地走蛟鯨誰是軍中范能降釜底嬰矛鋌朝日耀桴鼓晚風鳴南八頻抽矢楊么始係纓健兒猶臥甲殘麾豎呼庚大府求司牧老成謀戡兵盜閔虞翎還童喜細侯迎霖雨隨車至烽烟免胄行投戈齊罷戍賣劍各歸耕沐以詩書導銷他勇悍情巡郊胥振鐸親學士吹笙暫借仍留寇遙瞻未識荊象賢稱寶儁講藝得袁宏（公令調閩業試會）腹笥難言飽心香肯問盲奇才思策臚健筆許凌顥及第花將放延齡酒正盈碑方銘杜預篆又益彭鏗業常庭開宴芹鮮野獻羹兩岐增瑞氣五袴奏春聲棗進安期子蓮招太乙精都來生佛浴長願福星明嶽爲章黎祝歌因衆母廢會徵黃霸入台鼎仰名卿

大水三首

息壤人誰盜洪流接大荒天驚常雨漏海嘯有波揚水氣侵山閣潮聲過院牆青箱吾故物高處置書巢

宇宙復殘破災來何太頻祠何飄蓋棟（源湖廟宇皆圮）墓豈熄青蠅大規愁仙佛哀歌泣鬼神況茲離逖者道路益悲辛

赤地焦中嶽（時河南旱）銀潢灌兩湖天心猶未悔民命幾時蘇宵旰憂勤久脂膏洗剔枯艱難感人事空繪監門圖

有感

浩瀚乾坤巨浸中茫茫無路叩蒼穹九天河漢齊翻落萬古隄防一洗空得勢蛟鼉爭跋浪弄人魑魅戲呼風諸君方潤昇平色豈意哀鳴有野鴻

雀鼠啁啾掩社倉富兒幸有饋貧糧匡時至計惟移粟報最奇功在敕荒良吏要當勤撫字聖朝原不藉輸將詔昔昨歲頒河汴父老今猶淚滿裳

封雨

東風吹急雨飛洒遍西門容膝無乾土蒙頭盡漏痕陰陽醞民禍氣數阻天恩多恐巫咸降難招萬衆魂（時災民俱集西門）

即事

大別山前路紛紛此寄生幸逃魚鼈飽胡作虎狼爭民弄巾趨市官開查閉城（民國閉城）時危需偉

觀賑

冠蓋傳呼至鞏聲亂沸天姓名稽吏簿軀命託官錢菜色歉今日瓜期說隔年汝曹歸計遂鄉井莫輕捐

遣悶

波浪淘天地微軀託小樓河魚騰屋角鄰犬吠牆頭艱食需寨糧高歌出楚囚市無沽酒處何計可銷愁

瘡痍猶未起今歲又成災碧海奔鯨怒青天哭雁哀大君恤民詔良吏敕時才消息無人問乘槎使未來

樓居

樓上天蒼蒼樓下水洋洋天與水之間屋小如浮舫堯民居楷巢杳岳憂浩蕩今我處危樓慨然發遠想聖世不諱災安知今異曩長風天末來波痕綠柱上起望漢陽山山大祇如掌

觀水

君子秉亮節進難退必易元冥性獨殊咄哉眞怪事來迹以尺量去踪僅寸計爭流勢奔騰歸壑情潺湲覽厥遲速形毋乃艱人類長風捲波濤乾坤遭破碎一洗田閭凫再洗厘廛蹙屋朝休養民眼看刃於歲縱之爲厲階天乎何此醉一朝神聽聽而罪將安避而罪何足貸閭閻日憔悴

少小

少小負奇氣胸懷滄海流袖中捫寶劍揮手底走曹劉歲月雙華鬢乾坤一贅瘤要知鴻鵠志不屑稻粱謀

讀李習之集

李郎賦幽懷置身跡契稷歎老與嗟卑昌黎爲口實龍鍾田舍翁飽餐笑曝日里正自府歸入門有驕色乃知不平鳴奇傑自珍惜以此相詬厲毋乃視叡澤洪波資舟楫長風藉羽翮號令行幽鎮須賴帷幄策英俊困泥塗誰與復河北

貧儒

貧儒居曲巷老屋覆茅茨清瘦如鶴雀時時露逸態弟子八九人咿唔徹戶外朝粥一匙暮

膳芹與茅饋以束修羊踏破園中菜剝啄扣門聲亟起避索債故人折柬招易衣出赴會抵掌
談古人羣兒笑且怪梁噫孫登嘯亦頗輕時輩路逢舊相識肩輿導以螢俊僕左右趙荷囊飄
蕙帶問君何階進驟貴毋乃太慙愧謝要人前途慎自愛元氏謫九流儒家倩於丐誤人惟儒
冠杜陵慷以慨

晚眺

湖上多亭閣今惟剩夕陽高風送鴻雁枯草臥牛羊樹暝疑含雨天寒爲釀霜斷橋流水處指
點舊漁梁

閒邸鈔偶成

破家爭報國仕路一朝開階秩崇如此金銀氣壯哉貂冠榮貫鶚魚袋耀輿臺太息龜家令眞
爲濟世才

新授頭銜貴雲梯步步青宦情生市井銓法粗朝廷鵷首因沈醉驪珠值未醒可憐劉子政猶
自抱殘經

冬晴

能使窮顏破冬晴抵萬金却寒憑日力回暖見天心生意原頭草乾墜樹杪禽老農恩瑞雪曝
背幾沈吟

書懷

藐躬處天地獨得腐儒名忠愛忘卑賤憂危爲盛明千秋青簡在五畝布衣耕伏櫪肆驅老斷
風向晚晴

山花

山石如高人不肯入城府山花如美姝託身柄朱戶豈必情所甘有力以貨取玲瓏七寶欄香
驅逐羯鼓含露玉環醉搭風飛燕舞歌管寒綺筵插花賓客主參橫明月低金樽猶頻舉延賞
無已時夕媚增朝嫵顧影亦自矜金屋期久貯繁華忽摧謝紛紛落塵土雀啄殘蕊飛空階無
人履願回末光照脈脈不得語狼籍隨糞除慚愧故山侶雖無恩寵歡亦免棄置苦所以抱璞
卑移歲惟灌圃

月湖泛舟

桃枝紅嫩柳枝腴小艇尋春過月湖冠蓋鮮明誰氏子南陽賈監霍家奴

丁四丈貞米讀書圖

丁四丈樹於余爲父執道光癸未甲申歲館隣堂公主隣江講舍院齋與四丈俱肄業焉給諫常推丈爲宿學而余亦厚國士之知每課試猶
甫脫必以示余見鄙作未倚不許可期當以文鳴世今將三十年余猶以一第白衛不足以副知己者之望而四丈歸道山則已十餘載矣披覽斯圖爲之歔然圖成一詩用誌景慕時道光己酉四月也

江水浩浩江風寒帆檣鱗集江之干中有一人往復還一囊米半結束一卷書行且讀書聲滇
聲悠悠輕舟已過鸚鵡洲閉戶日佔舉何以具甘旨同促駕倘問何以得祿仕計欲兩其全
帶經晨入市毋使阿翁知恐傷阿翁慈毋使諸弟覺但道樂不疲志專業斯精文采驚羣兒奮
身出閭閻才名噪一時明經膺上選特充觀國賓中道忽棄捐壯志終未伸壯志雖未伸足以
裕後昆南陽賈監子策足躡天衢卜式據要津入粟佐邊儲朝奏夕拜官朱紫耀其軀傷哉士
也貧升斗日勤劬執券傭冠異苦樂請君試看負米圖

積雨

驕陽熱如焚大田枯禾黍蝗蝻破天來飛躍搖翅股老農祈甘霖霰雹擊瓦鼓此時一沾洒疾
痛得噢咻頑龍掉尾去屯膏不肯與今孰使之然十日乃九雨陰雲堆屋絮蒸鬱乾坤腐蘑灰
寒不然滲漏無從補江沙歷田園湖波春屬戶魚鼈逼人走有室不得處相將赴城郭扶老携

兒女飢鳥啞啞聲哀鴻嗷嗷羽潮聲不到處庶幾有乾土何無悔禍心商羊日跳舞淋漓散席
穿布衫强支拄風力助雨勢翼又傳於虎神祇不見憐斯民誰與主吾廬小如舟泉聲飛檐宇
危坐抱膝歎耶當聞鈴語雖鳴無靈晦惻然念鵲旅我欲問雲師蒼狗走衙衙我欲問雷師祖
脊倚長斧當途操尺柄厥勢誰敢阻所慮威克愛或干天帝怒請看下土民終朝龜荼苦降殃
豈無因瘡痍亦宜撫解網動仁慈詎節息威武霜露日已零可以復其所明年耕種時一出書

澤普小樓倚枕聽杏花紅滿塢陰陽兩不愆玉燭調天府五穀穰穰報爾以房俎

水至

去歲歲戊申江濤入城隍漢皋如浮螺螯譎波中央水來未三伏水退已重陽但及陽侯虐鼓
虎色悚惶神巫謁諸帝明年水更强來信余獨疑訛言聽未詳至仁上帝心慈恩覆下方天爲
民父母豈忍屢摧傷物極將必反或恐雨爲暘猶豫未敢決無由叩天閽今歲歲已酉酉熟宜
豐穫胡爲宜春日突出舞商羊朝雨必至夕不見星月光夕雨必至朝羲轡頓扶桑自春以徂
夏簷際泉琅琅蒼狗塞天路跋鳥深避藏雷公抱湓鼓收聲臥南岡飛廉何恠怯聽氣結不揚
風雷爲天威天威不能張雨澤爲天恩恩偏民受殃坐令寒陰煽蚊蟲勢披猖鬼率川后鼓

浪出海疆江湖礫帶解但見白茫茫昨朝入我門暮即入我廬遷從何處來遭至讀書堂我堂無所有架上積縹緗顧倒如束薪貯之以瓦甕墾楹楹苦卑不如置屋梁三日無勺水乾焰燒中腸賢不逮游夏何亦遭絕糧巷口棹舟紅街頭呼綠幢鄰人輸粟至掬水清且香命奴急作炊饘粥始一嘗促膝小樓中老稺免流亡有蛙緣戶牖游戲時跳踉持竿驚之走欲及轅不長却顧向我鳴一躍過短牆么麽得志秋不必與較量所睦哀鴻集幕附斗城旁趙高如爭利環繞萬蜂房官不爲平罷水增米價昂粗糲猶不飽何敢問膏粱坐臥泥塗中淋漓沾衣裳自憂常慄慄憂時益感愴去年官辦賑不暇發太倉富兒爭出金努力助輸將民財代國帑昔曰策非良再實傷衆杏原蠹病驕驄我欲告當路呵其瞀且狂安危有大臣腐儒何倉皇憂漢之濟實爲桑梓鄉富庶甲諸郡冠蓋道相望洪濤捲地至蕭條廛市荒昔爲溼耳尊今成頰首粹脂膏已竭盡誰瞥眼前瘡人力補天缺翹首待旗黃

憎蚊

偉哉造化功生機及蟲胥一氣成萬形燥溼以類致今夏水漫隄魚蛙堂廡戲蚊蚋何孳孳亦復乘其勢蠕動潢汙中倏忽生兩翅雷霆起軒楹朝暮聲殷地徹曛渺牛羣喙失如雖利腿膚

胡氏遺書　粵閩堂詩集卷三　七

靡不嘗以人爲甘餌擇肉飛且鳴羣嘬伺其睡强肉啖之食此事足睽異豺豹比貪殘蛇虺等陰鷙性豈有異同形特分鉅細張湯碟盜鼠科畢宜一例羽扇雖驅除艾烟稍稍避此戲彼復閧么麼多醜類銅馬與黃巾撲滅良不易劍戟無所施帷幌藉自衛嗜進不知止終必遭燒薙蟋蟀能知時流螢解照字惟此可憎蟲覓夜常爲崇九月霜露寒聲嗟不得哆北風吹柳絮紛紛落階砌朝隨凍蠅啼夕偕儡蟬墜猖獗無幾時勢窮將自斃始知帝降罰不爲微蟲貰悠然觀物化消息識天意

木牌歌

毀牆爲戶高如巢縛木爲牌小如觚縮版既載復索綯腹背平直穩且牢前首不仰後無尻毋須兩槳使一篙五月江潮入城市舍南舍北浪銀潛鄰里買舟緊檝際人涉叩舌首頻搔命僕結此太平筏悲不容車能容刀汲水負米賚接濟赤脚傳牌作轉漕大禹標頼出斬製事本墾空非人教徒杠可步亦可渡豈必雁喙雙槳搖古創今逸師其意大才小用隨所遭浮樟江湖五石瓠一壺千金索價高物無巨細期適用以彼況此聊解嘲尼父乘桴仲氏喜自濟濟人均足豪少年使船如使馬我學龍伯手執鞭用似虛舟人不愁不用木完亦可雕何必泛槎入牛斗乞取片石歸海潮

喜水退

我生自爲儒家流不知何事忤陽侯滿堂滿室日蹂躪舉家集居三間樓困如甘瞰圍白登危似趙襄晉陽城與我異族胡相逼天方授彼未可爭今晨奚奴報退水老夫破顏家人喜使我驚憂聊與戲肯令魯連蹈海死秋汎小於伏汎否前賢宜挾後種走百萬爲魚能無憐何忍神州沈汝手連朝陂鳥放光彩始知咸池日尚在欲向羲和倩赤轓盡願洪波入滄海

哭文兒

余年三十一始生我文兒夜夢大赤星流光照房帷眉目期如書聞聲識其奇六歲入家塾不與羣兒嬉十歲能文章挈甲抽穎思十四爲諸生英聲噪一時夾道觀衝玢卓犖不得馳望氣使人驚謂是今所稀年少氣量遠志趣遒等夷遺經搜孔鄭古史溯軒羲庶鮑擷其華時窺屈宋籬青燈照紙窻書味甘如飴有弟甫垂髫把卷相追隨中夜啟戶視闌干北斗參雖無黃金顱顏之情頗怡余佛登床臥兒讀尚孳孳兒毋過苦答言樂不疲其討腹笥富自成雲錦機江流出三峽天馬不受羈方期張吾軍文陣得雄師何圖遘虛疾摧我瓊樹枝病不知其名寒

暑互猜疑可憐絕代材倉猝付庸醫願以身代兒叩首禱神祇神很不我許大命竟傾欹攜棺號且踊何辜遂至斯汝祖春秋高桑榆夕陽暉汝母終歲病中饋强自支弟妹皆童穉兩姊一爲婿兒在相倚賴兒沒雖護持我年將半百霜入鏡中髭鬢鳥垂雙翻有翅不能施望兒致身早雛鳳叫天埠霉枯梓枝荒門園有光輝富貴天所命安能預爲期詩書吾家業貴賀實在茲大道生荆棘亡羊岐路歧歷險得坦途示兒以所知勿遁薪傳火契合針引磁我劇愛兒慧兒亦喜父慈一旦舍我去肝膽爲之摧心血赤歷歷俠忽變寒灰我存何所託兒往將安歸以余沈痛心泉路能勿悲乾坤大且濶來人盡熙熙睦此讀書種胡獨不慈遺奇才世不容天胡生此爲靈秀既鍾毓短折皆其宜造化不可測雖以人意窺海砧罹斯咎覆轍諒無私魂不爲哀返涕洟豈非癡英才關世運惜此明粹姿閉篋見遺迹泣下濕袖衣天球埋黃土舍汝働爲誰海水有時枯哭汝淚常垂

附哀辭 見文集

悼文兒

癡兒猶痛惜況乃慧而實大器期成就明珠忍棄捐自睦多薄德不敢怨皇天歷歷趨庭事傷

心十九年
我有千秋業殷勤付此兒無端逢浩刼痛哭失英姿造物常留憾人才每忌奇連宵頻入夢知爾更銜悲
知子莫如父英年獨老成過人惟器識餘事乃聰明短折緣何故低回傷我情文章能壽汝不必問殤彭
己酉嘉平月八日葬文兒於　祖塋
附塋先人兆新封四尺崇表阡期汝弟臨穴是而翁遺跡收朝露歸魂御晚風漆盌能映字書讀夜臺中
文兒忌日
錦繡才華圭璧姿蒼天何忍喪斯兒思量病日猶如昨容易秋風已及笄長逝竟成千古恨再來須帶一分癡而今復校元文草惆悵揚雄兩鬢絲
爲文兒立主
長殤古祔廟況爾列青衿泣爲書名咽情因主器深棣華聯自昔瓜瓞衍從今經使重泉隔知

余一片心
題蘚孝子傳代吳廣文作
南山有高樹大可蔭數畝枝條何敷榮惟其植根厚柳塘蘚老公名閥著江右髫年失所怙筆耕以養母母憐兒勤勞負米百里走刺繡佐其乏雙目注兩手花眩銀海枯不能辨戶牖公走謁醫門求方於肘後典衣購良藥涕淚濕杵臼誠至藥效靈腎障掃如帶忽睹斑爛衣阿母開笑口戲舞娛慈顏雞黍侑以酒樹靜風復搖腹疾魚在罶避人理厠偷嘗之辨旨否焚香夜告天引罪深自咎願減兒之年以賴母也嘉呼籲天不聞帝閽遠難叩寒帷孺子泣口漸撫杯由葬祭遵前範此禮有所受親沒事如存純孝誰與偶文於蘚爲末孝乃行之首敬告采風使輶軒駐四牡小節蓬生麻懿德星有斗載筆發幽光庶以垂不朽
哭哈學博福納
豪氣元龍百尺樓一朝零落入山邱星寒劍沒豐城夜月暗琴停漢水秋性命論交惟管鮑英雄相遇幾曹劉尊常不洒沾襟泣說到才人淚便流
襄江話別立斜暉豈意人天秋遂分大雅扶輪空屬我獨文無範必推君一官竟使羈東野後世應知好子雲三十餘年交誼在淒涼鄰笛不堪聞
應武昌明太守遜德徵詩一首代吳廣文作
政平訟理民氣讋誰爲此者二千石循吏落落如晨星一門召杜世相及從龍入關甲第高金張累葉珥漢貂出守治績著大吏特調薦諸朝部民來訴旱魃舞虔禱於神宿廟厭皂雲如蓋起馬前歡呼太守隨車雨路逢災黎撫之泣爾獨胡爲溝中瘠走隸於鄉給藥丸饑不能殺回天力河伯不仁與龍鬬蛟鼉羣飛乘急溜使君防隄如防賊隻手能塞瓠子漏舟楫不通川無波擊鼓趣開寶魯河楚商秦賈雲帆集月夜歡聲發櫂歌生爲名宦沒爲神俯從民請吏上陳羊祜襄陽碑墮淚朱邑桐鄉祖薦辭我公膺命守楚邦琴鶴就道出大梁瞻拜祠宇讀壁記黃庭初場黑花香荊州大堤高百丈肩輿往來巡隄上治江能繼治河功仁心孳思作保障楊柳青青武昌城兒童竹馬夾道迎屬吏喬爲年家子經代手版接清塵治舉大綱去縛束儒者設施殊凡俗退衙焚香坐高齋手註小學近思錄人謂公眞慈惠師公謂良工學爲箕南山喬木北山梓都作人間甘棠枝首郡分符堂構新況乘大小兩馮君辟書昨下徵黃霸天子將待置公卿

出都

都門祖餞喝驪歌戀闕懷鄉意孰多壯不如人今老至文雖憎命奈才何聖明日下求言詔（時圍）早求言）朝貴惟爭進士科（榜多未必胸中無塊磊可能飲酒即消磨

渡桑乾

登途意不適歸馬渡桑乾空有懷中刺曾無柱後冠珠遺擲滄海米貴去長安羽檄連朝至今當議築壇

滏陽道中

北人不識稻花香誰引雙流夾道旁召杜緣何稱父母能興水利溉南陽

東南信有好田疇楚稻吳秔歲泛舟等是帝王溝澮地請君駐馬看磁州

鄴中懷古

相州城上野烏啼漳水橋邊征馬嘶女子怕爲河伯婦丈夫羞對樂羊妻居然漢賊先王魏又見胡奴自帝齊欲問史渠遺跡渺平原斜日草萋萋

銅雀臺高倚碧天鄴京簪笏集朝賢郎爲粉面皆名士兒有黃鬚尚少年七子聲華何鼎鼎二喬才調亦翩翩漢濱文雅今銷歇誰念昏樓王仲宣

過廣武懷阮嗣宗

一聲長嘯起天風楚漢山河在眼中髣髴成名何足數知公灑泣爲英雄

詩成莫使酒杯停一月醉眠三日醒嵇呂不來仲容出老夫雙眼向誰青

鄭州早發聞蟬

瑟瑟嫩寒侵曉生昨宵微雨鄭州城綠槐碧柳濃於染初聽新蟬第一聲

潁橋

車行隧道疾如飛此地大兒將母歸立馬潁橋瞇往事蚕花點點落征衣

有感六首

科目幾行字功名八韻詩但教勤小物何以佐清時補衮需元輔張琴鳳來司杜陵拿布士憂國淚如絲

潢池弄兵者毋乃太披猖據邑騰蛇豕乘城走虎狼軍威振韓范民命託龔黃我后勤宵旰何

難定鬼方

遠戍歸來日兩朝知遇深威名寒賊膽忠藎固人心聖主恩宜答孤臣病已侵英雄齊下淚五丈大星沈

相公親督戰旌旆入雲霄願命推元老捐軀翊聖朝不能堵銅馬未免貢金貂鈞軸今知否巖疆已動搖

昔聞唐猾賊不敢過睢陽慷慨誓師語貧皇告急章諸君仗旄節爲國固金湯壁壘翁猶在高談將略長

又告郴州變崔符亦可虞犬牙聯地勢梟首速天誅腹背東西粵咽喉南北湖督師承廟算夜半發軍符

打麥謠

打麥打麥軋軋策策穗如金實粒如玉白今年麥比去年多明年麥收當倍獲打麥打麥阜堆笑起四者獲笠方者橫几廩有餘糧鄰里歡場有餘粒鳥雀喜打麥打麥麥甘且香載溲載浮匏器亦良新飯先祝翁媼壽蒸餅餘分婦孺嘗打麥打麥漉之滴滴釀酒酒清鷹鵰賓席今年大兒爲聚妻明歲小兒將聘媳

卸甲村（光武遺跡）

炊烟萬戶餘旗店斜日半林卸甲村百戰中興成帝業當時謹厚一王孫

唐河

長河如帶水潺潺雁落秋聲入檣間二十七年今又至舊曾相識是青山

舟行

腸共車輪轉揚舲慰客情快帆先鳥至遠樹逐舟行潮信占多驗鄉音聽漸明斜陽倚篷立不語計歸程

鷺

淡淡眠鷗態軒軒舞鶴姿臨波頻顧影頭上已成絲

六官塘阻風是夜大雨

南風纔起北風生風急浪高舟不行舵尾波濤篷背雨一聲激壯一聲清

舟中聽浪有聲晝雨後看山無字詩何事凭欄獨惆悵白頭拄杖數歸期

浪

鐵板銅琶一曲高醉歌坡老興偏豪古今人物知多少祇有英雄耐浪淘

望隆中

世無水鏡公誰能識諸葛遙望臥龍岡雲氣尚磅礴

天挺王佐才霸圖非所望吾爲公也惜不生三代上

甲第

甲第門前盡戟明金張累葉漢公卿能無闕節通包老誰把治安詢賈生紫綬朱輪頻拜爵黃巾白馬未休兵九重罪己何哀痛僅有終軍願請纓

近古

近古經綸在理財茫茫百感獨登臺沙埋囊鉅河流斷浪擁金鼇海運來豈有寃吾成大錯始知買魯亦奇才長安棋局誰相問兀坐惟傾濁酒杯

遣懷

天教澗底鬱蒼松茬苒年華意欲慵伯樂幾曾遺駿馬葉公自謂好眞龍讀書猶有燈前味脫

幅頻看鏡裏容我往南山觀射虎漢家飛將未侯封

偶題

用兵貴神速機乃妙於藏風鶴驚何怯池魚沸可傷臥軍周太尉縱酒寇平章馬首無東去須防賊焰張

符下督閭練村農盡荷戈健兒身手好斫父爪牙多仗爾爲貔虎從今習鶴翔他時歸里社秧鼓唱饑歌

又題

楚寨烽烟接大荒軍中形勢亦蒼黃唱籌空指一囷米出陣誰持半段槍殘麻脂膏供掃地老臣骸骨願還鄉洞庭未可投鞭斷飛鳥何須背夕陽時聽中丞以疾求去

閩邸抄四首

大師須用衆檄調日紛紛函谷輿秦卒浩江下蜀軍角聲催曉月旗影送斜曛民力東南竭何時掃楚氛

郡邑頻蹂躪全州又道州是誰挑石眼無復望山頭救敗申軍紀成功藉老謀宵來看烽火緯

婦亦懷憂

長沙形勢地半壁障中原破賊清南路潛師憤北門飛帆如使渡鼉磯豈能存手韜詢方咨富

思慰至尊

旋轉乾坤手方稱命世賢新頒唐節鉞又遣漢樓船閫帥無專制疆臣半左遷綸扉佐刑賞好賢中興年

酌酒

將帥皆親貴書生已老貧問君未通籍憂國乃沾巾鐘鼎無吾分乾坤問此身鱸魚正肥美酌酒莫辭頻

湖上

久與平湖別凭欄納晚涼故鄉好明月客路易斜陽箂箂花爲市垂垂柳作牆素衣猶未化含笑聽滄浪

晚眺

山色侵晨爽湖光向晚澄澗花遮小艇隄柳漏疏燈日落鴉猶噪波平魚可罾南天金鼓震消

息問巴陵

寶林菴

湖干寶林寺依舊好亭臺野水隨船至庭花入鏡開坐枝小鳥語獻老僧來話久渾忘暮街頭踏月回

長歌

不知老將至長歌劍鋏彈斯文誰負荷吾道遠銀難舊姓幾憲笠名流多小冠浮雲蒼白變仰面且閒看

偶成

頭顱如此宜歸隱況復衡湘甲士屯强半邱墟今梓澤自成村落古桃源料無禹命爲卿相腹有文章遺子孫近事不堪語羣賢課兒重檢舊裘温

笑著林宗折角巾家無儋石不言貧經綸老去空搔首著述年來漸等身豈易壯心銷烈士不妨餘事作詩人爲耽佳句多吟興卻恐高歌動鬼神

閉戶

忽忽安仁兩鬢斑劉賈對策又空還出師屢報烽烟警閉戶徐消歲月閒所讀何書秦漢上偶
臨小楷晉唐間自娛未肯輕相贈多被人呼作老慳

粵盜

藤橋銅柱起妖氛城破能無玉石焚越甲幾經鳴左轂晉師惟自鼓中軍閫轢何日誅張角膽
氣於今數趙雲奇語總戎須力戰廟堂待爾奏元勳

福臣借箸近何如計部持籌可有餘萬里歸來裹馬革四鄰征調走魚書月明鵲繞屯軍夜雲
起龍驤開國初都護西戎三十六蠢茲小醜易驅除

長圍壯士尚橫戈定策誰爲馬伏波陸賈橐中金已盡尉佗臺岭鼓無多驚風振屬猿啼樹落
日香黃象渡河泣憶往時荷飯飽穹檄吹笛唱蠻歌

斗米炷香釀禍基可憐萬姓罹瘡痍蟲沙盡化誰貽誤虎穴能探在用奇豈盡朱三眞劇盜但
求南八好男兒赤眉歸命黃巢賊何況熙朝全盛時

詠古

架上殘編手拂塵一番稽古一番新投戈講藝知儒雅倒屣迎賓見性眞霍衛豈無長揖客卓

燮自是讀書人不關世事北窻臥把卷能令忽喜嗔

湖上晚歸

緇塵滿衣辭京華捲簾看湖童獻茶水到寺門兩三尺屋依隄樹八九家夕陽鳥飛掠風影細
雨魚出吹浪花處處笙歌雜笑語鼓鼙動地驚長沙

桂林圍解聞有神助

巨奸操左道煽惑聚黃巾符咒尸羣賊刀梟肉我民越人多信鬼齊將又師神助順城無恙褒
封蜀漢臣加贈帝廣福王封號

漫興

燕趙還幽歸敝廬荊扉常掩子雲居寄言鑒下諸親友日看庭花夜讀書

遣興

俊傑識時務江湖無宦情在林多野鶴出谷即宮鶯局自因人轉才難與命爭黃金擲盧牝未
免愧平生

紀事

温室不言樹公門舊種桃除舊來朶殿曳履出詞賓使者丁作富郎君甲第高燈前迷五色毋
乃歎賢勞

戲贈

一朝平地彩雲生王子成仙上玉京辛苦金丹經九轉當年只合學吹笙

書慨

都下麒麟楦聲華最擅場光風吹小草生意出枯桑人事隨消長天心入渺茫解嘲猶自嫻那
復賦長楊

俠儂歌六首

春水迎桃葉春風舞柘枝鳴鞭入玉署輕薄誰家兒

天上桃花開木末芙蓉落相識不相見暗中頻摸索

金印如斗大潭潭府中趙捧觴賓上壽都道好髭鬚

二十秘書省三十尚書郎眼看梁江總黑頭拜平章

少年喜游俠長益習吏事輕車走輦塵歸自平津第

選人騎駿騾鄉貢跨蹇驢渠是故人子相逢不下車

閨思

夜涼如水月如霜遙想征人正望鄉暗寫帛書將寄遠雁飛不肯過瀟湘

嫖姚大將羽林兵坐聽城頭畫角聲不願捉生邀上賞祇教常守伏波營

雨中過月湖隄

平湖如洗出路入水雲間急雨鳴高樹斜陽在遠山橋腰魚影亂屋角鳥聲閒夾道荷花纔肩

輿此往還

送遠

聞君挾策赴長安趙月燕雲馬上看莫著寬袍謁時貴恐防醉後溷儒冠

絕句

疏雨梧桐高士句曉風楊柳女郎詞可憐凡骨無緣換空費精神學作詩

聞賊破江華

飽餐一鼓破江華郡縣公然賊作家震地歡聲沸湘水連天烽火照長沙曳兵惟策入門馬拔

劍誰揮當道蛇殘卒城南走城北夜中怕聽是悲笳

斗大一州陷吳漢彈丸小邑喪劉琨捐軀糜頂徵臣分予隆立祠明主恩殺賊定能爲厲鬼頓

兵何以慰忠魂他年張許知同傳捫紙猶疑見碧痕 吳公江濱殉人劉公典桓丙陽人

偶成

不須仕宦作金吾但願青錢買鏡湖自笑文章如敝帚敢將聲價傲康瓠狂吟鄭五新詩派爛

醉陳三舊酒徒海內名流幾人在漢皐烟雨臥潛夫

讀書

鐵研故紙昔黃口窺竊陳編今白頭無酒空思澆趙土有書何必借荊州恬吟也占三分福快

讀能銷萬古愁結習未忘聊爾儒生豈敢傲王侯

雜詠

豈免飢驅出權門恥折腰老夫疏拙性小隱聖明朝魯國儒相戲齊人乞更驕無爲長太息遊

月學逍遙

士各行其志安能貉一邱管華終異席郭李始同舟雲擁蹲蒼狗波平憩白鷗無端涇入渭強

欲附清流

門下芙蓉鏡堂前瓜子金津梁歧仕路負乘啟戎心安穩猱升木倉皇馬喪林苟全敝廬臥抱

膝日長吟

少年爭結客冠蓋何縱橫古處輕前輩風流領後生新調鸚鵡舌寒噤鳳凰聲白面誰家子公

卿倒屣迎

幕砧

蒼梧雲不斷戈戟立森森聞道諸軍集何時一戰擒策勳明主意持重老臣心檢點征衣寄秋

風急暮砧

釣綸

城頭飛騎過知是爲烟塵耆舊皆憂盜中朝惟患貧無人倚大樹有客憶秋蓴扁向漁郎問相

將試釣綸

述懷

豈有色絲幼婦詞杜陵排悶但裁詩江湖魏闕情何限擲筆蒼茫獨立時

喜雨

雪藕調冰水都無避暑方皇天肯一雨世界即清涼林鳥閒閒語庭花漸漸香秋風如好友頻

過謁書堂

詩成

詩味濃於酒先生吟興酣百年嗟過半一日戲成三朱履翹材館青燈老學著倘教遇宣武捫

蝨尚能諳

吾曹

寂寞名誰身後傳幾回携句問青天吾曹自分詩娛老當道無心禮聘賢富貴斷奢皆駢俗烟霞痼疾亦頑仙高歌莫計行藏事歌罷閒鷗相對眠

消遣

字必穩成如斷獄思常力索似追逋古人歷歷捫胸在餘子紛紛到眼無未許效顰來里婿最宜搔癢得麻姑壯心好借詩消遣處仲何須擊唾壺

床頭

床頭挂角弓蓬戶臥英雄徒倚看明月飛揚舞大風奇功文法外庸福簿書中白日難迴照誰知葵藿衷

高倘

高倘羊裘客紛朝坐釣臺才華龍作醢富貴鴆爲媒天意惜全美人情重小材司空多達識未覺折中台

秋暮

斜日入天末蒼然暝色昏竹風送清響荷露瀉涼痕漁艇徐歸浦寺鐘遠過村徘徊待秋月猶未掩柴門

幽棲

頗識幽棲樂門無長者車聰明書醞釀憂愼酒消除戰氣騰高鳥詩情赴蓼蟲晚吟梁父罷風月閉吾廬

塞上曲

走馬穿虜帳弓聲霹靂鳴健兒能殺賊帳下作牙兵 時虜勇多作叛兵

城頭戰鼓高城下擁旗旌三日諜歸報全軍已遁逃 哱州城遁官軍猶圍城下

秋日登樓

風清雲白倚高樓浩蕩乾坤一色秋南下河淮隨地轉西來江漢接天流華離楚北三千塞表裏山東二百州鞏固金甌全盛世太平天子自無憂

絕句

嘉命恭承賦出車誓將手劍斬鯨魚可憐幕府頭如雪夜半猶看孫武書

雨過

迢遞秋陰起微風拂面生層雲湧塔勢大樹捲潮聲嶂嵲酣涼雨鳥鳴嬉晚晴斜陽照殘滴綴葉綠珠明

詠史

輸財左庶長議禮叔孫通溺上眞兒戲驪山易女戎光榮羊胃尉憔悴鹿皮翁奇氣何疏蕩名山太史公

秋夜

乍晴復雨雨還晴向晚輕涼漠漠生下上流螢燃夜影兩三嗈雁引秋聲清風不用一錢買好月須知七實成小立苔階看牛斗浮雲散盡將星明

集崇福寺議閘練

一路鳥聲引到門波影環談兵花徑裏盡陣柳陰間鎖欲橫江水軍防搖泰山羽書隨意問只有寺僧閒

有感

多蠹豈非吾輩羞願拋儒服着兜鍪足當一面成城志坐廢千人築室謀未便處囊思自見錐教借箸爲誰籌閉門依舊吟梁父無意覓封萬戶侯

秋懷

羣蛟鼓浪走衙衙柄畝餘粮盡蕩除已使三軍齊化鶴忍教萬姓更爲魚天災疊見堯湯世 是歲夏旱秋涼 地利誰開鄭白渠 嘉靖朝在制軍志伊修濬北水利開河十數道自此河磨而頻浚告水災矣 水旱上聞煩聖慮老臣憂國意何如

對月

大好今宵月乾坤一氣清蟾蜍不能蝕烏鵲又何驚倚劍將軍意吹笳戍卒情秋心炯相照都在漢家營

遣懷

壓陣沈沈雲影橫西風鼓角作秋聲令公出爲征淮右節度圍猶在鄴城傳檄果能伸國討挂弓眞足暢皇情黃彩新製霓裳曲惟待飢歌樂太平

中秋夜月

一歲月四十二回中秋別有夜光來蕊珠宮裏羣仙醉唱到霓裳又舉杯

飲友人宅

四座酒頻添高歌側帽猶媚人花繞席艷客鳥賦簾門自多仁義船今識孝廉欲眠因薄醉君莫笑陶潛

卜居

樹圍元亮宅江抱仲宣樓覩矣古人往懷哉今我留卜居非避世望遠亦悲秋羣盜猶充斥戈船控岳州

南警

秋風吹雁陣暮帶斷雲飛灞上空屯卒睢陽未解圍遭蘭悲楚客江竹泣湘妃無復南人反桓桓漢相威

聞徐帥至湖南

北去檻車馳闕下南來鐵騎繞城陰旌旗變色中軍令鐘鼓齊鳴大將心已看煙塵清橘井橘井在郴州不須雲水覓桃林時避兵多遠徙彈章一出羣情奮天子憑軒待搥音

不誠

不誠前禽失從茲逐鹿雄國人勞望歲大將久登壇高譽有房琯奇功無謝安江胡消息悉誰與挽狂瀾

詠菊四首

園菊

幾回金谷踏歌行數菊新開照眼明花下舉盃陶靖節燈前作賦庾蘭成自慚却笑霎英慣日涉何妨插幀盈依舊滿園關不住深黃淺紫影縱橫

籬菊

插竹新編兜眼籬看花又到菊花時淡香一縷仍穿透秋色十分好護持碧玉暗抽緣地笋黃金斜挂過牆枝水邊更喜寒梅早呼取鄰翁共舉巵

瓶菊

秋菊香飄白玉欄古瓶色襯赤瑛盤雲漿滴露蒸移來痕未乾冒雨齊開隨意插倣霜雖凍不知寒無言淡淡花間落守口憑君子細看

盆菊

仇池石穴柴桑村爲訪黃花頻叩門分得仙人延壽菊移栽玉女洗頭盆秋來供養因賓友晚有馨香及子孫若使僧廬閉數朶孟蘭珍重植靈根

鸚鵡洲懷古

頭如青山手如雨淵淵漁陽三撾鼓鼓吏目中無魏武義聲喧漁震殿宇大兒變色孔文舉小兒嬉歎楊德祖回視老瞞伏如鼠汗流神沮不能語以計除之送郭淮天使吳江賦鸚鵡鸚鵡跦跦拂翠羽紫燕黃鸝相伴侶來從隴山入朱戶翩翩公子曳華組高堂宴客歌復舞雕籠宛轉依繡柱敬請先生揮毫楮天孫織錦出機杼風馳腕下走龍虎文不加點爭先睹家丞庶子何足數賦罷捲簾日卓午捧觴上壽送賓主處士奇才出無古鴻飛冥冥誰弋取惜哉覽者痛自賈江夏太守一小豎庭鳳輕發千金舸泊芳洲江之浒紅雨亂落桃花鴈鳥鵠南飛去何所橫槊醞酒付一炬我來憑弔薦蘭杜芳草猶生漢家土濟濟羣英趨幕府於今誰是斯人伍浪淘英雄餘幾許洲前歎乃數聲觸矮矮斜陽下卒楚舲去草廬吟梁父

哀岳州 十一月初五日午後得岳州失守信漢口商民數日之內避徙一空

衡山赴荊州岳乃其門戶洞庭蹙爲池長江相吞吐扼險駐重兵大帥開幕府三千水犀軍跳盪如貔虎巨礮列紅衣衝之以勁弩大敵猶無慮矧茲孀以衆一朝賊兵來城破易於釜將軍倉皇走抱頭如鼠竄戰士棄甲逃蝟縮伏草非影儻城上旗聲死軍中鼓風鶴日敝驚羽蒼鵰鄂渚漢陽爲輔郡漢皐多商賈大舟載貨賄小舟載筐篚紛紛鳥獸散人去存棟宇慰留官勸民寇來吾能禦乡謝官意厚軍興亦安堵巴陵失鎮鑰豺狼且舞防吳入省垣誰以一矢拒閉城官自救甌脫惟漢滸外寇肆焚燒內盜强掠取雖願緩須臾魚肉與刀俎堅壁野以清安能久此處長官善爲謀天子命守土掉頭去復順民泣官無語哀鴻四野號廟廟饑其羽誰使殷富區罹茲流離苦貞吉得丈人轉憧憧坼父御將畢棄師御士誅失伍軍紀不能肅何以振神武樹立中興業翹首聖明主

移家之官橋 時十一月初九日也

江襟河繞帶實惟都會區漢皐冠蓋里先人有敝廬舊德圃名氏歷年百有餘胡爲黃巾起飲

胡氏遺書 尊聞堂詩集卷六 一

馬洞庭湖烽烟照江漢不能懷故居小舟索高價侵晨將戒途老父大壑年夕陽懋桑榆策杖抵河干左挈人右扶我妻出門泣却顧立踟躕幼女倚母肩裋褐補天吳我子臨發時袖揣數卷書謂是爺所著恐失滄海珠去去慨行李此物何所須官橋百里遙泝流紆以徐駛涉豈不苦但求全其軀鄭重戒僮僕毋使他人狙入室愁以歎中心轉轆轤今夜泊何處形圖神與俱天寒繁霜鬢老弱豈堪諸水深波浪惡能無暴客虞吾悔不偕往久客識所趨計程惟一宿來朝抵彼都未知東道主分宅意何如人生遭亂離艱苦惟寄孥

初十日五鼓肩輿至官橋

載舟妻孥去身輕喜無累通明家既移諸葛廬自閉守此三間屋風雨得所蔽況有架上脊未肯輕相棄人聲何喧闐奔如避狂猘登高望武昌江城燃烟燧白刃雖可蹈賊鋒不必試我無守土責宜避何待筑妻子有所歸余亦從此逝命僕倩肩輿焉能匏瓜繫事異張儉逃情同子羔避疾足趾于舟不泊因風利山岡互起伏遠樹出天際望望至官橋叩門心惻悽家人出迎我一一爲寤蹔涉險幸平安此足慰我意昨言君居守胡爲接踵至賊艘銜尾來恐遭豺虎噬達人貴知幾寶者亦避地龍蠖隨其時懷安多失計

戰城北十二日賊攻城避擊 賊攻城陷太守死之

戰城北壞雲壓陣黑如墨河朔健兒刃於賊 大別山駐河北兵四百 攻城西短衣赤足騎雲梯平地波湧走鯨鋭將軍轉戰膽氣豪檐愈大呼血染袍一人殺賊賊如毛白虹斫斷蒼九霄扶老攜幼繞城走走出遇賊割其首辰時攻城午時屠羣賊談笑碗酌酒悲風蕭颯月色昏欲知皆爲新鬼魂一二殘黎吞聲泣驅之曳尸城東門 賊不殺者盡使扛尸投之大江

漢陽太守行 太守董公振鐸也

咸豐二年十一月粵賊來攻城之闕紅巾帕首短兵接礮聲一震百雉與將軍戰死實刀折馬蹴頭顱箭洗血縣令遁幾廬脫幘荊馬潛寶鼠失穴太守董公自巡城城小無援臣力竭不忍草間求偸活君恩未報恥未雪願爲厲鬼殄羣凶從容就義朱絲絕官吏長慶惟一逸此鑄已鑄六州鐵率命守土殉以身卓哉使君邦之傑席間談宴景英風 以御敵會邑紳於紹興館 心知我公乘亮節下車五旬勅校閱敝篋手補其缺曰衣搖擺賊計譎倉猝遽遭封狼嘗何時崇祀表忠烈拜薦蘋藻躬採掇

李村三首

胡氏遺書 尊聞堂詩集卷六 二

長蛇甘人肉誰爲安樂鄉倉猝入君家老幼相扶將主人出迎客揖讓入高堂握手相勞苦郤曲幸毋傷主婦慰妻孥破涕笑於房擁襲置其所命僕進酒漿憂心已先醉感君累輦觴讓宅教高誼銀苦尤難忘

李生性淳樸完玉謝雕飾昔登康成堂相見文爲贄吾欲避越寇招我分以室捐鳩得巢居麻兔罹者弋問字候芭宅不須載酒入文章中寂要乃如髮就檐蘿境以漸嘗咀嚼靈其汁語生無他巧斲輪饑徐疾

青田有老鶴丹山來旅鳳避逅與之遇求友情鄭重飼鵝性貪殘謀以危機中搏擊雖未能悉聲時一閧此鄉有賢者義聞足服衆醵錢唱其雄跧伏不敢縱丈人承世德秀出叔與仲杯酒締古歡浮白開春甕

遣愁

長女隨其姑避居湖之濱卜宅亦云易所憂在卜鄰弄柯一失手處處判賊生近無消息至搖搖心中旌我欲往汝視病足艱於行登高一悲眺脉脉含遠情大風東北來飄砰送嚴聲嚴聲一何猛里猶震驚雖說重圍合次女在危城烽火夜瞎目旂轍靈悍心室家兒雖飲此亦勝

逋民惟仗廟社福毋使鄂城傾援軍聞四集高舉賊敢嘗襲鄂爲大將千里逐賈巾浮橋巨斧斷火燒赤壁兵一舉賊黨破再舉賊首擒諸公承恩澤努力掃欃槍金甌既無缺四野亦歡清

歸來骨肉聚喜極轉涕零燈前各敘逃笑語夜鬬晨

舊居爲偸兒所入

性爲習所轉變化如染絲鼓吹旗前導賊效官所爲操戈日攫取民惟賊是師我去扃我宅突入數偸兒簸簟與筐篋百無一二遺青氈家故物不留與獻之惟有書千卷一卷未曾持盜跖憎絃誦往往詆仲尼陳編日窺竊抑或憐書癡楚粵數千里遍地皆赤眉官衙巢封豕府庫飽餓鴟矧此區區者徵如角飼騧盜牛甘受撻無使王烈知李涉遇豪客慷慨贈以詩抗懷緬前哲陶然酌酒巵

東劉明府銘本

警報來岳州使人心膽破寇氛逼門庭安能高枕臥日暮馳語君信非告者過各謀遁所適但愁犂老播妻子泣數行衰親涕且唾家貲盡棄捐此罪宜誰坐畏賊如畏虎圖帥何其懦君行入金口沿山蟻旋磨我去泝漢水小舟中流簸幸免作鄂俘能無吟楚些屢聞官軍搤賊烽已

大挫生還入里門舉酒更相賀

東錢秀才秉義

布衣憂天下與君常憤歎巴陵無堅城勢將及江漢嚆矢猶未來蠢蠢已紛亂辭林駭羽飛逃淵驚鱗竄豈無重遝心所慮罹塗炭君入索河中我來官橋畔一葦不能杭青山隔之斷回憶湖上遊高談舌花粲語久不知晚夕陽墮天半隔日卽相招情眞交愈淡荒村作寓公朋舊盡星散憂時惟仲宣卜鄰無王翰杜門不輕出鞫禽防飛彈思君無由見坐聽山鳥喚腰脚今異昔遠行實所憚惜無驛使逢梅花開爛漫

沙洲行　賊據小洲洲忽陷逢爲官軍所殲

賊魁冠帶若沐猴賊奴犬奔吠不休摸金搜粟鬣所求兵在其頸不知愁豈知天帝怒已久安排陷阱待自投武昌城下鳴鼓角礮轟霹靂火飛毬長風扇波浮橋斷萬脚齊插江上洲馮夷倒曳巨靈擘金沙沉沒浪花浮岸上賊驚瞪雙眸泥中賊哭聲喁啾官軍大呼走貔貅丈八長矛搪其喉手奪賊刀斷賊頭賊頭滾滾落濁流汝曹凶暴豈得活生靈荼毒廟堂憂天誅未至暫稽留天誅已至一網收與賊爲黨官爲仇孰由自作將誰尤

君不見

齊將解韓圍銜枚疾走搪大梁桓桓李鄴侯帷幄決策取范陽項羽九戰甬道絕生降章邯救趙馭鐵槍將軍夾寨破三日之內馳秦搤胡不徑趨鸚鵡洲探虎之穴扼其喉奇兵間道出漢口賊奴何敢睥睨黃鶴樓援軍山下十數壁咫尺鄂城不能入長虹亘天駕浮橋毋乃腹背俱受敵君不見武昌地居天下中漢陽搘角遏其衝須使江河踊我礫帶間然後大兵雲集水陸之路通

驚聞武昌城陷　十二月初四日

耿恭守絕域二年與血戰張許在睢陽殺敵十數萬武昌城中中丞臥百丈堅城二旬破殺人如草血化碧半吏半民尸山積官兵裹傷踰城走長鎗短刀爲賊有盜雖飽嗷太倉米千觔巨鼈資之守文武大僚遭屠戮諸君毋乃爲國學鼎折其足公餗覆惟拚一死以自贖城外援軍閉營門遙望城中淚滿襟攻難守易主爲客殘卒遺民哭吞聲安得名將如郭李捲甲疾趨壞蛇豕擒賊擒王在出奇收還江漢報天子

鄂城吟

有女有女在鄂城汝與汝壻孰其存或者天宥能並生使我念之淚縱橫黃金滿籯盜所爭廣文先生清且貧堂上老母髮如銀嗟哉一官竊其身閭馬厭邊有汪倫彼女我婦由舊姻親迎有日待御輪胡爲婚媾阻寇氛二豎驅除君疾平所處居與武人鄰計惟移宅僻以深使我念之心如砧願騎黃鵠東北征入門相見肝膈傾黃鵠六翮未長成骨到始知各爲人

封雪

開門望遠山遠山忽覺近高下各呈形雪光相照映天淨無塵穢地平失陷阱荒村絕人跡凍雀聲亦靜陰氣何慄烈山骨寒愈勁有客跨蹇驢往探梅花信奇哉李常侍一夜淮蔡定

雪晴

小雪細碎飛銀霰大雪如掌狂打面縢六鼓亂撞天紀異二臭之潛相煽龍蟄雷喑鼓無聲雪虐風發來酣戰陰氣凝結乾坤閉彌漫神州壓赤縣大木摧折枝劍落牛馬僵臥委蹄角風引雪入雪舞風何論郊野與城郭堅冰在鋌劍花凍龜手無藥空憶宋雪光眩眼坑坎深欲入蔡州不敢動馮夷畏寒江不波玉龍角鬬鱗甲多冰凰城中作人立雪乎雪乎奈汝何洪爐鼓鑄陽氣回沈霧四散頑雲開欲開不開相薄激扶桑一輪紅日來紅日曈曈升天宇出地騰騰氣

蒸釜老翁嗟背兒掩掌門前不見雪花舞石上雪消如決痴草間雪融如爬搜簷花棚架絕踪跡但聞涓涓溝渠流持湯沃雪雪如故太陽一出雪盡去踆烏扶輪羲和馭春風嘘凝實露萬物昭蘇含生趣歲暮雪深何足慮天地豈容雪久住嗚呼天地豈容雪久住

哭次女五首

流賊犯武昌念汝魂夢驚流賊陷武昌灼灼憂心焚固知汝必死猶冀汝或生生死兩難定欲哭復吞聲昨日凶問至命與城同傾拜辭翁與夫宛轉朱絲繁碎我掌中珠皇天何不仁汝死泰山重抑爲鴻毛輕肝腸盡斷絕輕重何暇論

汝夫爲父死汝死爲所天義不欲苟活死乃在夫先翁兮舅汝瞑夫兮解汝懸臨難何從容良由立志堅吾哀汝之遇吾尤痛汝賢閨中弱女子慷慨捐命捐天高邈難問予節奪其年精衛投東海東海恨難塡

汝幼寡幽姿顏與常女異挑燈默讀書執筆工作字汝母愛所鍾謂有男兒志賊氛逼省垣知汝以死誓心然口不然冀覓汝母意疾風彰勁草舍生能取義艱屯數雖奇乾坤鍾正氣思汝不能見相見惟夢寐哀哉兩決絕眼枯泣無淚

文兒棄我去雛鳳隕高岡驚風吹蘭蕙三女以疾亡幸汝得佳壻今又爲國殤骨肉多摧折沈痛迫中腸我髮已半白汝母髮如霜生者不自惜日爲沒者傷世無起死藥豈有解憂方欲往收汝魄東望立徬徨豺虎據城郭安得至汝傍

人生孰無死死貴得其所男爲偉丈夫婦亦義烈女千戈起粤西官吏竄若鳧長死死愈難俾生生亦苦汝死吾銜悲汝生何以處我惟有一死臨沒寄斯語（女聞其儀效若逃出往告母母貽我家我惟一死不必啾心母）

父母羞身朽名不腐亂定入先塋朝命祀諸廡重汝益汝哀行道泣如雨行道猶涕泣何況母與父

哭次壻吳兆豐

居官殉其職大義不可違汝亦捐厥軀曰惟父是隨死忠國有臣死孝家有兒汝婿先汝死嗷日志不移兩人惟一心無愧冠與笄忠義萃汝門足以張國維回念東床選五載於今茲受經弟子行黃幹事朱熹汝性純以明遇事勇於爲相期在遠大庶幾耀門楣何圖遘陽九中道遂乖離不見無幾日一別無見期哀增更哀女老妻淚如絲古人重其死所難處之宜殉難有生氣儻活留行屍令名奢千載短折勝期頤魂兮汝無苦魂兮汝無悲從父翰帶哀六轡翼雲螭入室佳耦偕孥惡相携持人世多艱險泉路足娛嬉念汝完大節激昂伸我眉悲汝生不長深痛入心脾所願王師至旦夕掃欃槍歸魄先人兆同穴相因依英氣不滅沒死者必有知無知長相憶有知兩相思

附吳廣文長庚哀辭 見文集

君不聞

將軍善攻尤善守賊營於前壁其後士卒善戰尤善走捷足能令脫虎口屋上啞啞白頭烏縣前無吏復無尉王官見屠罪益重報國祇宜免其軀前驅橫戈王城下樓櫓不設無門者肇金擄粟入賊船輦賊使船如使馬君不聞開元天寶久承平安史構禍鼓鼙鳴官逃吏走民震驚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惟一顏臬卿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興掃除盜賊定南京天祚有唐汾淮生

遣愼

殺氣撲黔首妖氛寨赤眉遊魂多賊黨酒涕望王師郡縣雖爲守乾坤何等時裹尸無馬革豈暇問瘡痍

是何豺虎性推刃及王官戍卒居鈴閣遣奴跨寶鞍滔天窮戰鬬掃地失衣冠一舉平江漢軍中望范韓

童賊

孩子軍皆稚齒時錦衣繡袴壓金絲往來市上騎官馬半是儋兒半乞兒

女賊

何處携來赤脚娘青屠墨臂荷銀槍阿蠻不識猫頭襪亂剪羅裙作裲襠

蔡店

漢口如晉齊國大據形勢蔡店如鄴莒附庸惟蔡字城破太守亡漢皐赤其地彼賊此以益黎谷回春意擔鹽玉屑羅貢米珠顆綴行人歌相答往來戮卒利天狗一朝墮擇肥以爲食膏蚊子隨母坐索典衣肆搜粟仟指困饋命各爲計取焉如我遣收之若彼嗇飢鷹餓始鷙挂帆嗇然逝欲舉口有斧欲拒手自繫天方秘其惡凶焰宜亟避四野蓋藏空此舉不在農侵蔡蔡將潰日望官軍至

擔土翁

擔土翁僕以俯欲行不行屢醉楚不知此翁何許人但見此翁淚如雨擔土翁土尋地欲止不止賊奴至執朴驅之怒且嬉何異良民遭惡隸幾年得意魚化龍一朝失勢虎爲鼠七十老翁何所求飲泣吞聲爲擔土

輓魯廣文唯

魯連蹈東海不與賊同天地下偕吳季人間幾鄭虔烈風生冷署古道照時賢悵絕山陽笛交情憶往年

感愈

古祭主中霤今人重祀竈釃酒薦果脯虔誠神所勞睦我爲族人昊天遍不弔盆瓶缺於供老婦中心悼淡淡土絳烟空黑嶺蕪荒惟天命百神神以道啟教正直不受賄下忱可上告矜全惟善良擾除在凶暴四郊比豸鴞黃巾久梟噍呼一應者百狐狸附虎豹勝廣起戍卒張陳僭穿號民囚賊之食獸心人其貌殺人如刈麻穴城若穿窖血流有聲鏖老而孤少攫金囚賣發搜米帶一掃鹹吻囚飽飫豕軀錦照爛剝膚復吸髓宜言爲軍犒既忍長平坑又强太原糈荷戈盡短衣負者皆脫幅置諸鋒刃間獸雀驅於鵰捨身避凶焰長逝夢一覺珠碎玉摧殘氣

吞所未到哀哉此遺氓皇天失怙冒賊吏戚自貽豪民禍已召天荷降之罰何物敢相扣胡爲棄國憲假手於凶盜懲惡惡轉熾太阿持之倒待其貫盈時如魚取諸罩燎原難撲滅安能活野燒僇命爲之傾一頭豈足報運速勢相懸多寡數宜較天帝有時醉神宮忠憤效自鐏作寓公丁此下土耗載詠苞稂篇時學猗蘭操戰兢春日冰飄搖風前蘆但求莫厥居豈思媚於奧作歌惟告哀無理敢取侮願神爾天衷大聲九閽叫魏顆獲杜回靈旗爲先導猶衆蘇圍閼伊囚獻太廟馘盡戮夷仁及倪與旄老聒踞電語先號後以笑囂香享先靈神意同再遣請命爲斯民胥吉不待玆

復武昌 正月初二日向提督徽稱大兵十數萬會剿賊因急走然城內已無偽子遺矣

食皇夜半走德車膽落司農倒印奮戰士齊追東郭兒賊奴不食武昌魚青流燐火人爲鬼黑膩刼灰宝盡墟城墜依然風景異西門楊柳近何如

復漢陽 正月初三日

賊來漢陽若飄風長頸蜷髮雙眼紅手執大旗入城中賊去漢陽若奔電鬼蜮出沒倏不見不須將軍三發箭北接申汝西荆襄刼月城下古戰場曾容鳳子日跳梁流水浩浩漢陽渡古木蕭蕭漢陽樹羣賊自來復自去

老將

沈雄老將壓幽燕臨敵常爲士卒先猶賊戈鋌揮向日將軍鼓角降從天雙身血戰六千里華髮霜飄七十年珍重長城猶未壞功成應許畫凌烟

遊蓮池禪舍

尋幽招提寺精舍何年築入門佛笑迎前身悟金粟石罅出清泉落落漫寒玉止水息競心四

時無羣縮汲取新茶茶烟上茅屋葉燒霜後紅芽搞雨前綠清意沁心脾漸覺火候熟鼎瓮茗如花洗俗泉勝竹軟飽腹亦果何必乳豬肉坐久渙忘言足音響空谷斜日下寒烟歸路繞山籠幽鳥伴人行來去鳴聲續

拾糞謠

拾糞誰家子拾糞雞鳴起雞鳴猶恐遲趁足先鄰里趨陌度阡往復還風來撲鼻目注視提筐荷鍤踏斜陽拾糞歸來老翁喜上中下品第甲乙人馬牛羊鷄犬豕窖之珍比玉與珠嗅之香勝蘭與芷土膏潛動春風和晨祝龍星競舉趾嘉禾灌穉雙歧徵糞之力不及此乃知腐朽多神奇菁英醞釀出渣滓九人八人五六人古王百畝勤治理屎溺之中大道存塗圃老吏開與旨太沖賦成機雲驚溷間必欲設筆紙歐九文章妙天下大抵厠上得之耳落花强分酒與茵此論猶未艱涯涘到氏先人擷糞翁往往仕宦拖青紫況今鐵騎滿中原以糞却之走焉止物色世無逐臭人空令名將三遺矢君看蟋丸化鳴蟬清濁脫換物亦爾勉哉拾糞毋辭勞臭貽芳流一轉徒我以此意語老農老農無盲但唯唯

官橋道眺

平湖遠吞吐四山近環抱人間小桃源漁郎問津少

鸛鶴雲外山濛濛烟中樹飛鳥天際來復向天際去

村居

村居謝人事爲與城市隔門無剝啄聲豈有車馬客赤米與黍葵藉供幽人食俗塵屏喧卑深趣耽幽寂惟有雙鸛鵲飛鳴檐前集暫居非主人數至如相識抱膝吟梁父嘯歌在一室嘯歌忽傷懷干戈猶未息

村夜觀燈

一棒鑼一樝鼓龍燈龍燈走衙衙蟄龍不動燭龍舞燭龍游戲鼇山頂火樹銀花燈搖影龍頭低昂聲茸茸鉢爪西現尾掉東雙龍擘珠出鉢宮左攫右擘珠當中爆竹聲急雨飄風龍燈來賀主人翁燒尾鎬以酒滿鰓燈光爛爛醉臉紅一棒鑼舞且歌一樝鼓笑復語淵色昇平在鄉村城頭夜夜烽火驚

夜坐

青燈挂短檠夜深寒料峭寂寂萬動息村犬吠如豹

歸舊居四首

瘡痏山川腥遍逃天地窄飽颺賊東下始脫鋒刃厄鄰人喜生還余亦返故宅不歸知誰主乍歸猶如客入門慨以歎蝙蝠飛簷額摧殘失舊觀掇拾疑新獲器亡舊策存知非識字眇鳧鴈拂我衣蛛絲觸我幅戴除宜及時呼僮勤洒掃老父扶杖入四顧淵復笑妻子免流離摟痾何足較鄰里相慰問客至雖亂叫墻東照斜暉炊烟徐出竈

去冬出門日豈能必生全今春入門日何意免棄捐始願不及此及此悬自天引領望奧會烟樹何蒼然馬飲建業水旗焚京口船念此欣懽并故里得言旋放歌宜縱酒廬中有百錢

扁公入鹿門攜家遠避地伯鸞栖會稽人不知姓字問余遯荒野胡爲去復至百年先人廬徘徊不忍棄鴻雁美宣王銅馬啟漢帝中興社稷新轉亂即成治但爲文景民豈作貰頻避

哀逝

杜宇聲悲春夢殘鳥啼月落晚風寒一門眷屬冬青樹十載師儒首宿盤何事趙牙多大帥可憐麈頂到微官生存華屋惟烽火賜斷東廂不忍看

漁父詞

綠蓑白髮打魚翁乂手圍跌倚短篷萬斛大舟須看盡運瓢江上石尤風

樵夫詞

析薪遠上翠微間黃葉一肩尋路還多少香楠文梓樹風風雨雨老深山

晴望

翠萍點水荻抽芽淡日微風麥花君看池塘新雨後一鳴一蹴是官蛙

製藥

今皆有盧扁膏肓幾人無方能活世善病自防身樑每因孚本君須助以臣集前丸藥德當噲尚頻頻

端午日同年張太守道遠過訪同集表兄蕭司馬館宅

不見京兆久今見兩鬢斑幾載東山臥強起爲時攀白雲偶出岫清泉終在山酒盞簪纓士散屣去一官湖山在几席歸來日閉關戎馬生郊坰仕隱亦難相逢握手語語意復長歎良辰不易得庭前榴花丹

東髮嗜讀書顧能知大義赤手捕龍蛇奇氣時噴薄作論策治安指揮實典藥在冉三十載老

驅避咫角公等皆歸田余何希好爵願保璞玉完恥效冶金躋人執百其年卽今姑謀菜菖蒲紫茸茸釀酒爲君酌曾欲駐朱顏毋爲愁自縛

紓南進士歌

三郎聲臥華清宮玉殿蕭瑟鬼嘯風碧眼睽睽睞藍髮蓬鬆吹玉笛踏葉籠階下秋聲何寂寂如戟張繞柱捉小鬼伏抱大鬼脚取肝於腹吞且嚼解劍敲冠突至算此實乘鵾入宮廷誓爲陛下驅魅天開日朗君側清孤忠無由達天子誰妨實路橫與李皇帝壻閭臣姓名下第紓南鄉貢士

咄咄行

夜半鑄火鬼狐鳴虛絃一發傷貪驚癡惑小兒身衣類萬口沸騰萬脚奔勢如怒潮不可禁跡如飄風不可尋無亂之實有亂形信其所疑眞其假鳥號於屋鴻集野旣危且傾如襲瓦罅公坐嘯尚儒雅卻敵之伍司馬紛紛亂絲一手把斬亂者頭懸竿下

獨遊

緩步安於薄笨車獨遊湖上自容與儒生莫漫疎時務一枕槐檐疏說書

夜起

疎簾清簟睡初醒露濕霞花香滿庭爭看黃姑與織女無人能識少微星

逃懷

余幼好奇服長不改此度製嘗來笑謇叔顧佩亦具元黃慣所染潔白葆其素來論喜宿同謂與人殊趣岸然古衣冠往往譬於遇新妝欲詣時初服雖棄故虞翻無媚骨猷儻天所賦余情信自芳羣非何足顧

岱嶽起胸中江河注於手高歌天帝驚乘柚揩星斗少年負豪氣所志期不朽豈無羣兒據不言笑相受頹然今老矣意氣復何有遇抑時一出澆之以杯酒君看鷹化鳩尙能飛鷙否一棹入烟波湖中夢漫叟

再入官橋

不因戎馬逼那復至山村楊柳添新翠舊苔認舊痕銀雖誰共濟僥倖屢圖存仰愧知幾蚕簇公入鹿門

遣懷

吳江船泊漢江濱江上錦帆來去頻萬里海聲催鼓角六朝山色沒烟塵須知陳勝雖王楚豈有魯連肯帝秦聞達不求隨處好隆中風雪武陵春

冬雨

霜隕清風至蛟龍退舍時雨聲吹不斷天意秘難知啅雀栖簷嘵啼鴂出樹遲吾廬猶可庇憫悵漢旌旗

雨後觀漲水

來水趨一壑山行幽趣多整雷起平地晴雪湧卷阿泉石流如此江湖去若何靜觀知有得不待濯纓歌

紅葉四首

古樹蕭蕭斷岸邊烟凝風峭醞霜天殘紅機穗新紅出紅到楓林又一年

霜痕染出一林丹點點鴉翻夕照間春色未來秋色老天敎紅葉暖寒山

鮮鮮楓葉醉斜陽老去風流作斷妝綠瘦紅肥非易事幾經零露幾經霜

葉紅都道似花紅不買胭脂聲自工爲問柳郎桃笑日有誰摘酒看江楓

又一首

一樹珊瑚舞朔風連宵霜意透丹楓鄰翁遙指楓林笑絕似蒼顏酒後紅

烏啼曲

天上黑烏黑地上白雪白黑烏帶雪飛鷹隼擊不得烏夜啼聲碟碟烏朝啼聲喔喔啄我屋食我穫走達官惡作劇鵰鷲嚇鳳凰匿風滿蒲雲翼翼雪泥中烏爪跡白頭烏作人立大嘴烏擇肉食黑衣隊破空出汝下民敢予弋厥罪稔天命殛一矢中之洞左腋亭長攜爲二千石（謂明府事）

哭劉明府銘本

長卿臥病掩柴關相見每驚鬢髮斑曾意玉棺落天上偏逢鐵騎出人間（昔侯小殿流眼老垂）頗衰慈父蔡爲杖（翁時八旬）最小嬌兒金作環（子甫五歲）蓮露聲中多少恨一齊歸入北邙山

憶昔定交皆總角伯符公瑾兩相憐文章並駕尊常事肝膽深投四十年趙石方期同報國班生何意竟登仙哭君更爲蒼黎哭呵壁悲涼欲問天

哭金太守雲門

使君生氣滿乾坤點點儀門碧血痕（公朝服立儀門厲聲痛詈敵小無如諸將怯城亡何忍此身存髣黃

一代循良吏張許千秋忠義魂最是聖朝旌卹渥承恩幸有日碑孫（公長子余門人也歸年前卒今惟有二孫）

灌園

鞋頓乾坤了匡時在得人蒼生無福命豪傑老風塵皎日一心炯繁霜雙鬢新漢陰灌園者抱甕與爲鄰

龍尾泉烹茶歌（龍尾山下多泉水此爲第一余以雀舌試之色香味俱佳因作此歌）

清泉鱗鱗石齒齒擊破蒼山噴海水瓊漿玉液貝闕來雲氣淋然龍掉尾龍尾之峰九疊屏龍尾之泉一壺冰綠淨欲唾不忍唾碧凝無情卻有情我來避地晴探奇願掬神瀉洗詩脾與客登臨策扶老（扶老杖名）呼奴汲取抱甕持雨後泉水雨前茶團坐品茶如品花自洗注腹五千卷古香古味生齒牙譜茶不必蔡君謨且學黃蘇調水符夷惠之間得眞趣甘以洗兮清以腴紅爐火活爛眼現玉眞梅花和雪嚥山中有泉幾千秋物色遭逢陸鴻漸清者聖人濁者賢此論豈獨酒宜然一椀兩椀銷閒歲絲絲雙鬢對茶烟銷金幄下酌玉斗瓶笙風味能讓否雲漿未許潤俗腸寄語老龍好護守

送黃孝廉守謙膺薦之吳制軍黃州軍營

渡江白馬尚紛紛誰射天狼掃楚氛帝命大夫爲節度廷推名士郝麥軍笛聲鄂渚西樓月旗影黃州南浦雲老矣班超投筆久摩崖願爲紀奇勳

十二月初五日（武昌陷時夫女及壻殉難忽忽一年矣詩以悼之）

一息千秋汝志遂去年今日我心傷鬱娘喚女聲聞否寒夜烏啼斜月黃

可惜亭亭玉樹枝阿翁卽是受經師九原若話平生事黃鵠雙栖腸斷時

山行

鷹頭山上雲堆棗（官橋以鷹頭山爲最高）龍尾泉邊水濺珠若使桑麻有餘地桃花更種幾千株

和李丈龍尾泉原韻

山壁何年仙掌開龍涎一噴乳花來抱衾新汲燒紅葉著履前尋印翠苔神物見槽飛躍異靈泉聖味色香該探驪老去心猶在知有明珠出蚌胎

和蕭司馬德宜冬日山居原韻

頻年作客似賓鴻可奈元黃戰氣濃勳地鼓聲環白下淞天風鶴臥牖中漫隨李廣常看射好與伯驚共質春我本不才非見棄何須作怪日書空

山居最好是冬晴月滿冰輪日挂鉦絢爛文章紅葉色自然絲管碧泉聲吾曹又幸林間棄故老都祈海宇清纔見漁人齊問訊桃花源裏豈無情

自笑長康何太癡亂離猶且一編持僕稱牛馬聞評史僉畫麒麟止貴詩當代詞人惟顯士平生知己幾鍾期與君吟罷杯重把莫負山中梅放時

再疊前韻

深山深處住梁鴻夢到梅花睡味濃莽莽雲烟生筆下荒荒日月過壺中殘編幸有楹書在粗飯惟餘斗粟舂臞老已無千里志關心猶問馬羣空

日照紅旗雨乍晴軍中伐鼓更鳴鉦連營宜合東西勢吹律應知南北聲壯士龍頭驚水愈幽人山下說泉清鉛刀一割非無用須纔區區鳥鳥情

人笑叔癡殊不癡高蹊塵尾手中持掃除餘睡希榮策觸發寒灰感遇時破碎河山如竹節流離歲月及瓜期（余山居將一年矣）愁銷萬古惟杯酒又値椒花頌聖時

山中歲暮仍疊前韻

冥冥天際一飛鴻栖隱何知宦味濃可有老人遇圮上應無宰相在山中客來舊閣彙今雨日落高舂復下舂凌雜米鹽驚歲晚幾回摸索阮囊空

山外夕陽秀晚晴湖千風送泊船鉦短籬古樹漁樵話斜月寒燈機杼聲忘著巾袍耽野趣勉加餐飯俟河清林泉養拙庸非福也荷皇天慈愛情

笑看兒童喚賣癡沽春樊尾一樽持本無媚骨休新意獨抱苦心自祭詩壇世才名徒嘵嘵早年風節亦期期謝公癯爲蒼生起閉戶東山歲暮時

四疊前韻

筆勢翩如戲沼鴻興酣落墨墨痕濃詩成寒谷春回候夢喚冬山睡熟中人世戰爭雲鬧鬧官場來去蟻蟻春（蟻旋則天風上下蟻穴春則天雨本郭景純）諸君欲問封侯策博望封侯眷墾空

霜高風峭夜來晴村巷寒更數點鉦老大纔商封事稿干戈喜聽讀書聲可能洗酒慈俱遣不待焚香思自清門換桃符新歲至雖忘最是故園情

誰似阿翁狂復癡窮途高論衛持昌棄自作猿解杜老頻題雪馬詩亂世功名新進客平生心事古人期宛如頭白唐宮女閒坐常談天寶時

五疊前韻

欲探春信託征鴻春到枝頭花意濃和靖同吟梅樹下阿戎已出竹林中（時賈寺虞廣出真軍事）野橋步綏殘霜印山碓聲喧流水春底事村翁須問姓足音也喜至虛空

方期夜雪忽飄晴欲覓山僧敲曉鉦高士臥惟羣蝶夢英雄起自舞雞聲昨非豈逢知今是皆濁能無妬獨清宦隱難敎詹尹卜牛爲棄氣牛幽情

書癡畢竟護綾癡白戰都無寸鐵持胡傳一編商舊學蕭齋五度和新詩（余五步同馬詩韻）銀雞深愧老蒹子福審誰如柴啓期客裏光陰何草草惟餘燈昧似兒時

白雪歌

北風獵獵吹海水鱗甲飛空玉龍起天女呵凍戲散花梁花攢筏梅花落望雪雪至卜歲豐香稻生孫桑添子老農對語寒戰齒明年飽食今年喜農夫喜軍士愁摸地雪飛風打穩操沉檐

上冰挂鉤一曲愁箜篌鵝陣兩行華燭飄鵝毳天晴走馬笑敵貴可奈大雪歷兜鍪爾曹毋復愁勞力與同仇男兒及壯富封侯異軍特起奮奮頭安能負耒老田疇杏寒忽暮徒啾啾君不見唐鄧節度李常侍雪夜生擒吳元濟

詠雪學韓孟體

昨日出看雪咫尺山迎面今日出看山遮窖山不見天地浩無際皚皚白一片千飛萬舞時光楮銀海眩積爲五穀精出作華芳殿天葩開頃刻蛺蝶入花穿去滓風簸揚存液雨鍛鍊冰霜其餘波雲霞乃後絢昧渙沁寒芬色淨生素豔逸情自灑落棹旅何輒情打窓不避貴入戶未嫌踐路險化爲夷石缺補其間能使寰壞中澄鮮鋪匹練彌綸雖暫工操術亦巧便鷄犬帶梅竹盆缽陳壁瑗有遇皆呈形能入尤善變德大足稱師惟其所施德高臥我非狂久立人似猶起莫懇温衾吟當呵凍硯尋詩來野橋沽酒至村店舫載深山裏我友情懇懇誰是熱中人一掬與之嚥

雪霽

霽貪帶飢色風枝搖凌（去聲）壓運寒日出曝背喜新晴

醉後

鹵莽平戎策倉皇拜將壇不曾招劇孟空自泣袁安功業憐鶏口才名笑馬肝鄙生狂態霑醉後脫儒冠

黃葉村邊住南山當戶高抽身學箕潁袖手看嵩曹人老飯猶健家貧文自豪倚天長劍在不藉呂虔刀

詠史

高齋坐對短燈檠寒夜琅琅詠史聲儒將風流飄緩帶少年慷慨請長纓投桃竟殺齊三士折箠難招魯兩生後事雖殊前事跡今人須識古人情

莫向王門去抱琴於今交誼重黃金人間易昧惟雙眼我鬢難灰是寸心作賦偶然逢狗監賭詩何意到雞林請君試聽蘇門嘯空際時飄鳳凰音

抱膝吟

莫把文章使世驚恐遭剪伐貧生成山中臥雲間無事抱膝長吟古柏行

哀江南

江南倚陸抗豈意竟銷沈鹵非臣才短俊崇主顧深百身難贖過一死足明心莫問華亭鶴天寒柄碧岑

除日

蓄患消除此日中掃清寰宇仗神功今宵爲請蒼生命不獨區區自送窮

元日試筆

且莫論兵事新年爲盡歡荒唐六壬卜狼藉五辛盤酒醉愁顏破詩成凍墨乾東坡戴幡勝兒女笑爭看（山中多以六壬卜時事）

客有言時事者疊遺懷前韻五首以示之

寓公家在鏡湖濱舊日時憂國步頻鐵甲都教來紫塞（東三省兵盡調入關）素衣豈免汚紅塵（時朝官多避匿）

惟期桐葉常依晉（惠王）爲看桃花非避秦客至且傾樊尾酒梅開又是一年春

歸來莫去海之濱聞說中朝借寇頻已使豺狼充道路須教鷹隼出風塵康顏雖老能存趙賈誼無才敢過秦料得五陵佳氣在驚花依舊帝城春（時中外府藏舉者甚多）

果有鷹揚起渭濱佇看送喜萬方頻（杜詩萬方頻送喜）汎兵誰祝天河水走馬仍飛滄海塵嚴武自能平兩蜀淮陰纔許定三秦書生莫誤中興業且著羊裘入富春

間採蘼花南澗濱小山招隱語頻頻著書時展壺中墨炊米先除甑底塵幾見帝王爲勝廣可憐妾婦是儀秦茫茫人海誰知己好待移情方子春

遺老宛如蘇潁濱倚樓看鏡不嫌頻讓人三策陳前席敎子一經繼後塵黃犬今宜馳上蔡青牛昨已去西秦歸乎長鋏歌聲激茅屋何妨共買春

再叠一首以答客意

攀躋雲雨出池濱愧尉殷勤勤駕頻不惜明珠雙解佩恐防羅穀一生塵蛾眉見嫉空回楚牛口能知卽相秦走遍天涯幾同調君須緩緩唱陽春

和李丈立春原韻

自笑兩經客裏春春光似爲客來頻老人歲月身占玄童子歌謠尾伏辰幾戰干戈仍故故今年花柳要新新仁風一披猶癘起誰上封章達紫宸

旅懷

受命親藩出東征乘斧斨封疆無大吏赴稷仗賢王碣石烟塵紫幽州日色黃春來雷雨動消

息間漁陽

城郭皆如故我軍圍一年諸公誠許國此咎不歸天烽火東西戍旌旗上下船六朝好春色祇有柳籠烟

可憐江萬里灑血皖城圍轉戰偕諸弟臨危舍此身殊恩酬聖主薄福泣孤臣余廟霍旗駐忠魂情自親（袁盧有忠烈余公廟）

轅門吹畫角節帥鎮南邦憑軾期觀戰築城待受降東風間赤壁流水念烏江寄遠書誰達湖干尺鯉雙（時黃岡廉在塔城營中）

坐待搜愉掃乾坤滇洞中儒心忘國恥貪念到天功戰馬嘶唐苑邊烽照漢宮安危繫宗社不獨爲哀鴻

刑賞昭如古朝廷尊自今亂萌消一劍義氣激千金殿衆蕭曹法臣時管葛心願回常寧聽絃改舊張琴

杜門

丈夫身許國誅笑取封侯仗劍無所遇杜門歸卽休安能附驥尾輕自脫羊裘仰視飛鴻墮方

思馬少游

灑落

東風綠楊柳招子共尋春世亂開賢路時艱避要津行藏爭見地成敗敢論人灑落惟張綸事

倏翠拂巾（張詩齊條若總翠）

梅花月四絕句

地上月如霜枝頭花如雪祇疑雪著花不知花映月

水邊梅花影美人妝半面祇待明月來窈窕全身現

月白花亦白月中花影瘦花香月亦香花中月色秀

明月無俗情梅花無俗態月爲梅花留與我三人對

山中觀梅

老梅不與衆芳同如此繁華冷淡中水碧石青茅屋畔花開花落幾春風

明妃曲題扇

回樂峰前雪舞風未央宮裏落花紅胡霜漢月無窮意都在琵琶一曲中

梅

窈窕山之阿扶笻幾度過開花二十四梅樹得春多高韻靜與對清心香若何笛聲吹不落寒月照瓊柯

疆事

聞道官軍郤深愁消息眞胸謨勞我后疆事誤諸臣柳色仍如昔桃花欲諱秦莫教山外客來問洞中春

紀事（正月十五日）

戰馬分行戰鼓鳴大旗風捲是中營一呼解甲倉皇走僕射誰知如父兄

倉猝出師膽已寒將才不必盡高官芟夷窠盜無奇策惟望蕭何早薦韓

手握牙璋恩遇深大臣謀國要同心諸公莫漫爭門戶請看神州已陸沈

逢不若詩一百首

江漢相依似輔車如何守禦竟全虛長驅已作出林虎潛伏誰爲漏網魚
鄉人聞賊膽先寒十室十空無一完未必催租如此酷始知民命託王官
擒兒卻曲亂山行衙我全憑李兩生細雨斜風危石岭一盂麥飯一羹藜
家在衣冠文物區郊居豈意困荼苻北風栗烈南風暖自笑裘無葛也無
造化小兒太弄人斂衣破帽走風塵公孫布被都撥卻臍有乾坤清白身
四壁梅花夢亦香忽驚席捲匡牀絳紗幌去何從覓夜夜驅蚊馬孛長
我倦欲眠苦無枕青燈相對夜悠悠山中豈有鄧郭夢且向虛生借枕頭
掃地斯文最痛心可憐脚踏盡黃金卷中珠玉知多少賭賊偏偏沒處尋
猶幸焚書火未然補苴鄉架鼓牙鐵老夫倚此書爲命書到於今值幾錢
案頭斑管夜生花十二龍賓罩碧紗鼠子一丁都不識盜人筆墨亂塗鴉
長鎗大戟列如麻撥索先尋尹姑家村媼相邀爲伴侶擔鋤隨意鋤綿花

西走成都北走燕幾人遠出避烽烟擔簦蹐蹻非雖事家有衰親八十年
將軍赤脚驢爲馬丞相蓬頭破轎擡白晝胡爲尷魅現紛紛兜子過山來
子隨父走弟兄蜇母與妻居姊妹行何故人間生此賊欲騎黃鵠問穹蒼
世間怪事有如此吠影吠聲衆口囂近日兒童學賊語阿翁猝遇也呼妖
雄飛雌伏盡遭烹饕餮窮奇亦太橫欲學劉琨中夜舞荒村無復有雞聲
無謀肉食且羞顏見豕偏垂賊口涎今日屠門皆大嚼明朝實割似豚肩
鳩鳥無端使作媒安排打館好分財青錢穠逕紅巾貢又見黃金結隊來
瘦小身材面削瓜暗中鬼蜮慣含沙石橋來往人爭指八字門樓窩賊家
繫馬口歸日已晡大兒炊飯小兒沽東隣西舍撥尋偏猶自甘心作賊奴
今年歡喜好耕田新買黃牛十七千驟富貧兒日醉飽可憐都是客家錢（村民以外來者爲客家）
劇狗咆哮據一方殺人放火最鴟張挽留坐鎮誠何意賊子眞眞有別腸
收得金銀換賊錢父來兒往磨旋大家都願王聲去渠願王聲住幾年
指揮諛笑計誠工羽翼摧殘盡族鴻天道好還君信否衣箱盡出複垣中
幾回旅魂向鄉東昔識鄰居安定公爭怪夜來風勢惡門前雙樹鵲巢空
曾向膠庠著脚來君恩豈遽委塵埃公然視賊爲官長何處更尋此秀才
山後山前一望紅連天烽火照河東焚燒賊本尋常事賺殺牛烘田舍翁
手把鍬鐝細細尋堂前掘地又藏陰黃金也要偏消受寄語賊奴枉用心
兵號東王又北王擄人勒贖太披猖垂髫黃髮都拘執虛箔滔天過李張
匆匆者頓幾囊箱乾沒誰爲體擄羊一羣帳歸長髮賊始知髮短更心長
米鹽布絮與綾羅常打先鋒獲幾何入作良民出作賊於今世上賊民多
肴肩詔笑語溫存晉夜館中跪乞恩寶水寶風通線索此曹都是賊兒孫
客散酒闌鳥夜啼乾兒義父手親攜雖填更有塞風子男作家奴女小妻
揚鞭騎馬至祠堂藍布裹頭接路旁爆竹喧聲聲不斷肆筵殺席李家莊
賊撥未盡又隣撥當面溫言背面偷昔日無衣今五稔飛蝗也插玉搔頭
小麥青青大麥黃兒童齊唱殺東王赤眉百萬交夷盡何況區區此犬羊
今日擒來明日逸休言軍盜衆如毛破壁一震前驅至拋棄長矛與短刀

官兵戰勝賊兵奔非非平沙浸血痕天父天兄呼不應雷轟電掃死天門（賊膽敗於天門縣）
快船如馬出湘潭賊艇奔逃膽兩三鎗礮滿天飛雨下健兒怕戰上湖南
仙桃鎮上火雲飛轉戰回戈挽落暉半殺半燒半沈水殘尸猶著爛紅衣
少陵潛出曲江游不敢人前姓氏留避色恐防彈丈至芒鞋日一過南頭
造册安民太不倫病狂心喪惟鄉人新充旅帥休相問我是皇清草莽臣
不堪見兒與聞聞誰覈餘答聖君野老何知天下計閉門日夜望官軍
官軍聞抵葉家灘又道駐師多實灣二五月盈三五瞬賊旗猶繞大麥山
屠齒裹河與府河北來消息近如何望君如歲君知否宛轉旋邱采葛歌
倚賊作威同虎暴因賊取利似狼貪只愁一夜西風起黃菜葉如籃樣乾
無識無知一老倫尊常言語故高聲昔充里正今司馬自覺青雲脚底生
強欲出頭作鷹犬一場假夢認爲眞歸來笑對妻孥說萬福堂中陪大人
兩耳雖聾心不聾只知皇帝是威雄此間亦有衣冠士慙愧南頭釀酒翁
藏金擒案有誰知況是深山深夜時封誌不移揮手去古人伯仲今人師

一雨新苗濯瀨鮮老農閒話晚風前爾耕壺是皇王土爾祖爾翁多歷年

進貢錢財入已饕浪傳享福出天皇黃巢不見見應笑如璧惟分坐地賊

惡少投身入賊營怕當頭陣遇官兵銀錢賺得連宵走老弟兄尋新弟兄

聞道我軍至漢川喜如時雨降從天爾曹何事偏惆悵不破人家不賺錢

惡人得意善人憂相對悽涼似楚囚顛倒元黃終定位不須歡喜不須愁

避地幼安惟閉戶依人王粲獨登樓悠悠世路無知己誰是朱家劇孟流

杯酒言歡送主賓入門握手覺情親東風吹得流氛至相見都爲下石人

強分新穀插旌旗大似鄉鄉刈稻時辛苦耕耘供賊餽村農今始望王師

撿撿藏藏計暗施安排自幸少人知君看荷葉包螃蟹不露脚兒有幾時

井底蝦蟆太自豪任情下下復高高縱教奔走門如市畢竟難防笑裏刀

不識不耕遊以嬉賊來消息每先知朱三本是碭山盜應有豚兒與犬兒

賽梁味入豺狼腹羅綺光生犬豕軀詭狀殊形曾識否緒衣囚首待王誅

烹鮮酌酒共加餐笑屬由人做賊官大杖不逃小杖受至今始知做官難

焚抄百里歷民生攻守半年抗大兵欲保重貲全首領投戈夜入賊門營

聚頸轅門報捉生餉饟提出血縱橫大家拍手齊稱快只有私人暗喫驚

羣凶次第斷頭顱黨惡安能一事無詭計陰謀爲跖犬縱逃國法有天誅

舊征未畢新征開勒折浮收控上台曾料今朝輸賊米不煩里長下鄉來

幾斗幾升逐戶收盡花兩岸泛糧舟定知太守迎春日不打春牛打土牛

李家集上健兒嬉牛肉一盤酒一巵自道錦衣歸故里不知斷送此頭皮

瓦罐生涯一土窰無端攫取作飄颻衣如山積錢如水只待楚兵一炬燒

阿娘送飯段山頭望見所歡喜復愁昨晚倚門相對泣不知此淚爲誰流

文明重地竟荒涼絲竹聲銷孔氏堂劍迹漢川微服去賊巢不合有宮牆

前日短衣迎賊帥今朝易服謁王官不知羞恥爲何物鼠子由來首兩端

南軍朝發銅山頭北軍一夜抵新溝重陽準上晴川閣吟罷還登黃鶴樓

煙痕黑捲鮎魚套雲氣赤蒸鷓鴣洲一夜火龍天上至燒殘鸂鶒落江流

驚禽駭獸散紛紛小醜今纔遇大軍金鼎滿船面不得叩頭惟請將爺分

聞說官軍魂已飛此軀無復望生歸越羅楚練都拋棄依舊耶宗乞匈衣

盜兵何敢弄潢池螳臂當車頑且癡打館賣錢人羨殺今須看斷頭時

通逃淵藪最宜防十里一營五里塘狐兎追尋猶易事彎弓著意射封狼

鬧長排場官樣同腰刀首帕有威風金銀任汝瓜分去莫放遊魂出釜中鄉兵獲賊得財悉縱去

軍中近日廣收材冠帶獼猴得意回莫怪新官多護賊須知官自賊中來

欲作鄉兵故就擒腰繩累累盡黃金但知撥括無長物那慮包藏有禍心

俘囚執送大營盤歧路有歧宜細看水母目蝦行自易結蠣腹螬飽終難

短才穫線本纖纖此出安能名利兼老鼠搬薑常畏辣燒銀轉糞只知甜

元戎檄至河西東宇挾嚴霜華運風雷曹德意測鍵事都在蕭何律令中

賊來從賊陰漁利官至迎官巧獵財誰挽銀河天上水盡除腥穢治平開

刑暴無須煦煦仁王綱一振慄精神網開四面緣何事圍得豺狼飽喫人

納糧獻册暗交通羣小爭趨赴火蟲今日王師若醜虜擊緣又欲冒軍功

鈞陶萬物有神功天意定難人意同如此凶殘能倖免聰明正直亦昏蒙

野人贈饌換新詩秋末冬初膳肥可知倘檻徐看指老眼今當請入甕中時

深夜叩門落月斜東家糟運到西家囝兒變色色如土鄙鄙驚心心似麻

鄉鄰笑罵朝朝避里正搒求夜夜驚惟有投誉爲上策賊兵今盡化官兵

剛棘鄉兵五色旗偕行共賦無衣詩軍功頂戴光榮祕記否纏頭作賊時

飛鴻滿野風淒淒夜泠霜寒雞亂啼莫把慈悲待奸盜慈悲面得攘災黎

箕帚耰鋤猶詬誶曾知星共北辰居寄言鄉里諸耆老牛馬兒孫要讀書

新數中興皇道開揚清激濁見風裁欲治天下無他術害馬羈除駃騠來

自傷卑賤在江湖獻替無由貧廟謨國有四維廉恥重匡時誰是管夷吾

二百餘年休養民一朝憔悴困煙塵九重厲念瘡痍切浴日補天望大臣

塘上行

塘上何所有冬青葉落枯欲死塘下何所有露泠蓮房委泥滓東飛伯勞西飛燕中道失羣不

相見可憐孤燕爲鷹搏鴟鴞從之鳴聲惡願爲玉碎毋瓦全神女抱珠入虞淵靈均完吾

節菟絲女蘿兩斷絕精衛銜石填東海東海雖平恨猶在子夜爲歌塘上行一曲空襟淚縱橫

六月初二日

悲歌頻唱大江東破碎金甌一擲中不解開門南去日何詞入秦建章宮

詠史

范增節下未知名奴織婢耕兩不成終日焦勞軍國計可憐白面一書生

落日孤城雀鼠殘將軍何忍勸加餐浮圖一箭分明在只待功成斬賀蘭

誰貢奇材入廟堂用梅求艾信良方督師已誤熊文燦節帥何來楊嗣昌

手握牙璋軍政修大臣經國有深謀但言李愬收降將雪夜何曾入蔡州

喜聞南軍復漢陽

秋風吹送洞庭舟十萬熊羆出岳州已使樓船來夏口豈容鐵鎖截江流大旗照日龍蛇陣折戟沉沙鸂鶒洲河上逍遙諸將佐中軍應許著兜鍪

又聞復武昌

戈船旌旆盡飛揚儒將綸巾入武昌手挽長江洗鄂渚眼看焦土賸咸陽（城中公私廬舍俱燬）棠城誰鑄六州鐵破賊惟持三日糧騎鶴仙人今在否樓頭把酒話滄桑

過古梅樹下

宇宙瘡痍滿猶存七尺身梅花應識我前度詠花人

九日

重陽不放酒杯空爭奈重陽是客中强欲登臨舒一嘯今朝無雨亦無風

籬前戲馬幾人來孤負登高作賦才且喜漢皋烽燧遠故園應有菊花開

鄧邨看木犀花

香遠來雲外行行到鄧村繁花金作蕊老樹鐵爲根招隱與誰件麥禪久不言獨憐天上種寂寂在荒園

看花不壓遠幾度至山莊安得吾良友花間共舉觴天酋秋後色人醉古時香野老殷勤約明朝過草堂

遣懷

追風汗血渥洼駒老馬誰知能識途多士聯翩登萬牘幾人簡練得陰符京華冠蓋依然滿草澤賢豪豈遂無強使折腰因五斗何如漉酒看菜黃

曲突徙薪先見明莫因介胄薄儒生披堅執銳需名將補闕拾遺藉老成萬國仁覩綸綍詔五年厭聽鼓聲聲鳳凰池上誰簪筆好寫聖朝哀痛情

衆母由來猛濟寬芟除荆棘護芝蘭撫綏膴有舫魚尾鼓頓能無獬豸冠簪豈參苓惟召杜教人蘧桂暫申韓江南江北猶烽燧莫作委蛇退食看

五雲聞說映三台惟望清時賢路開社稷中興由政本蒼黎蘇息在羣才須知草昧經綸出都向塵埃物色來海內威加成漢業歌風今尙有高臺

卽事

此輩胡爲者貂纓馬踏風老成憂國是髦子競軍功狡兎窟猶在亾羊牢已空備書班定遠未肯便從戎

東去江流大英雄投袂時楊幺猶拒命鄭五漫吟詩霜入城頭角風翻舟尾旗陣前驅快馬可是朔方兒

剛長謠

手持府帖點鄉兵鄉兵帕首夾道迎刀矛羅列旗幟明坐者起立行者驚借問剛長何官府曾爲軍帥執旗鼓

剛勇謠

兩字當胸背民壯百夫長前大啫唱插腰短刀如雪亮路逢平民拔刃向借問剛勇何姓名前日頭上戴紅巾

有感

儒生報國事戎行主漠參軍盡智囊門戶漫教爭洛蜀封圻猶未靖徐揚琵琶亭畔寒濤碧采石磯邊落日黃帷幄諸公運籌策休令長鬚伏絳帷

自相矜貴是羣兒時務要惟俊傑知管樂何嘗矜意氣羨黃祖在振猶痍艱難共濟需舟楫狹隘餘生愼繭絲憂國原爲卿相事杜陵空使淚痕垂

湖上

膴有湖山在斜陽也自紅興亡烽燧後淸笑管絃中衰柳維征馬平沙落旅鴻故人幾相見頭白半成翁

強移

強移緣底事欲出復逡巡高論難儕俗多才轉長人閒雲方外吏舊雨幕中賓寶誼疑時務休驚漢大臣

高蹈

雙手旋坤軸端宜衆正扶坦懷忘市虎公論阻城狐運極天心悔才難吾道孤古來高蹈士起必樂江湖

留別李生培實遵實

村前走罔兩村後跳魑魅去去潔其身攜兒深山避深山險且峻兩生爲我衛此鄉多貪狼猛虎者以翅跕犬吠猶猙獰窮所至皆無傾蓋交下石潛爲伺患難相周旋競爽惟一慰蒼白雖異形元黃有定位哀哉蚩蚩氓狂惑失向背與舊怒目加我口終日閉兩生皆少年曉然知

大義葵藿傾太陽丹心炯不昧以茲共晨夕幸無羞池昧大風吹冠氛掃除如擁蓉漢口衆鳥飛歸舟鼓枻檀生還豈不樂臨歧轉掩涕匪獨悲離羣艱難荷厚意中興皇路開聖朝物無棄勗爾冰雪操振爾風雲氣矍足走千里始見男兒志公卿出田間茅屋成甲第行矣扁舟發斯言當無墜

正月初五日

建牙吹角出黃梅昨日肩輿悄悄回新息擒奎猶順盼率元棄甲卽歸來大臣甘作遁逃主此羣原非將帥才洲草悽悽賽血染斜陽漢口鳥聲哀

燕兒涎涎舞何工吹落楊花一夜風幕府腹心成社鼠戰場肝腦化沙蟲誰教出婦司中饋請看强奴送主翁軍馬門前如舊否知他殷浩慣書空

語蔡中諸耆老

同仇便是好男兒釜底遊魂能幾時忠義當如河北社老羸休誘漢東師（時馬制軍退至隨州須思父祖安耕讀未可官民論報施轉戰正宜牛酒犒爾曹認取岳家旗（劉副將至蔡店）

客裏

客裏探春信逢村屐每停王孫來幾日不見草青青斷瓦山間寺香車湖上亭流鶯向人囀憶昔倫欄聽

太息

太息斗筲子胡爲翠議排乾坤多盜戮將帥僅官階夜月添鄉思春風入壯懷蒼生誰活汝努力望同儕

雪晴望九眞山

濛濛雪中山雪晴始可見雪痕有消長山色無隱現九眞蜿蜒來青入漢陽縣春雪易銷融春風和氣扇淡冶一笑開名山識眞面此中有仙草花開何倩倩採此碧玉莖流霞同一嚥欲以遺所思嶺上雲如練

風

風力一何猛乾坤空際浮莫教助天怒爲我散春愁生意回嶺末餘聲入樹頭幾時吹垢去應向夢中求

省　先府君殯宮

東風吹散紙錢烟花落棠梨泣杜鵑墓不可廬非丙舍杖纔能起異丁年無端戎馬苦相逼所幸兒孫尙在前他日防封崇四尺帶經自種北山田

歲華

彈指淸明過匆匆惜歲華綠分當道草紅露隔籬花樹影移斜日山光收斷霞干戈無復道且與話桑麻

席地

席地坐終日愛茲高樹陰林泉生野趣花鳥見天心小住山中伴相招谷口尋班荊語時事慷慨爲知音

桃花落　傷中丞陶公也

露井桃花天上種未央宮殿承恩寵年年花開疊賜緋九重春色紅雲捧無端桃花入武昌武昌楊柳不成行一夜惡風狂似虎摧折桃花委路旁可憐桃花開幾時春光一夢淚成絲昔日桃花紅如血今日桃花血染枝碧桃已作冬青樹惟有楊花隨風去子規聲中絮亂飛化爲浮萍不知處

去矣行

鳳凰久不至靈慧鍾羣鳥文采無足覩語言殊自好脫身枳棘中翱翔入亭沼鷗鷺亦猜疑陷之以香草雲遠無滯程不屑倚鴟鴞夷塗變險巇東南半壁倒此鳥來江漢徘徊蒼梧表斂翼來何遲側翅去偏早豈不戀稻粱微矰實俾保一朝脫網羅飛鳴聲嚶嚶回視乘軒鑒刀俎塗肝腦出死入生地人謂庸中矯誰知天曲庇豈眞物智巧工拙自爲謀菟枯由大造微禽遊厚眷天意不可曉

梨花

土牆茅屋野人家老樹當門噪暮鴉今日淸明昨寒食三分春色在梨花

可惜

老夫信是不才樗歸去南山臥舊廬金甲實蜜諸將帥綠蓑青笠此樵漁班彪惟自論王命趙括何曾讀父書可惜藕鱸好風味干戈孤負武昌魚

野眺

芳草黏天綠能無悵別離江湖久客地烟雨暮春時雲起遠山失風來高樹知遺懷常野眺不自覺歸遲

聞燕有感

到耳呢喃語翩翩社燕回去秋果何往今日卽歸來細雨梨花院東風楊柳臺不知王謝宅可似舊時開

贈客

此君一奇士相逢共舉觴眼青誰阮籍頭白又馮唐自笑貧非病人疑老更狂江湖余樂也把臂入滄浪

對雨

昆陽一戰撓雷雨助成功天且看今日人誰識古風經綸歸將相草昧識英雄偶爾頭巾折何須效郭公

卽景

緩行踏芳草小坐藉莓苔柳絮落還蒸藤花開復開一聲過簷去雙蝶上階來何必遊金谷筐歌酒滿杯

野行

滑滑泥融雨芒鞋往復還晚風湖湧樹晨霧水鋪山草色綠橋上溪流繞石灣野行寒意懶不得閉柴關

黃粟留行 陸璣詩疏黃粟留看我麥黃甚熟不

黃粟留看我麥黃甚熟不良人遠出征三年荷戈戍石頭大兒爲賊掠聞說樂城鸛鵲洲又聞驅之走黃州臆有斷下婦蓬首泣啾啾使我中心如轆轤甚熟無人採麥黃無人收殷勤寄語黃粟留

雨後野望

銜泥紫燕哢香芹草色凝煙淥綠裙霧乍收山露頂溪風棧起水生紋吹殘梅子熟時雨落盡梨花夢裏雲聽鵑啼鶯不歸去又隨野老看耕耘

和蕭司馬德宜山居即事原韻

黃葉村中茅蓋檐天教此地住陶潛桃花輕薄梨花嫩鶯語勻圓燕語尖拈韻暫開詩客社買春頻認酒家帘山居莫管人間事我學君平日下簾

次韻和蕭司馬詠物詩二首

相如滌器笑支離用到瓜瓞事更奇拂拭幾番應似鏡纏綿綿無已爲多絲休教賣劇材輕棄只蜚葫蘆樣可知家在青門向東處故侯席上許追隨 絲瓜 抹布

釣船烟水是生涯貽我新蘆宜拜嘉但使涉江麥荻槳不敎鋪徑有楊花春風几席纖塵淨秋月琵琶舊調差露白葭蒼高潔地豈容去掃舍人家 蘆花 帚子

又自賦二首

黃花開徧已深秋籆籆瓜瓤一掬兜刘葛原因貧澣濯懸匏也解結綢繆半絲半縷宜貧士三沐三薰爲故侯欲作羹湯先洗手不須紈素亦風流

庳尾何須玉琢成好將蘆帚配桃笙伊人宛在拂牀侯與子相期擁髦迎欲掃雲烟緣潔癖幸無風雨作秋聲呼童几硯頻收拾昨夜花從筆底生

旅懷

梅熟麥黃天氣清九眞峰頂日初晴藉消客恨惟山色孤負春光是雨聲炯炯壯心詩裏耗星星華髮鏡中生干戈未定思良將朝命應須細柳營

偶成

天欲慰騷客頻敎奇景生亂雲低水黑殘照入山靑我鬢仍羈旅中原莽戰爭誰憐泉石外振地鼓鼕鼕

苦雨

皇天降霄淨久雨又愁霪雲氣騰蒼狗雷聲擁白龍能無憂黃寇豈獨慮妨農倘謂兵能洗欣然換笑容

次韻和蕭司馬村居閑眺

扶杖郊行西復東自然圖畫是天工湖添新水朝涵碧山帶晴霞晚著紅今雨欵來連舊雨北風歌罷又南風嘗平亦有籌邊策推轂誰爲魏絳翁

偶閒

戰鬬乾坤擾村居得偶閒展因尋友著門爲課兒關態度風前樹精神雨後山縱無行樂法聊且破愁顏

靜夜思

平生心事幾人知擁被籌燈靜夜思未肯漫今終愛古豈能覓俗且醫癡自消塊磊功非酒天與窮愁過豈詩老去情懷如昔否昭文猶有鼓琴時

初夏

梅夏麥秋和氣薰尙留春意兩三分斜陽好景知無限山外山連雲外雲

棟花

紫淺白深細碎芽無情碧樹老農家春風未免勞勞甚三十四番到棟花

羯旅

未掃菴荷迹猶爲羯旅人鼎鐘虛願望鹽米費精神妻憂屢家毀奴憊輕主貧捕兒頻省墓何以慰吾親

山中

掃愁如掃葉取次漸能刪豈有枭夔分惟宜夷惠間不才忘竊位多病學偸閒君問山中事山中祇看山

醉後

詔律曾無一割功讀書自笑半生窮入焉幅化河間婦淡以相遺塞上翁人爲熟中輕性命天將冷眼看英雄而今皆醉何須醒也願銜杯酒不空

郭欵

尺布斗栗作裹頭巾郭人交臂迎賊兵長跪道旁自呼名揮之使起諾連聲高屋大厦作賊館綠錢朱筆鋪紅毯堂上張燈堂下縱立辦不敢須臾緩饑奴大腹日數餐魚肉薤切堆滿盤醉撻庖人膾見血爾飯未熟酒味酸催米催油頻傳令右邊高斛左大稍青錢更要數萬貫一錢不足索汝命喜與人坐怒叫罵片言觸之刀杖下中庭白事隊行前乞恩連呼天郎罷輩賊一何狡郭人一何愚奸民狠狽割其膚皮骨雖存膏血枯去年賊至囊日充今年賊至囊日空今年乃爲去年誤世事變遷蓬轉風哀哉郭人貪且癡投肉飼虎何以支區區之肉有盡時吮吮之虎無厭期爾倉有粟窖有金胡不裹以犒官軍簞食壺漿送復迎斬木爲梃布爲旌衆志聯結堅於城角之掎庶成擒宰臣可相保鏖肆可傾何況忠義令名百世榮一洗汝曹黨逆之惡聲

遣愼

冠蓋飄零第宅殘一聞近事一悲酸才人豈意隨厮養盜賊居然作長官何物幺麽窺息壤諸公努力挽狂瀾可憐萬姓日呼籲贏得將軍臥甲看

何處難忘酒四首

何處難忘酒關心在築壇祟朝三退舍昨歲九遷官半壁傾吳楚中軍想范韓此時無一盞能免髮衝冠

何處難忘酒哀宏碧血斑魚麗誰後繼馬革不生還（恒副將以數十人破十城數萬後兵不至遂陣亡）野哭悲雄虎營空散觸讐此時無一盞流恨滿青山

何處難忘酒故園多虎狼腥羶穢庠序憔悴盡姬姜牧馬金沙寺屠牛綠野堂此時無一盞腥眼淚沾裳

何處難忘酒孤忠抱旅人逆天惟黨賊率土盡王臣遺老常思漢同仇宜藉秦此時無一盞腸內轉車輪

雜詠一百二十首

驄馬嘶邊月黃牛臥隴煙物情各自適畢竟孰爲賢

南枝鳩喚雨北枝鵲呼晴縱使天公巧難爲左右情

蝴蝶醉花香朝來暮始去蜣蜋轉糞丸彼當識其趣

幽蘭以早秀秋菊至晚芳遲速各有時不必較低昂

不雨則苗槁一雨苗勃興槁非天之意興實天之恩

巢居知天風穴居知天雨雨不知風與鳥同處

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日午時霞請問行與止

巨鼇冠蓬山翠蟻戴米粒所負有輕重均之勞其力

鴻鵠遊四海振翼入寥廓倦飛無所栖反羨燕與雀

元豹隱南山不屑與虎羣爲雞也口毋爲牛也後

翼者兩其足角者去之齒跑鼠技有五宜其技如彼

以海語井蛙井蛙望去彼苦不知耳尙可以情恕

水母而目蝦天焉兩相忘斷鶴而脛鳧人焉兩相傷

老鼠伏櫪槽其志在千里不有伯樂知奴隸笑不已

螳臂敢當車其勇亦可喜老饕嗜燕炙其貪亦可鄙

棄之良可惜食之覺無味老鼠搬生薑空自氣力費

物生於其類亦有離厥宗君看紫芝草託根糞壤中

烏生八九子哺養亦何慈胡來大嘴者不稱其家兒

燕兒飛向西伯勞飛向東惟有垂天翼必待萬里風

鳳凰不輕出非自高位置文采衆所驚類來能無忌

鳩居鵲之巢雨至逐其婦既棄糟糠妻又貧賤友

兎絲附蓬麻不出隴畝邊蔦蘿施松柏可以上青天

枯魚過河泣附耳與飴鯉但爲故人謀不自恤其死

鴟鳥銜腐鼠回翔矜所獲腐鼠果何物乃爲鵷雛嚇

聞鴞出惡聲聞鵲有喜色豈知鵲善諛不如鴞忠直

蝤蛑健於鬬擘殺白額虎惜哉輕敵敗斷脰折其股

鵠不浴而白烏不涅而黑鵠雖涅不黑烏雖浴不白

君馬牝而黃我馬牡而白不論馬神骨但論馬形色

鞠通穴琴中豈能諧琴理蟬魚巢蓍中豈能窺蓍旨

烏與鵲同飛不樂隨鳳凰鳥鵲自茅屋鳳凰自梧岡

人於物爲靈物於人異體老狐戴鬧體學作人樣子

知止乃不殆好進必取辱蠹龍不點睛蠹蛇何添足

敝帷以埋狗敝蓋以埋馬豈無踏薛恩加於沒者

膠漆兩相投得失從茲始冰炭兩相離是非從茲止

鴻飛入冥冥弋者何所慕鯉藏池沼中恐爲稻粱誤

獺以魚爲糧飴餌恣吞噬祭之欲何爲毋乃假仁義

兩鼠鬬穴中其將勇者勝鼠苟持兩端必以一首殉

被褐懷珠玉什襲實光斂珠玉非不寶終爲褐衣掩

雌劍曰莫耶雄劍曰干將神物人不識以之屠犬羊

青蠅能亂色蒼蠅能亂聖蠅豈似鳴雞必疑則誤生

鳴鳩化爲鷹拙性終不改飛鷹化爲鳩雄心尙猶在

狐假猛虎威能令百獸恐猛虎聞不知出入被恩寵

吁嗟乎鵰虞疑鹿又疑馬五犯與五殺衆所能識者

好奇無眞賞每爲物所弄野鳥疑爲鸞鵲雀篤爲鳳

不能去稂莠焉能植嘉穀芟之先其兄夷之連其族

厚積儲於內兼收賚於外雖有絲與麻慎毋棄菅蒯

日解七十牛音中桑林舞富其値牛非斤則用斧

縞衣帶元裳鶴爲神仙客豈屑立雞羣自矜好風格

物溺於所安便謂此間樂羣蟲處褌中別自有邱壑

鵲伺蚌之隙蚌乃箝其口漁人笑於旁已爲老蜃有

葵藿傾太陽太陽不回照小草自有心豈必藉光耀

花花迎春發葉葉望秋零秋風不任怨春風豈受恩

羊質而虎皮勇士見之走龍身而魚服學於豫且手

狙公養羣狙朝三而暮四但爲朝暮謀而公豈非智

冰雖寒於水非水何由生青雖茜於藍非藍何由成

能其堅貞性必有奇異姿疾風知勁草知矣抑何遲

清濁有定性誰能亂其眞出山泉水濁未必在山清

磁石能引鍼鍼難引磁石彼所居者輕動之無其力

禮返所自始樂樂所由生葵能衛其足葛能庇其根

世苟無舟車何由有遠行世苟無弓矢何由有戰爭

野狐好談禪不知何宗主蝦蟆作梵聲不知何言語

素絲本潔白染之成朱綠濡染亦不辭但願稱其服

廣寒本清虛安得有願兎驅之出月中月光當如晝

踆踆三足烏太陽爲憑藉一矢射之落從茲日不夜

徐來將緩去暴長必旋消驟雨不終日飄風不終朝

有兎爰爰走雉也罹于罻雖危而無咎兎其如雉何

主人愛養鵠在捕鼠子貓乃與之眠何不撲殺此

野田有黃雀黃雀忽飛去野田雖可集恐與彈丸遇

尺布尚可縫何況素與縗斗粟尚可舂何況困與塵

螢火雖小光自耀非因他飛蛾性附熱自焚可奈何

黃鵠如兒童白鳧似老翁黃鵠入雲際白鳧猶泥中

桃梗笑土偶汝辱在泥塗土偶笑桃梗汝落在江湖

一龍銜雙燭使照幽隱地帶命何丁寧無奈龍嗜睡

狡兎三窟成高枕可爲樂語兎且無樂山前有宋鵲

魯雞伏鵠卵越雞爲所困以彼匿匾力而欲肩重任

蹇馬驚機車遭上九折坂毛脫四蹄裂不悔悔亦晚

望帝化杜宇至今百鳥尊盛衰不改節昔日名分存

芭蕉易成陰葉大八九尺修竹彈勃之爲其能蔽日

紈佩采秋蘭製衣集荷芰抱此獨清質惜無可入地

木之怪罔兩土之怪羵羊非木亦非土有冠復有裳

伐蛟於未成殺之如屠狗追至飛騰時魚鼈我點首

倀鬼爲虎役媚虎以大王甘心事其仇哀哉愚且狂

天既生鳳鱗天又生梟獍梟功所歸鯨惡過宜任

趨蹌鼻盛躍嘤嘤草蟲鳴彼豈不自豪謂是嗜欷聲

幸爲涸底松不幸山上苗高田禾先刈幽谷養箱條

冠猴以高冠服猴以華服跳擲不能休乞還本面目

黃耳走千里關山無留滯能作省舂奴實不識一字

盛衰如轉環有榮卽有落四之月秀萋十之月隕葦

長柄葫蘆長細腰葫蘆細咄哉五石瓠無裂爲人棄

洪鐘重百石莫能發其聲如何瓶水半激宕時一鳴

翠羽坐梅間鶺眠松樹杪鳥能擇木矣木豈能擇鳥

河鼓會織女年年鵲作橋賤宜爲貴役誰念爾劬勞

罶績取蟹筐蟹爲之深藏蒭冠取蟬緌蟬爲之高飛

來乎不如去行乎不如歸花落多風雨聲聲叫子規

河伯至東海望洋三歎息歸來語波臣今知非其匹

小舟挂片帆日行程數百執實使之然風利不得泊

小兒厭家雞不如野鶩好家雞日日看野鶩見時少

潭清見石底魚鳥各呈態長江與大河萬有俱滄蓋

雞致姑爲珍易獲非所惜君看羊皮千不如狐腋一

狐裘雖已腐毋以狗皮補貂冠雖不足毋以狗尾續

禿鶖集魚梁鵲入深林裏在林恒苦飢在梁飽欲死

眇馬黑塞驅斷鳴喧如厭相狎復相誇所爭爲芻豆

鷂飢捕雀食雀哀乞其命謂雀鷂飛去亦有仁慈性

蟑螂伺顧當顧當牢守門知一不知二坐困無處奔

鳴不必驚人人疑汝不平飛不必沖天天忌汝滿盈

無用之用大不才之才全匠石去不顧社樗保天年

管鑰兩相待焉用自妻捐枘鑿不相入何必强周旋

欹器我所師兩仆無傾覆漏巵亦我師消滿不私蓄

鵲鴿不踰濟踰淮橘化枳遷地使爲良毋乃左於理

遠志與當歸短長請自度用之得其宜卽爲不死藥

三五而月滿三五而月虧若要無虧處除是無滿時

天上何所有黑豬過河走天上復何有白雲變蒼狗

龍聽聽以角有物蔽其聰耳兩用無一此之謂雙蠱

影欲叛其形問計於罔兩乘闇適於虛操此術以往

鴟鴞雛不鳴豈能匹赤鳥豺虎雖不噬豈能侶鵰虞

神鷹在夢澤破空而上騰眼底無羣鳥一擊中大鵬

火爲水之妃金爲水也母水懦火乘金勃谿在姑歸

根以實而植實以仁而生乃知麻木者厥疾在不仁

去年新種竹今年筍如玉今年勸護筍明年萬竹綠

秦松高百尺漢柏廣數畝非徒培植深良由根柢厚

七月十五日卽事

凄涼落日下平蕪螢火青青鬼夜呼不過盜泉分勺水可憐斷送好頭顱

忍爲豺狼作蜜修綠珠含淚墜高樓縱教漢水波千頃只洗血痕不洗羞

旅懷

月光曙色不分明雞唱纔知夜向晨好夢偏從忘後記搥音猶望假中眞敢期晚境多奇遇所願天涯有故人桐葉秋花秋又莽辭家時節是初春

秋興

無賴秋風攪客情山村寂寂庾蘭成天涯皓首蘧花白老去朱顏楓葉紅賴賞北久淹良焉足汝

南愷聽亂雞聲欲尋陶令陽三徑閒採菊東籬自傾時蕭司馬避居夾山

遣懷

山南山北又烟塵幾載飄零閱苦辛珍惜文章因世亂愛憐兒女爲家貧憂時自覺人將老論理必無天不仁轉眼王師平小醜漢皋風月作閒民

此是乾坤何等時中心如搗鬱成絲人情頓覺詩書賤生計纔知飽煖奇自笑一身困窮旅卻憐萬姓苦猶痴不如且就鄰翁飲點點黃金菊滿枝

續夢中句

頭白今猶對短檠我才未免負天生繁華一瞬眼前事寂寞千秋身後名過卽不留明鏡影呼之欲應焦桐聲二語夢中所得嗣宗長嘯劉伶醉誰識無情與有情

望紅葉

方看黃落忽紅生如此鮮新霜染成老眼頻揩矜立是花是葉不分明

贈友

君將負羽出從戎問道楊朱泣路窮不嫁娉婷憐老女成名豎子傲英雄也知驥足如奔電無奈鴻毛背順風到底吾曹謝晦好莫教吐氣似長虹

喜晴

山頭淸淸雲如練山下霏霏雨如線雨隨雲行不復去雲欲釀雨散還聚長風浩浩動地來落葉有聲下庭階須臾雨歇雲亦開樹間雙鵲鳴喈喈老夫亟呼奴隸出使看青天有白日

天問

寒風颯颯雨凄凄淸晝狐鳴梟夜啼掃地焚香訴眞宰願回天眄照窮黎

畢竟紅羊刼若何神州陸地蕩洪波王章冥譴般般有底事奸人持太阿

哀哉行

不知誰家子何爲乎來此逃欲其生速之死執而撻無完膚縛而射矢集軀剖爾肚決爾首哀哉殺人如屠狗觀者驚歎淚雨下凶暴俾刃笑且罵嗟爾何辜罹茲慘毒當爲厲鬼攫食其肉嗟爾何辜負此奇冤人則已矣趙訴於天

賊在崖河掠二人至官橋乘間逸去追而獲之杖之斃十執一人被面縛踏門攢射之又刃其腹剜出於外復斷其頭提面戴鄉之慘矣哉斯人之死也其一人爲衆哀乞面免是夜土人醵錢市具埋於山下余憫焉爲賦此詩

山村即事

繁華漸消歇樸趣在山村避世宜茅屋傳家有瓦盆雞寒鳴上樹牛晚臥當門野老無鳩杖扶肩藉幼孫

讀易二首

卦象本天成畫以伏羲手蒼頡能造字此奇得未有數不知其極蓍端於奇耦六子各識職乾父儷坤母老變少不動所用六與九立象無語言衆星覩北斗堂構相作述繩絕厄山嵎四聖所成書誰散擬其後但求亨惟心焉用說膠口妄者鬼載車貞者孚盈缶昧者鄙其家明者納自牖陰陽神不測返躬可內即悔爲吉之門吝賃凶之戲三百八四爻其要在无咎无咎善補過此理約可守善易不言易斯言能外否

卜筮神所憑蓍火不敢燒百流出一源同樹有異條漢儒雜讖緯置液啜其糟魏晉尚老莊於易得皮毛卓彼伊川翁義蘊勤爬搔羣峯皆培壘始知泰華高冥契先天學康節挺人豪月窟脚遍歷天根手細敲考亭衍其緒探索不辭勞夜半見伏羲南面羣臣朝即象以研理萬有悉幷包大易經世書進退隨所遭傾否繫苞桑保泰拔茹茅晦翁上封事乃得遂之爻惜哉賢人

隱玉庭誰孚號潛龍竟勿用密雲散西郊居貞雖盤桓軫念在屯膏剝復如轉環惟待天地交

夜坐

冬夜寒不寐敝裘擁蒙茸窻外樹蕭蕭疑雨又疑風開戶出仰視緒氣一何濃疎星有三五沒西復見東遠村寒犬吠知有行人踪入戶還卻坐心事書史中掩卷三歎息志士意無窮夜深撥爐火燈花相映紅

大梁行

我昔過大梁下馬問夷門夷門侯生里遺跡無復存七十老禿翁自分久沈淪抱關等奴隸敢當公子尊朱亥爲臣客屠肆鼓刀人懷奇不自見市兒笑且瞋一朝居客右行酒驚衆賓今日魚得水昔日泥隔雲彼姝何所加賢哉信陵君遊趙飲都市情與毛薛親龍鱗寶鬃叟握手何殷勤豈徒能下士物色得其眞肉食無遠謀飽醲而醉醯金玉滿堂上羅綺充下陳咫尺狥不知千里安足論古今奇傑士強半在風塵曲逆居窮巷韓侯釣淮陰蕭相爲小吏老儒有鄙生天生特達才磨礪以艱屯當路肯推轂蒼手出經綸公子眞好客求士於賤貧相馬骨驪黃一顧空其羣救趙資籌策存魏保令名匪惟高六國度越晉八卿丸泥封函谷可以卻強秦惜哉

魏王閽信讒疑忌深美人奉巵酒閒殺英雄身我願買絲繡又願鑄黃金伊呂不常有世豈無

侯嬴請看大梁客誰負信陵恩

婦十年貞不字一朝求其牡所願喪亂平饋汝以牛酒男無金縷衣女無黃竹箱賀客搖手語婦人笑於房生小不相識化爲鷺與鷖鷺鷖莫輕鳴餓鴟伺汝傍豈無妍媸異玉樹倚蒹葭豈無老稚懸海棠對梨花強笑偕婦娭背人淚如麻月下繫赤繩倉猝能無差佳耦得所配怨耦亦非仇幸爲良家婿勝作賊中囚不見武昌城劍斫美人頭玉環委佛堂綠珠墜高樓死者不受汚生者多忍辱朝隨猛虎食暮伴豺狼宿鬼馬馱鬼妻（婆婦多不能免）誰把黃金贖（富人有以貧賤女者）才人嫁厮養夜夜吞聲哭前夜夢爺娘頻聞喚女聲昨夜夢姊弟握手呼我名醒來見賊奴使儂神魂驚縱儻暫時活命如鴻毛輕彼爲眞上花此爲園中樹既幸免亂離又得速嫁娶畫屏不用射卻扇笑相顧君看鳥雙飛情惟欣所遇

哀漢皋

荊楚爲背鄂爲脊漢陽一郡當其吭人物輻輳膏腴壤漢口繫之左肘旁襟湖帶河風帆駛朝抵雲夢夕荊襄官軍棄之如瓢脫猶賊據之若敝舄一年一至自去來錢米車載金斗量一至一年爲巢穴搜如捲席括如囊僞官媚賊風波惡要掠宋子與齊姜水火難犯衆怒激視剌猛虎等犬羊犬羊易屠虎難制項羽一炬燒咸陽赤龍噴火空中翔朱雀怒飛兩翼張箕伯助虐

風力狂六丁六甲赭衣裳魚鱗蟠尾俄頃盡拉雜摧燒文杏梁廣厦千萬化烟塵惟見赤立牛
堵牆老幼扶攜奔踉蹌焦頭爛額走欲僵路遇羣賊魂飛搤銅幘直貫綠沈槍殺人如麻血有
聲膜領縱保肢體傷手持利刃驅少婦零香殘粉馬頭風賊奴圍坐作牛飧掩面流臊泣數行
良家子豈邯鄲倡安能對賊理紅妝昨日綠珠樓下亡今朝曹娥自沈江官軍遙望莽戈立長
嘆不敢呼解纏對此能無心惻惻誰肯蹈火赴熱湯狂犬跳叫誉人肉飢鳥飛鳴啄人腸白晝
啾啾聞鬼哭夜中但見燐火光死者棄置生者逃竄走南里兒北鄉鴻鵰悲鳴稻粱堨可憐萬
屋隨晨霜憶昔漢口富盛日百貨充牣集輿航舉袂成雲汗揮雨塗歌相答雛逐忙大屋崇起
鳥舒翼小屋稠疊蜂連房雕飾土木被文繡風生高閣月轉廊階前八尺瑚樹簾內七寶玳
瑁窗長衢夾巷多甲第絃歌聲出讀書堂更有浮屠老子宅鬱鬱丹碧間元黃尹結娟娟君子
女王謝粲粲貴家郎銀鞍馬嘶錦作韉蠶槳輕揩木蘭艭元夕綵燈上巳觴桃李一路香風
昔日繁華今消歇一朝化作瓦礫場珠玉銷毀淪糞壤羅綺吹灰蟣蝨蟲衣悲坦花搖落鬱
金堂傾月淒涼縱有零星猶屋在猶如黑子著面罷地下黃金須摸索道旁白骨誰掩蔽蔓笠
卷髮都不見不見使我涕泗滂海內盛衰覘漢口豈徒都邑悲滄桑一民雖非辜人埋尺地誰

非祖宗疆何況江漢控南邦先朝圖蠭入建章奈何委之窳豺狼血流焦土地成瘡豹率貔貅
握牙璋伐鼓淵淵旗央央出爲疆場掃枹鼗煌煌天語諄且詳大官減膳騶笙簧甘泉奏捷日
夜望諸公何以慰聖皇嗚呼諸公何以慰聖皇

村居

看山行過石橋東瓦屋參差夕照中天半鴉翻棄噪害樹頭鷹立獨呼風不官宜作林泉客學
稼多慙田舍翁寂寞村居驚歲晚何心入夢有飛熊

詠懷

長歌激壯短歌悲志士情懷那得知空讀父書馬服子早推人望牛醫兒河山惟待元勳定宇
宙還須清議持吟罷一篇梁甫曲斜茫獨立日斜時

深山屏居朋舊星散新交蓋亦罕矣漫題以抒老懷

老去豪情尚激昂髯裾每憶少年場依人我是今王粲結客誰如昔鄭莊敢向詞壇執牛耳不
堪仕路入羊腸唾壺擊碎歌聲歇白眼看天獨舉觴

卷十一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張啟瑜若柏校字

咸豐六年元日

多少人間事都隨舊歲遷周書春正月漢數中興年鄉思花前發老顏酒後鮮今朝未央殿可有詔求賢

飲能屠蘇酒將軍著戰袍營方移細柳符好換新桃殺氣騰宮渡春風掃賊濠凱歌當獻歲歡喜迓香醪

老梅歌

鄧尉村中有老梅我來看花花正開但見梅花今日開不知梅樹何年栽古幹盤屈如創鐵紫蘚紋斷蒼皮裂梅樹愈老花愈妍東風翦翦吹香雪玉龍拔地出斜枝一斜一橫勢參差縞衣仙子亭亭立可憐桃李俗難醫天女散花如飛雨惟有梅花不經與霜天雪地萬卉枯始放檀心龍涎吐幾生修到花如此清能不寒艷不綺老梅視我如故人我於老梅眞知己使爾移植舍章宮瓊英著額白襯紅梅妃侍宴拈花笑天顏流盼倚春風使爾啜香凝東閣玉堂羣彥花下酌開府揮毫水部吟一片宮商繞綠琴不然神山宅羅浮姑射仙人騎雪虬換衣使者來扣

扉爾當與之把臂遊胡爲棄置在荒村竹籬剝落半掩門段家橋岭水清淺孤山宅邊月黃昏羣花誰似梅花好無奈格高知音少塵埃物色不易得蓋代之才空山老空山老樹花寂寂誰把一枝寄遠驛野鵲剝啄牛磨癢我爲梅花三歎息長安金屋貯海棠洛陽庭前牡丹香權使梅花和雪嚥安能爲人浪俗腸以此問梅梅不語枝頭喝啾鳴翠羽調鼎莫問和羹材傅說版築聲許許我爲梅花歌復歌歌能酒傾金叵羅百花頭上春氣多對伊不飲奈老何

蒼鬚戲題

髯鬚虎有威揚髯魚作勢如何頦下毛垂老忍割棄我年將周甲用舍雖已制留髭助高吟此何預人事宜使如苗長毋令若草薙攬鏡日頻看呼人共審睇我聞古偉人以髯代其字長公能文章參軍饒才智華元腹負多豈爲于思累爲人潔白皙鬚鬚鬚繁增我非寇平章無勞參政媚亦非伍相公何須十姨配但期森如戟吐我丈夫氣不學老阿婆倒綳嬰兒至蘭湯日再洗象櫛時一試有時喜撝羊有時怒張蝟垂胡何鬚鬚龍抱珠睡慣莫短而疎龜鼈似鳳瞳霜入精神生風吹姿態異掀之對客談挽之與孫戲家中呼我翁海內皆予季路逢鄰下兒面黃氣太穢笑語虬髯客無用英雄地長鬚使爲相貌取或可寶李緯只好鬚亦足快我意僕受相人背鬚與眉一例同爲壽者相黃髮垂髫育好覓九節杖待赴蓍英會

元夕鄉思

漢皐風景似南朝火樹銀花今寂寥踏月歌中思故里讀書燈下過元宵褒頭白酒盞堪醉富裹黃金不厭銷（滅口錢呼銷金窩）回首可憐春夜閣樓遠笙管上雲霄

元夕寄懷黃孝廉守謙

前年與君別時值月嘉平君言暫歸里來覲元夕燈豈意大帥退寇乃尾其奔烽火照郭渚虜馬飲漢濱刺船我夜去潛伏於山村萬峰圍武昌計君入必深鴻雁飛不到雞期消息眞難索何足悲匡時賢素心君才何俊爽一鶚出雞羣大小用皆效人竭我自盈置器於平地妥貼無一傾理煩治劇手投閒置散身雖膺公卿薦汨沒猶未伸我老才愈拙伏櫪時悲鳴鉛刀期一割歛手避後生知我有飽叔獨稱夷吾能長孺性峭直魏其事以兄相期宏遠猷非徒車笠盟國恥尚未雪風塵天地昏小材荷重任羣峨負山行欲求濟時器須藉出羣英獻策棄不省肝膽向誰陳洛陽賈才子乃爲絳灌輕衆女忌蛾眉塞路多荊榛馬周臥逆旅漂母飯王孫天涯無知己同是淪落人四序如激矢客裏又逢春今夕爲何夕元夜月色新故人隔千里明月共

一輪對月君思我當如我憶君

鏡裏

鏡裏如霜髮春來添幾莖圖書疎貴胄軒冕避儒生計拙緣知恥身窮豬愛名老醜新歲至敢有不平鳴

春雪

祇道春花如雪浮卻看春雪似花稠眩生銀海無青眼寒到蒼山也白頭高臥哀安租布被上齊季子敝貂裘紛紛不慮消難盡厲日和風暖九州

對雪

無端陸地走銀濤豈免軍中邏戰袍壯士戈橫寒欲折天公玉戲醉偏豪夜凄風緊啼烏斷月暗雲深飛雁高遠遁拂教輕騎逐六花慣莫淫弓刀

飢驅二首

少無遠時才賚拙惟閉廬垂老事行役爲茲升斗儲苦無靡飢策遂爲飢所驅作客違近齊戒途命僕夫僕夫前致詞主人今何愚舍長驅操轡即短效吹竽剌棘滿天地何處得夷途棄衣

入緇塵恐雖遂吾初詞直意良厚愧此莓頭奴住非去未是歧路立踟躕

謀食匪一轍本務惟耕稼南浦多行人西疇自力作途窮鮮奢願數頃田負郭躬耕不辭瘁妻孥荷鍤歸日赤當午鋤雲黃迎秋割秫熟新釀成芳菁酒一酌惟話桑麻事安問王伯翼區區不余畀糞壤等好爵煙雨一絲蓑風霜兩芒屨念茲道路難漠彼田園樂

騎兵歌

陣前走馬如閃電賤奴見之面觀面軍中弓聲如霹靂賊奴聞之兩股栗鎗飛騾雨箭呼風啾啾遊魂泣釜中八旗騎射天下絕身手輕利膽氣決部曲皆跨天廄馬五花貂帶闕外雪健兒射鳥如射賊兩肉相逐一矢獲雉帶箭飛飛復落揶弓大笑聲裂帛健兒射賊如射鳥右挽左發應弦倒行尸委地寂無聲血痕淋漓漏野草草盜賞嵎戰鼻高眉上長矛腰間刀豈知蒼頭異軍起彎弧指狼狼驚號將家子弟數褒鄂勇能避矟復奪矟匹馬入陣擒楊幺紛紛鼠子不足捉努力戎行掃欃槍凱歌高唱入帝京賞賜百千腰黃金葡萄酒醉羽林營長楊較獵緒白馬歸來射生西山下

懷舊

一老遯荒野幾人供內廷那堪懷舊雨今只臘晨星耿耿防身劍勞勞送客亭天涯訪知己芳草又青青

讀史

國必有與立貴蓄理亂樞運隆官厥後世衰僭其愚三代重求士相臣食吐哺弓旌務總攬鐘鑰資羣扶野遺良足惜廷虛豈無虞六國不養客蘇張皆陳吳秦欲帝萬世長計乃坑儒智出景監下李斯貢庸奴養民以致賢開國宏遠謨論功何第一宜哉帝曰俞

高氏雖繼周兩漢於古近選吏不出鄉導川順厥性閭閻愁歎聲可達九重聽辭闕問民瘼解璽趙朝命守入公卿出吏治所由盛循良史絕書六朝溯魏晉唐宋輕外僚左遷補守令祖帳餞東門變變出之郡官嬪吏舞文官貪民益病暴吝牧大州用石崇事償帥領方鎮纖人竊重器能無憂負乘急鹿角餘生猛虎痛苛政慘水覆巨舟馭朽皇祖訓

花朝憶後湖

青青芳草接天遙楊柳依依長短橋啼鳥一聲鄉夢醒東風吹雨過花朝

桃花

兩三株樹矮牆東半是深紅淺紅不管人間惆悵事桃花祇自笑春風

卽事

桓桓熊虎隊有兎眼迷離誰使雌風至能無士氣衰先登期女壯此衆太兒嬉行矣木蘭去深閨自掃眉

牡丹

綠雲簇簇捧朝霞金帶園中紅玉芽富貴於今幾家在春風猶放牡丹花

柳枝詞

頻向春風唱柳枝柳枝不似昔年時沈郎腰瘦已如此卻又天涯遠別離

遣興

青燈猶覺昧蘇蘇貧病難教結習捐身老望兒傳舊學時艱爲國祝豐年縱無負郭田三百尙有撐腸卷五千飢走荒山杜工部高歌聲欲滿雲天

短歌

汲水水何甜所愛惟清泉舟行石盤盤上灘下又灘

雨霽野望

溝水折流西復東晚晴寒尙怯春風煙中垂柳沈沈碧雨後斜陽漉漉紅偶爲看花驚吠犬那堪作客聽歸鴻漢皐何日扁舟返著展來尋抱甕翁

漫題

破屋三間枕碧潭老夫藉作讀書菴但論時艱無多讓惟對古人輒自慙冠蓋已知衆名士乾坤尙有幾奇男憐他稷契許身者終日戢詩客劍南

感春

清明楊柳濕煙含天氣新晴三月三芳草斜陽悲漢口杏花春雨惜江南繁華過眼都如夢時事傷心不忍談祇有黃鸝聲似舊碧陰樹下雙雙柑

贈鍾州司馬謙鈞時公扁舟於署中

爲應嚴公召因隨鍾子遊飛鴻悲在野無鄂喜監州君信今陳寔余慚昔馬周西窗同夜話知下幾更籌

次韻和王比部柏心病中聞水軍大捷之作

著青我是老虞卿獻策人誰知賈生奇計忽燒赤壁火故鄉頻望漢陽城魂遊釜底軍魚憨身

躍舟前一鳥輕爲問文園新病起可能飲似吸川鯨

再疊前韻

聞捷便能瘳宿疾知君憂喜爲蒼生焚舟糧已無三日傳檄軍當拔二城貼貼堕鬟隨浪沒浮

浮飛鴿得風輕樓船將士休深入江上須防掉尾鯨

贈蒲圻李明府炎

蒲圻賢令尹飛鳥自江西殺賊如屠狗養民猶乳雞始知重儒將端爲撫冥黎多得賢虞擊何

由動鼓鼙

題畫扇

箬笠竹竿兩老漁綠楊深處對門居今朝何事相逢笑網得滄溟尺半魚

和王比部喜聞楊軍門由樊口焚賊舟直抵九江城下原韻二首

轉戰楊無敵飛旗捲楚雲欲清銅馬賊須藉水犀軍銜尾千帆出當頭一炬焚樓船漢名將可

有此奇勳

虎將氣騰驤眞能一面當搜巢入樊口鳴鼓震溏陽八日楊幺破五年項綺亡凱歌齊返棹不

待察夷傷

旅懷

誰爲蒼生起蒼生望竟虛未諧桑孔術空上賈誼書人重白頭豕余慙赭尾魚無田歸亦得頻

問故山廬

爲黃秀才守謨題捫蝨圖

相關痛癢幾回捫人事勞勞蝨處裈我亦能談天下事不知何處覓桓溫

小坐胡牀午夢闌褐衣尙喜帶圍寬可憐介胄多蟣蝨空使書生袖手看

贈別王比部

喜見王摩詰相看鬢已絲壯懷期報國旅病爲憂時著作空傳鑿公卿半舊知滄江繞把秋便

賦送君詩

和李明府謝蒲圻事留別士民詩原韻

鳧飛忽現宰官身雅筆激昂信有神於此不凡初帶印未知誰是後來薪出軍親勞事旗將下

士頻招入幕賓三十三回連戰捷也因賢令也因紳

纔出東山鬢卽皤蒼生其奈謝安何潢池滿眼兵猶弄秋水橫腰劍自磨虞翊功多緣救賊陽

城政拙催科珠還肯作新婚別閭報銜恩有李波某甲遠出猶豫其將妻已約期與鄰甲通姦於君君厲理之且給之貧甲遂爲君殺兵每諺妻必勝甲力戰不留宿宿也

拊背扼吭惟搗巢銳師潛起出東郊常期疆土與民守肯把羶腥護賊紗十本疾驅嘶馬首公

卿安坐在蝸坳可憐斗轉參橫夜城上猶聞戰鼓敲

萬牘名知達建章不龜手藥信奇方荄夷欲淨漢銅馬調度須留王鐵槍何事急流先引退翻

教大吏費商量歸來脫卻兜鍪服故李將軍已老蒼

解組居然自在身不緣酹祿吐車茵替人幸有劉公幹新令同志難忘賀季眞邑紳耆酹官猶建

議聖朝置吏爲安民肯言新令須留意好作襲黃配遠巡酹折前令殉職昭肥昭忠祠

簿書紛似亂絲披況我津梁老更疲司馬文章本無用宏羊心計卒難知綢繆每道桑宜早交

代也求瓜及期畢竟安危吾輩事願君强起活瘡痍

讀史記

冠蓋相望使者車漢家報最在軍儲張韓諸傳束高閣好讀龍門平準書

李明府以留別蒲邑士民六律見示已依韻奉和兼昨又再疊前韻錄以索和因亦再疊前

韻以答之

如此乾坤如此身豈徒文字敝精神匡時惟望石投水憂國常防火厝薪東道幸因鱣士季時高鄱州司馬君中南州知有李元賓側聞儒將多奇畧唾淚碑前問蔦紳

卸甲歸來腹尙幡休將無武笑隨何縱橫半載猶戈指辛苦十年鐵硯磨今日最宜寬猛濟斯

人不愧孝廉科絕川借寇君知否待斬鯨魚靖海波

請君一望車登巢眼見雀荇滿四郊解組胡爲稱吏隱題詩不復付賢紗壁間光射刀鳴匣几

上香凝墨聚坳我久輟吟今技癢幾回引手費推敲

論詩殿似法三章嗤點深愁對大方白戰我原無寸鐵綠沈君已臥長槍尖叉究屬閒吟咏仕

止還須細酌量料得驛邊籌筆處有人隔水望旗旛

未得封侯便引身小我時復念文茵東山暫臥謝安石江左頻招溫太眞豈願折腰向檻貴不

能袖手爲斯民四郊多壘吾曹恥刀斗傳更夜夜巡

問余肝膽向誰披欲往長途馬已疲世亂當爲鄰有道位卑休望魏無知輪來紹興年事慈話到薤虛秋與期只重綢絲輕保障諸君何以慰瘡痍

秋夜

秋夜不能寐攬衣出迴廊仰觀明月墜衆星各舒芒誰持北斗柄場我酒與漿奚惑入內垣簧舌喋其傍河漢靜無聲風動波以揚變幻多蒼狗誰與射天狼臺牛訊織女脉脉遙相望少微卻以退用晦匿輝光視久立屏營夜露霑我裳天高阻呼籲歎息入帷房

詠古

中外爭言利封殖歆主聽一切爲報能朝廷爵賞吝誰實主斯謀平章李文饒裴賞滋衆勝遣賢來廷諍方謂無口龍玷我中書令彈指五十年如相持兩柄新法如蜩毛羣少奔以競合圖排翻空絕流游鑠磐元氣日消褒一衰不復盛始知老成識難以寤新進臣沈報國心太祖太宗信

芸生不一族天實羣物祖良楛各有用如器視所處漢廷汲黯直仲舒多泥古稿膏圓且滑方穿離與語桑孔工權貨積薪斯以斧伊呂伯仲間經綸出胸臆計較秋毫顧心細髮一繫萬民

束手足脂膏坐待取操籌踞高堂招冠纓長組卜式汝何人上書訴民苦請烹桑宏羊天乃降之雨

瞶矇出渥洼強之使捕鼠砰步窘逸足每爲狸牲侮東郭履破壞欲以干將補利器不得施何如囊中處伯樂捌心默薛燭淚如雨我有一金鏤爲君刮雙眸粒米負羣蟻梁棟回萬牛細效斗筲器大受蠔觴舟用乖長皆短施稍拙亦優如何執脩綆使汲尺潭流坐令方寸木墜價高岑樓去去不足論將從赤松遊

沛公師子房輟洗接酈生淮陰士無雙北面虜武君條侯討六國劇孟爲上賓相身禮賢哲大功迅告成豈徒大功成爲國收羣英衆山尊喬嶽三國有孔明集思廣忠益丞相意何勤陣才不建古抑豈遂絕今碱秩求速售瑾瑜不自陳抱奇老巖穴耿耿心如醒登高一長嘯天風吹我襟

詠懷

東山清且幽高臥君胡起蒼生水火中此情何能已綢墜手提挈先否將後喜聘蒼來田間安忍效閭綺長源下衡山采芝出秦時丈夫重意氣慷慨報知己借箸獻奇策豈必爲青紫功成不受爵我輩當如是慨彼諸賦徒爲知天下士厲風聲翊讒慝空復爾

偶成

莫怪楊朱泣路歧蹈虛捷實總支離秘傳六祖知誰證公物九經輒自私混沌鑿開曩佛佞巨靈掌擘破蓍擬紛紛門戶銷除盡機是游行掉臂時

新正三日看梅口號

南枝齊發北枝斜讓而春風綠萼華一路歸來香氣襲君看袖裏有梅花

往省先塋阻風夜宿田家

于戈幸已遠零落問山邱陳迹尋翁仲驚風阻石尤輕舟拚試險渴酒藉淺愁晚就田家宿草堂燈一篝

有感

此輩眞如蠢處禪廬前王後不須論因人碌碌難成事知己區區卽感恩懋績惟期遵伯業井蛙何意有公孫平生朋舊皆奇士可惜晨星無幾存

參天松檜老龍枝緣地蔦蘿縈鬼蜮滄海橫流誰共挽匡廬眞面本難知古今俯仰揮毫候身世戡量倚杖時不識婷婷貞不字枉敎衆女妬娥眉

居今今世有如此望古古人安在哉仕宦爭先由不學聰明自用定非才中天好月拼偏至春日名花相對開勸爾讀書換凡骨莫敎終作斗筲材

客情

東風吹散鼓鼙聲憂國懷鄉動客情元賓猶能據淮泰魯連無意下聊城團圓到處生荆杞海內何時罷甲兵可惜白門好春色綠楊只有夜鳥鳴

聞曾少司馬以終制回籍

懷慨視師意氣雄蕭蕭大樹舊營空灣陽送客懸孤月湘浦回舟迭晚風彤矢但敎親遺飾星纓何必不從戎君看部曲皆名將收拾人才第一功

詠懷

掀髯最喜話經綸景峯褐衣元亮巾不可兩居南史隱竟無一補愧君民銀難未敢輕投足富貴誰曾晚致身聞道長安棋局易旁觀我是爛柯人

詠史

三徑盤桓日賦詩白雲歸岫鳥還枝此腰不爲公卿折何況爾曹鄉里兒

唐代人才房相收摹公曳履上瀛洲豈知風雨長安夜旅館寒燈臥馬周

相公按轡蔡州城大將麾鍵道左迎借問何人運籌策行軍司馬是儒生

收取漢家舊九州中興諸將擁旌旒如何天子行功賞卓茂先封褒德侯

咸豐七年八月八日奉 府君靈櫬合葬於 先慈之塋

今朝防墓合旅櫬已三年神懸知于此親容可似前猶斑封故宅烏鳶表新阡二老應驚歎孤兒襲皓然

是日改葬 伯母趙二日以次婦附之

煙塵消息斷每念輒沾衣世亂魂無主人存鬼有歸比兒散歧異幼婦得因依多少飄零恨首邱願未遂

和李司馬應芬鄂渚秋興詩原韻聊以遣懷不必寄李也

紛紛馬白與巾黃已煽寒灰焰又張飛檄屢驚傳鄂渚援軍無復下荆陽人憂南走拋戈甲天遣東征破斧斨羽扇指揮運戰槌三年再定楚封疆

楚尾吳頭烽燧空績歸諸將不言功舟橫鎖穴波光紫旗捲轅門日影紅軍令如山皆上左士心若水盡朝東須知帷幄紓籌策甘苦由來與衆同

靈鰲銜嶽偉人興出爲蒼生不自禁吳楚父呼周太尉蔡淮兒拜裴中丞民供軍食朝輸粟士

藏邊防夜執冰從此瘡痍得安堵大湖南北盡歡騰

楚江秋氣變陽春擊鼓吹笳奏凱頻已拔淮陰爲大將又收卓茂牧斯民京東轉運庸非福細柳將軍機是眞過境飛蝗齊效順功高豈獨掃煙塵

晴川烏閣面江開焦土不堪首重回城上啼烏隨處集樓中去鶴幾時來園閭惟望興黃澤宇宙何多桑孔才南國於今喬木盡甘棠樹好要勤栽

採幹求珍著意尋愛才如命有誰禁不辭草澤頻三顧豈使神州遂陸沈整頓乾坤彌嶧漏增加山海助高深寄言巖穴諸賢俊舟楫無忘濟世心

古人未雨早綢繆何況觸山傾不周鼓動昆明池水涸馬騰回乾陣雲愁（時羅南卡倫各有警報）粗安縱使紓荆禍多難能無抱杞憂太息羣疑戎事解軍中誰是范韓儔（曾少司馬以憂國聞）

行軍司馬杭瑣戈入蔡成功夜擊鵝翎統授官先令長杜陵憂國託詩歌催科自覺勞心最落筆人驚奇氣多儒吏早膺富路薦賓王不必藉常何

倚樓看鏡自踽踽敢有豪情弔望諸不吏豈曾諳計簿爲儒卻喜讀兵書半身纔覘磨何補一割鉛刀用已疎欲作解嘲嘲莫解論文或可似相如

不見五陵車馬肥河山風景已全非扶衰祇在綢繆立養晦休敎名譽歸王令那堪持手版沈
郎漸覺減腰圍老當益壯吾何敢吟眺猶能逸興飛

胡中丞奏請減漕畜而有作

皇帝七年秋楚賦斂溢額酌損定中制新令削舊册萬民感且泣自天降膏澤羣蠻首負山戚
戴我公德公來撫楚邦駐節問民疾國有惟正供弊竇所當剔是時冠在垣蛇豕方薦食公曰
緩須臾先搤羣盜迹負嵎據江漢逆黨四侵軼一舉扼其吭壓城而立壘兵備不足用健兒應
募集每戰殪厥魁蒼頭起奮擊戈艇橫江干拍浪飛彩鷁礮聲賊膽墮青天走鼉鼉岸上虎頓
白水中龍鱗赤殘魂釜底遊偷活常股栗螳臂豈能支斷脰若山積兎脫疾東走喘汗不敢息
摧陷楚境清民始遺鎌鎛喜見武昌城吾戴吾頭入擧體願公留活我溝中瘠道事在溝陽猶
居吾肘腋貍貐飢噬人尙須防豈逸諸將受約束果勝或輕敵棲船下黃州曉角江天碧小醜
復跳梁望氣一軍墨孟德聞賊多據鞍有喜色聚此以殲將不復顧楚北臨淮營河陽思明何
敢逼楊僕領水軍當道鳳子匿南北互犄角連山排戰格軍事部署定公歸理戶籍農夫紓歲
勤獲此米一粒青苗不忍傷蝗蝻猶惘惜（是歲蝗不傷稼）瘦骨腐殘脂惟供吏飽喫魚肉置刀俎睽哉

莫爲卹痾痺在我身拯之如焚溺織人益其間安能測鬼蜮吾惟頒成式較然自畫一寮戒晨
拜疏民命爲懇乞天子曰俞哉撫綏乃爾績爰宜上德意書符下郡邑令出無反汗猶吏皆慄
惕編氓蒙寬政歡如重負釋下農尤忭舞三冬得啜日公家有程期輸將往宜急父兄相勸勉
不勞追呼役筐筥載錢米奔走側氈笠謂民多頑梗來者何絡繹請看縣官倉門外紛鵲立始
知賸蕩恩必待大賢出太華插天高巨靈一掌擘百年深痼疾崇朝霍然失山移案不動命吏
勒諸石民痛公撫摩賊嘯公攝滁望之若天神呼之爲生佛細柳漢條侯甘棠周召伯能舒楚
國難惟以剛柔克賤子來田間春風侍座側白頭不從戎代食實蔡補願採輿人歸陳詩達棠
敭寸逵撞洪鐘愧無如樣筆公貽蒼生禱所期思無斁敬告諸長官民隱須勤恤

贈吳貳尹兆熙

昨來蓮幕裏季重喜相迎書是羊欣秀神惟叔寶清銜新初被鳶年少早知名聞昔黃江夏青
燈一卷橫

宿府

笑我白頭趙幕府被人喚作幷參軍羽書夜至挑燈視書鼓晨撾伏枕聞未必阮陳工草檄敢
輕絳灌太無文涓埃莫效留何補歸去閒看隴首雲

同曾中翰耀業何明府忠駿登節署吉輝堂遣眺

烽煙不見楚王宮井里蕭條在眼中天末帆檣出寒霧城頭鼓角送高風雕甍畫棟灰空撥腐
水殘山氣尙雄今日含輝堂上望悲歌齊唱大江東
飛鳥斜陽漢口晴梅花落盡笛無聲幾時民物蒙休養如此江山耐戰爭共說老謀惟據險定
知天意欲銷兵與君約取平吳日同上高堂酒滿傾

詠史

紛紛餘子不須論握手相期古誼敦漢後英雄王景略周時循吏鄭公孫令行必藉風雷力法
立均霑雨露恩惟善操刀誰使割空敎被褐謂相溫

感懷

江漢滔滔喜再清臨風獨立俯荒城興亡不管惟山色人物亂淘是浪聲莫道元龍貧豪氣猶
來阿虎有凝名時舉自覺歸田好除卻南陽何處耕

不眠

無端野鵲集階墀欲向庭柯借一枝縱使實王收駿骨那堪老驥臥櫪崎嶇仕路常懷刺落
拓詞人浪賦詩夜不成眠窗月白聲聲衙鼓四更時

世界

世界猶然破壞餘雍容揖讓鬼神虛千秋秘訣能僥倖一代高才善補苴芻狗空陳今日法犧
羊欲去古人書相逢不敢輒開口惟說武昌大好魚

幕夜

浣花草堂客何時入幕來縱談更短燭索句撥寒灰郡邑誰儒吏江山幾霸才眼中人老矣夜
坐月銜杯

歸思

無田負鄴欲何如也傍龐公結草廬隨意山中看射虎有時橋上喚騎驢吾曹所恥非貧賤豪
傑自知多瀾疎隱几思量歸後事瓦盆溫酒課兒書

歲暮

禮賢鄉大夫好客魏公子此道棄弁髦榮阿臥不起卓越惟宗英位高能下士殷勤介從事相

招書一紙黃金築高臺將自郭隗始汲黯性簡畧長揖階前咫遇我以國士伸我以知己斲輪無長技獻芹覺味旨捄茲蹄涔流益彼滄海水常抱歎歎愚錐穎處蠹底設醴禮宜然素餐良足恥爲君成令名亦自葆素履蹩躠在籠中何如山梁雉采薇乎歸來歲亦云暮止

幽懷

治亂公卿事幽懷不自禁數行憂國淚一片愛才心鬱鬱松柄澗青青苦在岑男兒抱忠義豈必受恩深

漫興

出山泉似在山清寂寞情懷揚子雲老不如人惟健飯才非經世偉能文敢當簪館頻加禮尙可摩崖一紀勳自有侯門長揖客至今猶重大將軍

潭潭曾向府中趨世事浮雲變態殊能吏每嗤儒術拙達官偏說宦情無欲傾肝膽誰知己如此鬚眉自負吾歸去梅開拚一醉又傳詩句落江湖

夜

翠動夜深息山村戶盡扃四氷生古硯缺月入疎櫺酒意擁衾覺書聲欵枕聽鄰翁望豐歲時出看農星

野處

野處妙於靜山中冬日長閒情對木石韻事話農桑鳥鵲分高樹雞豚聚夕陽田家新酒熟翁媼說先嘗

客至

風雨客來慰寂寥西窻夜話燭高燒賤貧何事憂天下遲暮還期福聖朝愧我散才空自效如君壯志豈能銷山中莫笑無兼味塊磊端宜濁酒澆

尊前君且破愁顏鐘鼎旂常亦等閒人世升沈隨宦海斯文絕續在名山羣公自許皆羊杜當代豈宜無馬班出處卽今須早定鏡中雙鬢已斑斑

除日戲題

左把梅枝右柏枝鳩車竹馬太兒嬉三分愚蠢二分福莫向街頭喚賣癡

迎春意似延新友守歲情如念舊朋我藉讀書作君伴夜深手自撥銀燈

元日試筆

雞聲鳴不已密雨灑清晨窗外盆梅綻田家覺酒新春風吹野草王道始鄉人花插兒曹輩老夫惟岸巾

畔領安州同務不赴

命辭大府徑騰踔馬岩堪頻著鞭多累亦憐無舊業不才未敢遽辜賢自知潘岳宜閒地何況馮唐非壯年祇有山中容養拙從君乞取買山錢

贈沈刺史亨 戊午夏鄙武昌知太守之招襄闈試客同事者五人館於西院之五福堂事竣會卽有貴州之行匆匆未暇所懷適沈刺史以扇索詩賦此寄贈卽以誌別

齒頰津津試院茶案頭積卷倚窗紗關情最怕珠沈海著手眞如金煉沙自信虛心常似竹敢矜老眼尙無花與君記取論文地五福堂前畫鼓撾

海客來行 海上來者非客也亦不可得而客也然既客之則亦客之而已矣作海客來行一首

世間怪事那有此海鰍來飲江漢水沈漢滔滔南國紀入我腹地五千里三吳門戶失管鑰遂令鼠竄其尾蠻觸蠻雨塞海疆規伺內鄙詭互市節相才高度尤宏陰陽陵犯能變理不速客來敬之吉豐其食犢加殊禮武昌鼓吹聲沸天享羊燔豚胹筋鯉富頭鬼坐茹開花以手擘食棄杯七腥我籩豆腶我筵俎宜爾爾漢家天子在雲端公輔去天不盈咫屈尊降貴宴夸舟從官義戟拖青紫有肉如陵牛禹體有酒如坻水作醴昨日何豐今何簡强笑不敢投箸起一揖而退色猶驚八座歸去鄂城裏江干觀者若堵牆中有耆老獨垂涕日南歲歲來獻琛館伴接之揮以指鳥夷與我送主賓二百餘年未見是登高眺遠旁無人楚山楚水入篋底漢官威儀肅且都唐突傖奴一張紙至非無因去有由四輪踏波舟行矣武皇射蛟卻雕弓四夷不暇鞭箠使卓檄驅驅遁逃忠勇誰如韓刺史君不聞羊城壯士卷戰死悲風颯颯大星委屠戮公卿机上肉達官不怒百姓恥君不見楚疆連年困封豕那堪開門揖蛇鼉使船如馬莫之止鱗介冠裳自茲始

過月湖隄望漢陽土城

隄斷長虹落風吹戰血腥饑烏啼廢壘疲馬臥荒亭草蔓不成綠山晴猶自青漢南冠蓋里耆舊半凋零

漢城小如斗蟻附一呼閭毛賊汝何物高憑大別山鯨吞金口渡虎踞鐵門關楚北咽喉地榮墟未可荄

西湖

紅牆綠樹梵王宮楊柳樓臺夕照中可惜西湖好風景祇今贏有幾漁翁

後湖

昨來湖上聽笙歌羽換宮移可奈何一曲琵琶齊下淚天涯商婦恐情多

冬至日探梅遇雨

梅花無俗韻老幹態愈古愛此出塵姿往探郵厨墅仙葩孕蕾深香凝寒未吐天心微茫間春氣結一縷我行復徘徊雙鵲踏枝語消消横頭雲歸路澀細雨

看梅二首

山中何所有有此寒梅樹扶笻步遠郊喜與我友遇老態出妍姿冷香含生趣偃蹇亦可人臨風影自顧空山教古歎別有相賞處羣兒競桃李嬌紅綻春露

此樹何奇古非松亦非檜蟠屈如臥龍鐵爪出樹背跌宕香海中春氣與之會高格壓衆芳培壅遇泰岱抱質柄山嶽獨立塵埃外東風吹我衣無言靜相對

己未歲元日

紫陌雞鳴欲曙天侍臣衣惹御爐煙建章宮裏頒新詔宵旰勞心又一年

寄旂綵仗出郊東帖寫官春吉語工我願煙塵齊淨掃人間無處不春風

述懷

甲第開康莊何心希殊遇歸隱買青山又苦無其具借問七尺軀置汝於何處宛邱更三司多爲周禮誤補救非無益旱苗得薄霖渭波入涇流會須拂衣去佐郡本閒官并州祇射雉局促轅下駒豈足舒驥步青青司馬彩亦殊少宦趣飛龍憑尺木四海霖雨注汪濊萬物蘇神功歛手住蹉鼠飲洪河鵜巢高樹腹飽尚何求枝柄豈他願人爲天委蛻小大隨所賦在約非缺乏處豐豈饒裕吾曹小異人惟此恢廓度八荒羅庭階千秋積朝暮太上期不朽草木恥依附我惟隨遇安天自因物付偉哉造化鑪冶生資陶鑄

上巳日賜內

今朝上巳日是卿初度時忽忽六十至結縭未及笄念卿幼善病晚復經亂離何幸此身在中饋藉主持六十今已及七十非所稀堂上無姑婧奢母稱亦宜好爲庚申守內人以庚申歲生莫道甲辰雌孟春我于役身爲王事羈綵衣未拜舞子也迫試期吉日逢佳節如之何勿思破鏡飛上天鵲砧自外歸呼兒進厄酒厄酒毋復辭一言卿靜聽非徒祝嘏詞阿姑不事事弄孫惟含飴菱草樹北堂偕老或庶幾憐卿卿自知兩鬢各如絲

舟泊黃州同喬司馬及鄭三往遊赤壁

一葉帆隨落日收齊安城外泊扁舟煙凝蔓草殘碑臥（碑無字者）浪洗平沙斷岸留風月大非前赤壁江山可惜好黃州洞簫何處尋遺響惟有悲笳出戍樓

當年一戰走曹公唱到銅琶氣吐虹蘇子如何爲小吏周郎畢竟是英雄漫論烏鵲繞枝外且喜鱸魚得網中（得鱸項短一尾）斗酒與君期共醉不須橫槊向東風

題胡祠部大任滄海龍吟圖

廣陵不傳古琴操孫登強作蘇門嘯人間箏琶日紛紛蒼蠅聲出蚯蚓竅扶桑之東朝日升海水盪碧海山青青山不動水無波中有神龍時一吟潛虬出聽瘦蛟舞鳶肩弧矢畢罿罻金石聲中雲霞飛兩驪遊戲雙珠吐神物變化一掉尾萬頃波濤入綠綺不知在田或在淵指下風

捲蓬瀛水大含元氣小入細霖雨裳朝蒼生濟聞君之曲知君心披君之圖識君量我有七尺無絃琴聽之莫能聞其音蟄龍夜臥海雲深欲鳴不鳴恐人驚願從成連走滄溟乘槎一訪方子春

新歲

忽忽梅開花滿枝梅開又是早春時宦情閱冷人常笑老境增加已自知偶向青雲舒倦眼每驚白雪入吟髭於今祭酒推荀況婁尾一杯勸莫辭

書癡我亦覺冬烘舊歲新年大抵同時事關心望雲物古人著手即春風幾回定遠悲投筆昨夜昌黎戲送窮屈指臣生己周甲不堪常作老雕蟲

君不見

百年寢兵兵積玩走馬作勢不敢戰將軍下令募健兒殺賊勇爲諸軍冠誉兵歛手脫戰袍部民傾貲輸錢刀兵氣日餒民氣盛惟有健兒橫且驁藉勇之力以禦賊養勇之費當破格豈知冗卒執冰嫗依舊月糧如其額度支告乏徵兩稅東南民力竭矣未本實將壞能無憂尾大不掉亦可畏諸公平賊反掌易賊平此誉置何地欲擊健兒隸標下嫌誉之士能盡痛我有一策

陳大府請君招勇取之伍時移勢奪廬化鳩貫重命輕鼠變虎攜槍掃盡凱歌還新隊即以復舊班牙兵無由踞魏博戍卒何敢叫函關唐能殲驕用蕃卒子女淪入腥羶穴有明練餉銅鄉勇潰池弄兵中原裂涓涓不塞成江河何況陸地已揚波曲突徙薪爲上策焦頭爛額可奈何君不見官勇咆哮如虎狼可憐百姓爲猪羊餘民毋使靡子遺圖之宜早謀履霜

苦雨

到門一笑故人來來問山中髯秀才觀史粗能時務曉作詩不禁老懷開爲天所恕皆庸物舉世咸驚亦淺材他日鏡湖歸計遂期君同築讀書臺

遣懷

吾曹只合住巖阿苦被饑驅可奈何不敢妄求知分定未能無累忝才多長沙小過惟流涕老杜愚忠時放歌避世金門人莫笑朝衫我視若漁蓑

卜居

乾坤如此大我無三畝宅昔賢誠有之抑豈謂非厄鵲巢栖草草蝸牛舍窄窄朱門非所望庶幾構蓬蒿縱無買山錢於鄰亦須掃黃土墻四周短籬繞樑棟屋角宛如金中磨或有雙野居

棲而完亦無取侷仄門前對青山屋後泉聲徹槐柳四五株雨之以竹柏峰青坐擁青綿讀歐陽公集

窗北誦易一爐香題詩滿硯墨環堵聚妻孥閉門謝賓客灑掃去繩塵聊以容吾膝雖非諸葛廬頗似維含室此願未爲除求之或可得

嵩陽寺（咸豐四年寺燬於賊）

山居七八載始到嵩陽寺兩峰相對青左右爲環衛勝絕招提境幽深含道勢入門俯雙池池洪浸寒翠我欲照鬚眉恐驚龍睡覺讀殘碑經始自唐世遙遙千餘年知圮幾興廢今爲瓦礫場昔時金碧地高竹入天綠萬竿盡燒薙山靈爲我默胡不盛時至

我聞鍾陵子讀書此寺中欲尋香積草不復見遺蹤國朝景運肇鳴者曾爲雄克獻文中虎惟公其猶龍餘子信越儕低首隆準公渾然元氣含華山仰岱宗我生後百年徒友景英鳳才力雖不逮攀香在南豐飛騰愧前鑒霜鬢已成翁伫立風吹衣筍輿下碧峰

過古觀

深山撥雲行雲拂我衣檐獸饑羣牛掩乃是古觀門階前數松檜車蓋何亭亭東院尤幽邃推戶戶不扃中有一道士坐誦黃庭經不知何冠服雖髣髴覺非恒舉手與之語不顧亦不應僊變乃如彼或中有過人卻立一寄齋說譯相因仍始默高座者無與於斯文欲起敏彼痴將毋惡且瞶含笑出門去一路山鳥鳴

晚眺

晚來登隴首野色正蒼然落日下平地斷霞飛半天犬聲隔曲溜鴈影沒寒煙幾望驅黃犢雖歌白石篇

山中元夜

元夜月灩灩今夜雨冥冥見雨不見月作弄乃浮雲豈知月我友雨亦非惡實耐月目成色雖雨耳得聲檐瓦落珠敲亦足使神清虛室自生白何必金波盈銀花開不落姍漫讀書燈前屋洽幽賞酌此玉壺春

簷滴聲未歇淫雲當如墨開門出看雨舉頭見皓魄舊雨月不來今雨乃月出珍重錢啟奮慰我相思夕徐步傾城姝後至上座客清輝入懷袖良會不移隔一酌雨可喜再酌月又得山中值元夜清景多所獲

讀史

佳兵不祥器況乃縱貪財餌敵富無戒輿尸亦可哀千戈常自畜金玉不能買求將得廉恥（社詩作廉恥將）妖氛一掃開

圖畫麒麟閣封侯百戰身豈期謀自己所慎致於人天道豫常全兵機遠以神倫神書戰勇諸葛著綸巾

野老

野老談時務翻令笑口開貴人工養度造物倦生才富事圍棋局幽懷付酒杯黃金不虛擲揾首望燕臺

編次舊詩

達官不作作去聲詩人我自拔吟我自評豈謂雕蟲非小技卻欣刻鵠已粗成不知何故老將至未免有情身後名拋擲黃金休愛惜天教著述屬虛卿

文章光氣壯山河鳴盛起衰纔不磨始信出羣惟大雅可憐相賞是誰何一邱藉棄古今共感路羊亡同異多拚與兒曹覆酒嘗老夫未肯輸詩歌

桃葉觀察名澄

高歌慷慨動梁塵常愛季方笑語眞故宅已爲新甲第吾鄉又沒一詩人尺書雙鯉空回首未斗酒隻雞倍愴神亂世達官何足惜悲君堂上有慈親

東蕃

浮雲散吳會車蓋一時傾陽羨田無主蘇湓鹿自鳴陸沈晉州郡揖讓漢公卿羣賢請東臨淡辰亡二城

與霸本羣盜歸朝屢立勳捐軀殉一戰瀘涕運三軍討賊期名將知人惟大君近聞料楚卒羽檄日紛紛

閩邸抄

尚書旌節指吳門參贊儒生承主恩江左豈無齊管仲衡山又召李長源果然特簡由公論應有奇勳答至尊從此兩賢運籌莫教景略避桓溫

有客

蟄蛇不可禁附膻亦能豪霸府無資格蕃生擁節旄羣情傾管樂鄉誼重蕭曹有客吟棠父風前白首搔

遺愼

蠻煙蜃雨暗天津捲地驚濤起海濱知有王侯同敝慨聞諸道路已蒙塵縱敎羿惡入南斗依舊衆星拱北辰將士傳觀哀痛詔九重灑淚降絲綸

讀史書感

哥舒敗潼關明皇西幸蜀烏啼延秋門倉猝辭黃屋父老識龍顏道旁進豆粥慰從無關車君行何其速都城纔不如堅守力亦足詔趣勤王兵餉觀揮戈逐至尊今歲塵九廟將帥鳳陵情甚叵測行矣愼魚服蒼兕叫大野穹廬風雨廟但期早歸來敢言社稷辱天子下殿走敵强亦宜避所寶固守臣能膺腹心寄恥爲城下盟誓言以國艷忠憤起衆懦天驕爲奪氣哀哉宋人愚以款爲金餌朝進賤和書暮遣鼈兵使異類何知讎臨敵乃去徒遂令雙鳳闕浪湧蛟龍至青瑣橫戈鋌紫禁樹旗幟金甌擘奧區一朝遽墮地尺土不與人神京忍輕棄北門失鎖鑰銅人齊下淚鴈鳥僨機事庸臣誤國事人謀實使然食日由天意

秦作阿房宮漢營太液池建章戶千萬樓閣何峩峩六飛幸驪山事清蹕晉時溫泉帶鵠石碧峰枕孚寬斑斑一角獻灼灼萬年枝十洲連三島天移入皇畿雖鳴紫陌曙直遣車馬趨冕龍

胡氏遺書　尊聞堂詩集卷十四　五

泣丹陛劍佩拜玉墀上以暢哀遊下亦崩朝儀豈知虜騎來一炬成焚土天方授鳥夷敵融不能拒一舉火咸陽此罪浮項羽列聖此懲依應懋行在所日暮經昭陵晞望淚如雨

東遷平以徵南渡宋遂弱過江馬化龍典午疆益削孝獻幸許昌命惟曹氏託拓跋東復西寄生無處著循轍車輪轉移根木葉脫君看唐宝亂安史與蓽菘翠華返西京郭令定大策元和天子起四征王怒赫武皇平澤潞宣廟收河北中葉勢能振不棄祖宗宅此豁叔季事誚宮三代前少康復舊物祀夏配皇天逸稽雖跳梁掃除風吹煙車攻鳥既同石鼓頌周宣雖伐玁狁猶豐鎬未棄捐中興有二后萬代仰其賢

羆鷹行

白鷹如雪西飛來黑鷹如雲去復回仰天欲射無長箭海上處處呼鷹人細筋入骨頭帶角命傷嗚倨鷂與鶻飛而擇肉意未厭搏擊更造沼天惡萬里扶搖大鵬雖朝遊崑崙夕遙蓬飢附飽颺不與較撮宇羣鷹如慈烏以賤淺貴小加大南溟突入北溟界百年巢成一朝覆可憐鵰雖避塞外是時羣鷹集鳳城駕鵝秃鶩相喧爭太液飛盡九皐鶴建章啼救百嚇驚鵰鶚鵰鶚鵰毀我室風雨飄搖乘我隙垂天之翼一怒飛汝肉腥臊何足食寄語惡鷹毋作惡天孫到處封

猥落何況羣雖粥粥來看賈將爲乾于雀

郭渚雜咏

此錯誰爲錯殘棋不可收棄軍寬馬踱堅壁誤侯大敵須能勇奇功在好謀新安好山水黯黯暮雲愁

八千吳子弟項羽起江東羣卒百羸戰元戎一掃空胝人飢虎最射影短狐工太息規爲瑱誰知曲突功

帶城蒙蜃氣古塞直狼煙矛戟何時作鑾輿猶未旋羣公惟坐鎭天子自行邊搜索黃金盡荒蕪莫問燕

山海神京壯車書帶宅第遙聞燕父老泣望國都門三輔憑河北六飛駐太原長安歌舞地先爲距躍奔

堅城兵久頓寇騎隔江游已見趙湖口空談進石頭扇偏臨敵卻箸莫爲人籌齊康得官易殊恩尙未酬

箭激輪波轉長驅腹地探合流此江漢雜處有人禽薄蝕妨儒術包蕞祕禍心白頭灌園叟長嘯入煙岑

軍謀與吏治都在簿書中國恥今如此官情大抵同收京望北斗吹律重南風走馬催征鼙瞥民力窮

馭衆惟刑賞況官危急秋朝庭憂寇盜公等快恩仇忌器偏投鼠彈冠乃沐猴溝陵有飛將何處覓封侯

霸朝惟右武季世最輕儒士卒驕於子官曹賤似奴可能作功狗未許化仙鳧第一平生恨頻年飢我軀

湧日消殘雪抽刀斬亂絲猶期遲暮歲一睹中興時將勇無奇提官廉有重賞始知平賊易難去篤人碑

書局事竣將渡江歸爲風阻數日

歲晚不得意暮傭投筆時江河如此阻風雨亦吾欺杲杲日將出行行歸及期山中飽飯後去看早梅枝

喜雪

窗紙生虛白閉門雪亂飛農人勞望歲遊子願還歸客久忘情減天寒酒力微明朝戒行李一

葉挂晴暉

設官

設官胡爲者天爲斯民置有民始有官擇賢事其事帝命吏牧民豈曰民奉吏勢成理漸塞權重情以肆江河日下趨久遂昧所自民莫望上仁官日賈下義民愚義云何官曰義卽利竭汝脂與膏受大不捐細予豈不汝憐爲吾子孫計緩將血汝膏妻孥并收繫追呼怖殺儳持檄來惡謀資絲毫寒冬纏穀帛飢歲居奇富家兒貪狠助虎噬關吏權商賈密如織之比網羅布八垓魚鳥將安避官曰分宜爾正供敢失墜既曰分宜爾吞聲但下淚窮檐酒漿空朱門凌晨麗司牧昭牛羊毋乃非天意太阿既倒持天亦悔誤畀自從喪亂來屠割如狗彘或者天降罰假手於凶類高后作丕利厥躬自速戾我欲叩帝閽惜無晨鳳翔

作客

雞鳴不知曙風雨何蕭蕭世路艱多阻歸心近亦遙此身常似寄作客亦無聊悵望北平北邊城寒雪飄

苦寒行

晨雪影壓窗夜雨聲滿枕庭樹著花檐氷石迸筍羲和走且僵抱燭龍臥冷極餓陽氣藏陵陰寒威逼寒至豈無因寒來一何猛虎豹遁深林聲嘷不出物鴻鴈雙翅垂悲鳴鳥道梗老夫衣敝裘局促鶴縮頸强起擁被吟凍亟時自吠銷愁復銷寒得酒便欲飲因念軍中士指墮良可憫捐循如挾纊啜氣生俄頃龜手藥在囊草檄纔磨盾夜入翰鴨池豈能枕戈寢北風吹短髮東望時引領諸將能成功受凍吾亦忍

雪中憶梅

山中老梅樹奇絕不能兩歲幕結殷勤芒鞋踏葉響併徊花之間無言得眞賞縞衣今未見漫天雪如掌梅花應我念兩地同一想耿耿歲寒心今豈異於曩解凍扇春風策杖吾將往笑語孤山翁舊雨約未爽

除日

斗轉星回時序遲微茫春意在梅邊陰陽交代將除日治亂疑猶未定天野老相邀卜來歲從官何處賀新年不知雙鳳城南北今夜誰家案管絃

移居

先人有敝廬乃在漢之陽賊奴一炬焚惟圃半堵蕃今日剃榛墟昔時茲蹟棠棗我高陽里挈家遠他鄉他鄉非異縣住久情亦戀寄巢春日鳩如客秋後燕信美非吾土介石畿先見轉徙不越境移家之蔡店蔡店漢之陰林鄉有故城去國作寓公就屋倚主人胡越不識面同居且相親彈鋏歎無家世亂多黔辛何事常黔辛天子尚蒙塵翠華臨幸地未卜晉與秦桐珪彙親貴揖讓狎介鱗鐘鼎豹未定休論草莽臣

去奴復還

汝去何所嫌汝歸又奚懇問奴呼奴前未語賴其面主人甘清貧有官不謁選居此殊鬱鬱新喜增故厭遺馬麗且鮮執鞭實欵款乞爲侯門奴僮僕莫肯薦曳尾喪家狗側翅回巢燕熟心前路奢安想窮途變情愧謝主人舊累幸勿念附炎情所同集枯人誰顧朱宿仇誰乖重門貿客遠掉頭去不顧決絕弦發箭親舊有爽約何況此微賤昔去雖憤憤今還尚拳拳皆醉然其然獨復怨勿怨貧富命自天汝無多所艷憲馬駕高車於計亦非便仍作籠下養爲我具晨饌

鄧村看梅余將移居矣詩以別之

不見令人思既見令人喜蒼然骨格奇開花一何綺爲賦憶梅篇詩思清於水香風襲衣袖縱情無已我非山中人偶向山中住翩翩姑射仙壓外知己遇遲明將移家煙波一棹去去後何所思空山梅一樹

再往別梅花時花盛開

已去重來意未休難拋此樹復勾留苞含元氣根蟠領袖春風花上頭惟我尚能同臭味除君誰與結綢繆塵埃物色非容易卻爲梅花別後愁

短歌行

探入一截全軍覆公然萬里據我腹據我腹心餘我肉臥褊之側鼾睡熟箏柚短衫髮曲局指揮華人如奴僕江漢水腥不可掬眼看喬木沒幽谷嗚呼漢廷乃無一男子誰爲武皇刷斯恥

將卜居蔡店因兵警不果遂挈家之麥山丁灣感而有作

古人儻攸居卜宅期其吉今我遽集此乃爲寇氛逼幸有吾黨士亦足共晨夕麥山連九真對我若拱揖湖之水悠悠波紋細如織烟郭多釣人名姓漸能識晚食雖無肉魚有舫與鄧古今共邱貉貧賤處稱益乾坤一遽廬豈必擇所遘容膝亦易安所願蜂蠆熄堂堂六尺軀而無一椽庇鶺首猶翹賜何惜數畝地菟枯隨所遺未必卽天意嗚呼昔居官懵懵鴻迹偶寄移家麥山湖鷗驚宿沙際鹿門龐公柄濮西杜老秫昔賢所經過後人每瞻異麥孚苦播遷湖山喜點綴未知百年後行踪誰爲記鐘鼎今已矣此風或可繼

野眺

戎馬爭何急湖山景自幽荒祠倚獨樹野渡有橫舟久客能無病微官亦可休春風緣底事不解旅人愁

憂寇

羽檄西馳近若何木蘭山下士橫戈軍中昨又歃秦讎（屬後好細）帳外今應唱楚歌安得奇兵率貔虎並教快劍斫蛟鼉諸公疾廟門庭寇莫信天驕已請和（官軍與賊相持圍寇退拍江干若不知有此事者然）

親耕者

野老不憂國何爲望歲殷時艱輟弦誦寇退急耕耘天意宜今悔民生自古勤雜南多健少稗未競從軍

戰氣

風吹戰氣滿山河江北江南烽火多不解平吳求劇孟都因用證陝鹿顧中原逐鹿今如此楚國亡猿後若何佩瑤酒漿齊告匪請君試聽大東歌

隴上

春生菽麥不分明每過東菑卻有情秋馬踏泥來去跡桑鳩喚雨短長聲國家大利惟耕種海內承平無戰爭我願鋤兵作田器勸農時傍杏花行

遣懷

風前競秀林花發雨過相呼山鳥鳴老驥文章皆自力暮年親友最關情幾人能遣廬中藁

貴無稗身後名但得小園共栖託滄江閒臥庾關成

讀左氏傳

異哉魯以忍爲國齊取汶陽歸不得豈知費菑東郊開濯征淮徐獻其鹹平公近女趙孟儳楚圍遂盟東諸侯豈知城濮一戰霸彤弓虞矢揖王休介居兩大蕞爾鄰駟良交爭國不戴外抗强藩內撫民伊誰之功僑爲政殺函既敗楚結秦晉欲通吳使巫臣天子之守守四夷諸侯之守守四鄰師克在和不在衆虛衷下聽與人誦不備不虞不可師治兵中原寗莫知國家之敗官邪耳亂之所生已以禮願以此爲百官箴惜無辛甲作太史

郊居

地僻無車馬幽尋引趣長蠻飛夜雨碧鷺過夕陽黃野水不成渡山花隨意香閒居足可賦惆悵是他鄉

釣船

風吹紅雨繞桃花一葉扁舟儂作家近日公卿議田賦釣船卻是好生涯

雨後野望

田家望梅雨過綠痕肥遠岫收餘霧平湖逸落暉戲魚驚網羅飛鵲護巢歸芳草天涯遍王孫久與違

夜

夏夜何曾短不眠涼意侵幾回看月掌（時連夜月掌）未易識天心帶露花如醉先秋蟲已吟聞聲亦能舞無奈石雞喑

雙飛燕篇

雙飛燕尾涎涎胸前有紅襟脚下無絲銜泥成巢巢誰家頻來我室情何戀我亦作客非主人豈必公子時相見露井碧桃花亂飛記否歌舞昭陽殿王謝堂前草青青不是海棠舊亭院茅屋柴門且栖遲新雛學語亦足念莫問鬱金玳瑁梁海國鳥衣滄桑變君不聞魯門爰居今避風殊甚之鶴栖林中

讀書歎

西郊獲麟尼父徂緇帷杏壇生棨戟出爭力已孤衆說離經壞其邪旁徑夷塗歧所趨衮衣繡裼相對吁拔戟成隊周諸子鋪糟啜醨漢羣儒平遂培喪生松柏班范依樣畫葫蘆可憐

賈董揚馬匡劉韓杜鑿枘鉏鋙倒紫鳳與天吳豈惟今人不如古以古視古適各珠陋儒讀書不知道掇拾雖勞徒區區黠者摹擬拙者瘏不爲優孟卽穿窬水有東海地之圖星有北極天之樞睦爾斷港燔火胡爲乎不此之求將安須壯不努力老已齒念此使我汗漫嘳

兵者

兵者民之蠹民窮兵亦飢幾時翦翠盜十載老吾師左大雖無咎長圍豈易支古人重拙速戰士爾何遲

此聲

此聲宜高閣誰令將大車滹春影淨愈木蒸豫章虛滿目新茅井回頭舊草廬西江失右臂恐及武昌魚

水鳥

萬物各有託所居雲水鄉不隨啼鳥逐祇爲得魚忙風影蒸孤艇波聲上夕陽白鷗自高潔獨立避漁莊

課奴種菜

下馬入園圃養晦英雄器幼安自鋤菜王侯懶不事我亦從茲役豈其有深意世亂棄微官艱難拙生計主人念我貧分以宅邊地老農愧不如學圃從其易欲得菜甲肥荒穢宜勤薅睦余膂力愆灌溉課僮隸朱門酒肉多冷炙殊寡昧侯鯖雖珍羞睦來亦短氣自慙閑中蔬飽食足安睡養生宜淡泊敢曰明吾志

種菜如種稻既種期其熟物生各有涯豈能使成速長養以俟時惟宜去非族朝雨抽嫩黃夜雨滋新綠青青朱其裏斜陽照荒陸秋隔猶未來已見紅蕤蕤暖風吹涼露瓜豆採可掬蔣花不療飢糊菜殊不俗甘脆有餘馨良由生氣足天地無所私萬類皆亭毒

重五日同丁生玠爽及兒子經小泭湖泛舟

我始來時湖水窄鴨頭新綠波瑟瑟今日湖水高蹴天其氣欲吞雲夢澤漫笑杯湖日泛舟舉參兄弟漢陂留髯蘇攜兒聽石鏡我亦乘輿欲一遊丁生刺船打兩槳兩槳不搖風吹上斜陽欲下不卽下艤蝶輕陽隨來往兩岸蒲葉翠翻風山村不見榴花紅香羅角黍無消息明皇已去驪山宮江漢水連瀟湘湖龍舟戲渡歌且呼畫船簫鼓空想像惟見漁艇如飛鳧世事茫茫無復道且算落日放船好有酒富貧況佳節歸去重數芳樽倒

觀鄉人逐兎

鄉人逐兎如捉虎大聲疾呼風飄雨鄉人逐兎如捕鼠宜羅不設徒手取兎一而已逐者十人行愈緩兎愈疾度阡越陌相喧爭俟忽之間兎已失爰爰東走復西顧狡兎怕與韓盧遇胡不喙犬乃用人人未舉足兎逸去功人始能馭功狗苟無功狗人何有我觀兎脫爲三歎蒼茫獨立麥隴岭回頭忽見高鳥飛手無良弓一笑歸

胡渥

何物老蛟一怒起雷公不敢割其耳風雨捲地波拍天使我田疇沒湖水昨日新秧翠如螺今日急浪白於鵝羣兒捕魚遊以嬉惟有老農喚奈何去年水至早稻收今年二麥碧未秋十日不雨南風大高田苗枯亦可憂縣官急催租所重在軍儲告災予大杖毋往血其膚正供不能緩吏復督樂輸但使民家有儲石急應官命非所惜君看矍鑠入洪流欲鯉新穀何從出

閉關

嶺上白雲自往還扶笻久立印苔斑僊巢作賦終投閣笑我無錢欲買山阮籍何嘗眞青醉安仁可惜不能閒頭顱如此宜休去松徑蕭疎日閉關

排悶

壁上滄洲畫椀中顧渚茶九節菖蒲草一樹櫻桃花樂意語雙鳥詩情飛片霞輞川多松竹杜曲有桑麻

讀後漢書五首

天下平無賊惟有民官之尊貴若天神潭潭公府門如海郎官出宰應星辰天下擾賊多民日少滿地皆官如野草太守印綬探懷出將軍告身一醉倒君不見庭下養中郎將燭羊頭關內侯當時授官官無算京師鼎沸中原亂

鄧生杖策謁軍府王專封拜能官汝鄧生不爲區區來計畫欲以陳明主上言延攬盡英雄豈有龍興雲不從漢成帝業仗三傑亞父既去喪重瞳經營非可以力爭今日務在悅民心君看入關除苛法父老皆欲王三秦又言天下爲重器此豈小才所能濟更始庸庸田舍奴諸將所志在富貴帝王大計數語定惟禹能言帝能聽兩漢功臣雖第一前蕭後鄧相輝映其餘諸臣亦人豪就中馮君識更高平賊功大心愈小上毒果請解節旄蕭蓼亭下進豆粥饑走譚沱麥飯熟願君常念艱難時小臣毋忘巾車學華飾爭功拔劍舞將軍樹下坐不語定策實爲高密侯此是起兵時主簿

富春灘中一男子身披羊裘釣飢饉貧賤之交那可忘安車載入洛城裏故人共臥足加腹客星急犯黨太史諫讖大夫辭不拜咄咄不肯相助理惟帝大度符高祖鄧禹賈耿皆國士君臣魚水握手歡致主磨虞胡不起豈知潛龍無用以爲用手張四維報知已東京節義高西京激濁揚清自茲始宦威交猾好雄與朶頤漢鼎覬以視扶持墜緒仗清議微公之力不及此黨錮居戮一網盡君子遺溷始斬矣吁嗟乎先生之風邈焉不可攀先生之功偉乎莫與比君看二十八將跡銷沈至今惟見蒼蒼嶺與江水

隗囂一丸封函谷子陽形骸若土木此曹輩蛙鳴井底豈其足稽天下士蕭王狙擊笑起迎遨遊二帝慙見卿一言相投肝膽傾非但君擇臣臣亦欲擇君中興諸將戰功多佩玉鳴劍聲相摩雲臺圖畫冠裁戟奈何中無馬伏波伏波將軍眞神人惜哉功成不乞身憲芍化爲珠與犀長者家兒誇官與君臣相保自古雖是貪胡爲老據鞍不辭馬革裹尸歸被此名沒能無悲鳥能擇木猶如此何論遼東白頭豕所以禹少游耿段行鄉里

東漢多名士黨禍以之起介石能貞申屠蟠鴻飛冥冥徐孺子林宗周旋陳李間不爲孟博亦

幸耳太邱之長荷重名非狂非狷愿而已卓哉管幼安白璧粹以完紗帽居士服不知有貂蟬勦桑理廢圖黃金貴同觀渡海自貢躬對客偶未冠三朝悔晏起十年木場穿遼東乘桴去周粟不忍餐淵源上接珠泗濱兩漢以來第一人當時惟有牛醫兒汪汪千頃乃其倫陋原自愧非所及何物華歆敢共席

觀浪

突兀奇峰雲勢橫平湖日夜怒潮生無邊後浪連前浪不辨風聲與水聲已見鮫波讓江海誰安鼇足奠遼瀋軒他漁父終朝樂然竹烹魚酒自傾

惜蠶

昨忽落數顆紛如葉辭樹翻落類下疎葉落樹頂露我聲長二尺常以紗籠護數筐相斜結乃爲彈指誤拔茅連其茹欲救手莫措與我周旋久其豪加禮遇俄頃不及檢一應令之去毛孔四海翻鐵錯六州鑄膂有一足藝孤立乏羣助其餘羣蠶者不得比於數脩脩改舊觀攬鏡日數顧老龍脫胡髯潛居不成趣余晚號潛叟主人意不怡有客慰且諭髮膚本所生顱乃其後傳短長聽自爲豈必有程度量尺固足嘉絜寸非所惡但生不復落將無能容處去者先秋零存者

保歲暮繼長將增高或且驗其故爲道玥日損達人當自悟楊朱重一毛禍裏慈歧路世亂憤
高談掀髯能無妬君看郗參軍一喜易衆怒我意已瀾漫客語猶聚氣挽襟起謝客君言使我
瘖

其雨其雨行

老龍噓氣雲勢陡捲地風來作虎吼南山雷起鼓亂扣雨師行雨車載缶農夫歎呼我苗活仰
天拍手笑張口風伯雷公相持久欲雨不雨雨師走風聲漸消歇雷聲無何有雲挾雨散如掃
帚依舊赤日背上負老農失望低垂首田中禾枯已八九聞說豐穰歲在酉不知天上有雨否
丁寧願語子與歸安排水車灌隴畝

紀事

御宇春秋富巡邊歲月淹變輿生馬角幄殿落龍髯四海同銜恤六軍猶戒嚴但敎耆俊在何
慮敵人覘

當壁闕沖子垂裳履至尊中興慰文考大業付神孫威命纍纍奮綸音玉几温五陵佳氣纔翬
首鳳城門

黃鵠歌

何處飛來一黃鵠野人呼之爲窮鳥高張兩翼如車輪欲飛不飛柄木杪鸞鳳飄泊誰汝撓何
不翱翔入天表太液池邊珠樹多錦茵鋪葬帶拖漢鯉鱠鮮美恣啄食人間豈無嶼與島胡爲
襍稚野田中鄰閎空留雪泥爪六翮黃成非偶然棄置無用殊草草鳥不自言代以臆人或未
知吾已了天生奇物難儕俗肯與雞鶩爭一飽下視羣羽何紛紛鷹隼貪殘雉鳴鴞十年戰伐
烟塵昏長槍大箭乾坤擾君看鵾鶴集翩翻回翔阿閣愁曲沼當其迎暉弄影時簸足要津計
亦巧風毛雨雪候忽驚歎樂幾日迹如掃稻粱膈戶安在哉始歎知幾不能早前者巢傾後者
來願此使我傷懷抱莫言升沈異雲泥何必甘苦分葵藜江湖垂翅避時艱此鳥非癡亦非矯
歲暮忍饑氣自厲彼之爲志不在小引吭長鳴聲遏雲露下風高江天曉

冬日晚眺

不知秋已老野色晚蒼蒼溪涸卻明月山寒戀夕陽飛鴉落牛背宿鷺傍魚梁我亦東皐望長
歌懷醉鄉

何問

何問爾公與爾侯滄江歲晚且優游名山事業爭三古亂世人才出九流媚蔥未工休仕宦著
書宜早趁窮愁高歌歌滄茫立納納乾坤一白頭

旗亭題壁

天末征鴻送遠音斜陽暖暖挂疎林饑驅欲短英雄氣醉賜雞翹上帝心客至惟敎茶當酒書
成誰解字酬金霸才無主撫何有閒向旗亭倚壁吟

遣愼

蓬萊山冠六鼇頭忽被任生一釣收能使勳門嚴北管敢移海市入南州閭閻頓失百年業官
吏閒看萬斛舟魏絳和戎爲上策空敎摹楷向江流

寄鍾太守謙鈞

治兵如治苗先務去稂莠理財如理髮絲絲期入扣紛錯不可紀萬緒歸一結所慮時孔懷三
是在魚須多餘賈自易無米炊何有古命糗料使今之糧食即古糗料使也必藉經綸手鍾君幹濟才重任
一肩負變通惟其宜節制慎所守良御轡如琴巧射杯置肘盤錯徵利器論薦洵非偶同出大
賢門我老柄田畝釜魚甑生塵待哺家入口饑驅不自愼蒿目亟黔首願君宏遠猷士飽馬騰

走楚蹇靜烽烟慰我山澤交賦詩致惓惓或可擬齎臼

冬至喜晴

運極數將轉天心看玉衡十年多難愁冬至一陽生寰宇回春氣老人望泰平梅花破寒出檐
際笑相迎

所思

秀才今已髮如絲老臥江湖何所思常怪讀書皆鈍漢可憐了事即癡兒旗開走馬烟塵裏燈
燼鳴雞風雨時我羨村農閒恨少桑麻坐話倚疎籬

冬夜

冬乃有養夜養燈寒自宵凝霜無滴露斜月讓翠星是日徵生明乞米空留帖然藜猶校經故人多
厚祿誰問子雲亭

詠古

淵明秉介節乃有乞食時賦詩屏珠玉扣門揣於詞昔箱彭澤組一官棄如遺五斗何足懇折
腰向里兒饑寒豈不愼松柏性難移君看杜陵老萬物入吟藥黃獨供半飽此生長餓託高歌

回谷中悲風嘯天末强移列幕俟故人禮不薄長揖歸草堂神龍謝束縛始知逸士儀難以戔戔度俯仰挹高風古人當可作

除日

忽忽歲云暮悠悠心所思吉祥惟善事負荷是佳兒補學能忘老儲才將待時今宵醉司命酌酒祭吾詩

湖南學使白侍御恩佑招余襄校感而有作以示兒子大經

梁鴻入越將歸隱王粲之荊亦暫依鳴鶴在陰期子和飢鷹側翅向人飛文推宗匠名何補老作幕賓願更違願語兒曹須努力長成羽翼趁朝暉

舟發漢陽

方作閒居賦胡爲又遠游乾坤無煖席風雪送扁舟日影揚帆出是日午雪晚晴瀟聲到枕流長沙才子地我亦暫時留

北風吹急浪前路問巴陵生計憑文字虛聲愧友朋誰憐永司馬强就蜀中丞他日湘南返應唾白髮增

泝舟行

我舟泝流南彼舟順流東我舟如上坂彼舟如轉蓬共此一江水難易胡不同榜人願余語渠舟得順風舟行藉風力不係揹與工明朝儻挂帆渠將收短蓬利鈍視所遭君無歎途窮風伯何愛憎天道豈不公我聞舟子語深自愧褊衷斯理亦易曉欲速蔽其聰

舟中卽事

澄江如練水滇空遠樹參差曉霧籠入夜無聲霏細雨卽今何處借東風激揚豪氣高帆下搖曳離情柔櫓中沉芷澧蘭採香草桃源應有路能通

南極

南極赴北斗江湖霜鬢秋鍊才需快馬養性藉遲舟舟行甚遲初服將紗遂嫁衣聊爲謀文章期報國衰白豈能酬

謁漢長沙太守韓公祠墓

洞庭張樂羣神赴靈之兩旗繞雲霧翩貌尊嚴祀事庋豐碑屹立忠臣墓二京淪夷漢無家巢雄割據如裂瓜彈丸地爲吾君守五馬橫戈鎭長沙暨儒誤國獻荆州阿瞞北走來孫劉嚴顏紓作降將軍惟有使君肯斷頭臥龍起爲帝者師人心已屬大耳兒臧洪一劍殉張超臣無二主他何知凜凜生氣貫天壤朱衣羽葆神來往鐵缸片石不敢動軍令如山猶可想君不見浩江進兵俘劉璋平陰師入火井荒快意白衣取南郡轉眼青蓋至洛陽永安宮殿委蓁草吳王檜槨迹如掃惟公一坏固潭州行人至今薦蘋藻提挈署中有鉄缸二傳爲公物缸中瓦石人不敢動

郴陽道中

星使南臨冠蓋通郴陽西指卽陽東傍山驛路行天上夾石泉流鳴地中草長漸能沿岸綠花開也似故鄉紅漢皋今亦輸軒至冀野可曾幕馬空

試院卽事二首

我聞老聃語五色令人盲虛心與委蛇心入眼自明瑾衡不在握安能辨低昂胸中無玉尺安能較短長幣殷幸一遇鍼芥兩相當叠跡何鮮新澠濫風露香翦綵作芙蓉不如蓼蕨畬相馬不相骨豈復知驪黃伯樂過冀北那問驪與黃白璧有微瑕卞和亦珍藏寸朽棄樓楠匠石泣道旁被褐韞珠玉求之毋厭詳意所不經處往往得琳琅束髮握鉛槧皓首歷名場識途藉老馬歧路悲亡羊尸祝雖代庖吾亦竭吾誠無取筐篚物揚庭慎先聲一心抱區區爲國儲羣英

養士庠序中較文技已末矧復迷厥源大雅何時作扶質理立幹六經爲邪郭一理真法生變化物入豪意到縱有神奇氣相噴薄斯文遠堂奧誰能發其鑰此邦多俊才矯如鯖鷹脫瑣玉瓊琚鳴搞詞亦浩博外耀盛冠冕眞意或內索馳騁相矜高逸馬臭之絡繹輸務割裂瞶鬼壓斷鶴所望大匠斤除莖鼻端堊長沙賈太傅高文凌碧落三閭憂君國歌聲振林壑當令領珠

探毋效冶金躍文章載道器上窺漪溪學請看太極圖主靜詣何卓勉旃企先型庶幾爾後覺

同劉廣文元齡張舍人璧泝遊大軍山

我家昔在漢水濱大別山頭時登臨嶠首八荒發高吟林木回薄風雨驚我於山面識其眞山亦視予猶故人今頭大軍山之左雲開現出芙蓉朵相望盈盈一水間肯使山靈不識我好風吹送一葉舟誰其偕者張與劉劉君鬚白脚猶健張君能爲著展游登高一覽天連水田廬出沒烟波裏古人看山重形勢一木一石餘事耳大江南來如奔馬波浪歘踏吞九野此山一柱鎭狂瀾約束陽侯無違者頂方趾濶氣象雄九天飛落玉屏風左江右漢襟帶間衆流順軌齊朝宗山頭廟宇耀金碧鐘聲歇鏗裂石壁楚人一炬郤灰飛至今山靈猶痛惜君不見崇禎東向敵鄂城漢陽武昌幽依脣王公守險倚岡陵胡不據此屯重兵屯兵軍山虎賁穴下游惟有控大別率然之蛇首尾應么麽小醜敢窺竊書生談兵舌空饒當道聞之呵且嘲不如歸去雙槳搖夕陽隨我下山椒紅葉滿林風蕭蕭籬菊花開冷艷嬌與君持尊壘巉鑒眼前突兀青山高胸中塊磊杯酒澆酒罷賦詩且自豪

登岳陽樓

湖光山色入軒楹百尺樓憑百尺城君看乾坤依舊在我來憂樂一齊生三湘七澤眼中景萬
歲千秋身後名我馬未休猶問訊坐觀豈有羨魚情

澧州試院得友人書偶成

白頭作客果誰教慚愧依人日代庖威鳳紛翔千仞去焦鵬且借一枝巢無才或可反招謗小
過何須廣絕交寄語五陵同學輩留心莫被子雲嘲

洞庭湖阻風紀異

我聞洞庭水西更瀰於東小湖齊趙赴國大多附庸東徂值仲秋西還迫季冬冬寒澤腹枯豈
復肆強梁那知陽侯慾惡餘怒未肯降長風扇巨浪助虐冀伯狂日星無顏色天地爲低昂我舟
輕如葉一毛落飛鴻欲止無所麗欲行靡所從弄潮諸健兒皆呼怖殺儂泊者誰有二聊木如
堵墻外支巃足拄中起龜背穹首尾相銜接不可以丈量譬急抱佛脚挈舟疲其傍桐魚倚石
鼓激薄浪聲撞榜人顧予笑渠爲儂保障無事且薆眠安枕待順風援繫未足恃況此孤懸空
杇索控六馬馬逸誰能繹齋心禱湖神眞宰訴鮫宮管甯渡海危惟自省厥躬此行爲饑舉幸
苦浙三湘非希要路津曳裾干侯王老聃謹守雌意氣敢自雄願神一垂照此曳已龍鍾微軀

不足飽無使蹈牙張賜以一帆風送我漢之陽夜夢兩元蛇其大與臂同蟠結如轉環我足插
其中俯視亟驚起疾於鳥脫籠却立一回顧不見蜿蜒踪相去咫尺間臥地兩巨彪大者龍雄
傑俯毛森茸茸小者仰首視睒睒黃金瞳一人乂手語仿佛見形容君無輕此犬乃是雙飛龍
踞踏未之應夢醒眼朦朧危坐自忖思嘿然心口商神兮將我禍幸免鉤爪傷神兮爲我福呵
護胖不祥賤子何人斯此患豈致當落落風塵內覩面不相逢憊倦來鳩鳥彈弋多射工楊朱
與阮籍往往泣途窮何意神眷渥隔志愈通狂瀾爲之衝遺此靈物雙始知神祇異正直而
明聰欣懼方交集榜人叩篷窗今朝風色佳舵尾水淙淙揚帆出湖口放舟下漢江古樂府冬
夜江陽俱

通鑑詩無封諡於爾邦四句兔在溝一章可見又史記稱魯肉刑則通鑑紫虛思施博取
孫公宗又章孟詩享於有周厥世會同王報路寢實起我祀又班固張敞功成德立號封
南宮亭侯高期永保無疆又陳弱潛音碑形文烈武快朝抑強龍刈銀維流墨圖忠又陳琳
逐逃吾賦檄豫州於風化今雖幽顯面彌彰事門隆圖不毀今亦無始圖不終吳天紀中書
監阿童復阿童衝刀游滸江不復岸上虎但搜水中鵠又謝靈運詩崖鐘代汲井掩銀當刑
鵲華木既屬戶飛山亦對窗又鮑照詩飯月賦鐵屑霰雪橋玉鈎隔頂宵三五二八時千里與
君同近人但知東與冬通江與陽通而已耳

贈寶廣文宗惠

吾鄉多秀士蓬笠而縗掁軍興十載餘文物日寥落里耳恨靡昔誰辨鼠與璞軍兒是所非爲
文哂輕薄蚓竅蒼蠅鳴意象何蕭索典型有老成麻俾迷者覺卓哉吾寶君讀書承家學一經
授童賢二毛侵潘岳高等補明經特薦得學博案頭卷紛綸較勘商搉日食雞蹏千屠門過
猶嚼自云樂不疲竟忘齒牙齒每見必論文何須樽酒酌名場五十年我如蠭自縛不願衆人
驚惟希先民作雖非斲輪手甘苦知者善射發破的善模得先蓍陳言去務盡秋風掃隕葦
舊杼引新絲花樣今異昨擲筆虛空中突兀出衡霍以茲論來者重門啟其鑰所期石點金亦
虞鐵鑄錯商君試採擇海水貧一勺毋效懇蠭鳴會看潛龍躍

贈友

君似青蓮醉更狂春風大笑幾千場庸人無事常多擾我輩有才宜養藏未可遠天爭福命莫
教誤國果文章此行何處佳山水好寫新詩寄草堂

欲語

欲語與誰語聊爲長短吟黃花珍晚節翠竹抱虛心憂世無窮達降才分古今懷君莫察未
敢遽言深

江上吟

啞啞啁啾城上烏美人歌罷賜明珠不須親數入吳國西子已歸范大夫
綠怨紅啼劇可憐落花依草雨如烟莫愁湖上多佳麗三尺展刀作聘錢

閉門

長沙歸去閉門居地僻能回長者車消耗壯心凉洗馬接尊樂意暖觀魚傳家貴曾惟簪笏報
國公卿有海客宜室求賈遇明主賈生何事弔三閭

幽蘭

幽蘭植空谷之子近如何迂拙斷輪技悲涼彈鉄歌美人南國遠賢士北門多常笑漆園叟徒
勞謁監河

書慨

請君一回首受地自先王殷富擬天府腥羶變鬼方官勝皆禮鼠奴黠其貪獷夷夏分中外當
思固海防

卽事

鬢霜朝朝白旌旗歲歲紅不曾爲確論何以寒膚功冠董南陽集酒漿東國空兩宮甚明聖盧

己訪元戎

明滅燎原火去來捲地波擁兵疆吏貴揖盜莽戎多亦有老謀在其如兒戲何魯中苦樂異秤

鼓雜笙歌

辜公忠義性殺賊報明君十載謀吳策一篇詛楚文回翔防柱地深入怕愚軍知否兵猶火炎炎憂自焚

財者民膏雄兵爲國爪牙輸輸若流水盜賊尙如麻公等宜長計君恩已疊加九重憂社稷百姓惜身家

軍國重刑賞公卿任愛憎浮沈雖可喜盤錯豈能勝地要私恩出官高幕氣乘伏龍與雛鳳不必盡親朋

詠史

成敗都由天主持雲飛風起各乘時才人去矣嫁斯養大將呼之若小兒幾輩郎鄂頻入夢至今淮水尙含悲席珍抱璞知誰是高臥北窗掩卷思

曲逆侯

門外客來車轍新誰云孺子竟長貧楚臣祗合捐金間漢相當如分肉均智畧自應高絳灌傾危何必不儀秦紛紛諸將沙頭語都有君王雲夢巡

夜

天問頻搔首徘徊看斗牛斷雲拂月過斜漢帶星流磨蠍胡爲者屠龍可試不楚江風景異惆悵庾公樓

納凉

納凉無事遠招尋枕簟隨宜向碧陰美女便娟幽竹徑大臣揖讓古松林官卑一任詩名折學老方知書味深惟有清風肯來往貧交不必藉黃金

飛輓

飛輓無朝夕干戈歷歲年勳朝能將將戎幕重賢賢管氏臺三女何曾篋萬錢蔣州諸葛度坐待壘凌煙

部曲

部曲皆專閫都稱大將才虎符驚北至馬首任東來羅綺歌姬院金銀貨帥臺健兒爭應募笑說錦衣回

信天翁行

魚虎攫食疾於風鷁鷁逐逐西復東三尺錦鯉恣吞噬腹飽聲高羽毛豐殘鱗斷尾無完處可憐餓煞信天翁天不可測天道神此翁信天抑何深端非風鳥祥非鵬大半忍饑潛悲辛去去無與而翁事舉竟信天不信人

卻暑

卻暑惟習靜心清殊洒然晨興面山坐午睡手書眠積蘚青鋪地高槐綠上天煩襟一洗滌倚石聽鳴蟬

夏夜

花氣襲人好無聲涼露零月明庭積水燈遠野垂星吏部文章手公孫土木形七襄絲底事紈夜不曾停

戲題

海內八十一萬億訊地我無三間五間之屋爲身庇席不得煖笑不黔八口之家常如省殷商

五遷六百載笑我十年居廬易秦宮漢殿遺迹無一存幾見前朝公卿舊甲第但使容膝即爲安敢望走馬至廳事人生如鳥宅如巢風雨飄搖能無蔽銅山金穴不惜賜人區區一樣一壠何足計無才豈干造物忌有才豈爲天所棄天公近日多狡獪或者故斬以相戲不然三十六宮奏請日紛紛電笑雷怒風瞋雨涕不復能省記善測窈冥柱下妄恢奇俶詭漆園吏兩人爲我閉戶十日思智盡技窮莫能窺天意

遣懷

莫把蒼生屬謝安殘山賸水且開看最難如意老爲客不可告人貧作官回首幾經偕計簿（余七上公誤身未必劍儒冠杜詩儒冠多誤身）問君何術容顏好（用陶明詩語）茅屋荷衣自結盤

早起

不寐起開戶天高如此青晨曦凉似雨殘月淡於星鷄唱人機去蟬飛夢又醒山鐘發深省覺者獨先聽

感賦

湘雨岧歸帆衣拋從事衫拄頤幾餘創託命是長鑱莫問緣三匹曾無書一函諸君寶高足應

換舊頭銜

愚公

不變窮何入能傾否乃終蒿跆疲遠道驚烏俾秋風眞懇憂天意張皇浴日功忘饑惆時事今有此愚公

過漢皐

漢南處處好亭臺臘有斜陽照却灰三湓河流徑東下九眞山色自西來碎琴石畔惟荒草吹笛城頭無落梅爭道雄關能控遠戈紅麟集海門開

漫興

柳岸風痕碧苔階露色青網蛛規峽蝶梁燕趁蜻蜓紀事留詩史憂時說武經昨宵雷雨過猶自帶龍腥

山郵

山郵倚翠微潭影落雙扉爭樹鳥晨噪戀花蜂晚歸百年如旅舍四海倘戎衣閒戲磻溪叟今猶坐釣磯

謀定

謀定方能戰功多氣自豪如何圍鄴下不即據成皐帳內籌前箸轅中置短刀欲通建業水頻問浙江濤

有感

圖畫麒麟閣功成豈偶然將才不借地戰氣欲彌天三楚六千里一星十二年幾時掃羣盜倚樹望晴川

詩成

相隨若形影一卷手中持春水杜韓華秋花韋柳詞積奇出奇氣淪性得清思戈甲滿天地詩成將寄誰

秋懷

先生頭戴華陽巾鞿主空存老病身未得卜居歸亦客縱教學宦仕仍貧也知將相原無種却欲江湖作散人近日吳中戎馬遍啾蟲何處採秋蘋

送友

送君去謁東諸侯握手河梁語不休富貴多憂懷璧在文章滅價暗珠投高才最怕庸人譽名宦必歸儒者流水淙山巔有奇士相逢爲我致綢繆

無端

無端天派作詩人派作詩人詩未新縱使清心多妙理可憐虛牝費精神不才大笨堅何用本性乾薑老愈辛白首放歌君莫笑江山腐有此吟身

從軍樂

轅門晨謁集金貂多少忠良翊聖朝五夜清笳催月落半天赤幟帶雲飄軍中少婦看騅馬塞上健兒誇射雕閒道陳琳草檄能蒲萄酒滿燭雙燒

述古

黃土摶人妙想開神奇變化自天來鳳肝蠡胃皆生氣牛從雞尸亦俊才晉代衣冠雜戎虜漢家旌節付與臺古今異事空陳說且與隣翁共舉杯

秋日晚眺

人意晚凉通蟬聲挂葉號暮雲依地盡秋月極天高長史牀頭酒枚生筆底濤及時好行樂落木下亭皐

感懷

琴楊墨池飄古香柴門半掩讀書堂豪飛具有風雲氣思入能搜山海藏名世之生關運會吾儕不幸老詞章斂衣破帽談王霸如此禿翁倘激昂

郊行

新晴策杖入山郵徙倚常依秋樹根有意卷舒雲作態故爲遲速雨沾恩古風落落神交遠人海茫茫目笑存野老相逢最眞率籬前酌酒話寒溫

水次遇蜀客問東事

白帝輕舟下九霄金陵東望路遙遙奔濤駭浪黃牛峽蔓草殘花朱雀橋兩岸啼猿愁已起十年飲馬恨能銷江干亦有樓船集可奈吳兒祇弄潮

秋興

昨日少年今白頭人生不樂欲何求蟬因暑退添吟興燕爲秋來起別愁歷歷衆星皆北向熒熒大火已西流揮杯自勸頹然醉醉後臨風獨倚樓

便宜

兒曹惟倖便宜事老輩難忘辛苦時問字亭前草舒帶奉誠園裏柳垂絲文章傳世非天幸富貴逼人亦數奇知否山中貧活計長沙策論杜陵詩

尙論

尼山絕筆聖人無秦火焚書變更殊伊呂不生推管葛孟顗以後得程朱近功小效非名世卑巳守殘皆笠儒二十二朝全史在君看大道久榛蕪

長揖

鼎食鐘鳴地惟知肉昧甘悲風生冀北佳氣滿紗南蹀貴多齊廣孤簋有魯男葫蘆依樣答長揖謝劉恢

望雨

皇天降喬澤今雨獨何遲雷有遠鳴處雲無多聚時望恩深似海灑潤細如絲待到甘霖遍來蘇王者師

寄居

半市半鄉此寄居不官不隱竟何如階前碧樹將軍宅籬外黃花處士廬知白守雌防晚節鈞元提要讀羣書長卿自有凌雲筆閉戶無心賦子虛

有客

古人古人青雲士有客有客白髮翁身亦能肥憂國疫相非不貴作詩剡江湖强與富途事曹掾終殊季世風倚杖步檐頻顧影娟娟明月照牆東

黃陵磯

黃陵磯畔地魚米未全貧村遠環山麓門開逐水濱荒涸停稅使舊宅問詩人昨夜聞吹角戈船來去頻文昌祠中今設稽局

野望

一聲唳雁隨秋至凉意蕭疏落葉黃最好澄潭貯孤月每看高樹覷斜陽賤能積學多錢買貧可無求萬乘王我似杜陵怕趨走山居惜少浣花堂

貧居

空負淵明頭上巾范君笑拂甑中塵地微未敢論時事晚常思見古人世昧久嘗悲嚼蠟家聲不墜望傳薪兒曹須勵青雲志架有詩書足饋貧

贈友人

掉頭不顧踪常遠抵掌而談氣自奇盧禮平津開閣處豪情北海舉杯時逢人望高眞倘父結客輕財亦可兒籬菊花黃新醞熟問君驅馬欲何之

題丁生八千卷書廬圖

敝衣破帽舉趾高書生推書常自豪不知天公果何意忍令拉雜盡摧燒十年流寇紅旗繞亂棄圖籍如薙草祖龍焚書蕭郎幾不識字賊何足道奇哉丁君足健美卽今尙留八千卷舊物不失若新頒儀入東觀讀未見漢臯先人有敝廬二百年來頗藏書斷爛朝報存者偉猶宜掇拾灰燼餘六十之突短綆汲亡書憶書長歎息牙籤錦軸非易致有書可讀寔珍惜丁君英妙信可人壓架縹緗不知貧納圖巢詩如束笋果然徵士有哲孫

胡文忠公祠感懷

巍巍宗臣遺像留雲旗颺縹楚江頭十年籌策吞吳會百世烝嘗懋鄂州誰似信陵能下士人傑李廣不封侯賣船簫鼓爭南去幾艤停橈問鶴樓

聞金陵賊平

鼓聲地中出風掃陣雲開運盡凶渠殄功成福將來金銀銷夜氣嘉樹剩寒灰法立知恩重奇哉管樂才

喜僧邸兵抵楚境

紫韁控馬走平原夜入松關赴楚援天子禁兵隨部曲相公從騎望轅門衝鋒自領一軍出督戰何知八座尊異姓賢王應懋賞紛紛諸將盡承恩

吳姬怨

軍中行賞得吳姝笑把明璫繫妾襦不識蟹奴家近遠片帆飛渡洞庭湖

羞將明鏡照橫波曲罷長干喚奈何昨夜君山山下泊新愁舊恨訴湘娥

和孫司馬福海步韻答李太守應秀視却歌之作

一日不忘患難友使君常擣黃石走高歌答贈玉溪生此視此詩俱不朽美人捧珠簾譬花侍吟交十視軒中來珍如貽佩玖孫楚捧檄入漢東轉眼鄂城睦不守置視重於託千金時時引領望夏口何幸完璧歸與子別未久滄海紫雲開風吹月幕手拭劍血點腥塵眉墨黛蹙陳之

青玉案寶愛無出右十年戰氣塞東南乾坤破碎幾何有龍尾灰寒鵾眼枯片石亦復厄陽九
不見臺端雲烟飛但聞陣前風雷吼獨君奇物存篋中與酣澆黑字如斗健兒不敢扛椽筆拍
案大笑快劍首我似君苗硯久焚偶然樣學元和柳幕中曾草阮瑀檄牀頭惟膽張顧酒羨君
老硯日摩挲石交不移良非偶詩筒郵寄問與公能入長吉錦囊否

黃州試院爲陳明府題其尊公容膝圖

惠風滿襟袖鬱眉何清古掾冠始西漢樓鞋仿東魯枕石藉蓍苔無言時揮塵容膝卽可安何
必峻其宇黃州好江山雄郡控三楚慈惠篤嚴訓膏雨灑禾黍魚美竹筍香審暉暖庭戶堂前
毛義檄階下老萊舞

讀宋宗忠簡公集感而有作得五七言古二首

肅王已囚奴康王復使北欲行馬踣厨從騎氣盡墨公起塞王弼卜神爲決策奪之虎口中始
卽臨安宅一百六十年爲延南宋脈神鷹始奮揚狐鼠已潛入揮之出帥府自翦墨天翼孤軍
十三戰轅長莫之及趙帝坐雲端惡風吹入狄軍小相顧驚奔如退飛鷁恭聞刷宣與豐碑回
其蹕兩京失復得肅代粗能立都汴二百載奈何輕棄擲蕭相守關中日望六飛集二十又四

疏紙上血歷歷天閽叫不開左右多鬼蜮唾手取燕雲不能清君側虞淵日莫返憂憤已成疾
躬瘁孔明死六軍皆掩泣公呼過河三人願贖身百漢歌殞范增胡嗚喪朋逖天不遺一老遂
鋒北宋迹讀史至建炎掩卷三歎息國有忠義臣不使臣盡力況爲舊府僚屬奏胡見抑使毋
掣公肘闔寄付疆場一呼百萬師立著中興績二聖笑回鑾黠虜盡灰揮戈斬長鯨再遏趙
宋國豈至小朝廷低眉伸不得緬維宋高宗殊曠君人職李相薦留守實惟國柱石信讒棄碩
輔投荒遠郡謫脫械拔岳侯將累過韓白三字獄殺之官家兩耳塞諸賢嫉若仇巨奸抱置胯
匪惟愧昭烈並非帝禪匹我公司留鑰春秋已七十大星不自隕恐難免竄殛可憐五丈原遺
勝汴京壁

國之存亡蓋天也雖曰天命亦人事宗公實爲哉亂才天既生之胡使棄浮沈下僚已白頭七
十始一用於世捧日未還大星墮千古英雄齊下淚王業不可使偏安惟公能抱武侯志捐敵
之背趙濱淵惟公能踵寇老智百萬義師一呼應惟公能乘田單勢此機一失不在來此謀不
用何由濟晉檄不西宋不北禍變雖同所値異典午搆患起蕭牆狂瀾一倒不可制大梁克復
陲頓完人未忘宋思歡慷連珠璧壘衛帝畿兩河日望天子氣夷吾豈必居江左無奈房主不
肯至閤門空上留守章行在惟遺講和使公雖無憤能無憂軍勞身瘏志未遂自此渡淮渡江
渡海南復南二百年締造之丕基齊掃地吁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何況盤錯求利器屏斥棋
局策塞謀欲免顧膺將安避九天幽秘高且遠蒼茫誰能窺天意人事得失豈無由治亂之原
宜熟計

江行

帆轉知風轉船輕喜浪輕老漁緣岸宿閒鳥送舟行草沒關衡墓雲高諸葛城推篷與誰語思
古發幽情

嗟哉黃生行 黃壽民名作霖黃周人賊犯新洲率勇衛之殁於陣

殺賊不必盡勇士君看壽生投袂起捐軀不必盡高官君看布衣爲國死齊安儒者黃壽民百
年甲第簪笏新惟君奇氣薄青漢忠義之性天所生羣盜跳梁人驚擾君欲奮手碎其腦拔戟
成隊義旗飛呼殺賊奴若殲草我寡彼衆勢莫當哥舒惟持半段槍白刃可蹈甘如飴惜哉國
士爲國殤部曲星散祭於野回憶鬚眉淚盈把故人之子得生還望君不見見君馬新洲野外
風淒淒新洲河水流淅淅草非之臣猶如此何況高牙大纛旗

題揚州張秀才聽秋圖於武昌試院

到耳商聲聽不休由來秋士易悲秋乾坤浩浩一欹枕風雨瀟瀟時倚樓黃鳳江流環郭浩夢
中月色在揚州高齋昨夜聞新雁又惹張衡賦四愁

悵望

多雞興邦日朝廷思俊才南車誰爲指東閣等閒開編雀翩翩集陽鐘淺淺來知音一悵望雲
影傍琴臺

貞烈張盛氏詩一首

萬謹施松柏嚴霜與同隕荼蓼如齊甘苦心異所稟之子出名閥佳耦諧姑尹二豎恣告凶永
訣疾往省脉脉兩無言彌留悲伏枕婦人無二天脫簪慷慨請麻衣出廚見涕零如斷梗朝夕
侍椿靈奠奠形弔影徃弔歷二載呻吟猶在耳君歿事其親君亡嗣以子服除委志遂姿身可
去矣百歲歸其室同穴從茲始牀席不暇啜豈曰爲情死女也未爲婦豈曰禮乎止良由貞烈
性靡他能自矢柏舟在中河誓哉共姜比赴義何從容巾幗扶人紀疾風勁草彰何分女與士

程烈婦孫氏四絕句

君子久于役世路曉囘輪白日忽西匿斷腸滿砧山
不必身化石豈徒口銜碑誓心殉所天三日以爲期
偕老願既乖同穴死敢後驅車赴黃泉依然奉箕帚
新安連山高楚江流水長蒼之彤管華炯炯潛德光
讀豫章諸文集
江右文章教流風尚至今晴奇趣俶詭文陷入眼深人笑戲鈴技天僻羅冷心一編甘寂寞爲
爾幾沈吟
黃州試院爲黃太守叅杰題畫竹幀額
古之畫竹者往往於文似湖州最奇妙頗可檀弓比蒸筆逸趣生鶩墓近甚子管竹力雖瞻梁
陳廡而綺今之畫竹者未知何所擬胸中無積蒼筆不受驅使匠心能默運豪端風雨起筆之
布幔閒凉夜清如洗
天寶鹿歌 康熙壬子子清過公成關爲黃州郡丞莊敏李野人邊一鹿萬於馬角色甚綠重
能矣獻於公公命解之項間有綠圈重十七兩鑄天寶二年華清宮七字角下有
物堅徹如瑠璃廣五寸公以爲奇瑞之事
詳郡志黃太守以此命題試士因作是歌

野人荷鹿呼許許司馬門前拜且舞邑犬不吠民安堵何以獻公鹿作脯公謂此鹿骨幹雄偉
不生致學叅龍摩抄項環七字見天寶二年華清宮林澧澤伏歷年久當時鹿固復何有眼前
突兀宮殿出驪山温泉一回首開元四十萬匹馬雄心直欲混夷夏太眞入宮日皇遊雞坊小
兒戲輦下姚宋相繼去廟堂珍禽奇獸來遠方此鹿不知何國貢捜求大抵李與楊昆明芙蓉
太液柳覓寔一曲葡萄酒天子常在後苑中鹿乎鹿乎汝見否春風拂檻芳藥開野鹿銜花踏
蒋若宮奴走告上不歸家禽或當無嫌猜鼓聲震驚封豕至馬嵬坡前穫堕地魂從東來不能
觸稻梁徒飽良自愧朝遊渓陂夕御溝踯躅悲鳴曲江頭斑龍變幻不可測伎伎載角入黃州
黃州郡丞最清貧釜中魚遊甑生塵何物足果廉吏腹健兒赤手捉蒼麟對此茫茫生百感世
事物情如蓬轉唐書新舊且無論鼎肉熟矣一飽歌相公食料豈偶然陰中蒸覆已千年禁臠
所遺敢垂涎山靈遣送于青天我公曰歸蠹無錢惟有角簫作腰纏
題友人詩集
短詠長吟珠玉篇可曾揣句問青天高門自昔輕甜酒名士於今值幾錢赤水投珠惟獨照黃
金拋擲有誰憐君看富貴浮雲似留得詞章身後傳

張子文集抄

後學朱軾可亭
段志熙百惟仝校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濁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艮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三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鉞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揆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贵公命月艮日吉將舊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槩汝礪汝戈汝銳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舊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誰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翫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陣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顧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

無然皋皋皋皋難與言也無然詆詆詆詆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嬪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漆絢漆飾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筵念爾書訓因枕文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謳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威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宰家相弔繼閑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

九雖非威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粃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膺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瀆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論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慕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

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片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問其餘少之寇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讓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彼衆素講

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斃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鋪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均一作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有傷字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鬬射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 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警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 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 右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脩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 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警一作之由欲一作既知此弊則免爲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爲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受甲付兵云云 右警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尙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實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敘陳將恐羽翼既成卻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

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見汝主諒祚招約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種諤等所以專擅脩築綏州安存鬼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僧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幷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

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睨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尊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

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卻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略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某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論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豺翼既成輒脩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幷母妻卻出（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鬼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

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鐵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一（作安）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黠集歷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

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者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脩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面曉諭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摧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略司畫一第九

今據鄜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幾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鄜路或鄜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己力可將人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略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誤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邊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

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胥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脩并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蹇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寶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且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秦弊千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袗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嶢碧瓦參差逼絳霄黎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岧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烟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

病深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後學朱軾可亭毅志熙百惟仝校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極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憨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竈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一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篤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憒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

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

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

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

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遯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

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

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

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

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

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

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

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孟子說

窮嘗病孔孟既沒諸儒翼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遽之資

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

其黽默養吾誠願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

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

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皆塞則是虛靜

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

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

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

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

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

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

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

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志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爲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珍倣宋版印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例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求餬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壯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橫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凡之義（同凡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

珍倣宋版印

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衆）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舉）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

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哀分之以哀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

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雲雷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絶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己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

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算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

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龕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

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甕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

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後學朱軾可亭段志熙百惟仝校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得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以上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

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閉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閉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義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使可知人先生亦安可言嘗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戩邢恕之學奏云張戩臣所畏邢恕從臣游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

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弱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

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

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〇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〇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〇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

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〇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〇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〇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撒舉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倣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倣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明其理之本一所謂遏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倣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

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之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配懈配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配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眉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

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聞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

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遽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羣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貴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必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莩盈野雖疏食且自愧又安忍有

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千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誌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諡書

司馬光

橫渠之沒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嘗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

公非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公非集

宋中書舍人劉　放頁父先生遺文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校訂

墅莊裔孫水西劉氏　敬梓

詩

上書行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五百萬此事夸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崐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牛策謀強吳

鴟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擅至今藉藉稱陶朱大賢富貴不爲已心事逸與常人殊逢時致身如反手雲蒸龍變無時無君勿羨上書獻賦稱賢豪剌繡倚市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且旦爭錐刀

曬書

幽事時時有移書曬日華囊開魚蠹子眼暈石榴花志病多三字心勞魄五車賜書仍有品前輩美吾家

前題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經開門戶又吹書

館中壁

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勅

朝請郎吳安度母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邦君之德具鵲巢騶虞之化孝子之思有凱風寒泉之感哀榮之典兼備愛敬之治維廣追崇懿行奚慊光寵朝請郎吳安度等故母王氏輔佐君子挺幽閑之操宜其家室備均一之美遺芳未泯積慶方厚粲集門風伯仲幾乎萬石疏恩郡治湯沐近于百邑爰因合宮之祀

申錫漏泉之澤俾封成國仍付榮名褕翟有光壤戶知貴

誥

殿中侍御史贾稷可右司諫

左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爲其得剴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稷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傳材實允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讜言正色廼其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爲知人爾號稱職矣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倪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廟之隆慶朝家之敦敘耶副率之貴是惟通籍勤身戒事以就長立

左藏庫副使純昱可權知廉州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琦珍所聚掌握致富宜得廉吏爲之守長且蠻蜑荒遠難馴易擾非夫武壯智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推擇用汝祇涖恩寵益思善效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

官添差監當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夸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翦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還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于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讜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宗愈秉心端直爲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度夸自潤色論省獻納頃闈副貳天官藻鑑多士綽有休譽舉爲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法之柄爾其修胸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著爲顯效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虢州

前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故移位他局仍在轂下而舜民力自推謝又以其多病及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恡焉虢略要郡

倅貳維重祇服恩寵毋怠勤恪

表

知亮州謝上表

齒髮衰暮滿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達官蓋量力審已雖小邪實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徼幸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麻振振焉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曁忝分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檜之譏曾幷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壤淮楚近郊貊龍之所誕生真

聖是爲臨幸大朝景亳無武湯之上儀迎年竢期格帝鴻之純覘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依蕙愚徒叨寄任邈涯分高視蓑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獸聲換舊僅踰期月之淹律旅越疆纔倍宿春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筭睿智極深廓久照于容光溥大和于播物流形品彙默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于知止報國本願倘謝餘生於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襄州謝上表

脫身謫籍縲組近蔣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

人之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黽勉歲月孤負選掄是所謂斗筲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踵之後人略取折豪之上第涇以渭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于薄命遠辱黜幽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遽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庭之初方勤心于陟降思皇之際亦代匱于細微以是屏愚得從甄敘謹當勉求民瘼格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粲榆之景雖已老尚冀無渝

謝照雪表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有敢告之章法蒙原情者反坐之律未開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緊彼無良遽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有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慚嗤鄙惟幸詆誣既內慊於不根又陰慮于後患禱其付火固絕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于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謂其如簀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

小人乘危遂爲奇貨密膽舊札歷遺宿佞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于犬豕肆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暗紓清問小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閭門百口益復幽囚槃瘴癘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于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氷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于肺肝敢上塵于旒扆理無難者宜靡憚於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於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齊

聖懿之方廣有唐辨謗之賂孤忠素節事已白于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于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疏

論封太祖子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

伏惟陛下尊祖敬宗逆及無窮孝思所至隆於罔極德音所下典禮攸關不推本源滋失聖意近者有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祀臣竊惟帝王之系系於傳統定一尊而無二本非所後可得分承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太祖傳位於太宗則太宗以後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別爲置

後是以所後者爲親而承統之天子若疏視之不爲後矣故繼祖之祖爲太宗繼別之祖各爲宗不可紊也亦不敢僭懼失太祖之統而累太宗之孝也如德芳德昭不敢僭懼失太祖之統而累太宗之孝也如德芳德昭者所謂別子爲祖其後則繼別之宗也百世不替共尊太宗則朝廷家庭恩義兩得先王之禮所以敬宗而尊祖也今若崇德芳德昭之後世世勿降尊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不必別爲置後始見追崇有違禮制伏候裁察

論更學校貢舉法

臣伏惟執政以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諮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館議臣切謂本朝選士之法行之百年累代將相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宜得人不亦誣哉天之生才原以待用有才者既入其中而又爲之別立一法逼才固無所不可而更定之初素習科舉業者復改塗易轍學之未必遽就且立一法必將有一樊賢者出其中不肖者亦出其中不獨明經即賢良方正孝廉鄉舉里選虛聲飾僞漢魏兩晉大槩可考尋將再變其法無以甚異徒率天下而路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是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

哉待程督而後興者必皆趨利競進之徒立身行已明義致用未之有得欲如襄時之士將相輩出勢有不能且習大經通大義及兼經者未必不通論策並及詩賦工詩賦者未必不講論策經義各由其門而入因其所長而試之試中選者皆是任使不同空疎當其閉戶窮經克已自勵必自得之非令甲之所能及也一切紛紜並宜罷置天下幸甚

論經筵坐講

臣惟臣子之禮陳善納誨人君之禮訪道問德各有其分經筵之日侍臣講論於前不敢安坐避席立語乃古

今常禮至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之尊德樂道也恩過異數并可邀求而徑請自遂舊制講讀旬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是雖賜坐而當其進講則猶暫起講畢然後復坐臣子之心不敢安也頒賜之坐而坐禮在則然若不命而請則異矣臣等竊有未安當奉特恩取進止

序

送焦千之序

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曰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得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

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遷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便給無則簒愚無智貪詐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僇僇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間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舉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測大平之時賢士有崇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聞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大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介君伯彊介君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狗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始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菽舍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溼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

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大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大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輔弼名對序

昔有三公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名主訓護諭思又見三公以總百揆書曰憂帝資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

之輔弼故曰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助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僞答易而荅難若是欲聰而寒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

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齊桓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文深未窒難守惟漢至五代蹟顯而時近問荅之辭聞見若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切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道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義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十二百年之間荅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關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辨別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為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秘事有所隱塞曲為

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錄之又有虛論浮說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大史吳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紀取問荅且章疏多則有疏間之敝問荅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取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傾額也已

記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壇者問其居人共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楊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聞於耆老而得其頗候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廼為民訴滄舒所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

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諸侯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于民以與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

民功曰庸蕭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祇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邱民哉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于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于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

能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泰州玩芳亭記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幷漯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芒蒼耳檉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芳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迴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得也非易所歎漯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臨湘縣閱武亭記

祕書丞衡君墜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阿山民慓猾輕爲盜既慕古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詗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

于据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由是視其藝衆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閭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閭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書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此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

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伯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于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詒也往者阿丁之鬬殺劉堅之故殺溫公力不守貸辭氣懇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伯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伯祿豈不甚幸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大輕也任聽御札到後行

貲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祿皆警用心焉欲黜而不辨則惜聰與黨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者非但施之于守法而已賢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已任欲爲朝廷振紀綱致大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媚昔之用事者爲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黨殺我人執黨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爲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惡則死有餘辜論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延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商鞅桑弘羊楊炎盧杞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卒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逆于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生其盈

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蓋宮室節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贊

九馬圖贊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獅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敬者萬歲繪者惟韓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溼九泉北壯驅黃白以爲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號韜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嘆

頌

大順頌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久之觀

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儉裕充盛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踐迹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違弗屈浸漬浹洽蕭然大同斯乃純被之化盡善盡美矣雖欲銳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願陳萬一今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詩者祇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孰窺奧域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于家國遂滿天下具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銘

貨財銘

暇日讀書憂書則曰憂祁憂穡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憂寐可尋或穡或祁乃玉乃金穡可親歟祁可翫歟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崔子玉爲座右銘自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讀坐自思所爲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爲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已好問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進遊君子之域爲惡則退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于座右庶幾夙夜之不忘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富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爲記過穎城向敘而詩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巍乎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峨岩邪搶筍醬坳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

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誄

王升之誄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於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嵎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狀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裕欲皆自營將絕付囑後

事情不悲更既授書其子教以而達余狀遂奄忽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詰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塋之兩穴襄橐中空無有資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卜石治穿買椁席灰葦諸下里物事皆前爲之期如期而定君黃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致思蓋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媿齋父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宴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述必皆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　大鈞無限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

水西劉氏藏板

衆若人亦孔之哲偉君高門一世楷撫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得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修建施禮與逢辰清明駕言馳驅壽或梶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拗名到仕版自佚里閭俊游辛歲文史爲娛毓草執木畦苑踽踽良朋萃止有設醴斝退察其私益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枸蕭然壁立副是形癯休文草帶許月有餘叨安絮帽當暑不除亂石斷下縈弱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違行旅舍館拘沈痾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類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宜行兮空居爰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唔歌猶狂兮夔魖謂君兮非有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左兮誰盧折芳磬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寢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窀宅於先邱寫幽憤於素旛庶無愆於遺託君亦不昧夫所如

自省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白雲集

宋端明殿學士劉奉世仲馮先生遺文

新喻縣知縣崇安暨用其校訂

墨莊裔孫水西劉氏　敬梓

詩

檢書

朗日照疏櫺臨風事幽討藥欄紅欲翻苔砌綠初掃誰令墨王仙肯使魚子老悠然天祿閣世世以爲寶

入直

玉觸含輝望處遲禁鐘動後起雌鴉天高祕省雲偏重地迥瓊林月半斜三古文章留大史百年事業照東華時揮子墨隨班馬忝檢初分宰相麻

蔡州道中

黃河西流出平沙汝頴東流千里遲給餉當年秦令史甘侯不預晉門厄

過都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成德軍尋改定州踰年矣今又奉命知成都府時方多故紛紛以絕迹爲名追過元祐先朝舊人皆入羅吉無路可陳道過都門得請入覲情狀始末無幾萬

一

高高麗中華岳色連瑤島上清神仙宮莊嚴絕雕巧浮雲蕩繁陰變幻入冥眇飄搖踰巖岑淫翳混鴻瀁縱有景慶合闇然蔽昏曉光復濛霧生一氣成有昊茫茫世宙間落落耿孤抱天意不可知煩心恕焉擣安得噓大風入方淨如掃

郴州

去年移知成都府過都得請入覲或奏元祐變

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漏網不足見遂不許明年適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到州人爭來觀之感而有作

當年賈傅去長沙弔屈無靈賦楚些萬里不忘宣室夜未舒三策不成家西去瀟湘南岳麓名城疊疊紆盤谷峭嵷不厭百回讀依然稱是劉光祿

楊白花

白郴從隰春云暮矣楊柳依依繁花委地有女凝眺而不去者問之曰夫客游不返五載矣不若花之能相隨也

春風吹百花楊花飛偏入誰家將與殿春後花飛楊柳

暮春春來復春去春去又春來陽阿歌白雪落絮欲成灰花若有情風引去拂郎征衣點歸路

鄆州

暮春朝城衆曉採觀城鼓一入高魚境已是武陽東

九河嘆

居沂兗數年矣汴渠清口大勢可睹宣房瓠子相去已遠九河故道更北入矣可嘆也

冀東皆禹蹟漸海觀朝宗河陰漸淪沒平沙蕩無踪漢武築宣房作歌稱成功今塞商胡口清流不時通何當灑二渠載跻碣石東

自克放還

年來策蹇勝乘舟楚塞齊邊春復秋不教微生同腐草青山依舊水西流

還秩

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

微臣多忝竊草莽媿榮寵覽鏡憐衰白脚環刷羽毛賈生餘舊策漢室尚東勞俯伏聞綸綍柴門日月高

自述

年七十矣世變多故涉歷維艱然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媿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楚國中分後東南世澤長發祥曾王父磨勘成典章主父聲益振主客尚書郎考廟緒丕顯直鯁在嚴廊歷歷一精白敬事持人綱顧維予小子念釋慈勿忘晴空麗皎日清秋凜嚴霜金石磨不磷松柏寒逾芳且評猶足信清議詎虛張蒙寐滋洗滌俯仰隨否臧所值匪所思盈虧理有常亨途無詭遇偃蹇斷驪黃誰能飼大藥百年身平康

表

衡州臨舍謝上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知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適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適變希名途以旅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之倜攝椽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於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宵蘧之旦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故難勢權寧以孤睽訐切棣衆而危身不

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神益無方故宿宜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議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言不狥以誅止容其去祇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借恤一夫之法庶幾百泉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蒞官茲始揣已不遑伏念臣器纖至疏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于六期千慮茂聞于一得雖進退必繇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寬典刑于司敗假邱壠之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待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寇攘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于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沉幾以通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備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違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燾

疏

請詢訪晁迥李允則疏

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常凡若將帥之臣咨廟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敵而失謀雖古名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喜必若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咨而

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三朝垂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宮聖慈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

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册臣以爲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僭易幷俟顯誅況居有道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疎補報無狀既臨衰朽益念忠規洪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幾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資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

臣盡力以報先帝戎率服華夏又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册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良聖躬一日萬幾煩於聖慮臣罔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欽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內豎罔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耶

上仁宗論常平倉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

豐之歲出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視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淮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糴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

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序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我國家以仁策馭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聘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兒之讐而壯者不識戰鬬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爲我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鄭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裔健馬乾食寇至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爲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尙能辨其

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尙武勇而無庸習熟爲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爲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古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舟車者擾舟其馬山者獸擾存焉爲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繹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以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愛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亡之乎而有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讌與記奏之事在軍旅

則參謀擁盾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爲具腹舟設獸樓者笑之

書

上韓范二招討書

世荷三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糾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來招討之命即讓緒先計工事需費財敷于鄰部

不甚廣然皆民力也世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陟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城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內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合汧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

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尙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爲岐之計也世以謂爲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爲府城郭民人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鹽酒之利與雍均船場竹鹽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

坡爲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世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爲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尙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政之備不爲不至也世以謂爲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一城哉世當患關中民貧財與夫官未得其人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鞫笞吏緣爲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岐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怪事可知也世恃賴思顧仰干聽覽

願軫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願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祭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寗之德子産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沉隱載其失得根抵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元圭大喪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與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衝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嚴嚴寢廟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若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泪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謇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墅農慶于野兵休於邊煢爾惸寒養其儀扆無痛于儀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道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戢不疑成此大平公之未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邱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修竹夏寒清酌修然我掊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倘乏人倘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竊思武周之達孝何以宗器必陳於春秋哉示能守也夫宗器期於不失而遺書期於不墜事固有並行而不悖者矣吾家有公是集乃大師隋國公敬所手著也其第四子安上以蔭入官袁州通判其子雅因孺因由荻塘析居水西乃吾祖公是一世孫也吾祖公是有弟諱放手著公非集其子仲馮諱奉世手著自省集宋史列傳皆載博學號稱三劉著書百卷公是祖嘗戒其子弟曰爾毋遽出其此集百年後定當有知我者公非仲馮並師其意藏之於家後遭元季兵燹之餘先人文集

僅存四卷久闕者多迄今七百餘年未得鐫梓曷勝悼嘆今我 邑侯賢下車未幾即詢三劉之嗣續居於何鄉邑人對曰里名水西乃其派衍處也於是遣胥人造吾家索取三劉遺書吾以兵燹之後僅存詩賦奏疏制誥碑銘行狀不過百十餘篇以對而 邑侯興嘆曰先賢之著作何淪亡若是聞 臨川李穆堂先生凡名賢文集留心採訪而三劉之書惟 穆堂先生家有之復遣使走請止得公是文集四卷 邑侯將所得較對十同七八命予家梓行今以公是公非自省文集分類六卷合爲一部幸 一齋晏大人告養在家大人博極群書吾錄以陳求其鑒定更請爲之序大人藹然許以編次而欣然樂序概不爲卻昔韓子云莫爲之前有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矧我祖隋國公有云後世自有賞音嗟乎惟賢知賢其誠有待於 邑侯暨 一齋大人以發其幽光也歟予紀其原委附之簡末蓋不忘所自云

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冬月 吉旦

隋國公廿六世孫啟焜敬跋

祿厚 聖訓 仝梓
恒

明道先生文集

第一
銘詩
顏樂亭銘
偶成
游鄠縣山詩序
白雲道中
馬上偶成
游紫閣山
獼猴
高觀谷
草堂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殘甚佳

游堂雲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凌霄三峯
雲際山
下山偶成
是游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
春雪
晚春
桃花菊
早寒
新晴野步
西湖
環翠亭
中秋月
象戲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贈王汲甫鐵如意
送呂壻叔
贈司馬君實
陪陸子履游白石諸同
戲題
題淮南寺
和家君早寒之什
和詠草
和邵堯夫打乖吟
和堯夫首尾吟
和堯夫西街之什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野軒
汙亭
藥軒
晚暉亭
和花庵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和諸公樽臺
後一日再和
郊行即事
春日江上
下白徑績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陳公廣園修禊事席上賦
酬韓持國贈政湖上獨酌見贈
哭張子厚先生
第二
奏疏表
論王霸劄子
乞留張載狀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提刑表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謝潤州簽判表
第三
書 記 祭文 行狀
答橫渠張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祭富鄭公文
祭彭侍郎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第四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程殿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程邵公墓誌
澧嫂墓誌銘
第五
南廟試俠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明道先生文集目錄

銘詩

顏樂亭銘 時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於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誘發矜以金巷治以闢井滌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 時作鄠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鄠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古有屭者尤復秀出常恨遊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

珍倣宋版印

舉得官遂請於天官氏願主簿書於是邑謂厭鈇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庾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爲近邑常乘閒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月初吉閑貳車毘公來遊諸山先是毘公見約同往會探吏失期二日早毘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鞭馬至山而毘公已由高觀登紫閣還憩下院見待已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五花莊息鶩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毘公西首僕復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徧詰諸境一霎遂殲明旦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殆非人境石道甚峨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洞過虎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鳳池觀雲頂淩霄羅漢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閒水聲清泠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淩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藥山北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憩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以馬上率爾口語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鄙俗眼塵昏甚瞽矇辜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嶂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猢猻山俗云晏元獻公來改猴猻山

閑說猢猻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厩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珍倣宋版印

高觀谷

雷聲鼓響前峯來自形雲翠藹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虬龍難駐足選應不是早時功

草堂寺在竹林之心其竹益將十頃

豪差臺殿綠雲中四面貨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雲膏洗俗腸

游重雲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望大頂如列屏幛比到山前却不見蓋爲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峯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淩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

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樂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覺羣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窗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濺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爲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酤虧課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閒寬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笑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程全書　明道文集一　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二月將臨尾猶陰久退潛只知桃李豔何復雪霜嫌密霰仍先集飄颺忽散霑

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

爲化遼城鶴徐鋪越女纖落英時鬬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比誰疑鵲鷺摶

透肌雖共利洒面刃爭銛寒怯開閘賞光凝伴月皎價增樵市炭與入酒家帘

駐足銀粧屨昂頭玉裹纓如何欺照律重復困窮閭新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

擷芳游女恨憂歲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攪苔失權悲太瞵助虐有飛廉

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嚴縱任陰霾巧難令木氣殲

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墟漸流已鑿膚暗空猶沓沓近地即佔佔

遠水難遮面高峯不裹尖著牆聊書粉蓋地豈成鹽納扇驚塵暗崑崗認火炎

端來荐融釋空復助洳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

不爲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鐵方有不比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蘂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漸結硯蟾敗葉卷風輕蔽蔽遠峯經曉靜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煖且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閒日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閑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曉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靄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西湖

溱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艇艦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凝嵐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戚日陰魄正中時髣髴窺瑤闕分明露桂枝遨英同醉賞誰復歎官羈

象戲

大都博弈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裏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

須知春色釀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子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沉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繫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窗靜孤背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颶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遊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黃中蒲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殿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羣望我亦奉命來侯疆情誠感格天意順詔書才下兩已霑病麥遺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

舊爲雨歡喜殊未央聖主寵嬖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攜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填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定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與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汨沒苦百態得此樂事真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又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作憑酒力温肌骨陡覺風威著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草（恐當作火）且憐愁醉倚（酌作枕）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二首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次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鄰家賓池館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早推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樽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二首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淩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闈嗣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
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清童護玉衣鸞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
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颺馭香晨望絳闈
賓遲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五首　小園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窪恰似庾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
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白樂天有詩戲盧中
丞浥澗山居去城之遠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汙亭

強潔猶來真有爲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饗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清一作春風處思順街東第一家

和花菴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十丈席滿目白雲蘿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
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予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爲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更慵自惟降瀼麗不解繼春容寂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
靜吟梁甫意真似臥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勤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祇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觴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
盡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
遠岫微茫見與逐歸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
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二首

庭下竹青青盆一作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
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

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與有誰安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爇來還去花枝泛復沉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
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懶
我未能忘外樂綠郎紅芰對西瞟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山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
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明道文集卷之一

奏疏表

論王霸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街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詣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務

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後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責全事體謹具狀奏聞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務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一作上敬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

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義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

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形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豈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倘）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選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間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開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豈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咈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誖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騫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一（一作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懼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遏伏望陛

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黜陟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頤疏安石曰頤至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壞朝廷法令朝廷中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歟大臣章奏頤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壞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與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

珍倣宋版印

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舉刑獄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尤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曠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

屬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

熙寧三年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擬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蓄乃以爲食蓄鎮寧軍節度判官事

論十事劄子師儒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民食 四民 川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稱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遠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

珍倣宋版印

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賦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費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濱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修智識無取陛下講闡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疎之論慨非擊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闔門之請突堅天意未回辭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寘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明道文集卷之二

書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哉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畢）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剛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瀆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遑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顯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祭文

祭葛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儻或擅一時之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寡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證典號爲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顧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

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稚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寶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浦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

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祓提時即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常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暮憩息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庳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書奬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疏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譁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撫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隳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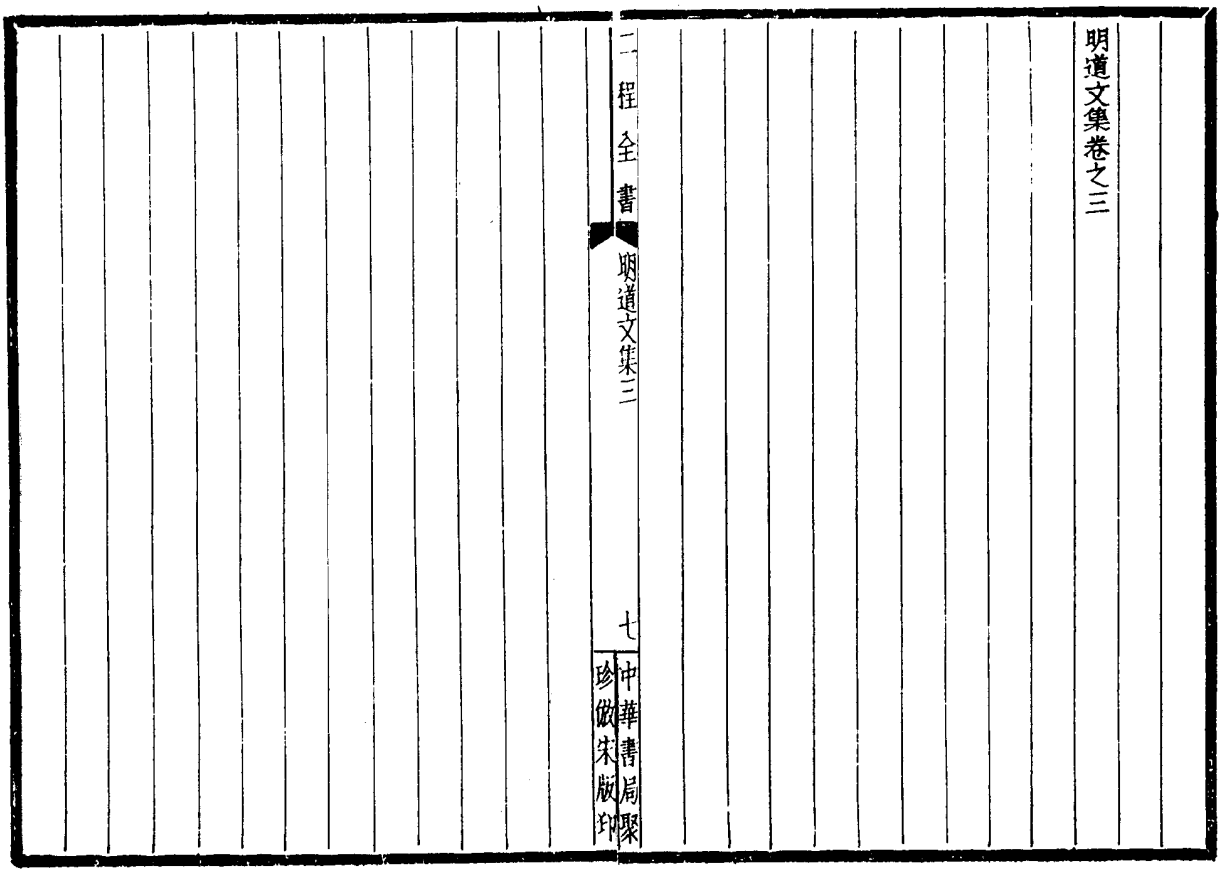
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饑孛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一作州）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荊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丁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稟攝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羲畏公即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遽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郊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城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鞫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鞫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倒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

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泣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續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

蓋威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決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還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廬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賓客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

叙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叙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叙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酤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甥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粉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嘗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

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以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謹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後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宣春李伯英次即顯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城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諸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顯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明道文集卷之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墓誌銘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符祥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遊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遇一作嵩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

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一有脱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

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閒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讓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閨人之過則未嘗

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絶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滅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悵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鵬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賊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

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閒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確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附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

珍倣宋版印

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兮所貴者資便僞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

聖所悲執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陲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益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纘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賣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僕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賣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巧留遂復發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

珍倣宋版印

縣至則鑿小鄭一作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與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奚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幸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

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已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閘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窶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閘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逗留不去病者獨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論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聽）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

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己終不敢擊秦州舊苦番酋反覆鑿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縶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與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徼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暠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婉）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士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而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大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應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荊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獞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

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跡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尹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甽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尹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鳴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顗曰顓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訥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農卿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顥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掾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韜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娩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通公即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薦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紿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爲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瀆城人大饑邑

珍倣宋版印

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論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讙鬧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奸跡暴露有司猶薦其罪但坐杖皆羈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慄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

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勤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治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斬聞閱年雖多不復忘慶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甥襄悼公利川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頤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爲浮屠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卿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頤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

珍倣宋版印

十四日越三日藏葬作之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愨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遍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尋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

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澹娘墓誌銘

澹娘賡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澹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澹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温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沉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一作劇）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毓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彊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概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澹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一作穴）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二程全書　明道文集四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讟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貢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孳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己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便人役以農嚮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聞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俗得非納於豐富之道

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願有憾以曾無體兌豫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敘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敘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蹔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敘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敘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敘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籲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何次敘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

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疑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興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

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祕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釐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蹟然其攘異端開正途

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纂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概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笑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諦諦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屠屠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

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闊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征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臺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

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臣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榛楝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

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疎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蹙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予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

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五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大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議對

明道文集卷之五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

奏疏

爲太中上英宗皇帝應詔書

爲太中上神宗皇帝書

代彭中丞上英宗皇帝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上神宗皇帝應詔疏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胡本不遵聖訓遵誤作尊

上仁宗皇帝書 胡本脫二句云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

第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辭免崇政殿說書表後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此篇胡本誤在辭免館職狀後

再辭免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經筵二劄後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開樂御宴奏狀後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此篇胡本誤在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後

又上太皇太后疏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此篇胡本無在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後

又上太皇太后書 此篇胡本誤在別卷

論開樂御宴奏狀 此篇胡本誤在論冬至稱賀劄子後

乞歸田里第一狀 此後胡本並同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勾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第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第四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漢文殺薄昭論

賑濟論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修立孔氏條制
四箴幷序
印銘
禊飲詩序
遺金閑志胡本無
蜀守記
養魚記
書養魚記後
爲太守書家藏寶字後
閑侯舅應辟南征詩
游嵩山
謝王佺期寄藥
雜記三首胡本無
第五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胡本無誠能至之休二十二字
答富公小簡
上河南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韓門庵地小簡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答楊時慰書胡本無
謝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胡本去注文子居和叔之子六字却於本文子居上加一邢字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胡本籍首無某皇恐皇閒下十四字篇末無匪惟以下二十四字
與金堂謝君書胡本無
答周孚先問胡本無
答張閎中書
答楊時書胡本無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幷答問胡本無
定親書
又書胡本無
答求婚書
第六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葬圖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棺事
作主式
祭禮胡本無四時祭
始祖
先祖

珍倣宋版印

禰
河南程氏世系之圖
第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明道先生墓表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孝女程氏墓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第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胡本案冀下無皆字
叔父朝奉墓誌銘
家世舊事
改葬告少監文胡本姪作猶子祭四十一郎文同
祭席仁叟文

珍倣宋版印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悉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暗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讀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

出已右與其黨類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問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述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伊川先生文集目錄

奏疏

爲太中上皇帝應詔書

臣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勑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

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與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衆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恆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勢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饗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蝗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攘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汙漫隳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煉狎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閒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

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處又況征斂興發而人民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閑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

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

珍倣宋版印

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貪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舊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

珍倣宋版印

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閒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皐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聽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盡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

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慤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當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

傑出羣類非若以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率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棄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執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

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審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救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

下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讖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代太中上皇帝書

具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

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絶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

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其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翕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舍生之顛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賛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恩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

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勤敢不慎兢兢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一作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尙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君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陳則有（一作無）窮之罪顚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嘗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疏稿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沉老臣之心乎沉陛下之心乎其後

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聾聵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頗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

上仁宗皇帝書 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衆說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槩紛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慮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秖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廷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

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幸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士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獻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太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願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

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滋起儻稽撲滅必多擾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覺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共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

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聾者以五色之鮮詢瞽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閒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

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修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遞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

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狥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伊川文集卷之一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踈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擧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擧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遽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眯瞶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星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

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勤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頃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

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閒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

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以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覘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唯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玆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陛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未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未有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殿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

主上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輒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曰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十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蘊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朗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廬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尊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擇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極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瀆敘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勅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一作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

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元年春

臣頤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罷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

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

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閱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閱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閱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

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與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慙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

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昧敢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瀆煩瀆聖聽竊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實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竊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開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覆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顯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執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徯交發志之季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質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閒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閭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掖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瀆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免辭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仍處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頤昨准勅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講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祗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攢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

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尤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即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即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

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符三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巢土忽遇非常之宥雖

蒙奉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建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奮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伊川文集卷之二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責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具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

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此類差遣餘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佗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

面一開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
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
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
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
所謂供億只是灑埽堂室供給飲膳學錢專主所費整辦不須更立條目待賓
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
七間繫咸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
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
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
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實一齋七間修葺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
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
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
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
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
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
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
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
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
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
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
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佗人文
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
所推擇一槩長貳聲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
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
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
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
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論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
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詳
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嘗毀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
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
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
子弟爲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
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勑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
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
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
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
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
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
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即不言若充軍及遺點
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即不言子弟爲卒僕
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
出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幷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
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也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
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

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敘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感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容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

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勅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遣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

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其回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節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

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閒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幾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讀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佗官極爲清閒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柰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闊其間豈無隳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隳業之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

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勑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勑條不許既曰修條即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納誥勑繫抵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詳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其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閑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

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自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論爲學論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置學論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論者教論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論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論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

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唯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徭人幷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徭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鬬毆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鬬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內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伊川文集卷之三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害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倦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關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爲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身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纔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邪爲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聞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緣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之（一作）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

一添賜田幷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二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幷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詖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銘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爵爲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歲二月丁卯頤銘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媿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箠札之工誠不媿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金閒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

中二人應聲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彥博虧虧猶言不如也田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至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閒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

養魚記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咮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二十字一無此魚之之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有爾乎二字

至和甲午季夏記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夔中偶見之竊自歎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貧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下書

爲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二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時年十八

辭華奔競至道離涇涇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舌扶持聖教增光輝志期周禮制區夏人稱孔子生關西當途聞聲交薦牘蒼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著書將期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緩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蕞爾小蠻何足殄庶幾聊吐胸中奇

游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巖谷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見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一作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雜說

三首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伊川文集卷之四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證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證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一作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遺詔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懼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證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證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己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璞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士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顧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興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切恩領郡雖才不足

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駟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貧嫗惕學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己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曰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鮐噎之祝則其廢可知蓋貴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父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雖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燭微盛德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勞攘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辯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

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舊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路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察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敢拜貶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溷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與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貪戮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兄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

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渉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存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閣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閒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

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賁窀穸俾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第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謝韓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歸徒志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蔡釜盲揚德進敢有覬心

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展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惴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末緣望履徒切向風徂幅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蘭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耘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覿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蘭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秦人瘡痏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蓋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而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云栽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

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足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述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繫謂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閒口論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繫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述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蓼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舉遺利時先

祖殿永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惶恐上書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者用藥不如方論雖曰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鞫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藥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勘斷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閭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僧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條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 并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

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

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歲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

周孚先讀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

令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頃城尉小者鄜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閑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篋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

爲衆說漂煦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幷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乎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

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閨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閎輒憑咫尺之書已諧婚姻之好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誉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識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縑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伊川文集卷之五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爲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父壻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吉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壻氏告迎于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壻居之遠近壻受命于所尊（謂醴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燈籠）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賓將至（賓壻女父）命某（壻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西面）再拜贊卽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祖）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偏見女之黨于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于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壻家大門外也）婦至主人（壻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暮之節）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女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卽席女之從者沃壻盥于南壻之從者沃婦盥于北（沃盥以水澆手也於坐席之南北）壻揖笲棗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常爵）三爵用巹（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與說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禮畢）成云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贄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若異不復持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娣婦）翌日壻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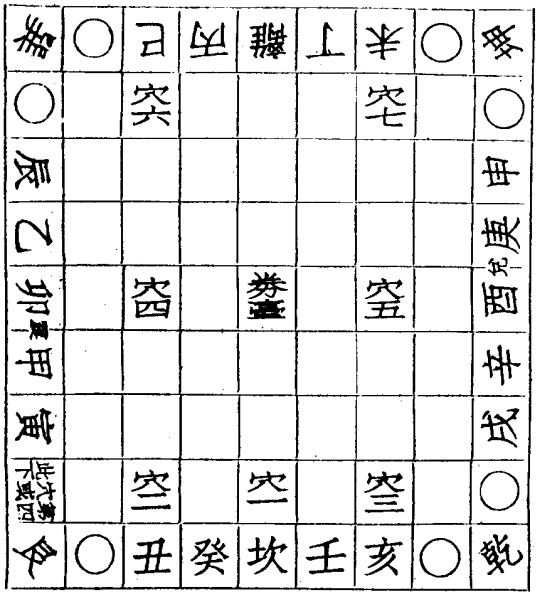
三月擇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載育未詳）

葬說 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墾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謂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五患既愼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審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遼遠曾

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下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優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某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郝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其往往數經

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姓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已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請執信將求其

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顚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尙在又韓修王城比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諸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

珍倣宋版印

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柏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污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後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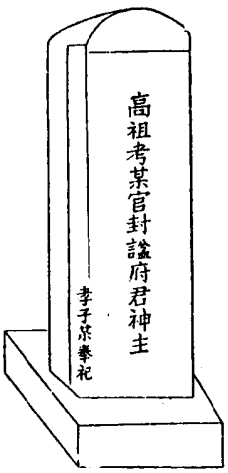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居二分之上謂去七寸四分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即幾府）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滅而更之（水以洒外改中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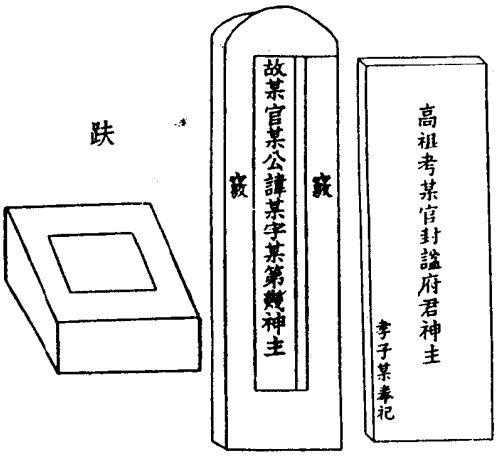
珍倣宋版印

全式



孝子一作孝孫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連頷三分之二居後

祭禮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凡祭洒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四時祭

始祖冬至祭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恭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伊川文集卷之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姚高密縣君崔氏祖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姚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

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茨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釐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類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餓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

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機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閒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

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糴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昆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稾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斂責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遠闕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嘗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滅視州郡欲盡取諸掃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入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瀆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掃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

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冀轸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劫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貧弱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鬬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遮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

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住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矣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閑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time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鄙夫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

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肆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子一有三字五字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女一有三四字夭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敘述門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顧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悟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絶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顧獨不然顧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倘（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顧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實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閒言老始違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珍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濱之難量高遠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樂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廬空方遠時之尚年遽奪身而勇

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慭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醊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死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密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上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執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淄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疇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今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戚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子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舊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

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伊川文集卷之七

墓誌　家傳　祭文

太中自撰墓誌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遘姚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脩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襲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翔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

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勸奴皆夭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六人昂昇昺易昱巽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於正寢先居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舊名温一有其字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温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

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釐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移知襲州事時宜州反獠殿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襲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潭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慴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既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

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還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韜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濯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既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嘓皆圮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決不許擅興且完

珍倣宋版印

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概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貸室廬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箘衆吏持箘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與州學親視教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凌蔑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敘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今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北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犨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

珍倣宋版印

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慍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髫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憫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教養今登進士第爲重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

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鎖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倜人賤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

珍倣宋版印

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欿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己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脈脈

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朱姚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一口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

珍倣宋版印

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雇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貧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

責曰汝若安徐窣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龍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

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幾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寒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琥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適榮國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深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己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閱歲即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勳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簎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

能者言之上官雖沮抑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頓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曰顓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謹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友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間言仕有善治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

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盡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僊作一作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往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盡傳

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大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逵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

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人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收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蓋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小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种家較兀於三翁家

少師徙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于縣城之西既顯難賜

第居京師窶窘至於御書誥勑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安處部也一老嫗白曰承旨將軍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晨夕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厭疾而終

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從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爲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蠲於家因摺取其土以乞蠲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曰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樸其中若勑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壻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壻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

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買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

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縣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釀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

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搥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溝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欲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琉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脅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家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厝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勝於悽慘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於魂夢遽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泯孽甥女以將歸敘中懷而告遣清香一炷芳醪一巵君其饗之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盡合巹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閟君在淡南我居畿甸常爲命駕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欽來言君被疾觀遺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修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衷之莫測祐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今何極雖道路以輿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蠭羈旅之次眷蓬鬢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醊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耶吾方以罪戾窮蟄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冀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履舄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聖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

莫見一慟盡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朱生之壻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耶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於子何其酷邪薄奠致誠尚其來享

伊川文集卷之八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附錄總目
第一
二先生遺文
放蝸頌 闕文
酌貪泉詩 闕文
書縣廳壁
易上下篇義 見易傳
易序 見易傳
禮序
春秋傳序 見春秋說
禘說
書銘
與方元寀手帖
與程全書　附錄總目　一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謝執政書
謝傳者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 闕文
與橫渠簡 闕文
答謝良佐書 闕文
寄范淳夫書 闕文
傳文續記
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曰盧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錄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入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 南軒語附
與劉共父一首
與張欽父一首
又並同上
又別紙
又同上
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二程全書　附錄總目　二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後序
五首

放蝎須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見劉元之紗注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鄒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已載易傳

易序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

禮序見性理羣書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爲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姿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因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勤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見先生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帝昊天上帝幷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見微言

舍其莫茹其實精於思貴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覩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車輞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正矣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見張師說錄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傳者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祕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見呂氏雜志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論語見朱子語錄

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

答謝良佐書見徵言○又楊遵道錄但是簡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同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聞見錄辨或所載以補遺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牴牾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閒見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爲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會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詞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温云聞見錄

神宗欲用温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頤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頤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

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之不已顥以詩解之云云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子正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江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程頤云溱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聞見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畢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而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易學辭戚）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是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書序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卽須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敘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苟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

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己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會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只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

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己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棄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盡不趙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是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勿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改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

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裂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甚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幷觀之無怪其詞之大直也欽夫典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

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苗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消詳思之愚謂孟子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並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吉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譬考之盛以啟勸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各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

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脈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巧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丞誤疆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疆說其所謂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羹糜吐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儕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疆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即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是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

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真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饋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衆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

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己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者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轍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實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聖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舉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

不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復有所得也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拭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拭謹書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

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皆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 麻沙本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 春陵本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顚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爲泝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姊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

文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參讀二書慮其傳本寖少悉爲刻梓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誚爲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呂傳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槃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省齋文稾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省齋文稾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温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閫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足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遨遊窮處排擯斥逐使之磨礲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眞有意哉亦理之

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七帥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寘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俊不羣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誓斥而玉烟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絶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虞舜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遒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稾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弘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臺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

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游謹序

卷第一 古律詩

送陸聖修赴春闈紹興辛酉 韻紅甲子
留題雙秀亭三首庚午 彭永州夫人挽詞庚午
道中憶胡季懷壬申 行舟憶永和兄弟癸酉
抵蘇臺寄季懷癸酉 次韻仲謀仲宣二首甲戌
和仲宣中秋赴飲莊宅甲戌 朱氏挽詞二首甲戌
送趙富文倅洪州三首丙子 次韻丁維皐牡丹戊寅
再次韻約烹茶 次韻白蓮
次韻紅白蓮間生五月 次韻秋日禪房

次韻沈世德川泳軒六月十三日
又次韻二首 又次韻劇飲
次韻趙公直賞心亭劇飲六月二十三日
送鄧潛移帥揚州二首八月二十五日
送葛謙問九月十一日 送毛平仲
次韻邢懷正 次韻周德友十二月十七日以上俱戊寅
送裴德輔二首己卯四月十四日
送徐潛移憲浙東二首四月二十六日
送子開弟還江西四月二十八日
送張端明赴召十首五月二十二日

送沈世德還朝五月
次韻胡推官旅中遇雪十二
方孺人挽詞以上乙卯
卷第二古律詩
送邢懷正赴江西提舉二首庚辰二月
留別金陵韓帥二首庚辰　留別蘇仁仲庚辰
九日哭子采弟庚辰
次韻劉韶美送筆墨九月二十一日
次韻程泰之惠照院咏雪五首辛巳正月八日
分韻別胡原仲得早字正月　送李德違奉祠

次韻洪景盧館中紅梅　次韻王龜齡省中紅梅
送王嘉叟通判洪州三月
送王龜齡赴越州宗丞五月
送聞人茂德歸嘉禾八月七日
次韻芮國器賀入館　次韻陸務觀病起
次韻芮國器館中木犀三首　日智索詩
湯孺人挽詞　鄭氏挽詞
王宣義挽詞以上辛巳
送杜起莘出守遂寧壬午正月乙亥
次韻張真父游湖山　次韻真父細梅二月
送馮圓仲出守邛州二首二月
送湯丞相守紹興二月
次韻鄒德章官舍芙蓉芭蕉　次韻陸務觀黃柑
次韻陸務觀催海棠　以二色桃送務觀
次韻范至能求二色桃　劉信叔挽詞二首
次韻務觀遺茶　送洪景盧北使四月
次韻務觀迎駕四月　次韻子中兄三首
次韻務觀韶美石芥勁酒二首
戲和務觀食江西笋　次韻程泰之送猴
寄題羅長卿觀瀾閣蘭堂二首

讀史二首　漁父四時歌以上壬午
卷第三古律詩三
四會辛宗元年癸未
次韻子中兄重寄臣字韻詩　次韻子中兄相迎
次韻務觀送行二首　張淵道挽詞二首
竹圍見梨花懷子中兄　夢作送龜齡詩足成一首
寄題孫大同三桂堂　題神岡廟十月
赴永和寺觀罷散會慶節有感
再次子中兄黃雀不至韻以上癸未
送芮國器漕廣東甲申正月　龍須道中二月

游龍須吉祥諸寺　甲申中秋次子中兄韻
夜坐困甚
乘成臺觀雪十一月二十七日
次韻王洋送黃坑茶
易氏挽詞十二月以上甲申　與諸弟小酌嘗榧實戲成
題聳寒圖二絶　攜家游青原
汪彥章玩鷗亭
題賀升卿中原六圖四月十九日
次韻芮國器憶去年上元二首
次韻廣東芮漕時聞其部寇退二首
胡季懷爲秋泉之集戲作六月九日
病中次務觀韻九月十六日
寄題耒陽潛欽臣藏書室十月八日
訪邦衡咏菊十月
次邱宗元韻贈別十月十五日
胡從周季懷許送白酒不至戲成長韻
送七兄二首十二月
次韻曾英發運幹二首十二月八日
贈孫次山　葛守送羊羔酒
邦衡送酒次韻以上乙酉

卷第四古律詩
贈青衣道人羅尚簡　次韻邦衡二首
再賦羊羔酒　府中花會戲二絶
游西臺次子戚弟韻
葛守錢倅和羊羔酒詩再次韻
次林黃中會邛守倅漕韻
南山蛟壞民田次胡英彥韻　解氏挽詞
趙持挽詞　次韻湯朝美古意二首
游茅山道中口占　戲示凝神庵張椿齡
次韻李彥平清賞圖　沈約之惠詩編次韻
池陽四咏
再登翠微亭和湯平甫二首
登九華山化成峯丁亥九月二十九日
登翫山　贈崇壽寺僧善修
遊雲光寺李提舉領客將至留二小詩
泛清溪至玉鏡潭十月一日　望皖公山十月十三日
遊廬山佛手巖十月　遊廬山弔大林
天池觀文殊燈　贈棲賢藏可昇十月
遊廬山舟中賦四韻十月二十八日
陳宰有詩來迎次韻十一月十九日

七兄以詩相迎次韻十二月三日
次七兄韻戲奉新莊十二月五日
次韻邦衡相迎十二月　次韻邦衡督戲語不驗
次韻張安國二首以上丁亥
寄題楊圖南園亭四首戊子　次韻楊文發正月
再次韻樂順之贊遊山之樂正月
寄題陳氏益龜堂正月十三日
次韻樂順之二絕正月　慕容氏挽詞二首八月
胡邦衡許賞金鳳詩復作木犀會偶成四韻八月
鹿鳴宴坐上次錢守韻十月七日
魯季欽安序堂次朱希真韻
邦衡出示髮名以官柳野梅
楊昌英示性說次韻十一月丁日
再次韻送昌英赴麻陽宰　次韻胡季懷六出梅
夜夢次陳立夫韻
次七兄相戲韻十二月十九日
歲除以柵送邦衡邦衡有詩仍送牛尾貍次韻以上戊子
邦衡再送二詩一和爲屠酥二和牛尾貍亡丑正月十日
邦衡復用前韻作窮語戲和正月十二日
雨中讀漢元帝紀效樂天體

次韻送楊文甫赴松溪二月　錢守青原瑞露圖
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鈐日注二瓶六月二日
邦衡再和再次韻六月六日　次韻季懷二首
季懷設醴再賦一章以酬五詠六月八日
尚道長見和次韻二首　滁善生院續夢中一絕
次韻邦衡送薰衣香
胡季亨示壽詩因其生日次韻
紫竹二首　武岡羅守挽詞十一月
韋邦彥攜王楊謝絕句相過次韻十一月十日
次陳平叔韻爲贈十二月　贈黃格非以上己丑

送梁山長老智顯庚寅
邱成之明遠閣二首三月四日
楊廷秀攜詩訪別次韻三月二十一日
簡寂觀食甜苦笋
胡邦衡侍郎生日六月崑山發
送李仁甫湖北漕七月
次韻邦衡約深秋清集七月臨安待對
邦衡再惠乔字韻詩次韻中元日
次邦衡慶生朝舊韻

夜直懷永和兄弟 八月壬申
重陽前約三館同登高眞珠園 九月二十日
翰林院作開講讀會次邦衡韻 九月二十二日
次韻邦衡哭季懷 發館職有懷程泰之
陳叔進送鵝分粟爲謝次韻
夜直玉堂次王仲行韻 十月十九日
邦衡坐上賦卽事詩次韻 和范至能農圃堂韻
徐稚山挽詞二首 徐子禮挽詞 以上庚寅
慶邦衡生朝用去年韻 辛卯
入直召對選德殿賜茶
張孝愷挽詞 壬辰正月二十二日
過鄔子湖 五月癸未日 奉祠還家次姪繹韻 六月
邦衡俯記生朝貽佳作次韻 七月
次胡長彥韻爲壽 九月二十五日
邦衡舉六日七分五更三點爲對成詩 十二月
足成劉文潛夢中絕句 以上上辰
次邦衡韻琉璃燈簫癸巳正月
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二首 閏二月初十日
再次邦衡皇字韻詩 又次邦衡長子總幹韻
又次長彥韻 楊謹仲慶得郡次韻二首

邦衡作一字韻贈道士李惟寅次韻 二月十六日
邦衡生日用舊歲韻 六月三日
李秀實生日 六月四日
楊謹仲生日四首 六月二十八日
邦衡用洪範五行推薄命而成傑句勉賡盛意 七月十五日
艤舟清江鎭從任子嚴求菊 九月五日 以上癸巳
會同年賞芍藥嘗櫻桃次楊謹仲韻 甲午三月十七日
用舊韻爲邦衡生日壽 楊謹仲生日 六月
次韻楊謹仲和徐師川中秋詩 八月二十日
寄題王公明佚老堂 蕭端偉挽詞
李秀實挽詞 以上甲午
卷第六 古律詩
吳師中以詩惠欵硯次韻 乙未二月壬申
恭賀御製聞喜宴詩 五月十日
次韻賀胡邦衡除龍圖閣學士且以爲壽
王日嚴挽詞二首 七月 次邦衡韻 八月十三日
程泰之次庚寅玉堂舊韻走筆爲謝 九月十七日
再次程泰之韻 次韻徐元敏 十一月
凌閣學挽詞二首 十一月 韓子溫送江梅次韻
次邦衡再用津字韻 以上乙未

兩省賞酴醾芍藥簡泰之四首 丙申
蔡逼判挽詞 四月二十四日 次韻閻才元杓梅
六曹長貳觀潮戲蔡子平 七月十九日
答程泰之問蓮社 七月二十六日
次韻韓尚書觀潮
宣鎖次程泰之韻 八月二十三日
慶東宮生辰二十韻 洪景嚴挽詞二首
送蔡洎赴桂陽令 十月十日以上丙申
同部中諸公遊下竺御園二首 丁酉
魯季欽挽詞二首 君淑人挽詞二首

東宮出示和御製秋懷詩恭和二首 八月初十日
宋尚書挽詞二首 邵及之挽詞二首
次韻李仁甫夜直觀月二首
恭和九月二十二日曲宴御詩
次韻李仁甫送其子下第歸
慶東宮生辰四首 九月三日 送喻宮教出倅會稽
恭和御製賜史浩古詩十一月
張推官挽詞十一月 汪聖錫挽詞二首十二月
次韻秋官少常伯失盃復得 以上丁酉

卷第七古律詩

次韻陳叔晉毀試筆記 戊戌 次韻邦衡癸巳舊韻
次韻閻才元二絕 送石似之倅漳州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 八月十九日
趙公鼎挽詞 八月
恭和御製幸秘書省詩二首 九月十二日
再用邦衡韻贊其閒居
送胡子遠出守漢州 十一月
送謝御書古詩 十一月二十五日
劉諫議挽詞二首 十二月 以上戊戌

次邦衡淳字韻詩 次王仲行宿直二絕
次韻送徐元敏出使交廣 七月三日
次張欽夫送胡長彥韻 劉共甫挽詞三首
次韻王仲行論詩說某之歲
明堂慶成二十韻 九月十八日
內直以金橘送七兄 十月十六日
送鹿伯可致仕
次韻送戴子微出使湖北 十一月 以上己亥
張待制挽詞 庚子正月
進讀三朝寶訓詩謝恩 五月

次文忠烈公丙午同甲會詩韻 壬寅春
慶東宮生辰 九月 吳明可挽詞二首 癸卯
和龍舒兄春日出郊 甲辰 李仁甫挽詞十絕 甲辰
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乙巳秋
次歐陽公治平丙午上巳詩韻 乙巳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戊申
卷第八 古律詩
和陶淵明己酉重九詩 答鄭舜舉寄詩酒 己酉
南園築堂侯賜獻上梁文解嘲 己酉
郊居種蓮次七兄秋浦韻 庚戌

和七兄秋浦韻 題二兄靜明閣
次韻七兄解江東常平印 以上庚戌
題呂文靖公惠穆公帖 辛亥正月
送劉公度縣丞赴江陵二月晦
與諸友賞紅都勝黃樓子
簡吳提刑二首 六月二十五日
楊子直惠鶴雛次韻 七月十四日
譚煥主簿榮壽詩 八月三日 宗子師共作慈順堂
送譚景先經幹 曾季高明秀樓 以上辛亥
次韻馬維良亦樂圖 壬子 修長沙驛感興成詩
寄題張元善楚觀 九月十六日
賦程元成攬秀亭蓼心秀野二堂 九月二十一日
寄題張氏無盡藏堂 下元節 長沙鹿鳴宴詩
次韻謝豐叔賀運使 簡劉公度徐用之
蕭照鄰挽詞二首
寄題謝呂國桂山堂 以上壬子
任子嚴挽詞 癸丑 次韻酬程元成 三月
次胡元之韻二首 十月十五日
送孫從之秘監歸朝供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何同叔送羊羔酒 十二月

卷第九 詞 銘 頌 贊
夢仙賦 胡廉夫哀詞
楊圖南鑑閣銘 胡謙夫家藏硯石銘
夢柏頌 乾道二年 周德友眞贊
王民瞻眞贊 戊子 王日休眞贊
施聖俞眞贊 劉侍讀眞贊
劉舍人眞贊 陳夫人眞贊
卷第十 策
省試策三道
卷第十一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卷第十二策問
金陵堂試策問五首　宜州解試策問一首
家塾策問七首
卷第十三策問
家塾策問十二首
卷第十四題　跋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　紹興乙丑御筆
御書千字文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
撰國書御筆
幸學詔御筆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并御批詔草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
御書白居易詩　御書蘇軾詩
御筆掌記　東宮秋雨詩
御批請免奏十六首
卷第十五題　跋
後省封章旨詳　夜光集
秦少游瑤池宴　訓楚文

六一先生墨蹟跋十首　總跋六一先生帖
六一先生居潁帖二首　六一先生九帖
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六一先生五代史稾
六一先生詩文稾
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六一先生家書紙背豬肉帖
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稾　呂吉甫帖
十賢相帖　大父秦公倡酬詩卷
千祿字書　王荊公家書
蘇文定公批答二稾　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山谷書太白詩　山谷書長楊賦
王初寮詩賦　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東坡子高無雪二帖　東坡遠遊庵銘二首
東坡元祐手錄　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李西臺和馬侯詩　閻立本列帝圖
司馬溫公書臨本　蘇子美帖臨本
修禊帖　聳寒圖
清虛居上眞草四詩　麗莊敏公帖
卷第十六題　跋
劉仲威蘭亭敘　蘇養直帖

宋景文墨蹟　宋元憲墨蹟
劉子澄會祖帖　柴翼著書跋語
趙莊叔字　士奎書周以宗强賦
沈壽岡之祖墓銘　張漢卿華山圖
歐陽公唐贊草　宗室世綏帖
文潞公題頌魯公懷素書　黃庸夷仲行狀
劉原甫貢甫家書　又原甫貢甫仲馮帖
蘇子由詩　劉仲馮與劉斯立帖
蕭御史鳳宗室世綏奏稟　山谷發願文
王職方墓表　宗室子褆藏前輩帖

三蘇畫像贊　此庵記
王龜齡石鏡谿詩碑　劉季高與顧糊帖
黃魯直書金剛經　張魏公帖
超嚴寺南唐詔書　余安道題名
王氏賸詩　孫莘老告身
柳書千文　王介及子渙之等帖
歐蘇及諸貴帖　永興觀舊碑
趙德麟書　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黃丞相書　吳說千字文
張魏公批劉和州事目　虞并甫尺牘
胡邦衡辭工侍御批降詔眞本
東坡書西漢韓王信贊
山谷猩猩毛筆雙井茶詩　彭太傅家傳
貴溪主簿廳記　山谷與李忱家帖
張文潛帖　東坡與趙夢得帖
西溪居士蔣璨傳　建炎御筆
米元章帖　章友直書草蟲
鄭忠愍公遺事　劉楚公拜相誥
蔡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　朱新仲自誌墓
司馬溫公呂申公除內翰誥　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

宋景文公唐史稾
卷第十七題　跋
光堯賜陳正汇御筆　皇祐朝賢送張肅詩卷
程鑄墓銘　醉翁帖
韓忠獻王帖　喻葆光書佛經帖
宇文虛中摹書　初寮先生帖
鄒志完會祖書
陳師錫與陳瓘論王氏日錄書
淨慧寺東坡題名　陳晞顏和簡齋詩
楊修行狀　趙善應行實

趙子崧詩集　邵康節戒子孫文
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徐鉉家李衛公項王亭賦　蘇舍人題臨蘭亭叙詩
黃魯直蜀中詩詞　王禹玉內外制草
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王禹玉立英宗爲皇子詔草
歐陽公與逼判屯田等三帖　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王介甫彌勒偈　黃魯直呈李公擇四詩
東坡帖　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秦少游帖　彌明石梁聯句
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東坡草烏頭方帖
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陳簡齋法帖奏稾
鄧溫伯與東坡唱和　趙忠簡公答魏侍郎手書
唐相梁國忠公加勳誥　趙霑張致遠魏矼奏劄
大父所作涪州李使君墓誌銘
江權卿所藏諸家法帖
陳與義費肅張擴被召省劄　陳從古梅詩
伯父與鄭庶手書　蘇石帖
徐林帖　蘇子美草書
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米芾馬賦

蘇子美寶奎殿頌
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趙湖州祠堂記
文潞公帖　山谷與柳仲遠帖
朱希真帖　張魏公與連帥帖
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卷第十八　題跋
張文潛與彥素帖　王中父哀詞
王校書歸台州詩卷　范文正公五帖
喻子材帖　劉器之帖
蘇子美四時歌眞蹟　蘇黃門翰林詔草
大宗御書　張丞相詩
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蔣頴叔樞府日記
陳去非帖　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劉丞相拜相制
劉丞相封兗國公制　富鄭公與劉丞相書
臨江軍廖節婦碑　鄭景望詩卷
宋景文公家書　宋元憲公表稾
王摩詰山水　韓子蒼送劉童子詩
山谷書南華玉篇　汪季路所藏墨蹟
蘇子眞所藏東坡墨蹟　王樂道帖

范太史家所藏帖　邵康節寫陶靖節詩
范君謨寫韓文三篋　彭惟孝求志堂記
呂居仁帖　盤園高風堂記
李次山雪溪漁社圖　閻立本樂國圖
欵塞圖　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鄒時飛行狀
王民瞻楊廷秀與彭雄飛詩　歐陽楙叟銘
己酉杭州鄭樞密事
張欽夫劉文潛與蔣邕州詩　與王洋手書
楊忠襄與羅鴻詩帖　郭知章告身

龔史傳　郭彥達庚午解牒
記李太白廬山詩　樂史慈竹詩
韓文公黃陵廟碑

卷第十九　題　跋

楊愿與王伯翁詩　韓忠獻王帖
楊廷秀浩齋記　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陸先生赴省詩卷　山谷與韓子蒼帖
韓子蒼詩草　杜祁公詩
胡邦衡講筵詩卷　趙鑑堂快閣詩
歐陽文忠公集古跋眞蹟　書東坡宜興事
樗邦彥草書舞劍器行　張無垢手書
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錄　楊文卿詩卷
東坡詩帖　黃魯直與蕭氏書
南豐黃世成銘文　壽皇御批魏杞奏劄
劉忠潚公帖　三游詩
盛子謙座中銘　杜孝恭所紀王宣功伐
沈傳師碑　溫公訏瞻堂額
印山羅氏一經集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
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先太師清修寺留題記

劉提刑家六帖　劉炳先家五賢帖
錢穆父帖　折彥質燕祉亭詩

卷第二十　序　訓　說

皇朝百族譜序　葛亞卿廬陵詩序
送黃秀才序　葛聖功文集後序
胡英彥論語集解序　續中興制草序
王元渤文集序　周茂振海陵集序
蘇魏公文集後序　張彥正文集序
晁百谷字序　田煒名訓
徐大謙名訓　李叔軫載之字說

循齋說　金谿鄉丁說
卷第二十一　啟
權雩都尉回巖縣尉啟　賀沈相啟
中宏博謝左相啟　湯樞頌德
陳樞頌德　劉尚書頌德
王侍郎頌德　王舍人頌德
趙舍人頌德　葉校書啟
賀湯參政啟　賀湯右相啟
賀王德言除工侍啟　赴金陵教官與張帥啟
方總領啟　鄧漕啟

李倅啟　周倅啟
蔡從事啟　回胡主簿啟
謝到任啟　賀徐漕除江東啟
謝凌侍郎啟　謝張留守啟
上徐漕啟　謝舉狀啟
回句容范宰啟
賀王德言除同知樞院事啟
卷第二十二　啟
回黃從事啟　回溧水唐宰啟
賀李漕啟　謝吳漕舉改官狀
賀金陵韓帥啟　賀湯左相啟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啟　謝提點李直閣啟
賀王同知除知院啟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回蔣宰賀年啟　賀邢倅啟
賀蘇倅啟　謝金陵韓帥啟
賀洪景嚴除內相啟　賀都總領啟
謝除舉官啟　謝陞文林郎啟
上宰執啟　謝除館職啟
汪侍郎頌德　洪內翰頌德
楊內翰頌德　試館職謝洪內翰小啟
答檄州巫推官啟　謝張侍郎舉自代啟
賀汪參政啟
卷第二十三　啟
謝改官啟　史院上提舉僕射相公啟
史院上提舉僕射相公啟　除察官回王福州啟
回新邵州李守啟　回吉州張判官啟
答沈平江啟　答葉伯益啟
除左史答陳阜卿啟　答洪總領啟
回江東葉憲啟　回洪帥鄧直閣啟
答羅朝請啟　答安福路宰啟

賀湯榮公赴召啟　賀左僕射啟
與趙提舉啟　與趙贛州啟
答林教授啟　與王監簿啟 文侯
答永豐張丞啟　答武岡趙知軍啟
回永州葉守啟　回洪推官啟
與龔守啟　與葛守啟
與趙守啟　謝生日詩詞啟
答胡邦衡啟　答新江東趙提刑啟
與郭贛州啟　答李監酒啟
答李本中宜中啟　答郭贛州賀冬啟

回南安祝知軍啟　答士人謝解啟
卷第二十四 啟
回郭贛州賀正啟　再任宮觀謝宰執啟
答錢倅五月旦問候啟　回湖南王提刑啟
答生日詩啟　與洪景盧啟
回新進士啟　回郭縣啟
與錢吉州啟　戲答錢倅啟
回添差通判啟　回李世南啟
與蔡吉州啟　答永豐魏宰啟
除南劍答雷州蕭守啟　答郭尉羅司戶啟
謝生日詩啟　答胡邦衡啟
答廖英州啟　回梁提刑啟
回得解士人啟　謝生日詩啟
回新進士啟　回江西任運使啟
賀錢守冬啟　回太守賀正啟
回萬安謝令啟　與廣西張經畧啟
答吉州趙倅啟
除閩憲赴闕奏事與宰執啟　除少蓬答史徽州啟
答吉州呂守啟　回宣國姜守啟
回李秀實啟　答巫樞密謝復職啟

遷祕侍回外路啟　回李賢良啟
謝生日詩詞啟　回添差鄭通判啟
答豐城維主簿啟　回吉州葉守啟
除宮沙答傅運使啟　謝余監場啟
回眾官生日詩啟
卷第二十五 啟
答陳贛州啟　答吉州趙倅啟
除殿撰答羅尉啟　答楊靜仁謝解啟
答甲午解元啟　答詹狀元啟
除待制回外路啟　回胡邦衡謝龍學啟

除兵侍回傅淸啟　回漢陽趙守啟　回陳侍郎啟
回許校書啟　回施贛州啟　回單侍郎啟
回鄭校書啟　回趙富沙啟　回宣國陳舍人啟
回周廣州啟　除吏侍回外路啟　回江陵趙丞相啟
回胡校書啟　除內翰回外路啟　回紹興王尙書啟
回江東徐漕啟　回李大著啟　回陳舍人賀冬啟
回廣州周侍郎啟　回溫州陳尙書啟　回婺州洪舍人啟
回隆興呂少卿啟　回閩路監司啟　回洪舍人謝進職啟
回劉正字啟　回袁秘丞啟　回鎭江錢參政啟
回周廣州啟　回葉校書啟　回隆興劉尙書啟
回中詞科周監酒啟　回姚狀元啟　除知院回外路啟
第二人葉狀元啟　第三人李狀元啟　答福州趙侍郎啟
回趙正字啟　除禮書兼內翰回外路啟　回太平州木詹事啟
回楊正字啟　回江西錢運使啟　答史太保謝致仕啟
回劉饒州啟　回金陵錢參政啟
回靜江詹侍郎啟　回紹興鄭尙書啟
卷第二十六啟　回太平州盧州池州賀冬啟　回陳丞相謝除少保啟
除參政回外路監司帥守啟　回在外侍從啟　回靜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回紹興張閣學啟　回金陵范參政啟　回王尙書陳舍人陳尙書司馬侍郎賀正啟
回史少傅賀冬啟　回福州梁丞相啟　回靜江詹侍郎謝降詔奬諭啟
回婺州蕭侍郎啟　回遂寧李侍郎啟　回陳舍人啟
回贛州劉顯學正啟　回程侍制啟
回齊侍郎啟　回單侍郎啟
回紹興王尙書啟　回宣國陳舍人啟
回陳舍人賀冬啟　回江陵趙丞相啟
回婺州洪舍人啟　回陳給事啟
回洪舍人謝進職啟　回鎭江錢參政啟
回隆興劉尙書啟　除知院回外路啟
答福州趙侍郎啟　回太平州木詹事啟
答史太保謝致仕啟　回金陵錢參政啟
回靜江詹侍郎啟　回紹興鄭尙書啟
回太平州盧州池州賀冬啟　回陳丞相謝除少保啟
回靜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回王尙書陳舍人陳尙書司馬侍郎賀正啟
回靜江詹侍郎謝降詔奬諭啟
回陳舍人啟　回太平州陳舍人啟
回成都劉學正啟　答陳給事啟
賀梁樞文年啟　回陳丞相謝致仕啟
回池州陳尙書啟　回靜江詹侍制啟
回富沙陳侍詔啟　回程侍制啟
卷第二十七啟　書　狀

除右相答洪內翰啟　回王丞相啟
回史太傅啟　回在外侍從啟
回金陵錢參政啟　回太平州張閣學啟
回史侍制啟　回宋尚書啟
回福州帥賈侍郎啟　回紹興李參政啟
回婺州蔣尚書啟　回紹興張侍郎啟
回趙丞相啟　回鄭尚書啟
回富沙程尚書啟　回廬州鄭都丞啟
回王尚書啟　回施樞密賀冬啟
回施樞密賀年啟　拜左相回趙丞相啟
回史丞相啟　回錢參政啟
除少保回錢參政啟　除判潭州謝宰執啟
謝史太師啟　回隆興施樞密啟
回靜江趙侍郎啟　回江陵章侍郎啟
回金陵余尚書啟　賀陳叔進除同知啟
回江東漕楊秘監啟　回豐漕啟
回豐漕生日啟　賀豐漕生日啟
回江陵章侍郎賀年啟　賀葛知院拜右相啟
回富沙陳守啟　賀余同知啟
回何運使啟　回廣州趙侍郎啟

回江陵王樞使啟　上韓帥書
子柔弟親書　回陳運使狀
回林宮教狀　回鄭編修狀
回吉州王守狀　魏漕遠迎狀
謝林尉狀　回永新張秀才狀
黃提刑遠迎狀　回劉通判狀
吉州錢倅狀　轉官回錢倅狀
李提刑遠迎狀　蔣丞相先狀
道中謝官訪及狀　回葉守鹿鳴宴狀
回鄭秘監狀　中元回方守狀
回潘倅楊倅狀　答眾官狀
中元回吉州楊倅狀　答眾官狀
卷第二十八記　傳
省顏堂記　川泳軒記
詠歸亭記　靜暉堂記
眉壽堂記　鄒公橋記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兵部長貳題名記
兵部郎官題名記　筠州重修道院記
吉州改修學記　重立茭堂記
吉州新貢院記　章氏近思堂記

卽墨侯傳　忠義李君傳
卷第二十九 行狀　神道碑
左承奉郎主管崇道觀王公廷珪行狀
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
興國大守王公綯神道碑
權太常少卿滕公庾神道碑
卷第三十 神道碑
樞密使汪公澈神道碑
資政殿學士胡忠簡公銓神道碑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右迪功郎致仕劉公若川墓誌銘
蔡子亨墓誌銘
徽猷閣待制宋公煥墓誌銘　子柔弟墓誌銘
文士處墓誌銘
靖州太守吳君順之墓誌銘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文林郎劉君令猷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魯公詹墓誌銘　鄉貢進士歐陽衮墓誌銘
清遠縣令鄧君洵侯墓誌銘
叔外祖奉議郎王公覺墓誌銘
承務郎胡君泳墓誌銘
朝散大夫直顯謨閣黃公石墓誌銘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靖州太守李君發墓誌銘　靖州推官張君鑵墓誌銘
秘閣修撰湖南轉運副使蕭公之敏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直敷文閣致仕魯公訔墓誌銘
武昌簽判尚宗簿大伸墓誌銘

恭州太守任君積墓誌銘
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墓表附
朝散大夫知潼州府何君耕墓誌銘
段元愷墓誌銘
提轄文思院葉君楠墓誌銘
朝散郎致仕郭公彌約墓表　籍溪胡先生憲墓表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葬記
伯母安人尚氏墓誌銘　先夫人王氏墓誌
亡姊尚夫人墓誌

張推官妻李夫人墓誌銘　曾監酒母劉孺人墓誌銘
王給事母徐安人墓誌銘　程給事母胡宜人墓誌銘
孟遇葬記　芸香葬記
卷第三十七 青詞　疏文　勸農文
設醮青詞十首　還石相府設醮青詞
皇后生辰三茅觀設醮青詞　設醮青詞
還左相府設醮青詞　還入廬陵舊居設醮青詞
潭州祈雨設醮青詞　薦尚氏姊水陸文
焚黃水陸疏文　廣教寺設供疏文
判潭州謁宣聖文　謁諸廟文
南嶽行宮謝晴文　南嶽祈晴文二首
南嶽行宮謝晴文　府治謝晴文
改判隆興府辭宣聖文　辭諸廟文
祀勾芒神文　潭州勸農文
卷第三十八 祭文
祭吳漕母徐淑人文　祭宋待制文
祭許寶文文　祭子柔弟文

南嶽行宮祈晴文　東明寺祈晴文
南嶽正廟再祈晴文　東明寺再祈晴文
南嶽謝雪文　南嶽行宮祈雨文
南嶽正廟祈雨文　南嶽祈晴文二首
南嶽行宮謝晴文　府治謝晴文
改判隆興府辭宣聖文　辭諸廟文
祀勾芒神文　潭州勸農文
卷第三十八 祭文
祭吳漕母徐淑人文　祭宋待制文
祭許寶文文　祭子柔弟文

祭十一妹文　祭董參政文 文侯
祭羅長卿文　祭林虙仲教授文
祭張德莊監丞文　祭黃世承編修文
祭宗人子婦李氏文　祭劉辰告母歐陽氏文
祭劉辰告文　祭外舅王察院文
祭養原汪待制文　祭趙溫叔母楊令人文
祭胡季懷文　祭芮國器祭酒文
祭靖州太守李秀實文　祭洪景嚴樞密文
祭汪聖錫尚書文
經筵同僚祭范西叔侍講文　宮僚祭楊信伯工部文
祭劉汝一諫議文　祭莫子齊舍人文
祭婁寬夫文　同年祭何誠甫司業文
同年祭李子茂舍人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從母王碩人文　祭呂伯恭禮部文
祭芮國瑞尚書文　祭外祖王給事家諸塋
祭陳應求丞相文　祭袁州兄嫂文
祭釋姪文　祭呂帳幹文
祭叔母李孺人文　祭蔣參政文
卷第三十九 祝文
信州茶山初贈焚黃祝文　展省茶山焚黃祝文

鳳山焚黃祝文　茶山告至祝文
茶山告啟殯祝文　茶山啟殯祝文
考妣焚黃祝文二首　奉祠歸告至先塋祝文
焚黃告祖塋祝文　先考加贈焚黃祝文
先妣加贈焚黃祝文　初除參政贈三代祝文
明堂加贈三代祝文　初除知院加贈三代祝文
初除樞密使加贈三代祝文　曾祖曾祖妣焚黃祝文
祖祖妣焚黃祝文
先考太中至太師焚黃祝文　先妣焚黃祝文
郊祀加封三代祝文　進秩加封祝文
遷相府祝文　入府祝文
拜右相三代加贈祝文　明堂三代加贈祝文
遷左府祝文　拜左相三代加贈祝文
光宗登極三代加贈祝文
奉祠歸廬陵告至長岡祝文　曾祖曾祖妣焚黃祝文
祖祖妣焚黃祝文　鳳山焚黃祝文
長岡焚黃祝文　焚黃告伯考伯母祝文
奉安家廟祝文　除少保三代加贈祝文
長沙祖塋祝文　冬至祝文
郊祀三代加贈祝文

卷第四十頌偈贊題跋說疏記塔銘
送達老二頌　與序老偈
慶雲文公贊　彥岑眞贊
跋鄉林贈陳丹林詩　助賑蕭惟清度牒戲書
題僧志淮刺血書經　跋妙喜遺筆
木觀音說　西峯嚴主毀疏
天華院佛毀疏　報恩善生院記
佘禪師塔銘　訥庵塔銘
升禪師塔銘　佛海禪師塔銘

省齋文稿目錄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紹興辛酉止紹興己卯 章貢 盧陵 平江 金陵

送陸先生聖修府赴春闈

送君南浦慘離情握手依依數去程日薄雲濃風轉勁江寒水落浪還生此時執別仙舟穩後夜相思山月明好把嘉謀獻丹扆中興天子急升平

贛江

跡落蠻夷地艱危分飽經盤渦隨櫂舞驚浪濺船零石亂舟纔過峯迴眼謾青晚來荒浦宿愁緒轉冥冥

留題文氏雙秀亭三首

身在江湖欲看山山行還憶弄滄浪誰知裏許雙奇絶碧玉青螺張本作羅一望間

汀蘭烟樹兩佳哉六曲屏幃坐上開南浦彩雲飛畫棟西山爽氣任朝來

澄碧修眉固自奇只愁門外苦喧卑要知心跡雙清處須待人稀月上時亭近市

彭永州夫人挽詞

夢祁端由慶閥鍾采蘋來助大夫共化行閨壺衣無綵行應箴圖管有形石窌方開湯沐邑黃岡俄掩爺堂封不須更續更生傳自有豐碑記蕭雝彭自爲埋銘

道中憶胡季懷

珍重臨分白玉巵醉中那暇說相思天寒道遠酒醒處始是憶君腸斷時

行舟張本作舟中憶永和兄弟

一掛吳帆不記程幾回繫纜幾回行天寒有日雲猶凍江闊無風浪自張本作亦生數點家山常在眼一聲塞雁正關情長年忽得南來鯉恐有音書作急張本作急遣烹

抵蘇臺寄季懷

江浙相望寄此身臨風回首歎離羣吳雲目斷君思我楚樹天

遙我憶君別後酒尊應獨酌舊時碁局對誰分狂言欲吐還須茹俗子紛紛可得聞

次韻王仲謨仲嵓唱酬二首

公子翩翩正妙年修能姱節本天然弟兄況自逢三益事業懸知定十全厚意綢繆華映鄂新詩絶麗月流天乘黃騏耳方爭駿應笑駑駘强自鞭

別日無多似隔年每逢佳句輒欣然詞傾江漢無留礙語轉珠璣更渾全目共荆溪千里月人居吳郡五湖天興來倘有山陰作即上扁舟往執鞭

和仲嵓中秋赴飲莊宅

方訝頑陰蔽月堂坐看涼吹動枯楊疾驅雲陣千重翳盡放冰輪萬丈光莫問蚌珠圓合浦且聽羯鼓打西涼疎狂似我何須撓撓取吹笙玉雪郎撓周郎之句來詩有妙曲

羅主簿妻朱氏挽詞二首

早歲從孫寶中年訓孟軻節高賢作貧內助機斷激儒歌杞棘鶯先逝雲霄鸑正摩即看膺命服何遽掩卷阿

素幕帷堂日青烏甫窆時薤迎作凝朝露冷樹動晚風悲七十年無憾平生盡有儀孝哉難與穀猶慟蓼莪詩

送趙富文彦博倅洪州三首

期集分攜五載前衡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梅

黃夜雨天辛未四月晦圍司結局今復以是日送君行

花發河陽政早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人同年四百人未敍自公始

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靜許我他時解榻無

次韻丁維皋糧料轄牡丹未開

拙速那能鬬巧遲從教綠暗落別本作與紅稀天香未染蜂猶懶日暖先籠蝶已飛羅鄴牡丹詩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蜡籠輕日護香霞又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羯鼓只應催上苑鶴林誰復倩經衣請君多釀淮南米縱賞先拚倒載歸

適蒙折簡見約烹茶再次前韻

清明過後日初遲春服成時悉漸希浪藥總隨流水遠名花獨待羽觴飛催開已奏清平調李太白清平調三章正爲牡丹唱徹猶須金縷衣活火新泉太清絕何如沉醉詠而歸

次韻白蓮

汙潢濁水葉田田又見新栽京府蓮見樂天詩玉井謾傳青壁外雪膚如在射山前泛紅入幕王家俗種白開池陸子賓不用若耶溪畔女蘭橈夜採月娟娟

次韻紅白蓮間生

閒花不遣倚門墻獨抱芙渠冉冉香艷質施朱窺米玉冰姿傅

粉試何郎青莖翠蓋元相映縞袂霞裾各自芳聞道金鑾行豹直炬蓮先已兆嘉祥

次韻秋日禪房

官閑未覺往來妨疎懶從公意自長松栢有心寒始見芝蘭入室久彌香送秋容我無何飲眸夏憐渠有底忙霜倒池蓮雨荒菊禪房眞似贊公房

次韻沈世德作式撫幹川泳軒

江山儘淸麗雲月助色澤向來面面景今日誰洗滌主人倚晴檻回首笑謂客府公實知已餘事懶經畫軒窗張本作廊大厦軒窓開澤國梁簷遍象緯棬礎壓鹵斥仰看天宇大俯覺地軸窄

端如倚巨靈妙手重開闢此興固非淺無人不自適華國（張本作關）
望中倣棠陰坐上得波光動濼井帆影落几席所欣魚依蒲未
許蝎見壁陰晴及朝暮氣象如（張本作知）幾易（別本作日）颿回有餘韻鳥
度無留迹市聲沉浩浩漁唱聞昔昔油幕多風流脩然晉八伯
淋漓傳翰墨鏗擊間金石遥璧喜同志倚玉許涼德頻（別本作頗）慚
陂量容未爲（張本作）忍俗駕勒惡詩信非備勿作春秋責

又次韻二首

川流元滾滾客至喜津津卜築新形勢逢迎舊主人酒盃容我
醉詩句味君醇大隱聊城市巖耕笑子眞
宮槐分影直官柳着行疎畫棟飛翬遠晴霞散綺餘池邀山簡

馬水勝武昌魚只恐封泥召驂鸞上帝居

次韻醵飲

屑軒發天藏初日照粉牖（韓退之高門塗粉牖）雄觀跨鵬背煩促陋蠶箔
飛綏會蘭亭傳觴寫桑落飲興江海窄逸氣雲天薄雖無漢侯
鯖粗勝周禮醪清飲（張本作歠）謝綵竹賀廈驚燕爵圍碁角勝負獻
俳紛戲謔涼風徧廣坐長夏失重熇（柳文赫炎重熇）高會方繼日初筵
今告朔要令四難并詎止一餉樂明朝傳絕唱百年無此作薦
聞須狗監賡續愧鼠璞今王馳蒲輪之子尚蓮幕行參瑚璉用
歸助棟梁託（謂沈相）讀書照青黎覩草詠紅藥回顧廣文寒莫忘
雞黍約

次韻趙公直賞心亭醵會

晉人誇新亭假日輒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
昔人物已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勝
冠蓋茲樓貫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丁謂揔亭靈光故無礙
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鳥衣遊此日思□概從容俛休
沐登臨多悵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蔕已尊詩社盟更許食
期戒佳賓滿坐上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洲名遠目送飛鳥快方
種淵明秫粗免監河貸一醉倘可期與君時倒載

送鄧漕（根移帥揚州二首鄧翰院本作鄭）

碧幢紅旆擁西風幾黙淮山落眼中臥轍正看留使者裹帷早

已識元戎兒童騎竹迎并牧父老封棠記召公人望汲鄉居禁
闥淮揚只恐又忽忽
閶道維揚地望雄風流人物似江東六龍前日歸（別本作臨）淮海五
馬由來說醉翁璧月幾橋留夜色珠簾十里待春風遥知九日
平山會笑插萊萸滿鬢紅

送葛謙問（鄭運幹）

少年扶犁事西疇老陪英遊帝王州才高韻勝各有得志合情
親君更優離筵忽席洛定鼎戊期云畢齊葵邱君行其歎空冀
北我衰謾作周南留欲持菊觴止君飲罍車已戒難停轡欲挽
長條贈君別金城柳落空悲秋悲秋惜別置勿道資望久合登

灘洲仙凡一隔在何許指點蓬萊雲氣浮

送毛平仲　幵

平仲學士隱居鄉閭而儁聲震於四方踢來陪京衣冠傾慕焉僕之大父與先尚書同爲庚辰進士平仲於僕又有十年之長方將兄事而强附之則聞歸艎在岸矣敬贈惡詩既敘先契且約後會云

父祖同登六十春相逢草草大江濱羨君不使囊錐見笑我空將芰製焚聞道都人時載酒未容俗客細論文他年小築柯山伴泉石風光賸欲分

次韻邢懷正孝庸通判遊蔣山

次韻周德友祁　薳幹

會見麻姑過蔡經邦陪王導宴新亭博文正自鄱木彊操論未應談竹刑入幕久依池水綠讀書行照杖藜青簾中知有還丹在不用臨溪憐鬢星　少答鶴髮之句又德友昨日以蘇養直詩帖百餘紙相示世傳養直遇仙故用麻姑并還丹事

送蔡德輝　瑾　教授三首

天馬元從西極徠頻年伏櫪伴駑駘如今始覺升沉異萬里追風道路開

曉折臺城楊柳枝夕登瓜步佛貍祠請君收拾江山助歸和薰風殿閣詩

幾回送客大江頭今渡江頭特地愁豈是陽關動淒怨同倫情

分正綢繆

送徐漕　度　移憲浙東二首

一去中臺十九年愛君憂國得華顛久疑使節留江上稍喜除書近日邊寒碧軒窗餘舊句　公於漕臺創寒碧軒且賦長句命同僚屬和　汗青簡冊奏新篇　公著國紀以續通鑑方繕寫進御　文章入相公家舊沙路從今穩著鞭滿歲蹣跚泮水間獨公不作腐儒看幾陪佳客芙蓉幕聊慰窮愁菩薩蠻此去高山空自仰向來流水爲誰彈剗鞭截鐙知無益但覺輪囷激肺肝

送子開弟還江西二十韻

丁年樂家居豈知離別慘言遊冠蓋場聚散靡自由子從何方

來訪我金陵州情多語反默喜極涕飜流不如並轡出庶以寫
我憂沉沉長干寺南軒清且幽烏衣訪王謝煙滅那可求郤登
覽輝亭下瞰白鷺洲羣山競合沓萬室張本作里相牽鉤回首指鍾
阜黎明戒前騶林泉與臺殿勝處皆窮搜紛紛六朝舊莽莽今
幾邱吊古轍未環劇談興方稠胡爲理書劍復欲從遠遊蹉跎
六年別邂逅半月留臨分敢不盡苦語誠非偷期子如良農勤
勤事西疇愼勿因水旱而令廢鋤耰豐歲會可必行行眞有秋
十月風霜動待子江之頭

送張端明肅赴召

某伏承某官節召還朝閭府士民稱頌盛德如出一口

某以年家子門下士而承泮宮之乏倘啻無詩歌人謂
斯何謹採輿言爲口號十首辭雖俚而事則實意雖淺
而情則深冒瀆威嚴不寒而慄
春殿會收最上科甘泉扈駕早鳴珂金陵已寒三年課玉燭宜
調四氣和
家傳圯上一篇書二紀論思張本作詩只緒餘此去籌帷方倚重赤
松那得更張本作便從渠
歸粟招提刻翠珉羯胡稽首歎名臣今聞整轡登廊廟惟有先
聲普四隣宣和末公施米虹縣之僧寺刻石以記虹人過之歎服名德其寺賴以不毀
管鮑分來二十年何人從此得朝天介圭入覲由公始莫把翅

名取次鐫紹興八年始以府帥兼司留篇今已十餘政未有被召者
會以詩書化蜀人更怯文教大江堺諸生亦有如何武爭詠三
章轉上聞
心正能教筆不欹古來書法獨公知顏筋柳骨留蕭寺總是廿
棠去後思
尺一催歸侍晁旒邦人無路止前騶郤因過祝南山壽小作臺
城十日留
延英引對寵章新都下傳觀拜輔臣沙路緩驅金騕裊腰翰院本作閣
閒新上玉麒麟

公門如海亦如龍解榻鈴齋獨見容慚愧深知何以報歲寒千
尺澗邊松
欲驅羸馬從金鞍願藉微官進自難但願斯民均暖律小儒不
歎廣文寒

送沈世德撫幹還朝

元戎已趣曹裝覲上客難教儉幕留積雨半篙生別浦清風十
幅送歸舟槐庭衮繡行虞侍芸閣鉛黃待校讐池有游鱗雲有
雁尺書能寄故人不

次韻徽州胡推官 漣旅中遇雪且約同登雨花臺三首

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冰霜青鞋踏遍江南岸更賦名
花似漫郎

傳道詩仙折簡來破寒雪屋爲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謠吏部才

天女來參彼上人逆知君動雨花心故令六出繽紛下免使荒臺吏重臨

方瑞人挽詞 干之後王和甫外孫

處士詩名滿古今外家文采切星辰中郎有女曾傳業武子趨庭更慰人諼草正開堂北向扶桑莫反日西淪可憐叔寬湘江路燐走螢飛翠柏新

省齋文稿卷一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紹興庚辰止紹興壬午金陵臨安

送別邢懷正直閣赴江西提舉二首

天江西畔米流脂欸散新隄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蜚萬艘歸朝家法備農商信臺府官閑案牘稀廬阜虎溪天下景未妨行部欵禪扉

二年疎懶累深知喜見皇華授節時歸里欲依東道主登幾恰負北山移黃間遥想前驅弩白下空攀遠別枝坐席未温公人覲却教南蕩候旌麾

留別金陵韓帥仲通二首

十二麟符玉截肪腰間仍映帶圍黃化行江國春常早訟息增除日自長槐影綏趨三接晝棨陰先滿十連堂子淵去踏長安道待城中和奏未央

再疊賓筵又一期千金敝帚賴提撕泮宮正采僖侯禮大學俄甘吏部齋人似塞鴻春向北心隨江水日朝西太平勲業須公助不用頻年戀簡犀

留別蘇仁仲通判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花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踈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勲張本

作頻戀情君王日日問巖徐

九日哭子柔弟

自酌黃花酒心酸苦淚零常時愛鳴雁從此不堪聽

劉韶美監丞以予發策玉堂小詩送筆墨云腹裏英物吐長虹翰墨區區有底功也要同盟作旗鼓三山直上一帆風走筆次韻時在雨中

今雨驚呼未霽虹筆精墨妙策新功要令快草三千牘故借泠然九萬風

次韻程泰之正字奉祠惠照院詠雪五首

天女飛花現化城禪房深處想神清齋心正使無低唱擁鼻何

妨效洛生

造化平心混萬殊高低一色豈離朱如何尚愛南枝瘦偏以張本作似凝脂助曼膚

方丈仙人定好奇行吟合璧伴瓊巵兎園且就如今賦鳳沼重看異日詩曼倩見文選

昵燥誰濡翰墨場絶思齒頰澈甘芳粉身莫惜歸湯鼎要與國龍發暗香

剡啄朝來送好音唱妍酬麗自青林柴門未掃蒼垂溜筆退誰知抱膝吟

胡原仲憲正字特改官除官觀館中置酒餞別會者七人

以先生早賦歸去來爲韻各賦一首僕得早字

西伯王業興海濱歸二老漢家念羽翼坐致商山皓恭惟陛下
望尊德繼雍鎬先生學孔孟不但遺編抱致身雖苦晚聞道固
已早昨隨弓旌召著脚立張本作歷蓬島夜陪藜杖青朝奏囊封阜
第令坐堂閣不減照乘寶思歸獨何事豈爲子規惱祠官厚稟
假命秩略資考恩榮固無愧出處吾有道漫漫七閩路去去春
風好都門送別處懷抱要傾倒相思常情耳再拜請張本作稱善禱
臨雍有故事乞言非草草指期褒蒲輪未可迹如掃

送光祿寺丞李德遠得請奉祠

君家臨川我廬陵兩郡相望宜相親長安城中初結綬石灰橋

畔還卜隣扣門問道日不足篝燈照夜論心曲寸莛那許撞洪
鐘跛鼈近張本作逝將隨驥騄聞君上書苦求歸君今豈是當歸時
滿朝薦君君不顧我雖歎息何能爲莫攀楊柳濤江岸莫唱陽
關動凄斷行行但祝加餐飯潮落風生牢繫纜

次韻史院洪景盧檢詳館中紅梅

紅羅亭深官漏遲官花四面誰得知南唐苑中有紅羅亭四面亭植紅梅見雜志蓬
山移植自何世國色含酒紛滿枝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飾
天然姿又如東家窺牆女施朱映粉尤相宜不然朝雲赬海怒
自持似對襄王時須臾燕支著雨落整裝俯照含風漪遊蜂戲
蝶日採掇嗟爾何異哉之蚩提壺火急就公飲他日墮馬空啼

眉

次韻王龜齡大著省中黃梅

化工未幻酴釄菊先放緗梅伴羣玉幽姿著意慕鈆黃正色何
心輕萼綠粧成自淺風味深對此寘辭食無肉可憐浩公被渠
惱中歲悔屏翰院本省中黃梅在酴釄之側黃魯直戲作二屏杯杓釀答王觀復酴釄菊詩云誰將陶令
黃金菊幻作酴釄白玉花

送王嘉叟編修通判洪州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雲應
碧東湖柳正黃古來求別鴈不是薄星郎王名秬賀允中薦以上書薦張和公補外
崔補甫自吏部郎求洪州別駕

送王龜齡赴越州宗丞

冊府號冀北一時聚奇才嗟我雖未至尚及相追陪胡子眞騏
驥元章蓋龍媒遥來厭名韁蹴踏游九垓王子乃汗血疑是西
極徠忠清貫日月聲名震陪僊君王市駿骨得此七尺騅秣以
天山禾貯之黃金臺玉勒繡羅鞍映帶文錦口謂言開道路亦
復薄蓬萊乞歸丞相府連月書百回東郊治公姓笑渡滄江露
奉身信美矣體國安在哉帝家十二閑何嘗列駑駘遲子復立
仗來歸勿徘徊

送聞人茂德滋刪定歸嘉禾

七年東帶趍朝參共喜儒林得指南經傳注成頭未白公卿問

徧綬猶藍秋來去國懷張翰此後論詩憶鄭虔別酒易闌情不盡會憑清夢聽清談

去秋丙國器以詩賀入館今渠繼來次韻

一自傳刀夢遲君已隔秋浪傳迷弱水未省礙虞舟天子方神武狂胡敢逐雙應須漢充國早晚與兵謀（芮谷屯田策刀夢渠去歲自言）

陸務觀病彌旬僕不知也佳篇謝隣里次韻自解

閉戶十日雨陸居如坐舫吾身固已困未省子疾狀昨朝拜床前不敏祇自愴蕭然維摩几高謝裒榮幌是身本何有更慮不已恙全人脰肩肩大瘦誰甕甃（別本誤作全人豆肩大瘳瘦誰甕甃）擲杯蛇自去靜耳蟻爲諒乃知閱肘後未免信紙上大哉橫氣機寄此語清壯我雖問疾晚可以無悵悅（翰院本作恨悵張本作悵悵）

次韻丙國器正字館中木犀三首

多生定自爲黃卷一念無如魚蠹何今度金（張本作全）身散金粟芸香從此不須多

曉窗汗簡困遮羅午對枯枰輒爛柯天遣幽香一喚起醒然頓作出瓶鶖

怪底花開已兩迴先生傲睨未銜杯若猶不領渠儂意猶向堵前一再開

慧海大師日智索詩

人人飽食卽安眠慙愧師管粥飯緣三茂綈身猶未解齋厨已報炊無烟

徑山說法日瀾翻慧海精勤三十年他日宣城傳僧寶莫分禪律一時編

湯瑀人挽詞（處州丞相之女）

欹息閨房秀霜催鬢未華女工丞相念婦道里人嗟石窌脂田廢漚江粉旆斜西風看花淚寂寞小窗紗

年家太夫人鄭氏挽詞（趙伯椿之母）

早適王孫貴中成令子名齊眉餘婦順截髮助交情三釜應天相重泉奈翰院本作泰日傾升堂今已矣淚灑越溪橫

王季海正言父宜義（師德）挽詞

三世儒科獨隱淪功名豈必在吾身早看伯氏囊荷舊晚喜郎君諫草新絳縣人存疑甲子論衡書就困庚辛（張本作申）遥知會葬車千兩絮酒淋漓臥衆麟

送司農少卿杜起莘（一本作葉一本作華皆誤）出守遂寧

識公七年前青衫騎破驌送公七年後金章大州□窮達反掌耳置之勿復論憶公出蜀日避名如避喧神羊一在首慷慨眉宇軒朝陳擊姦疏暮進與邦言炎炎中郎將解帶西南奔矯矯丙押班掛冠神武門所以杜御史姓名滿乾坤人生有衆散安所非遊宦徵黃不作難聖主方求諫

次韻張眞父著作遊湖山

令休閣欽黃念念長安遑出遊爲我憂驚言豈顧返撐舟度平
湖蠟屐試叠巘境幽客更佳風靜日亦煖爾僕毋告勞我足倘
忘蹇眼明見孤山地禁接上苑却登靈隱寺巖壑此其本經行
盡精含一一爲排鍵勝遊固可繼況乃春未晚所嗟蟣蝨臣無
術助龍衮頗聞議深討將士不及飯古稱格苗頑不必侵自阮
吾民戰吾地甌脫未稍損願言休王師歲熟禾自稔

次韻張眞父著作綢梅

璽黃織就費天機付與園林晚出枝東觀奇童承詔後南昌故
尉欲仙時芳心向日重重展清馥因風細細知詩老品題猶誤
在紅梅未是獨開遲

送馮圓仲吏部出守邛州

戰伐驚前日安危共此時諸公今有望萬里子何之市駿甘求
骨呼鷹苦待飢寸心懸日月不爲去來移

錐末藏銛利刀頭慴寶與爲鄰非白首補郡有高能交分看前
輩離愁愧老僧亭亭望中塔高處待重登同舍餞飲湖寺登保叔塔未盡悵然而別

送湯相守紹興二十韻

漢闕蕭居守周興畢保釐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時憶昨生戎
馬誰知死佛貍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收拾鑪錘手經綸管
籥司南圖忘震蕩北上得遞迤銅刻新符獻金塗舊印龜從容
時屬耳鎮撫效如斯帝意仍調鼎親榮寔去聲擁麾斑衣加畫繡
逈帨雜牙旗餘力今循覇洪鈞昔相夔斯民先已覺此地更何
爲玉帛塗山會銀黃越將垂圖經千古事賓幕幾人詩有客叨
恩顧無才負已知身留蓬島直夢度浙江湄投劾難何有登庸
恐不遲行逢三月秧看即百錢齋祖餞分離席班迎指後期一
夫非自喜正爲太平基

次韻鄒德章檻監海官舍芙蓉芭蕉

君不見蜀都之城百里長無數芙蓉遮女墻遂令邦人記舊俗
往往空巷爭新粧又不見雲夢澤中吞美惡相如所誇殊落落
獨將巴苴並蘭芷楚客至今猶憶昨兩邦不爲天下涘顧乃著
意濁水泥眼看紅綠意先眩玩物固應爲物迷豈知弱質甚蒲

柳成毀須臾飜覆手春風秋露略紛敷皓雪青霜已摧朽主人
學道窮三餘俯視官舍眞邅廬從渠草木榮與枯只有此心常
自如水邊比色盆見素隍中覆鹿初何據似耶非耶誰與論彼
夢我夢隨所住大篇字字皆披沙淸晨走送驚隣家鈍根也復
發深省世間何物非空花

奉常林黃中博士以黃柑食陸務觀司直陸賦長句林邀
予次韻

林子勇報國太華欲力擘吾嘗歎其材浮海中巨舶向來固不
用今用猶迫匪異柑橘橙霜飽實未摘不使供王羞何異棄
道傍山東一百郡風氣久限隔子如又思歸殊勳定誰策孝哉

狄梁公芧立望雲白親舍豈不念王事正求索前聞獻果餘用叔孫通事
手鉤懷橘客雖非木奴千猶過庭貧百兩公相親意初不以張本
看核當於古人求未可度以應如我乃無用甘作下惠阮

許陸務觀館中海棠未與而詩來次韻

莫嗔芳意太矜持會得三郎鬱築吹事見梅聖俞詩注今日若無工部句怨勤猶惜最殘枝

以紅碧二色桃花送務觀

碧雲欲合帶紅霞知是秦人洞裏花俗眼只應窺燕麥不如送與謫仙家

范至能以詩求二色桃再次韻二首

霓裳舞罷醉流霞翠袖頻揎眼欲花文室蕭然那用此春深料得客思家

翰墨場中蔡少霞如今悟徹頌桃花看朱成碧吾方眩試把橫枝問作家

劉信叔 錡 太尉挽詞二首

今代詩書帥收功百戰餘人誰不開府公獨帶除書死後家無氓生前客有車輕財并待士此意古何如

不謂摘胡月妖星犯將營去冬有星犯上將伊吾空有志涓上不成耕

務觀得曾吉甫茶以詩見遺因次其韻

詩仙餉子北苑雪正欲一洗東華塵道山延尉俱夢事喚醒野軒真主人

送洪景盧舍人北使

嘗記揮毫草檄初必知鳴鏑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可勝軍中十萬夫已許乞盟朝渭上不妨持節過幽都吾君甚似仁皇帝宣有韓公贊廟謨

次韻務觀迎駕

法駕朝西內諸臣許後陪蹕煩民更喜鳶載路無埃我輩猶聲筆君才合面槐如何車九九獨不與偕來

次子中兄韻三首

獻納深慚杜少陵驟紆皇眷秩頻增羽書日日驚飛電給札歸來欲飲冰近賜筆札令羣臣條陳時事

讀罷新詩暖似春手搖食指舌生津平生口腹何曾計自笑如今枉累人黃雀不至故有此句

黃道初開日月新容光應不間孤臣左螭立近焚香案右掖名參觀草人二聖深恩空次骨幾年歸夢已通神阿兄念我勤招隱好爲丹爐養汞銀

陸務觀編修以石芥送劉韶美禮部劉飲以勁酒二丞皆

晝隱也因其有詩次韻二首

芥辛酒苦郎多情田舍翁成嫵媚名屋角風號天欲雪胸中浩
浩正春生

自移家具失連墻不復燈前共詠觴手裏有詩憐指動褰邊無
分笑頭方

招陸務觀食江西笋歸有絕句云色如玉版貓頭筍味抵
馳峯牛尾貍歸向妻孥誇至夕書生寒乞定難醫戲和

東厨日日厭侯鯖郎羨濟蘆掃韭根如我乃眞寒乞耳貝因肉
味筍殊村

次韻程泰之駕部送猴

團團擾擾便生憎誰暇徐觀棘刺能駕部猶嫌無駿馬他人須

用土牛乘

寄題新居羅長卿觀瀾閣蘭堂

大江來章貢小江出香城快哉一閣上揖此二水湧江落波瀾
靜江漲波瀾驚四時互變化兩目常兼并登臨苟得要坐使萬
象呈吾聞鄒國軻恥作么麽生平生浩然氣直與天地盈觀水
必觀瀾寫言見眞情雨集溝澮間肯把青眼橫長卿輒之徙胸
中氣崢嶸學障百川東詞如三峽傾此道素自得此景宜天成
我本烟波徒臨流嘗濯纓他年理漁艇往尋鷗鷺盟倘爲新居
圖載我一葉輕

君不見漢家築臺臨成京圖籍排比如魚鱗又不見晉人創室

稽山陰羣賢畢集羅簪紳古今名蘭固多矣而此二者常不泯
乃知草木本無取必假人物始可珍夫君名高斗以南築堂宛
在江之滸楚人盈要競服艾羌獨滋蘭眞絕倫風搖綠葉劍戟
舞雨折香包檀麝新不宲充幃悅鼻觀正自級佩持吾身堂奥

藏書三萬軸盡校魚魯分根銀堂中延客三千履可結倚札參
雷陳定知斯堂閱千載與昔臺亭名共振僕也生憎鮑魚肆扣
門屢作若家賓小槽珠滴不待滿有時旋漉頭上巾醉甌惡語
涴君壁有客如此君勿嗔

讀史二首

舜作九成樂丹鳳儀其宫周備既醉福高岡始鳴桐區區漢宣

帝雜霸欺羣聾惲詠廣漢族一變高文風德教既不任覽輝理
未通惟昔周道衰麟出大野中尼父絕史筆蓋傷古道窮漢治
非虞周鳳來與麟同胡然賴川守乃敢貪天功下義上賞姦甚
哉其相蒙

洪喬賁名士恥爲致書郵扁舟石頭路百函委湍流惠固有不
費附從諒何尤性也倘自異邪之倘爲優柰何負諾責而令任
沉浮天報在爾子晚解桓溫仇答謝豈不審何至空函投坐此
竟乘絕佗傺歸山邱乃知網恢恢小惡靡不酬寄語輕薄子勿
貽子孫憂

漁父四時歌

三湘七澤雲連水短棹意行無遠邇江花時傍綠蓑飛水鳥忽隨清唱起醉後懽呼踏浪兒鮪可鱠尊秔可炊芳草從教天樣遠都無閑恨可淒迷碧桃幾片來何處試訪秦人武陵路

朝霞沉綺烏張本作鳥鵲興釣車徐理櫂一鳴夕蟾散金鷗鷺浴乘流蕩槳清江曲行人卓午汗如流綠陰濃處杭福舟綵綸卷盡身無事日長睡足風颸颸覺來一觴仍起舞未信人間有炎暑世人只詠江如練此景何曾眼中見露零張本作冷月白人已眠茵頃風光儂自占尊鱸況復生計優酒醒還醉餘何求有時閑看飛鴻字斜倚高竿不掉頭曉來誰喚招招渡一笑貧緣葦間去

白浪粘天雲覆地津人斷渡征人喟欲矜好手傲風波故把扁舟泛國文忠公集 省齋文稾 卷二 十三

舟恣遊戲雪簑不博狐白裘尺寸之膚暖即休竇魚得錢沽美酒翁媼兒孫交勸酬田家禾熟疲輸送樂哉篷底華胥夢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隆興癸未止乾道乙酉　臨安　廬陵

四禽

人言百舌巧舌至輒無聲不如鳩雖拙四時知陰晴提壺勸我飲我醉誰解醒布穀獨可聽要當早歸耕

恩許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韻詩再次韻

迂儒豈足助維新日奉威顏謝主臣可罷本非緣一事致疑初不怨三人弟兄有祿供温飽畎畝何階答聖神此去讀書真事業向來正字誤根銀

次韻子中兄相迎詩中有莫松楸之語追念別後叔母子桑下世故卒章及之

浙水秦淮度十霜官清誰薄簡編香春來怪底鳥樂歸去喜同燈燭光身近廣寒猶內熱手遮赤日却心涼只愁初踏江邊路封土纍然似爺堂某求去之日乾鵲噪簷劉賓之正在坐戲曰遷乎某曰遂志耳果然

次韻陸務觀送行二首

羣閽虛生白蘭臺汗殺青英遊迷歲月神武動風雲還擢恩頻忝黜黎困未醒空睠范蠡去羞對浙江亭

議論今誰及詞章更可宗三年依玉樹一別遂塵容盡日尋山寺思君倦塞烽務觀將赴京口五言何敢續持用當緘封

張淵道侍郎挽詞二首

藉甚中興日歸歟載戢秋周旋黃石法邂逅赤松遊名與衡山峙身隨楚水流若爲窺智勇家世本留侯

南國頻移鎮西清叠進班衮衣元繡總貝錦謾爛斑斜日逢單閼公薨以己卯夏流金識大還惟餘千字誄傳誦滿人間

重九竹園見梨花懷子中兄

春花著雨卽塵埃何似深秋耐久開菊尚無多饒瑞質霜如有意護香腮也知林下風光早不爲山中歷日催望斷行人思折寄郤疑呼作嶺頭梅

九月十八日夜忽夢作送王龜齡詩兩句枕上足成之

匈奴何敢渡江東一士眞過萬馬雄唐室安危誰可佩雪山輕重屬之公天臺不納尚書履鄉縣猶乘御史驄行樂休嫌園小小高歌幸有鼻隆隆龜齡家有小小園而侍姬號隆隆

寄題龍泉孫大同司戶三桂堂

山居速化栴千荻孫家種木惟種德一朝仙籍浮桂香昔笑其迂今改色鄰翁笞兒乞條枚條枚不惜莫浪栽君不見天街十二綠槐滿獨有城東之槐應三台

題神岡廟其神蓋六朝時劉竺使君也

崒斷川平拔一峯丹青剝落古靈宮邦人歲久忘遺愛賈客時來乞好風二水有情猶馨折霜楓無數尚旗紅岡頭故址宜亭

榭城郭江山在眼中

去年會慶節初上壽儀勅差翰林承旨今樞密洪景嚴攝殿中監執酒盞尹攝少監以酒注於盞既而準故事權停此禮但拜表文德殿下從駕朝德壽宮今年赴永和觀龍散武弁三數人而已有感成小詩

去歲茲辰侍赤墀詔黃親許奉瑤巵如今不及封人賤猶對君王効祝辭

再次去年子中兄送黃雀不至韻

祝壽筵開正小春兄酬勸喜津津披綿走送非無意小愧乘成多忘人

送芮國器察院漕廣東

星聚會尊德貧張各避風別離雙鬢異邂逅一樽同五嶺皇華使扁舟漁釣翁江分鴻不到書札若爲通

龍須道中

客勞一作問田頭鉤渠憐馬上郎作勞并轡控未用別閑忙

同子中兄遊龍須吉祥善生諸寺歸至柞樹渡大風雨中登舟

偏等山寺穿雲子歸戲風波踏浪兒事業如斯官給廩廬陵米貴有人饑今春不雨民方艱食

甲申中秋子中兄賦詩有人月分圓二十年之句蓋歎中間多難且離別未嘗爲此會也因次韻

世事渾如蝸過前刀頭喜對鏡飛天陰晴萬里同茲夕離別前時照幾年此去莫令踪會合從來無意必騰騫幾思種秫迎崔簡窮鬼還來笑買田近屢爲此計垂成輒破

夜坐困甚

馬逼薪蕘夜爐深柱膝承顏夢欲成不記坐來湯沸鼎却疑蓬底聽灘聲

乘成臺觀雪憶子上兄

南雪霏微積便張本作漸晴兒童只慣管中窺誰知今歲望不斷天與一臺成此奇苦謀展瑕疵疊疊松垂談麈玉枝枝國艷忽憶

新令尹天際帆飛歸張本作定不疑

次韻王洋少尹張本作府送蕉坑茶

昏然午枕困涼濱醒後張本作以清風賴子真初似參禪逢張本作聞砭語久如味諫官端人王程不趁清明宴野老先分浩蕩春敢向楊羅評綠玉待君同碾試飛塵

同年劉辰告妻易氏挽詞

曾師班女須兄功何意安仁悼德宮圖解鴻原芳譽遠塵昏鸞鏡玉容空蕭騷風棘悲諸子寂寞筌歌泣舞童莫訝無從出哀涕良人契合四般同

二月十七日夜與諸弟小酌嘗榧實誤食鳥啄鳥喙葦也

古書云以革簣酒殺人戲成小詩

伏神老芋不傷生江蟹蝑蜞禍亦輕我獨好奇嘗酒革誤思榧實殺三彭

題聲寒圖二絕

浪傳魁梧越滄溟過譽清夷得好銘今見畫圖寒乞甚心聲心畫果難形

道山仙聖典刑真原廟功臣鈒佩新歸掩柴門無此夢撚鬚書腹對斯人

二月二十六日攜家遊青原歸入陽園酴醾盛開誦子中兄摘雲搖碧露繁星之句賦此詩

偶從山寺賞春遲問訊名花已破慳清絕比梅加馥郁丰容似菊更妖嬾碧雲重憶尊前句紅纈遙思醉後顏寒食清明祇旬日綠齋芍藥待君攀

故翰林端明汪公居零陵時常作玩鷗亭今彊中提幹敬以其榜揭荆溪第中命某賦詩

賈生問鵩誤傷神應愧先生入理深肝膽何曾分楚越心形直欲混人禽亭郵永鎮愚溪上扁榜重開卷畫陰見說騎鯨游汗漫倘憑鷗鳥一傳音

永新賀升卿攜中原六圖相過其論古名將出師道路形勢可指諸掌爲賦此詩

歷歷山河一卷書博聞疑是古潛夫金城未入職方考玉座正披輿地圖取號不應須假道勝齊終恐用真儒從來美璞勞三獻豈比巾箱襲破缺君嘗再上書

次韻芮國器憶去年上元二首

使節番禺重中朝社稷臣喜況才斗夜遠布玉堆春古寺看紅葉報恩寺菩提葉燈最佳蕃街試幻人餘歡會盡否應記燒梁塵

門外人隨月窗前竹動風老便佳節靜病幸綠樽空春至鴻聲北人遙蝶夢東隔年詩有債生理固知窮

次韻廣東芮漕時聞其部中冠退而湖湘之民方避地來此

笑酌貪泉爲賦詩廉然清節照南夷厩空不納如羊馬才大常嗤捕鼠狸盜已奔秦非地險心遲去魯只天知愛君勤把歸鞭促莫待鸞旗訪具茨

病廢空觴懶廢詩漸參禪悅學希夷志非鴻鵠盧憎燕路怯豺狼更長狸節物忽忽愁裏度人情擾擾靜中知已嘗二頃親臺笠何日三間看壑茨

胡季懷有詩約羣從爲秋泉之集輒以山果助筵戲作二疊

近詩遍譜江西社新釀纔先天下秋已許眼中窺一豹可容盃裏散千憂

君家香醪蜜不如試投桃李望瑤琚敢誇所有勿所無潘郎一出果盈車

病中次務觀通判韻

老眼亂蟬翼樂事歎何有經年不衡盃更暇問濡首愛山空在山擿塊詎容走塵埃登高帽生澁彈棋手三年一蒲團遠者坐欲朽朝來獨何事乾鵲窺窶牖開門得新詩刮膜如釋負卷舒幾百回呼舞駭鄰友吾曹交以淡悠久或采韭此味只自知他人薄元酒

次折仲古樞密韻寄題耒陽曹欽臣彥若藏書室

讀書清淨業病亦與心違簡蠹蟫穿字帙藏蛛織衣羨君傳七

畧何日欵重闈不憚浮湘去其如失步歸

訪胡邦衡庭前西菊茂甚因賦二絕

大枸親分兩玉瓶東籬手植萬金英荒園有酒愁無菊擬乞繁華助眼明

揮毫會對沈郎花好事今回元亮家即看槐庭滿桃李霜枝墮與野人誇今西省紫薇花沈德和植前句常及之

往蒙邱宗元紹知縣以佳句爲壽今承解印次韻贈別

百里人人卧去輪兒從父老季從昆飛皃空戀古張本作王仙伯展驥難留龐士元蟾桂影圓人欲別驪駒歌闋客無言太微已動哀烏色應待循良歎相垣

十月十七日大椿堂小集胡從周季懷以予目疾皆許送白酒彌旬不至戲成長韻

畏疾甚畏威目昏口止酒爾來時一巾免使論薄厚儀康業廢祠釀具散莫糾採藥山已焚白酒以野草爲餅藥種秫時轉後門稀問字客室乏借書奄尚賴金石交每顧貧病叟前時相娛樂如對疏廣受有裘不待乞似驗歲在酉今日掃風軒明日芘園敝白衣雨不來往往化烏有願聞繼高會霑醉牛馬走宲忘伐木詩酤酳各朋友或疑決西江恥復餉升斗胡不玩易象樽簋納吾牖二義倘未然諾責何爲貧君兮優阮藉僕也減交守結交十五年果可不飲否食言能無肥有孚乃免咎速宜倒糟床走送昔

與醻勿學比舍郎夜半招吏部守部協音

送七兄監廟赴南宮兼呈大兄知縣二首

俊兄才學衆人知富貴功名自有時海運今看鵬怒擊韶成始是鳳來儀狀頭謾詫文階峻榜眼常多紫綬垂太上朝連十榜進士第二人所歷官皆過大魁家有鄭公遺笏在一聞吉語即相貽上世有楷笏遺訓傳登科者今某守之兵火以來故物惟此耳

河梁會誦送行篇蝸角牛毛十五年庚午冬某赴省兄詩云爾畢竟中間皆夢耳祇今相對各蒼然蕭蕭暫隔連床雨蕩蕩初行萬斛船誰近上林看躍馬東陽詩句定先傳

會英發運幹頃攜二詩相過今復寄贈大篇且惠漢唐金

石刻輒次前韻道謝

君家奕葉播芳聲室有圖書暴兩榮詩什編成風雅頌寶章臨徧草真行興來文陣千軍掃醉後談鋒一坐傾已許春風來過我從今日日聽嚴程

屐空不擬淪錢神多病惟思對藥臣縣獲斷碑時覓與縞徐觀妙語可書紳起予字字興三歎集古駸駸訪九垠欲寄嘉州還何物折楊聊復和韶鈞

贈孫次山

南澗有奇松歲晚鬱青蒼北隴有寒梅同傲雪與霜實大華更榮二美乃相望我從採樵歸聞此百步香不辭踐荒穢所忻識孤芳可玩不可折折枝亦何傷但恐入市門羞薄時世粧少須子含酸且復成其章味宜調鼎食材可中虹梁知音不難逢會當貢明光

十二月二十二日葛守送羊羔酒戲占小詩

馬乳三年隔大官羊羔今日倒芳尊淺斟低唱非吾事醉夢惟應踏菜園

胡邦衡送酒有酒辨之語次韻

侍郎情所寄九醞屈楊枝釀熟仍親酌方成一段奇

省齋文稿卷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乾道丙戌止己丑
廬陵抵宜興江行

青衣道人羅尚簡論予命宜退不宜進甚契鄙心連日求詩爲賦一首

亦知磨蝎直身宮懶訪星官與歷翁豈有虛名望蘇子謾令簸惡似韓公時淸早退人誰肯命薄當閒我自頭破戒問君君會否幾人於此不相蒙退之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東坡嘗論此僕之星辰偶同

次韻胡邦衡二首

馮翊當年助匪頒殊方此日奉賓歡淺斟想對銷金帳生意重

簪一作羞看白玉槃蟻泛似緣瘟足慕海凝如得毳逃寒十羊百槩何須辨試問東風可味酸

右立春日飲羊羔酒

姚魏紛紛冠百家天香一出自無譁傷多莫厭扶頭酒貴少翻嫌滿眼花康樂舊聞宜水竹翰林新調帶烟霞李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而其淸平調正爲牡丹作從渠草木成新巧終愧吾公正且葩

右二月十二日牡丹一花先開

再賦羊羔酒

日日苧柴帝掃愁羶葷暫逐富兒遊山中萬足天美祿膾作酒材共拍浮

二月十五日同兄弟甥姪遊西臺次子載弟韻

地欽成眞率天風恕澁慳臺臨平野迥人對老僧閒已是尋春至仍容載月還郊坰有如此能不數追攀

頭創基色之論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會戲成二絕

局勢方迷基有色歌聲不發酒無歡明朝一彩定三賽國手秋昏雙牡丹謂新妓李榮李榮也

醉紅政不妨文飲呼白從來要助歡基色應同三昧色牡丹何似九秋丹

二月十七日葛守錢倅出所和邦衡羊羔酒詩再次韻簡二公

德似羊羔春共須政如醇酎對多歡屬厭靖節盃中物屢費將軍竹裏槃疇昔調飢惟飲濕祇今軟飽不言寒唱酬妍麗歸公等自笑梅翁語帶酸

次韻江州林黃中上巳日會邛州劉侍郎梓漕張本作曹任直閣於庾樓

牙旗拂檻曉鳴風樓上何人淸宴同東道主開軍府盛西都客共聖賢中詞鋒永日論堅白輦路他年記軟紅頗念平生故人否羽觴寂寞共別本作坐談空

五月南山蛟壞民田百畝胡英彥有詩次韻

旌陽昔屠蛟勳塞天宇大涵淹此遺種千歲不悔過良苗蔚壞

新條作渺茫墮惱夫愧鼻祖無策祇愁卧勇哉韓退之切齒鱷
爲嗣雄詞坐以逐豈必勞剖剜有如衢承光怪物誰能婉清泉
變化土魚懽枯可剉從今仕執珪欤飛以斬蛟仕執珪先已最郡課

胡長彦母解氏挽詞

諼死蔫枯及老堂翩翩丹旐逐風翔冰間鱗躍悲餘閣紙上鸞迴園古囊年過九齡今代少家留一桂異時芳衰宗自恨遍姻晚不及陶家饌客觴

橫州太守趙持挽詞

憶驅千騎過田間充國年耆鬢未斑遺事劇談蘇作黃閣老君家頻昌能遵蘇黃門事舊遊追記玉門關橫槎只道南通海妖夢那知夜

裂山宿將如今幾人在稍聽鼙鼓涕先潸

次韻湯朝美古意二首

來賓有雙雁峨峨漸江皐豈嘗謀稻粱逝將辨卑高乃知可爲儀初不在羽毛鄙哉負塗豕蹢躅爭一槽

雲間兩鳴鶴清聲聞去聲蘭皐洗我耳鼈耳興逐秋天高願欲從之遊安得六翮毛歸來三款息誰家開檀槽

遊茅山道中望岡阜西南來勢若連環既赴三茅而尾北

鄰馬上口占

千峯渾陽來勢若西南分遶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遶三茅三無山茅如軒縣次序儼郎星君前後塗塗羣仙之所門至今下泊宮

往往弭旗旛

戲示凝神庵張椿齡椿齡時傷足不能行

仙師足猷踏京洛亦復懶控茅峯鶴遺形聊示德充符閉目定從陳鉄脚事見山記朱自英傳

次韻渾水令李彦平清賞圖

俗吏才拘拘書生志落落均之窘几案底處者邱壑申山李長官整暇非政學庭虛吏早散圖古門頻啄問之何能爾行道輕去就誰如班孟堅齷齪事元舅紛紛名利場風俗日益蠹腰圍黃金帶巧宦不能取惟有佳兒孫未易以力致君看杜房輩勳業照文字徐勣尚笑之垂誡甚切至何如遺清白世有賢

者類詩書聞過庭杖屨奉安步邑人爭指似玉立稱祖父豈惟慰眼前門戶賴不但翁孚復何憂弦歌樂朝暮

蕪湖宰沈約之端節惠詩編次韻爲謝

令君到處印文場未怕簿書期會忙神術有時朝賜履賡歌無路贊垂裳彭州篇什元飛動工部交游更老蒼自古詩人貴磨琢試看淇澳詠文章

池陽四詠

夜泊清溪弄水亭棹謳徐起月華明水晶宮畔西湖上除却兩邦無此清右弄水亭

天遣江山助牧之詩材猶及杜鵑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信樊

川是父師右杜荀鶴村

君葺城樓望九峯我能徧踏九芙蓉飛雲捲雨輸賢守透月穿天乞老農右九華樓

地占齊山最上頭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雙虹墮吸住江河萬里流右翠微亭

再登翠微亭和同年湯平甫知縣二首

上清別殿舊通明仙聖飛騰戸不扃出郭尚疑窺列岫絶堤始露嶽真形隄盡尋水而觀石骨層出山形在此奇奇怪怪無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但把醪酣酬絶景天風吹面徑須醒

相君早日翼天飛晚落江湖罪以微好事一時開翠壁佳名千

古記黃扉王督山記云或謂因唐刺史齊映得名予觀映傳及池州題名映未嘗爲刺史而裴度所作壁記但有倉部郎中齊君又在元和四年非映甚明而映罷相後嘗歷江西觀察使池舊隸江西則此山以映得名不爲無據特不當言刺史耳朝遊要及鴉翻樹夕返何妨螢濕衣更得湯休奇絶句後來誰憶謝元暉

登九華山化城峯

攀蘿度險挹猱猿石角鉤衣屨盡穿莫訝遣尊金地藏也曾徐步玉堦前

登龜山

注坡緣壁化城中客慍奴嗔我亦慵及至龜山還一上爲憐高閣對雙峯

贈崇壽寺僧善修

老僧九十視耽耽二十年來不下山我得九華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

游雲光寺李提舉庚領客將至留二小詩

來如負弩先去爲乘驄避江祖一片石留伴幽人醉

作者正七人賓主七人飲中空八仙長齋詎容醉晉也合逃禪

泛清溪至玉鏡潭

清溪水色勝如作於藍祖石移舟下鏡潭妙絶畫屏并碧玉謫仙不見與誰談

望皖公山

太婆嶺獨高秋浦皖公山正望龍舒端如牛女隔天漢不似彭郎近小姑

遊廬山佛手巖雪霽望南山

十日頑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尊山分日照北山雲在南案知聖道齋本誤以題楊圖南秀野堂第二首移置此首之後依翰院本校刪

遊廬山弔大林

上盡諸峯地轉平天低雲近日多陰古來南北通雙徑此去東西啟二林處世南碑從泯沒白居易序合推尋康廬第一眞仙境忍使如今遂陸沉

天池觀文殊燈

代馬腥羶暗五臺南方世界且徘徊一燈別是眞知識不用葬
波學善財
贈楼賢藏主可昇 倡州人與予同庚
我比同年百不能只餘霜鬢愧師兄愍默覓句無言說共撥寒
灰聽水聲
游廬山舟中賦四韻
南北周廬阜東西徧九華宴安無酖毒痼疾有烟霞淡薄村村
酒甘香院院茶馳驅君莫厭此出勝居家
陳宰有詩來迎次韻
沿泝江湖樂有餘滔滔何必歎東徂賞心到處窮佳境好事逢

人得異書風浪送驅時一快魚龍潛穴不須驅歸來正使無泥
洗合歷香醪作歲除是行徧歷三吳九華匡廬西山又獲書籍碑刻甚富
七兄以詩相迎次韻
昔作忽忽去今成緩緩歸江山若招隱鷗鷺信忘機已分漁舟
老還思雁序飛天公知客意帆飽水生肥案知聖道齋本誤移後四句入題楊園前
周子詩依前院本校正
走筭次七兄韻戲奉新新婦
臘月更兼逢臘日滿江飛雪兆豐年從兄預借南昌米多釀新
醪醉樂天
次韻胡邦衡相迎
路逢驛使嶺頭回喜得新詩勝得梅情似春風繰楚柳句如臘
雪屑韓瑰祇今皇側求賢席底事公銜樂聖杯台路六符行復
煥丹心一寸未應灰
向以書戲邦衡云某自廬山遊西山當就迎公召作三節
今邦衡有詩督此語不驗次韻
張本慧作惠遠遥同社洪崖近拍肩松枝年紀萬棗實歲踰千天池在廬山絕頂有萬年松香城在西山絕頂有千年棗徑欲通天漢忙因權酒船帥潤附致厨醞四十尊寄邦衡香城均一握易地卽皆然邦衡所居亦曰香城山
次韻張安國二首
連歲遠出近方拜觀安撫待制舍人送李秉將仕張本作士

詩中有見及語次韻二首其一賀轉運直閣新命其一
上塵棨戟
往時波長蘆行役甚迫束忽逢萬人傑大勝十年讀升沉既日
異感月空電速公乎國元龜用捨與替卜如何白玉堂儼直不
滿宿共惟中興主志掃伊吾北宣容廊廟具尚賦諸侯祿相茵
朝以登胡騎夕可逐斯民補瘡痏郡縣寬金穀重將大手筆繼
鏤泰山玉告封禪燕公文
子房思赤松冠掛帶不束高風動縉紳盛事爭誦讀向來進匪
銳今退那得速皇帝六載冬薰燎郊再卜均釐際蓋壞賚予首
耆宿煌煌舊使星客映紫微北要令對青黎聊復寓天祿人言

讓雖老萬馬未易逐方爲帝者師敢請罷辟穀魯公從周公榮哉珮聯玉

致政楊圖南扶簽判惠園亭石刻來索惡詩寄題四首

七十歸來古亦稀誰瀕四十掛朝衣天如不發湖山興林下真無一士歸

不向山林不背村清江東畔邑東門雨餘徐步看山罷植杖沙邊試水痕右湖山亭案翰院本無第二首

一見堂名憶豫州豈知身在楚江頭主人久享園中樂晚歲宜先天下憂

有竹無花山澤癯有花無竹雪肌膚洛陽城裏花連竹迂叟規模定不迂右秀野堂案知聖道齋本誤移七兄以詩相迎次韻後四句置此以此首移作遊廬山雪霽望南山第二首依翰院本校正

次韻楊文發承議

才思看江下瀨船腹藏經笥更便便坐觀林谷升初日吟到雲山合暮烟憶昨傾囊攜過我知君得句總堪傳古來虛誕相如賦枉使劉郎意欲仙

樂順之司理用楊韻贊予去歲江行遊山之樂再次韻

溯洄險過峽中船賴有名山寄靜便邱壑遂將從栗里功名何敢夢張本作望凌烟古賢才衛令誰敵野老風流未可傳趁取桃花日千里蓬萊方丈會羣仙君將順流造朝

寄題太和陳氏益龜堂

講堂昔日飛三鳧學館如今益十龜文字之祥君勿卜明年春榜印纍纍

次韻樂順之司理新釋花權及上元不張燈二絕句

一自樂卿司樂籍天桃穠李閟誇張陰成却落他人手始悟分廂作法涼

天閼華燈亦有情知君身不顧傾城遙憐擁被哦詩句却遣隋珠照夜明

信國太夫人慕容氏挽詞二首

門地榮聽履夫家世夢松初終無一欠見張籍詩富貴有三從疾愈

龍宮藥恩加象服封乘鸞期忽至談笑返仙峯夫人去秋屬疾敕國封今閒無病蓑

早慕闕游識會鬢截髮餐升堂乖宿約祓洛罷榮觀女史新彤管宗臣泣素冠哀榮誰可擬嘉祐富之韓

胡邦衡相過賞金鳳許詩未送邦衡復作木犀會二花殆是的對偶成四韻

身閒端合醉秋光兩地名花況並芳金作鳳形如許巧木成犀理若爲香髻頭自笑羣釵色沙面誰知識帶黃莫閉詩壇偃旗鼓天生的對欠平章

鹿鳴宴坐上次錢守韻

制舉巍科世有賢聞孫傳業中興年貢才合益諸侯地寵餞其開剌史天有弟已容持布鼓無能仍許鬻梳鞭太平故事西崑體指日皇都萬口傳

魯季欽少卿安序堂次朱希真韻

行藏本同途明哲遇輒安猷畝道可樂肯思負鼎干牖肉倘愛禮豈淺涉汶川大哉天地準笑汝士女耽丈人三吳秀此理久已參緬懷洛京老知音賞英咸佳名表棟宇妙語來江山至今編簡香不謂室有蘭君看爲邦問正在簞瓢間閱世從川流如愚安石磐聖門惟若人始可語易占不見繫辭中巍然特書顏

邦衡置酒出小鬟予以官柳名之聞邦衡近買婢名野梅

故以爲對

濁水難攀清路塵偶會先後掌綸歸來久侍茵憑舊至後初逐梅柳新湖水欹斜應有意（東坡詩日出冰壺水散花野梅官柳漸欹斜）春光漏洩不無因絳帷幸許天荒破日日當爲問道人

楊昌英示性說次韻爲謝

聖學榛蕪欠掃除誠齋刻意紹淵輿羊歧自昔迷多徑雞甕從今識廣居西洛窮源談近似南宗投隙說眞如早知大道容方軌何用危途轉棧車

再次韻送楊昌英赴麻陽宰

未結絢絲侍玉除聊紆墨綬奉安輿諸君相倘恥爲令明府何妨大所居歲美莫憂君不足日長當念我無如玉床簟鏃何勞寄只願章交使者車

胡季懷惠六出梅一枝仍枉絕句率然次韻勿笑拙速

怪底靈（張本作梅）花今歲少東君聚巧入壺春老夫只學龜藏六未羨梢頭首面新

夜夢次陳立夫韻

慣伴山僧汲澗泉懶隨年少夢遊仙風流輸與賢兄弟朱閣臨風教李娟（非想所及不可曉也）

七兄以小詩相戲走筆和韻

小蠻未解囀鶯簧鑿壁偷分富燭光不是龐公靈照女誰人爲

作起予商（隨兒三歲能誦）

戊子歲除以糰代酒送邦衡邦衡以詩見戲仍送牛尾貍次韻

先生豈比習池徒薄醞仍慙校尉厨獻糰聊將追粔籹餔糟只欲伴屠酥削肌知自何人手灌頂疑嘗釋氏醐必許粤花兼問柳敢辭挈榼更提壺（來詩有粤花柳之句）

邦衡再送二詩一和爲屠酥二和牛尾貍

金谷烹煎豈我徒磨斋乎語夜闌厨六年不賜湯官餌除日猶分剌史酥（是日錢守送酥故用東坡謝酒守故事）小惠無多眞畫餅大篇有味勝清醐遙知發幕哄堂處（原本闕）只瓢壺

追遊猶應怨獵徒割肪何敢恨庖廚鱠鱸洲上休誇玉煮豆瓶中未是酥伴食偏宜十字餅先驅正賴一卮醐却因玉面新名字腸斷元正白獸名牛尾貍一名玉面貍

後兩日大雪聞鴈復用前韻作窮語戲和

天憐寓客混緇徒十日無煙香積廚暮雪故教投碎米饑涎那更忍流酥旃毛嚙盡寒生粟風絮吟時韻怕酬誰似維摩坐芳緣散花別是一方壺

己丑二月七日雨中讀漢元帝紀效樂天體

昭君顏如花萬里渡雞漉古今罪畫手妍醜飢羣目誰知漢天子祕服自列屋有如公主親尚許穹廬辱況乃嬪嬙微未得當

黨鶩奈何弄文士太息爭度曲生傳琵琶聲死對青塚哭向令老後宮安得載簡牘一時抱微恨千載留臏蹠因嗟當時事賢佞手反覆守道蕭傅死効忠京房戮史臣一張紙此外誰復錄有琴何人操去有塚何人肅重色不重德聊以砭世俗古今賦昭君曲雖大賢所不免僕矯其說無乃過乎

楊文甫主簿頃惠佳篇今赴松溪次韻送別

投林倦羽久知還尚客君家伯仲間入市每嫌妨杖履張本作屨臨歧那忍問河山家聲好在金陵簿謂楊於陵也人物爭看玉筍班他日銀黃今里後不妨徐作野夫閑

錢守青原瑞靈頭已丑夏手得雨自有獻此圖者

青原臺成知幾春倚欄但愛江山新那知過事發奇秘使君眷眼惟憂民魯臺當年有故事首驗雲黃期歲美鳳翔仙伯記新亭不忘遊觀名雨喜紛紛烟霏何足祥豐年上瑞不可忘江頭

白棠連萬檣厭與官家實太倉

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注二瓶

賀客稱觴滿冠霞樓名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圖焙主簿雙瓶揀越芽見梅聖俞謝宣城主簿詩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勅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邦衡再和次韻

金華絶出氣淩霞不愧君王坐賜茶講讀罷例賜茶一甌商嶺烹來思舊

樣王元之詩云樣標龍鳳號題新賜得還因作近臣烹處豈期商嶺雪採時猶想北溪春洛泉煎處歎新芽唐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詩評未怕人生瘦鹽濟惟防臥破家膻欲著生蘇息否剛嚴須作正張木是相王嘉

邦衡姪季懷亦惠二詩再次韻二首一頌其叔姪之美一解季懷生日不送茶之嘲

竹林終日醉流霞下客窮空祇尼茶更欲打門奴酪粥何殊飲手捧蔎芽賜金指日揮疏傳盛饌常時設謝家用晉陸納接姪事戲季懷莫爲唱酬供一笑從今便廢爾殽嘉

蕭敬元真史少霞樵青日日爲煎茶謂迎恩祖莫因閩舉輦盧葉郎厭神仙手掌芽竹戶勝基非我事季懷八月四日生菊潭試水是君家

不須更酹嶺洲冢世以詩鳴 一本作名句自嘉

季懷設醴且示佳篇再賦一章以騁五次前韻

卯飲高樓徹暮霞絶勝茅屋已公茶話包句好逢真賞荷葉甌深稱嫩芽詩老坐中容我輩朝賢乞處藉君家 詩來屢引甌公茶詩故用葡包詩老事孟郊愚周況于朝賢乞茶詩云越甌花蕊坐從來佳茗如佳什屢酌親烹味轉嘉

尚長道見和次韻二首

詩成蜀錦粲雲霞富樣新嘗七寶茶壓倒柳州甘露飲 子厚茶詩猶同甘露飲洗空梅老白膏芽 聖俞茶詩春芽研白膏睡魔豈是驚軍將茗戰都緣避作家怪底清風失炎暑朝來吉甫誦柔嘉 連日雨涼

鍾山處士映高霞止酒惟親睡起茶遠向溪邊尋活水閑于竹

裏試陽芽一甌休問帝前席七椀且同僧在家所愧叔孫無五善若爲重拜晉君嘉

頃嘗夢至善生院賦詩一聯已丑七月十三日因遊續成一絶

門外千竿竹繞墻清風終日注同廊五年未續夢中句得得來追三伏凉

七月十五日邦衡用前韻送薰衣香二帖次韻爲謝

天香猶帶曳裾霞銀合行參到閣茶 故事召用兩府賜到閣中使賜銀合茶葉及香臕馥猶霑吾臭味普薰聊發善知心清此去誇僧舍意可由來出内家乞與博 一作北談山添一 一作曾辱更生嘉 劉向薰爐銘云嘉此正氣

新嚴若山

胡夔季亨示壽詩二首十月二十五日因其生日次韻答之

諸父聲名塞兩間圭分青白毅朱丹暮年勛業心方壯前日姦讒骨尚寒 謂邦衡 閩道秋官還簡擢 謂從周 獨憐處士失榮觀 張本作崇觀 渭濵夫 如今喜見當家子應賦忠 張本作中州此日歡

泉泉朝曦正在東文心詩耳一時聰學當鼎盛猶無敵才過期頤想更工此去宦遊談笑裏後來家慶畫圖中俾昌俾艾詩人事不似荒虚漢口口

紫竹

曾到蓬山驗異聞浮雲飜動雪披紛紫莖綠葉騷人句不在秋蘭在竹君 拾遺記蓬山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下有砂礪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雪霰青紫從來豈一端要看同傲折膠寒若將間色思方竹 翰院本作若輕間色思方節 圖竹應須斬萬竿

武岡太守羅棐恭挽詞

富貴由身致廉勤守自然常珍惟脱粟老伴只殘編天已償高壽人猶望百年千車會葬者誰問大夫賢

憶昨登門日蟠齋擁夜爐疾姦頻齗齘悼往一喑嗚激烈看前輩疲庸愧小儒英靈那戡木 張本作戡尤 尚想亢狂胡

萬安韋 邦彦字俊臣攜王民瞻楊廷秀謝昌國絶句相過

次韻勉之

瀘溪筆力透天心楊令文追正始音更讀池塘惠連句識君何待接清標

後學尹敭雨後市前賢久澤霧中文章耶勉力追三傑他日人還倣五雲

陳平叔相從四年文行粹然臨分惠詩有立身行道之問敢用陽司業勉學者之意次韻爲贈

好因輪蹄悟觀書莫守筌蹄覓兎魚華嶽登來卑步仞滄淇浮罷耻支渠命駕且戲娛親綵道合須牽奉詔裾此外文章眞小技未應傾慕蜀相如

贈黃格非

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閒曾吉甫預章幸有橫枝在好覓鸞膠續斷絃

省齋文稿卷四終

省齋文稾卷第五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五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乾道庚寅止淳熙甲午　廬陵　臨安

送梁山長老智顯

秦人溪畔漢人山萬木參天六月寒寫向湯休詩集裏老夫要作畫圖看

邱成之司理明達閣二首

榜題聊復借揚雲千古行藏本自明此閣定非天祿閣肯因寂寞便輕生

家傳秘籍慕班劉有子當追向與彪好事一紙如許借樓前百

榼果爲邱君家藏書五世矣

奉新宰楊廷秀攜詩訪別次韻送之

誠齋詩名牛斗寒上規大雅非小山寧來志氣薄黃散忽爲五斗輟高卷兒童笑君非良圖丈夫出處宜知渠吳公適爲南州起昔日河南今在此好賢爲士任以身門下賈生子其人都夫料事尚不誤早寄重修滕閣句吳郡可帥豫章方修滕王閣故及之

五月三日遊簡寂食甜苦笋知觀歐陽齊年求詩

疏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爲森森正且嚴

去夏邦衡胡侍郎生日嘗因茶詩致善頌其語果驗再賦一篇爲大用長生之祝且求賜茗作潤筆

壽酒文是酌流霞醉眼還醒講殿茶舉世叱謠思舊德隔年詩識託新芽漢帳裒登三傑胡帷何愁不一家賜也多言如屢中合分龍餅示旌嘉

秘閣舊擢李監仁甫得湖北漕用溫公故事作小詩送之

臺門星裏中丞去秘閣舊擢少令歸賴有溫公遺事在故應早晚入蓬扉

昨以清醇之酒爲邦衡侍郎壽乃蒙惠詩且約深秋清集至時侍郎當捨芙蓉而面三槐某已歸醉東籬悠然見南山矣次韻爲謝

觚稜同首六經春重挈荷囊上要津桑下未忘三宿戀柳邊仍喜一番新復招舊宅然芙蓉豈若拂柳腰肢耶即開東閣招奇士快與西湖作主人謂今日玉壺盛集　濁酒誇張眞過矣如公詩句乃清醇

邦衡侍郎再惠春字韻詩次韻懷舊敘謝且致登庸之祝年年都張本作都國共尊春夜夜神岡醉問津公從雞翹恩典厚我遊麟省寵光新顧聞玉鉉調元日幸攝金鑾草制人致主勛華端有望澆風於此合還醇

邦衡侍郎用舊韻慶予生朝賡續爲謝

蓬山落拓復經春宦海茫洋懶問津志節漸消平日壯鬢毛空比去年新年橋早並雁友相一月還同赤壁人邦衡以壬午六月生予以丙午

七月生文同居盧陵故用裴度局瑜事　天遣鶯貽從張本作追驥騄無如才德異疵醇

夜直懷永和兄弟

玉堂清冷夜初長風雨蕭蕭憶對床徽道傳呼鐘鼓密夢魂那得到君傍

重陽預約三館同舍登高於真珠園前數日李粹伯秘丞除殿院

勝遊原在十人中健翮先培萬里風落帽有誰追戲馬裘冠無計屈乘驄對門尚許官曹近光館猶期燕會同幸可誇張年少在未須細數菊花叢

與館中同僚會邦衡侍郎於南山真珠園後兩日翰苑作

開講讀會予不赴邦衡有詩見懷次韻

講席人期相鄭覃石渠我忝繼齊堪碧琳殿邃同宣召白玉堂深接笑談寓直敢陪東道主登高應想北山南洞巖勝集空回首何日芒鞵許共探碧琳在禁中近因宣召至焉洞巖盧陵勝處去年於此賞梅來詩有紅粟寒梢之約故云

次韻邦衡哭李懷

談鋒激烈劍芒寒素蘊光輝珠在潭萬里未行騏驥死百圍將半豫章殘山中宰相今誰繼地下修文古亦難一讀名章三嘆息淚流何止雍門彈

紹興庚辰九月二十三日與浙江道權帥同年程龍圖並試玉堂庚寅歲由少蓬寓直撰文發策試館職亦九月也

有懷泰之輒寄四韻

當年給札蹈金鑾重到依然九月寒今年寒極早學士策詢學士策秘書官試秘書官自憐綠鬢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寄語浙東程閣老莫矜紅旆笑儒酸

陳叔進秘書送鶉分粟爲謝乃辱佳句次韻發笑

有鶉不博禾三百却向枯河擲釣緡他日陳平宰天下如瑜翻作指囷人

夜直玉堂讀王仲行正字文編用入館新詩韻

軼材騰駿駟湧思決河渠枝茂根先實名高士豈虛君王憐舊

士館殿有新除努力功名會燕然欠大書

草具屈邦衡侍郎蒙賦即事新詩次韻皆敘坐上語他時共發一笑也

舊閑梅塢新枝泥柳橋情先春色動節後歲寒凋久矣承三接宜然冠百僚不須驚鶴髮未礙捕蟬貂

和范至能舍人農圃堂韻

荒淫吳以顛戰勝越爲張本作云吉是非兩安在阡陌眇蕭悉公來開別墅草莽手爬櫛陰晴及寒暑每到皆勝日新詩弔興廢收拾滿箱帙有客師元亮甫謝彭澤秩幸分北窻風容此易安膝

徐稚山林龍學挽詞

有美傳清雅無心問介通僉言宜僕射累疏避司空 雅山初言用許王龜齡而去湯丞相疑可助己薦爲給事中累辭竟不起人始服其介不狥時故專用徐宜徐邈事身後疏巾斂生前濁酒中哭鈞無路掛瀧淚寄西風

昔者陪簪筆比隣記鑿垣十年何間濶一見欲無言哭鯉何多難蔥巖眞少恩天乎如可恃門戶看諸孫

徐子禮藏 張本作藏宗丞挽詞

符節何妨彩服斑專心溫凊盍去聲求閑宦朋忽弔西河上父子繼遊東岱間前日臺門哭瓜葛同時華屋落邱山不須更問相從舊行道之人亦涕潸

慶邦衡生朝用去年韻

勁氣危言五十春今騎厩馬踏天津莫傾夏日心彌切松度秋霜色轉新鼎鼐調和知有日君臣慶會豈因人謂王午與周流丁未合四府須三紀壽尊休辭痛飲醇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通鑑五十七

入直召對選德殿賜茶而退

綠槐夾道集昏鴉勅使傳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時兩株盛開

陳君舉示張孝愷行狀且求詩孝愷嘗攝令華亭有善狀簡惠唐蘇令文章漢甲科滿朝空慰藉湯仕竟蹉跎有命窮何病無年理則那輓諼嗟不及酹與邑人歌圖經唐蘇霽攝華亭縣令在官簡惠蒞事公正

過鄔子湖

萬頃湖光似鏡平蜿蜒得得導舟行從來仕路風波惡却是江神不世情

奉祠還家姪繹以詩相迎次韻

聖朝有道合羞貧清謹那容裹路珍金馬玉堂辭漢殿桃花流水訪秦人敢吟莫莫休休何且佚膠膠擾擾身高會竹林欣有日剩籌玉友約清翰院本作溪麟頭在道中聞邦衡侍郎將進周禮新解嘗賦詩就爲六月三日壽或謂名在丹書不當玷汙西清之儁老羞愧而止今蒙俯記生朝特貽佳作既仍舊韻敢隱鄙言狗尾之續

斐然鶴頭之側必突

九十談經似子春杜子春年九十以周禮授鄭衆等三公虛位待平津禮文元亮周邦舊義訓重頒楚老新鴻閣行看迎太宰象笏應記講庖人去年公在講筵講周禮至庖人而請去太平致了陰謀息方信儒眞道粹醇

次胡長彥司戶韻爲其生日壽長彥新授桂簿

丁年筆力斡千鈞齒宿於今意轉新櫻伐廣陵卿作賦梅開桂嶺定宜人暫從南極過冠冕會向東方領縉紳菊有黃華潭有水願尋漢事壽佳辰

前歲冬至與胡邦衡小語端誠殿下道值夏舊事今年邦衡舉易緯六日七分之說輒用子吳五更三點爲對後數

日得劉文潛運使書記去年館中團拜十人今作八處感歎成詩

青城小語處新陽共向紅雲拜玉皇六日七分驚歲月五更三點憶班行屬車誰從黃麾仗釣艇還飛白羽觴猶勝去年三館客十人八處耿相望

十二月十九日餞別劉文潛運使明日書來云醉夢中作小詩但記後兩句爲足成之

幽人門巷冷如冰使節光華肯再登今夕青燈話三館明年何處說廬陵

胡邦衡賦琉璃燈簾詩次韻

雞林空詫夜明簾鰲禁會迎金炬蓮却向江城度元夕同看燈箔樂新年盤紅坐覺光如晝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夜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堂中光明如晝鞍白端令意欲仙西京雜記漢武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中光照十餘丈坡詩武帝憑虛意欲仙益用梁武帝賜對短檠惟寂寞酒醒漏永不成眠

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兼簡府主洪景盧二首

伊昔青衿地於今絳帳師家聲傳叔贛宦學類先之李朴先之贛人後爲本州教官久已鴈音革居然鯨服宜誰開丞相閣此士獨非奇

籍甚詩書帥中和正爾歌人留河內寇帝念禁中頗餘事哀丁志多聞重乙科固無官長罵解使客橐多

邦衡再送皇字韻詩來次韻

賓鴻列陣競隨陽却向丹山隱鳳皇銀管題詩紛滿帙金釵度曲儼分行漢宮早促三更席梁苑行稱萬壽觴上頃諭公早晚同游大梁又聞虞相陛辭奏云今年當會於東都上壽顧我飄零無著處非公誰肯論相望

又次邦衡長子泳總幹韻

乃公剛髯逸詞章濟美人推今賛皇猷寶固難安洛社子虛亦合薦周行牛屨十九看游刃鵬擊三千始溘觴早向秦淮迎羣輅北征旗鼓正相望李棲筠文章勁逸有剛髯大臣之目

又次邦衡族姪長彥司戶韻

聖世恩榮盛孝章北窻自欲傲羲皇逼家喜燕雞豚社治郡愁

親鴈鶩行陌上花開人鬬草甕頭酒熟客停觴及時行樂君休厭召驛相將項背望

同年楊薿仲教授以詩慶予得郡次韻二首

謬向初元從九旒坐狂朝蹟自宜收虛名誰競兩蝸角懶性敢居千騎頭聞道宵衣勞聖主有時夜舞憶神州二千石祿猶前輩何自真封萬戶侯

才氣崢嶸早斷鰲詩豪不獨酒中豪其誰代匠頻傷斲之子良庖却善刀莫歎廣文官獨冷絕勝州郡職徒勞泮宮方采僖侯藻高士休尋仲蔚蒿

邦衡侍郎作一字韻詩贈麻姑觀道士李推賓次韻仍效

其體

蓋世成功陋漢祭翩翩弼掛許誰縈氣凌霄漢哮崖鵬文濶波瀾掣海鯨囊水謾疑韓信怯柵淮終畏晉兵勍先生餘事爲詩老天宇行將一柱擎

邵衡生日用舊歲韻 光武以壬午歲起兵宜王六月北伐皆中興也邵衡以壬午六月生故用二事

翊戴南陽第一春驅北伐太原津天開今代風雲會運用中興歲月新霖雨正宜蘇大旱 近日禱雨未應清風未可作閑人一盃安足爲公壽看飲思堂萬斛醇 飲思堂春萬斛豈止二十四考中書而已此則祝壽深意也

李秀實生日

泰陵耆舊日衰槁臼也胡爲顏色好何曾山林採大藥更說方書試鴻寶千年鼻祖翔大清至言八十張本作五千授長生坐令耳孫守家法八十髯綠雙瞳明昨日人爲澹庵壽今朝竹院笙歌奏二老風流總健強盛事他時恐難又陛下聖德師文王作興銳欲恢封疆盍歸乎來不可緩要看梁棟扶明堂

同年楊謹仲教授生日

玉笋岩巒秀倚空清江汀澧日朝東杜蘭安在王陳達極貴長生總屬公

伯起宜橫講殿經若爲臨賀復廬陵澧爲臨賀教授朝來冠雀銜三鄂敢賀先生自此升

孝行陰功未易量從來家住玉田坊人間聊復三千歲海上他時日更長 廣記楊雅伯有李行傳隱玉之衡游海上遇羣仙後數年上昇今所居宅號玉田坊

載酒過門欲壽公酒盃有限壽無窮玉樽祇在天西北不惜年年爲一中 神異經西北荒有酒泉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

邵衡侍郎用洪範五行推薄命而成傑句歎仰大手幾至閎筆勉賡盛意兼叙天人之應庶知託契辱愛如此其厚決非偶然耳

五行陳範推箕子三壽爲朋頌魯申二紀環周元附驥某後公二紀生而同在午公月日時胎在未辰卯戌某日辰交故用馬事四辰鱗次豈因人月時胎在申巳辰亥率後一辰交承紫掖追隨舊遞宿金鑾契分申人事天時已如此更看坯甌

累陶鈞 胡詩用東坡兩耳字之押而申字小異 案此註從張本與知

癯舟清汀鎮從任子 歙郡運使求菊

陶令思歸未得歸黃花想見遠東籬滿頭須插何容易且向盤園乞一枝

近會同年賞芍藥嘗櫻桃楊謹仲教授有詩次韻爲謝兼簡周孟覺知縣

清晨自掃落花廳小甕新篘竹葉青簪盍同時過陋巷廬傳相與記形庭堦翻紅藥會重見僕十年間兩直西掖勅賜朱櫻亦屢經老去飄零無此夢詩來吟咏有餘馨

用舊韻爲邵衡生日壽

自公重踏秣陵春便覺威加析木津尺五去天沙路近八千爲
歲壽盃新休論滄海長生藥要是清朝不死人萬目夔夔張本作萬
目睽睽觀變理紀元眞欲稱熙淳

同年楊謹仲示鄉林諸帙皆以老杜相期惟直敏德謂不
合學東坡殆非知詩者輒用此意成惡語一篇爲誕辰壽
祝頌之意見於末章

過江人物向汪會一世龍門未易登常恐斯文無砥柱獨推佳
句有師承波瀾正使來西蜀廉陛何妨過少陵天遣百年如衛
武會賡懿戒頌中興

楊謹仲教授和徐師川中秋賞月詩邀予次韻

浥露清如洗明河靜不流珠圓合浦夜潮盛浙江秋盧肇賦八月望潮最盛朗詠陳王賦幾成法善游廣寒非獨冷莫爲客兒謀

寄題王公明樞使讓章佚老堂

君不見當年衛武耄且期尚欲進德明箴規又不見潞公堂成過九十精神折衝誇德威公今年纔六十耳朱顏綠鬢儼未衰便從午橋樂暇佚盍獨不畏二老議恭惟中興聖明主焦心勞思撫四夷山東河北困戎索遠民日夜思王師樓號籌邊宜屬意堂名佚老誰敢知請賡方叔壯猷雅第八宣王復古詩

蕭端偉挽詞

二頃良田數畝居筆畊學施世名儒蘭閨初喜攜兒去蒿里旋悲與婦俱四季澆花非實相百年種德是宏模素車會葬空閭巷試問他人得爾無

靖州太守李秀實挽詞

好學今康鼎施家古計研旌麾更楚粵翰墨過幽燕晚厭三刀夢歸開九秩年生榮沒無憾五福定誰先伊昔觀燈夜居然飲徹明一旬聊隱几萬日遽成塋回首歌鍾地傷心挽鐸聲朔風知客恨猶欲返銘旌

省齋文稾卷五終

邑後學安陽梁介卿重刊

詩起淳熙乙未止淳熙丁酉

餘干臨安

過餘干吳師中秀才以詩惠欵硯次韻謝之

舊曾起草向明光獨與羅文近赭黃三載瓦池研竈墨因君聊復夢儀凰張本作義皇　壬辰二月蒙宣召至選德殿用御前小欵硯草命相制今適三年矣前輩有羅文君傳

恭和御製聞喜宴詩

臣以經筵官預聞喜宴恭覩聖製賜詹駿已下詩不敢自嘿謹齋沐賡歌張本作和一篇仰瀆宸嚴臣無任震懼俟罪之至

聖武將犁老上庭藝文先選擴中英天扶基業生多士世週君師集大成享備鈞臺同夏啟果分漢會愧桓榮堯言一日周天下應笑詩人切響聲

次韻和胡邦衡除龍圖閣學士且爲六月三日眉壽之祝

馬負羲圖二百春榮光猶屬大河津細推班列論思舊誰似耆英寵數新今班簿老龍閣使爲黃閣老洞嚴應繼紫嚴人張公與公惟公一二人魏公與公至厚他年笑爾孫思邈只自開皇至永淳

端明殿學士王日嚴挽詞二首

家世三珠樹文章五鳳樓中年穿豹尾晚歲冠鸞頭夷雅推詹彙清醇動晁旒居然似岐國只欠啟金甌

念昔登黃甲公時上玉堂焉知叨僥直尚及對批章二紀光陰遠三年別恨長懷賢已惆悵感舊更淒涼

次胡邦衡韻

右張本作左相虛來三見春都人日夜望平津驊騮開路雲霄遍霹靂思賢鼎鼐新亦縣尚多淪異域潢池猶自擾齊人冠謂茶公如不爲蒼生起風俗何由使再淳

從駕過德壽宮馬上得程泰之次庚寅玉堂舊韻有銀章金帶之戲走筆爲謝

推敲也復從鳴鑾鳳詔作沼張本詩盟故未寒兩制空煩舍人樣僕近日告命及答詔皆年兄草外郎爭比大夫官僕官朝請郎年兄新轉大夫翰林今夜仍連

直講殿明朝豈兩般畢竟五金如五味莫因黃白議鹹酸

程泰之有金帶銀章之句十月二十八日乃因押伴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侍宴紫宸殿坐間嘗作數語爲戲後兩日復得其詩亦再次韻

甚日重黃侍玉鑾幾時張本作人八座佩金寒古詩云眼赤何時腰黃甚日重杜工部云遠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殿庭屬目誇親貴爭相問部曲低頭拜舊官泰之今春服紫今春官今復階大宗伯五日尹京非細事四時仕宦固多般泰之今春服綠夏間階緋今階金紫真傳遊藝也重行隔品詩仍健應笑官卑語帶酸

次韻徐元敏權貨同年

當年鴛鴦真驂鸞對躡丹梯上廣寒綠髮旋同飲帥府華顛今

並列王官文才似我無多子契分於君有四般唐人與同年詩云契分四般同
念舊不妨頻枉駕褰頭隨意酌甘酸

凌閣學景夏挽詩二首

酌渡衣冠墜俄然氣象還向微公數輩誰濟國多艱劍履星辰上風流水石間名高仍壽考天賦未全慳

望上閒皇極炎興纂異書蒼葭依玉樹清水映河渠自爾音塵隔思公歲月除佳城空在望無路祖喪車

韓子溫尚書以長句送江梅次韻

憶昔歸田友麋鹿雪裏尋梅踏瑤玉巡簷屢作杜陵笑窮路幾
為步兵哭忽逢綠衣髻如雲歌舞醉人睡昏昏覺來但有風相

襲夢斷初無香返魂豈知重見長安雪喜極豐年簫鼓咽更讀
裴公東閣詩仍分處士西湖月皎如玉樹臨我旁幸同待漏靴
滿霜但願和羹繼先業不辭草制搜枯腸來詩有和羹之句

邦衡侍郎留金陵再用津字韻賦詩謝送賜茗復以丙申
小春四銙寄贈

淳熙又貢第三春駟騎星馳度劍津七祖師泉難話舊謂青原八
功德水且嘗新雪亭烹處休裝景火閙煎時郄可人只恐春從
官柳邦衡侍婢名動樂天還欲醉精醇唐朱敬則傳序精流槽柏棄

閒西省賞餘醪芍藥戲成小詩奉簡泰之侍講舍人年兄
並以丁香椒欖百枚助進郎求殘花數枝

羣玉園中作主人紫薇花底會佳賓風光總屬程夫子好念文
昌寂寞春

滿架冰肌合碧雲翻階翠袖映紅裙玉堂只有金沙在件直明
朝又屬君翰苑僅有此花泰之明晚直宿

酒須烟焉莫分甘金賜麟蹄敢掐尖紅白賞殘堪底用雨中折
贈未傷廉日慁所進書賜金及酒甚多

從來引玉即拋甎自笑囊空百不堪賴得酒酣須君飲聊將青
子助回甘

新鎮江通判蔡端挽詞襄會孫

計相聲名久不磨慶餘豐報屬君多原鴻重遇非常主君謨次任三司

使君弟今為戶書庭鯉仍收最上科君謨第十人及第君子甚亦然但使家聲常煇赫不辭官路獨嵯峨仁人天豈惜眉壽自要耆門同逝波君謨享年五十六端亦五十六

次韻閻刑部才元楊梅

炎官徼照濤江紅五月獻果明光宮越人一枝古所重蜀無他
楊譜則同蜀中絕無楊梅元珠更將赤水浴流火呈祥復王屋不伴長
安黑彈尤殺吏驚人寒起粟新詩字字含芳鮮大書遺我敦同
年請君速訪天竺老食白追繼仇池仙東坡寄天竺辯才詩云且食白楊梅益山中實有此果而蜀人註此詩者偶未知耳閻亦蜀人

六曹長貳觀潮予以入直不與晡時大雷雨走筆戲蔡子

平

雷轟萬鼓勒潮回無復亭前雪作堆應爲尚書慳且澁盲風怪雨一時來

走筆答程泰之以簡問蓮社事

杏壇儼雅猶難考蓮社荒唐孰肯知好把鍾山爲徼鑑瞿聃留作晚年師

次韻天官韓尚書七月十八日風雨中觀潮予內直不赴

禁直惟聞漏鼓催潮聲遙聽訝蛟雷忽傳傑句天邊得如對洪濤海上來大筆眞能挾風雨小才何敢助涓埃古今奇觀須秋半好約重衙伯雅盃

程泰之下直某偶被宣鎖相遇於途既到玉堂讀所留佳句次韻爲謝

天街並踏軟紅塵飛轡交馳駿徼巡椒殿敢期當制草槐庭元擬用儒珍初謂年兄入翰相故鎖院鬱方偶免冬曛手適市深慚旦擾人早夜祝公登相位重霑潤筆乃無貪

慶東宮生辰二十韻

二聖仁無敵元良敬有加一丁昌火運太上丁亥主上丁未殿下下卯三合聚皇家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帝子初朱芾天孫更綠車東儲今啟誦重慶謝張本作昔勛華異表温而厲英辭正且葩日三朝嫠漫明兩照幽遐周鮑吾何嗜齊蒿爾自邪金昭全粹贊玉裕絶纖瑕唐範刊謬謬恭覩手校唐太宗帝範邱經辨等差嘗蒙俯詢觀六經次第處作處心宗淡泊論樂鄰淫哇摛藻書盈軸穿楊箭刻叡其知文武備頻拜聖神嘉盤露清承掌窻風冷度紗佳辰真四葉樂歲粟千秅呈瑞芝生草延年菊試花震維春不老鶴禁壽無涯喜氣均三殿恩頒出正衙流香傳御酒七寶簇宮茶飣坐麟爲脯堆盤棗勝瓜子生同九月魯國謾多誇

洪景嚴樞密挽詞二首

兩制摛文壓縉紳三吳耀武見經綸橋留震澤居無擾舟濟倉滇提有神宥府嘉猷推乃后陪都遺愛紀斯民多才多藝無多壽此理憑誰問大鈞

召試會叨對巨題代言今忝繼前規豐鐘霜響人何在瓦釜雷鳴愧可知滕駙啟城嗟有日徐雞酸酒恨無期玉堂賴有綸章在時展前編慰所思公嘗編中興制草

送蔡述仲楊令濟之後延慶會孫

工部詩成滿劍川儀曹文筆照湘南身行蜀棧曾幽討舟掛吳帆又飽參晞驥有心眞自得拔尋無術定誰懸金蘭正好追英彥浦穀翻令試子男縣古荒祠憐義帝地靈勝槩憶蘇軾冰臺小試醫民癘帛幅高張律吏貪蔪風化行先禮教看吾嘗落禮訓十一篇茨充政美是耕蠶故家遺俗今無幾往行前言孰可談鴻雁峯高書莫繫驪駒歌闋酒空酣伊予已卜江湖隱靈壽何時寄草

庵

丁酉二月二十日同部中諸公遊下竺御園坐枕流亭觀放閒桃花數萬點隨流而下繼至集芳亦禁籞也海棠滿山郁李遶欄殆不類人間世明日入部而桃花數枝伶俜牕外未時內直則海棠郁李各一株方開遂賦二絕句

萬點紅隨雪浪翻恍疑身到武陵源歸來上界多官府人與殘花兩不言

清勝堂前花萬重玉堂署裏兩芳叢應憐寓直清無侶聊伴衰翁宿禁中

魯季欽書敖文挽詞二首

競爽雲間陸同升天上張東堂聯折桂南省繼含香風月三千首金絲十二行初終全五福似續付諸郎

自撫江南秩思公歲月徂書來懷棣萼老去重陔孝東粵仍閭學當湖遂鏡湖堂成隨一相浮世竟何須

宜州蔡子平尚書淑人君張本作居氏挽詞二首

八座夫人貴三刀刺史榮共深偕老慶忽寄悼亡聲寂寞閨門政淒涼兒女情親交猶雪涕況乃謝宣城

鴒級聞湘藻鴛原忝附陂至今思並舍晚歲擬通家只道身長健那知生有涯挽謳無好語聊雜壠頭笳

東宮出示和御製秋懷詩恭和二首

某近者特蒙頒示御製秋懷詩繼出殿下和篇明良相賡徵角交作猥緣幸會獲預榮觀蟋蟀候秋而吟益亦不能自已謹成二篇繕寫投獻仰塵英鑒伏深震懼

沛公歌風雲威德加四海雄詞照千古編簡亦光彩惟皇與同符奧寄秋序改宸章振遠響寂寞暗衆籟有如涼颸來殘暑去安在願言掃氛曀廓廓天宇大右某謹賡御製韻

寒露零太空清詩出少海昭融備萬象衆目眩符彩二南可無兎一字不容改金聲玉振之遼邈慶霄籟灌德樊答楊河南書慶霄天籟正聲鏗鏘

毫芒人間落神物護在在惟悉小儒懵未易識其大殿下韻

兵部宋尚書延祖挽詞二首

北客今無幾公才合奮飛再拜鶯禁密仍世攝途歸星動尚書履霜圖御史威桑榆初未逼何乃露先晞

識面嗟雖晚論心樂未央經帷叨並席官舍許連牆俶訝親鍼石俄驚授印章公上印之日僕攝夏官梅花佳句在無復餞心腸

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致仕邵及之挽詞二首

廉甚仍知止高風仍孔幾北歸垂槩日南省掛冠時清白傳諸子安閒閱十期今誰主文字好繼退之碑

不殖千金産惟求十畝園湖山堆几席花木報寒暄曾是尊前客常思醉後言懷賢空有淚無路洒新原

走筆次李仁甫夜直觀月韻二首

殿中延拜二卿眞腰下初橫寶帶新便有堂封佳讖在移庖翰林院本作移厄恰趍謝恩人仁甫正謝日適二參政同過局置酒省中
玉堂淸冷夢難頻月姊高寒遠莫親伴直徑須呼苦酒不應覓句調他人仁甫專飲苦酒

九月二十二日曲宴御詩

昊穹垂佑福羣生涼德惟知監守成禾黍三登占叶氣簫韶九奏播歡聲未央秋晩林塘靜太液波閑殿閣明嘉與臣鄰同宴樂益修庶政答昇平

臣恭和御製晩秋曲宴近體詩一首緒爲投進冒瀆天威

臣無任戰懼俟罪之至

宸遊不爲菊叢生歡宴元因穀旦成閣御芙蓉稱萬壽殿開選德奏和聲玉觴未飮心先醉寶墨遥瞻眼倍明身在金波空感遇論恩深愧策平平初上壽芙蓉閣移宴選德殿

李仁甫賦詩送其子淮下第歸次韻爲贈

餘力猶能讀稗官奧篇隱帙復何難求賢正市千金駿當賦終徵百羽搏喚渡吳江秋水漲解鞍蜀道雪山寒歸來趁賀新郎罷東閣重尊一笑歡

慶東宮生辰

某伏觀崔豹古今注東漢時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暉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故云重也每恨其辭不傳於世茲者恭遇皇太子殿下吹銅令旦輒補四章仰祝無窮之壽冒塵英覽伏增戰汗

太陽象眞主陽月應誕期爾雅十月爲陽少陽比儲君生近重陽時明兩蓋自然何待卦畫知形容謾辭賚詠取重光詩右日重光

崔豹稱明君如月有規輪戴暈有張本作論副德桂滿自長春梁戴暈月重輪行云皇極屬明兩副德表重輪重輪非是暈桂滿自長春況乃秋夜永萬里無纖塵願歌重輪句照耀率土濱右月重輪

季秋日在房房心乃明堂煌煌心前星於茲侍天王休符協上象九月誕元良太史言有証重暉照無疆右星重暉

舊聞西北海巍然峙瑤山高辛賢太子制樂山之間坐閱幾春秋不老常朱顏至今重其潤恩波浹人寰右海重潤

送喻宮教良能出倅會稽

拾遺羈旅鑑湖秋太史崎嶇禹穴游只駕貳車良自足更容三釜復何求千山徧踏詩才富萬壑臨觀史筆遒稍待政成歸魏闕便從麟閣上螭頭張本有杖奇能詩所至輒賦近嘗進歷代忠義傳極有史法二十字

恭和御製賜史浩古詩

臣伏蒙睿慈頒示御製賜史浩古詩三十韻臣恭依聖訓賡續進呈效涓塵於海嶽之間何穆廣大曳螢爝於

日月之下或借光輝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慄之至

粤從三代還歲月過千禩時豈無賢君道未奕宸旨煌煌唐太宗勲業在所喜寇攘既掃除蠻貊畢至止循艮布郡邑惠政寬獄市忠賢儼班聯切諫梶浮塵閟輔羅府兵嚴穴聘奇士民生覆盂安國勢太山倚皇心期過之風下九萬里忠厚培本根文物粲華蕊淳熙視貞觀何啻相表裏屬車尚濤江刘障隔淮水蠢茲獯鬻氏作我太清滓坐令營屯衆久費粢糧峙中原厭狠貪諸將空虎視安得貫箬楛來貢尺有咫六合混一家耕桑盛生茜願言講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至患在未舉趾而況前史中遺事可等理衛英爪與牙王魏目兼耳處中賴房杜虛

受忘彼此不聞國異政但見車同軌孰云古道難僉曰今王是寸陰聖所競盛德日方起舞干格三苗其效七旬爾輒稱仁無敵傳謂禮可已東鞮及北女會見朝玉陛南山竹易殫陛下功難紀館儒謾獻歌將乃張本作奈詞之戞

靖州張推官庭傑　挽詞

青綾當年謾被綢力將儒素換豪華篋中深貯先賢傳門外常停長者車有子荷畬在經訓平生痼疾是煙霞花橋卜築花山張本作仙賓太息中吳好事家

端明尚書汪聖錫挽詞二首

性與天眞合心惟聖處求有書皆默記無事不寘搜相業期棄

髮祠官恃黑頭爲霖幾人望誰料倏成休

刻意追元祐斯文未喪予前生陳正字今代傅中書太末分攜晚東膠覩面初追思二十載痛哭淚盈裾乾道庚寅六月見公姑蘇常語某云劾韓陳後山集見代人乞郡劉子便能成誦且知其爲傳簡獻公之所作後檢傳集果有之公其後身歟

秋官少常伯失盃復得乃好客之報來詩誤認天意遂欲因噎廢食走筆次韻發笑程泰之來詩謂不合欵客自此雖及門亦不納以順天意

郭釜知藏幾百杯韋簦何止一尊罍冶金太盛應須躍塞馬重歸豈是災車到門前如可却客來梁上若爲回遂疑同舍眞疎矣明與劉父亦壯哉

省齋文稾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淳熙戊戌止淳熙戊申

臨安

次韻陳叔晉舍人殿試筆記

帝垂清問切恢圖士貢昌言敢導諛高下共知歸至鑑考評聊許備先驅詳定所先批分數封送編排所然後定其甲等四帷迴隔心常渴初考覆考詳定編排凡四幕皆隔以屏欲其聲迹不相聞三榻橫連體詎張本作可舒方丈之地並設三榻烏府凜然賢執法紫垣籍甚古通儒上嘗嘗通儒二字賜錢舍人墨朱同異容兼採初考純用墨書臣名等第送監封彌封官封印送覆考所藏用朱書臣名等第然後詳定官啟封而酌其中其書臣及等第以朱而書名考校注第一至第五凡五等每等分上以墨等給從違得細書考校注第一至第五凡五等每等分上中下至詳定所從初考或從覆考亦或

別尚醞時頒缸面酒日給常酒外二日一賜黃封缸面酒出法書要錄大官日饌腹前定御廚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腹臚前廬出韋昭辨釋名謂肥肉是也天香設炷薰常歇雖賜香嚴甚不貢茗虛霑檟殊諸位總賜茶三百斤舊每斤即一紅袋凡十餘團今乃給黃袋析而分之以一餅爲一斤晨壁搖風愁幕冷就廊廬設次以幕爲壁夜窻透月喜殆典吏移易也簾疎臨階以簾爲窻九賓屈指臚連句唱各比逐舉展五日千慮傾心智與愚會得詔恩三日沐湖山等勝任舟輿給歇泊假三日

胡邦衡端明用癸巳舊韻寵賜佳篇輒續貂爲不一之賀

閏六還同載誕辰公壬午閏六月三日生今七十七年復閏六月壽川方至浩無津位虛左韜民瞻舊職視西樞眷眷新賀端明也玉果又霑湯餅客今年五月生子銀瑣仍進雪膚人新買妾風流富貴誰能比未害先生道德淳

中元日以春花數種送閻才元左司著舒閣賦二絕句次韻

韓郎壯丹迹已久殷七杜鵑名謾新何似熙熙行闕里張本作裏花隨和氣四時春

早歲連名向千佛如今接武事承華何時誤入長春苑盡看先生解語花有姬堅不肯去○去張本作出

送石似之倉部出倅漳州

半刺臨漳郡榮歸總不如棠陰三世舊君曾大父大父皆嘗倅郡梓里數程餘野老談遺愛儒先叩異書依烏帶東壁從此照閭墟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路張本作洛爭看北海賢邦口神仙是官賦張本作府便忠丰采燦雲烟

暮年桑苧毀茶經應爲征行不到閩今有雲孫持使節好因貢焙祀茶神

彎棲根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扶杖喜迎新使節張本作者赤帷何惜與高騫張本作褰

疲駑久倦直明光風味常思十八娘擬請一麾依故舊得無公道學蘇章

淮東兵馬鈐轄趙公客挽詞

藉甚宣王七世孫勝題張本作蹟信厚典型存青雲事業成難弟青

甲科名付後昆炊曰方悲鸞鏡舞莫極俄掩毳衣瑞翮翩雙旌
餘杭路細雨西風總斷魂

恭和御製幸秘書省詩

羣玉西崑富典章二星東壁燦輝光秋花遶侠千叢麗法曲傳觴九奏長虎將縱觀修舊事淳化秘閣修成詔傳潛載輿牽諸將縱觀書籍賜御酒終日多冠陪侍仰明王政脩即是攘戎策獵狁殘妖豈足裏

蟠木離奇愧諫章幾年封植荷恩光石渠久綴英髦後金鎖深慚學識長御墨奎文瞻列聖鼇尊篆鼎備三王願言作德酬榮遇寘復矜才似智裏

再用邦衡韻贊其閒居之樂且致思歸之意

一別龍門不計春思君夢渡大皐津遙知綠野朱顏好應笑紅塵白髮新午茗親烹留上客夜棊酣戰調佳人道腴有味詩彌勝何止冰凝與蜜淳書楣魏德論有甘露冰凝蜜醇之語

送胡子遠出守漢州分韻得萬字

三釜貴及親萬戶豈吾願君今二千石榮祿尚何論而況蜀漢間相望兩宿頓鹿輻從版輿鳩杖雜戟鷁斑衣父老作夸書錦士夫嘆張本遙知四境內和氣銷愁恨邛應念主恩未遽忘一飯試於溫清餘欵欵話纏綿仍談西湖勝幸及老人健相將下三峽看復搏九萬

進謝御書古詩

臣伏蒙聖恩賜臣御書白居易七德舞樂府一軸天光賁飾蓽屋輝華臣榮感之餘謹用蘇軾謝御書居易紫薇花絕句故事齋沐課成古詩一篇少見戴恩之意輕瀆宸嚴伏地俟罪具官臣周某上進

允文元祐詞臣軾勁節名章世無敵御前會賜紫薇詩袖裏驪珠光的皪小臣謬直白玉堂也紓皇眷摛雲章雲章元是七德舞字字筆法超鍾王兩朝相望九十祀長慶集中偏屬意咸池日照草木光天門龍躍魚鼈悸我皇英銳真太宗文武神聖功德隆黃鉞指期撝謙利提書先獻太安宮元和學士白居易臣非其才私有志願隨班賀四海清續唐之歌誇萬世

劉諫議度挽詞

早習唐賛策會舉制科中爲漢輔官伏蒲頻盡節當宁極隆寬身倚疇昔英游後推尊輩行先班聯容接武坐立愧差肩劉短予長每有鳧鶴之歎張本作荷甘泉蒙家仍陋巷簞瓢名垂宇宙猶足暲狂瀾

次范至能憶同游石湖韻

桃源非眞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蓬豈知石湖天尺五不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沒莫莫朝朝醉花月邇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汀洲依舊玉成堆聞道丹青憶賢佐白麻早晚從天來斷章批處階重抹敢向坐中論

禮絕午橋他日倘重陪庶見方瞳並綠髮

胡邦衡惠淳字韻佳什四首十年間不知幾往返矣雖歲月逾邁而格律益高降嘆不足敬用賡和

掃迹龍門六小春渴聞談論齒生澤築岩勲業方圖舊倘市工夫謾圖新百二山河行入手三千風月莫迷人彌縫眞出羲皇上舉世終由魯與淳

次龍王仲行尚書宿直

東省南宮切太微褰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坐覺微涼生桂枝

榮禁同依日月輝蒼顏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倚笑汝星星誰肯嬉

徐元敏察院 謝頃和子中兄長篇語頗相屬今承出使交廣次韻送行兼簡經畧劉文潛

少年同仕秦淮日醉裏殷勤掃花帚蒼顏白髮二紀中夢斷賞心并折柳金陵二亭非才覬汙論思地分察久觀彈擊手端方期不負耳目詰曲誰能學跟肘善良無憂褒褒採讒諂有類麋麚走三年執法念少休萬里立功圖不朽遙知五十二張本作二十五州民即日春風散淳酒吏驚繡斧指東海士誇文星避南斗由來炎雲多瘴癘是處黃茅少林藪聞幾過桂府道無林木行人所以病癘自從英英賢牧至蔽芾棠陰地無醜同年相逢定傾盖煩飲何妨暫需首二

皆書 飲 青來不用詫梅花共說蒼生蘇息否

次張欽夫經畧韻送胡長彥司戶還廬陵

解印陶元亮居鄉馬少游久憐高士少今喜故人優客至無何飲身閒有底憂張本作愁自然仁者壽誰羨道家流

劉共甫樞密挽詩

勲在居留地名高宥密庭旄頭期掃彗箕尾候騎星不相知由命占天忍促齡平生經濟策付與簡編青

世抱精忠節心希社稷臣拖紳遺奏日馳驛挾醫辰讜論留丹扆清班閟紫宸舊紫宸及今觀文殿史魚屍諫後聖代不無人

芸省翻黃卷詞垣賦紫微年華飛電過耆德曉星稀梅閣臨風

迴滕城指日歸懷賢并感舊哀涕一時揮予同在三館舊垣梅仙閣在公私第

兵部王仲行尚書惠詩敘近日直舍隔壁論詩說棋之戲次韻爲謝尚書近錄舊詩一編爲贈故并及之

詩可秀萬象棋能消白晝苦吟復苦戰已過心休休自從識夫子十閱長安秋許才掞衆後博物包九流游戲亦臻極他人歎無由脚踏軟紅塵手把大白浮每坐客常屈有社誰敢投此事聊復爾壯懷許聞不殺虜盧龍溝磧羌西海頭六奇蘊秘策擊壁那可偷稍見壺子機已知張本作驚季咸儔遂盜祖師法敢與神秀侔豈如念貧積明許餘光求故將繡段贈不責玉案酬從今空囊當免爲杜陵羞

明堂慶成二十韻

臣恭覩皇帝陛下肇禋總章積雨驟霽星月粲爛燭光不搖天瑞應誠與情呼舞臣忝陪近侍抃蹈尤深謹拜皇祐大饗明堂翰林學士王堯臣孫抃趙槩楊偉侍讀學士丁一作盛誤度宋祁皆進賀詩一篇今臣猥兼三職合遵故事謹撰到明堂大禮慶成詩二十韻繕寫上進言雖無取事則紀實冒瀆罪辰伏俟誅戮

親饗嚴三歲邦禮重九筵祖宗垂統大天地著功全惟睿崇昭報于時展吉蠲爰輝皇祐日潤色紹興年禮古千齡契齋心十日專揭名新屬榜御書明堂及書冊屏輦輿竹冊御名以明堂之門九月七日嘗假廟

陰雲剗升禋皓月圓無風搖燭影有瑞粲星躔不偃蓮宵雨那彰倏霽天三鳳猶翼翼百拜愈乾乾三日行禮上拜百餘歸次徒勞奏初獻畢有司依舊制請歸小次上弗許立侯亞終獻行禮同班待許殷勤還皆止之賀儀陪仗入霈澤至張本作禮畢卽時御垂拱殿受賀黎明御樓宣赦覃畢卽時獻胙錦繡鮮蕊顏有喜聖孝古無前肆赦覃畢卽時獻胙德壽宮禁衛皆賜花和氣騰都邑歡聲徧海壖祺祥應曼羨壽算張本作祿自延綿臣也叨羌賤恩斯雨露偏執綏華蓋裏草赦玉堂邊玉堂殿名第須甘居後逢辰詩獨先四方今日靖申諭我將篇

內直以金橘送七兄

晝臥玉堂嚴眼看金彈先禹包經歲月鄭驛助盃盤黃帶霜前綠甘移醉後酸江湖有兄弟此日憶團欒大兄十三弟在袁吉二兄官營道皆此果所產之地

送鹿伯可致仕直閣兼簡吳明可致政給事伯可年五十自郎曹乞休致特轉朝奉郎除前職

垂車七十古來稀況是丁年解組幾神虎衣冠宏景掛都門供帳仲翁歸前衙新命俱郎宿處士儒官總少微李泰傳少微四星主處士儒學之官郎中以秘閣休官故云林下若逢龍閣老爲言台嶺轉光輝吳芾明可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居台州

戴子微幾先運使出使湖北約以惡詩送行而未遑也佳篇見督次韻奉寄

早日逍遥侍從間重來見引奉張本作奉引近威顏倦趨北闕晨霜冷思上南樓夜月閑直指不誇新衣繡曲臺只記舊聯班豈知隔面心猶渴空訝相如下筆慳某與侍郎同爲禮官同爲儲僚者期月屢請見某詩不許卒章故云

張待制宗元挽詞

桂籍聲名早松門歲月賒鎮東多惠愛使北有光華豈料尊春騎翻成會葬車珠圍舊亭館細雨泣新花

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賜宴錫賚謝恩詩

藝祖提劍開八荒太宗混一垂衣裳真皇破虜神武揚夷夏儲盍法度彰寶訓成書紀宏綱有典有則萬葉昌憶昔壬午神龍翔奉秋庚子辰集房鑾開講席臨軒肅箱緗玉斧光照廊台冠

夾侍書案黃翰林進讀天容莊徵臣謇筆近玉張本作御床親聞玉音義甚長君子小人初何常非閎時運弱與强祇係人主所否臧當年紀注此特詳紹興壬午九月庚子初開經筵亦召宰執聽講書洪遵初講三朝寶訓第一卷至太宗問呂蒙正君子少而小人多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陛下宜諭云不然顧人主好惡何如耳臣時爲侍立官退以聖語載起居注云往來寒暑今一章牙籤謬挑心徬徨終篇正值恩德洋道山肆筵酌天漿宮花壓帽羅絲黃硯來復古翰墨光臣所得端硯刻復古殿三字馬出帝閑真騏驌闖山正焙隨寶香君賜如天不可量歸美獨愧詞荒唐恭惟聖治超百王夙夜基命不敢康文德既脩狄可攘俎豆永掃旄頭芒三聖勳烈同煒煌萬年億載嫠慈皇

使王季海參政錢師魏先在焉前歲夏某忝參預連墻而居適然齊年時號丙午坊次文公龍圖二公四公八十會伊川盛事於今又百年豈意耆顏華髮叟亦陪黃閣紫樞仙府居未至容連棟班路前贈愧比肩丁丙連干支合德君臣慶會豈虛傳上丁未生

慶東宮生辰

聖祖基長發皇家慶遠覃金輪常沛張本作御極銀榜夙占男黃節辰逢張本作逢五賁階莢度三英娶同父祖秀氣集輿堪仁孝由天縱溫文亦性涵兩宮今並事三善此誰慙玉珮班斯肅牙笏道日談僉豈從節苦正每斥言甘甲觀簡開殿南陽荷映潭名參周發誦壽百古彭聃政省叨戔弁官僚阻盍簪筵應秩秩鐘鼓夢韶韶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帶挽詞

冠掛十年餘齡周八秩初錦囊遺稾富紫橐賜金虛似白猶希臼如疏更景疏公所居東西軒名清風并亮節付與汗青書憶昨經洪井連朝黜玳筵東湖波浩蕩南苑月嬋娟偃飲驚三雅蛩吟羨百篇祇今悲舊事何日奠新阡昨公新築南園屢陪夜飲坐間示所和歸去來及詩詞甚多

和龍舒兄春日出郊韻

庭東蒲鞭吏晝閉禽聲人語兩闌闌郊坰戎隊穿花裏阡陌兒

童戲雜間禪語屢題投子寺仁風常滿皖公山薦書聞道交宸几尺一封泥合錫還

敷文閣學士李仁甫挽詞

萬古仇池一老仙前生游宦憶西川令威化鶴空千歲何似重來十五年東坡辛巳年薨公乙未生

父子才名震蜀都家風人道似三蘇不知岷嶺英靈氣底向眉山特地殊

經學淵源史筆高文章餘力特風騷紛紛小技誇流俗磨滅身名笑爾曹

頻駕輶軒析左符直從梁益到江湖棠陰處處留遺愛芹泮人

人憶大儒
鴈鄉甘泉不乏人誰能博古更通今直如汲黯非游俠思似更
生不鑄金
千卷長編已刻闕爭傳副墨價兼金冠篇不得同迂叟遺恨猶
應記玉音上許御製長編序
是是非非口卽心掃除人爲只天眞身全五福仍通濟造物因
公勸世張本作善人
病後精神更確然掛冠剛欲及生前去來自在渾無迹撫掌僧
從浪學禪
蓬監曾叨繼後塵史闈何幸對題名菲才自是無能效太息難
忘故舊情
我畏譏讒日屢縅獨公嗜好不酸鹹每傾苦酒思談論張本作笑萬
里何由奠巽巖

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側足二三臣平頭六十春胸中冰與炭鏡裏雪兼銀豈有花經
眼何嘗酒入脣勞生成底事何不早抽身

三月六日中宮生辰二府例以前四日就孤山四聖觀設
醮泛舟玉壺環碧閣因記歐陽公治平三年丙午歲上巳
和韓丞相詩謂是歲始頒明天慮三月三日丁巳故有節
正須知鳳歷新之句今歲本建辛巳而又歲值丙午誠異

事也輒借原韻賦詩一篇簡諸公
東華正踏軟紅塵邯鄲邂逅西湖被禊辰歷似明天時令正春逢閏
歲物華新流連花柳輸豪俠判斷湖山愧隱淪尙擬鳴鑾一遊
豫還陪英衮奉嚴宸張本有每歲三月駕必出郊八小字

高宗皇帝挽詞

社稷興中否干戈靜四溟生年同藝祖慶壽似慈宮皆慶八十人憶
庚庚兆天垂九九齡向來懷夏禹今耐越山青建炎登稽山閣御詩有云懷哉
夏禹勤
太極乾元父淸都大帝宮宴酣忘御鼎仙去任遺弓音邈思堯
額見號泣舜瞳孤臣望闕舊淚血洒春風

省齋文稿卷七終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詩起淳熙己酉止紹熙癸丑　廬陵　長沙

陶淵明有已酉重陽詩一首某以此年此日舟次吉水距永和財一程耳輒用其韻先寄二兄十三弟並呈提舉七兄

王覲十五載歸來稀舊交我鬢昔已華今茲固宜凋去國甫重五還家倏登高永和見兄弟咫尺如烟霄緬懷江東使地遠心更勞遙知上翠微江山勝金焦豈無茱萸酒望望心鬱陶相從會有日永矣非一朝

顖守鄭舜舉寄詩酒於答書中就附四句十七篇詩酒滿壺顖州風景好張本作賸繩樞詩中有畫今摩詰安用當年八境圖

南園築小堂鄰里佞賜獻上梁文戲成小詩紀實解嘲半畝園林數尺堂凡花疎竹小池塘平泉綠野休相笑事業功名合自量

郊居三池皆種蓮自五月開至七月末無日不寓目今得七兄秋浦佳篇謹次原韻

雲錦撐舟引興長冉香回首惜年芳辰陽郡池有冉香亭夏則與兄同游今四十五年矣碧簫擎雨時傾盞紅旆搖風暫重檣遠渚何勞攀木華真粧應笑弄西涼夕蟾忽散金千炬歸夢依稀到玉堂

和七兄秋浦韻

遲清灘魚素巡簷驗鵲占江雲懷李白籬菊詠陶潛句好那容畫才高却道皇華聊吏隱清論付廷僉

次七兄韻題二兄靜明閣

堤有芙蓉沼有渠東西精舍直平湖市朝間濶聊中隱山隰橫陳豈子都杖履張本作屨意行非得得輪蹄心違任區區休窮眼力爲罷界且作張本作把詩篇替畫圖

七兄以庚戌重陽前解江東常平印泝江而歸先寄二詩次韻

早日常同席中間屢語離呂梁今破夢曹發張本作鬢其深期菊圃新開徑茅齋正築基不妨風雨夜酌酒更論詩

春駕輕車上九華秋乘大舸泝風沙欲拋彭澤追元亮何待龍山寖孟嘉行止非關人力勝清平自有部民誇征帆衝雨何時至東望牙檣眼屢花

廣西漕屬吕君祖平以其六世祖文靖公及五世伯祖惠穆公帖示周某敬題其後

世臣本非喬木故勞眞是甘棠奕葉鈞樞翰墨寶章何媿諸王

送劉公度縣丞赴江陵

投分復連壻閥屬味夏長送春懶鄭何惜別怕傳觴我正羣廉

鹿君當驚騙騙但令同臭味不必共行藏

太和芍藥最盛有紅都勝黃樓子爲之冠昔山谷常宰邑篇詠極多獨遺此花四月八日與諸友共賞戲成小詩

紅勝依稀如魏紫細樓彷彿似姚黃元豐詩尹揮無諸豈是參謀闕海棠

簡提刑吳大卿宗旦

瑞節頻移意可知西川西廣又江西蘇黃到處君行部物色分留待品題

堆勝橫看白鷺洲青原穩著釣臺幽魯公翰墨師川句訪古何妨與一遊

權州楊倅子直方以詩惠鶴雛次韻爲謝

未解苞軒賦鮑昭且陪茫蕩醉東皋初非日浴身原潔何待天沖志已高羽服便能隨羽扇霜翎正合伴霜毛使君今是徐州守會宴雲龍樂且遨

比承諭及東坡白袍立鶴之句退閱篇韻謂鶴似鶴長喙音胡篤切疑是二物至莊子鵠不日浴而白陸德明音義且云鵠又作鶴並音胡洛切則又以爲一物夾今類書數種雖分兩門然其所引事邯往往互見漢紀註謂黃鵠大白鵠小而武昌又自有黃鶴樓不知竟何如豈所謂鵠鶴各有五色耶更賴垂教

吉水周中顯秀才相識二十餘年求永新譚煥主簿榮壽堂詩爲賦一首因以勉譚

憶昨淳熙壽域東朝長樂慶七十譚家有子列冠裳翁媼同時應命秩兩宮今奉慈福宮萬有千歲三宮同十年一講慶壽禮老人版授方重重煥也曾試南宮裏一第終當恩子耳從今更隔榮壽堂他日郊封詔填委

安福宗子師共兄弟五人作慈順堂養母求詩

五寶會誇擢桂枝從今天族更光輝會看鼓吹喧龜洛何止三人從伏妃

送廣西譚帥景先經幹兼簡趙帥思朱漕歸覲

舊歷南流上海航今經鼈背下瀧江元戎正直詩書帥廉使曾臨父母邦朱曾知吉州不憚客從南去再要陪驛召北來雙水衡自古同承張本作丞拜豈必紅葉映碧幢

永和鎮會李高明秀樓

心得高明趣樓開井邑間巡簷風與月隱几水兼山景物因天巧軒窗占地慳寒暄俱可至徙倚不知還

次韻馬惟良亦樂園

滿腹詩書邯灌園固應浩養百憂寬竹林松徑長張本作常蕭爽柳色花光自際蟠貢焙延僧春泛雪鄉醪醉客夜傾丹當年悔不分銀菟空把新詩反覆觀乾道問予得郡富沙不赴

紹興丙寅侍伯父赴辰州宿長沙驛今四十七年驛敝重脩感舊成詩錄呈子中兄并示子開弟

朝宗元以汴爲京闔廣江湖此間津南渡若無三宿客北征時有五溪賓壯遊我亦深懷舊傳舍人皆勸作新契闊誰憐今四紀欲論前事只三人

寄題張元善總領新作楚觀

章華無沒岳陽城風月還從此地分目極洪流江接漢胸吞大澤夢連雲年豐棲畝糧盈野士飽騰槽馬斂羣收取闕河報明主雲臺煙閣佇奇勳

程元成待制書來序別圃攬有亭奏心秀野二堂之勝見

索惡語老病不暇徧賦謹往一篇

燭引金蓮白玉堂官垂銀榜左春坊毛會久倚黃門樹武子今封召伯棠（給事頃將湖南漕兼帥事）攬有羨君花竹秀課無憐我簿書忙欲知兩地相同處亭午葵心向太陽

寄題永新張氏無盡藏堂

山間明月江上風取之不禁用不窮仇仙一發醯雞蒙往往擇勝貪天功斯堂飛梁挾雙虹坐客常滿尊不空翰林主人極形容無奈圓缺與雌雄豈知清朝（張本作都）廣寒宮默存身已遊其中長春不夜四序同禦寇法善聊相從

紹熙三年十月丙辰長沙郡貢士三十人於公堂太守周某賦詩一篇代鹿鳴之歌

風雅因遺楚離騷遂變湘江山清得助日月爛爭光之子俱勍敵斯文會壇場三元猶未達準擬再名坊

次韻謝豐叔質運使

錦衾留晝省繡斧上清湘儒以眞無敵臣於遠有光二天臨宴席五字（張本作子）冠文場晝接行蕃錫權奇下八坊

十一月二十七日劉公度徐用之許相過公度居憂止酒用之偶食素適有餉小春園茶者因成拙詩奉簡

平日何曾忘穆生如今胡不飲公榮頗嫌性僻稔中散爲怕情傷阮步兵美意政須羹碧淵衰顏聊復飯青精更揭天上新圖

月同試沙瓶雪水清（昨夜微雪）

資政殿學士薛照臨（張本作鄰）挽詞

科甲早魏巍官曹總帝畿聞嘗森畫戟畢竟踐黃扉衣鉢傳兒輩（令子亦上五名及第）笙歌徹妓園百年盈省陌何翅古來稀

其政時雖少同朝日最多聯鑣趨鶴禁列饌噱雞窠（東宮舍食公不食雞）

閒之不答予笑曰公生丁酉必是放也他日平昔顏常好歸來當長壽爲雞窠中老人大父矣相與大噱（公乃同郡玉筍蕭）

鬢未皤飛昇等乃祖示病笑維摩（公之後其疾無疾仙）

寄題謝昌國尚書桂山堂

京國薪如桂家山桂滿林葉蔭經歲碧花雨勝秋金作楫商舟穩爲梁漢殿深幽香宜自閟莫待斧斤尋

任漕子嚴詔挽詞

壯志宵與著祖鞭雄詞銳欲勒燕然一生僅踏金門地半世常遊玉笥天勝聖棋高無敵手奪袍句好有新篇高風堂上凌雲閣誰復覩梅月照筵

程元成待制寵示和篇其自序用樂天尹洛并一漁翁事可謂精切歎服不已再次韻奉酬

待冠早已掛朝堂鄉縣榮標畫錦坊尚記香山會尹洛更同魯國欲漁棠春風醉客金絲緩夜燭彈棋玉石忙應笑汲卿猶未去強扶衰病理淮陽

胡元之提刑寺丞迂途相過寵示二詩次韻爲謝兼柬趙

再可經畧張君運使

惠政羣州楷清名萬口傳南交需按察北闕正詳延契分元重復先德與僕嘗僚金陵先兄袁州使君復同官于婺其後遂忝同朝近復俯維梓之敬講同甲之好封疆互接連廬陵廣西皆與湖南接境勞歸知有日遲佇楚江邊

外計初馳傳元戎久奏功馬牛非北海雞犬是新豐梅萼三冬綠榴花四季紅見廣衡志德星臨越分桂海卽吳中三賢皆居浙西

送孫從之秘監歸朝供職

蚤看鵬鵬萬里風晚陪劍履大明宮誰知九郡提封廣遲許三年使事同我合掛冠尊舊隱君當補袞用新功中興盛事人應說五紀吾邦四少蓬

臘日大雪運使何同張本作用叔送羊羔酒拙詩爲謝

未雪冰厨已擊鮮雪中從事到尊前淺斟未辦銷金帳快瀉聊憑藥玉船東坡黃州詩試開雲夢煮兒酒快瀉錢塘臘玉船醉夢免教圍踏菜富兒休說張本作誤饌羅羶爛頭自合侯關內何必移封向酒泉

省齋文稾卷八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賦詞銘頌贊

夢仙賦

歲直執徐月旅無射佳哉秋氣適此初吉欣凉颸之郤暑假午枕以自逸一性融兮蝶化萬籟靜兮龜息不踵不驚非想非因倏戾止夫遂宇恍前瞻乎異人松姿鶴骨谷虛淵渟方瞳瞭然列卿之眞者耶肌膚冰雪姑射之神者耶亨方徘徊眩駭屏息郤立已而蓋雲合車轂擊轟賓至初筵秩既銜盃以相屬俄陳疑而互質則有辨博之客誦言越席曰惟主人形與神一必能

超百塵之數通紫庭之籍其致此也亦有術乎主人唯唯客曰東海之山元都之闕巽眉錦屏之西羅浮峋嵷之南羣聖寘宅其中大乘羅生乎其間安期煉五石之精壽洪成九轉之丹桂父食桂而蟬蛻子餘茹术（張本作涓子餌术）而鸞驂陽陵則石脂度世赤須則柏葉超凡苟邂逅其刀圭斯可紺已華之髮而駐將老之顏矣君亦有所遇而然乎主人矍然而笑泛然而語服食之法蓋道之粗諒假是以佐功詎執斯而爲主且客見夫辰錦之丹砂連韶之石乳乎簡鐵鷲管世不之取（張本有遽仙芧與芝苓匪終物而遽數二倘資藉以引年是家松喬人鍾呂也得毋與徐巿盧生之句罔祖龍文成五利之欺茂陵者伍與僕是以不釋於吾子之言客曰沆瀣夜飲朝霞晨餐返七還九守一存三抱靈液於玉池下澗流於丹田交梨火棗茂其本黃芽赤水豐其源道匪輿之常數盜陰陽之純全意佺僑羨門山圖赤斧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久視之先也君其舍旃主人曰客觀其徼矣而未觀其妙也莊生不云乎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必欲從笙鶴跨鯨驂友子晉儷琴高茲豈能彷彿其秋毫也哉願置此而進乎道客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彼淡昧之莫知汩聲利而自賊至人則不然健羨聰明去於內榮華滋味徹於外不將不迎淡以游心爰清爰淨莫以合性此廣成子修身千

二百歲之道也非衆妙之門耶主人曰如客所言槁木耳寒灰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者槁木寒灰云乎哉客乃茫然失措赧然四顧頃而言曰蜉蝣不知龜龍者其智耶也鷽鳩不知鵬鷁者其見小也惟先生幸詔之主人曰子來前夫不養其心不足以保性命之眞不致其誠不足以贊天地之生養心之體子既言焉致誠之用吾將傳焉必孝於親必忠於君推隱德以及物崇陰功而利人惟不欺於方寸倘何有於飛昇遑莫暇夫殫述概吾陳其至近旌陽之許嵩山之靖內養心而全道之眞外致誠而積已之行職纔尹於一同澤遍加乎百姓匪外騖於末術卒參華於仙聖推而上之說相武丁既

以此道而有天下遂騎箕尾而比列星率自根而之本配霄極以長存子於我乎有疑請考古而驗今於是客撫髀而躍曰吾得之矣張本多一句吾得之矣乃庸作歌以侑芳醴歌曰功行三千私多生兮帝賚良弼佐武丁兮萬有千歲壽而臧兮層霄下土去來何常兮又歌曰鸞鸞兮玉京君之朝兮瑞珮鳴崑崙兮縣圃君之遊兮鸞鶴舞天風兮泠泠吹羽蓋兮飄寬旌雲車兮風作氣張本馭淩倒景兮周上下覩方士之遑遑兮欲登眞其何路主人欣然爲客滿觴予亦破夢亟紀其詳蓋非獨爲子房之辟穀亦所以救昌黎之渺茫也

胡廉夫哀詞

彼美人之佼好兮美容與乎江之岑纕蘅蓀之芳譯兮扈遊芰以爲襟佩篤好此奇服兮企高卬其嫁旃猶膏輈軸曰余遐征兮莫掣曳而疾顚理桂楫與蘭棹兮波瀕洞而與前賓鴻跕跕其遵渚兮鷖鷗安翔而戾天茹余心其何郵兮蹇前跋而後疐將賞音之不逢兮抑鑿枘之不契眭冰臺且雕欄兮胡繩莖與偭不睨望假敝帚曾不吝兮顧瓠酳其韞匿騶三世以冰炭兮固無怪乎君之棄均內外其不免兮尙何擇乎豹霧媒梟鴆其亦可兮緊後日而恐悔及歲亭之未晏兮曰深藏余不罷屯張本作純潔飢以爲蟬兮盌頗頷莫予青蜣螂果其腹兮則余心之所悃不我由其亦已兮又奚必懷沙且古服棲衡門其苟安兮無庸乎靈芝之卜也憿遯世以無悶兮其以律此俗也義和奚而不淹兮晷奄奄其即昧谷也哨長夜兮不可晨慴莫知兮莽愁辛望夫君兮已遠靈爲日兮來迓容競爽兮二惠尙脩明兮悠緬

揭圖南鑑閣銘

人以水鑑可燭鬚眉微風過之則我嫫嬉孰推此心內明自照古今湛然是謂觀妙

胡謙甫藏硯銘

郭明叔張本作叙內翰玉堂所用之硯紫質而雜以青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蓋文字之祥也郡人胡謙甫藏之

屬某爲之銘

青紫可拾硯之質金鑾夜直孚號出郭昔胡今在斯文異命重申此其徵

雙柏頌

待讀胡公去值夏之三十年始葺蕆第而居之顧視異時手植草木十不一在惟門衛之右雙柏凜然同本歧枝對聳交茂公指謂客茲土墟於盜也久矣而柏獨存眞後雕者哉客曰不然惟公之德可況有五其存也固宜棫樸之器雖小已異裘司徒之言公生似之置於平地千丈日至昌黎伯之論公學以之雖坎壈於中年亦殊羣而挺正遭茲時之重芳叶江夏之流詠瞻

漢臺之列樹棲晨昏之慈烏方弄印而闕長諒匪公其孰居既扶持以神明必君臣之際會告成功於歲寒非武侯吾誰賴且夫抗疏紹興其砥柱乎立我大厦其該輔乎雙斡之祥又何著耶不然是柏也雖非霜雪之可移設若燎於蠶屬薪以薨兒殆與蒲柳等爾其兎佇立而吁怪者幾希夫然故客譽之非詫也公受之非過也言有不足誦以揄之其詞曰公之居兮啟官公之材兮棟隆倘封植乎此木以無忘乎角弓

周德友眞贊

睟面盎背君子之容秀眉豐頰文雅之風冠裳巍然宜在金馬庶幾高彪以勸學者

瀘溪先生王民瞻眞贊

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酡顏酡貌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并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

王日休眞贊

龍舒王日休字虛中儒釋兼通嘗爲六經語孟訓解至數十萬言尤篤信淨土之說嘗以特奏名入官棄不就飄然訪予於廬陵方爲學者講易一夕厲聲云佛來佛來即之逝矣享年六十有九謝君承宗趙君公言（案別本此下有暨好事者四字疑衍）持其像示予乃爲之贊

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頹風之莫救慨衆昏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爲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眞覺

施聖俞（張本作與）參政眞贊

巍巍堂堂民之表儀磊磊落落邦之耆龜人云廊廟之具自謂岩壑之姿飾文斯二者一言以蔽之蓋將二十四考於中書然後千二百歲而不衰乎淳熙丙午三月十二日書

侍讀學士劉公眞贊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爲太史蓋時遘而命膏（張本作泰）

亦名高而衆忌雖然文學如歐九而吝其博英傑如二蘇而服其氣蓋所以爲公是也與紹熙三年三月三日題

中書舍人劉公眞贊

中朝大議專以正對名邦宅牧輒用德最加叔向之遺直兼子產之遺愛此非叔貢父耶有諸中必形諸外也紹熙三年三月三日書

墨莊陳夫人眞贊

賢哉夫人克相其夫以墨爲莊非田之腴壽考蕃昌百世茂矣陶毋同邑其後身乎紹熙三年三月三日題

省齋文稿卷九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策省試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嘗召何如對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者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以若稽古之學迭相授受舜之用中堯實昇之禹之執中舜實昇之其在成湯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所謂變詐之術慘刻之法未嘗著之於心宣之於口是以治效純粹名聲彰聞載祀千百堯然不可企及則其所學之道爲何如耶若皐夔若契稷若伊尹

周公咸以聖賢之資居輔弼之任或陳九德或諧八音五教於此而敷百穀於此而播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太勲足以光盟府之藏是以都俞而萬邦又優游而百度舉經傳之所載先民之所談鏗鍧炳燿盈人耳目由今望之若神人然則其所任之人爲何如耶帝王既息降及西漢言治者必以文帝宣帝爲先一時治績著在史冊班班可考觀其親飾子女結匈奴和親之好大明信義致單于渭上之朝偃兵息民人以富謐可謂有意於撫綏萬方矣聞賈生之賢則前夜半之席嘉黃霸之治則增頴川之秩才能類進衆職脩理可謂有意於任用之衛矣開籍田以勸農舉孝弟以善俗除校名賞信賞必罰可謂有意於救

施之要矣然究其始終推其功效往往得於此而失於彼舉其小而遺其大故制度可脩也而文帝未嘗脩德教可任也而宣帝未嘗任彼豈憚於有爲而甘於自棄與蓋其所學非帝王之道而其所任非帝王之佐故也何以言之人君之所爲係其所學學於帝王則足以成帝王之治學於駁雜則足以成駁雜之治如符契之相合如影響之相隨有不可掩者文帝所學者何道也刑名之道也宣帝所學者何道也雜霸之道也夫惟二君所學如此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愚故曰欲觀帝王之心必考其所學之道者此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有賢哲焉爲之左右然後可以大有爲於當世如股肱元首之相賚如

風虎雲龍之相從有不可廢者文帝所相者何人也木訥之終侯任氣之申屠嘉而已宣帝所相者何人也好嚴之魏相不事事之丙吉而已夫惟二君所任如此豈能繼帝王之聖治乎愚故曰欲知帝王之治必觀其所任之人者此也夫文宣之學既如此文宣之佐又如彼其有愧於三代之事業不必學士大夫乃能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孰謂班固貢禹史之才當筆削之任而昧於此乎請爲先生申其說夫周家之治起於文武而大備於成康之時漢氏之業創於高惠而涵養於文帝之世然則成康也文帝也皆守成之君也孟堅於是稱之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蓋論其守成之時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

之所致可以比夫成康也必欲責文帝以禮樂庶事之備其如無成康之學何其如無成康之佐何商周中否王業掃地賴高宗宣王而中興漢武窮兵海內虛耗賴宣帝而復振然則高宗也宣王也宣帝也皆中興之君也孟堅於是贊之曰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蓋論其中興之效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周也必欲責宣帝以嘉靖商邦明文武之功業其如無商周之學何其如無商周之佐何嗚呼世已遠矣二帝三王之不可復矣有君如文帝如宣帝猶以所學非其道所任非其人遂不足爲純粹之治況於晉唐之陵夷乎必欲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又得皐夔稷契伊周之臣則千載一

時端在今日恭惟主上擴帝王之量以撫寰方夏體天地之德以覆育羣生綿宇固已阜安民心固已愛戴方且日與一德大臣緝熙百度潤色洪業可謂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算功見效豈炎劉之君敢冀其萬一哉是以執事先生推天保報上之誠作爲問目俾諸生兼舉而畢陳之夫西漢撫綏之方任用之術設施之要凡得失優劣之可言者愚蓋詳言於前矣至於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更僕未可終也姑取詩人之頌以配當今之治庶幾乎美盛德形容之義迹夫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時邁之頌可以形容矣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則豐年之頌可以形容矣郊祀天地崔

祥降嘏則願獻成命之頌可乎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願獻有瞽之頌可乎籍田所以勸農也何愧載芟之所作原廟所以奉先也何愧絲衣之所陳興崇太學足以掩在泮之美務農重穀足以掩在坰之頌至若躬祀太一所民福也禁止漁捕遂物性也張本有捐減田租裕民力也刑定法令明國章也四句是以仁增而益高澤厚而愈深歡頌沸騰和氣充溢上焉日月星辰順其序下焉草木鳥獸安其生自非吾君之仁吾君之德則何以臻茲乃若運至化於一堂之上納生靈於太和之域熙熙怡怡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謂帝力何有者則又非諸生所能形容也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愚嘗讀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六卿之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獨於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於一職故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長也而曰州共賓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以帥方治夏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於秋官圭玉之制掌於玉人此其大畧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賓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贊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爲揖讓(一)禮釋甲冑之器而爲俎豆之容使神州有盤石之安而厭脫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

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焉卿士之在位者下焉俊秀之在學者往往目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酬答無不洞達於胸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鬱之節或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對之才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失簡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其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士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享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之別是所謂識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

遜之禮者也膚使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辱君命者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太叔簡子之才於此見（於此見張本作於此與）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於此與（於此與張本作見稱於北宮）其於交際信可觀焉雖然有所謂全材有所謂一偏之材成周盛時但見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聞以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於世垂名於策者非無其人也全材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一言必著故長於斷事簡子以之長於應對太叔以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吾恐尺有所短寸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膚美叔向之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材可乎嗚呼驊騮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楩楠不出中材可以爲巨用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材難得故數子得以擅美於當世而垂光於後代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夔固未容佼佼錚錚獨有聞於世也恭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睿圖丕緒爰自睦隣脩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實之旅百視前古爲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仗節之寄者無非忠信威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材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亹亹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爲問目以爲諸生異時或銜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且舉春秋數子俾品藻而備陳之

顧惟窾啟何足以與此然蒙被教育之久鼓篋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匝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交際之道非曰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後惟先生其進之

務農

敦本之道莫大於務農務農之要莫先於戢兵何則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之多寡不在乎他在乎農而已農之勤耶則萬箱之積可坐而致農之惰耶則九年之蓄無自而成爲民父母苟能旌其勤而賞之覈其惰而責之則非特百姓之足也而國用亦足焉非特國用之足也而禮義可興焉愚所謂敦本莫

大於務農者此也雖然上有務農之意而無戢兵之道則雖督之勤勤勸之諄諄吾殆見其力勞而效寡也何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也爲民父母苟能懲忿而窒欲偃武而右文則向也荷戈之士可使轉而爲抱耒之農向也戰爭之場可使轉而爲膏腴之壤於斯時也民安其生農復其業上之人雖無事於農猶將勉焉況又督之勤勤勸之諄諄耶愚所謂務農莫先於戢兵者此也三代而上遼哉邈乎未易槩舉姑以成周之法質之昔者成王纘文武之緒又得周公爲之佐兵已戢矣天下已定矣於是念稼穡之艱難思先公之遺訓置地官之職嚴井田之法觀其百畝爲夫三夫爲屋三屋爲井而

井方一里是謂九夫而入家於此共焉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然後大司徒頒之以職事小司徒令之以貢賦遂師巡其稼穡遂大夫稽其事功凡田之不耕者則使出屋粟以罰之夫惟勸之如此其至也督之如此其嚴也借有惰農亦將鞭其後而恥躬之不逮也況於深耕易耨之旺乎家給人富無足怪者向使成王周公不以生民爲念而以黷武爲心則轅門之士衆而南畝之人寡轉餉之用廣而倉廩之蓄微雖有井田烏得而耕諸雖有穀粟烏得而食諸吾於此益知務農之道非戢兵莫可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仁德昭著知敦本莫大乎務農也於是行勸課張本作農之令若帥臣若漕臣若守若令皆以勸農爲職則敦本之意可見矣知務農莫大於戢兵也於是乎力戒爭伐之事渦淵之役非武之不振也恐南北之民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元昊之和非威之不立也恐西人之子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卒之倉廩充盈禮義興行政教以平刑罰以清非戢兵之效與追於主上握圖御極遹追先志擴聖人之度締北道之歡詔耆數下專以便民爲務比年以來人有常產地無遺利金穰屢應百穀用成古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其在茲乎執事先生尚愍大江以北田疇未闢欲倣成周下剤疆予之制俾民樂於開墾特垂明問俯詢末學自非上體聖君之德意而下欲知農之勤惰則何以及此側聞邇者因守臣之請復力田之舉張本作科

置以學籍誘以爵祿蓋將勸天下之農復兩淮之舊也假以歲月則耕者四歸皆願出於吾君之野萬億及秭翹足可俟又何必下剤以致之强予以任之如遂人所載乎若夫魏文當戰國之際而兵革不息民皆失業李悝張本有盡字爲盡地力之教漢武富窮師之後海内虚耗飢饉薦臻故趙過平都令光之徒或爲代田或以人輓是皆權一時之宜救不足之弊所謂積之涓涓溍之浩浩殊不知兵戢則農富農富則用足紛紛之法果何益哉今必欲舉是道以爲盛時獻亦何異時雨既降而欲進灌溉之利日月既出而欲揚爝火之光其惑也甚矣執事以爲何如

省齋文稾卷十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策試館職

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周某程大昌並詔試館職劄送院者本院已選定今月二十四日早引試今撰到策題一道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逕批降付學士院施行

紹興九年九月奉御寶批依

問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才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瀛洲爲不足道故必閱視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於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以爲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

者三焉曰兵曰吏曰財兵自比年狃於無事閱習之不以時豢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變與則懈弛因循不足以致一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癃弱革濫冒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虞在所慮吏員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與則淹滯失職非所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抑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恩變古之譏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於愛民與則養兵贍國不足以爲卒歲之計議者或欲謹遏斂嚴征榷以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爲之寢而不寐當鼎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

獻也願聞至當之說將以復於上

翰林學士洪遵撰

臣聞有弊可言不害爲治世無弊可指君子懼焉昔賈誼太息流涕於文帝之時而牛僧孺稱太平無象於文宗之世漢宜衰也而禮義之俗成小大之刑措唐宜盛也而太和開成之政後世無傳焉善觀時者必有攷於斯矣吾君躬聖神總萬邦旰食而宵衣任賢而使能勤儉脩乎一身仁心乎乎遐邇凡可以爲民興利而除害者患弗聞耳一聞焉未嘗弗行也道純德厚元元幸矣顧天下之事猶有可言者焉蓋除害禦侮莫如兵而選練之未精趨事赴功莫如吏而猥并之未清足國裕民莫如財而邦賦之未盈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

至詳矣勿羙之賤其能默默乎自戰國秦漢以來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而其節制訓齊則係於將今不察將之能否而惟兵之衆寡是問其可乎晉文公之伯也車七百乘耳然少長有禮卒成大功至昭公平邱車乃四千乘是宜諸侯震懼無敢竊議然子產乃謂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是則兵不在衆明矣李信蒙恬以秦兵二十萬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則兵又有時乎用衆也雖然二者皆是也兵寡可也兵（張本作寡）而不精不可也兵多可也兵（張本作多）而冗則不可也今六蜚所駐內倚三帥以爲根本之衛自江而上近則京口金陵遠則荆襄蜀漢中則九江池鄂帶甲之士無慮百萬然而閱習之不以時豢養之

不以道癃弱之未去也冒濫之未革也將姑息而不變與無事則勞吾拊循有事則干吾法紀矣將大爲法制以澄汰之與則省俸銷兵之謗紛然矣爲今之計莫先任將將得其人兵自精矣昔李光弼代郭子儀於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也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此非明效大驗耶（張本有此之詔書考牛違制越度未汰一卒未動一弊而謗興於下怨歸於上者則有間矣七句）雖然此特任將之效而未若御將之爲尤急也夫一伋之墻民不得踰百伋之山童子昇而游焉何者凌遲故也明乎此則堂陛之勢不可以不嚴操舟之人楫維在手以之臨三峽泛洞庭委蛇曲折無不如志苟檣傾楫摧則雖斷港絕潢之間覆矣明乎此則臂指之勢不可以不運夫惟

堂陛之勢嚴則姑息之患自去姑息之患去則爲將者方且畏威率服之不暇而爲兵者亦安得不拔石超距以奮其勇力哉惟指臂之勢運則可汰汰之可革革之而何張皇紛更之有此御將之所以爲尤急也今朝廷清明綱紀不紊彼提尺籍伍符於外者猶懈弛因循不能作士氣偃蹇傲睨不能體上德假令幽障之烽起捕羽之檄馳雖使兵精適足恣其飛揚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在今日固當汲汲也請借漢以爲喻高祖之困於成皋也共車者惟滕公耳自稱漢使馳入張耳韓信之壁即其臥奪其符印麾召諸將而易置之信耳雖驚無能爲也周亞夫[illegible]文帝勞軍先驅至乃不得入至謂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帝反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嗚呼信耳虩將也而高祖之衡能行於敗衄之餘亞夫平平耳孝文乃不能伸威於畿甸幸亞夫無反相耳向使稍懷顧望豈不可爲寒心哉明主鑒二者之得失則尊君卑將之道默然而意傳矣官冗之患所從來久人之言曰古之事也簡故其官略後之事也繁故其官詳惟簡故精惟繁故冗今既異於古則後益多於前故夏商之官也已倍於帝者之世是固然矣西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至唐太宗乃能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記可槩以古今先後論耶大抵創業之初入仕之途寡則闕員爲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衆而

官始冗矣請置歷代直以本朝驗之藝祖肇基王業增置州縣佐官至於選方下邑人所憚往率強予焉當是時聞以乏人爲患矣未聞患冗也祥符而後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寖加於蔭補中歲取吏書之選者爲官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焉至於元祐則以闕計員什蓰相倍流弊及今抑又甚焉魚貫於都門麇至於銓曹守選之人殆過三千率數十人而競一闕五六歲而竢一官士而至此亦可謂淹滯失職矣夫上有失職久閑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有司安得置而不問與議者猥曰考績而升黜之則智者用愚者伏賢者進不肖者逐庶有瘳乎雖然似矣而未之盡（張本作盡善）也書曰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蓋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其數各五十耳何以知其然也記曰有虞氏官五十是以知其然也夫以朝廷之上其官止於五十則功罪可以坐見能否可以意知而後放績之法行焉又況舜命九官或終身不徙三考所陟不過如增秩進章服耳今銓選之法由判可簿尉升之令錄幕職自是等而上之則爲大邑爲守貳雖以甚凡之才苟不麗於刑辟而力足以致公車之薦者皆可積累歲月歷階而至吾惟稽闕以選按籍以授紛至而沓來者不知其幾也賢否何知焉故曰考績似矣而未盡也然則奈何曰置官有常員不可有損也入流無常數胡不澄其源乎夫其源常清其流猶濁源而弗清濁孰甚

焉國初取人大要科目與任子耳自建隆迄開寶歲取進士多者三十人少或十人歲補齋郎不過十二人進焉不過十五人而已兩途多寡適相當也近世奏名常數百輩而以郊恩入文武官者殆且十倍其他雜流泛補休致遷占之數不在焉可謂弊矣今將裁任子梶流品固也然驟於革弊則多怨輕於定令則易搖以多怨之人而議易搖之令利未遽見謗則隨之此縉紳諸儒所以樂於因循而無敢輕發也與夫歲許施張本作馳恩祖宗法也及其弊也則更以三歲之制貴而親者如宗室近支猶遽加降殺少恩變古之議初無聞焉至於今日何獨疑之宜命掌故按諸道郡邑有幾員闕之數而制爲入流之限庶乎其可也抑有二說國家寄祿之階蓋有倣古元士而定制者由第四品而上雖以侍從之貴或七年或十年僅容一轉武列稍崇則非軍功不遷也名位差殊其嚴如此彼官登正郎任正使者實始蔭補顧乃下與議郎崇班之流同其歲月何不改而張之此一說也誠使文階視正郎武階視正使者三經郊而一任子卿監橫列者再經郊而一任子至從稟廉車則三遇而虛其一焉此又一說也假以數年使已任者無需次之淹方來者有易進之望亦可以待四方之士矣此法一定則雜流泛補之恩梶之非難也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言當及時也圖之此

其時矣往者四郊多壘飢饉連歲丁壯轉徙田萊荒蕪加以東征西伐賞賚四出固嘗傾司府之帑發內帑之藏理財之難惟彼時爲然然且民力裕於下邦用足於上是何也民知上之不瘦己而非以厲我也故賦斂雖頻罔有慝志焉粵自國步既康無鬬爭金革之聲未嘗橫斂以傷民之財也未嘗勤戍以傷民之力也而又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再登三登矣而贍足之報猶未上於大農意者損上益下之道當日新而又新與昔文王爲靈臺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皇國父爲一臺既不速成築者又從而謳焉夫築臺一也此悅而從彼憤而怨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且有子圉非愚人也其對諸侯用不足之問而曰盡徹

乎孟子之論理財亦欲修其政事然則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蓋有當爲者矣今世之言財利者第曰謹逋欵嚴征榷征榷不待嚴也何以明之周制萍氏幾酒謹酒羣飲則有誅焉蓋以酒醪爲糜穀之本故節之也漢法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張本有紵字）操兵乘馬蓋以從事於末則害農者蕃故抑之也後世則大異矣養兵贍國之計賴於征商榷酤者十蓋八九古抑商賈今惟患其不多古節酒醪今惟欲其飲也如是足矣又欲嚴之毋乃使事舟車者多於南畝之鋤犁樂況酣者悉爲閭民乎至於謹逋欵之說則尤不可以不辨漢唐守令躬行阡陌視民如子固有以勤撫字拙催科爲

賢者矣方冊具在可觀也今駕朱輪綰墨綬者率以逋欵有無爲殿最他可略也比年以來縣令之趨辦者部刺史固嘗薦聞而遷其秩矣二千石陷失常賦者地官固嘗按劾而削其階矣又欲謹之民其無餘矣然則今日理財卒無術乎曰有之曰何術也躬行敦朴以先天下可也無已則有一焉任人而久任之是也今後又在官官惟其人而於掌邦教阜民財者尤致意焉亦可以爲擇人矣卿貳總其綱郎曹陳其紀所謂量入爲出之道日夜念之至熟也而中都之貫未朽太倉之粟未腐議者疑焉昔劉晏當軍興水旱之餘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豈今安平盛際反有竭澤無魚之憂哉是殆久任之法未行故富國之效未

成耳晏之領度支也鹽鉄轉運鑄錢租庸之權悉歸之雖職守屢移而領使如故因能而任蓋十有六年用能究漕運之利病治萬貨之低昂斡山海排商賈知所以取而人不怨知所以予而人不乏何使教玉人之琢牽善書之肘信之不專任之不久則晏也不以妄作誅當以曠職廢矣唐之中儥何自而振也哉前事昭然後來之龜鑑也如其不然才無聞而驟用席未暖而輒易百人輿瓢非惟無益瓢且裂矣不特此也世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脫兵旱相乘天下之力屈此漢儒惓惓之所憂而史氏特書以示後者也安得恝然而忘之耶凡此三者急務也人不患於不能知亦不患於不能言顧力行何如耳昔周

宣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今欲悕兵去冗吏省常賦充是政事之當脩者也若乃疆場之事則不可得而聞矣管仲謂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然則疆場之事雖不可得聞也亦可竊意也夫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國家守信恩曰可矣禮以徠之恩以結之金幣以餌之奈何琬圭之瑞雖交而蹄林之馬常秣抑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耶其將深思遠謀多方以誤我耶是未可知也顧當堅盟誓之約而脩政事以應之耳誰憚而久不爲乃直爲是憑憑也抑又有獻焉猛虎伏於山林故其氣燄或能驚人而動物一旦咆哮於無事之秋而跳梁於四達之衢安知陷阱不設於

蕭墻強弩不發於途中也哉盍亦激勵我將帥甄別我人材均節我財用毋爲戎首以盡夫自治之道設有警焉相時而動以收卞莊子之功則寇何患乎不安而當饋可無嘆也傳不云乎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省齋文稾卷十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策問

金陵堂試策問五首

問春秋何爲而作乎爲褒貶而作也齊豹之盜三叛人之名微矣皆譏書之懲惡也懲惡如此褒善其可已耶夫子之稱管仲曰相威公一正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之人也概以春秋之法固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今以左氏傳攷之管仲自魯莊九年相威公而終於僖之十七年子產自魯襄十年見於傳而

卒於昭之二十年夫以四十餘年執國政成大功則盟會聘問交乎諸侯者衆矣顧其姓名乃不一見於經然則聖人褒善之旨果何所寓萬世之後果何所勸乎且管仲既正天下矣孟子乃謂曾西之所恥子產既能使民以義矣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爲政意者以春秋無一字之褒而爲是紛紛耶書詰秦誓詩繫魯頌學者疑之也久諸儒辨之也詳今也請無問其他願聞穆僖之政其褒貶見於春秋者視詩書所稱異乎同也恭惟皇上聖學高妙而於麟經尤致意焉諸君皆能言三威七穆者也異時奉集英之對勤華光之講必有成說願以一二告於有司戊寅三月

問孝文之在御也漢之爲漢二十餘年矣五兵雖戢文治未興其居公卿預謀議者非絳侯之少文則袁盎之不學而釋之之卑論也賈誼以維陽年少言天下事豈惟出當時諸老先生之右兩漢名儒未有能越誼也今觀其傳可疑者三焉誼之言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又曰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氣衰雖使孔孟復生不易斯言矣而太史公曰賈誼明申韓嗚呼誼乎申韓乎夫是以疑其學定官名正禮樂究三代之所以長知暴秦之所以短體貌大臣則禮行當代分封諸侯則效見後世謀畧如此可謂美矣奈何改定制度則有土德尚黃之異欲試屬國則有三表五餌之疎夫是以疑其術誼之

謫長沙也史謂意不自得一聞鵩音怪而悼之胸中所存幾於隘矣及讀弔屈之文則飄然如千仞之翔鳳汾焉如九淵之神龍殆將出險微超等常而非藩國所能淹也讀自廣之賦則滔乎如深淵之靚汎乎若不繫之舟固已同生死輕去就而非外物所能動也夫是以疑其文諸君將何說以處此若夫進則前席於夜半退則數問以得失凡其所陳亦畧施行然則謂帝疎誼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者又何如也願虛心而承教焉戊寅九月

問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人君言行雖動天地可也張本有況於二字況於士大夫乎陛下克儉如大禹不殖貨利如成湯卑服即功如文王然猶崇臺榭宏殿廬之側榜曰損齋摘發宸

藻著懲忿窒欲之義德風所加何草不偃甚盛舉也自漢以來躬行節儉莫如孝文然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娼優下賤得爲后飾民之好奢信難革耶唐楊綰一宰相耳始輔政則黎幹捐騶馭郭子儀散音樂移風易俗又何易也諸君試評漢唐難易之由然後推明今日之盛有司願寓目焉 己卯三月

問扶衰救弊莫如忠哉道流遠莫如文周鼎將遷斯道泯如也固節義之大閑續雅頌之遺音不在屈平乎二十五篇之作志切而詞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奈何學如揚雄才如班固或議其忠或抑其文學者疑焉願與諸君子論之夫離騷賦於懷王之世其詞固曰依彭咸之遺則然則懷沙以感頃襄者屈平之

素志也忠乎非與反騷作於元成之間斷章固謂棄田畆之所珍然則撓節以從新莽者揚雄之本心也智乎非與識者觀之必曰沉湘而逃忠已遂矣使投閣而莫秘智安在哉尚論千載必有考於斯矣太史公之傳離騷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庶幾兼國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浞二姚不合乎左氏昆嵛元圃不載於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文譏桀紂則皆而不言露才之諸怨懟之誣惟恐詆之不力也司馬相如何如人哉固爲贊曰要其歸導之於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恭惟仁聖在上敷子固無與乎今之世矣雖然判忠邪別是非學者所宜盡心也盍索言之 己卯三月

問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襟喉也豈容讀而或疑疑而不思乎聖如堯舜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博施而濟衆與夫修己以安百姓者固優爲之子貢子路嘗有問焉夫子何以皆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舍二帝而不以是爲病者誰也夫子嘆好仁之難蓋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及論諸弟子則曰問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夫三月之不違日月之至雖未底於大成要爲用其力矣顧云未之見者何也六經惟易春秋明天人之奧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伯魚過庭告以詩禮而不及書乎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誨人之先後也何四教之設乃以文行忠信

爲序乎此皆學者之所疑諸君平昔之所宜思也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則然何唐太宗以爲孔子之說孔穎達以爲聖人之謙與夫太宗號爲銳情經術穎達嘗著五經正義不應繆妄如此意必有說焉願併陳之

己卯九月

宜州解試策問一首

問學校興則教化明王室尊則名分正立言垂訓孰有大於此者乎子孔子天縱將聖生於庠序廢壞之際欲駕其說則四代之學政固宜諄諄乎時君之聽而洋洋乎七十子之耳也三復魯論乃無聞焉謂書矜不至無預治道而弗言與則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何獨以教學爲先也謂夫子雖言而門人弟子弗之記與則凡簞食衣服之節指顧趨進之容皆謹書之何爲舍其大而錄其小也然則平居之不言二十篇之不載殆有深意於其間矣七國紛爭成周不競孟軻氏以亞聖大才歷聘於是時宜惓惓尊王少抑僭亂今以二百六十一章放之曾微片言謂齊梁方强不可告之與則土地甲兵莫强於秦秦猶爲逢澤之會而朝天子何獨齊梁不可告也謂戰國之君不足責以大義與則堯舜之道高矣遠矣軻也猶且日陳於前何爲不可語以尊周也然則宜言而不言或言而不書豈無深意也哉恭惟主上緝熙光明既得孔孟之心學崇儒游藝復取二書而肆筆焉

副墨所頒徧於郡國諸君久被奎壁之照獲以聖王爲師日誦心唯必將有見於此敢問論語不言學校其說安在孟子不及尊周其指安出記諸善言者孔子弟子也或曰有子曾子門人所作耳然則劉向之言非與著書七篇者孟軻也或曰萬章公孫丑所記耳然則趙岐之題辭非與願攄素蘊發明之庸稱今日尊崇孔孟之意

家塾策問七首

問三代以降創業垂統之君其可稱道者漢高帝魏太祖唐文皇而已是皆雄才大畧轉家爲國以弱爲强者也然而彭城之敗滎陽之誅成皐之跳廣武之傷漢之爲漢蓋皇皇矣濮陽馬陘之勢則哀宛城矣及身益危臨濟殆哉賴虎癡魏之爲魏亦屢喪矣西原追奔不食者二日雄信奄至獲助於敬德於斯時也太宗嘗發發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豈可恃天命之方昌而僥倖以爲常也哉此其可疑者也三君不皆有事於蠻夷乎曰登之衆征遼張本作遠東之師乘中國既定之後士馬方强之時而彼圍而徙歸殆不若柳城之役與兵於擾攘而決勝於險巇也意者用衆自古之所難而出奇兵家之善機乎抑師有曲直敵有强羸乎此又可疑者也善用太公之兵法自爲新書以征伐反復李靖之問答則其規模準古類不輕發矣及乎決機兩陳如轉圜應變千里如舉掌固視古書乃無一合此又可疑者

也至如夜思經傳登高必賦史氏取之銳情經術喟然文治七德舞之彼固不專於用武也高帝則不然直溺儒冠而侮之耳及讀大風飛揚之詞四海橫絶之句則其威靈氣燄凜乎超今而冠古豈可與舒牋黠諭循規蹈矩者同日而語哉此又可疑者也或曰高文之功盛矣抑德也若曹氏挾衆以傾漢學者慙聞而恥及之豈其匹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故願與諸君論焉毋以其不應措於漢唐之間而遂黜之也

問古之銓選也任人後之銓選也任法去古已遠官未嘗不冗也惟任人則可得而責焉今固不然閱魏百餘而待選者動以

千計賢愚同滯能否無別士之失職如此而朝廷不以是責吏部亦曰法固當爾非吾過也於是近借遠次歲增季長復取四選之闕更互用之向之所謂法者亦且紛更而難守矣雖然猶未足以救一時之急也況於經遠哉夫襲故常則滯墮之輿限入流則刻核之謗起澄源正本可謂至難考古御今必有要道願明中論毋爲空言若乃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人崔苻甫除吏八百員其人果皆卓然可用者乎抑所謂片善寸長者乎考之於史亦有可見者乎當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一旦所舉如此之衆不知何以處之也併爲究陳之

問戰國之際吾道不明孟子所以切切然垂世立教者不過尊周益國文忠公集　省齋文稿　卷十二　七

孔氏闢楊墨而已韓愈號推尊孟氏者也原道固曰其言道德仁義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佛夫措楊墨於佛老之間其闢之者至矣及作諍臣論乃曰禹過門不入孔席不暖煨堊突不得黔其讀墨子亦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一以比佛老一以爲聖賢一以配孔子是不特與孟氏大異而其言亦自相戾矣自列禦寇以來至於漢儒數以孔墨爲言豈其道果可相爲用與抑愈也狥其名而弗思與願考其是非折衷之

問劉禹錫有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斯言一出世未有改評者也三國鼎峙可謂厖裂然諸葛武侯出師表尚能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曹思王洛灡之富蓋亦浸淫乎風雅矣唐太宗治幾成康而士大夫文體終不能掃齊梁之陋下逮元和其政化豈眞觀比哉而韓柳之文登漢咸周凡是數者其高下疑若不相悠然諸君試爲言之

周三代之政或忠或質或文子孫世守之歷數百年未之有改也至西漢則不然惠帝用曹參以清淨富民而畫一之歌起武帝表章六經以號令文章爲事而公孫宏之徒以儒學佐之及宣帝中興則又綜核名實信賞必誅而魏相之聲著焉夫爲國行政僅一再傳而輒變彼在位之奉行與斯民之耳目毋乃紛更而莫知所守惑亂而莫知所從乎然而同歸於治者何也是周益國文忠公集　省齋文稿　卷十二　八

則三代膠其法而不變者獨非與諸君試條其說且評是三者孰優孰劣可施於今者而茂明之

問夫子修春秋先儒論之衆矣爲左氏學則曰道周公之志也言公羊者則曰黜周王魯也解穀梁者又曰明黜陟著勸戒也至唐陸淳舉啖趙之惟曰救周之弊革禮之失而已其說果能屈三家而盡夫子之意乎若乃董生以爲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以爲樂道堯舜今以經考之明三王者何事道堯舜者何辭願併聞其說

問帝王之世刑罰未嘗廢特在乎欽恤明允而已盛德莫如虞舜大平莫如周成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所以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備矣司寇設官其屬六十詠幾凶役凡防事制所以垂象魏而示萬民者繁矣而叔向乃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毋乃與舜典周官所載異乎仲康征嗣侯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禹未嘗無刑書也伊尹戒太甲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湯未嘗無刑書也而叔向又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亦誣乎叔向博矣何以爲此言而不悟子產辨矣何以受此名而弗辭若乃畫衣冠而民不犯何以有四凶之誅刑措不試四十餘年何以有管蔡之辟夫近而大臣親而諸侯猶未免於刑罰謂愚民何故願與諸公論之

省齋文稿卷十二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策問

家塾策問十三首

問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古之人君平居無事則縱侈以傷財一遇兵革則頭會箕斂視斯民流離而弗恤也夢自主上御極躬行敦樸以先天下內自宮庭所需外暨官吏之奉大而郊祀儀物小而墳燭庭燎凡可約者無不約也惟是醜虜未賓營屯相望遣戍勞還其費有不可得而已者然常賦之外未嘗一毫取諸民也既力止羨餘之獻又深

懲聚斂之吏間遇水旱憂恤備至宜乎家給人足臻於富庶而豐年樂歲里閭猶未免於窮乏何為其然也意者惰農尚眾地有遺利與末作者蕃不思務本與風俗侈靡妄用以耗之與州縣奉詔不虔巧為刻剝而耳目之官弗之察與欲救四弊當有成說夫使民說而百姓足以副吾君慈儉之德亦諸君所宜究心也

問夫子之知門弟子七十子之知聖人其亦審矣抑猶有可疑者謂參也魯然一以貫之遽悟其忠恕門人欲事有若斷然以為不可參非魯鈍者也謂求也退然季氏富於周公又為之聚斂將伐顓臾則責其不能救於邦內求非謙退者也豈聖人之抑揚自有深意與抑與其進不保其往與濟臺滅明欲事孔子子以為材薄既而嘆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家語則又謂羽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材而材不充於所望二說蓋相反矣夫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何至以貌哉此夫子知門弟子之可疑者也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欲從佛肸則致惑焉亦可謂介然有守而知聖人者矣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此豈夫子所屑就而子路猶以告乎若以為野人之語則孟子當闕之矣而肯記有命之答乎至如子夏子張子游雖未為深得聖道其智要足以知其師矣奈何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彼有若

固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敢當其位乎司馬遷陋矣直謂其狀似耳柳宗元又從而實之尤可嘆也雖然論語二十篇首章記夫子之言而有若論孝弟次之且又子而不名豈當是時門弟子果以其道可尊（張本有譽字）敬而思之故後世因為是說與此七十子知聖人之可疑者也願考其理而析其疑

問所貴學古者非以其通於經而適於用乎如使觀書者昧於政事而吏胥得以執其柄學春秋者失其宗旨而是非無以信於人讀易或不若卜筮之專究禮樂或不若工祝之習談詩或不能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經乎經乎其空言乎儒乎儒乎其無用乎聖人所以望後世王者所以育人材必不然矣自漢以來力闢異端惟六經是明設為科目惟通經是用蓋欲收實材補

治道以追三代之萬一也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以儒宗自名者往往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其立大功任大事者則平時所謂不學少文及刀筆耕牧自奮之士也宣帝闢太子用儒之言殆將有激乎此雖然遂以是而黜儒者則過矣今欲取其文必既其實得其人必獲其用使古今不相遠表裏不相背必有至論願無靳焉

商自古遷都不一無如商者蓋自契至於成湯已八遷而自成湯至於盤庚又五遷焉帝告釐沃其書雖亡意亦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而已若盤庚三篇則古今告戒臣民未有如是之諄諄也夫民至愚而神苟誠有以利已何至傲慢從康如

此又況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豈無達時變同心德者何待告之以天命曉之以先烈誘之以世勞驅之以刑罰而後論也周自武王嘗居洛邑成王之時召公相之周公又營之龜兆既食作圖以獻可謂常吉之居矣然周未嘗遷都徙居（張本有九鼎焉三字）九鼎猶曰國之重器也乃若居商之頑民不亦過乎其告之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願何異於彼而待之如此其周也夫違衆而遷意疑若不順也而商卒以興新命于新邑疑若不可易也而周惟以居頑民此皆不可曉也及漢之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當人心未固之時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豈可忽哉然都洛已定特以戍卒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定都大計也徙戍卒得毋敗乃公事乎彼蕭曹良平之智獨不足以及此耶此又不可曉也願併聞其說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考之舜典九官皆舜命也呂刑乃以三后成功歸之帝堯何耶語所謂五人者指禹稷契皋陶伯益而不及伯夷呂刑所謂三后者謂伯夷折民惟刑而不及皋陶毋乃相戾乎九官相遜古今以爲盛舉夫禹豈不知稷契皋陶不習於治水何以遜爲哉至於垂益伯夷嘗遜矣稷契皋陶則否矣以稷契皋陶爲申命耶則夔龍乃新命也亦未嘗辭焉辭之爲謙則不辭爲蔽賢矣其意安在亂臣十人語據泰誓而言也君奭乃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其稱之者至矣彼閎夭散宜生大顛南宮适之德業亦可參考於他經乎太姒之外餘皆無足稱乎鷹揚燮伐殷肱王室太公之功過周召矣顧舍此而取彼何也至孟子論堯舜乃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論文王則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其取去又不同矣盍辨其所以然

問國以人而強士以多爲貴不易之理也方晉文公之霸其威名盛矣彼楚得臣一戰輒敗夫何能爲而文公猶以爲憂及其死而後喜曰莫予毒也已夫一得臣果能毒方興之晉耶衛多君子而儀狄玉鼎奔走晉境之不暇僅能自保而已此何理也

汲黯在漢位不過九卿於鎮撫國家裁制諸侯初無所與而淮南王獨畏之至爲寢不軼之謀其折衝消萌如此及東京之季剛狡之士充滿朝廷或在公府或居要路反內不能制宦侍外不能弭盜賊徒以身殉國相爲存亡而已此又何理也以爲一賢足以制難耶則得臣非賢也汲黯雖賢而無其位也以爲輔周國强耶則衛不能與漢卒不振矣是必有說願條陳之

問人君用臣道同則進之否則退之矣人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之矣德宗苛刻猜疑而陸贄勸以忠厚誠信德宗好兵與財而陸贄勸以消兵輕利其道可謂冰炭薰蕕矣然置之禁林延登宰席其君無厭逐之意其臣無求去之言何也考之奏

議竇參獲罪贄論救甚力至請勿簿錄其田宅而肯致參於死乎然當時議者多言參死由贄韓愈贄門生也爲贄作傳僅記德宗怒參之實而不敢明辨其非贄也愈胡不引贄疏以爲證耶諸生試求其說與凡贄之論可施於今者併著於篇

問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自秦滅典籍至漢而易詩書禮春秋復興惟樂遂廢不講學者不過取周官宗伯下篇與夫二戴所記誦習之而已然以班固藝文志考之是禮經非樂經也彼樂自爲六家今復微眇而無傳矣夫六經之治天下如四時相須以成歲乃自漢以來缺大樂而不求學者亦安之而不復致疑豈理也哉且士大夫入而在宗廟朝廷退而處閭門鄉黨其朝會燕升降揖遜未嘗斯須去禮也至於樂則竟歲不聞其聲終身不究其義珩璜琚瑀未嘗施於佩琴瑟鸞和未嘗接於耳是無故而用有故之制於心安乎今欲博採經傳襲五爲六追韶濩之正聲掃鄭衛之餘習使移風易俗不爲虛語諸君以爲如之何則可

問錢之弊極於今矣九路置使以鼓鑄爲職而歲入不及舊額之一二議者至謂歙泉之費僅得一泉而官屬俸入東卒耗蠹殆有甚焉故往者嘗廢其司而領之戶部既以爲未安也分命諸道轉運使總之猶以爲不專也廢未幾而復復未幾又議廢矣是數者果孰利而孰害孰當而孰否乎且鼓鑄之不充由銅

之不繼也昔全蜀之地以鐵爲錢以楮爲質劑法行之初其孰以爲信及百餘年然後公私便之大江以南自樊若水獻言始鑄銅錢前此固嘗用鐵矣今欲兼而行之亦可從否至於質劑之法戶部蓋用之畿內而不能施之於天下夫欲使民信法行而如岡之安且久固必有經遠之策（張本有而止異同之論六字）諸君試爲言之毋徒泥古也

問古者文武無異轍兵民爲一途故戎器可除於平安之時而軍儲自足於耕耘之日今自科舉分於漢阡陌開於秦衣短後者待逢掖如深仇隸尺籍者以南畝爲鄰壑離而弗合歷世病之至於本朝深鑒厥弊陳堯咨王嗣宗韓琦范仲淹皆以文儒

迭授右列是欲同文武之轍也淳化咸平中嘗點括鄉丁矣慶歷二年嘗置武勇於河東保捷於陝西矣義勇盛於治平保甲聚於熙豐是又欲一兵民之途也成憲具在其誰不知今邊鄙未寧尤以選將益兵爲重議者欲改命近臣使共武服亦既數月乃未聞有稱塞明詔者至於隅官廵社之法比歲行之或以爲擾民或以爲無益豈時移事異不可記劍於舟乎抑當斷以弗疑不可築室於道乎諸君試考載籍與夫本朝近事可施行者著於篇

問有司不爲九年之蓄久矣所恃者豐登耳今江浙水溢大傷民田議者憂焉請亟爲來歲之備夫納粟之制屢行猶未足以

充軍食賑廩之數有限顧安能殫及斯民哉又況巴蜀之粟遠不可漕湖廣之地脊無所入大江以西七閩以南偏方下土竭力以贍軍國之用亦難矣計臣拱手君相旰食子大夫得不預其憂哉

問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曰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而孔氏安國釋書之里居亦謂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蓋几杖之賜安車之乘大政之咨其爲禮異其爲賜厚上士中士下士之衆有不容及者矣乃者議臣援天聖皇祐故事請凡內外臣僚年七十而不告歸者止其任子限其祠祿惟以才力擢用與夫侍從以上勿拘此令蓋欲勵廉恥抑冗濫也然古卿大夫今侍從以上也今朝議大夫至員外郎古士也古之所許今則留之古之所不及今則導之何相戾也且位尊而年至者雖有留之之文彼獨不因今之書考古之制少動其心而自爲去就乎聽固不可留則不勝其留朝廷必思有以處之矣若夫卿監而下倘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年至則去矣其留者頑頓無恥隻詬亡節之徒貪祿州縣而不知恤者也夫使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去則孰與共我王事而頑頓隻詬亡節者留則冗濫猶未可抑而廉恥滋不立矣諸君以爲如之何則可

省齋文稾卷十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至尊壽聖皇帝手詔命今上皇帝參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紹興內禪御札默契聖心密遣中使特以賜臣自是日閒遜位之訓又明年春遂奉親筆移御重華於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萃私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願得摹本刻石盱江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畧於下臣竊惟孔子大聖

人抱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爲之首意猶未足常以堯曰咨爾舜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諷道之於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爲論語末章之冠凡二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於此者向使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皐之位奮庸熙載自應見諸行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貪緣該輔乃萬世一遇非大幸與夫奉拳書於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閎張本作密宸文於金匱職在太史乃得窺焉玉於藏之人臣之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霄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如日麗天萬目咸覩如嶽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算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於唐虞配斯文於二典其由此也夫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吕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臣以御史監察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如初札不復改夷當時朝士尚未及知況於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備他日史官之採亦以見臣今得寶藏是書者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實封三千八百戶臣某謹題

高宗皇帝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宰臣以下拜表乞御殿復膳太上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直繙故書而得之敬命工褾飾寶藏於家學士臣某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官僚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諭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職奏選人只當爲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那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爲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校書郎缺員缺進擬皆不及上雖簡記

然非侍從臺諫未嘗親批王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出臺爲郎五月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尋缺諫官同僚謂臣必選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爲正言今上受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年叨貳大政表謝太上云鑾坡召試金口褒揚許以能文欲其掌制乏援肋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察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皆紀實也暨入謝德壽殿太上盡記本末面賜御書千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此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模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

求模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是此本然淵民旦之外又缺才字按米芾云吳郡滕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併缺永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字而無才字豈非辨才門人別本與謹刻於石歷叙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滎陽郡侯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二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張本有分字）遺百執事臣某時爲大學錄謹受而齎藏之

孝宗皇帝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趙雄趙伯驌充金國賀生辰使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弼持御筆來令例外撰國書二紙進入二十七日得旨來密對二十八日早自東華門行脩廊屈曲過小閣兩重皆垂簾簾復帿一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上坐杌子再拜起居訖蒙奬諭云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袖出范成大所擬虜主回書云九月日叔大金皇帝致書於姪宋皇帝和約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以爲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

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堅安在事當審慮邦可孚休方届霜嚴善綏福履今因賀政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捧讀數過奏云臣初不知彼專說陵寢刻期候報今止及受書竊恐未安上曰難爲辭奏云以太上皇高年永敢遷奉答之如何上不以爲然又奏容臣別作意度來日擬進退詣都堂上已批降前稿付二府矣於是改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軺車恐復煩於舍館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獨請載披諄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

異故因慶禮薦布忱詞尙冀允從式符企望今賀生辰國信使副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驌行謹再拜奉書不宣二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加上德壽宮尊號冊寶於麗正門待漏院宰執在皇城司招往諭旨令削去陵寢衣冠一聯雖具言其不可弗聽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雄等出門十七日丞相忽召至都堂云虜果移文問二事爲爲無答甚悔不用前說答云幸彼問差蚤度雄尙可及宜亟易書馳遣而檄對境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者矣仍當錄本附雄毋如慶歷中不使富弼知書意也二府大以爲然奏行之追及雄等於盱眙虜自此亦無辭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通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鑠院降麻或又疑宜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文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與尊常巳麻不同可以爲則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蒼黃而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某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三啟進草又擬格式一道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盛典號爲希

潤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於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秘書少監兼權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莫快行忽宣鑠既至院御藥甘澤資御札來除王炎爲樞密使依舊宣撫又出方寸紙載和將帥足財用及招軍買馬等事傳旨云晚不及召對令諭意用炎之意澤退吏忽忽擬熟狀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爲樞密使者別具奏乞轉大中奉御批依不然遂失故事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權吏部侍郎王之奇

爲代議除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允文欲進雜學士上疑大超躐此月十三日乃先除王之奇侍郎上猶難之嘗令學士院取侍從入蜀例俱無以對暨宣炎制宰相以下皆莫測云新除權尙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錄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數史院與聞其議右揆虞允文深不以爲然嘗語客云既易履爲靴又改相名與虞奕辨有司知其意亦頗遲遲但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尙書省八年正

月己卯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旨問緩故回奏云昨日上尚書矣允文始以進呈二月癸卯御筆令草詔至時封入追遽殊不工尋奉御批依卽寫大本請寶乙巳御前誤用答臣僚辭免不允詔例復付學士院亟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省後五日遂鎖院拜二相（張本有註詳見拜相御筆跋七字）上初留乾道新書未頒欲候（張本作俟）改丞相（張本有官字）脩入雜壓允文難之聞上嘗遣人諭以毋阻遏此事蓋自左揆陳俊卿去國允文獨相久之言恢復淺不驗且以專政稍失衆心或謂上欲進梁克家故爲是舉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旣歸得旨申時赴東華門祇候宣引至則聞有內宴或云恐改日然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選德殿起居畢上出親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奏云命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大臣同心輔政革苟且之弊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卽少保所以允文只三官又請訓戒大指上再三曰褒之而已前設小案伸紙其上壓以牙尺漆匣盛小歙硯玉格置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鞠躬書除目前呈奏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別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上曰卿自辟勘又及左右相序位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賜坐奏問賀正使回虜中無他否上曰無事但聞築黃河隄耳逮閣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彥直同自複道入學士院已秉燭矣舊例草后妃宰相制皆有錫賚紹興以來就賜御前所用金硯匣筆格鎮紙糊筒粘板等後旣不設此乃謂打造不及金百兩代之殆減半也凡鎖院若中書進熟則隨事云鎖某房日欲晡快行數十輩絡繹宣當直官遇大除拜臨時特旨宣召上幘帶御別殿面命之俗呼鎖小殿子今日上特秘其事不用宣鎖之制院吏侵夜關閣門閤門移御史臺報百官聽麻雖虞允文亦謂用新制改官名爾明日雙制出始大駭且疑學士

多轉梁克家一官爲有所抑揚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臣周某謹記

幸學詔御筆跋

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言也後八字毋固毋我也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太和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飽食閑坐詩一首淳熙五年皇帝親御翰墨下臣拜受而寶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別本作三誤）年過漢江賦詩云秋水漸紅稻朝煙烹白鱗今復云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蓋於一飲食間默寓忠愛不

忘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賢良殆譏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切夔龍啟沃忱言上雖銳意於治而王涯輩爲相非徒無益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遑指李訓鄭注等也明年而甘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雖不逢其時孰知三百餘載之後乃遭遇聖明發揮其語光榮多矣臣叨陪近侍獲此宸奎敬題卷末以示來裔翰林學士臣爲某謹記後七年當淳熙乙巳歲四月戊辰臣某稽首重觀於西府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右蘇軾元豐二年自徐州移守湖州道由惠山和唐人三詩皇

帝書其首篇臣敬寶藏之淳熙七年四月一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臣周某謹記

御筆掌記跋

上勤勞萬幾每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微偃兩傍而中摺之置在御手若內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各奏事畢卽視所記一一宣諭已乃收之率以爲常淳熙十一年八月七日後殿坐親以此紙授臣蓋記陳有功顓大舉趙善詡三人姓名字畫頗類御筆以小楷不能深辨玉音云此是去年臣僚薦可爲奉使接送伴副使者卿選擇誰可又問劉端仁姜特立如何臣奏皆其選也退而寶藏於家樞密使臣某謹記

光宗皇帝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五年八月四日東宮講畢袖出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一篇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蓂室垂索菲句輒附於後某恭題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跋

右辭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肝蓋聖語也御批降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文正文藏篋中別令待詔鄭漢卿錄於後爲奏者待詔睢榮祖淳熙二年閏九月某謹記

內批辭免侍讀不允奏跋

右手書辭免兼侍讀奏內批降詔不允權中書舍人程大昌視

草既以眞本藏制書篋中復令學士院待詔鄭漢卿錄本於此淳熙二年閏九月十五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跋

淳熙二年秋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部侍郎趙粹中舊爲宮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昌乃恭邸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猥以小司馬蒙恩承乏亟具奏控免其云英望舊僚實指二人上親批降詔不允四字時翰苑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於是大昌用綺里事對李勣蓋相酬答也原詔寶藏篋中別令待詔鄭漢卿錄本附辭免之後其奏亦院吏閻端朝所書敬加禮飾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日歷轉官不允奏跋 淳熙三年

右辭免經修太上日歷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文權直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別錄於此寫奏者筆吏吳收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記

御批辭免內翰不允并詔書跋 淳熙四年

右辭免內翰奏上親批降詔不允詔書程叔達撰文并以謝宣召表稟附其後六月既望臣周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丐外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聽更迭補外於是吏部尚書

韓元吉侍郎李椿相繼得請或謂臣汙朝最久廓然未必不相及既袖札子面奏卽蒙宣諭云無人譖卿元吉以老李椿以病乃許其去卿何預此況諫疏亦非謂侍從也卿奏便批降詔不允毋得再請其餘褒勞之語不復具載敬以御筆及中書舍人王希呂所草詔書軸藏於家九月三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幸秘書省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

右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官程大昌等四人辭免車駕幸秘書省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陳騤芮燁官品未至直批不允而已時翰苑無他官例付中書後省於是權舍人鄭丙實視詔草臣既實藏而軸之命院吏錄批語諮報三省札下臣騤及臣燁俾有所被受蓋一時綢繆也十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春官兼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

右辭免春卿兼翰苑奏內批降詔不允院官崔敦詩視草十二月六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爲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覩韓彥古輩間言日聞因答北虜賀會慶節國書曲意指摘適殿帥王友直捉軍大擾密疏其事貴近滋不悅孤蹤益危急援楊億鄰壤事引咎丐祠而上恩過厚保全甚力御筆塗去誤改國書等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殆無此禮以是

不敢復言旋被奬擢進位宗伯視草如故蓋異數也今以宸翰同崔敦詩所撰詔書共爲一軸而識曲折於後十二月七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歷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聖上日歷轉官不允詔權直院崔敦詩撰待詔王世賢寫其奏乃筆吏曹大亨書淳熙六年四月五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淳熙六年

右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奏內批降詔不允今以權直院崔敦詩所作詔草附其後使子孫識玉堂詞頭之一其寫奏乃筆吏俞允迪也六月一日臣某記

內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右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免兼學士承旨者再兩奉內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各附真本於後上批第三奏云朕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徑付三省亦錄堂帖於此明年三月手奏乞依舊分日內直上親批十一字今共爲一軸寶藏之三月旦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宗祀禮成即請對丐祠上頗露大用之意親批降詔不允四字（詔中書舍人鄭丙撰待詔睢榮祖寫）中外不相悅者故漏密旨而誦言之是冬遂徙吏部尚書明年夏擢參大政權要近習絕無

知者蓋上察其姦也第二奏又有御批十二字乃取諸省中附卷末七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吏尚兼承旨等奏跋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對淸華閣丐外上曰內翰未可去方將擢用宜薦卿監郎官能文者相代且令撰選德殿記至閏六月記成十四日進於倚桂閣上再三稱善遂出求去劄子上曰屢令卿薦一兩人能文者此亦何嫌尊御筆降詔不允（詔中書舍人陳騤撰待詔王世賢寫）是月末偶吐痢交作微聞言官謝廓然相忌七月二日復入奏申前請上又親批十二字付外後二年入中書得以案底附卷尾非特寶藏宸奎亦使子孫知恩遇優渥如此相勉圖報云七年六月十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跋

淳熙七年四月臣以病求去上親批降詔不允視草者學士院官趙彥中也既拜賜復具奏申前請上又批朕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奏下三省中書批旨謄本丞相趙雄參知政事錢良臣押字於歲月之下用中書省印舍人鄭丙押其背錄以黃紙用門下省印謂之錄黃宰執給舍皆簽名然後送尚書省出札子其次序如此後一月臣蒙被恩擢參豫政機既取原奏於翰苑附以詔書又取第二奏及底本於中書聯爲一軸非特寶藏宸奎亦使子孫識省中文移之大畧云六月二十有五日臣

某謹記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右淳熙癸卯受生日牲餼文書一軸首以宸翰而詔書次之（趙彥中草）賜目又次之（用錫賜之實）併錄謝表於後（例以生日五更投進）先是夏旱七月十一日侍講李燾進故事乞避殿損膳求直言十二日上諭三省令降旨如故事丞相奏恐合降詔臣等亦欲待罪郊外上令召學士院官趙彥中草詔仍許侍從等實封言事十三日四鼓宰執分詣天地社稷宮觀禱雨禮畢赴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回並出浙江亭有頃中使宣押赴第次日歇泊不坐例入局治事私念於理未安約丞相再奏乞罷黜而賤生之日適在

既望當賜牲饔方此引愆亦難下拜乃別入奏控免仍報天章閣勿排辦十四日中使復宣押入堂具御批十六字於免奏之後於是天章閣奏審依式前一日賜今已日晚上令就來早十五日辰時內侍鄭懷持詔來蓋新儀也既拜賜於階下與懷同升廳搢笏拱讀詔書及賜目訖就坐茶湯如常送懷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取旨收受本閣使臣庫子快行各支錢酒有差翰苑舊例撰生日詔上止畫進呈之日往往與文不應昨自蒙恩直院即奏云詔雖前期進草其畫日欲隨生日得旨從之遂為定例因詳載於此臣某謹記

案知聖道齋本以淳熙五年九月三日御批丐祠不允奏並詔書跋內批辭免幸秘書轉官不允奏并詔書跋內批辭免

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三首列於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之後以年月考之殊不合今從翰院本編次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題後省封事看詳

紹興壬午秋上新卽位詔求直言四方封事沓至或留中或付後省看詳時中書舍人劉珙出使某與給事中金安節舍人唐文若晝夜分閱次第上三省吏以逐房事有所主互相避免不卽以聞九月有温州潘生投匭言前所上書有司不爲施行御筆督責甚峻是月十八日也翌日某約安節文若攜此稾就漏舍白執政欲少追敝抑之罪執政遂袖至榻前某是日立左螭

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天顏甚悅退朝赴講筵安節留身頓首謝上曰早來執政已詳言非卿等過也後三年歲在乙酉播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毀所以尊御覽也正月一日潘生恐名天覺

題夜光集

予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學省凡三年間書啟往復與夫士友相遺者皆聚此編示不敢忽也

題秦少游瑤池宴

少游所書瑤池宴蘇易簡詞也事載冷齋夜話湘中野錄止有數句亦與此不同乾道辛卯九月十九日周某子充題後四年令工鄭源重裝時再掌內制故用翰苑印識之淳熙乙未十月旦某謹記

跋詛楚文

右詛楚文待制董公守邠日辨證刻石先公時爲州學教授實爲書冊後四十年得副墨於董公之子弇別本作弇又改作發今又十年矣按此文六一先生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方氏泊宅編皆爲之說而嚴陵延平各有別本今特以先公手澤在焉故重刻之蓋爲家塾之寶也淳熙元年甲午七月十九日嗣子某題

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蹟跋十首

試筆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說硯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藏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歸歐陽

氏餘不知何之矣公薨於熙甯五年距元豐屬耳其遺墨已爲諸公珍愛如此況百世之下乎淳熙甲午十月二十八日某書

唐贊草

右藏郡人會昌尉羅良弼家良弼字長卿博雅士

錄徐嶠書

右藏郡人安遠令曾尚家試察之下尚有孟義二字餘皆漫滅不知與何人帖也

會食帖

右爲帖不竟豈筆誤別書抑意倦遂止也

誨學帖

右因友人胡公武而得之世有歐陽文忠公別集二十卷自志學至夢奠詩書雜說之類文集所畧者舉集焉而亦不及此乃知遺書散軼多矣惜哉

小草古詩賦

右藏思仲之子將作監丞當世所戚脫字弗補或衍字弗塗或意未愜重書悉仍其舊

臨小草洛神賦

右臨率更所書洛神賦僅存其半某寶藏之王子敬好寫此賦決非一本此殆率更師本耶比近世所刊字畫差瘦小云

家藏小草洛神賦不曾入石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書洛神賦在范堯夫王晉卿范中濟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云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按歐陽氏家譜文忠蓋率更二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銘於公者

淳熙二年十月一日東萊周某記

家書

右與伯和家書蓋熙甯四年守蔡時也後兩月而公歸矣今藏元孫儒林郎雋所

前漢五器銘

六一堂集古錄千卷卷爲一通標以細紙束以縹帶揭帙次於外列名物於首而繫考證於後銜幅皆用名印其精謹如此蔣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遺澤而棄舊刻此五銘者總爲一軸首尾獨備又皆前漢昭宣時字畫（跋誤以元始爲宣帝年號）公得之頗難愛之甚至且以劉裴手書附其中今併刻之不特使後世識其全編體製抑亦成公遺志也與五鳳黃龍三器字極小甬銘雖大而瘦勁刻銅既不能深歲久印染復黝昧熟視之前銘容十之下但晦斗字與後銘同亦髣髴可辨蓋不必均以四字爲行也

總跋自刻六一帖

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於故鄉非闕典與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之力聞有藏其尺牘斷槀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後莫得而次也昔公爲集古錄上起周穆下迄五代雖仙釋詭怪平時力闢而不語者苟一字畫可取一事迹可記莫不咸在既軸而藏之又從而發揚之惟恐其泯沒無聞於世嗚呼公之存心可謂仁也已矣老子曰其事好還天殆啟予衷哉不然以公心畫之妙宜冶金伐石布之四方久矣而予何足以與此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潁帖

右六一先生丁母憂居潁時兩帖故人宋無溯似知予方刻先

生遺墨特以相寄按蘇子容丞相傳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以府政委之日子處事精審一經閱覽修不復省矣則前帖遺蘇無疑後帖與知縣寺丞不可考也先生母夫人實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楨西之地未嘗用云淳熙己亥十月十四日

右歐陽文忠公丁母憂居楨詩二帖文忠嘗留守南京蘇丞相實爲推官予初得前帖固疑遺蘇公者會蘇公會孫玭相過見而歎曰吾家青衣耶尚有秋寒帖事詞與此相貫他日并二跋攜以示予然副墨耳不若予有此眞蹟也因錄置卷尾以著夫賓主之賢焉樂安者文忠所封郡也後一帖與知縣寺丞不知何人按文忠母夫人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其言楨西地蓋

未嘗用也淳熙七年歲在庚子二月二十四日周某子充題於摛文堂

先公已亥年既題居楨帖其後庚子年再得蘇氏秋寒帖副墨并蘇丞相二跋遂改初本方楶卿已刻於六一帖第三卷今以舊稾手澤具在故兩存之以謹言

題六一先生九帖

右文忠公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間（別本作刊）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流傳百世耶淳熙辛丑季春五日周某題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寧帖

右同年史志道送歐陽公帖一紙深寧必王回也淳熙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周某子充

淳熙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觀舊題轉燭八年而史志道墓木已拱太息久之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稾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梁史斷稾九頁其元孫僎欲以相遺予曰陳遵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弆況文忠翰墨乎雖然在子孫則爲手澤世當寶之他人得傳玩足矣僎曰僎無子羣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已摧壞如此終當棄之耳既悲其言爲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詩文稾

右六一先生詩文稾二副其元孫休自四明攜以相遺休等臥病旅邸予盬之使歸玉家而殺此帖遂留予家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轅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錄神宗出閤指揮

右兩行原在歐陽詩稾之陰茆中書所錄指揮蓋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陽郡王改賜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閤正當時事也淳

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右熙寧三年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蓋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亳帥奇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卽州學教授公集中嘗贈答三詩者皆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與紙背乃壽光邑官光賴謝書偶無其姓壽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爲兵書屬吏捨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銜當時大率不以爲簡也所送纔猪肉斤餘非上丁分胙則例冊如此前雖剪去庋不過尊酒之類豈敢如近歲公違甲令上下以貨泉爲禮耶以狀易牒蓋自元豐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

見司馬氏書儀第一卷注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稾

右歐陽公書稾必是與富文忠公者富公嘉祐六年三月丁憂歐公方爲副樞是年閏八月遷參政至明年正月則入東府恰半年與書詞正相應或疑京洛密邇何爲經歲方遣慰疏蓋仁宗本諒首相起富公公懇辭甚力閏月方許終喪韓忠獻公遂拜昭文而歐公亦遷遷又數月然後發此書爾淳熙戊申三月二十九日某題

題呂吉甫帖

白樂天持心忠厚安肯幸時宰之禍識者讀詩便知眞僞不待考歲月先後也呂吉甫幸災乃爾於溫文正公何損直自罵耳其視樂天可分顏跖表而出之使觀者畧窺其心術淳熙丙申上巳後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李仁父見此帖命其子臺題其後考證極爲精詳謂溫公誤國者陳瑩中矯枉之言也某重書

跋十賢相帖

十賢相帖或手書或口占合爲一帙思人愛嘉木之義也淳熙三年四月三日重裝

大父秦公考試耀州倡酬詩卷

政和乙未大父知鄜之洛交縣與邵封二公同考貢士於耀州

此當時倡酬也二公又與族伯同以大觀三年登第故邵詩及之後十餘年歲在己酉大父既薨家寓廬陵會金寇掠地避難於安福縣楊梅村書篋悉寄王秀才家亂定化爲烏有五十年間雖聲迹相邇然不復致詰矣淳熙初某備位於朝王氏子攜之遠來乃泣而識之丁酉中秋日某重裝淳熙丙午中秋日某再觀於酉府王氏子名之紀

題干祿字書

予讀開成四年湖州刺史楊漢公跋顏魯公干祿書碑云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姪顦顇牧天台欲移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悉棄捨得以餘俸成之乃知唐時

不敢妄用公錢如此近世若止刊刻文字乃是伯夷公儀保其他以公帑爲私帑可勝計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夜偶書

題王荊公家書

右王荊公與和甫二書前一幅嘉祐五年爲江東提刑時後一幅當在熙寧末或元豐初也卷首十字乃亡弟子柔遺跡展讀隕涕淳熙七年三月一日周某子充題

題蘇文定公批答二稾

右元祐四年蘇文定公撰丞相以下批草二稾首尾以省覽尤許爲兩宮之別蓋定制也家藏久矣比貳夏官適公曾孫謂爲同舍郎出以示之乃謂公子遲代書熟視信然蓋字畫太眞謹

爾淳熙庚子三月乙亥講筵退置酒學士院與侍讀史少傅侍講王尚書說書崔舍作同觀某題

跋韓魏王與包孝肅公帖

右魏忠獻王與包孝肅公帖王慶歷八年知定州在鎮五載孝肅皇祐四年方自諫院出爲河北都轉運使當是此時也稽子細事省費直裁委曲尚爾則凡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者固應不遺餘力過哉立制度偶然哉淳熙八年

題山谷書太白詩

乾道庚寅寓直翰苑嘗錄山谷草書李太白詩使開卷者不至惘悅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復題於西府俯仰之間已十五年矣

題山谷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會紆公家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昌周某題於行在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大父太師與初寮先生同爲元符庚辰進士大父任忻州法曹侍曾大父太傅以行先生調瀛州理掾未赴而母裴夫人卒其考孝孫宰代州之五臺縣先生端愛侍傍會大父游臺回過之先生年纔二十九投贈古賦律詩各一篇詞氣壯麗乎東坡字畫逼駿乎山谷蓋崇寧癸未歲也後十有五年而先君莒公以

文受先生之知又七年先生自燕山以檢校少師入爲寶錄官使兼侍讀時大父倅廬陵始刻斯文於石系以跋語未幾亡之而某實藏其眞蹟紹興丙子抱關京局又燬於火恫傷乃心追寐弗敢忘今先生季子迺直郎僩出示錄本捧讀恍然如魯人之得寶玉大弓燕人之悲晉國城社也泣書而重刻之庶幾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傳之乎無窮蓋自宣和乙巳至淳熙乙巳歲行適周其日月又同嗚呼此豈人力耶敬也十二月日孫迺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公某謹記迺直郎田模填諱

題東坡與佛印元老二帖

圓極老僧彥舉年八十坐化於湖州道場山酒手書井以城字

寄予爲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裙相倡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此二帖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月十五日某題

題東坡子高無雪二帖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坡帖兩紙從小兒覓錢以七千官陌得之朝士有秘書監沈處卿檢正尤延之跋見洽聞因詩題其後

題東坡遠遊庵銘二首

右吳子野遠遊庵銘廬陵曾智顯頃在廣東得之富沓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寶藏數十年淳熙丙午住潤州瑕山大病垂死屬其徒從予易錢二十萬爲塔費會病愈相訪首舉是說予笑

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踐言既歸遂以爲寄且謂人多指爲贋公能識眞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顓兒書鑒極精尤介來辨得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妍緊非名手不能爲然後可信不疑明年七月某謹記

潮州刺史毗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遊庵銘用龜殼蛤黎事而無其銘豈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眞蹟藏老胥家坐事籍沒遂歸有力者僧智顯久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病有功宛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於某仍附公長子伯達帖於後今幕客侯併刻之石俟來者

得寫目焉亦璧返邯鄲珠還合浦之意也驟黎相近故集韻驟黎通用也俗直以爲蜘公引淮南子慮或者弗之察衡紹興四年正月三日

按字書驟黎不相近集韻驟黎亦不通至淮南子本文則自作合黎蜀志注所引亦同論衡作合盭盭亦作蠜無作黎者疑此當作蠜黎相近且引集韻然所見各本皆然不知別有據否

題東坡元祐手錄

前輩云故事勿語子容今事勿語君實蓋二公有所聞必書之冊也然當時士大夫疑以傳疑未必皆信後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爲記事所由異同也今東坡書子容數說往往與史不合如朝廷捕斬李壹乃云爲經略使所誅杜祁公坐蘇堵奏

邸獄及與韓范富公厚善爲小人所擠以慶歷五年正月守兗今乃謂留蔡襄孫甫子容既有是說君實亦筆之記聞近歲李燾作長編又雜取二說不知去年十月襄自緣親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簽書矣祁公何懼於執中遽焚聖語也程琳以參貳被譴後愚外任方除使相未嘗正拜今謂之宰相何耶至如王堯臣甲申錄十事九妄吳春卿自汝州辭疾改留臺非因召還也宴殿拊床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題

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

右後唐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內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

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眞贋幾不可辨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於衞必以印寶自隨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卽位殆倉卒鑄此印也乙酉大赦改元淸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眞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色以獻於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爲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爲時而出尊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大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

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卽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皆宗皇帝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仍降德音於諸道改紹聖五年爲元符元年云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龍華寺題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姑蘇名士宋長文謂唐徐書學廢墜非也時人作字尙不苟特氣體稍卑茶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今貴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顚等淩節豈惟筆法之絕乎此可爲善學下惠者道而難與失步邯鄲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孟享致齋東昌周某題

題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楊之美褒藏之後入吳幷山翰家吳氏子孫今寓顓賈質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爲守用錢二十萬緡以相示初展視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章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幷執扇各兩人挈輿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敝是閻眞迹無疑傳以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缺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聖間張耒引六一先生戲楊直講詩兩句而印縫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爲褒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

獻官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流傳於世如晉人弔喪問疾帖耶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興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東昌周某書

題司馬溫公書臨本

右溫文正公與劉道原手書今藏范夢得曾孫蒙處此絹所臨也淳熙戊申正月十二日某記

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銘蘇子美謂喜行押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

體其間峽束巖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馬相如慕藺之意乎衡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羞易卻自羞蓋加潤色比舊為勝世以前輩證別本未必盡然也淳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小子編次而載之

題修禊帖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罕見洽聞者莫如沈愚卿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乙酉正月五日某題

題聲寒圖

右聲寒圖紹興末在臨安西百官宅傳之陸務觀隆興癸未秋

歸廬陵村居戲題二小詩朋友多屬和者已而為人借去不還淳熙乙酉復與務觀同朝再尋此本命小兒錄舊詩於後某題

再題劉子澄聲寒圖二絕句

右亡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熙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人劉淼季章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焉因併錄之

題清虛居士真草四詩

右王革定國真草四詩故人盧帥張忞同山谷先生煮茶賦逞以相示蓋與茶賦跋語相連耳紹興元年三月十二日某題

題龐莊敏公帖

右龐公與劉沖之帖按沖之以皇祐二年三月自開封除參知政事而龐公是年十月由樞密使拜昭文相五年七月坐趙清毀事為言者所誣罷守鄆州故有同政府行及二年之語紹興辛亥五月三日某題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跋劉仲威蘭亭敍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甲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敍而不錄後世因以綵竹管絃爲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徵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詩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

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爲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書

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而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宣宗德友丈寶其遺墨殆且百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勤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揚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富也欣玩彌日拱揖不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十二月既望

跋宋景文公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始極其妙後世益信寫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外祖母衛國夫人元憲公之孫也家世鼎貴而學道甚切平居遑紛華臨終不怛化某爲兒童時所見如此今讀兩公家問其相與論夢幻輕外物至矣乃知衛國淵源蓋有所自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案此跋前本有跋宋元憲公墨蹟題目檢前總目原無此題當與前跋同題編者見有元憲公云云故誤贅耳

跋劉子澄曾祖帖

大中大夫劉敷思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少嘗令桐廬元豐庚

申後來守睦歲久事逸而邦人猶能頌其清白董氏圖經實載之紹興壬午其曾孫左廸功郎靖之得李尚書公擇帖將刻石烏龍山中公擇仕久且顯其薨也甥黃魯直爲哀賻贈貿所服帶僅能經紀家事平生清白身後益見清白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思父眞公擇之友哉是宜特書使來者知爲吏之本

柴翼秀才著書求跋語

三衢柴鴻舉著易索隱若干卷勿言四卷可謂勤且博矣夫談禪不必病戒律用兵不必廢行伍講解會粹之學有功於道豈少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鴻舉之志也故爲

發明之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一日

跋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莊叔書此數語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年四十死矣或謂養生爲無益非也莊叔若不作記天上則當修文地下耳紹興壬午閏二月二十五日

跋宗室士奎所書周以宗强賦

漢二賦皆以好書聞故傳者亦皆最久彼其遺子孫者固有以致之矣今賀王不惟金譜玉局是務而孜孜短檠佔畢間無惑乎文章盛於王門而遺澤遠及苗裔也僕少時應舉覓官乃未嘗手抄一賦見此不覺汗下壬午十月十四日

跋湖州沈壽岡之祖墓銘後錢漢撰

志墓有羨而無篆久矣然東坡謂錢翰林陳義崢嶸不少自貶則其所以稱寺丞其諸異乎人之稱者與隆興元年正月二日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洞庭楚之巨浸而山乃在震澤中其産橘柚皆足以冠天下世謂地脈潛通宜哉太華之峰有玉井井之蓮十丈自古記之矣今吳郡有華山山有天池池嘗有異蓮其地脈亦洞庭比與儒者知禹貢職方氏必以斯言爲疑安知造物之祝方興奠塊土耳況區區泰吳間相去殆不能以寸復何疑哉誰能補圖經之闕願以此告之隆興九年四月十一日

跋羅氏弼家歐陽公唐贊草

長卿好古博雅藏本朝名公帖至數十百紙以那爲首不在此槀乎隆興癸未十二月九日

跋宗室世爕與教授閻邱仲和帖

孝穆公宗室祭酒而敬愛儒者如此子孫其有不樂善者乎一傳爲安定郡王表之遂以才名發聞於世今忠訓郎子崧公之儲孫也醇雅好書驟見之疑其爲寒士尚寶此帖篋金可散此帖不可失也隆興二年五月十一日

跋黃承議宗諤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朴諸公題顏魯公懷素書

予往在館閣凡古今法書盡見之而魯公祭濠州刺史文懷素書皆在焉嘗以告少監刻爲中興法帖數十卷使學士大夫盡得寓目亦一段奇事諸公雖然予言而未暇也黃君廷老嘗元祐名卿二跋入矣今歸會稽道行閩盡以是告有位者乞并刻之殆將補商頌之亡合豐城之劍耶隆興二年五月十七日

跋黃廉夷仲行狀

熙豐元祐人才參辰相避冰炭不相入其或毀譽兩忘者非棲遲下位而不與事則脂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給事中豫章黃公在熙豐時實正御史將使指在元祐時則掾公府踐禁省出入要劇獨無間言其致此必有道矣昔予外祖安陽王公修泰

陵正史閱五年於公列傳或與筆削焉紹興辛巳予攝太史牛馬走訪求故史已亡三篋而新史殊未殺青惟得公行事於新舊實錄而參校山谷十詩如金門戰袍之語猶未盡解也奉祠歸廬陵適公之孫季文爲郡丞始見山谷所作行狀然後知公所以被遇兩朝終始如一者忘己徇公中立不倚故也季文謂山谷詩已載集中而行狀止藏予家欲與舊傳幷刻之非特備史氏他日採擇亦使後生知前輩立朝本末如此予贊曰明者烈祖古人以爲崇孝山谷斯文黃氏之鼎銘也可無傳耶季文因請題其後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

跋劉原父貢父家書

前輩日遠公是文集僅有蜀本而公非全書學者或未盡覩況其遺墨尺牘豈易得耶吾友子和子澄公之從曾孫也樂道嗜學篤行能文寶此數帖非特如鄭公之芬而已要須挺挺有其風烈乃無愧耳惜二先生皆以忠厚爾雅之文儁明遒往之氣事累朝爲名臣然不得一直玉堂議者惜之不在其身予於二君深有望矣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又跋原父貢父仲馮帖

此墨莊實章集也更數百年學者讀三劉漢書而思其人或於蛛絲煤尾中覩此帖宜如何愛慕耶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同家兄子友子中胡季懷趙從季觀於承和本覺寺而歸之子澄父

跋蘇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詩

集中觀詩難爲詩猶羣蛛中覩色難爲色也吾友陸務觀嘗令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棗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饑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眞先覺也掖垣故事最重省上及題名禮項予綴蛾眉班後會張藝州眞父初拜正字老吏持供職牒請舍人署舍人涉筆從之次則府史以狀交展而已開宴既無近事題名初未具石而憂責叢併唱酬亦廢我思古人豈獨在

筆力間哉

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

西樞劉公爲從官時丞相劉忠肅公實在政府觀元祐施設則二公立朝本末蓋可考矣紹聖間忠肅既被詆貶死新州樞公亦坐朋黨謫郴久之會靖國改元忠肅之子跋始能辨雪父冤卜明年正月以丞相禮葬公於鄆之須城而樞公來守適在靖國之冬故有春首襄事旦夕前慰等語未幾國是一變死者奪生者徙前帖所謂縉紳之禍者猶未已也昔漢末奄宦用事欲掃除善類濁亂帝室以謂誣人以過則辭費而易窮各議其罪則罰輕而弗禦故創爲黨論以網羅之議者所宜寒心

萬世所宜絕口也崇觀用事之臣忍復以姦黨爲名鋤人於聖世乎彼徒欲誣害者廣不暇爲國計而不思以士大夫竊奄宦之緒餘爲可重羞也悲夫後六十三年樞公族孫子和子澄攜此帖相過因題其後斯立劉跋字也

跋蕭御史薦宗室世隱奏狀稾　蕭任三宮教授日

某往聞大觀御史蕭公持操如松筠不以時宰風指輕重詔獄九原雖遠直氣凜然今讀薦宗室孝穆公書又知好賢獎善出於天性要之此公任職居官無不盡其心非爲神羊在首一時以決獄爲剛也此稾初藏友人胡季懷家會孝穆諸孫從季與季懷游遂以歸之季懷此心蕭公獎善之心也執柯伐柯從季

豈以爲遠哉圖爲是似而已蕭公諱服字昭甫吉水人隆興乙酉歲旦試毗陵吳祺筆

跋山谷發願文

此書藏河陽李彥將家豪勁端重所謂入顏楊鴻雁行者今已刻石盧陵郡齋然可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濃淡鮮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彥將自贛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此軸獻豚蹄而得禾車者耶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職方父子盧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壽未百年幾以貨泐予既用萬錢贖得之不敢復置王氏之阡懼再斁也他日游靖居上方得職方父子像於閤室壁間遂囑長老法宇表出之而立石於門右使來者得覽覩焉賢賢善善誰無是心有官君子勿恃强有力而取之乾道乙酉

跋宗室子從藏前輩帖

國朝雍熙中詔改拾遺補闕爲司諫正言然猶沿五季舊制未得守其官但以寄祿往往狀元登第者自匜丞再遷始得之其高選如此否則特勅許赴院供職乃曰諫官至天禧初又詔兩省別置諫官六員明道元年復置諫院然後名正而官備至今守之此帖不知遺何人計非廷魁卽嘗供職諫院者文正公稱

爲長者必醇正人也乾道元年正月一日翰院本作五月

故翰林學士錢公希白吳越廢王子也忠獻納土時一門鄙貴希白獨刻志讀書故啟有不求族蔭之語年十七試御前三題立就以輕俊被黜故云妙齡試才中間雖簡在神功章聖之心然欲成就其才每每抑之年三十有二方登進士甲科故云晚歲得侍旋以內難解官免喪時當在咸平四年或五年於時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爲宰相此必三家舊本特不知出於誰氏凡幾易乃至從季爾昔韓退之三書不能動時相而希白一啟遂召試改秩通守蘄春雖曰人主記其姓名且鼎甲格當擢用然列聖抑揚有法大臣薦進無私皆可垂憲萬世予特詳言之

亦使從季知公侯子孫自立如此得不見形影而逝也哉
二蘇兄弟行如冰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姦
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輒藏弆以爲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
質翁帖是中年書南至帖疑叔黨輩代作寄米帖淵明詩遒媚
秀傑晚年精妙蓋如此黃門銘其兄云撫我則兄誨我則師讀
戴公詩便知斯言爲實錄

予頃官秣陵每令休必出白下過半山上鍾阜訪定林酌八功
德水想公跨驢却蓋往來其間與寶覺行詳之徒遊其高風絶
韻殆古今宰相所未有自非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不能爾也至
於談禪之病則山谷道人嘗喻之龍蛇必有能辨之者

山谷翰墨毀棄於大觀政和間而中興之初搜訪甚急故散在
士大夫家者浸少不然此公平生喜爲人作字仙去幾數十年
未應爾也往聞唐文皇盡收二王眞蹟惟不取弔喪問病者此
帖得傳於世亦幾是耶

跋三蘇畫像贊

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戛不能措辭矣英彦以示省
齋周某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瓣香並爲文忠公此圖盛行於
盧陵宜也乾道丙戌五月十二日

跋此庵記

韓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書柳子厚乃推尊之謂與易論語合

跋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丞相魏公言訂千金義烈之稱二字師號也賢乎不朽矣乾道三十年十一月某日觀於豫章南浦亭

跋西山翠巖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殷詔書

李氏世敬沙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刹至於不失舊物如翠巖者鮮矣乾道丁亥十一月十三日同長老子堅觀

跋余安道題名後

上卽位首命編類聖政所訪國朝勳臣後將祿之某與吏部侍郎淩公寘奉行詔書未及條上會觸罪去今讀故人馮卿跋語

乃知始興襄公四世孫竟如初詔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尙有一說宜具爲令凡勳賢之後所居州若縣籍其名氏遇三歲大比而不中選則別考其德行道藝上之文武隨所肄有司按其家祿仕或閥閱官優等者一人於以勸人自力於善毋忝厥祖亦使赴功趨事之臣歆慕跂及以燕其子孫且於三代貴重世胄之意爲恒合某已收朝蹟無由發此議因公聞孫出示手澤爲書其後庶幾告有位者議而行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跋王民瞻詩

八年八九十語必諄諄雖衛武公未免蹈此懿戒最詳於二雅是也瀘溪丈人年至矣而詩益清壯簡古如揮魯陽之戈日可再中其壽豈易量耶安復隨高坐出示此篇知予非續貂手苦求跋語爲題其後使攜歸爲丈人賀乾道丁亥正月二十二日

跋孫莘老告身

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夢奠僅八十年而曾孫浩鶉衣菜色困於逆旅惟手攜命書數通吾亦白眼賢者類矣旣呼匠褾飾歸之因爲記其歲月後有觀者考前輩立名節之難而思後人持門戶之不易必將有感於斯焉乾道戊子三月告朔

跋斛繼善所藏柳書千文

張長史草書以雄放名而魯公謂其模楷精詳最爲眞正乃知

眞生行行生草果有徵也斛使君家藏柳書千文尋雖未能必其是否然筆勢雄放而法度精密如造父王良馭八駿駕輕車馳驟萬里其進退曲折未嘗不中規矩豈非書家之傑然者耶亦恐歐虞褚薛未必能辦此耳乾道四年

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介及其子渙之漢之流之等帖

王公與荆文公同學眉山蘇公同科二公皆弔以詩其人可知矣敬觀翰墨恨不同時也彦魯嘗從荆公學故手筆數字頗有橫風疾雨之勢乾道五年三月

枝理公制策登科而官止祠部郎中至延康寶文兄弟乃同時位少常伯典大藩府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謀哉

按翰院本王介作王介甫流之作流之考宋史漢之漢之抔有傳文介卽跋所云王公與荆文公同學者也跋語灼然不當爲介甫明矣惟流之無傳俟再考

又跋歐蘇及諸賢公帖

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自當行於百世

跋大皐渡永興觀舊碑

王儀諱子鎣字大皐事迹著於廬陵王山名山王田名村嘉福之觀大皐之渡值夏之市皆是也參考碑識同謂飛昇於晉永嘉中而郡人導帨葛先生作嘉福觀記云故老相傳儀東漢喬之爺頗疑相去三百餘年特世俗附著之耳予按湘東王古今

同姓名錄有六王喬其一晉廬陵太守以時與地攷之儀豈太守爺耶而大皐爲渡署見南史陳紀今俗謂儀揶篙而渡訛曰大篙此又妄之甚也永興距渡里許主者王道貴葺棟宇於廢壞之餘侍讀胡公實紀其成尙有政和舊記頗叙歷代沿革碑漫矣詞僅傳道貴欲併刻之而忠文不雅馴或曰無傷也侍讀之交江海也豈必廢濫觴哉道貴因求跋語予嘗自郡城涉江東行二里入洞元觀問賜額何時道士出大中祥符中牒視之始創於南唐國朝之間初亦曰永興治平中方改洞元今攷此記永興得名甚遠中間蓋移於洞元遂失舊物至大觀始復耶乃併書以遺道貴使爲圖而故事且補導帨之遺意云乾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跋趙德麟書

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可貴焉德麟既著錄於老坡之門子禮復順風於德麟之室而誠父又子禮過庭之佳子弟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字此詞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黃丞相書

相國江夏公與大父同登元符進士第爲一世相國猶子遠觀得此帖而伯父轉運公跋其後又爲一世今相國之孫仲實仲文復以示某蓋黃氏周氏周旋三世矣使吾二家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世篤契好於文字之間不其休哉乾道己丑九月五日

跋吳說千字文

尙書郎吳傅朋王逢原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徧參搏考始悟筋脉相連之理蓋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皇甫孫從季家藏古帖甚富又求千字於傅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予於書情甚而季兒子中筆法絶高常問道焉其評此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

書家之韻勝者也乾道己丑九月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目

魏忠獻公克己復禮之學愛人利物之心雖片言隻字亦可想見所謂造次必於是者年家子周某題庚寅

跋虞丞相尺牘

陳孟公曰古私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韋郇公命侍史咎牘記惟書名君五朵雲時人慕之翰墨之貴古今一也

跋胡邦衡辭工侍幷御批降詔眞本

乾道六年冬澹庵先生胡公正或冬官具章陳免皇帝親批降詔不允臣某實視草也明年先生求去甚力進公數文問直學

士奉祠還廬陵敬以寀翰歸之

跋東坡書西漢韓王信贊

跋山谷猩猩毛筆雙井茶詩

跋太傅家傳

跋貴溪主簿廳記

按目錄此處應有前四跋而翰院本佚之自跋胡邦衡一條後接跋山谷與李忱諸帖一條前未標目跋首缺入字至卷末乃附錄歐陽修云以下三條亦未標目不知當附何處亦不知所據何本知聖道齋本則並跋山谷帖一條亦佚之而又錄入歐陽一條自註於異時有此下云下有缺文不知當缺去幾字翰院本則原缺入字又蘇長公一條又余閻王荊公書一條又跋陳與義等省劉一條後卷額有朱書標記云此三條皆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中之文並後跋陳與義陳從古二條俱當列十七卷中誤入於此今考目錄係編年爲次淳熙所題自不得編入乾道歐蘇王三條俱淳熙八年三月五日與跋江藏帖月日正同當卽彼一卷中文前佚四跋仍著其目而二本所誤入者改歸十七卷且識數語以資考証焉

跋山谷與李忱諸帖

□□□□□□□□議郎致仕蓋廬陵名士也其孫忱彥誠亦

登第於元祐六年山谷丁安康憂時適爲州掾以世契相善雖薄物細故舉屬之諸帖或字以誠父若元誠者哀悴中未免潰忘也刻文宰上謀不食言惜乎祥琴御而史獄興雖一莊未荒而三服莫就覽者將歎息於斯焉乾道九年五月癸丑書以遺奉議公四世從孫篆凡二十七帖盈爲三軸云

按翰院本此條首原缺入字而云議郎不云致仕知聖道齋本則徑從議郎起而又多致仕二字詳文意似實有缺文但不知應缺幾字耳今姑仍翰院本

跋張文潛帖

右張文潛右史遺李彥誠十一帖右史以元符末貶監黃復二州酒稅祐陵初政乃起守東魯方黨禁未解時同僚雖鄰不覩

右史亦眼高無人也一竟陵令獨相親如此又得文人之稱彥誠才行可概見矣乾道九年天中節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商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爲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公既大書姓字以爲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錄陶杜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詩在其中矣僕生晚不獲從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荆寬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眞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

題故饒州倅西溪居士蔣謨傳後

予幼從外家聞丹陽蔣公政和間爲中執法有隼擊鳳鳴之事今觀饒州府君役以十事愔愔納忠乃知臧孫有後於魯管仲世祀於齊非無驗也淳熙元年二月十八日

建炎御筆跋

德壽皇帝中興初肆筆便入神品庭堅書法特筌蹄耳臣宋鑒孫之子以遺臣段元愷而元愷以示臣某謹稽首再拜題其後淳熙元年三月既望

跋曾無疑所藏米元章帖

元章初學羅讓書其後超邁人神殆非側勒努趯策掠墜磔所能束縛也

又跋章友直畫草蟲

近世文與可工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爲畫章伯益蓋同時人也後題無碻居士卽米元章元章亦兼嗜青畫有好古之癖使此軸出晉唐間當在巧偷豪奪之數耶淳熙元年三月十四日

題鄭忠愍公驤遺事

某頃爲兒童聞伯父言虜破關中時得全節之士二人其一卽同州鄭使君先大父同年進士也其一蓋陝西轉運副使秦景詢伯父嘗爲之屬以是詳知本末始秦參行部望騎塵薄長安官吏鼓散獨旋轡入城陷盛服向闕再拜訖與一女俱赴井死

今鄭公賜謚立廟子孫祚相繼又得當時名人暴揚忠烈定可不朽秦公無子知者甚鮮因附其說於鄭公遺事之後毋獨使其無傳焉淳熙元年四月四日

跋劉楚公沆拜相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元孫石城尉德循寶藏之按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詔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自至和距淳熙改元實百有二十年而歲次俱甲午云七月丙戌朔

跋宋新仲自誌墓

唐杜牧之以詞章名仕至中書舍人嘗典數郡將終自誌其墓近世桐鄉朱公仲文集序蓋桐鄉人別本嘗錄下有舟過豫章之語而誤今校正一與之同但壽過牧之耳異哉淳熙己未二月六日舟過豫章公之子輔出示此軸敬題其後

跋蔡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在其元孫西安丞家

熙寧中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裕陵歸功介甫親解玉帶以賜元厚之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蓋謂是也蔡公久爲西帥晚預帷幄斷章專及舜功殆有微意介甫和篇爲推舊伐則公之勞亦不可掩矣淳熙乙未二月辛未

跋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蘇人吳君斗南實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子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偉紹興間入御府茲豈別本耶淳熙乙未八月旦

跋司馬溫公呂申公同除內翰告

神宗皇帝天縱將聖煥乎其有文章卽位之三月首擢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林學士此當時贊書也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映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辭知制誥並改次對入侍幃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並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終也追觀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者固多至於更歷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則鮮矣今文正曾孫伋正獻曾孫企中適爲司農長貳相論述先契感嘆不已於是摹綸言刻之石以某寓直嫥禁偉題其後昔唐文宗問魏文正公五世孫慕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慕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今司馬氏保有此書過魏氏矣與國成休永世無窮惟後之人實圖之淳熙二年九月一日

跋宋景文公唐史稾

香山詩語平易六一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稾則寘定甚多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爲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稾不知其幾此本似定矣然以新史校

之亦復不同杜詩云更覺貞工用心苦茲可嘗鼎也自不足累德而上頗有脫簡惜哉淳熙丙午二月二十二日新安程叔達清江舘燧上燒楊恂東昌周某同觀於東宮直舍

省齋文稾卷十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光堯御筆賜陳正彙白金三百兩跋

諫官陳瓘夢奠於宣和墓木已拱而光堯眷禮正彙如此其不能恭承嘉惠者天也是年十月正由遂爲考功又數年正同亦自省郎驟掾公府竟至侍從與王賞諫臣善善及子孫古或有之然未有如我光堯眷眷陳氏有加而無已者也後之人盍思紹先烈而報國哉淳熙四年四月三日

跋皇祐朝賢送張肅提刑詩卷

右皇祐庚寅冬朝賢送張肅赴江東提刑詩一卷由司馬溫公范蜀公而下凡十有四人溫公復追錄岳州送行一篇按仁宗實錄處歷七年五月張公自廣東運判擢利路提刑會有指其前在任過市物者九月貶知岳陽至是乃得奈後今讀溫公新詩有松不彫寒猶會斷直爲衰舊詩有出羣得畢鶴介鷄愴之歎是必以廉直反爲同僚讒賊多端者巧中耳又一聊云飲水豈容吳刺史謗書譏似馬將軍前輩用事精雅如此張公雖止祠曹郎中按刑閩服然蓄其餘澤數遺後裔子孫祿仕奕世不絕紹興初曾孫延壽遂爲侍御史天之報施昭昭矣庚寅距今實百二十七年侍御之子宣教郎適正來求跋語偶夜直玉堂

敬附名於卷尾且以見太史氏因官文書紀事往往是非失實秉筆者當致審云淳熙丙申七月十九日

跋程宗正之子鎡墓銘

哭鯉傷烏聖賢有所不免今新安程公銘冢子之藏筆力得於天成慈愛出於天性使人讀之於十年之後猶太息不已黃太史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予於程亦云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一日東昌周某書時同試館職於玉堂

跋范元卿所藏醉翁帖

右南宮舍人范元卿所藏醉翁帖翁喜賢俊重交遊出於天性其立朝尤相善者劉與蔡也觀此畧可見矣今居士前後集有

手書數卷而寄原甫帖在焉所謂用快大過及餞一誤作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等語良是至於才薄任過有望於公以濟不逮及未歸間不惜時枉問之類大率意同辭異獨論簡事爲外名迹幾百言而眞蹟殊無之數日大風至照管公儀家則集本畧載夫尺牘出於信筆非若著書客有刪潤也縱使人傳寫差誤亦當不過十數字乃爾異同何耶謂二者非一時所作則又事辭不應甚似如此元卿素以博洽聞願質疑焉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跋韓忠獻王帖

右韓忠獻王答司馬文正公手書其前二幅蓋熙寧四年春文

正自雍移許時也後二幅則歸洛矣二公在嘉祐中固已忠義相許及治平初忠獻晝陝西義勇之策文正四論其非略無假借已而自劾至於三奏六申中書前輩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大抵如此暨王介甫得政時異事變尺牘酬答孜孜以爲國爲宗社爲天下爲禱大忠大義執鞭欣慕忠獻豈虛辭相悅哉使當時見之可以動悟人主後世觀之可以廉貪立懦彼爲無使齊年知無使上知之語者讀此顙其泚矣豆公別本作竇君卽舜卿也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敕同文正曾孫權吏部侍郎伋齋祠琦璣觀出示此帖敬題其後

題金華喻葆光書佛經卷 良能之父

王龜齡遇人談釋氏輒詆罵乃首爲畧居士題經卷古人能起後人之敬必有道矣非專以其子爲同年進士也淳熙四年三月十二日

跋宇文虛中帶書

宇文公忠謀議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抎王僞於地下可爲痛哭流涕淳熙丁酉三月戊午

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宇文公眞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跋初寮先生帖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於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時禁切蘇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瑜瑞之詞怒猊渴驥之書盛行於東南然後人人知其蘇門顏閔也晁張復生其雁行先生與仲明尚公及某之大父俱爲元符庚辰進士故尚公之孫中庸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旣望

跋鄒志完曾祖詩

詩語忠誠心畫莊厚天禧天聖間氣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跋時正遭外難所謂聰聽祖考之彝訓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者耶淳熙丁酉四月己卯六世孫朝奉郎燧以示舊同僚東昌周某敬題其後

跋閑樂居士陳師錫與了翁陳瓘論王氏日錄書

陳了翁以元符庚辰八月爲司諫雖論裕史不當用日錄然多是王介甫而非蔡卞明年八月自都司出守海陵閑樂先生實遺以書其後了翁猶有合浦尊堯之作大觀四年始因星變復上四明尊堯集及尊堯餘言痛悔前作則此書爲有助矣淳熙丁酉予判吏部南曹閑樂之孫昌平適來調官出示遺墨乃畧考歲月而歸之五月二十五日

跋淨慧寺東坡題名

佛日淨慧禪寺在桐扣黃鶴峰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題今旣百

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聿得名僧二
同口非也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晞顏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詰不能致孟浩然之伴直宮如裴垍他日對草吉甫制耳

書簡修行狀後

從事郎清江簡公之卒也其鄉人胡閎孺實爲行狀今四十七年矣而從事之弟致政思邈公屬某以銘昔政和中先君隨侍大父官鄜州法當由鄰郡升貢簡公實爲坊州教授蓋嘗擊節

先君之文今行狀備載其事可謂有先契矣銘何敢辭然閨閈孺乃山谷先生同年彥明之子詩人藏之之弟承父兄師友潮源之正其辭日光玉潔雲蒸而川流也從事得此自宜不朽鄙辭尚安所措姑題卷末歸之簡氏淳熙五年二月十七日

跋趙善應行實

有關雎之應然後公子有信厚之風有行葦之仁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則然矣本朝奚愧焉觀子直著作叙其先人之遺事宛不概見蓋古者子孫論撰先世之美明著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實重其國家溯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出俾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

跋趙子崧詩集後

靖康之難近畿諸郡皆陷獨端明公以宗室祭酒堅守淮甸首尾半年迄收趙氏保境之功又能訊訶閫位糾合齊盟部邑纍壇遂參佐命不幸不爲婿嫉者所容復使出鎮京口名曰因任所長實欲陷之死地未幾狂寇暴至無城可守無兵可禦猶與其下力戰重傷然後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婿者計得坐貶襄州昔唐天寶之亂河朔盡陷獨顏魯公固守平原及至德改元不能當史思明尹子奇之鋒乃棄郡渡河惟公始末大率類此魯公進官公則遠從人謀不臧一至是耶賴德壽皇帝深察非辜壽復朝散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卽世矣豈非命與淳熙戊戌

秋公之孫師聰示公詩文及遺墨因爲畧辨當時之事以告著作氏

跋向子諲家邵康節戒子孫文

康節先生心聲正大可以銘盤心盡道勁可以貫準蘁林公實藏以示子孫厥有旨哉淳熙戊戌十月十二日觀於摛文堂

跋汪聖錫家藏東坡與林希論浙西賑濟三帖

林子中與坡公素厚善後又爲杭州交承故書問惓惓如此林雖夤爲利誘折資草制詆公不遺餘力然猶愛此帖弗棄至其子孫始以遺玉山汪氏乃知惡直醜正顛倒是非者豈盡喪其良心哉稔害之耳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東昌周某觀於摛

文堂

跋徐鉉篆李衛公頂王孚賦

常侍此書陽冰之後一人而已淳熙戊戌十月十三日

跋蘇舍人題蘭亭序詩

有若象別本作似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旁文舉樽昭陵自一閉眞蹟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於玉堂北軒題

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考之當在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始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中奉大夫周某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

跋黃魯直蜀中詩詞王公權荔枝綠頗嬈君玉安樂泉頗茶詞滿庭芳阮郎歸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異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峰激流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蓋可知矣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跋王禹玉內外制草

中書舍人陳騤翰林學士周某同觀岐文恭公內外制草淳熙五年十月十三日

跋王禹玉謝翰林學士承旨表本

翰苑多雜制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耶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亦連別本始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緜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歷之肇新顧藩麾之屢易則爲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閎博燕閑浮簷宣精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畧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規模也淳熙戊戌十月十四日

跋王禹玉立英宗爲皇子詔草及當日請對奏稾

岐公既於中書聚廳處交御劄立皇子夫復何疑猶請對而後草詔可謂過乎思慮矣然卒不免於讒語賴英宗聖明延見蔡珠進職端明且有瑞龍金合之賜逢辰則然智力何有哉不然

先日之謹畏祗以成後來之罪戾耳淳熙戊戌十月十五日

跋歐陽公與通判屯田等三帖張幾仲待制家

某已刻六一先生帖數卷於家塾他日當摹此三帖附益之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黃魯直與全父醉帖

僕以淳熙乙未春與幾仲同次對數文閣幾仲旋鎮襄漢三年而歸又獲接武內朝會江西謀帥幾仲復在選中千騎塞途旗旆赫奕僕往慶焉天盛寒飲沆瀣一盃竟醉幾仲出山谷醉筆輒題其後他日歸爲部民當再觀於滕王閣之上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王介甫彌勒偈

王荆公書楷法如此者絕少端明胡公已茂所謂不敢以易心爲之者是也又平生儉約未嘗輕用縑帛獨於佛語用之亦是意耶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黃魯直書寢皇李公擇等四詩

詩雜古律字兼行草此山谷得意之作也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東坡帖

淳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東宮講讀因與同僚共觀坡仙筆妙而戴子徵太常亦出懷放一帖大概絕相類惟拜字異耳眞

臨雖難辨要皆法書也

跋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右馮文簡公與其孫壻朱忠靖公書前一幅元祐八年冬後一幅紹聖改元春也馮公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居京師而朱公爲壽陽節度推官所謂蘇相蓋楊帥子容也馮公作此帖僅數月即棄去於兩楹後六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燕溯來求跋語淳熙宣間馮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爲毋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況家問乎惟某外祖少師初佐壽幕朱公質來爲代兩家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爲外祖孫壻云淳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跋秦少游帖

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親舊骨肉亦不敢函鄉里治生之具緣此蕩盡今雖得生還而仰事俯畜之計蕭然不給想公聞之不能無惻然也不知能爲謀一主學處否試望留意幸甚惠及白銀尤見厚意感悚忽遽未有以爲獻者行甫聞授宣城是否家叔已赴賓州渤海知縣祖父在彼幸安但地遠難得書耳李端叔從軍近日都不聞耗不知如何也與公別未幾世間事多變如此既可嘆復可笑耳何時展晤以盡所懷觀再拜

少游作此帖猶未仕也今淮海集有對詔獄二詩所謂一室如

懸罄人百盡不問老兵隨卧起漂母給朝曛者殆去歲追捕時耶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東昌周某同崔大雅觀於吏部直舍

跋彌明石鼎聯句圖

昌黎詩中有畫李伯時畫中有詩此雖臨本亦可見吳生遠揖揚之意云

跋山谷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以民李氏旅地宅建梵林寺有僧伽像顯德中見光怪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居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勅破律爲禪以僧紹概主之而概於萍鄉無法緣居十月而里人不施一錢於是棄而去二年十月余伯氏元明

爲令也擇請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徙游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也愛飲酒食肉處爲菩提坊開草萊剃棘叢爲金碧聚故元明以爲是必能興我寶積三招而後肯來至則破六律院爲一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不閱歲盡徹蜂房之屋薺爲鶖峰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間世尊法堂成矣越明年樂淨堂德味厨法堂皆舉工凡率有家之錢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衆冗徒之屋無不具使闔頌者曰談般若鄰各者心悅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或溢於鄰邦矣伯氏來屬爲禪記之故叙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勾洪州玉隆觀雲騎尉

賜緋魚袋黃庭堅魯直記并書萍鄉縣令黃大臨元明立石

壬午歲浩翁航荆江暑洞庭涉修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省元明於萍鄉爲留半月明年在武昌始作此記未閱月而承天院記之禍作遂長留宜州計未暇刻石也故集本闕焉他日當同承天塔記附錄以成東哲補亡之義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

跋東坡草烏頭方帖

仇仙芝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之爲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此其一也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跋山谷書東坡聖散子傳

山谷作龐安常傷寒[illegible]後序而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道人指東坡也今又書聖散子傳若安常所謂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四日

跋陳簡齋法帖奏稟

德壽皇帝嘗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爲勝臨江帖矣眞蹟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丰骨意象皆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爲侍從時奉詔定帖十卷釋文一册稍辨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或潭帖與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初步中朝特承善誨知人則哲茲可覩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周某爲起居舍人木待問題

跋鄧[illegible]所藏其祖溫伯與東坡倡和武昌長篇

蘇鄧兩公同直禁話舊賦詩逮今踰八十載東昌周某始獲敬觀鄧氏別本於行在所因命院吏印其後印蓋景德二年舊物兩公嘗佩之矣升堂伏几而襲其裳得毋象環之惠與淳熙庚子正月二十八日

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手書

故吏部侍郎魏公邦達天資鯁挺忠憤自信方趙忠簡公再遷海島萬里通問情誼彌篤觀此答書概可見矣忠簡既薨歸窆衢之常山縣郡守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至是必寫持酒漿會葬意可爲奇貴以媚時宰客諭邑尉翁蒙之以摸私

釀爲名馳往掩取蒙之許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畧入屏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進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往一無所得守大怒劾於朝時宰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溪使避守是時士氣未泯唁問遝答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蒙之以身扞蔽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爲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怨宿怒怏怏不得逞羅鏤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三善從可書也已蒙之字子功富沙人彥國之族也長不滿五尺

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樂施嘗鬻田宅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爲一尉已能如此向令踐貴位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上初卽位大臣論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簿出佐帥幕再入爲寺監丞年五十卒予懼其無聞故因是書表而出之庶幾附趙魏二公而名彰云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一日書

跋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加勳告

右唐相梁國忠公爲吏部侍郎日加勳告一通子孫世寶藏之至紹興吏部侍郎邦達蓋二十三世矣由神龍己巳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已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蓋古者百工之物皆良故能耐久如此按舊唐史中宗以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卽位於通天宮此告云二十七日制者後兩日方覃赦也然所載推恩頗畧當以告爲正史又云二月甲子立妃韋爲皇后內外官陪位者賜勳一轉則與制合甲子乃十四日告稱十五日制者後一日也

跋趙需張致遠魏矼奏劄

右紹興四年十二月臺雜魏公邦達副端張公子歆拾遺趙公公時同論議和疏一通其稾者魏公也欲上而改貳秘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昌周某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跋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銘

右涪州使君李公銘先大父官傳所作先人少師實書丹按李氏之先以勳業事太祖高皇帝自是世有顯人誌其墓者又皆一時名卿凡圖亭在汴都則有翰林王公元之之記丞相李文正公而下諸賢歌詩在洛中則韓忠獻王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而下皆賦焉今涪州曾孫袞之以予家三世通姻好萬里相訪且出其家傳石刻甚備獨涪州銘文不在乃錄本以遺袞之且以補史之闕文云淳熙八年辛丑歲謹記

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蘇門四子周旋

館殿垂上詞掖乃後流落士大夫至今爲恨觀此數帖大略可見晁雖幸羣正臬升然事亦隨變黃力卒不及聯事天官云

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歐陽修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臘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臣才駑志衰濕被侯汰異時有此下有缺文臘嚴終祭名也於文從月其後乃有從虫者玉篇以爲蜜滓二義實亦相通每疑柳文中臘言厄貌宇當從虫是殆因古今謂十二月爲臘月遂疑其旁從日月之月耳偶讀此詩就爲之辨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蘇長公黃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中俞仁丈未詳其姓名既云鄉思浩然想同此味殆蜀之老成人也少公詩皆簽

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絕句乃和張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予閱王荊公帖多矣大抵始稍謹末必縱蓋平居好深湛之思就肯致意於尺牘此又其暮年者尤宜珍襲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跋陳與義 龔肅 張擴 被召省劄

三英之召或云富季申爲中丞日所薦館閣才也嘉祐以前兩府初除各帶館職三兩人即時召試其後乃上簿候闕治平中歐陽文忠公蓋嘗論此官制既行盡歸秘書省至元祐初復置館職許大臣各舉所知一人未幾又罷太上皇帝當國步多難之際兼採累朝故事涵養異材富公方執法已能薦士如二府大用之意固自可見已而遂升右府云淳熙辛丑中秋日題

跋陳從古梅詩

淳熙辛丑冬淮浙告飢欲詳知郡縣荒政次第聞於上退食接客或至日暮官舍後有梅一株不暇問訊何如也同年陳兄睎顏和古今梅詩千篇聯爲二十大軸遠以相示秉燭快讀雖未容含英咀華固可望之止渴矣夫以睎顏之學之才筆端衮衮寧有餘地然吟咏一草木安能閎麗奥衍千變萬化不窮如此及讀最後兩卷乃知其曾大父先大夫世以詩鳴皆眷眷於此花源遠矣哉漢崔篆生毅毅生駰駰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

審言生閑閑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鍛月鍊雕肝琢腎工可能也多文以爲官則非世業殆難能也十二月二十日

案自歐陽修云一條以下至此各本俱錯簡在前今釐定語詳前卷跋貴溪主簿廳記後

跋伯父與尊庵手書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爲衡州安仁令某年七八歲因侍行而識武尉鄭幾仲其後伯父再守辰陽幾仲實爲僚吏某時年二十餘矣由初迄今已五十載幾仲之子承信郎謨自長沙來出示伯父尺牘八幅前六幅乃某代作後兩幅手澤也死生契濶少壯衰老蓋有不勝嘆者淳熙九年三月九日

跋蘇后帖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尤其天性得交友間寸楮尺書必軸而藏之況曼卿子美俊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過館職年皆不登知命此公之所尤悲也故於遺墨特致意焉熙甯壬子公薨葬之歲也猶親跋於卷尾去今百一十載會稽王佐以大司空行內史事得此本於公元孫欽尉伋欣慕前哲亟刻之石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千旌緇衣之好之死靡倦彼爭名者相傾屬文者相輕聞公之風其少愧哉淳熙壬寅八月辛丑

跋與徐林書紹興末龍圖閣直學士

徐公稚山以舊德再還從班宅在銀鎗寨中予以左吏兼行詞

掖居暗門城下相去百餘步而東偏書室適隔一墻公忘年下交屢欲開便門相過從予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如禮法何公笑而止公既沒予挽之云昔者陪簪筆比鄰記鑿垣蓋謂是也後二十年壬寅公之孫武康尉雲紀錄予中間答公書以相示覽之悵然

題蘇子美草章蔡君謨大書

蘇草蔡眞可稱二絕淳熙癸卯中春告朔尚某敬觀

題唐人硬黃臨王獻之帖

臨本猶可愛如此況於眞蹟伯時寶之伯長仲暉書之不可不

題其後淳熙癸卯二月朔

題米芾馬賦

元章詞筆俊拔器無滯礙使能約以法度博以問學則生當獨步翰墨之場汲且登名文章之籙其成就豈止此而已惜夫淳熙十年二月一日

題蘇子美寶奎殿額帖

仁宗朝慕大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卽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辯欽此頌當是召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工更爲詞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與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某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題蔡君謨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淳熙癸卯月日

跋趙湖州祠堂記

右湖州刺史趙公子崧祠堂記仲屏所作其載守城之功甚備獨云事前定公遣罷後以御史言復還又數月竟去凡稱罷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懼或者疑公爲罪行故以聞諸太史氏者補之蓋己酉冬宣撫使出於無策謬用武臣楊應誠代公守湖父老遮道閉關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臺評黜楊而還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撫摩以爲報會轉運使督稻錢十萬餉劉光世軍而堂帖降下詞州故貸橙管錢二萬緡米七千

解期以旬盡償公言民力不支請先軍需後償欠朝廷遂劾公侮慢貶秩而罷其始末乃如此是豈以一時守城爲功可謂能固邦本矣湖人奉嘗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衍屢求予書將刻之碑陰云淳熙十年九月十日

跋文潞公帖

熙寧大臣獎用新進指安靜爲委靡故於邊防河事措畫紛然潞公在北都作箴頌四篇以諷而二頌尤深切著明殆諫書也時公年過七十筆力猶清壯如此非獨見其所養深厚亦足占壽考之祥矣是後安享富貴又二十載其年德名位可以伯仲衛武而中書之考幾於倍蓰郭令嗚呼盛哉此帖藏參知政事

北陵張公家張公之孫大理寺丞抑以示東昌周某敬題卷末

淳熙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跋汪季路所藏山谷與柳仲遠帖

仲遠二蘇公堂妹壻柳君也故山谷此帖多及東坡潁濱其後坡祭妹文云玉立二甥一秀不實豈非所謂十三者耶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

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眞帖

朱希眞避亂南渡流落橫海江浙間德壽皇帝因明橐薦特召而用之既掛冠矣秦丞相擢其子爲勅局刪定官希眞間來就養是時東閣郎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爲修廢官留爲鴻臚少卿希眞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薨倒遣論罷出處固有可疑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如其人後世不待識面當知爲伊洛勝流矣

跋張魏公與連帥帖

富貴不足道孝悌忠信可以垂名百世利澤萬物紹興辛酉重陽前一日紫巖張德遠書贈連君幾宜予謂應山連處士一布衣爾既沒而鄉人法其孝友禮遜凡餘寡飢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畧典方面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幾宜君復蒙上拔擢守遂守邵進用未已施

於有政豈眞如處士居鄉而已乎舉斯心加諸彼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張忠獻之言矣淳熙癸卯臘月丙寅

跋錢穆父與張文潛書

右錢穆父與張文潛書蓋元祐末紹聖初文潛自潤改宣及謫黃州監窻時也文潛妹歸穆父第二子東美婚姻之故情誼款密其賀入翰苑啟猶載文潛集中所謂內翰侍讀四丈者未幾竄逐元祐臣僚又以東坡兄弟秦少游爲諱而穆父憐同懲側且有靈光巋然之語蓋自況也最後勉文潛以卯入申出仍以閑詩文不着急爲諷意愛深矣淳熙癸卯閏月十三日偶觀此帖而刑部侍郎曾仲躬適相過知其爲錢出也問以得雌名同

兒謂誰仲躬曰即吾母魯國太夫人今年九十飲食視聽不少減予嘆曰賢者之孫固宜壽而康耶仲躬又爲予言外祖拔解後侍翰林使高麗既歸省試已終場不能無悵然會開寶貢院大火至焚死考官有旨再試遂在選中外祖喜甚翰林貢之曰爾不念焚者耶因併記其語而歸之汪氏

省齋文稿卷十七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跋汪季路藏張文潛與彥素帖

朱希真父諱勃元祐紹聖之交爲右司諫時張文潛爲起居舍人故云同省今國史院有李仁父編國朝百官公卿表而諫官門逸朱勃姓名以是知闕文多矣淳熙甲辰正月二十五日

跋汪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詩其後注云謝鼎事史煩檢晉書恐誤用某幼於武臣張可久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王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濃淡不同似初闕而後塡者益孟子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一書而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爲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其柬棨帖則已加詳矣況暮年乎況他人乎

跋朝士送王校書歸臺州詩卷通張本作道

校書君位不能滿其才此詩軸卽柳儀曹先友記也淳熙甲辰二月中休

跋范文正公五帖

右范文正公五帖四世孫之棨所藏也其前家書四通皆遺兄仲温者以文正集考之實歷寇海一作海盡諫節度推官選太子中舍致仕後一帖字仲儀卽王懿敏公也范氏自忠宣公擢第皇祐之初至乾道八年而之棨乃復登科中間寥寥蓋百二十有四載矣世濟其美尙知勉哉淳熙十二年二月六日

跋喻子材榜帖

喻公子材遂於經學敏於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尋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迓勞於途議論纚纚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尋至今紳書之汪季路其外孫也出示公遺墨因題其後

跋劉器之帖

淳熙七年夏通州守臣頓首上尙書謹按國史諫大夫劉安世秉直端正國之寶臣不幸官未應謚其曾孫孝寮嘗貢本州累援鄉浩蘇軾特謚故事以爲請守臣不敢閒頓首上尙書六月丁酉制曰下禮部禮部下太常太常博士宋之瑞議以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定易安世之名九月甲戌復上尙書丞相臣雄參知政事臣良臣臣某奏臨安行宮制曰可明年考功郎章森覆謚議同十二月戊申始詔有司告其第於是天子旌嘉遺直之德意忠定公死而不朽之令名暴白於天下孝寮念祖之志伸矣他日出公二手帖泣而言曰曾祖在竄斥中母亡子夭患難極矣而應之猶能踰嶺迎奠今正論旣伸褒錫美謚而

先大父往歲貶死於連未克歸葬乃無哀王孫者某聞而憐之爲孝鬻言孔君巖節度嶺海人士落南不能歸與流徙之胄百餘族咸受其賜今廣帥來若轉運會叔提舉廷玉暨連守昌君皆尚友古人樂善無厭第持二帖造焉必將念元祐之故家慶唐賢之惠政孝鬻其何慮十一年八月十一

跋尤延之家藏蘇子美四時歌真蹟

同時則姤賢嫉能異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瑜輩見子美詞翰於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網之舉安知不轉爲什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跋喻仲遷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答韓儀公辭免同知樞密院詔

國朝內制非一種更具檢往往刻舊作於前今猶如此私號屏風兒某頃跋汪氏所藏王岐公謝承旨學士表併及陶翰林依本葫蘆之語正謂是也按元豐雜壓同知密院雖在丞轄之下然二府迭居固不計此韓儀公實自左丞除授豈應取序進加等之文以爲式吏輩刻舟記劍當發蘇公之笑淳熙甲辰十二月中澣

跋蘇氏藏太宗御筆及謝表

臣嘗觀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者續翰林志誌其父既具狀謝宸翰之賜仍面奏辭字從舌乃是正文并檢虞世南書者辭字進呈大宗皇帝大悅曰非卿博識朕以爲誤矣蘇氏寶藏此軸垂二百年而臣始得寓目謹錄其事附卷末使來者有考焉淳熙甲辰十二月二十二日

跋嚴汝翼所藏張丞相詩

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妍楷無震矜怠惰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畧可想矣嚴君既親薰而炙之宜爲佳士今改秩宰茶陵足行所學尚其勉旃某亦公年家子也故敢附名卷末淳熙乙巳二月上澣

跋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

東坡代張文定公上書蓋熙寧十年也其後爲公墓碑明載老臣死見先帝有以藉口之語然則書雖成於坡手而意旨必出

於公不然何其危言至是耶神廟時可謂邦有道矣此稾比集本減數句改數字當以集爲正眞蹟今藏會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拳刻之淳熙十二年二月清明節

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蔣魏公元符三年春自西帥再入翰林四月擢貳西樞明年改元靖國七月升知院事又明年改崇寧十月以觀文知杭州在政府二年有半此其日記也延之所謂慶詞者如以祐陵爲乘輿之乘蓋協律令第十卷兩指會子宣爲淮西豈非以爲其適亳祠耶然九域志亳隸淮東不應言西淳熙十二年九月晦

跋陳去非帖

紹興乙亥歲某初仕王畿陳公之子本之爲郎爲監家藏手澤甚富每休務輒求觀竟日今踰三十年本之之子仁和宰復示此軸前輩翰墨愈久則愈可敬而本之墓木已拱又可嘆也淳熙丙午二月十三日

題陳去非謝御書等帖

光武中興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準在漢以爲美談恭惟光堯皇帝撥亂於紹興之初維時陳公周旋兩制遂踐政地觀此奏稾知君臣講藝猶光武也論道經邦之上恨不得而聞之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題彭仲衡家東坡書黃庭內景經石刻

集古錄有黃庭經二篇不著書人姓名其字亦止於不俗一爲六一先生所取而毀中丞裴造好古君子之名遂得附見今武岡主簿彭銓仲衡收黃庭內景石刻益東坡書也重以頼濱山谷之詩李龍眠之畫視集古所錄自當過之所謂好古君子固應無歉於裴獨鄙言不足行遠爲可愧耳淳熙丙午四月二十日

題劉丞相沆拜相制

一紀之間三題此告歲月逾邁而功業無聞愧歎久之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題劉丞相沆追封兗公制

右元豐三年劉丞相追封兗公制典重簡嚴字畫綾紙則渾厚亦可想當時氣象矣初至和中公與文富並相王文安爲參貳嘗同議立儲遽元豐褒典之行文富皆在獨公已薨魏泰東軒筆錄所記歲月序位存亡皆差謬小說固難信也淳熙丙午五月十七日

題富鄭公與劉丞相沆書

廬陵劉公至和二年實在相位富文忠公書益是歲正月公方以觀文守河陽三月即拜宣徽使判并州六月遂與劉公並位當時謂公素厚文忠力破朋黨之說致仁祖信任不疑合觀書詞信而有徵偶非親筆但書名耳淳熙丙午五月十八日

跋臨江軍廖節婦碑

臨江廖節婦以死衛姑不辱於賊郡人戶知之二千石屢以狀上尚書輒復報聞其子士元懇請不已迄未獲旌嘉之命益國家凡肆大眚必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具名以聞又曰忠臣孝子墳墓所在州縣量加封護合被旌表依式重立由前之說專主生存故死節如廖有所不及由後之說雖主於死然止云忠臣孝子故節婦復在所遺此有司具赦條時以例相承未之思耳他日能詳著之則廖必預褒典而士元之志庶其伸乎淳熙丙午五月辛巳

跋鄭景望詩卷

言道學者溥詞章近世則然景濂剛通經篤行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友嘗竊尤惜之淳熙十二年十月十日

題宋景文公家書

前輩謂文章當如作家書今觀景文公家書皆成文章是固一理也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

題宋元憲公表稾

元憲公表稾辭理精粹真行爛然今益百五十餘年明窗三復如見其人淳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題洪景盧所藏王摩詰山水

自崇寧興畫學名筆間出有賜紫待詔高克明者頗得摩詰用筆意當時甚重之今已不易致況唐朝真蹟乎淳熙丁未八月八日過史院翰林洪公景盧出示此軸輒記其後

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劉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問諸朝既至京師會更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 七歲瀾翻數萬言飢鷹引子望騰騫時平不用甘羅輩寂寞提書歸故園 不作西京童子郎時人已自識黃香還家更誦五千卷十八重來詣太常

廬陵劉童子名秀發字士瑗然試六經語孟左氏傳於大學復試於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文數萬言緣更制不復盡試纔免文解而歸乃父求詩送行屬光堯喪張本有言字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絕句以示之尚有味於卒章淳熙丁未十二月日

某書

題向鄰林家所藏山谷書南華玉篇

黃庭內景一篇世傳魏晉時道家者流所作自王逸少以來高人勝士皆喜書之此三十六篇乃其義疏名曰內景蓋養生之樞要也鄰林居士藏山谷先生所書有年數矣其孫士虎遠以相示筆勢秀傑何待稱贊惟所用字校光堯皇帝賜宣壽觀本差殊頗多如首句虛皇尊今作虛皇前末句此其文今作此真

文皆當以御書本爲正淳熙十五年五月旦日

題汪藻季路所藏墨蹟三軸 案跋止二首三軸疑當爲二軸也

有東坡祭范蜀公文稾所藏皆賢後作所得爛如長庚後作爛焉誰復舉之後作似之益種自應穫既喻求賢孰若得字之廣大也前已用今如星辰不必又云爛如長庚改用爛焉則語健而意足以舉爲似大率類此學者因前輩著述而觀其所改定思過半矣淳熙戊申三月壬寅東昌周某敬觀於大廟之齋廬

李西臺吾家牓部石曼卿鍾離景伯皆中原以書名者朱希真尹彥明又皆南渡名勝季路藏此帖可謂好事矣

題蘇季真家所藏東坡墨蹟 三首

陸宣公爲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又以地多瘴癘抄集驗方五十卷寓愛人利物之心文忠蘇公手書藥法亦在瓊州別駕時其用意一也淳熙戊申三月十七日

元祐六年夏坡公既作聰聞復字序後三年春在武定復和其見寄詩有前生同社之語又後七年當靖國辛巳葢公夢奠歲也猶贈詩僧道通詩云雄豪妙句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其愛之重之如此淳熙戊申三月與洪景盧同以永思陵使事留泰宗寺獲觀

文忠公在翰林時兩因答臣僚辭免有所論奏其乞許安盡辭轉官見內制集當時真蹟未知存否茲其一也蘇氏宜世寶之

淳熙戊申四月六日東昌尉某書而歸之公元孫朴

題王業道帖

右王文恪公與許州屬吏帖五世孫佐之出以相示且曰秘閣有公文集三十卷惟奏議散佚不存予告之云公事仁宗爲臺諫事神廟爲中丞其論奏甚多國史本傳已載大畧當是時雖名臣比肩於朝然是非原不相掩如劾陳升之則及史昭錫之兄言郭逵則云文彥博之走史范仲淹之弄兒又謂韓魏公久專國政君弱臣強乞行罷退一夕疏吳長文之罪至數千言皆見於司馬溫公治平齋記欲不焚棄得乎佐之因請題其後淳熙十五年四月八日

題范太史家所藏帖二則

儒者病於寡要實錄牽於多愛自太史公已然況餘人乎眉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事畧不當以繁省論文其言善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大夫所著如脩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芟薙之又善之善也淳熙戊申十月十八日

右嘉祐六年春知舉翰林王公范公中丞范公貢闈唱酬一卷幅紙聯書則物無費隨手塗改則情甚真至於官商相宣金石諧和覽者自可玩味於詞翰之表太史公有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近時張浮休題諸公與尹師魯帖乃謂假使皆無恙安得比肩踵門而過我夫賢者可從而不可致太史公之言益竊有取而未敢以芸叟爲然也

按右嘉祐一條翰院本另有跋王范貢闈酬唱卷標目知聖道齋本無之考目錄亦無此條當以同屬范藏與前總一題無容別著目也

跋何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葢慕其知道也宣和末臨漢張本作江會紘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詠夸父事則次篇亦當專詠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憑矣開歲倏五十或作五日

近歲祁寬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直作五日尙何疑焉
淳熙己酉重明節舟次臨江蒋林向公之孫士虎出示此軸因
表而出之

跋臨江守潘燾所收蔡君謨寫韓文三篇

蔡忠惠公書爲本朝第一蘇文忠公言之矣誰敢改評至於因
筆之正而知公心之正不在此三箴乎淳熙己酉重明節

跋彭惟孝求志堂記

夫子之門升堂入室者衆矣隱居求志猶云未見其人蓋非伯
夷叔齊不能當也太和彭氏築堂而是之名以似以續今三世
矣至於孝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復形於名字之間則其求之

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淳熙己酉十二月十三日

跋呂居仁帖

紫微舍人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尙王氏學以
篆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
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
見其善者機耶嗣孫祖平力紹家學遠示此軸歎仰之餘輒附
名於後充之老人姓唐諱庚仁眞宗朝參政安仁之後仲長之
子也紹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臨江軍任紹盤園高風堂記

淸江江西一支郡耳而士大夫未至者必問向氏蒋林如何任
氏盤園如何其至則未有不朝蒋林而夕盤園也夫園林勝槩
所在不乏何獨二氏擅名如此非以其人之可貴與惟向公伯
共早從前輩游旋受知高廟周旋中外事業顯著蒋林之宅又
形宸翰盛年掛冠而歸迄備洪範之五福其可貴固宜任侯子
嚴出於名家少年已負雋聲下筆輒數百言涖官所至辦治益
親炙向公不但慕爾相如於後世也惟其才高志大不肯下人
以是屢起屢仆在官之日少閒居之日多歟藏智器盡力斯圖
殆與蒋林爲鴻雁行數上書致仕予頃在榻前明言其才願勿
聽所請仍畀祠祿待他日之用天子然之而侯必欲希蹤向公
懇請弗已後二年竟伸其志是可貴也郡人南安太守章君茂

獻嘗作高風堂記誦侯之美讖者趦之予自念知侯久而疇昔
薦進不力是一可愧叨塵過分未能如侯之納祿是二可愧四
十年間往來不可計而才無思涸會無一語形容園中之勝發
揚主人之善是三可愧因茂獻之記姑自誌其過云紹熙改元
二月旣望

跋李次山雪溪漁社圖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張本作與衆漁者爲隣帶笭箵而歌欸
乃自號聱叟今河陽李君名元字次山卜築雪溪又號漁社其
善學柳下惠者耶始乾道間予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數攜此
圖求跋自念身遊東華塵土中欲爲西塞溪山下語難矣屬者

奉祠歸廬陵所居在城東隔去江無五十步洲名白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與緣葦間鷗來相從百住張本作注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而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之官吏數十萬之將士莫不歛板受約束銜枚聽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里遺書與圖偕來督踐前約予欲遽數忘機之樂則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時耶需君他日奉計別本作奏記甘泉厭直承明尚寄聲於我當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軸歸之紹熙元年三月三日適逢丁巳青原野夫周某

題周亞兄弟閭立本樂治圖

圖晉見閻志敘古名筆最後有唐陸滉堯民皷腹圖殆此類與

紹興改元五月晦周某觀

又題斂寨圖

周武王時四夷咸賓史官集其事爲王會圖至唐貞觀三年東蠻入朝顏師古亦詩繪蠻夷之在邸者以彰懷遠之德太宗令閻立本爲之此豈唐人遺筆乎何意象之古也

題養正堂記并魯侯帖

右冀州養正堂記并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有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眞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在下矣紹熙九年五月晦周某觀於宗人虞卿兄弟家

跋倪求已所作鄉時飛行狀

鄉彥周之死其子時飛得內相洪景盧爲之銘時飛死其子奎求鄉人倪丞狀其行實又將謁銘於他邦予告之曰漢許劭兄弟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夫人之善惡惟鄉評不可掩爾家再世爲瀘溪誠齋諸儒先所與未嘗改評則其是非可考矣矧倪丞甚文而賢乃父必賴以傳奚必他求哉奎曰然請歸而刻諸阡紹熙元年

跋王民瞻楊廷秀與安福彭雄飛詩

瀘溪王公主廬陵文盟者六十年繼之者今誠齋楊監廷秀也觀二公品題彭君如此則其學問文采可知矣袖書遍我欲點

不可請爲祝辭附名於左惟瀘溪年近期頤而筆不衰予祝雲翔他日與之評誠齋仕都顯美而進未止予祝雲翔他日踵其跋豈特毋負二公之言亦庶幾鄉里斯文之得其傳乎紹熙改元

跋永和歐陽楊叟銘

歐陽楊叟一鄉之善士始予登第叟不以儒先臨我贈我以詩今四十年叟之墓木已拱而其子若孫復與予游皆謹厚好學不忘秩蔭朝菌之家訓叟爲不亡矣請胡忠簡公所述銘文不勝懷人念舊之嘆紹熙改元八月十三日

記己酉杭州鄭源家

己酉四月七日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毅劉子奏臣自陛下退處別宮日夕憂憤計無所出謂必藉外兵方可圖復兼義不當居職欲得以罪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見張浚呂頤浩與議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不允莫遂所請十四日忽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擊官邪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遂具章乞告示傅等使宜軍法只得行於所轄兵卒其餘當聞之朝廷付有司以正刑典又傅等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慮威福之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多出苗傅劉正彥之意而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其所以敢是者必恃兵之强也王莽

之兵非不强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乞告示苗傅等太后不降出臣章疏恐傅致害於臣及再上殿懇請乞降付三省以告示之使傅等知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綱紀使其肆横害臣臣以身死職事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傅等果出怨言謂直擬其為王莽雖懷恨疾然亦少戢兼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俊之兵以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臣知皆出傅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强兵謀臣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一章乞罷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張浚不當謫而求有膽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嚞令為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設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攜去執呈諸人以為信驗詩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扶以歸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生子百鳥巢之意以杜鵑喻天子以百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扶天子反帝位以歸宮也嚞至平江以詩徧呈張浚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莫不嗟歎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降新帝為監國太后獨垂簾聽政臣具章函百官班同宰執從官上殿論列謂太后聽政所以保有宋

宗廟社稷今乃使旭氏子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至必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開納宣諭褒美令臣往都堂（一作臺誤）商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方漸謀復辟擢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寶位此臣於陛下處別宮之後所言所行之事也伏望陛下於萬幾之暇特賜睿覽臣無任惶懼之至奉聖旨此可報行右樞密鄭公已酉三月末家間一通尋復辟而上此奏四月七日有旨報行距今六十餘年後生往往不記其全文金匱大書既難輒覩龜出誌文亦哉大畧故國公之孫出示此卷備錄奏篇而題其後紹熙庚戌八月二十六日

書張欽夫　栻劉文潛　焯與蔣邕州書

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邕州院本有張字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言推是以考其平生則張安國之銘豈諛墓者壽祿不於其身有子而才自宜光顯於世而礪也三抑於春官六十未離選調以此知遠方賢能阨窮不少矣予嘗在進退人材之地深有愧於斯文紹熙元年九月甲子

題與王洋手書

泉江王嘉謨登以經術詞章首鄉薦名聲藉藉晚仕州縣止於選調人皆惜之二孫種學積文不忝乃祖攜予頃歲書帖相過

請記於後讀之恍然殆如隔世猶徇已陳豈應復盛饌衍蕉鹿雖在未知其爲彼夢耶我夢耶紹熙改元九月二十四日

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鴻詩帖

右忠襄楊公與友人羅鴻士廉詩帖各二羅之姪孫泌寶藏之予聞楊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方政和中二公同游大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纔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爲孝子名士胡份兼美實爲之銘厥後忠襄遂死於忠國史皆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賢矣哉紹熙庚戌十月一日

題郭知章告身後

右內翰郭公自玉堂出帥南陽告身一通其會孫積中得於漫

漢之餘擩以相示張本有乃爲重裝且節錄國史本傳於後觀公始末三句亦可謂古之名臣矣惟紹聖以來權臣用事居言路者人知其難既晚入黨籍則大畧固可考云紹熙元年十一月五日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某

書龔史傳後

徽宗實錄進於紹興末重修成書在淳熙之四年龔公一傳徵有增損要是後錄爲詳如論郝隨鄧洵武前皆畧之比歲所進四朝國史列傳益取諸此初乾道中公曾孫願正嘗請中書舍人張君孝祥書舊傳刻之石今復俾某題其後乃錄新傳以遺之惟公學術豈睨生所敢輕議至於守道不阿尚可推考方王荊公不喜春秋公則詳爲之傳知非苟從王氏者迨元祐初司馬文正力闢王說公乃反覆申辨不爲少屈文正雖有習氣之語不害其爲篤實也厥後哲宗疑元祐大臣出公於外而公奏陳之意猶前日所以對文正也二三十年間士大夫徇時向背者多公獨始卒如此是宜人主信之學者尊之勁正如鄒忠公

序公易傳至謂其說可與易偕行不朽而以門人自名則公學術可知矣公父諱大同號括蒼名士子若孫立身涖官皆不苟至願正博通史學爛於辭章諸公交薦諸朝天子特命以官今居姑蘇閉戶著書逅世言儒門者推龔氏云紹熙庚戌十一月十三日

題郭彥逢庚午解牒并易辨說

紹興庚午廬陵郡秋試數千人預貢者六十有一郭君彥逢名在第五又魁易之一經其才學可知已時君年過五十不復西笑故解牒猶在其孫特起同文裒襲藏惟謹復著易辨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爲訓說謂予昔忝同升攜以相示追惟四十年間所謂六十餘人存者殆若晨星其子若孫能以一經傳家如郭氏者鮮矣予聞萬安爲邑在熙寧五年今將兩甲子英才項背相望策第太常何爲寂寥念爾祖而破天荒不在此時乎尙其勉之哉紹熙庚戌十二月十二日

記李太白廬山詩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邱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景落明湖靑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廻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與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淸我心綠蘿開處懸明月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淸

廬山之南有尊眞冲廬觀古名詠眞道書眞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眞爲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爲元辰福地是觀卽詠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貞元間女冠蔡尊眞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嶂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

右見熙宣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已未予來游宿焉明日登採訪使者閣望登石峯僅在百步問相連卽獅子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牓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尺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靈澤龍祠始緣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暑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垂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紹熙庚戌

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爲賦勃云叢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鈎帶似閭門之悌友琳謂九族睦敘孝友威儀是竹必濕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昔白家而利國亦觸類而增思其於尊爲諷諭固已畧備又得

本朝留臺樂公此詩然後懲勸之旨粲然畢陳於前凡在士庶當家傳而人誦之況公苗裔乎刻之宜矣紹熙元年九月二日

跋韓文公黃陵廟碑

孔安國釋書陟方爲升遐言簡而易通學者可類推也韓文公作黃陵廟碑乃訓陟爲沒益疑東南卑下宜言下方不當言陟遂以方乃死爲釋此陟字其說雖新某竊有疑焉不敢引他經爲證姑以伊尹告太甲質之其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益以陟遐爲陟遠也舜自中國南巡非陟遠乎況地勢雖下其間自有崇岡峻嶺何害其云陟也大抵古文簡少一字數義如爾雅以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爲始故注詩者釋訪落爲

謀始可謂簡而有據矣然則楚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初英無疑或者不思訪落之意直以爲隕落遂至轉輾相譏其失遠矣因文公之說併及之

省齋文稾卷十八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跋楊愿與王伯禹詩

愿伏承駒父秘校惠示見和鄙句七言四韻二首降歎之餘因成二絶往謝幸幾笑覽愿悚恐再拜　冷官廳事客來稀種綠陰陰結夏帷忽得君詩愜人意陶家風到北窻時　只今侍讀周夫子屢說君詩似杜詩速把冠塵盡彈却玉堂宵直伴王維愿數見侍讀侍郎周丈盛稱駒父詩有句法故後篇及之

同年楊謹仲清江儒宗尤工詩仕雖不遇而門人登高第歷顯

官者相望也年踰七十自吉州教官奉祠而歸予頃在翰苑得書云東坡直玉堂讀李端叔詩用伴直難呼孟浩然事詳考新舊唐書王維傳皆不載會入翰林況禁地亦非外人可至疑謹公自有所據然以今觀之恐無是事蓋諷予不能引類爾他日張本有復字寄聲云古今無詩人監廟予亟懇當路以車輅清曹招之謹仲纔拜命即掛其冠後數年乃卒今覽贈王駒父詩張本有再字引維事見及猶前書之意也按唐李肇翰林志明皇初改北門學士爲翰林待詔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相繼爲之而不及維後又改爲翰林供奉計一時材俊之士畢集其中如維能詩善畫有清名固宜預選新史既採雜說載伴直事於浩然傳則維傳自不必書矣謹仲亦善墨戲見予家舊畫草蟲因作八物於後至今藏之每懷其風度未嘗不悵然也紹熙二年二月三日

書韓忠獻王帖

治平四年九月魏忠獻王罷政判鄉郡會經度西事十一月改判長安前守天章閣待制王舉元先一月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吳中復代之度未至而忠獻實來俄又徙舉元知慶州改命天章待制孫永漕陝西前一帖與都運待制得非舉元或永乎其云欲到驛亭攀違別本作送承在朱宅疑彼不敢受謁故避於他所王侯暮夜方遣此簡賓主之敬然後兩盡後一

帖與參政尚書即趙公叔平也末題正月七日而紙背乃邠兵張祐訴牒有張本作猶稱治平五年者是歲正旦改熙寧元年詔書未到耳趙公是月二十三日自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出守徐州通問時尚在朝也始予幼年猶見士大夫簡尺多起草蓋幅少辭寡初不爲勞稍長頗藏名公親帖以比集本所載類經刪潤如六一先生書稾尤多王晚年名位德業盛矣其於尺牘尚毋不敬今之後生肯如是乎紹熙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四世孫新全州使君來懇求考證別本作使君選來求考証因爲及近事且以成亡友劉子澄之志云

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玉於立朝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眞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厥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嘗受教於劉公公之賢可知矣其載河南夫子之問與昔范淳夫以程伯醇語陳瑩中殆一律耶廷秀此記不愧責沈矣紹熙辛亥四月既望

跋歐陽邦基勸戒別錄

淳熙甲午秋永新歐陽邦基壽卿攜書過予滔滔千八百言予愛歎其才每以進修勉之而壽卿素慕龍舒王日休之爲人讀其居張本作勸戒錄及淨土文而悅嘗著勸戒別錄求予爲序予固

未暇也後十有六年奉祠來歸壽卿之錄益詳凡經史百家所記與夫近世士大夫善言善行皆聚而筆之析爲三卷總十五門又刻鋤惡種德篇及勸修西方淨業文散施於人惟恐聞者不信傳之不廣視日休益鴻厖行也連歲踵門伸前請予曰如子之志雖充棟宇汗馬牛且不能盡會是三卷安得謂之全書以要言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言足矣上士固不待勸中士必知所擇下士或思戒焉彼誨諄諄而聽藐藐者非所冀也壽卿請題其後不復求序云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書安福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安福劉君德禮暨諸弟皆以文行稱於鄉淳熙丁未冬葬其母太安人李氏李氏二字從劉氏譜增紫芝產墳左明年又生芭人賦詩記之以予嘗與其先人同預鄉舉來求一言予不暇遠稽方冊姑用本縣故事爲證昔安福令歐陽萬五世孫郴實文忠公之曾祖愍仕南唐家於安福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累贈太師中書令後裔仕宦不絕今劉氏兄弟孝友競爽天應兆矣積善不已則顯親揚名何患不歐陽氏若乎天不人不因尚其勉旃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九日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六一先生送佛者慧勤三章雖極道山中之樂而謂不可久者

蓋惜其才之甚良自棄於無用欲反之正耳若豐城府君非服胡而頡童也既有妻兒之團圞又酒果足以供伏臘雲泉松竹足以娛耳目且與便山處士爲隣朝夕酬唱是眞得山中之樂者使六一先生見之必將勸其可以久則久豈復遲子之返耶

題送陸先生赴省詩卷

紹興庚申伯父寓贛州招上庠舊同舍泰和陸先生別本有府字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辛酉冬辭赴春闈此送行詩卷也時初得雩都羅愷教授所傳駱賓王集善本七兄戲效其體作序頃刻而成託名尚親長道詩則尚自爲之第二篇乃大兄所賦以上惡札皆予筆也第三篇大兄爲二兄作仍代書焉第四

第五篇七兄與予自賦自書第六篇十弟第七篇李親及之詩并字亦出予手當是時長道年二十有五大兄二兄遞少一歲及之年十有九七兄年十七予年十六十弟又少二歲今五十年矣中間陸氏子以元本相遺頗置篋中紹熙辛亥五月二十五日因曝故書覽之太息益長道大兄仆弟墓槨森然惟予與二兄七兄白首相從而及之猶居贛云某題

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品題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陵陽先生早以詩鳴（張本作名）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與徐東湖遊遂受知於山

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魯一變至於道耶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韓子蒼詩草

陵陽先生詩草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爲跋語不容復措辭實先生諸孫籍攜以相示爲之一唱三嘆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觀之殆夫子自道也尚半存僅勉（張本作免）燔六字印本互易之此稾爲勝務觀謂未必皆定本諒哉籍其善守之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杜祁公詩

右杜祁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吳名宗（張本作中）復守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來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於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薨仁錄本傳云晚年喜爲草書而歐陽公與公詩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紀實也蔣公穎叔心摹手追跋語數十字益得其髣髴云先是淳熙初元公四世孫立道已刻石祁陽今其弟新會昌宰至道復示真蹟敬推歲月題其後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六日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中興以來侍從百司燕饋之費率取辦於臨安每歲經筵開講讀及修注官會於學士院府吏治具以爲常住講亦如之紹興

壬午春皇初即位力修簡用裕民之政守臣趙子淵因條具冗雜費悉罷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是年秋洪遵景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某時爲起居郎與洪議用學士院餐錢置酒五行以毋廢故事後遂爲例遽乾道庚寅秋益九年矣某以秘書少監兼直翰苑既費自我出則與院官鄰仲益侍郎同約客而以非經筵官不赴坐此忠簡胡公見懷之詩所爲作也今二十年真蹟尚藏予家因公姪濟以予和篇祇弊墨渝來求別書并取原詩畀之然當時忠簡公第見供張假之臨安遂以爲肆筵甚盛不知事始如此其後壽皇復以所省緡錢歸臨安於是燕賞屢故惟講會學士院仍自爲之蓋其費

初無多耳明年某遷禮部侍郎既仍舊直又兼侍講復增三勸爲半日之歡至今不廢云此卷唱酬凡九人惟某與趙子直尚存可爲永歎紹熙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益國公周某書

題趙鑑堂快閣帖

鑑堂趙公和山谷泰和快閣詩詞翰殆可相亞當時刻石邑中至今猶存又嘗錄小字本寄其弟湖州使君豈平生得意句耶湖州孫師魯實寶藏不敢失墜來宰泰和既重修此閣盡併刻此詩如顏魯公麻姑壇記不妨大小字俱傳也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於長沙賴別本作淳古堂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眞蹟

通天下郡邑凡賢傑之鄉與其宦遊之地往往揭名公字畫像以祀非獨誇耀古昔亦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期有補於將來歐陽文忠公文章事業師表百世佛者惠勤尚能於公平昔不到之處以六一名其泉廬陵公父母邦也而夢奠兩甲子祠堂僅列於學宮歷刺史不知幾人芝草雙蓮何物草木乃得記瑞名堂若亭獨於公置而弗及此何理也毋乃謂公生於綿長於隨仕於朝家於賴雖中間葬毋一至永豐則又凶服不入公門逐相忘於道術與紹熙元年太守莆陽方侯實來首創六一堂猶肖公其上以備閣典復訪求集古跋眞蹟擇良工摹刻之日聚月裒旁搜遠取凡得二百五十餘篇以較印本其未獲者纔百餘篇指授點畫殆類親筆非石刻比也會徙節廣東猶捐俸揭工以竟斯事其用力至矣昔韓文公以六經之文倡於唐而其遺書初因公大顯厥後遂以六經之文鳴於宋益傳道之宗在焉今侯篤志韓集箋校討論殆四十年傳錄無慮數百家然後定著善本既牧廬陵復尊事公於故鄉以風勵學者其有補於斯文豈少哉書來俾之掛名卷末不得而辭也三年二月七日周某書

書東坡宜興事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爲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造物游　有書仍懶著且慢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著薛

蠻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巖巖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　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纔掛煙簑右調滿庭芳余居黃五年將赴臨安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厥共一處子孫遠相保鶺鴒肆朝日尊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晚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邱壠用此空名道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中寫東坡居士記陶淵明詩

吾來陽羨船人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楚頌帖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旁崇寧禁錮沉

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益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宜興主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四事

某自紹興癸酉乞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年避暑杜門因觀楚頌帖畧哀遺跡如后七月二日東昌周某題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於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間抵宜興聞過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曾孫季眞所藏淵明丈夫志四海詩皆題十月二日又云宜興舟中寫計留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郡城自此遂趨汝州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益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爲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偃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於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

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則在道月日歷歷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遠竄國辛巳北歸竟薨於常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童張本作董下童氏作董氏伯揆家童氏世爲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揆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熙甯中倅杭沿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益權輿於此滿庭芳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再到常州尋赴登州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爲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蓋喻歸興之快如

此印本誤以注爲駐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於此詞云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謫黃州日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原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三年前寓陽羨嘗考坡公到邑歲月書於楚頌帖之後茲來長沙值二別乘皆賢而文南廳張唐英毗陵人北廳蘇仲巖則文定公四世孫也復書以遺之紹熙壬子五月一日重題

按自某自紹興一條起至元祐八年一條止皆淳熙十六年己酉七月二日題楚頌帖語今復書以遺蘇仲巖故備錄楚

頌帖且並錄宜興圖經事統爲一卷子標題宜從前目作書東坡宜興事而別本作雜錄坡公帖又添出宜興主簿云云一題與總目不合今校定大題改從前目而宜興主簿十八字小註於第四事之下如前三條例

題樞邦彥草書舞劍器行

樞密權公進士起家當靖康擾攘偕宗澤邀擊金虜功雖不成斯亦壯矣旋以智畧被遇高廟紹興初由兵書踐西府未滿歲竟於位不及有所設施今觀草書杜工部舞劍器行龍蛇飛動得顛張醉素之遺意字張本有前輩文武自別本作相將不名一善大率類此後題庚戌中元益年五十有一辭免起復發運使時所書風塵滿洞玉室昏殆有感云紹熙壬子七月二十一日

題張無垢手書

永嘉陳求仁同僚期月端方篤實相助爲多臨行出無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四別本無四字幅乃知父師淵源有自來矣其云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衢路又云閒見所得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遇物於不可意處試吾所得此最親張本作真切者又云閉目潛視六十以前已行張本作行已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凡是四端所以修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哉後有汪玉山一帖益守東陽時也紹熙壬子八月十日

題吉水宰陳藏張本作臧孫邑計錄

廬陵民繁賦重調守甚艱而支邑號吉水者地當孔道爲令尤難緩則政弛急則訟興不以計免輒以罪去吏部南曹榜闕於門選人過之側睨不敢就淳熙末部以闕上三省時予當軸故識修職郎陳藏孫以其修身知其能治人以其篤學知其能勤民乃奏而授之或議朝廷不當除令予笑曰開元盛時明皇親策縣令於宣政殿擢韋濟宰醴泉令倉庫門戶張本作尹吏至卑者皆得進擬守令固號民之師帥乃反不可乎堂除大縣中興自有定制耶或者乃已明年予罷政歸田里過其邑民愛之吏畏之異時人情窘迫煎熬之態雍容愉恬矣官府摧敗荒廢之餘葺治嚴整矣部使者交薦於上士農工商爭舉置於下予喜問藏孫何術致此也徐示邑計錄一編則凡二稅雜征財用出納皆莊求源流考正名色區分件別隨事登載且謂予曰朝廷何

嘗加賦於民民何嘗不輸賦於官身不正則吏姦肆治不勤則事失序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征焉此之不察一取成於吏手富家日富貧家日貧無惑乎督責紛然於上鞭笞日及於下也當是時顧歸咎於賦重而人頑不亦悖乎藏孫詩予題其後以告來者予曰良將不學孫吳自足取勝若讀兵書而未悟反足致敗名醫治病在意不在藥彼庸夫淺識輕用古方則雖參苓不必愈疾人存政舉自有活法此何爲者不果作藏孫代去既數月邑之秀士來言曰吏鮮去思久矣今於陳君其庶幾焉將刊計錄願求一言乃爲詳記舊說以慰邑人之心紹熙三年九月十九日

題楊文卿詩卷

吉水楊公詩句典實可以觀學問之富字畫清壯可以知氣節之高仕不於其身必利其嗣人今秘書監廷秀其子也辭章歷揚紳忠鯁重朝廷零陵主簿長孺其孫也如花之秀如玉之方驤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紹熙三年臘月五日

跋東坡詩帖

瀏陽丞新喻蕭君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益量移汝州時也按盱眙錄泗州州在淮北其縣治即淮陰故都梁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夫諱淵益棄陶靖節者其人亦可知矣此公所爲賦詩也今廬陵閭閻中有樓甚偉江山滿眼徐師川以堆勝名之舊在官倉廨中承平時監當頗爲美仕廣州至號入仙故倉庾氏所居往往有登臨燕息之地名勝或遷謫而來秩高或折資而授今著令猶與本縣令序官近世勢苦卑猥無復官況撫卷爲之三嘆紹熙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黃魯直與蕭氏書

故河南少尹新喻蕭公諱從宇從義宰分宜日山谷嘗修桑梓之敬崇寧壬午寓武昌作此書寄諸宜州未暇卜居漢陽也後九十有一年當紹熙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少尹曾孫瀏陽丞一致以示周某謹題其後

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南豐壺隱黃君遜門蔭者二而名弗遂委家貲於季而用則賢志大學博所向落落積善爲仁乃不久生自常情觀之可謂四不幸矣雖然不輕許可如陸子靜而序之以銘老於文學如謝昌國而弔之以文楊廷秀今之歐陽公也挽君有詩李子卿（張本作鄉）之泰伯也哀君有辭兼是四者傳之後世非大幸與假令君而富而貴而合而壽雖有得於身必無聞於人殆未可以此易彼也因其子柟不遠千里來求跋語故書以遺之慰夫無窮之思焉君諱文晟字世成紹熙四年二月六日

跋壽皇御批魏杞講和時奉使奏劄

魏絳勸晉侯和諸戎狄左氏美之丞相壽春公得非苗裔與何隆興和戎復出其手也雖然山戎納虎豹之皮而請盟爲力易耳公當狄師在境親盲矢石間閟通問然後得其要領視古爲難故晉張本有賜金石之樂而公乃藏雲漢之章其輕重亦不侔矣後二十年公之子通判潭州熊夢湖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驥稱出此軸示臣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三月二十八日

跋劉忠肅丞相帖

右忠肅公晚年與張浮休尺牘其張本有第字三幅分寫四事而檃以名更無冗語可以爲法紹熙癸丑四月中澣公之元孫無玷無欲以示周某謹附名於後

跋三游詩

右三游詩總一百七十篇陳官院本作肯字聖予其先淮南人而家於衡熙宣中郡守王中和延爲石鼓山長時忠肅劉公自御史謫監鹽倉命與二子同遊南嶽馬上唱酬集爲三卷公親以長篇繼之詞翰俱美士大夫所當寶藏況其會元乎純亦後改字斯立衆允改字公允因於黨籍皆不達聖予亦未嘗仕云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二日周某書而歸之劉氏

跋盛子謙座中銘

盛子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此訓於後人其興可必王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遂參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益自周廣顧元年距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豈無基耶八世孫文林郎新信陽軍判官求道出長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書杜孝恭所記王宣功伐

紹興隆興之間荆襄都統制王侯宣扞禦金賊收復唐鄧經營汝洛戰勝攻取功冠諸將予爲秘書少監每於日歷中見其所上方畧後入西府與邊帥論近世名將往往推侯爲首侯既没兩路帥守監司列奏軍民思宣萬世辭最後江陵帥張栻欽夫奏乞立廟加贈諄諄數百言淳熙十年詔以節鉞告侯第非常典也其增新賓州守杜孝恭嘗從侯歷行陣故詳記功伐巧

予實其說夫舅甥親也善言溢美理或有之然日歷乃信史邊帥皆公論兩路非私請欽夫又不輕以功名許人獨稱侯有邊功且謂士卒每及侯輒咨嗟流涕如談故作古人嗚呼此豈溢美哉爲書其後使告太史氏孝恭亦慷慨事功其智勇可用他時當牽連得書矣紹熙癸丑八月長沙郡守周某題

題沈傳師碑

道林以四絶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壞葺而扁之又得沈碑於公帑移置堂上別刻本留郡齋紹熙癸丑十月日周某題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於時贍堂額

文潞公出入將相書名二十勲業光明士民歌舞之其所至名

堂多矣惟竒隱本裕陵之賜張本有詩德威因西戎之獻馬九字又得司馬文正公蘇文忠公作記與銘故其張本作二堂尤章章在人耳目今復獲敬觀文正所題榜使僕生於當時雖爲之捧硯所忻慕焉紹熙癸丑會慶節周某書而歸之向氏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後

六籍火於秦易繇卜筮傳者不絕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獨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於繫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益嘗因毛鄭箋傳爲之圖譜議者謂公平生温柔忠厚茲有助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尤盛於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於鄉殆無虛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

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明必行修豈徒解頤拾青紫而已他日採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温柔忠厚之張本有教字不在乎他邦非大成與予雖老尚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跋

右已酉歲二月十日錢伯言所上御舟宿頓奏後有高宗皇帝宸翰二十九字御押在焉蓋行在秀州時也初帝於是月三日壬子南渡幸鎮江府伯言先以龍圖閣直學士爲守至是充巡幸提點一應錢糧頓遞官癸丑駐蹕丹陽縣甲寅次常州乙卯次無錫縣丙辰次平江府丁巳少休戊午次吳江縣之平望已未次秀州乃批此奏今史局有自元符庚辰至己卯六十年間日錄或云陳瓘所纂具載庚申發秀州次長安閘辛酉次杭州寶如批語而着作局日歷作庚申宿崇德辛酉次臨平壬戌抵杭則與伯言奏同未知孰是按伯言進樞密直學士及錢糧頓遞之命日歷皆不書後數年因丐敘復乃見殆撿攘中文書散逸後來省記疏畧爾新除秘書少監臣孫逢吉頃爲實錄院檢討訪求逸事偶得此本今既召還必將參訂而一之伯言蓋勰之子也紹熙癸丑冬至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充荆湖南路安撫使益國公臣周某恭書

題潭州道林寺六絕堂

唐乾符中袁浩作道林寺四絕堂記蓋指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本朝治平四年秋蔣之奇別爲記謂沈杜固無間言裴本學歐陽詢書寺幸有詢四大字當爲一絕又不應近舍韓愈詩遠及之問其去取如此今三人詩各載集中衆所共知惟袁記與歐裴字畫則不復存予既稍葺其堂訪沈碑而歸之復臨閣本歐書并襄陽僧舍裴所作八大字并刻於石益歐實郡人裴嘗牧此俱不可廢合古今異同之論衍四爲六其在茲乎後數日寺僧於朽壤中得大中十一年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字乃小楷亡其後段亦作裴筆真贋未可知也先是堂之題梁者馬氏五代時藏位遷嚴修長沙志遂謂此名創於馬

氏談矣紹熙癸丑十二月旦郡守周某題

先太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留題記

靖康丁未五月一日高宗皇帝即位改元於南京八月四日先太師以前太學博士被旨使荆湖南北路與提點刑獄官徧行所部會計金穀事載日歷時年三十有六明年戊申六月由長沙歷益陽如武陵郡道游清修寺留詩一篇遺長老宗元而不著姓名因康君跋語始知大暑後六十四年當紹熙辛亥冬某叨鎮湘楚適天子親（張本作新）見上帝恩及諸臣之家而先公已封莒鄭邠漢魏唐六國矣即具奏願以此邦賜先臣履光乘傳之舊優詔從之遂胙潭國惟是歲月悠遠其在所部獨道州白石

洞有八月二十五日題名益自湖北回長沙而過春陵也遺事則不可推矣他日過諸邑言離騷為文章之祖既發端此地益衰古今詩文刻以傳遠使學者知源流之有自於是益陽宰黃浹首摹雜碑數十通來此詩在焉初未知為先公也覽之瞿然讀之潸然始天鑒其衷使心聲手澤久晦復彰以明示神靈來燕來宜之意乎夫生而將命（一作命將誤）沒而胙土且幸不肖之孤攝官承乏表而出之是皆宜書會主僧善信求敘本末敬書其後四年歲在癸丑十二月一日嗣子某謹記

跋劉提刑家六帖

米南宮辭翰妙絶一世東平劉氏藏之久矣紹熙癸丑臘日周某獲觀心目為之開明（米元章詞）

右陳瑩中詞翰皆與劉斯立者曾孫無欲無玷寶（張本作寶）藏之以示周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日（陳大謙）

劉忠肅公四世孫無玷無欲家藏宋次道（一作通誤）呂微仲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宋宣獻呂汲公）

右蘇文定公與劉忠肅公父子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蘇黃門）

張浮休與劉忠肅五帖比尋常作字徑不同蓋加敬耳紹熙癸丑臘日周某謹題（張芸叟）

劉子駒手書辨謗始末當與蘇氏烏臺詩案並行於世足以知

權臣誣陷之慘而聖朝昭雪之公也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劉忠肅公辨誣本末）

題劉炳先家五賢帖

劉君光祖昭祖兄弟自廬陵徙家長沙兩邦賢士如林王瀘溪胡忠簡公劉子駒張敬夫楊廷秀又兩邦之喬木皆推其孝友或賦詩或作記或通問諄諄稱道予來假守人無問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賢真筆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

跋錢穆父帖

吳越錢氏子孫文章名世者無代無之穆父又以政事取知朝廷行誼見推善類尤可敬也此帖藏族孫長沙主簿選家紹熙

癸丑臘日周某獲觀

跋折彥質燕祉張本作社亭詩

承平時長沙郡圃燕祉堂在大池中閭甚宏麗兵火不存紹興三年二月帥龍圖閣直學士折公始葺亭於舊基明年冬移鎮桂林留六絕句一時膾炙人口後二十二年歲在乙亥直秘閣陳璹大新斯堂稍復舊貫而亭與詩俱亡矣二十九年某從公之子大理正知常得別本方伐石摹勒會蒙恩改豫章亟刻板揭堂上使來者得覽觀焉紹熙癸丑臘日郡守周某題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序　訓　說

皇朝百族譜序

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益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以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酸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

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盤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流涕於尚父之墓而不恥也長沙丁公維皐宿學耆儒慨然以譜牒爲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錄也日裒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連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皐不鄙謂予使序其首予曰書不待序也然維皐之意不可以不明益世臣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閥閱也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疊轂則知無而

漢敢亡之禍勳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予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免也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既望東昌周某敘

葛亞卿廬陵詩序

崇寧初元詔凡置學州並選教授二員明年故大司成葛公次仲以道德文學首應新書分教於廬陵方新法之行吏狥時好凡答問稍與王氏殊者輒以異端坐之公獨越去拘攣寓意篇什其美刺比興深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旨不但貫穿今古摹寫

物象而已時著錄於學者幾千人其承公講畫爲文詞者皆有可觀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年甚少才最高公力薦進之學問日成已而登優第掌內外制以歌詩名四方清婉有唐人風至今人皆樂道一時師弟子之美而未知公推賢揚善之必有後也隆興甲申公子石朝奉大夫立家來守此邦於是耆老縉紳雜然稱曰夫數窮六十算周必復向司成之在吾州也亦以甲申謂天非報施耶何歲律之適同也予竊按魏劉馥爲揚州刺史聚諸生立學校後其子靖守廬江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惟公賢父子傳世濟美適相類州之士人思欲明於大君紀於策書而不可得又欲歌武公之

緇衣詠召伯之甘棠而不可盡乃相與裒公舊所留古律詩得二十七篇皆於教授林仲熊將刻之石而俾余爲序夫詩固非待序而傳也若公特立之操好賢之心積善之報總總章章某實以歷娠與聞之隱而弗宣非人情也故爲推本末而題其後十二月一日

送黃秀才序

宜春黃生景雲學廣而辭贍著詩文數萬言意欲窺鮑謝之堂奥者國家舉場一開屠販胥商皆可提筆以入而生獨皇皇焉望棘闈不得進是可閔也昔公冶長越石父皆在縲紲一遇聖賢或明其非罪或贖以左驂其後卒有聞於世今生雖嘗爲有

司所誣幸會大赦名未嘗麗丹書也特以不能賕吏抑壓至此嗟夫以生之才使其有過猶將推聖賢之心拂拭之況無過哉予誠憐生而力不足以振之生其歸本郡郡守黃公賢者也予嘗識面焉仁必能哀生明必能直生或謂是當決之外臺予曰轉運朱公吏公又賢之尤者也往並爲尚書郎予嘗同朝焉其好士也心益切其直枉也力愈大而獻生之文陳生之詞其無以處生耶今年秋試吾必覩生姓名矣雖然預有以告生士之致遠先器識巨篤之啟龍標之詩列作可也乾道元年三月九日

葛敏修聖功文集後序

糊名取士若棄實務華然主司賢矣自有以得人益遣辭近古決非碌碌之士而纖齋浮豔者違道之文也歐陽文忠公知嘉祐貢舉所放進士二三十年間多爲名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與元祐三年東坡先生嗣興斯事即文觀行所得爲多是舉也奉議郎葛公奏名第七學問文章抑可知已後八十年其從孫溆攜家集相過使予一言昔我外祖給事中王公亦以古文論

周秦强弱見知東坡擢在前列已而廷試唱名第五政和中入掌書命專用西漢文體爲用事者猷憾賴天子仁聖力保全之未幾竟坐元祐學術斥去於公誼同年進士以道義言之又同門也則予與葛氏不爲無契然而公之行實櫻盧李公誌之公之逸事杉溪劉公跋之其文則有澹庵胡公之序在振宣幽光三絶備究復何言哉獨一事偶闕特書盧徵荆軻者有待夏無且耶予嘗觀書太史氏按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書定元符末黨籍五百四十有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罷確山宰廢於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黨籍人謂公久困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益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味公此言夫豈以利祿得喪二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爲於世不負東坡審矣況肯負國乎此事與吾外祖相類皆所謂不易乎世者故表而出之復以其書歸溆溆强學篤行爲文有家法與葛氏者其在斯人與

乾道二年 十月八日

胡英彥論語集解序

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爲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再求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英彥辨博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爲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揚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於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溫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說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

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爲折衷而以其先君子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繫之又爲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予使序卷首予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蘊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爲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雖殊而理同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厭飫而自趨非深於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予故樂爲之書乾道六年四月日

續中興制草序

嘉祐中歐陽修建言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謨訓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而景祐以後漸成散失於是以門類年次編爲卷帙號學士院草錄中經兵火文人故家僅傳所謂玉堂集及大詔令者其全書不可得而見矣近歲承旨洪遵起建炎中興迄紹興內禪三紀之間得制草六十四卷序而藏之復十年於茲矣往者初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乃希世之潤典聖朝所未行有司失於稽考不以表而以議且玉冊中有嗣皇帝臣某之文識者非之遂乾道六年郊祀慶成再行盛禮而臣適以謏聞寓蠻坡之直因據唐制請

主上率羣臣詣德壽宮上表陳請越十一月庚寅有旨恭依又按顏眞卿鄂崔器之議舊錄載順宗之冊凡表箋冊文止當稱皇帝臣某然後一代之制稱應古誼所謂文書繫朝廷大事者其孰加於此乎乃命院吏裒隆興以來舊稾繼遵所編而以尊號表文爲之首其餘制詔等各從其類復增召試館職策問合三十卷繼今隨事附益則卷帙將千萬而未止在乎後之人不倦以續之而已八年歲在壬辰上元日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序

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

文章以學爲車以氣爲馭車不攻積中固敗矣氣不盛吾何以行之哉東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經爲美材以子史爲英華旁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猶以爲未也挾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緩道不可緩如是者積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筆端矣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高古粹美奏議則切直忠厚至於感今懷昔登高望遠憂思愉快及摹爲戲笑一皆寓之於詩文大篇短章充溢箱篋嗣子昌祖懼夫散軼而無傳也釐爲三十卷屬某爲之序昔葉少蘊嘗問公劉貢父精於漢史以張本作於漢史精矣其謂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爲誤用事信乎公曰高紀蕭何爲主吏計

孟康注功曹也王定國猶知之詩史豈誤哉少蘊嘆服公之於學可謂不苟矣官太學時實代秦丞相而直道正辭亦擯弗用晚守郡陽洪忠宣適獲罪於秦無敢過其居者公獨修舍益故事坐是罷郡方勢利之門大開既不闖焉又從而回張本作倒之其氣何如哉故因論公文章淵源而以一事實之庶幾來者有考焉公諱洋字元渤宣和末登甲科紹興初以右史贊善膏命直徽猷閣歷典三郡所至有異等效云淳熙元年十月一日

周茂振樞密海陵集序

本朝沿唐舊西掖掌外制北門掌內制謂之兩制而非侍從近臣之通稱也太宗時四方弧平人材輩出專以是處文學器識之士禮遇非他官比二府有缺率於此取之惟參知政事蜀人蘇易簡尤被眷待其自兩制入中書猶未强仕淳化二年御筆白書玉堂等四字以賜至今號爲北門盛事炎祚中興時則有吾宗樞密公茂振以雋明之才辨麗之文受知太上皇人皆以蘇公遇太宗爲比年踰三十由館閣兼掌書命其後超拜掖垣入翰林三遷爲學士每一制辭出學者爭相傳誦天子嘗褒諭曰卿久掌內外制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紹興三十年張本作十三年復大書玉堂二字賜之其視淳化若合符節公先世亦蜀人也後徙海陵登科者踵相躡所居號叢桂坊世有顯人至公遂大用可謂盛矣公甥嗣子準裒遺集得二十三卷而內外

制始居其半蓋久官於朝故其他詩文因事而作者少然溫潤精切鼎鬴可知別本作和向使天假公年主盟斯文則述作之富雖至於百卷可也準數以序爲請予與公同宗同朝不得而辭公諱麟之茂振字也淳熙癸卯正月十日

蘇魏公文集後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平正本朝極盛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闢專門之學開衆正之路然議論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六十年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

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若乃上爲人主所信中不爲用事者所疑下當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爲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宗責貢公首領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潘大從眷奬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爲儒學之宗嗚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彥章爲之序某嘗得善本於丞相會孫玭適顯謨閣直學士張侯幾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宮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於後淳熙十三年十月一日

張彥正文集序

有德之人其辭雅有才之人其辭麗兼是二者多貴而壽益以德輔才天之所助而人之所重也丹陽章簡張公秉懿好德所蘊者厚自其少年才名傑出英俊之上窮經必貫於道造行弗踰於矩發爲文章實而不野華而不浮在西掖所下制書最號得體其論思獻納皆達於理而切於事尤喜篇詠格律有唐人風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而已歷事三朝功名富貴會無間言有以也夫某雖生晚紹興丙子管庫於朝尚及識公侍從執政時又因嘉禾聞人茂德從公子仲固游今復與公孫常平使者君量聯事於湖湘始盡得公遺文讀之回思三紀前觀道德聽教誨如昨日也君量請記其後竊伏惟祖宗盛際名公巨卿抱負衆美遭時遇主鴈備五福磊落相望至裕陵聖學高妙尤汲汲乎人才知元絳厚重而文擢參大政眷禮優渥年逾七十以資政殿學士歸老吳中錫賚寵行士林榮之有子岐嶷（張本作者宣）致身館閣不隕世美生保眉壽沒謚章簡文集盛傳於世常恐中興以來前輩遺風寂寞莫繼（張本有今公被遇高皇出處官職始終待遇畧無少異若子若孫克世其家又過於彼易名一揆有司可謂公矣四十字表而出之使學者想故國之喬木識衣冠之盛事云紹熙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晁百谷字序

晁氏子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風去年秋袖書過予儀矩肅然音吐琅然予固不敢以童子待也明日以父命來求字請字之

曰元歸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人之於道矣異於是白洲掃應對之末而達之道德性命之理惟識其所歸故也歸與歸與無迷其途有始有卒惟聖門是趨子夏之言焉可誣也

田爚名訓

伯雨屢請更名父名既從木木實生火命之曰爚仍以伯雨爲字古書爚電光也班孟堅張平子京都賦皆用之李善注一云光明貌一云餘光貌大指則同夫電而雷雷而雨然後可以蘇枯澤物爚乎勉旃他日大田氏之門斯不負命名之意也淳熙甲辰十一月十四日雪窗歸醉中書

徐大謙名訓

盱江徐次張猶子大倫以族兄名同更名大謙易序卦云有大而能謙必豫大哉謙乎三爻俱吉三爻俱利六十四卦中未有如是之美者盍思所以稱其名哉紹熙辛亥十月一日省齋

李叔軫載之字說

乾道乙酉萬安李世南少虞攜贄過我於永和佳士也後七年承乏小宗伯引天下貢士李君在焉名則叔軫也問其故曰夢而改也他日復問字改乎曰方之尋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考工記雖有是言然方者實輿也軫實輿後橫木耳舉軫而不言輿得非車主於輿輿本於軫乎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

有六等之數而軫四只爲之首也大哉軫乎詎可專論其形之方而已乎宜推其義易字爲載之自今以往學問積於中聲譽華其躬是謂材良而器工夫然故可以載道而行遠可以載物而不敗雖微王良造父爲之御吾之力自不窮矣君屢請記斯語多故未暇也後二十年退居廬陵君復具本末固請乃追書之紹熙辛亥正月二十一日

循齋說

友人胡季懷之子柯字伯信名齋曰循求予一言予告之曰循者順也若無甚難者然董仲舒在漢儒中號爲知道其論君子自明於天性凡敷節然後至於樂循理則循之爲義不既大矣乎及其至也顏子嘆夫子之聖亦不過曰循循然善誘人伯信能因董生之言而求夫子之道思過半矣紹熙四年月日

金谿鄉丁說

茶寇久未平數日前大學上舍魁劉堯夫純叟來言撫州金谿縣大姓鄧氏傅氏各有鄉丁數千以朱漆皮笠冒其首號紅頭子遠近頗畏之號鄧傅二社傅氏已離析惟鄧氏子雲者有二子長年三十餘次年二十餘皆武勇絕人名應科舉其實假儒耳聞茶寇作即閉習丁壯自薦於州先是縣別有陸氏尤豪於一鄉頃年轉運司命充都社鄧傅皆隸焉近亦零落獨族人某者行義頗著鄉人議使世其職縣亦視諸故府以爲當然由是

鄧氏子意稍忘盍懼受制於陸則功不己出張本作在己也然其家僮素輕捷畏張本作衷紙甲機毒矢善騰趠山谷間尚技養思與賊角亦風聲氣俗然也今官軍數爲賊困宜命撫守趙煜以禮追請諭委用之意仍借補校副尉名目聽自爲一社毋隸陸氏使覓趨贛吉間萬一與大軍遇亦勿使相臨第擇郡縣官一人公平有識畧者護其軍并爲之調糧餉破賊必矣或問臨川尉虛鐫者常侍其父守英州禦蠻有功且重厚可倚否則委趙煜自擇其人可也堯夫之言似可信即以告執政明日執政於上前及之後數日某對上曰卿前日論撫州民兵甚好但慮所過擾人耳亦會辛棄疾誘賊戮之遂不復問姑記其大畧淳熙乙未

閏月二日

省齋文稾卷二十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權雩都尉回交代巖縣尉第啟　紹興二十二年

伏審拜恩北闕佐邑南州膠大舟於堂坳雖非得地始千里於足下是亦假塗拜榮問之有華激感悰而無蘩伏惟某官浩養至大懿文在中早應釣臺不愧子陵之後晚言世務蔚居徐樂之先謂宜入校丙丁四部之書云胡出領東甌一尉之任蓋孔子嘗爲委吏而下惠不辭小官惟我老成素明此道顧於職業何如耳豈以尊卑異乎哉偉績苟聞峻除奚後某成家學淺試

吏術疎昔仰堅高阻山川之跋履茲緜承攝煩糠粃之簸揚望見非遙瞻馳更切

賀沈相啟　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誕布策書進持魁柄高宗得說迪我后以康兆民尹躬暨湯享天心而有一德甄陶伊始老稚注覩竊惟極治之時斯有非常之佐如風雲之從龍虎勢蓋必然若手足之視腹心理難偏廢猗與盛事屬我熙朝恭惟某官道覺民先智周物表精微內蘊有移風易俗之心事業外彰皆尊主庇民之術蚤結聖神之眷徧揚嚴近之班宣勞再總於十連注意彌隆於萬乘吾不見賈傅興宣室之思使果召參遂理舍人之棗促登文陛晉陽

政塗上方虛己以仰成公則竭誠而入輔威名行達蠻夷問裴度之年盛德在人朝野望楊公之相式符帝賚首冠台躔總萬幾繁委之權宅左揆辨章之任恥君不及堯舜昔聞仁義之談致治庶幾成康今展經綸之志廊廟增重華戎具依某擊柝官微望瓶智小當巖石維新之日亦幷幪受賜之人開孫閤以延賢知難遵跡掃齊門而求見庶遂執鞭欣幸交深編摩奚究

中宏博謝左相啟　紹興二十七年

藝苑三年僅刻宋人之楮詞源八月誤乘漢客之槎脫銓曹守選之勞假節府談論之任衆以叨榮而指目心知踰分以兢慚竊惟宏博之科實待譽髦之士泰陵致治首舉羲章盍考繼猷

率循故事逮聖皇之御極參唐制以正名昔旄頭彗於紫徽尙勤博採茲東壁明於秘府益慎詳延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惟大冊高文之有體暨洽聞殫見以無遺乃能合程度之嚴或可備甄收之數如某者生而孤陋長則蠢冥坦坦旰旰屢欲乞天孫之巧奇奇怪怪固嘗送文鬼之窮幸承素業於百年早竊清朝之一第既迫淵明之爲米寧辭蕭傅之抱鬬鵾化鵬飛絕望南溟之徙猿驚鶴怨空負北山之移蓑雖未黜於吳霜夢已不生於春草嗟子厚方心之靡鑒昧淳于曲突之告鄰回祿祝融悵庭垣之黔豬孤臣孽子宜操慮之危深緬舊書於忘廢之餘輯冗語於荒蕪之後但厭疲駑而自進其如羸病

之難鎔未能知祭公謀父之詩況於補聖歷侍臣之贊溢巾篋軌整轡文場劇目鉥心無鈎章之問具汁顏血指愧巧匠之旁觀兩端既叩於鄙夫千慮遂殫於愚者謂占小善率以錄容或得之若諸大夫皆曰賢蓋無是也方笑黔驢之伎盡旋驚塞馬之福來幸固自天恩豈無地茲蓋伏遇某官經邦哲輔命世眞儒道德致君美化漸摩於庶俗文章入相餘波霑丐於羣材遂容凡下之資猥被作成之賜寵之所至懼亦難任再念衰宗夙叨雅奬王父中庚辰之第拜先正於龍門嚴君登戊戌之科踵後塵於虎榜夫何小醜復玷大鈞既祖孫三世以依歸殆今昔一時之幸會某謹當深思忝冒益務進修應義理之文敢繼嚴

助枚皋之作鳴國家之盛願追李翺張籍之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湯樞 思退 頌德

此蓋伏遇某官道該皇極德冠倫魁紫樞資宥密之謀黃屋厚弼諧之眷顧調鼎已臻於儒效而化成正藉於人文俾多士之知歸緊宗工之是賴夫何小醜亦播大鈞靜言僉倖之來盡出作成之賜

陳樞 誠之 頌德

某官溫良而剛毅廣博而粹純任專總於樞機望兼隆於夷夏起千年之絕學羽翼聖經懷一代之修名範模士類有如固陋亦預作成重念孤蹤實深榮遇稱韓門之弟子昔已玷於品題用魯國之眞儒今復歸於陶冶某敢不仰銜恩施增激懦衷

吏部劉尚書 才邵 頌德

某官學闕百聖氣蓋諸公天官高玉笋之班翰苑煥金蓮之炬行蹈政路參斡化鈞每推轂於人才用主盟於吾道眷言小醜初乏寸長自王父之宦遊樂廬陵之風土桐鄉民吏已與朱邑之祠楊氏子孫遂占巴江之籍既獲附詩人之桑梓因粗聞夫子之文章奏薄技於一時固無取者踵大名於三紀預有榮焉第非吐鳳之詞宲免續貂之誚

戶部王侍郎 俁 頌德

某官學闕百聖望重三朝善教得民豈特率地官之屬談文經國又將爲王度之華每汲汲於羣材尤惓惓於寒畯自惟小醜久仰高山念昔先君嘗依仁於姻婭眷言世父仍託契於子孫既平時師慕以惟勤宜今日作成之有賴

同知舉中書王舍人 綸 頌德

某官道闕百聖氣蓋諸公黼黻之詞主盟吾道淵源之學砥柱頹波以西垣視草之臣專南省持衡之柄先收鶖綬用來汗血之駒不棄中珉將致截肪之寶弟慚庸陋有玷品題流聞道路之言嘗有憂憎之論既求瘼而責備幾刖足以包羞非宗工力賜於主張在小醜難逃於沐斥念得失士夫之常理而去留冰

鑑之何心所欣獲遇於已知豈曰自矜於幸得

同知舉左史趙舍人達頌德

某官道闓百聖氣蓋諸公學問淵源其來也遠詞章黼黻有出斯長以珥筆之近臣付持衡之重寄先收下駟用來汗血之駒不棄中駑將致截肪之寶第慚淺陋莫副搜揚重念鯁生實深榮遇頃緣賜第聽大名於九陛之間今賴知音塵兩科於六年之後某敢不仰銜恩施增激惕衷

葉校書謙亨啟

科目宏開適在彌文之旦髫髽並進猥收極陋之姿惟名實之未孚宜競慚之併集伏念某少知勵業長昧逼方意甚廣而才

踈力雖多而效寡念累世擢漢廷之第而百年傳韋氏之經施及先君早魁羣彥未縱青萍之鞆俄成白玉之樓貌焉孤童但欲歸耕於南畝塋此素業又思干祿於明時竊來第以承家省徼易而知幸搏扶搖而上九萬里望絕飛鵬舉管庫之士七十家誰爲推轂旋值融風之厄莫施噬雨之功黔其廬猪其垣雖燃頭之不免息我縣補我劓幸尊足之猶存勉輯舊聞來趨大旅況先達具存於矜式俾後來咸識於指歸馳驅駑駕之追涿礪鉛刀之割靣不成而類狗幾貽下執事之羞墨誤點而爲蠅實賴良有司之鑒茲蓋伏遇某官名冠文章之籙望隆德行之科杖對青藜始校文於東觀楷翻紅藥坊演誥於西臺親承黃扆之知參預文閣之柄去取莫逃於絕識是非舉合於輿言夫何未至之蹤亦免汰歸之辱某敢不愈勤衆辨小補荒蕪牧羊不廢於讀書奚恤亡羊之患得馬靡矜於爲禍更思失馬之時

賀湯參政啟

伏審光膺帝命入秉政機舍我其誰方待孟軻之治比予於是敢論管仲之卑紫誥誕頒黃扉增重歷考祖宗之世莫難輔弼之臣既知其勳業之優猶俟以歲時之久或尹釐京邑觀恢恢應務之才或抎劾憲臺試凜凜排姦之勇遂名實具孚而無間故廟堂登進而不疑用能成一時莫大之功亦復播後世無窮之聞克遵舊制允屬今王恭惟某官學該流裔而得其宗氣塞

堪輿而集以義松筠之操傲睨歲寒金玉之辭丹青王度隆異知於萬乘馳英譽於四方備歷險夷徧更中外持節則澄清之效著牧民而惠愛之績聞知劇日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輸忠霜簡古烈士亦何以加哉屢發白獸之樽旋侍金華之讀予惟克遵乃訓久入告於嘉猷天將大任是人果參陪於揆路仰中台之炳煥間兩社以雍容蓋經綸素定於胸中故風采想聞於天下俾后惟堯舜昔聆伊尹之言致治幾成康行見鄭公之效盛德所在蒸民注觀弼我丕基將億萬斯年之有賴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云某甫出師門遽依陶冶念遣侯葵邱之戍欲歸等菊徑之荒解北山猿鶴之嘲雖淺遇於東閣備太史馬

牛之走豈無望於洪鈞欣頌之私敷陳罔既

賀湯右相啟

鵷序班庭聳聞大號鳳池宅揆首屬眞儒萬邦新巖石之曖元廟壯覆盂之勢王民嘆暵喜色欣欣竊以君莫大於知人國尤難於植相惟高宗之得說若尹躬之暨湯非天私我有商祐于一德夢帝賚予良弼正于四方豈惟占卿士之從亦復契神祇之望自時厥后振古如茲逮皇家開不拔之基將二百載凡公府僚非常之輔徐八十人觀祖宗功德之隆知輔弼贊襄之盛方上聖勵精之今日實羣工協力之昌期適虛右拂之辨章有待清明之英傑考愼久矣延登在斯恭惟某官九德備躬千齡

應運淵渟嶽峙濮漢相之威儀玉式金相妙高謨之述作粵濯纓而入仕即結綬以登幾常近城南尺五之天不離玉堦方寸之地備密訪於北門之遂總神幾於西府之嚴言仁義於前第見欽王之孟子順謀猷於外誰知告后之君陳及聞顧面以正朝始信同心而合意昔漢嘗尊於康鼎至唐亦重於鄭單皆以儒宗結於帝眷進擢遂居於台路委蛇靡出於修門偉治世之登庸掩前聞而增賁而況沙堤甫築玉燭遽調正炎威稍兆於常陽俄膏澤有開於豐歲天瑞示汝霖之作宮童訛德雨之呼方且致主華勛躋時仁壽如太公宜生見而知者豈管仲晏子可復許哉與國咸休固億萬斯年之有賴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云某椎鈍無堪塗窮已甚朝違須於泮水貧屢貸於監河幸大鈞方播於無垠肆小子或容於有造借之春色倘參桃李之濃陰報以歲寒敢廢松筠之勁節永言欣頌倍百常均

賀王 德言 除工侍啟

伏審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閶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笋絲綸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增王度之光華聳儒流之觀聽恭惟某官性誠明而守以正氣剛大而養以和學有師承何止八索九邱之徧讀詞皆己出故雖六戎五狄以爭傳比開大道之公首奉正衙之對內外獨司於帝制緝熙兼助於皇猷詰屈聱牙備周誥商盤之體條貫義例發聖經賢傳之端洗萬古而空之擅一

時之作者咸俟槐庭之直上云胡蘭省之斜飛俯酌輿言仰窺睿意蓋南臺清切昔已戢於多冠而兩禁深嚴茲久儀於鳳沼惟是丹屏六曹之職實基文昌萬化之源觀近者之諸公率由茲而大用聊復假途於踐歷示將當路以弼諧遜於殳斨伯與莫反咨垂之命有若伊陟臣扈佇成格帝之功某本無他長適有天幸陋如嫫母已游冰鑒之中鑄彼鏌鋣即在陶鈞之下

赴金陵教官與張帥啟 紹興二十八年

期曲江之集先君昔附於英躔元泮水之員賤子今塵於屬吏遞邇翹材之館虔修執信之書恭惟某官九德備躬千齡應運學窺奧奏邁揚雄荀況之未睹志蘊經綸豈管仲晏嬰之可許

[illegible]纓於華貫旋飛鞚於從班星披敷綸言語妙於天下文昌帥屬仁義陳於王前十年身在於江湖一日天披於雲霧盍游鳳沼間兩社以彌諸尚綰麟符釐東郊而鎮撫黔首樂慈祥之政青衿臻儒雅之風鴟已化於集林久詠魯侯之戾止鴻不宜於遵渚當趣我公之歸兮伏念某佔畢腐儒挈瓶小器睽睽姝姝而自悅涼涼踽踽以何爲叨一第於集英效微官於省局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比延燒黔往視之遑困畢方之祟既被誣於京兆甘守選於銓曹未嘗蹊田而奪牛人皆知此俄使無心而得馬天實爲之濫叨掌教之官靡俟踰年之次豈特揖上官而裹章服遂將隨先生而息劓黥夫何極陋之資有此非常之幸雖無絶識能窺孔子之高堅願與諸生共頌王褒之宣布

方縯謁啟

結綬登畿久處司存之下采芹在泮又居臺治之中望繡斧以馳心寓鱗鴻而注記恭惟某官學洞九流而得其樞要文高八代而振以英奇靡由推轂之先容自結凝旒之厚眷於今江左視漢關中龍蟠雄天壓之都虎踞儼雲屯之衆比掄才於省戶就總賦於轅門解數千牛而及若新既多餘地上九萬里則風在下方快圖南於須臾之變書歸挈甘泉之從橐伏念某零丁衰緒孑[illegible]孤踪昨俯隸於嚴明蒙曲加於眄睞職閒無事欽

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比延燒黔往視之俄困畢方之祟京兆之誣既酷丹書之責奚逃踰年悵遠於聲光指日復依於俯約黔廬赭垣之相吾子尚何逃於祝融息黥補劓以隨先生顧敢忘於造物洎寒在序視履多祥冀加慎於保調庸仰承於眷倚

鄧漕啟

一官効智謬贍魯泮之芹三月聚糧期御范車之轡曳履未干於賓贊飛緘先恩於典籤恭惟某官節勁而氣和道隆而德駿名在文章之籙才高政事之科漢石二千幡蓋屢煩於共理齊鵬九萬雲霄方快於圖南上檣李之銀兎付江畿之金節明能激濁雪見日而潛消化足移人草上風而必偃發軫既高於驥駕持荷即造於鵷班伏念某佔畢心勤窺天見小有鼷鼠怯跬之態無鯨鱷呿擲之才念百年薰編簡之香懼一旦墜箕裘之業雖微師授勉讀父書叨逢昭代之右文游冒末科而干祿養其棫棘正恐爲小人之歸舍爾靈龜安能司桐（桐別本訛作童案此出法言今校）子之命孰謂寅緣之至乃居提案之中設鄉校而爲文章講道正資於常亥即學官而問得失清平願美於君公

李倅啟

結綬王畿久近郎官之列宿采芹泮水載瞻別駕之前星敢遡賓鴻遠傳疊翠恭惟某官鍾英相閫振藻儒林濯濯祥麟爲聖

人而出也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之入承雨露之恩浸展雲香之步步步天尺五含香已直於蘭閣同德三千譽筆盍陪於荷豪遽高易退自詭外遷輟文簿之華資列陪都之副尹王祥政美方著詠於海沂賈誼名高即召還於宣室某承家學淺試吏術疎竊一第於太常効微官於省局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比延燒黯往視之遽困畢方之巢京兆之誣既酷丹書之責奚逃踰年悵遣於聲光指日復參於僚屬事大夫之賢者既仰賴於帡幪雖小道有觀焉願俯殫於駑鈍

周倅啟

十步飛蠅望驥騰而有素一斑窺豹思管見以無階茲叨泮水

之遊乃託貳車之庇念登門之甚邇渠奏記之敢稽恭惟某官材能爲當代之師儒術得古人之旨世種陰德其積也長仕際明時所居則大京兆已高於佐理留都更屈於治中雄銑剖劇以風生美化加民而草偃歲時甫爾謠頌藹然帝眷王舒詳試頻參於望府士推嚴助共期醑侍於承明某涉世才疎傳家學僻望洋而嘆誰爲發於醯雞佔畢而呻自亦憐其書蠹很冒恩於魏閣容備數於儒宮方春百里之權往効一官之智事大夫之賢者幸仰託於帡幪雖小道有觀焉願俯殫於駑鈍

同官蔡從事 珪啟

比叨宸命並列儒官披雲霧以覩天雖諸素願用兼葭而倚玉

冒免厚顏念將佐於下風盍自通於先進忝惟某官氣由直養業以勤精繙十二經而學雄滋豐草三千牘而詞源未竭策奉常之高第蜚雋軌之英聲分教東都誰謂久淹於蘚愈別爲七畧茹將趣召於劉歆某用乏三冬體荒四業眞孤陋寡聞之學味遊觀廣覽之知正恐爲小人之儒安能司桐子之命賴餘光之可借庶賸馥之能霑訥甚江公敢並通經之持論恩精鄭氏定容閣筆之同僚欣幸居多叙陳罔既

回句容胡主簿 大中 啟

伏審遠勤稱媞來主鈞稽念百里之得賢知四民之交慶伏惟某官英聲籍甚游刃恢然謂宜掉鞅於華途聊復問津於支邑

才無不可定爲韓滉之奇道或能行豈害子嚴之悅矧對芧峯之勝毋辭枳棘之卑某舊阻盍簪今遲傾蓋悵占書之未果辱流問之相先感愧交懷敘陳奚既

謝到任啟

文場被選已悤崔氏之美庄鬻舍充員復近鄭公之通德星言命駕晨入庀官欲陳一介之愚盍致小夫之牘伏念某最爲魯鈍加以惰慵孔思周情大固莫窺於聖域班香宋艷小猶未造於詞林安能繼舊學以成家但欲詡陳言而干祿豈謂甫紆青綬遽麗丹書念顛頓之如斯快功名之安在家同楊子之澹泊儲而晏如貧甚莊周涸轍升升之水而活耳敢期雅毂之與

柏假酋都訓導之官食聖世優閒之俸鴛馬力殫於十駕何千里之敢思鴟鴞自託於深林顧一枝而甚足茲蓋伏遇某官溫良而剛毅廣博而粹純羽翼聖經起千年之絕學範模士類振一代之修名徊翔姑孰於荷囊調燮即參於槐路以推匹夫納溝中為深恥以哀王孫出胯下為仁心遂致鄙生亦濡酬轍某謹當感深知而次骨省厚幸以捫心鍾響豐山何止効喬潭之賦舟浮渭水更當陳白傅之辭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徐漕 度除江東啟

伏審莞符垂解龍節遠頒恩流淮服之山川威振江畿之草木恭惟某官蟬貂侍從冑館殿名流詞章為學者之宗德業繫國人之望卷舒以道中外具宜歆惠牧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恨陟明將漕道以禮樂而有光華列天塹之要津實浙河之鄰部鴈原在望壯轡交馳謠頌迭興既揖漢京之入使機衡對掌更觀溫氏之一門某猥以孤生喜聞新命泮林甫試雖忝席之未遑陰樾可依何寒氈之足歎中心自幸尺牘奚殫

謝凌侍郎 哲舉改官啟 時以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禮部侍郎

風鑒月評方覩引類蠭言梔貌猥許充員窺薦墨以雖榮玷雖黃而則愧惟聖主勵精之日嚴羣工舉士之規矧居銓部之選聯仍以麟經而入侍賢愚坐別固當存涇渭於胸中褒貶躬行豈止備陽秋於皮裏凡經提拂兢不觀瞻必也譽髦何嫌十手之指如其淺俗將致一軍之驚伏念某業以嬉荒氣非義集守孤陋寡聞之學乏遊觀廣覽之知偶釋耒於東阡遂抱關於北闕暖暖姝姝而自悅涼涼踽踽以何為披雲霧而覩天方適管窺之念揄揶枋而控地俄興風退之災念顛頓之如斯悵激昂之安在人謀拙矣牧羊乃至於亡羊天理昭然失馬復容於得馬未周再歲來莅三官脩餼少寬況惜折腰於五斗支離何用甚惡攘臂於三鍾方官謗之是虞奚言揚之敢冀適春卿之虛位命碩德以兼官見彈而鴟炙已求人懷此望待寒而衣裘始索獨愧後時豈期曲記於孤踪特與加榮於剡奏福固無妄恩知所歸茲蓋伏遇某官蹈德冲和受才英偉巍巍牆仞莫窺宮

庭奧窔之容戛戛文鳴如聽韶濩鏗鏘之奏位列中臺之法從望推當代之宗工為國求賢雖每思於責備待人以恕終靡廢於兼收謂駿骨之儻來何龍媒之不至第憂薾薄難稱搜揚某敢不溫故知新而為師誦詩讀書而尚友既逃吏責亦報已知叛去韓門未應為籍湜之輩游揚季諾庶盛傳梁楚之間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酉守 壽啟

見彈而求鴞炙久深染指之情待寒而索衣裘方有噬臍之悔忽披薦墨猥玷雌黃不待請而得之其為榮也多矣竊以小夫賤隸皆有依附先達之心諸公要人誰無汲引後生之意然

謂數盈於十百而舉員歲限於二三惟其得之至難是以求者
益力飾僞則栖栖而爲佞乞憐則倪倪而下心賢愚未免於兼
收能否或聞於同滯往濁既倒砥柱可回恭惟某官學擅儒宗
行爲世法靖康初政封章首論於親嫌聖上中興緻駁屢陳於
政體覩立朝之節如此則薦士之公可知故每務於得賢庶少
裨於報國如某者濫巾泮水欲板期年既無文采之足觀又乏
能行之可取辱知辱愛曾未效於絲毫自衒自媒恥或同於士
女方將三沐試効一鳴然而桃李滿庭波檇何用雖駑驂乘駕
緩奚施足趁趄而欲前顏忸怩而遽止豈期風鑑驟賜月評奬
之問學之淵源已浮於實許以操修之嚴靜更省其私榮同一

字之褒賜重千金之璧水擊而鵬鵬化固未萌萬里之圖月明
而烏鵲飛幸已有一枝之託眷存厚矣感激謂何再念某才雖
無他志實有在仕則欲行其義窮則獨善其身敢思吐茹於剛
柔深戒磷緇於堅白區區所守初不作小有才之謀炯炯自期
持以爲大君子之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徐酒啟

伏聞以賤事貴禮雖盡而悔或疎以愚慕賢心既降而誠則至
眷言小魂獲附餘輝盍陳尊德之言且叙願知之意恭惟某官
材全不器道廣難名學富而得其宗故雖博極古今而守以約
氣剛而集夫義故雖充塞宇宙而濟以謙馳聲早蓋於諸公踰

遐永游於三館握篇銓部笑馮唐白首以何爲剖竹括蒼領賈
至二毛之奚有貝錦倏興於萋斐鼯波遂至於沸騰結何山杖
履之緣作苕水龜魚之主彼方嬋於人僞此獨任其天眞嶷輔
臣拜罷之圖時話瀛州之舊纂列聖設施之要續成遷叟之書
天之未喪斯文道之將興也命雙旌淮甸起膺分土之榮一節
江圻旋試裕民之手簪索即躋於嚴近縉紳咸切於依歸矧如
瑣瑣之資尤劇拳拳之志昔也相望兩地尚思趼足以贏糧今
茲仰託二天敢忘師承而問道縱曲木靡堪於應用而良工寘
忍於遺才倘矜達恙之黨人許列韓門之弟子則風斯在下雖
未圖九萬里之飛若錐之處中或可備二十人之數

謝舉狀啟

竊仰期年未有求知之道題評數語驟爲行已之光緇衣之好
雖濃華袞之褒豈稱伏念某修名未立雅志多違學昧本原力
勤而功甚寡道迷涯涘齒壯而氣則衰念家惟詩禮之傳且世
負廉平之操一官拓落十載棲遲如彼駑駘敢與驊騮而爭駕
譬之鳧雁但逢矰繳以求全故雖值於聖時每自安於遷調知
者憐其守常而有取媚者謂其抱拙而可欺蓋嘗坐困於樊蠅
等亦來歸於皋馬期領半環之水獲趍數仞之牆官盛則諛斯
言可恤仕優而學此願倘從頑愚下愚不移之資初乏孺子可
教之質不圖眷奬特與薦聞善事上官既靡失於名譽無以下

體又曲采於非對自非汲汲於羣材誰復拳拳於孤進茲蓋伏遇某官任隆先覺望重中朝足國裕民特其餘事推賢揚善是乃本心惟待士以恕而取之至公故錄人之長而畧其所短豈特周爰谷諏副皇華之遣固將雜進巧拙敦宰相之方遂容無用之材並綴兼收之列其敢不勉爲遠器圖報厚恩叛去韓門未應同籍提之輩游揚季諾庶盛傳梁楚之間

回句容范宰 卣 啟

詔黃疏寵綬墨臨民邑有賢君士無異論恭惟某官名高雋軌知達通方君子學道則愛人是爲素蘊縣令承流而宣化聊試長材矧句曲之奧區實仙壇之隣壤里閭不隔風俗無殊民既

熟於聲猷公亦知其利病政靡勞於施設可坐致於歌謠雉化中牟方觀異政鳧飛葉縣即踐中臺某久慕風期幸依雲庇曩緣隨牒莫爭快覩之先連辱貽書復愧往酬之後其爲感悚莫究名言

賀王 德言 除同知樞密院事啟

伏審進由內相登貳西樞金炬夜歸未斷玉堂之清夢朱衣對引已催崇政之新班簪紳豔稽古之榮旒冕倚籌之畧恭維某官眞才帝資厚德天成道傳孔伋之中庸氣養孟軻之剛大立言有法視荀況揚雄爲未醇致主無私豈管仲晏子可復許久積鈞衡之望備儀禁省之瞻賢名愈白於一時衆論悉期於大用當戢干戈而求懿德遂暮帷幄而擢台階政本有歸姦萌盡折三軍五兵德之末也非以頌公一日萬幾入其代之是資佐聖某名居魯汴實在鄭鄉初聞制詔之誕頒頓覺江山之改色以蠡測海豈復爲下愚非處士之辭如鴻遇風但欲作聖主得賢臣之頌春陽駘蕩機務優游願調鼎食之和下慰民瞻之望其爲依向實倍等夷

省齋文稿卷二十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回新同官黃從事石啟紹興二十九年三月

伏審欽承丹詔來總青衿惟才華卓世以推高宜士類望風而歸重恭惟某官識明慮遠學廣聞多北闕上書早結知於眞主春官擢第亟傳道於雄藩亦嘗分教於宗英乃復洊司於侯甸聽鴈音之革卽觀鱣服之頒某久後同僚忽勤執訊瑕邱甚掘正資董相之通經至德何能更賴劉公之解事其爲心悅詎可文陳

回漂水唐宰錫啟四月

伏審九重出命百里得賢錦素製而才優琴甫鳴而化洽恭惟某官懿行孚乎鄉黨高文播乎縉紳將觀展驥之能先試割雞之手昔孔門高弟多由出宰以成名暨漢氏諸賢或用徒勞而興歎蓋古以社稷民人爲重而此惟簿書期會之趨自非慈惠之師孰識後先之序三岑未遠四長何慙某久矣聞風茲焉託庇豈謂蚩鴻之信亦臨羅雀之門感幸則多喻言徒費

賀李大夫植自湖北漕移江東啟

伏審止節湖陰改轅江表事愈繁則才愈見地彌近則眷彌深成命初頒先聲已振恭惟某官道隆德盛學富文雄杖策而謁軍門早効房喬之智受鐘而坐宣室倏興賈誼之思帝階甫遂於對揚天語屢形於歎奬剖符已去雖進取之甚廉乘傳而行知衰遷之未艾會靡淹於歲月果移按於封畿惟此外臺號爲要路竊詳稽於近比皆入造於通聯矧明公望實之已孚而聖主簡知之有素紫樞黃閣蓋方虛位以待焉亦輒斑輪是亦假途而進耳某萍飄孤迹匏繫微官將庇賴於卿雲稍激昂於儁氣莫陪縣令爲漢使之先驅當與諸生俟何公之行部其爲欣頌罔罄名言

謝江東吳漕舉改官狀兼提舉學士

志在求賢方切緇衣之好名非出衆首膺華袞之褒心感激而

固深顏忸怩而亦厚竊以公論明於上則可助朝廷之治行於家則行於家後世著月評之目明於上則可助朝廷之治行於家則但爲鄉黨之光此人材榮滯之攸分實王政廢興之所係於皇昭代有掩前聞分道置臺豈特轉輸於饋運乘軺按部是將甄別於賢愚矧載郤於文風尤申嚴於學政維時十郡不越三章遊大人以成名時方競進占小善以幸錄舉則誰先雍齒封焉漢軍驚矣伏念某生而極陋少也多屯道未見而迷方學弗成而筮仕言游斗水密庇卿雲操行不足以率人詞章不足以名世顧昔晝寢幾爲弟子之嘲騎馬醉歸常畏廣文之罵空縻寸祿實愧初心誓將死死以窮年恥復栖栖而爲佞固非韜匱有

美之玉庶免躍冶不祥之金不汝瑕疵已爲厚幸在公鑪鎚斯亦何名此蓋伏遇某官粹德尊朝英詞冠古獻納將歸於邇綴澄清薦試於近畿文紀埋輪外振使乎之職鄭莊推轂尚口長者之心第慚賈誼之才不稱河南之薦載念某趨風雖晚託契則深先父聯名已列年家之子南宮試藝又爲門下之生茲居郤管之中復在推揚之數恩榮參會駑鈍增光知我者春秋初靡緣於紹介報之以瓊玖請申誦於詩章

賀金陵韓帥啟

伏審駿臨北固來尹東郊厥德允修膺畢命保釐之託惟民其乂賴君陳分正之功溫詔風馳輿情草偃恭惟某官學皆自得

道本躬行粲若辭章妙合璧聯珠之句凜然風采挺渾金璞玉之姿惟聲猷居衆儁之先故眷簡絶諸臣之右所臨官大厥問日彰鳴玉甘泉首冠荷橐論思之列奉瑄泰時獨膺柏梁賡載之歌至於振淹滯於三銓究源流於萬貨投之盤錯鋒鋩益礪而莫攖試以妍媸冰鑑愈明而畢照內鎮神皐之壤外綏南海之區開閤勸民延壽化行於馮翊投文逐鰐退之威著於炎陬方將入贊於事樞乃屈涖臨於藩翰蓋大用必資乎詳試而重權莫越乎居留非信而謹者不足以付管鑰之權非剛而明者不足以任兵民之寄宜聖上疇咨而弄印惟我公僉屬以分麾十乘鼎來雖尉江東之父老三槐夾輔已虛朝右之班聯豈待政成即聞王覲某才非秀穎迹困飄流念昔備於屬僚幸獨蒙於眷顧茲塵泮水復在下風以五經而授諸生有愧東都之文學作三篇而選童子願歌西蜀之中和欣懌居多名言莫盡

賀湯左相啟

伏審明制揚廷首台正位暨湯咸有一德久合天心惟說命總百官益符帝賚變調雖舊體貌加新竊以奮庸固賴於四隣注意莫先於元輔如羣材之參大廈獨以棟隆若列宿之拱北辰孰踰魁望故舜重九官之冠而周殊太宰之名豈徒旒纊之仰成抑亦簪紳之絶擬於皇上聖懋敬中興仰惟前代而廸厥官方慎家司之選爰立作相而置諸左必歸間世之英恭惟某官

道貫誠明運逢開泰早攄康濟之學親結聖神之知獻納禁途備賢人之德業周旋政路茂君子之經綸曩自籌帷延登宰席雖元功密運如陰陽造化以難窺然嘉績外彰有歲月事爲之可紀上則五行之布敘下焉百穀之用成鎮撫蠻夷而疆埸自安招延豪俊而滯淹咸振賞刑並設勸懲各當於罪功職業交修總聚莫逃於名實至於奬善而敦風俗薄賦斂以厚生靈成規恪守於祖宗淳費力裁於中外相大廷之禮需章預避於褒遷奏實錄之篇謙德反推於筆削悉衷衆美度越前人宜萬乘之深知非羣工之敢望謂僕射百僚之首無官可酬惟春秋一字之褒虛左以待僉告久屬漢號用敷就陛上相之班永贊

太宗之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方將豐禮於蒼姬蕭曹之助不足進焉夫豈區區於炎漢某嘗叨恩顧逖阻師瞻茲拭目於黃麻彌傾心於赤烏壽域開而鴻鈞轉重歌韋賢拜相之詩祥風翔而和氣游願上宣帝得臣之頌其爲欣抃實倍等夷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啟

伏審璽書中出金節外移千里長淮甫離膏沿六朝故國已及新疆光華增煥於一時寶餞交馳於兩境恭惟某官道該儒行學詣聖眞少日懷鉛預纂兩朝之信史盛年結綬入修三格之新編隨從鵷翹遠辭龍尾以典郡則著循良之效以察州則飛廉按之聲騶駱載驅宣勞惟舊豺狼當路悉力以除既仁者之

勇聞亦使乎之責塞近畿劇部少酬久次之庸禁路清班即奉遄歸之詔某讀書甚晚從仕數奇竊伏海濱聞公子者舊矣久逃空谷聽足音而跫然況以微官焉依厚庇曳裾有路固當輕萬戶之封拆襪無長恐未免衆人之遇其爲欣悚交集襜悰

謝提點李直閣植薦舉啟

環九路以掄才豈無奇士紆數言而削牘乃及腐儒衆以爲榮心焉有愧竊以知人之法自昔所難引類之方於今尤獎羊質虎皮之莫辨駑才驥足之並馳游揚多藉於先容囑託更資於奧援乃以有限之數而應無窮之需三沐三薰求之固未易矣一與一否舉者亦惟艱哉必將少振於頹風莫若力持於公論我心匪鑒詎可形逃仁者樂山豈容力拔惟知此道遑恤其他恭惟某官望重儒林勳高霸府飭躬以有用之學應務以不羣之材自賦命以登車每盡誠而推轂未處棘槐之位先成桃李之陰孰謂磨門亦容嗆伍伏念某志徙好古材不逮人小智自私絕望紆朱之樂大方見笑甘心尚白之吻一莅芹宮兩徂芳歲菊荒舊徑時夢於刀頭及發新硎實慚於錐末比緣天幸獲庇霜毫區區數月之間財能免咎役役衆人之後安所取知忽形論薦之言莫測賁緣之自雖品題斯誤三復多慚然授受之公兩皆無歉某敢不深思國士之報少答古人之風同薄命於史談敢嘆周南之滯遇賞音於伯樂能令冀北之空

賀王同知除知院啟

伏審廟算成功機廷推長帷幄決勝千里運籌專倚於子房文武爲憲萬邦受祉孰先於吉甫雖不移於兵本實增峻於民瞻編以象著西垣將相對分於四輔色齊北斗魁樞首冠於七星於赫聖朝仰稽乾度盡以鞫鈐之柄總於宥密之司昔嘗兼掌於相臣今乃獨釐於院事求懿德而肆時夏方永保於龔弓惟吉士而相我家茲共圖於立政恭惟某官潛心聖學冠德民奏孟軻之傳得其宗伊尹之覺以此道綱繆異眷翔翥要津自參華於豹尾之中即稟務於鴻樞之上助宣七德坐閱累年借箸於前有謀猷而必告積薪於後無喜慍之可窺逮嘗久次之庸

始正通知之拜爲聖上擇人於絕荒緊忠誠憂國以忘家抗疏
詩行漢廷臣無出右者奉書歸報古虞使其猶劣諸將宅揆於
元臺姑升班於右府使國人皆有所式豈惟中外之聳觀示天
下弗復用兵蓋亦華戎之永賴某受恩殊厚聞命祇歡方局促
於芹宮阻進趨於材館高山仰止幸再逢巖石之新一葦杭之
毋使歎瀛洲之遠其爲欣懌實倍等夷

回深陽蔣宰賀年啟

构攜龍角日會嫩管惟時慈惠之師宜介蒨芸之福恭惟某官
一司任重三異政殊宣布寬書俾民編之交泰蠲除宿弊隨歲
律以鼎新道既方亨慶將焉往某居然在泮邈矣登門摘藻甚

華想夢謝池之草春芳伊邇遙瞻潘縣之花善頌攸深文陳曷
喻

賀邢倅孝肅啟

詔檢中頒屏星夙駕贊管鑰居留之尹屈蓬瀛寓直之仙望實
所加庇倪交慶恭惟某官英規玉立麗藻瓊敷長鉄短槩事業
並風騷之將朱輪華轂功名非恩澤之侯方時左戚而右賢力
革外輕而內重故資儒望詳試民庸蕩滌秦淮聊復問津於半
刺岩巖魏闕即陪奉引於拾遺某積歲傾風指期託庇願與紛
紛之振鷺共親壘壘之談犀欣頌交深喻言曷既

賀蘇倅啟

陪京地重別駕官尊任既得賢人斯交慶恭惟某官熙陵勳臣
之裔元祐儒相之孫慷慨功名固嘗自許淵源學問宜塊家傳
以茲人物之英宜在羽儀之列云胡外補猶滯右遷蓋惟魏國
之賢早著江淮之政故迂泥輓來訪甘棠海沂之賴王舜少資
佐理宣室之思賈誼即聽造歸某才不如人仕惟竊粟念倒屣
之甚久喜披霧之在茲豈特區區仰藉帡幪之庇亦將纏纏款
閱議論之餘欣幸居多指陳曷喻

謝金陵帥韓尚書啟

剛嚴少許人爭冀於浞可薦舉有名恩首加於紓等欽惟公選
貢激懦衷竊嘗屈指於先賢孰不垂情於後進然汗簡編摩之

可考惟華宗奬拔之爲多舉壺遂而進臧君世稱安國薦崔生
而引嚴武時重朝宗或知鄧艾而諉以子孫或識西平而遺之
器幣既奕葉素高於風鑒宜眞才復振於家聲倘非峯仕路之
英宲許上公車之牘如某者直非謬謬吶甚期期居貧微指原
之交處衆乏容卿之量訪書臺於東觀勇愧除蛟回俗駕於北
山心慚怨鶴揭遊泮水坐閱再期無五經之縱橫可爲模範有
二惲之簡忽徒致謗憎職以曠聞分宜罪免竊幸荆州之識俯
憐絳灌之庸羌自下車即形慰藉逮茲推轂更誤品題永言待
遇之殊初非黃綬之助此蓋伏遇某官功高三傑文倡諸儒曳
履中臺獨厚龍淵之賜擁麾南海載揚鷁水之威聖神嘉納

之任內外著處其之譽吾用休而安社稷將踐政塗王錫侯而
綮旂章薦臨藩服每惓惓於庠序尤汲汲於俊髦何取迂愚乃
加褒拂蓋以鄉閭之非遠且於姓氏而可推東魯大邦嘗許鄭
田之假弓高貴族未忘周烈之餘用尋千載之盟加賁一言之
衮某敢不紳書厚德鞭策凡才聘賢士以廣謀既辱長公之薦
召陋容而說禮終酬祭酒之知

賀洪玠嚴除內相兼吏書啟

伏審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綵絢而承聖問晨趨玉
笋曳芳裾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命
竊以翰林近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自昔法天

而分職於今弄印以掄才繄國名儒應時遴選既兼官之俱稱
宜上象之交輝恭惟某官學富家傳材優天授徧觀流畧豈徒
窮九邱八索之淵源洞察幾微固已熟六狄五戎之利害早振
平臺之譽即符宣室之思與滿朝端譬之鳳凰芝草以爲美瑞
才周世用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三入修門九遷華貫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寖揚聞於西垣道德之威成乎安强亦宣勞於
右府式疇久次宜畀殊遷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僭由
佐貳而陞大宰即選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
公之啟事矧如先正久暴大忠半世龍庭猶捉尚書之節浹旬
鶯柰莫眞學士之除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餘慶

是開賢門來髦俊官繼處內庭理贊皇之勝事並經常伯掩謝
氏之前聞行由供奉之班立造疑丞之列某雖登門之日晚辱
解榻之意濃賁時來官方愧旅進於馬牛之走捉姦仰滯遷回
便文於雁鶩之行會未敘於感驚會來陪於賀客道古今而譽
盛德非以爲諛衰章服而拜上官是云藉手永言欣感難罄敷
陳

賀都總領潔啟

伏審分職地官峙糧天塹九霄觀象使星郎宿之交輝十道披
圖江表淮壖之並總選除甚重倚信可知恭惟某官學粹而才
雄色和而氣勁棨遞遥郡如鳴鶴之處陰凌厲周行若飛鴻之

漸陸屬嚴助厭承明之直顧壽昌高平羅之才爰輟小銓往臨
遥領按田中率既首應於褒書效績及期更誕頒於寵命內幹
左門之賦外司玉壘之儲錦帳過都諒膺晝接繡衣誇里宜歎
夜行方將宣渴日之威何止實關中之選某熟誼聲於士論矜
瑕疵於官塗惟今臺治之所臨實許校官之先睹王人在諸侯
之上行觀多儀藹士輕萬戶之封幸符夙志其爲闓懌寧易敷
云

謝除學官啟

二年在泮席既煖而安焉一命登畿甸雖寒而罷來亟別驚猿
於北壠來覩振鷺於東皐濫不以功望非其素惟今昔恢崇於

學校蓋國家教養於賢能並置明師既先之以道藝傍分衆職又輔之以規繩或汲汲於作新或孜孜於掌故將欲德成而行立茲庸事制而曲防不有儒先孰膺官使如某者立身多難賦性下愚知脩能姱節之可爲顧蹇步薄材之難强文史近乎卜祝況未足於三冬詞賦貿於倡優偶見收於一第猗斷斷而無技常兀兀以窮年昨誤甄陶外司黌舍身免折腰於五斗恩容攘臂於三鍾青出於藍居有後生之畏元無尚白屢爲弟子之嘲坐閱歲華行終期戍分甘斥鷃翔數仞之蓬蒿望絶翠虵攫九閑之膠葛屬伯樂方空於冀北憐史談獨滯於周南俾綴英遊遂頒號召觀道德於前後幸陪多士之間計班資之崇卑敢

謂百寮之底幸之至此誰則使然茲蓋伏遇某官格帝勛高求賢志切已底亨嘉之盛益躬吐握之勤厥亦惟我周王方賴以寘之多士時則有若伊尹每懷不獲之一夫故賤微弗忍於遺亡而巧拙或容於雜進某敢不仰銜化育俯策愚愉助國四維固有慚於躬率奉規五等當毋廢於司存惟曠職之可逃諒酬知其未晚

謝循文林郎啟

繫官於朝誦儒規而未熟積日曰閱因選調而稍遷功歸鑪錘之間感溢瓶罌之外某聞大言則望大利賢者所以事君小才不離小官衆人所以察日故傑士必登於要路而庸流皆躓於常途惟其兩適於器能是以各安於分義伏念某地寒身賤才薄志卑學昧淵源如斷港絶潢而焉用文無根柢惟分章摘句以自娛入仕十年莅官三考稟資罷軟既不能陳力以赴功受性昏蒙又不可彊心而爲智以茲欽枝何所取材聖圖廣大之秋賢相招延之際逢辰如此忍自投於寂寞之濱摩鈍以須終不越於拘攣之表誰謂化工之和氣力回冰谷之寒彥已容列

翫於學官更許陞資於銓部依流平進固小道之當然較短量長舍大鈞而奚自此蓋伏遇某官儀型姬旦左右周成如碩膚之公孫而無狠跋之虞贊太平之君子而享鳧鷖之治上則賞誅有序柄用八以詔王下焉廢置何心歲歷三而計吏雖名一藝猶玷七階某敢不念寸進之難戴曲成之造無堪而等聾聵愧莫効於犬鷄畢命而守階墀願常陪於鸞鳳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宰執啟

某生而孤露長困飢寒間於鋤稂勉事鉛槧稟資既鈍用志復分徙竭謏聞迄微片善常欲擁醫門之篲挹瀛海之波庶幾鍼砭膏肓霑濡枯槁顧以人微而涉違居然志切而願違豈謂相公矜椎魯之無能念依歸之有素驟從外服收置中都已數許其塵更喻令其投贄歸而三省遽此四旬與其逡巡而干鉄鉞之誅孰若緩緝而取範模之正用哀骸骸上瀆顯融先素甚

榮雖辱知於相國陳箱是獻韜見斥於宰臣加以楷注盈編重輕失序曾無一可稱之語羣逸五不趨之愈屬逅遂於晟賢重再干於賓贊輒憑尺牘粗述寸誠干冒鈞嚴不任悚懼

謝除館職啟

從國子先生之後六見月書造集賢小職之間再承天詔未厭望池之浴德已容玉海之觀珍茲惟造化之功深夫豈凡庸之夢到竊以置圖書之府歷代所同號英儁之躔明時尤重彼徒詵於典籍此兼貯於人材雖頒宴賦詩待遇幾同於兩禁而進階屢識愛憎或出於一時由居官不責其有爲故流俗竊疑其無用豈知封植拱把者所以備明堂之棟寶藏璠璵者所以成

清顯之資但觀累代傑出之資可見三館養成之效欽惟上聖憲敎中興肇計十金未嘗貴飾府模羣玉乃獨鼎新隆棲傑宇之十容隱帙與篇之插架上追淳化大書開秘閣之稱密勿皇唐南向對憲臺之戶譽髦斯士宏達爲羣必翰林墨客之俊才識竹簡漆書之奇字馬書五尾能辨其非玄有六身默通其數乃宜當於清望且不愧於素餐如某者少日百罹長年一節悲栗鍾之弗泊固當屏跡於民廛悵菊徑之就荒乃復萌心於仕籍試吏未便於州縣入官趨近於都畿何有聲稱副諸大夫之深奬居然號召輟百執事之下陳雖農馬之智專肖大鴈之劾乏所憂彼諸反辱見貽別臺家復古之秋正簉殿闕員之日必

使上北門之對乃令窺東壁之光甫下新書封武都之泥紫邃尊嚴習忙舉子之槐黃裹章服以脊與抱槀銛而長入餐錢世張固無露索之持淵思無詞幾有倒綴之笑祖禰薄技僅刻奏簡凝旒心恕其空疎當路面稱其拙直河東賦就吹噓力致於上天漠北風高決起逐逃於控地以凡骨而頭飛騰之數以寡聞而聯是正之曹儕輩既多忸怩亦甚昔劉晏能諷於朋比而耀卿善屬於文詞皆以奇童據茲清職既漸襄於蓬髮難遠繼於芳風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鑪冶鑄頑雲雷濟物奉行故事方將糠秕於弱翁刖落陳言每欲網羅於韓愈善類願忠而望賜誠心校短以量長何取謝涼使參俊乂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

津涯登瀛洲者十八人進其步武正唯謇訥莫敢感藏某敢不稱究六書固陋九爲願李邕之一見肯務遠功有孔子之多聞亥希造籥或因涵養之力相報生成之恩

汪侍御類德

某官簡靖而氣和才全而德稱執憲浸更於三院注懷方厚於九重以崇論宏議砥柱頹波以大冊高文主盟吾道眷言孤跡猥貫殊知深嘉駿奭於詞場較藝之中有孝左提於學省効官之際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洲者十八人進其步武正惟謇訥莫敢感藏

洪內翰類德

某官代襲儒宗望隆邦哲泰山北斗異時天下之三洪常伯名郎此日臺中之二妙久徊翔於禁路行勵翼於政塗爰擢甚古之雄文式訪當今之急務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洲者十八人進其步武遂逃飲墨來覩汗青

楊內翰頌德

某官間世鴻儒爽邦毒俊草元奏頌真今日之淵雲裁詔司戎號內廷之頌牧久持從橐行秉政機垂紳竊窕之禁扉注目鎪姍之窘步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洲者十八人進其步武遂逃飲墨來覩汗青某敢不稍究六書因推九篇念張籍學書之替承感增懷懲崔氏美庄之荒終身圖報

試館職謝洪內翰楊內翰小啟

某性資甚鈍學術浸荒比叨號召以試言方懼報聞而貽誚徘徊既久冒昧以前誰意薰蕕曲憐蕞品厚於爲禮恕以命題深知潢潦之無根靡責淵源之有考迄緣假給僅獻狂愚黜化工深乞西山之靈藥扶搖勢便度弱水之迷津人或謂其至榮心敢忘於所自屬齋祠之未竟加誥制之重踰布武莫遑臨文知愧徐輯荒唐之語別陳感謝之私尚望高明俯垂矜察具瞻嚴聽伏須重誅

答徽州巫推官啟

列屬西岸甫接諸儒之武分光東壁遽披四部之文所慚非騎鶴之姿何自綴驂鸞之數忽辱腆緘之貺乃知推敲之山此蓋伏遇某官質俊而氣和名高而實副稟秀仙芽之壤素挺奇材泛蓮道院之邦益昌達業方爲急賢之旦即須逃召之書俯眷疲庸嘗承緒論借以揄揚之助進諸英儁之驛未能一通寸書之言少仰謝意頃乃三復翩翩之記增激感惊惟誓珍藏以爲永好

謝戶部張侍郎舉自代啟

書林退縮苟安無似之蹤禁路推先猥上不如之奏蓋高誼曲敦於先契忘孤生難繼於後塵遂以明聞駭於衆聽竊以九官相遜始自虞廷三日舉知盛於唐世然必事業功名之相亞與

夫輩流位序之非遙故嘗授職之初可致讓能之義乃如今日尤異前聞明公以絕職壞材而某性資甚下明公以老成宿望而某僭齒甚卑竊伏三思殆無一可特以諸父瞻承之舊畀之斤言奬借之榮雖上臣事君以人不暇賢愚之問然他日居我此位實慚期待之優此蓋伏遇某官厚德端朝精心照理柢民敷敎方將兼稷契之功富國強兵宜復用管商之策行繇卿貳交秉政機欲助成歸厚之風故垂眷甚涼之品廣陽秋於皮裏所憂仰累乎否臧薦伏獵於省中更恐悞知其學術某敢不銘藏至意鞭策凡才未四十而爲丞郎決無此望從三千而爲弟子勉在下風

賀汪參政啟

伏承竣事行營奮庸近弼徐方不回而歸休父醻期年節制之功衮職有闕而補袞侯贊萬世保衡之業宸心所屬民譽則同恭惟某官惠和忠肅而極之以誠敏達清明而鬯之以學望其風采凜名世之巨材發以詞章鶩前人之逸駕惟是規恢之大固宜進用之難天方佑於我家帝親知其國士拔之册府付以憲臺凡上前獻替之嘉謨皆天下安危之至計適文王有獫狁之難正切焦勞顧李愬帥鄧隨之兵尚虛統督一言辰告千里易行雖逆順不同彼有當亡之理然强羸相絕我無必勝之資況驅荆襄不教之民中控吳蜀相望之勢衆方烏合敵則鴟張

甲戰而乙乃遑北攻而東已急指麾諸將激勵羣豪赤幟二千亟歸於韓信青兵三萬幾獲乎左賢羣盜由是以大奔故地乘時而漸復人惟求舊既望實之久乎賞不踰時亦勳庸之當報嗟惟古誼抑有成撫盜滅甘陵彦博入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於樞庭不圖仁祖之前聞乃至紹興而復見某辱知甚厚在治有初上馬從軍揣已昔慚於不武懷鉛抱槧期公力致於丕平欣頌之懷編摩莫盡

省齋文稾卷二十二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謝改官啟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員本鼠書已溫巾於秘府赤墀拜秩更寵祿於審官省功狀以戔如承命書而愧甚竊以陞遷之典莫謹於聖朝考覈之規具存於文部自仁祖肇增於薦牘而元豐大正於官名法既一成時無他覬惟人服王畿之采乃獨殊選調之人既不假於薦揚後稍裁其考任以此待英髦之士誰曰不然如其客鬼瑣之流斯爲過矣伏念某掖衣自奮襪線何施欲扞塞乘邊初乏蹶張

之勇將圖功慮事顧微心計之優甘爲盛世之腐儒勉蹈古人之陳跡茗羅塔首踰千佛之名釣兜麟毫今接羣仙之武筒無滿拔祇有厚顏鸚鵡逢禍縮自安其小大鳧飛渤澥迄何係於少多茲參滿歲之文越進在京之秩雖云極陋敢昧攸歸此盖伏遇僕射相公該輔簡乎帝心奮庸孚乎人望有伊尹之一德上格皇天□成周之大寧旁求多士肆容平進劍獲次升某敢不仰服官榮俯安職守念無功之可錄幸一進階誦有德之必酬頴三致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史院上提舉僕射相公啟

恭承某官以經國之謀首視師之舉君臣協德廓辭匿薄之勢

兵衰師心有衰靡滿之慮某自惟庸懦寧在屬像飾端冀中莫備揚揚之衛哲達赤舄徒勞赫赫之瞻方屬祁寒敢忘善頌厚鼎茵之輔益綏福履之和

史院上提舉僕射相公啟

驟進英衰俄易芳年自惟託迹於甄陶寧不傾心於夙夜今者杓攜龍角日會娵訾當國家正朔違布之時實輔相年德加新之際中外舉勤於善頌神明必介於殊祥某既未容陪宸客之後塵又不敢修慶賀之常禮姑因尺牘粗述寸誠和氣熙春賴宗工之鈞播東風應律知殘冬之冰消迎拜尚遥坐馳更切葵適鼎茵之節式符夷夏之瞻

除察官回福州王尚書啟

警四部之書久述魚魯糾六曹之務驟玷龍光揆庸懦以無堪殆寅緣之有自此盖伏遇某官望隆壽俊世號儒宗鎮撫藩方屢紀循良之績論思進路□多仁義之言既班聯居近侍之先且閫閾在諸公之上茲逢新政乃眷舊人竚秉執於事樞以輯寧於夷夏某追惟先父嘗附魏科未容布武於前榮何敢通名於執訊不圖謙德違賜采函冒濫擢於公朝已踰其分勤褒稱於耆德益重厥愆惴惴在中云云奚盡

回新邵州李守元老啟

分安冊府都忘歲月之遷恩從憲臺大懼寵靈之過衆方譏笑

公則吹噓載寵春澤之華更切憂畦之病恭惟某官國朝大丞相之子今日南諸侯之良發以儒猷知傳家之有自施諸政術喜繼美之無忘去思甫切於清湘因任再勤於鄰壤兩邦父老雖渴見於朱輪九陛班聯亟歸持於紫橐某自惟晚輩尚識諸昆慕巨室之多賢矧叨契好歸蠡光之獨在彌想儀刑方期家國之榮宜適鼎茵之節乃如悃愊未易指陳

問吉州張判官啟

拔風未遂蓋或有時注記不先豈爲無罪敢謝謙冲之至達勤翰墨之臨使知託契之所從加以噓枯之過厚開緘三復省已多慙恭惟某官義概根心儒猷飾吏仕將行志顧何擇於崇卑

才過可爲初不論於劇易參隆郡政藹著蚩謠少須歲月之間即步雲霄之上某遐瞻幕府阻預英遊揚善推賢雖抱悃愊之意挾山超海第憂戛戛之難愧仰兼懷喻言莫盡

答平江沈侍郎介啟

內出左符起臨右輔吏民朝見係教久閒恭惟某官備九德以持躬堅寸心而許國修門三入進以正而甚榮諫匭萬言去未幾而頒驗茲逢新政乃眷舊人親盼一札之書首置諸侯之選誅猘狸於七日士知繩墨之嚴蹈汰雉鶩者百貴民嘉鋤笋之坐絕衰方待補公盍來歸其不遠宜榮常依德宇長箋倒拜驚看春藻之華盛禮逆施慚善頌畦之病其爲感激豈易敷云

答葉伯益啟

二年抱槧無補公家六察聯華更慙僉論推本叨踰之自深知假借之私此蓋伏遇某官學擅儒宗望隆邦傑聲猷日茂親承太上之知議論風生高出羣公之右久乘屢書之筆行眞三字之除胡爲厥承明之廬顧乃在諸侯之選載瞻治最雖旋膺臨道之榮仰揆宸衷恐即有召歸之寵遂由禁路進貳政途某迹違門墻心懷德誼曾尺書之未達已華翰之先臨愧荷交深編摩莫盡

除左史答湖守陳阜卿啟

分察南臺初無一善參華左掖豈有三長歷上命以欽承酌輿

言而內愧此蓋伏遇某官望隆邦哲才號吏師縉紳之所範模旒扆之所簡注河潤九里可令枯朽之含滋衮褒一言坐使駑駘之增價遂容佔畢猥預書言尺牘未馳正以京塵之汨沒長牋見及足知郡政之優游感激在中敷云莫盡

答洪總領适啟

裒行多列拆磯線以無庸侍立螭頭結絢綵而有愧靜言所自推本乃知此蓋伏遇某官哲以爽邦德惟輔世并包衆善非偏之士之長恢廓宏圖可大賢人之業眷惟三傑實萃一門叔仲飛騰已迭居於載筆聖神纂紹宜首趣於觀圭屬邊徼之尚驚顧單儲之尤重與其屈張蒼而爲柱下之史孰若煩蕭相而鎮

閫中之師致此妄庸誓茲承攝未展事賢之禮伐披執訊之清讀英辭於方冊之間師承惟舊藏尺牘於巾箱之內榮幸則深其在感悰易勝言喻

回江東葉憲謙亨啟

伏審親簡磨知進膴禁直下璽書於劇部固知使指之增華記閣老於西臺猶恨寵章之未盡顧私心之所喜以公道之浸開竊惟士大夫不吐剛鮮聞近日部使者不案吏益亦成風上方力變於惰媮公則首膺於褒擢恭惟某官學貫六籍文成一家以言語侍從之流任原隰馳驅之寄三尺從事何彊禦之足云六條察州聞姦藏而輒舉當宁深嘉其諒直滿朝爭誦於澄清

望始謨之門茲焉通籍直玉堂之殿行矣摛文某阻濶菌懷瞻依鴻轅向由尺牘畧寓於歡悰逮辱長牋殊深於感臆其爲悃幅豈易敷陳

回洪帥鄧直閣 柞 啟

祗奉詔除淳膺閫制任一道兵民之責寘九重宵旰之憂恭惟某官重厚而疏明蹄方而樂易學皆有用不爲泥古之空言政本無私每著裕民之實効屢奏藩方之最進參藏室之華令修庭戶之間流風可考身在江湖之上雅志難忘即歸踐於禁途以茂攄於賢蘊某方圖展慶先辱摛詞仰謙德之勤渠激惴衷而悅懌

奉祠歸廬陵答吉水羅朝請 棐 恭 啟 淳熙二九年

月旦評高服膺久矣風舟山達極目悵然茲詘散以來歸幸親仁之浸邇恭惟某官以旁搜遠紹之學濟中坦外莊之資冠映儒林最爲先達周旋仕路亦號老成夫何進取之廉猶緩凝嚴之直朝多虛位公可騰裝某弛擔云初達函未果隔千里而共明月方期適兩閑人之心烹雙魚而有素書乃首勤六從事之貺其爲愧感未易敷云

答安福路宰 植 啟

族大而才流聞惟舊政優而近渭見益深顧方從山鹿之游未暇往雲鴻之記簡高情之異甚屈妙語以先之恭惟某官躬受

僞明世傳清臼凡人所難而我獨易益才力之無窮其譽滋著而位未充特主知之有待政已成於雷土寵即荷於天衢某竦聽合符首期傾益適屬三秋之杪尚調六氣之和

賀湯榮公赴召啟

召還奚爲對掌鈞樞升之賜位之尊胙以諸公之貴雖王曾再入姑循景祐之舊章而曹相定封實處鄭侯之前列制書一下歡頌四馳某聞時不易然乃鉉基之當守歲如晚矣何觥飯之能須若置棋自有後先而芸草必贍內外一失其序孰成厥功憶敗亡之冤將歸方戰守之機未央獨公抗疏於君臣之際謂國失謨於閒暇之時幽突徙薪當日無聞於恩澤震風凌雨後

知託於輔幄恭惟某官絕識鄰幾孤忠拔萃出緒餘而應務人莫能名謁悃幅以事君大其知我垂橐隆於相業久慰愜於民瞻事有從違時存用舍挺然勁節自不改於雪霜曾是浮雲果何傷於日月逮茲委重初不辭難言念比年適逆多故技非越人不足以治衆疾力非烏獲不足以勝千鈞然而廷議靡同敵情叵測師已疲而解嚴尚遠民既困而趣辦方興明良都俞固爲一堂之黙運疏附奔走亦資百執之贊成顧羣羣者每嘆難全而硜硜者豈能成事封大夫於卽墨毀已日聞補袞職於仲山愛而誰助正資碩望力制頹風照之以蓍龜之明何邪誣之能惑鎮之以山嶽之重俾國勢之漸尊底幾期年馴致大治微管仲其左衽矣豈徒銷猾夏之憂用尼父爲東周乎且復有夔夷之望某一從陪侍卽辱知憐方幽昇於田閒乃逖傳於輿論向也蒙此爵位本出將軍之門今茲譽之官墻不見宗廟之美但同野老永託化工

又賀再轉左僕射封慶國公啟

冊告大廷位升上宰持兩朝之魁柄得君欣如彼之專易西土之公圭積善啟有餘之慶殷肱既喜熙載何憂益聞收功不世者必存先定之規撰策未形者宜免不齊之日況拯溺救焚之際豈談河嵩餅之時謀夫孔多當有執其咎者幾事不密得毋害於成乎覩姬公之輔周聖子產之相鄭或動流言於四國或

紛輿誦於一年使無堅決自信之心而作因仍苟且之計京何時而奠枕鄒曷日而有章宜吾君念昔人慮始之艱求彼相圖今者折衝之要其誰有一德之享繄我不二心之臣才之全而識之精既越拘攣之表任之重而恩之厚遂若輔佐之先雖云舊席之還時乃首應之轉恭惟僕射相公舜廷弼直魯國儒眞再朔萬幾之繁浹成期月之化論精神之運固難形容考施設之方或許詡說益鎮物重踰於與艱而決疑明甚於著龜義在敬王故陳謨而至切美存報上故任怨而弗辭惜邦財則力贊儉圖裕民力則屢頒寬令登畿一命悉儲可用之材授鉞諸軍潛易不能之將內修若此入告可知必將康兆民以蹈成湯之蹤格上帝以率伊尹之職期天人之協應乘夷夏之徯來一舉而空朔廷大漠之威以振五遷而治湯亳先王之烈其從此君臣素定之經綸豈中外能窺其髣髴及功成而劾白自心駭而神驚某十五年陶冶之中二千里門牆之遠化工之蘇羣槁其如遇閎之楊大匠之無棄材自嘆難雕之木但深欣躍莫寫依歸

與趙提舉察院漢啟

從童子六七人於鄉校以觀詢度之翬負才名三十年於外臺未釋澄清之轡豈聖主顧憂於南土抑明公心樂於舊游雖慰此民其如公論恭惟某官忠清表於當世問學窮於古人若憲

若則今案之舉高定明堂則諸儒之議屈歷考正元之士大用已多獨惟魯國之儒外庸屢試間嘗頒於璽召顧猶待於瓜時中外合辭皆嘆後薪之居上謀猷趨告即問夜席之盡前久此庶身幾於閱世帶不疑之欄具尚達顏辭達商浩之坐函所憂謬誤其爲依歸本易敷云

與趙贛州公祥啟

昔聞暴公子如想見於古人願識韓荆州益屢哦於斯語今依庇不遥於數舍望懷賢敢廢於一緘恭惟某官學術足以康時威名長於治郡方蔪尾搖毒之後親平贛水之瘡痍暨佛貍窺江之秋力固朱方之屏破久勤批卻姑聽凝香紛然十邑之兒

童爭迎吾父壯矣鬱孤之臺樹重得主盟顧方倚於宗彊諒難稽於王覲某狎漁樵於故里在邦域之下流日遲浮鷁之遥歸首望匡廬而雅拜其爲瞻頌實倍等倫

答林教授仲熊啟

數父執於慈恩之堵疏若晨星訪耆英於通德之鄉凛然霜幹雖千里猶當命駕豈同州而廢馳辭恭惟某官儒行配乎先民詩名聞於四海一行作吏非無意於致君再轉爲丞乃不容於當路惟薰醲浸涵而道彌廣故敲撼挫抑而身益尊盍不歸來適逢西伯之善養輒思兔去俄遂曼容之自修其廉清可以師鄉閭其進退可以厲風俗是爲令矣宣待詶言願方注想於九重看即召陪於五畀某遥深聞登之喜適困采薪之憂利鳩杖之從客獨妨先覩望龍門之發業敬卜後期區區所懷喋喋徒費

答永豐張丞茂遥啟

伏審違衙王命忝治邑民喜動閭閻威行雁鴈恭惟某官地望華顯天資雋明再爲丞而處之恬然一得召則進也銳矣迫兹暇日及彼同僚緇濟巖之遺書大明家學式瀧岡之故隴少慰士心非俗吏之能爲捨名流而誰望未遑泚記先辱示音俯深感愧之懷更切瞻承之願

答武岡趙知軍伯璋啟

時稱虎榜恍驚四紀之周齒以鴈行夔想兩家之盛雖南北東西之相望而死生契濶之不同陟彼岵以興悲偶存餘息仰高山而結戀豈在他門但知轓蓋之守邊未省驂騑之稅駕豈謂先君之友曲憐不肖之孤屈輩流而賜華緘感今昔而陳至契載窺鄭重增激主臣恭惟某官清醇忠厚秉之天問學才華傳於世早陪雋軌擅政駿之聲名安步仕途養問平之德望佐郡嘗聞於善教爲邦不愧於古人大夫皆曰賢已記中書之籍公卿選所表即頒内史之方某及兹俟駕之時願作執鞭之計里仁爲美況當雞犬之相聞父黨無容何必雉腊而後見春陽駘蕩玉體冲和期加厚於寢羞用下待於頌願

同永州葉守程啟 隆興二年

茜綸紳於闕下熟觀少尹之威儀被發棣於田間遂聽大邦之
謠頌屬長巖之甫届諒福履之交綏恭惟某官學富源流才堪
盤錯早濟石林之美浸承文陛之知差撰登畿贊京兆三王之
政選掄出鎮開幕陵萬石之祥惟猷爲左右之具宜故中外褒
遷之甚寵承宣屬耳威望隱然必酬督刺之庸誰出君侯之右
某二年執別千里傾風未能注記於江潭徒想凝香於燕寢敢
期謙厚猶念衰窮十人分治於私書絶知敏手一介遠勤於行
李深愧高情惟感激之在中非指陳之可喻

同洪推官啟

考氏族於故家知冠江東之籍事鋤犁於舊隱喜逢幕下之賢
雖車益之未傾已心推之先曳伏惟某官才猷夙蘊儒雅自將
庶剸繁如閒暇之時居州縣無滯同之歎武昌之號多士正内
佐吏之才渤海之爲水衡宣後功曹之拜某未遑刱牘先辱飛
緘坐深愧感之懷行遂瞻承之志

與龔守直閣 淸啟

伏審初反牙璋重分銀竹二千石眞秩視使者以爲優三百里
諸侯豈炎方之可擬主知異甚民詞歡然恭惟某官規恢雅以
小知智畧期於大用胡塵滿洞猶長嘯以折衝嶺祲微茫宜望
風而罷警申錫自天之寵榮疏易地之恩豈止畴庸是將趣覲
益與東海而勝之使及兵散漢池則襲遂歸況漢廷方闕於
公卿諒庶制先求於督刺某世爲北客今附編氓淸德有餘豈
敢本一盂之水惠心厥及但當褰五袴之歌欣忭於中敷宣罔
既

與葛守判院 立衆啟

伏審帝眷樂郊詔除循吏入邑之民有恃羣州之楷在斯恭惟
某官才德兼優人門並妙仕路淪罔久矣衆所嘆咨宸心特達
知之親加擢用斗野不離於一道星舜就駕於兩轅矧茲謝守
之頻展矣顧憂之切惟弄印靡輕於舁付故懷章尤極於恩榮
師帥賢則主德宣故試承流之手治理效則璽書勉行參增秩

之規某掃轍偷安灌園自給竊寓公之禮貌敢並他人觀前輩
之風流尚諧素志其爲欣懌未易敷云

與趙守直閣 不溢啟

伏審帝眷樂郊詔除良牧入邑之民有恃羣州之楷在斯恭惟
某官忠恕得於天資才猷周於世用丁年宦達由學問之著聞
頻歲外遷以循良而表見向膺三接入預九卿羽儀天朝方資
祭酒之舊德屏蔽王室復賴維城之倚功惟出處之俱宜非親
賢而孰稱既屢書於課最即高步於禁途某掃轍偷安灌園自
給竊寓公之禮貌敢並他人觀前輩之風流尚諧素志其爲欣
懌未易敷云

謝生日詩詞啟　乾道元年

已孤多難欠一死以無求不學少文羨久生而安用豈謂某官因錫名之初度特取義於斷章驟觀玉振以金相徐讀文從而字順曳縰以歌商頌慚無曾子之聲讀詩而至麥我空有王夏之涕敬藏篋衍永貽子孫

答胡邦衡啟

某竊惟三有樂之君子俱存爲先四無告之窮民幼孤爲重自憐薄命實感格言每值生朝不知死所對鍾粟而養弗洎清集則那閒麥我而涕自流妙詎何有豈謂某官以貴下賤以賢下愚饋雙玉瓶屈千金諾更推孔子之忠恕歷敘姬公之太平清

談亹亹而不窮雖歎筆端之口華緒遙遙之大遠恐傷月旦之評然念無言不酬有倡斯和載維鼎族時乃相門與其借異代以禱祈曷若即聖朝而揚推文恭之遇仁祖僅登二府之班全夫之事泰陵止轄中臺之政孰云吾相乃在我公況虛左以待時豈居東之可久堤沙一築匪脫四空二百載而中天適符興運三千臣而同德永卽羣工入衣冠盛事之圖冠宰相世系之表玆爲公論非曰私言

答新江東提刑趙直閣公柄啟

伏審榮易皇華顯趣嚴召循良進擢慶賞公明恭惟某官篤學恥務空言誠心樂施實悲踐揚三紀未嘗與歎於積薪鎭撫數州所至必封於蕃木再臨贛水尤著治聲衰晁思其姓名縉紳詞其留滯有謀猷乃順於外況宣布之久勤非仁義不陳於前宜論思之是賴由此造脅邦之兩社豈惟陪舜牧之四朝某背望虎頭之堞而身莫前今瞻鵲首之颿而足不進河雖廣矣盈無一葦之可航風輒引之坐覺三山之頓遠方徘徊而挾刺益繾綣以貽書但深感悵之懷莫究願言之素

與郭贛州帖教啟

占風濤之色方期鵠首之上征聞道路之言乃審騎頭之邁邁失殆同於交臂悔何及於噬臍遙想襜帷俶開幕府民安新政神介多祥恭惟某官問學家傳直方自信明足以知人之疾苦

知足以摘吏之姦欺間被異恩擢臨近輔方善教得民而報上會庸夫挾貴以察州暫汨讒波罷季布河東之召俄回宸渥復子松雁門之跡眷此雄藩足施敏手政倘成於五月缺定補於九卿某方引分以歸耕豈馳辭而爲佞因輿誦之如此恃交情而有云惟意之勤非言可喻

答李監酒次魚啟

戲提健筆優取舊毡波瀾之獨老成豈應遺恨誰手而看前輩果復擅場吉語播揚鄉評稱愜恭惟某官體兼四業用足三冬自合丁年騎駿馬而就熟路胡爲半世著美名而負屈稱益厚積者可遒南漢而晚成者始爲大器必也年高而德邵自然齒

宿而意新舉筦庫之士七十家無愧外臺之歲貢上公車之書三千牘卽聞廣殿之廬傳步武之亨權輿於此某領風自昔披贄有初秋鶚在天歎老先生之逸興春風得意想前進士之後遊既覺心降遂忘辭費

答李本中保義李宜中解元啟

弟兄獻藝臺府登名方剛車分道而行各當一面逖言語同時而至實允庶言某人勵志精勤凝姿溫裕既擢通經之學亦高登賦之才自昔家齊爽已推於二惠揭從入洛價不數於三張負此爲聲難乎嘉遯用公山而握正禮前後適同與侯喜而知雲長衣冠增勒行唱庭中之第歸爲膝下之榮某特枉高軒竟

貽巨軸雖雖雁序已觀秋漢之聯飛韡韡棣華更侯春郊之並秀其爲欣頌未易名言

答郭贛州賀冬啟

候氛長之日知太平之無愆瞻迎送之雲驗循良之有助恭惟某官明超龜蔡政捉蒲盧開濟歲月之幾何圖境歌謠之藉甚順迎陽復參婉時和豈徒榮祿之具膺蓋亦善祥之總集登觀臺於魯國姑追視朔之儀款圜陛於周郊終贊事天之禮某欣逢小至仰祝大來體號五雲愧難當於華翰令休一笑悵莫奉於清樽

回南安祝知軍謀啟

潮竿違去久浪迹於煙波騎吏實來尋寄聲於嶽牧惟未忘一日之雅故不吝五雲之書於以鳴謙亦斯敦薄恭惟某官儒雅漢之循吏惠柔周之俊良濟民以政而何事乘輿摘伏以明而豈資吏鋤平心共理有衆率孚紛多譽之轉聞剸四聰之簡在郡守者民之帥姑紓組以少留王朝者俊之廷卽率綏而入侍某頃心盛德屈指召期逢驛使而寄嶺梅意殆踰於縞與識歸舟而辨江樹日侯侯於檝迎

答士人謝解啟

伏審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郡吏獻賢書登於天府聽月評之無間知秋賦之有光恭惟解元先輩毓質粹醇降才高邵學專

爲已期爲君子之儒仕欲及時聊應主司之試眷言茲士實異他邦家稷契而人咎繇下視士鄉之十五德淵騫而文子夏倍徒門弟之三千惟選於衆以甚艱則拔其尤而可想麗矣騫雲之息緒壯哉倒峽之詞源鶚在秋天已播少雙之譽鶯遷春谷卽聞第一之傳某幸忝榮名猥膺盛德憶槃姍之舊步尙覺槐忙詞璀璨之新篇不勝草偃感由中積意亘言傳

省齋文稿卷二十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回郭贛州賀正啟　乾道二年

天行有信養生開閉而爲春神聽無私正直靖共而獲福豈論强弱已騰於四境而壽祺不介於三朝恭惟某官剛方足以發胥柳辨博足以重漢席仁心素著何待於郡鄙之鳩智慮所加猶能覆荆州之雪一吹暖律盡滌凍塗華衆美以在兹紛多祥其焉往行陪劍履直上星辰某甫治書郵已勤驛使想東方之千騎目斷班春被尺素於雙魚愧同眭夏

再任官觀謝宰執啟

三年去國夔斷朝參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踪跡已沉於農畝姓名尚錄於朝廷雖至賓頑宜忘荷戴伏念某稟資極陋薾學不敷本期久次於簿書敢望驟深於載筆冠沐猴於仗下實愧水官齒路馬於君前常憂山野身非不遇心自弗安仰緊恤隱之施俯逐投閒之請年豐冬暖無嘆於飢寒日邁月征有慚於夙夜曾經更之未久而寵任之已加博矣惠施不忍偏憎於數子大哉鈞播固應块圠於無垠此蓋伏遇某官咨國儒眞辭廷弼直擬南地兵民之柄贊中天神聖之朝三握髮以旁招舉來俊傑一禿翁而退處猶被恩榮自憐流落之餘倍感提撕之意某

敢不內循尸素圖稱麗澤司存雨露之邊難期朝覲身在江湖之上但祝帝齡

答錢倅五月旦問候啟

風上記時甫應濯枝之雨禮經紀候喜來登黍之農觀四序之無愆知貳車之有道恭惟某官履兹長夏介爾多祥忠恕所加縱重囚於牢戶濡詞不爽斬陰木於山虞卽歸象日之畿大啟景風之賞竊惟公論宣獨私誠某寄托蔭庥載逢穀日莫緩賀宜之後每勤薌記之先其在感藏靡容殫叙

回湖南提刑直閣王郎中　彦洪　啟

資弭一方寵加八使進寓金閨之直寶增玉節之華制命流傳

臣工聲動恭惟某官擅山甫將明之美兼翁歸文武之才早列棨鵾橫飛於劒右暫提虓虎直指於湘中熾彼渠魁屈其羣醜衙賞光於當世功名著於鼎鍾徐國濯征已賴整師之皇父淮夷攸服行歸淑問之皐陶某暫詘追班久陪步武春銓選藝嘗歎笑談逮華翰之來臨恍舊遊之似夢適聞褒詔倍激懽悰

答生日詩啟

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懸之日讀寫兄弟之禮況當右拱之時曾未釋於端憂敢與聞於賀喜伏蒙某官噓枯意重漱潤才清借仲尼仁者之褒發吉甫穆如之詠皇揆余於初度迄無內美之可言武詩發其幸章但有中心之永佩

與洪景盧啟

謫堕亡何豈舊遊之敢記傳聞有喜謂新將之當來念爰屢幸忝於爲毗則惟悴難忘於必敬輒理久焚之硯載通執訊之書恭惟某官德配淵騫文規姚姒草紹興之詔家有其書起大將之門今無此比白合徑參於國秉胡爲倘攷於民功千里傾風二年引領叔度之來何暮既騰褊袴之歌君嚴之行勿遲及冀事樞之執某側聞斯語爲酌其中採此萬邦少展甫申之惠間於兩社卽追季孟之蹤既容陪凝香森戟之笑談復可丐賸馥殘膏於造化惘悰所底英晤必爭

回新進士啟　孫逢辰　劉全畧　徐徵　陳一邦　陳夔才　劉膚　李克

龍飛擢第風詔除官親鄰輝光士心慰愜於穆文明之代有嚴後進之科三歲下詔則與郊見天地之理均萬乘臨軒則與冊非公孤之儀等況今皇帝亟庶虞之問咨實學而匪事虛文宜子大夫以晁董之才貢昌言而非徒干祿兩相求而適值一祝選則爲榮某官天之降材固殊學以爲己尤至凡著在簡編而甚富皆措諸事業而可行宜其出谷敏於遷喬取青易於拾芥後傑出我門下豈惟座主之榮英雄入吾彀中想見天顏之喜載仰儒先之蘊詎專科甲之求惟聖朝重此以來名世之英故志士假之而作致君之路尚攄賢業迄副鄉評某僻處郊圜猥勤鞭馭瞻泰定之宇固應輕萬戶之侯味春容之篇殆類謀

天之星其爲欣感未易敷陳

回郭縣尉有憂啟

伏承龍飛乾五象近魁三聖氣相求將入風雲之會衣冠不乏寶掛鄉里之榮嘉聞所難逢者茲爲昌期不可掩者其惟宿學故運有千齡之候而金須百鍊之精方武帝初年求賢良之奇士宜仁門高弟在德行之魏科某官造道醇深積文璞麗仁先難而後獲農力穡而有秋主司不能信人久乏昌黎之薦士天子自爲座主適逢唐室之右文靡需南省之蘭臺折東堂之桂賦五色而遺矢初何病於李程擲千虛而善之宜深嘉於司馬已膺親擢卽慶超遷某特枉新篇曲敦舊契異時塲屋雖容揚

糕之在前他日宦游何害積薪之居上併陳善頌以答好謙

與錢吉州瑞英啟

管庫中都早識名郎之面躬耕北陌將依賢牧之仁念睽違一紀之餘乃庇覆二天之下逖聞祀輟遠劇搖旌恭惟某官德度粹溫儒猷通敏既將相儁王之有種亦文章政事之傳家締席主之深知異價潘之重寄仁風揚袂頌多必偃之民惠露沾吳行廣衍輿之潤遂由熊軾歸從雞翹茲荷士之公言非邦人之諂語某遲聞新政快滌塵心一廛胥前豈敢助漢廷之治三篇轉上或能興益部之歌欣頌於中敷陳罔既

戲答錢倅

某比貪求益輒復言詩辱荅之勤渠省愚衷而愧恩恭惟甲族宦冠聖朝系出眞王世爲右戚吳山裴繡帳何止於銷金秦地吹簫期豈須於低唱殊非筆悞端是寫眞既蒙叩鄙之言輒効解嘲之對

回添差通判趙朝議不韋　啟

視秩列卿自應典郡輿懷先壟力詩監州雖有榮覩苦無公事諒假潁川之軾以光京兆之阡恭惟某官才華賀白之儔德望間平之亞飛騰久矣更歷三輔之元僚議論卓然常備十連之上介將受維城之寄暫榮展墓之歸地置萬家已驗宏譽於韓信木生連理即觀瑞應於蔡邕某方治書鄰先勤牋敬託治中

之庇豈惟目見於老成從方外之遊尙冀時親於益論

回李世南秀才

試倚馬之言昔已拔於巨軸賦高軒之過今復誦於新篇愧無尺寸之長虛辱再三之貺身方抱拙何絕徑之敢知分合投閒於捷徑乎何與但珍瓊玖永賁巾箱

回蔡吉州洸　啟乾道三年

河橋三歲共聽朝雞江國一麾行逢壽鹿念昔卜隣之好乃今託庇之階其爲懽慰豈同常品恭惟某官慶歷談臣之後中興廷尉之甥問學有承始曾門之是似慈祥無害豈宅相之不如適丁重外之時遂作詩先之計少勤敏政別奉除書歷帥守而涖倚班益聖朝之新例選循良而補鄉閭亦神漢之舊規士無問言公有愜志某比縣薄遠稍緩馳詞聞千騎之來想前驅而夢去方春紀孟和氣應時願於啟處之間益以保綏之厚

荅丞豐魏宰　希文　啟

命車三徑誰顧陸沉占吏百函獨勤泛愛抵病脾而快讀積感臆以中藏伏惟某官纏撥煩理劇之才得學道愛人之旨分竹符於炎嶠官布恩綸執穀璧於江鄉乃迂途轍雖百里少卑於千里而近邦殊勝於遠邦與其國蔑爾而庸輸盍之名孰若縣壯哉而享絃歌之樂兄易流於聲實諒滋速於褒嘉尙養頤龜用蕃晉馬惟瞻期之至切非宜寫之能周

除南劍荅雷州蕭守　鼐　啟乾道四年

投閑歲久敢嗟大史之留起廢恩深辱在諸侯之選念成期之尙遠迺筦記以未遑豈謂執謙特形贊喜恭惟某官才猷天稟學問躬行早溥詡於聲華駿發舒於事業羣公交薦多續日宣嶺海分麾藉甚桂林之伯雲山動輿優哉桐柏之祠惟承宣之譽素高且睿哲之知彌厚好無事職豈容遠慕於杜欽苟有良謀正恐近求於申伯行趨迓召平上要津某疎聰瓣陋首圄廷勞惟賜祈之至切非頒迓之能周

荅郭尉有憑　羅司戶　全畧　啟

六年遐舛賦收供奉之班一命俯加名玷附庸之國雖上聖匪

瑕之賜亦諸賢推轂之私恭惟某官厚德好謙鑒文行遠篤嘘枯之雅意摛液潤之芳詞何取陳人遠貽新語言念放浪山林之久詎堪雍容輶軹之間矧四體可勤猶乏在前之知略豈二毛已受敢思治郡之功名幸尚達於戍期當徐仰於祠請仰酬嘉貺聊布忱言

謝生日詩詞啟

鄭伯驚妾載感寤生之日僖公保魯敢當純嘏之詞方一舉足而懷罔極之恩乃九頓首而拜非常之惠假壽鄉之新說奏文囿之奇才儉異高型眞獲太牢之饋喻同稼穡正貪一泚之功翰墨易殫感銘難既

答胡邦衡啟 胡大書魯太師樂爲子生日壽乃用其啟中語戲答

言念生以敦牂首宿有大月惟夷則物豈無傷正爾早衰居然永感豈謂凪金殷論思之手揮玉堂勁健之毫比之衛賢者之官龍以魯太師之樂秉籥翟而錫公爵雖不足以事王執同律以聽軍聲顧敢忘於詔告仰承嘉命來貢孤踪其在感悰併需面敘

答廖英州邁啟

引分投閒久安農畔叨恩起廢適在士鄉既未臨洗印之期難聚展事賢之禮音郵違暨感臆中深恭惟某官夙蘊儒猷素隆士譽其行了翁之抗節服膺中立之存誠比佐藩條適逢惡謗

緇甲兵其卒乘既坐絕於蔓滋出幕府持旌麾曾未移於桑蔭若時嘉績方簡宸衷於旁頒一札之書進補九卿之缺某日邁取道首冀披風惟瞻邈之甚勤非指陳之可喻

回梁提刑 益甫啟

問舍初年尚記尊使君之嘉惠躬耕末路喜聞新使者之先聲謂因肆覲而必留故緩雙鳧而未遣逮茲拭目宿不啻膽恭惟提刑判院出相門而敦寒素之風富天分而勵精勤之操形於德業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以詞章宜贍蔚瑰奇而絕擬允矣克全於衆善劭然屢乞於外膺茲由江介之封早賜先君之履十城父老歌西平有子之詩八景山川留召伯甘棠之化姑慰

戎昭之望更增臺治之光何待政成即陪崇直某方樂展屨之晝掩莫知英鍔之宵馳未贍負弩之驅已辱斐刀之處感懷斯甚宣寫奚周

回得解士人啟

皎皎白駒而在彼空谷久聞鄉譽之高呦呦鳴鹿而示我周行果預計偕之榮一傳榜帖肆協輿言恭惟解元先輩學道衆說之郛文號諸儒之倡惟其負勢莫當之勇是以收戰必勝之功間里嘆咨親交慶羨冠名南省繼歐老之遺風策第太常合賢洲之舊識士所望者君其勉旃某特枉長牋仰欽厚眷緬梁臺之響幸目擊於俊遊傳漢殿之臚尚耳聞於吉語

謝生日詩啟　乾道五年

四五十而無聞焉方悲鯉鐵九萬里斯在下矣敢借鵬飛惟古今善禱之非虛皆人士誠心之所寓勤儉化俗則豪眉詠於幽風豈第宜民則台背形於褒頌豈伊大賦乃及小夫此蓋某官仁惟好人喜故溢美爲吹噓之雅意貽比興之新篇愛欲其生雖不衰老彭之比壽胥與試願同依堯舜之仁

回新進士啟

伏以我后勞於求賢蓋三舉矣吾州慨然上對得五人焉繼前輩起家之榮爲後生稽古之勸舉有愜志曾無間言竊惟致治之由用儒爲急昔者三王而上確乎一道之承異端興於七雄

始綴甲兵而讖書策大亂極於五季專用錦劒而鄙毛錐觀歷年長短之不同則擇術是非之可見今朔馬尚馳於中土而重兵未撤於近邊常情皆言用武之秋明主獨切右文之念思多士生此王國豈徒薄三年應詔之多有一德克享天心實欲冀異日行吾之實使齊魯復歸於魯而晉盜悉奔乎秦儒效若斯武功何有孰仰當於睿意良有待乎儒英恭惟某官躬遵往之貢擅博聞之與以通經而拾地芹固所優爲由舉首而破天荒殆同創見況棘聞繼登於虎榜而萊衣同拜於鯉庭家慶方來可驗斯文之力邦榮有大竚慨所學之功某覽喜未遑馳辭先辱鹿鳴歌而揚侯舉已預榮觀龍標奪而盧肇歸更逢盛事其爲欣幸未易殫論

回江西任運使文薦啟

上閫南之一節已彰畫錦之榮周江右之三臺更示宵衣之旰既登吏民之觀聽益增韶傳之光華恭惟某官德粹而莊學醇以博行己勵廉清之操立朝高忠肅之聲臺省要官踐揚殆遍清刑劇寄績效屢聞復瞻舊游重盼新渥列郡熟知於威惠不令自行近班儁俟於英賢言歸可待某一違和氣六換嚴冬望孔翠於屑霄笑鷃駘於故步尺書恕狷雖疇昔之僅通大呪謙謙愧今茲之倒置其爲欣感未易數云

賀錢守冬啟

梅放柳舒樂土春回之有象□輕衡佩明時氣應以無訛孰開壽祉於一陽盍酌頌聲於千里恭惟某官承家忠厚敷政仁明久昭列宿之華治介藩之譽稽禴爲頌視叔度以無愧散昆爲奘舍喬卿而奚稱德逢道長福以類升某側迹畎畝傾心侯宅官僚交慶豈野服之敢參鉛槧馳詞尚誠心之少致

回太守賀正啟　乾道六年

東風凍解知和氣之先春南國教明訝嘉祥之棐篤恭惟某官敷施上澤安輯民生力行寬大之書謁著中和之譽順迎獻歲行趨朝元屬雪戶之憊居阻牙門之旅進首勤慶問良極感悰

又回壽安謝令啟

日行庶善初攜龍角孟然品彙俱有向榮之心卓爾仁賢豈無爲善之福恭惟某官神明所保年德又新奕世同章常夢生堪之華三年桃李重開滿縣之花行陪春見之宗八奉夜前之席某尚稽走處先辱飛文嘉野性之多慚致報緘之稍緩其爲愧感交會衿膺

與廣西經畧張大猷啟

茂實飛騰耳熟桂林之伯窮檐局趣夔游訾氏之洲遙知五管之兵民欣頌十連之師帥邊疆清晏祉福綏將恭惟某官學殖崇高智德廉正揭從別乘姓名已達於宸廷旋駕軺車風采遂傾於嶺表開帥牙而即拜貼禁職以頻遷訖其外庸方倚田侯

之組式是百辟即邁山甫之歸某披霧尚踈頃風更切雖衡嶽元同於乘雁而灘江不礙於雙魚惓惓之私喋喋奚既

答吉州新倅趙朝散啟

側聽詔除來參邦治風颸遠涉阻脩惟梓之恭騎吏鼎來先辱摛華之麗一諫過厚三復增慙恭惟某官廟堂凝委澗松挺操政術久高於吳會典刑未替於洛京曾此廬陵雄於江介顏魯公之鯁挺尚屈佐州向文簡之才猷亦勤監郡雖小淹於退武諒遠繼於前模某從事無堪乞歸甚切行同野老重詠海沂之功更俟召還敬酌齊人之水

除閩憲赴闕奏事與宰執啟

望慶八年莫賀上衮安居二逕弭荷大鈞雖依歸造化以甚勤而通敬姓名之無路忽叨淮擬倍劇兢慚念扣閽以非遙愧達函之已後伏念某少而孤苦長則迂愚但信一心欲致身名之泰逮更多難乃知骨相之屯得未足以償亡塞不厭於積毀揭從幽昇痛悟昨非甘爲灌園負米之遊宦復結綬彈冠之望豈謂起之野服假以繡衣惟盛世難逢非不抱貧賤之恥惟軺車甚寵非不貪禮樂之華顧才薄之無堪且病衰之有素冒陳私悃洊瀆公朝當文王之作興適伊尹之自任有來羣士共圖王室之宜不使匹夫獨隔聖人之澤遭逢若此進退何居恭惟某官皇極爲心泰和斯世身兼九德不以尚人士挾寸長豈容在

野善類聞風而望賜治功指日而格天如某者豈足記憐亦叨拔拭始逡巡以避蓋自揣於非材今竭蹙而趨懼固違於成命倘得一登九級之陛退望三槐之庭雖汰斥隳之而志願償矣

除少蓬答史檄州侯啟

天暑未艾嚴賜正崇冀加御於鼎珍以永隆於邦棟持節分符已叨起廢登瀛視草更許參華揣分量以無堪啟緘縢而有靦此蓋伏遇某官仁心忩舊義槩嘘枯曲憐流落之餘每借游揚之助遂介新渥併及陳人被惟兩郡之政聲久在一時之課最民之攸堅恐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還歸竊意嗚玉朝天之甚邇倘覓汰斥倘幸贍承茲粗答於多儀殊未殫於

答吉州太守呂治先大器啟

惟宰拜州旋聞開府俯稽衆論固當陳荷幕之誥久受一麾又合致必恭之禮屬疲精於道路加疚職於閫廷力有未遑心焉不遑遽叠勤於翰墨幾莫措於面顏恭惟某官躬稟異材家傳奥學分麾兩郡課以最聞列屬中臺譽隨日起眷東南之上郡實六一之故鄉調守吉艱非公莫可銷民愁嘆將見古人之風俄吏矯虔更觀仁者之勇某雖未獲依豈弟慈祥於里閈之內猶庶幾論中和宣布於縉紳之間尺牘所陳寸誠奚既

回宣國守姜待制啟

遇雙旌於吳郡僅容漫刺之通望千騎於昭亭未假空函之達忽披榮問增愧懦衰恭惟某官望重簪紳智深旒扆宜服四鄰而熙載豈容一日而去朝適是名藩困於巨浸輟嚴徐之侍從倚賈杜之蕃宣惠政甫施顧戀旋釋雙溪聳嶂巫賡謝守之詩四牡介圭行趨韓侯之覲某比自漁樵之侶來參鵷鷺之行念揣分以非宜方陳情而引去欲酬大貺莫措片言姑陳感激之私少答記存之厚

回李秀實發啟

垂釣江湖久斷脩門之夢牽絲館殿再追鵷鷁之遊逶迤何止於三辭荏苒已踰於半歲推鄉評而有自修謝牘以未遑忽披執說之誓山借言過情之譽禮文倒置愧感中弸恭惟某官學造予徵才周於用治效早彰於四邑政聲尤首於五州當馬援據鞍之秋堅陶公運甓之志衆期明陟事乃暗投吏疑終老之年晉卿有罪上黨子虛之賦劉監非人載惟貴齒之時仍在急賢之際朝冠暫挂未妨新組之頒塞馬重來即慶舊毡之復願究觀頤之理亟承傾否之休

答巫樞密謝復職啟

上眷舊勞制加新渥冠六閣遂嚴之職遂二疏冲退之懷褒語一傳輿言胥穆恭惟某官英規表世奥學通倫用之則行殆侍從弼諧之徧歷已之無慍顧眷訏窮達以何心將觀妙以怡神

宣待年而優老茲推郊賚載簡褒衷規字西清雖未盡輔臣之寵數角巾東路固已追前輩之風流惟壽祉之方增諒恩華之繼至某未諳納誨何敢占詞荷謙德之有光飭誨存而先逮傳子孫而榮沛郡邀贈廣德之垂車在機密而歸東平徒羨鄭均之賜穀其為欣感交集襜悰

回李賢良啟

君人者勞於求賢孰當明旨子大夫哀然為首獨副詳延富哉八千言其偉之文應此七十載久虛之典冕旒動色韋布增光竊觀聖朝最重制舉藝祖當艱難創業之際已設三科仁宗享盛大持盈之期至頒十詔惟所詢皆當世之要務故所得率一

時之異人乃知用儒納諫之極功豈以右武好文而殊轍天之未喪文不在茲恭惟某官博洽本於家傳精勤充乎天性賢人事業罔不窮探流俗施爲未嘗肯顧積歲心潛於載籍一朝名震於京師維昔眉山有如蘇氏明允抱才而不遇文忠勵志以有成肆惟黃門亦紹素業謂古人不可作矣而今者誰其繼之豈無他人適在同郡兄尊公方正之學早爲先達之所宗而難爺功名之心方勉後圖而未艾猗中興之盛際復嘉祐之遺風某託契頗深締交恨晚討論盛舉幸預於司存臚句廣廷復陪於山立曾未追於展慶乃先辱於摛詞惟欣感之交襲非叙陳之可究

謝生日詩詞啟　乾道人年

生我劬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過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邱山正聲諧於金石穆清風之詞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蹤之弗稱但深銘感莫究叙陳

遷禮侍回外路啟

貳圖書之府久愧宅餐聯筆橐之班更叨虛授自知過矣誰則使然此蓋伏遇某官以揚善爲心推達人之志靈河滋液助成濡涸之功和氣薰蒸陰假噓枯之惠遂容蕞品亦玷高門修謝牘以未追侍華緘之先速其爲感愧豈易敷言

回添差整務通判鄭通直著啟

敢煩詔墨參爲屏星惟議論聲猷是爲倚重故簿書期會非以煩公恭惟某官守道爲齊得之風窮經承漢唐之緒貫險夷於一節隆寘望於貳車肅肅姚旌寅餞未離於舊治紛紛候吏懽迎已及於新疆少須坐席之温別奉綢旆之問豈特雨持金節榮踐世官固應三接彤庭茂摅賢蘊某投閑於此依庇有初識士龍於雲間佇爭先賭陪司馬於方外尚託後塵修慶問以未遑侍華緘之先速其爲欣悚交集襟悰、

答豐城羅主簿　全材

啟

唱第彤墀起家黃綬任有近鄉之便官無待次之淹喜動交遊光生里閈竊以文風之盛固在是邦家學之優獨推甲族師友淵源之遠交兄誨誘之專君有實能殆無虛榜某官氣由直養學以勤精粹温桑敦厚之資富羣恕興觀之識擅經魁者三世聲譽卓然登科選者六人歲時屬耳發軔鈎稽之職問津華要之途氣薇斗牛難遏豐城之劒枳棘鸞鳳苧旌仇覽之賢某未暇馳辭先勤飛翰索枯腸之易涸嘆巨筆之難酬愧感交懷敷陳罔既

回吉州葉守程

啟

竊吹西鳧親慶虎符之出服勤南畝俶賡熊軾之來風動棠陰春生梓里恭惟某官輔仁以義好學而文政事詳明本躬行於家法聲華赫奕久獨步於仕途佐吳京則彈壓之效隆鎮楚會

則循良之功著尚迂逸駕載涖劇州蓋貢輸獄訟之繁非游刃孰能濟此矧疾疫旱荒之後惟福星可以庇之帝意則然詔除甚寵朝方信賞公且遄歸某甫辦尺書猥勤大貺索居無賴顧何幸於依劉靜治有餘諒不勞於舍蓋欣愉之至敷述奚殫

除富沙答傅運使 自得 啟 乾道九年

鷁退飛者六正倦搏風鼈左顧者三屢勤刻印戴上恩之彌厚省愚分以何安屬困負薪未遑削牘乃屈乘軺之重先貽執訊之書大貺逾施感悰中積恭惟某官家聲赫奕天韻高明文華足以穆皇猷智畧足以參國論問津錦帳將久拜於瑣闥遷轍繡衣聊晝行於閩部公既知人之情僞人亦稔公之聲猷諒無

刺舉之勞坐奏澄清之最遂班邇列益告遠猷某久矣傾風行馬受察居閑從仕一生自笑於苦心多病非才三事恐煩於弁案依歸之至敷述奚殫

謝余監場生日水晶環詩啟

四十九年往不可復方哦太白感秋之詩千二百歲形未嘗衰乃佩廣成修身之喻禮將誠而兩厚物與意以俱新坐我於水晶之宮已慙實惠報君以青玉之案更愧虛拘循雅眷以難忘服荼言而無斁

回衆官生日詩啟

倚團蒲而坐長日昏昏遣百慁之途數圖書而感流年今學知非之步猥勤高誼特枉雄篇增風木之深悲重霜遂之永慨千歲而壽無害敢當黃髮之祈三嘆而音有遺徒味朱紱之美其爲感荷交集襟悰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答陳贛州啟　淳熙元年

吳京結綬僅接步趨閩嶠分麾幾相先後方嘆追攀之無路孰云迂勞之有期望千騎以欣然拜雙魚而愧甚恭惟某官學窮百聖才冠諸公著在詞章發雅頌典謨之秘形諸政術適剛方柔惠之中久振譽於從班游宦勞於制簡雖名高而忌者衆顧望重則眷愈深宜晦朔之再更而珪符之三易十年生聚允賴於撫摩一道輶鈐兼資於整暇諒兵民之胥悅即揆岳之迭居

某去德終星頒心披霧得孟公之尺牘顧縞榮觀居大邱之鄰城更依靜治其爲感幸豈易敷陳

答吉州倅趙朝奉　謙啟

閱別駕之題名昔固多於賢士膺貳車之選今復值於過材方圖處讌之修已辱書巾之貺恭惟某官中和迪德清白承家撫字有方課屢優於劇邑周旋無滯績常底於近畿宜仕王朝乃參郡政將令向丞相之舊治獲覩清猷公之遺風仕雖稍淹民則何幸某別德五年之久心不謂遐依仁三逕之中喜如忘寐即期良覿尚冀珍調

除殿撰答保昌羅縣尉　維藩啟

投閒祠館久爲版授之禿翁帖職書林忽厠金閨之諸彥襲上恩之過厚揣愚分以難安豈謂某官獎善爲心鳴謙勵志屈君房之妙語賁莊叟之陳人矧是頻年疊勤厚貺讀二十篇之策已擊節於宏才論千萬世之榮更服膺於絶識顧缺然而無報徒惕若以懷慚

答楊壽仁謝解啟

越在妙齡驟膺高薦實誼用能書而稱於郡彼已後於二年楊侯當始冠而舉其鄉今更先於四載庭幃悅豫譜牒光華解元天與雋拔過人之才家傳疏通知達之教中都名士猶云折輩行而與游同里諸生疇敢露鋒鋩而角勝果中有司之式即觀

天子之光某昔陪乃公游翰墨之場今見郎君赴功名之會身雖老矣心則欣然荷飛蓋之來臨閱摛詞而增感

答甲午解元而下啟　而下有墨書作劉德禮啟

率馬以驥來空北士之羣化鵾爲鵬往運南溟之翼一時得雋萬目注觀解元先輩學有淵源行無瑕玷月旦素推其名譽秋闈果壓於英髦載窺筆下之波瀾足見胸中之錦繡先鳴南省應同六一之無雙首唱東堂宜復冲之之第二方圖展慶已荷摛詞惟服感之交懷非敘陳之能究

答詹狀元駿啟　淳熙二年

六事咨詢方求鼐治一言窘合遂冠倫魁喜動天顏歡傳士類

縞以得人衆寡關世盛衰方試藝於廣廷初莫分其賢否逮收科於異等乃舉集於英髦觀蘇氏之遺書歎仁皇之多士其在衆甲者垂四十不爲公卿者纔五人惟其獲助於皇天是以生才於王國厥今盛際與昔同條某官學足以窺聖經才足以應時用平日著鄉閭之望一朝居俊造之先事業文章其誰不信功名富貴夫豈易量某甫趨龍尾之階適際鰲頭之選方將贊喜已辱飛文佩謙柄之相先激感悰而無斁

除待制同外路敕

扶犁南畝久作老農簪筆西清復陪諸彥處非所據愧不自任恭惟某官才名冠於公卿治行高於方岳以牧民之餘裕推好

善之誠心曲憐起廢之蹤特借噓枯之語一緘甚寵三復多慙欽惟願治之朝實賴得賢之助鵷濡其翼乃理之常猴沐而冠夫誰不笑縱人言之姑捨其自劾之敢稽乘下澤之車將懲酬於素志重高門之地當敬避於眞才因叙感悰并伸善頌炎蒸甫爾敬處何如益冀珍調茂迎寵數

同胡邦衡謝龍學啟

河圖峻職已冠時髦盧阜眞祠復優廩假辰良拜命賢類均歡縞觀累聖以來最重西清之長或解天官之常伯或辭翰苑之主人欲賁其行始加此職然猶考平時之望實亦復稽在服之歲年自非光前絕後之[illegible]未有躐至徑躋之殊禮恭惟某官

爰邦壽儁華國文師天子倚以弼諧時人望其平治廣五百年之昌運久宜當路於王葛進十二等之清資姑復假途於楚閫某倘寬簿責尚及班迎敬酬大貺之臨併勁小夫之祝

除兵侍同新閩漕傅直閣啟

少而不武葢素慚於甲兵老矣少文敢與知於翰墨而洊叨碧落之眞拜再遡紫清而上征自視歉然胡能當此茲葢伏遇某官推達人之志存獎善之心力借吹噓助成僥倖曾感悰之未布辱榮問之相先惟昔分符不獲庇身於閩嶠逮今持橐所期接武於吳京何駑駘立仗以常留致鸞鳳覽輝而未下公言弗釋定須季子之來歸私義難安正恐曼容之免去悵焉永望言莫能殫

同漢陽趙守象之啟淳熙三年

以閑平之望分漢沔之符條教一頒懽謠四達恭惟某官才堪盤錯學造淵源久宜膺仕之勞俶被專城之寵既昭民譽卽簡上知奬勵有加豈特用前規而賜璽選掄可卜故將遵近制以爲邱曾修慶之未遑辱貽緘之先逮更敦曩契俯記衰蹤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凜乎六馬驚夜夢之通神感懌交懷敷宣罔既

同許校書蒼舒啟

上對鰲扉升華鼇省離三年議禮品秩已高而七舉書緗紳

尤重詔除一下文學回驍編考祖宗之朝甚嚴館殿之選居中乃記言之捷徑在外仍帶職之優恩惟其舉異於司存是以必從於試可自頃典章之革例爲職事之官然猶畧倣前規示存故事文儒之外他歧其可進乎禁近之聯假道而升多矣況聖上尤艱於此選計歲中特召者幾人不有英髦孰當推擇某官博文而約禮達古而通今人久望於登瀛文果成於翻水軍旅貨財之說滾滾不窮誕謾苟且之風惓惓而論觀筆下之如此知胸中之浩然宜甫上於奏篇即誕頒於寵命蓋飫聞俎豆之事故薰炙簡編之香宲少詘於班資將益充其器識某方圖展慶首辱摛詞坐深欣感之懷更効陛遷之祝

回施贛州　元之　啟

達勤頒望出鎮雄藩幕府一開懽謠四達恭惟某官道參前哲名在近臣宜入侍於邃清乃存臨於藩翰惟昔仁皇之世若時清獻之賢輒自諫坡往分符竹既段條於鹽法仍疏鑿於贛灘嚴而不苛治有餘力泮水設瞻依之像遺愛未忘鬱孤存望闕之臺流風可想旋由課最歸振霜威公豈後身理何共貫某方圖注記已辱貽緘惟欣感之交懷非敘陳之可究

回鄭校書　鎰　啟

茲審高言對策仰奏宸心四部讐書旋膺除目英賢得路館閣生光竊觀炎漢之興無若董文之盛既首除誹謗妖言之罪又親策賢良極諫之人下情日通上德時茂賈山其言多激切善乎指事之詞梁傅所陳畧施行美矣移風之效惟今願治與昔同功某官端勁有隱巖之風博稽傳通德之業身方游於太學人皆許以諍臣有司徒知音於程試之間天子獨見器於對揚之頃奏篇甫上紙價驟增帝罷統軍之麻何慙祖烈我識尚書之履行紹家聲會是登瀛宲非假道某與觀盛事猥辱華牋佩謙德之過優激懦衷而增愧

回趙富沙　善俊　啟

就錫麾符改臨藩鎮誰非典郡幾人榮奉於親輿矧是便家千騎鼎來於鄰壤上隆恩渥士豔寵光恭惟某官器度恢閎風儀峻整雖抱天潢之潤自搴閫彥之華屢訖外庸政頻追於召杜入思涸列班即綴於嚴徐慶禮微修書郵先暨意非言而可盡感與愧以交深

回周廣州　自強　啟

伏審輟從近侍出殿遠藩蠻夷多貪藉公玉雪之瑩法令素弛倚公權衡之平上意則然輿情以懌恭惟某官文彩似舅廉平亢宗周旋九卿堅守三尺澄按數路靡欺四知誓領帥符行歸從臬江氛嶺祲固有望於廓清龍戶馬人詠益增於壯觀某尚稽馳處先辱飛文感愧交懷指陳難喻

除吏侍回外舅啟

倘祈迅賜久負職官之責武文選試更叨換部之榮仰愧主恩俯慙公議兹蓋某官仁心及物義槩光朝屢託外庸河洑京都之潤遙分餘蔭春回朽木之枯遂使非才亦塵異數曾古詞之未果何貽問以相先其在感悰曷勝言喻

回胡校書　晉臣　啟　淳熙四年

擢秀西州分光東壁英髦在列館閣增輝切觀漢朝初顯蜀士蓋山川鍾英傑之氣故郡國產俊明之才惜文華之有餘而道義之或缺王褒待詔止第頌於離宮何武習歌空罷歸於宣室諭意棘中者文斥邊之過校書天祿者貽投閣之羞既何補於國家亦見輕於鄉里慨前規之無取嘉盛世之有人恭惟某官

質厚而氣清學醇而文麗簫笛應雅鏗鏘而咸韶之音圭璋璧琮溫其郊廟之器比遠抵於驛召姑小試於閎才因古三流參今一體極論憂勤之要兼明義利之原謂守將皆得其人則兵民兩蔑其利願天子以清閑之燕俾羣臣言成敗之機豈徒宣輯於坤維自可規恢於宇縣奏篇甫上茂渥遄頒聊假道於枝譽即問津於華要某幸叨發策喜際登瀛辱墜睨於長階實銘藏於厚意屬緣移疾致緩馳辭尚惟高明有以原恕

除內翰同外路啟

寓直非才深慚久假出綸示寵遠忝為眞觀瞻視草之臺羞縮扶犁之手此蓋伏遇某官恢恢推讓議論嘯枯仁能好人已者成名之美謙有終吉更推平施之心遂使迂愚亦塵華要某方圖壯記首辱飛文蒙瑞霧以遊行固多潛潤對清風而肅揖自滌炎蒸感幸兼懷敷陳罔既

回江東徐漕啟

待詔無堪久慚假寵疏榮有腆忽冒眞除薄材積愧於妨賢厚禮首勤於削牘一謙過矣三復赧然恭惟某官志節清修風猷警邁學雖專於為己道不廢於愛人應仁義之文固宜視草有澄清之志聊復登車矧嚴徐久在於漢廷豈願牧不居於唐禁居慙未至日冀同升旋面望洋難免大方之見笑汗顏血指焉知巧匠之傍觀感怍交深敷宣罔既

回李大著　廙　啟

伏承策勛東觀正位承明惟此官乃侍從之階故今代以選掄為重昔人之進者固多矣蜀士之賢者可考焉淳夫在元祐之時莊叔當紹興之末皆歷大著作之任遂為修記注之官以公之才何彼之愧承天未老固無乳媼之譏孫綽可稱允為文人之冠矧為鉅美方萃高門父子並兼史官古今無此榮遇蓋談遷未始聯事而彪固亦非同時翟駟三世相承止於傳業應奉五葉不絕姑曰承家豈若無異論於三傳之中施隔屏於一堂之上行並儀於禁路實增煥於周行某曾直玉堂嘗勤藻翰以為行慶趨遷之命是故少稽酬咨之言今雖愧於後時幸自欣

元宵節期促高蹈復打破

回廣州周侍郎自強　啟

政成南越既許借寇班正西清宜膺褒錫崇陰雖舊寀紓載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蓋世十城士卒久服恩威五嶺蠻猺與安教化惟治聲之數劭故恩渥之梁來六閫外遷姑用皇朝之制三公入拜即稽漢氏之規修慶未遑貽緘先逮其為欣感高集襟悰

回溫州陳尚書彌作　啟

起從家食薦畀藩條積平海之去思歌永嘉之來暮惠周兩都眷厚九重恭惟某官禁路耆英清朝名德論思獻納夙聲嘉猷

輔相彌縫久應大用尚煩汲黯坐嘯南陽許由輟盡之間躐踐廟堂之上公言所屬召節何遲某猥辱飛緘愧稽馳慶仰佩謙勤之德俯深感悚之悃

回隆興呂少卿企中　啟

民欲稍微擬上借留之請天臨昭格已疏勉勵之恩棠陰不改於庇休芸閣有光於論譔十連增重九牧向方恭惟某官實茂而聲英中閨而外肆故家遺俗具知文獻之存熟路輕車見謂經綸之蘊伸體國愛君之衛旌牧民御眾之才遐阡邇陌想耕桑樂歲之餘南浦西山羨風月良辰之賞其為瞻頌罔極敷陳

回閩路監司　啟

起家畿縣既察鄉州易節維新不踰鄰境出入按臨之內光華跋履之間風采聲聞歡忻同浹恭惟某官炳靈峻嶽尚友先賢遵淵源於禮樂詩書出緒餘於文章政事為言東漸固嘗廣賞而貨通旋選南閩可謂車轄而路熟念觀風之沒廣諒策足之有期率屬蓬山隔坐當仍於近事問津禁路緇衣遂運於前規某過辱先施深慙不敏雖未充於報厥尚即繼於慶辭情之所加言不能盡

回劉正字光祖　啟

光膺宸檢進列英躔除音甫頒七類胥悅竊以辭章既敏初何待於考觀器業已成尚奚須於涵養然聖世重典常之守抑仕

途榮館閣之登故先小試於禁林然後橫翔於冊府恭惟某官譽高全蜀文中甲科有用之材所居可紀無窮之聞隨日以新昨萬里以賜環指三雍而振翼朝推後望人嘆博聞姑颺弱水之風即扈甘林之駕況審官進秩已漸於亨途而慶賚及親又符於孝治薦紳改觀家國同休某猥預榮觀過勤遜謝給相如之札欲為力以何施美崔氏之莊在貪功而豈敢其為愧荷罔罄敬陳

回袁秘丞說友　啟

輟掾西樞轉丞東壁切考在昔不輕此除肇自魏朝典尚書之奏事速於梁日為天下之清官不有偉人孰當選選某官風規

秀望器度恢宏學探左右之原文蕩中和之氣珪璋特達當徑薦於圖邱車路遄邁姑安行於通道屬聞擢序良穆師言益聲名積日以昭彰故英俊望風而傾附損受以益茲有友三官惟其人固皆第一某適叨載筆偶際登瀛墜既長幾愧執謙之太過披觀健論嘆陳義之彌高感服交深叙陳難盡

同周廣州自強啟

策勛南海晉職西清喜動羊城光騰犧畫恭惟某官節操似舅廉靖得君度梅嶺以分麾坐閱四年之久望松門而次對超居六閣之先既丕輯於民庸即遄歸於帝所某方圖馳慶先辱飛文佩謙施之勤渠撫惸袠而愧感

同葉枝書山啟

伏承翰墨策勛鉛黃分職動諸儒之欣豔指夷路以騰驤竊惟人物之盛衰實在國家之教養識其大者則方寸之木可高於岑樓顧而小之則九仞之山或虧於簣土故本朝重館閣之選爲當世儲公卿之材必作成於閒暇之時乃獲用於馳驅之際某官文華掞蔚志氣激昂學有淵源嘗範模於呂氏論無骫骳由櫜鞬於汪宗浸更事任之煩優簡聖神之眷方爲世用宜並英游繙圖部之書始深涵於術業號萬人之傑行自見於功名修慶未遑貽緘先逮佩謙牧之良厚激感悰而弗諼

同中詞科周監酒相啟淳熙五年四月

伏承再提文筆獨冠試闈捷音一傳公論胥穆某官氣涵溫厚識蘊通明問學淵源挹洪波於滄海詞章挺拔鍾秀氣於赤城早收俊科思賈餘勇方其即席同志莫不避鋒逖此擅場有司爲之擊節既成名於盛旦行策足於要津過勤幾敬之施仍叙宗盟之好藝文甚富已慚大布之阮咸名舉方新更愧小冠之子夏承言欣感交集襟悰

同姚狀元穎啟

伏承文經乙覽名冠甲科仰窺聖鑒之精俯聽輿言之允某官氣涵溫玉質挺修梁才華獨步於鄉閭術業先鳴於場屋比據素蘊奉對青箱幷包乎百家諸子之長持守以大學中庸之約多爲貴者言同老氏之五千一以貫之辭異公孫之數萬既越拘攣之表宜居俊造之先龍首兆祥馳滄溟之驛使鯉庭拜慶破鄧水之天荒人知稽古之榮國享得賢之福某偶陪諸彥進侍嚴宸環漢祖之壇初莫知於韓信擢武皇之第始共服於平津方欲馳辭遽勞枉駕勤厚更貽於盛贊感慚滋激於惸衷

同第二人葉狀元適啟

伏承言念宸衷名聯舉首初傳臚唱大契輿情某官賦超邁之資濟精勤之業學術淵源乎六藉詞章馳騁乎多聞俯俊傑以造廷悉聰明而上對切時要論自是一家備問陳言畧無半語人或積日精思而不足我惟一朝伏奏而有餘究觀方冊之遺

交賓相上下誰謂陛廉之遠地曾不拘牽緊抱負之非常於功名乎何有某未遑展慶先辱飛文積感悚以在中豈叙陳之可究

回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啟

伏承拔尤蜀道得雋漢庭巍乎鼎甲之科藉甚□先之譽某官材資英茂問學精深慶本家餘繼夜光之述作美由世濟騰最乘之婵華萬里賓王一心寤主謂求速成者無遠畧而顧近憂者勰永圖對揚大問之數條理明而贍仲獻斷章之十語意婉而忠既蒙親擢於軒墀卽並英游於館殿某猥由膚淺預聽臚傳象應三魁共喜去天之邇祥開五色原知賦日之工高誼不遺長牋先逮其爲欣感交集襍悰

回趙正字彦中啟

茲承發揮鴻筆是正秘文榮動金閨光生玉牒惟本朝重館閣之選蓋列聖儲經綸之才粤自中興以來間求公族之雋若乃網羅於科目策試於葵嚴然後用之如今鮮矣某官學醇文古質粹氣清事業蹈韋布之難規模非軒冕之謂達抱天潢之潤徑飄弱水之風羣東觀之諸儒踵西京之盛事苟其眞者河間得四方之書種而別之劉歆集六藝之畧少需歲月遂立功名某朽鈍無堪游從有賴辱長牋之俯賁歎麗藻之難酬愧感交懷指陳奚喻

除禮書兼內翰回外路啟

綴星辰之廣曜被優遷窺雲霧之窗仍兼舊直調寵靈之有赫揆庸亥以無堪恭惟某官踐履配乎先民抑揚持乎公論好謙爲德薦賢每戒於自賢獎善存心欲達常思於人達迄由借譽馴致增華知章兩命之榮正慚非據韋陟五雲之體過辱先施在悚感以交深豈諛言之能究

回楊正字輔啟

茲承敷納以言舉鼇斯士儒林歆豔吾黨光輝竊以有列於朝孰非出羣之雋告猷於上猶須入對之時紛百辟之斯來閱再朞而乃浹逢辰艱矣備數可乎自非深究治源力陳時事不以流俗毀譽移其守不以此身用舍貳其心則何以上不欺於吾君下無負於所學恭惟某官廉方秀傑博洽通明奏牘公車繼遺忠於棣萼陳謨諫省挹正論於冰清既自結於殊知當立登於要路尙從涵養益起聲華屬陪禁直之清風獲覩詞源之浩渺未遑馳慶先辱貽牋在感悚以交懷奚指陳之可喻

回江西錢運使佃啟

伏審上節閩山改轅江國按行雖舊臨遺則新恭惟某官雅量鎭浮訏謨經遠借父兄而馳奭益自弱齡兼文行以致身允爲全美踐歷夙高於中謦欬清尤著於外臺茲屈重來旋聞愈治使乎有指務躬布於寬平刑無邪足坐銷於羣枉惟公特立

與衆皆馳宜上爲神聖之深知下使士民之信服既以續前功於一道行當均大惠於多方某未染慶緘遠勤榮問敬佩謙虛之意良深感悅之情

同劉饒州邦翰啟

乃者鄱陽歲惡糴坐念深爰起舊人往頒寬詔恭惟某官天資豈弟政術通明外歷劇煩所居輒治內聯侍從厥問彌彰今以萬人之英而臨千乘之國何待席煖即觀政成轉旱潦爲豐年銷嘆愁爲和氣不輯民譽遄歸禁途某特枉書郵愧稽慶賀感銘之至筆舌奚周

省齋文稿卷二十五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除參政回外路監司帥守啟　淳熙七年

居六職之先已塵高位綴三卿之後更玷殊遷揣分無堪抗顏有覥恭惟某官心存奬善志在達人力行忠恕之言允懋謙冲之德游談所及既弗間於賢愚好語相先更曲敦於契好載循固陋曷稱褒揚第什襲以爲榮豈一言之能叙

回在外侍從啟

六曹宰屬方恪守於官箴兩祕通班乃與聞於國論靜言忝官

厥有由來恭惟某官德業高明詞章偉麗赫奕禁途之儁望中和藩服之政聲經國遠猷益屢形於奏牘進賢雅志亦密導於宸衷是使非才獲陪共政某尚稽注記先辱飛文佩謙施之滋隆激感惊而無斁

回紹興張閣學子彥啟

禹會雄藩吳京近輔上求良特今得名臣恭惟某官政術高明儒猷敏茂籍甚兩朝之侍從卓然三鎮之藩宣貢誼嘉謀既入陳於宜室畢公多績姑出保於東郊行趣召還首儀禁綦悵暌違之未久屬問諭之先臨愧感交懷敷宣奚既

回金陵范參政　成大　啟

乃者臨遣英望保釐別都待裴度於延英足爲殊禮錫韓侯於北關何止路車既特開金縢之尊疊復親御石湖之扁榜恩章加厚今昔所稀茲棨戟之肇臨宜江山之增重恭惟某官才兼文武識洞幾微外焉極方伯連帥之權內則高論思獻納之舉自陪國論彌釐民瞻上方規恢中原寤寐極治蕭何相漢厥由居守之勞尚伐尚即契會朝之詠某彌年戀戀一見忽忽目方遡於檣烏手已披於鯉素其爲感幸未易名言

回史少傅賀冬啟

伏以臺雲紀瑞圭景踐長恭惟某官道德宗工華夷碩望玉殿和長春之句壽同化日之舒金華敷正說之篇道協陽爻之長

維師之拜指日以須某密企崇墉欣逢令旦其爲善頌莫究文陳

回福州梁丞相啟

黃閣上臺將宣廷渙紫宸秘職先下璽褒是宜溥海之交歡豈特高閎之成喜恭惟某官事業萬夫之望文章多士之宗以光明儁偉之資濟溫厚洪深之德事君以道如古大臣夢帝賚予爲時良弼久贊宵衣之化暫從晝繡之遊威惠幹方兵民按堵嗚雀乳日晴盡洗於棘茨海宿山行候館何憂於盜賊緊治聲之藉甚在寵渥以宜然裴度來朝方益彰於勛德次公復相豈或減於功名某嘗布慶儀未修公禮茲遠勤於大呪第增愧

於憪衷暑令方中燕臺多暇聲謹寂寥之節永垂哀戛之休

同婁州蕭侍郎 燧 啟

甫遷休辰奉宣寬詔光騰星婺潤浹日畿恭惟某官巍登鴈科允蹈賢檢士服純誠之節朝推忠謹之名裘冠久踐於華途彌彰乃眷紆組方榮於故里已輟于蕃看即政成式遄王覲某夙親道誼稍闊聲猷及未容投劾之時尚獲贊登庸之喜茲酬執訊併致忱言

同遂寧李侍郎 壽 啟

上眷舊德制臨大藩當印綬之被躬已歡謠之浹境恭惟某官全蜀先進中朝老成學術貫串乎古今才名赫奕於中外慨念

俗吏罔思治原視民瘼而弗求縱吏姦而莫問惟公久陪帝模既已知德意志慮之詳乃今容接鄉邦必將繼中和布宣之譽仍頒漢璽歸侍處廷念修慶之未遑辱貽緘之先逮其爲感悚未易名言

同贛州劉顯學正 啟

誕頒新組起鎮舊邦民吏歡迎神明欣相恭惟某官懿文華國直道事君入座升班久榮曳履三刀協夢洊屈分符惟昔頖川最稱黃霸粵若再臨之日居然愈治之聲旋被璽褒入陪鼎路孰增光於漢事諒復見於聖朝曾修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逮其爲愧感罔既名言

同陳侍郎 巖肖 啟

綴前凝之列未著新功策太史之勳乃甄舊績周章拜命俯仰懷慙恭惟某官禁路老成儒林先進文推巧手頒綰於袖間名冠善人宜優於天下不鄙疎庸之品每存奬與之心逮此叨踰借之褒飾正辭直筆悉無補於汗青俊語名章幸獲窺於尺素其爲感刻豈易名言

同齊侍郎 慶胄 啟

欽承茂渥起領眞祠既厚宸知亦榮新養恭惟某官鍾英海岱被遇堯旒凜然栢寺之直聲籍甚荷囊之清譽姑從雅志結壽宮香火之緣行奉除書上胥極星辰之履方圖進賀遽辱馳辭

荷謙德之相先置感悰而無已

同單侍郎 夔 頌德

恭惟某官才堪盤錯識照幾微參棨官政之英聲榮踐禁途之貴仕 前後與上同

同紹興府王尚書 希呂 啟

朝辭北闕夕鎮東藩條教一新士民胥慶恭惟某官學該百氏氣蓋諸公文昌喉舌之司久隆譽處於越股肱之郡寵寄蕃宣適一方罹水旱之災正萬乘軫肝宵之念諒小施於政術卽丕著於事功旋奉璽褒平蹈鼎路某俶逸風度驟辱音郵在欣感以良深非敘陳之可究

同宣國陳舍人嬃啟

君子殿邦屢問刻贊羣州承指今喜頒條轉苛虐爲中和易嘆愁爲謠頌民有所恃政其亟成恭惟某官德逸日休道深自得臨時秉後凋之節溢官無可指之瑕紅蘂紫微暫輟演綸之手雙溪叠嶂聊追涇縠之吟惠既淡於潛藩福自流於京邑行膺畫節入變宸階會修慶之未遑辱摘詞之先逮其爲愧感罔罄名言

又同陳舍人賀冬啟

望書雲物啓侯帥屬以登臺飾設酒叙漢守移文而休吏匪時良牧曉踵前規恭惟某官法從名高藩方課最宣九重之盛德

措一意於泰宇茂臨來復之辰即奉遄歸之詔某欣逢令序阻慶賓筵記室傳封首勤華問道山圖拜坐憶舊遊感詠交深敷陳莫盡

同江陵趙丞相啟

伏審顯奉廷揚榮更閫制非獨化行於南國抑將威震於北方旌纛一臨軍民交賀恭惟某官業茂夔契道傳孔顏會千載之風雲壯九重之基業事君有道可謂大臣應物無心是爲眞宰頃辭政柄往蒞藩方若稽故常嘗殿近輔然考熙朝之名相今荷畫錦於故鄉所以繾綣之念雖深而於渡瀘之行難輟連稱移於圭籌彌注想於冕旒爰頒易鎮之恩式示劬宗之意劬異時三國必爭之地乃今日中原可取之途袞衣繡裳宣許姬公之信處命珪相印行酬裴度之元功某猥忝舊知欣聞新渥雖馳慶牘未辦公函仰謙德之過優激惴衷而增愧其爲忭躍未易敷云

同婺州洪舍人邁啟

茲審上圖舊德詔畀名藩宣美化於三朝浹歡謠於四境恭惟某官修名蓋世亮節傳家詞章獨步於西垣仁愛駢行於兩郡適東陽之調守契中辰之思賢爰出左符起臨右輔揚仁風於黎庶視古無慙蒙河潤於京師繼今有望少需報政即慶爲公某方治書郵已勤緘翰其爲欣慰未易敷云

同陳給事峴啟

茲審茂隆上眷榮踐祠庭雖才業淹留深鬱朝紳之望而里閈燕息殆同書繡之遊恭惟某官學術傳家風猷蓋世版曹瑣閱並高獻納之聲吳會少城交著蒂宣之績姑從均逸行慶遄歸某方欲馳辭已勤枉問其爲欣慰罔既敷陳

同婺州洪舍人邁謝進職啟

茲審疏榮芝檢候對松門旌法從之舊勞賁藩方之新渥恭惟某官名高夷夏氣塞天淵早被遇於宸旒久升華於禁棗由三字畀集賢之職雖用前規通二年躋內閣之班抑存故實而淹屈殆更於五閏且蕃宣涉歷於三州俶閫褒章之頒咸謂除書

之煩參裁棧政以簡淵衷剛珍矯虔諒爲餘事某間嘗修處尙阻馳履辱盛禮之來臨愧前儀之太畧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同鎭江錢參政 良臣 啓 淳熙九年

茲審恩綏綠野往鎭朱方千騎一臨羣情胥慶恭惟某官才宏而德備學粹而文雄天子以爲通儒國人僉曰其孰茂攄經濟之術久著贊襄之功將遂冠於台衡乃暫儀於岳牧昔以王人總餉已得軍民之歡今由政路分符宜增粲戢之重適千里浮餞之後正九重旰食之時條教甫頒顧慶頓釋顒耳袴襦之詠指期衮繡之歸某方治書郵首勤緘翰深佩撝謙之意難施愧汗之顏氣序益暄撫綏多暇願精調於鼎養以大慰於巖瞻

同隆興劉尙書 正 啓

伏審莅州承楷愈治於贛川十國爲連就升於督府恩榮異甚謠頌歡然恭惟某官端重以文溫良而毅銀臺晝省久濶步於禁嚴黃閣紫樞將平章於輔弼條念專城之樂屢分制閫之歡惟皇眷之荅紓且民瞻之素具政將爲避公可遄歸某方治書郵已勤緘翰仰諗恭之過厚顧遲鈍以知非其在感藏曷勝言喻

除知院同外路啓

督綱條於郊已叨承轄之聯參尊畫於中更忝樞機之任惟聖主宵衣之際豈庸夫高枕之時必能兼文武之資乃可重東西之府宣客腹背之祇輒頁股肱之良揣分無堪拜恩有靦茲蓋某官儒林領袖禁路羽儀典治名藩專布愛民之政揄揚善類用爲報國之忠遂使陳人冺承新寵某方期庭謝卽往郵義容大貺之先臨愧小才之不敏其爲感荷罔既敷陳

答福州趙侍郎 汝愚 啓

茲承被命典藩涓辰開府蹕禁路輟直臣而去天意憮然想海邦聞良牧之來人心悅甚恭惟某官道窺聖秘名冠時髦正若孟軻切切異端之闢忠如劉向拳拳同姓之親方謀帥之孔艱顧在廷而莫可徒得汲卿之重式遏申伯之行既有兵民宜恩威之兼濟宣無政事使財用之頓寬以公之才足辦乃事少須

報政便合賜環某方企聲猷忽勤緘翰其爲欣感交集襟悰

同太平州木詹事 待問 啓 淳熙十年

茲承均勞禁路分鎭當塗民吏交慶江山增重恭惟某官名高多士忠紹九重嚴徐義理之文久殫猷告召杜循良之守卽看政成況榮奉於親庭寶增光於郡綬某尙稽馳慶先辱飛緘欣感交懷叙陳曷既

答史太保 浩 謝致仕啓

恭審疊貢封章懇還官政升上公之秩序荒全魏之土田在昔儒則敦止足之風於聖主則極褒崇之禮典冊既下簡編有光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中外之衆固宜交慶恭惟某官道淵深

宅心廣大學無不通故見之著述者多而益辦氣有所養故施之事爲者久而益新兩持一相之權慁踐三孤之貴視物猶已愛憎泯然毋我負人忠恕多矣是宜壽考康寧而天不靳功名終始而人不疑速辭龍利以弗居愈覺身名之俱泰召公爲保雖厥位之已同尙父維師顧其年之未至況舊勤於分陝恐終佐於伐商某早托甄陶喜揚綸綍非敢綏屢成之賀謂當循廷謝之規今覩宸章果符輿望惟是先施之辱寀無倒置之慙迎拜匪遙欣愉更切

回金陵錢參政 良臣 啟

參於金鉉昔倚夔調佩以玉麟今榮居守江山增重吏士均歡

恭惟某官孝友根心忠嘉致主學術淵源乎游夏勲庸亞匹於管蕭望實孔昭簡知彌渥惟潤昇之天府乃江浙之奧區並列雲屯俱爲天塹然而留都非他鎭之比管鑰異左符之分將期北顧之寬友藉東郊之保去思來暮兩邦謠頌之交興餞舊迎新二境旌旃之相接若時壯觀實掩前聞少需坐席之溫旋聽堤沙之築某嘗馳慶問過沐華緘佩雅賅之滋隆愧前儀之太簡其爲悚荷難盡名言

回靜江詹侍郎 儀之 啟

進班書殿出鎭帥垣以法從之名臣臨皇華之舊部上寬帝顧下愜輿情恭惟某官學造聖眞才周世用久徇翔於遠使宜眷與於近班意在本朝固嘗殫辰猷而告於后躬行君子又欲推惠澤而加乎民惟通商則疲甿可蘇惟從儉則經費自足既康五管即綏四鄰某方欲馳辭遠蒙枉駕其爲欣荷未易名言

回紹興府鄭尙書 丙 啟

易麾藩輔浹潤帝畿聳威望於十連寬顧憂於九陛恭惟某官孤忠自信奧學躬行方陳晝繡之歸俄厚宵衣之眷析圭清白堯天無尺五之遙佩印銀黃漢石有四千之重諒甫頒於條教即登拜於疑丞某特枉書郵仰銜謙柄日俟遄臨之語坐深善頌之誠

回太平州盧州池州賀冬 啟 淳熙十一年

考易而測天心既占七日之復登臺而觀雲氣又卜一年之豐豈惟价藩宜集嘉祉恭惟某官道隨剛長德配陽新推惠澤而加之民欲休祥而萃乎已坐迎令序行陟近司某方治書郵遠勤緘翰永言感頌交集襟悰

回陳丞相謝除少保 啟

廷揚制麻位進孤棘既表弼諧之舊德亦酬鎭撫之新功上眷加隆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學充天性忠締主知粹然道德之容足消鄙薄籍甚廟堂之望坐鎭華夷釋相印者十年剖藩符於兩鎭保衡之拜聖意可知台袞之歸人心共後故先以右遷之寵即繼之左揆之除某久荷殊憐欣聞異數雖敬伸於慶禮曾

未達於公函茲屈尊崇過形謙抑三復銘深於悚拜況言莫罄於勤誠

同靜江詹侍郎謝轉官啟

茲承寵頒異數榮陟崇階既酬談經儲禁之前勞亦用增秩璽書之故事恭惟某官學窺聖域德冠民彝入綴嚴徐器弢夕論思之益進陪園綺究春秋筆削之嚴逮講堂甫告於終篇適邊閫亦當於進律式旌儒效彌壯戎昭某特枉華緘倍形厚禮雖佩有加之意豈勝不敏之慙

同廬州王尚書太平州陳舍人池州陳尚書泉州司馬侍郎賀正啟淳熙十二年

春王三朔天地交泰若昔論思之舊爲今慈惠之師茂履端辰允綏繁祉恭惟某官行遵賢檢功考民庸奉順陽和式應發生之序敷宣上德拊遵寬大之書享厚福以難量酌輿言而易見某方修尺牘遠枉華緘佩謙施以滋深叙感悰而莫究

同靜江詹侍郎謝降詔獎諭啟

茲者蒙塵底定漢詔誕頒煥綸綍之溫言獎詩書之良帥寵光厚甚中外榮之恭惟某官道可覺民武能威敵自鎮臨於交廣每綏靜於封圻矧彼無良敢茲負固方調兵而薄伐俄折馘以趣降下十行一札之褒酬三令五申之績益賞勸難同於將士惟聖書可示於眷懷稽本朝優異之恩舉近哉潤疎之典風傳

郡國名震華夷某托契至深窺文窮忭愧馳馆之未果荷貽問之相先欣感交懷聆言何究

同隆興程給事 叔達 啟

升華論撰申命蕃宣已跬步於西清尚絣縻於南國捐御喜劇民吏歡騰恭惟某官昭代通儒周行先進伏蒲視草凜然風烈之高持節擁塵籍甚威聲之著雖再留於棨戟實妙簡於宸旒況甲午之題名有莆陽之近事由貼職而候松門之對旋賜環而濟荷棨之班遂以歲中參於端右既前政規模之具在則後賢進用以何疑某荷未汰歸深期暐語茲敬酬於公禮殊未究於私誠

同太平州陳舍人 鑒 啟

優考民功寵升書殿詔除甫下輿論交歡恭惟某官勁節端朝懿文華國禁路罄諭思之益江圻裴豈弟之聲承水源之餘慶著農田之顯效併酬久次特茂殊恩由三字而貽集仙自存故事通二年而升次對抑有成規嗣奉聖褒遂參枋任某荷逖汰斥尚期暐言茲形拙訓之辭敬荅嶽封之貺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同成都劉教學正啟

峻學士之班仍行臺之寄託寬西顧實兆東歸恭惟某官仁義被躬忠嘉致主自綴尚書之履屢闢刺史之天塌鎮坤維尤高

治最粤若畿思定之定與夫趙清獻之清人之所難公則甚易此超方所以借蕃而莫肯捨聖主所以因任而不忍違然蒭蕘之功急於蕃宣石之助重於遠外竊窺虛位石郎延登某比勤薦里之書深愧一謙之德永言欣荷難盡敷陳

答陳給事啓　啟

閩嶠宿望久跂遄歸香火勝緣力祈因任雅懷雖愜輿論則那恭惟某官天賦宏才家傳奧學入侍得論思之體出藩收牧御之功從容禁館之游襜褕鄉閭之樂備臻百順坐閱三年秩抱浮即自爲謀則善矣席前宣室將有問焉就之某達辱長歲備知厚眷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賀梁觀文兄家年啟　淳熙十三年

伏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和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若時宗工宜介丕祉恭惟某官調元道著宰物功成暫釋政機日聲謀猷之吉茂臨歲旦時臻備順之全方當感會於風雲迓賴平章於軍國某遲聞受謁即冀造門頌詠俊深叙陳莫喻

回陳丞相後卿謝致仕啟

伏承連章請老優詔閔勞執皮帛於新班位隆亞傅易茅封於舊鎮地統故鄉仍秘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搢紳創見衆庶樂聞恭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閎而中於用以奧學高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蓋未嘗近名而聲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鈞樞弼亮神聖謀斷兼乎房杜都俞踵乎皐夔奚去廟堂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冠迄遂祁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天眞二疏賓客之相娛萬石子孫之甚謹矧備六爻之吉悔吝不生壽君五福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盡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於既老豈得謝之可拘公固無心上猶有望某敬懷知己喜聽傳家顧希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律方凝燕超多助冀益調於鼎食永丕聳於民瞻

回池州陳尚書　良佑　啟

光膺芝檢載剖竹符帥帥得賢軍民致喜恭惟某官懿文華國直道端朝身雖遠於禁嚴望益傾於中外用詞臣而作牧姑重九牧選刺史而爲公即歸兩社某近違風度尚曠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愧慶儀之不敏其爲欣頌莫究敷陳

回靜江詹待制儀之　啟

茲承奏功南國加職西清正侍從之巍班表蕃宣之異等恭惟某官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尊主庇民之術久臨遐服迄著多庸身正令從允謂必躬之效政修用足宜遲既庶之風茹次對於恢門即迎登於槐路某雖馳塵瞻未辦公函辱厚禮之先施激懦衷而愧荅其爲欣感未易罄論

回富州陳待制長佑　啟

比審政成江國制易閩邦緊事任之加隆知眷懷之益厚恭惟某官禔身敬簡蹈德中和富華國之文章蘊康時之術業入儀禁路捐紳傳誦挺之言出部州符禧袴洽撫摩之譽乃眷初潛之鎮復煩次對之賢公既樂其土風民尤安於德化正惟宿望久合登庸曾是藩方固難斂惠某尚稽慶賸已拜公函荷謙施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回程待制叔達　啟

升華次對因任初潛觀揩紳相賀於朝知爻老爻歡於外恭惟某官德猷粹穆治行循良詞章爲儒者之宗政術作藩侯之冠雖少稽於趣召實深簡於淵衷昔炎漢之中興有孝宣之極治若時黃霸久在潁川旋酬累歲之勞入踐三公之位上方稽古公且錫還既異時善頌之言信而有證則後日登庸之兆理在不疑況採之士夫議論之公必勝彼巫史揣摩之語因酬緘貺併致誠祈凝泚在辰鎮臨多暇願謹養頤之節益綏視履之祥

省齋文稾卷二十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書狀

除右相答洪内翰啟　淳熙十四年

備數樞庭何有籌前之畧升班鼎路寔無歇後之譏方切慙顏遽勤慶問眷私厚甚翰墨粲然永借重於北扉專主盟於南省對夜遲而視草雖微褒衮之榮放春榜而登庸尚繼綠華之盛其爲感頌交集襟悰敢冀高明曲垂炳亮

回葛尚書云欲致感藏併伸頌禱秋官久次遠猷屢沃於瀾衷春榜高張大用行遵於故實

答王丞相啟

倚夫子之墻昔嘗庇德次蕭何之第今復親仁方俯極於欣榮乃伻勤於問遺名花異果旨酒嘉餚珍餉駢羅飢腸屢餓坊名丙午已叨盛事之逢象近魁三更喜餘光之附其爲謝悃併俟面陳尚望鈞慈俯垂鑒察

答史太傅啟

官處機廷久矣空餐之愧延登鼎路雜然伴食之譏知印累旬汗顏數四竊念某畜身孤遠迹運休明一時清要之官叨塵殆遍二府弼諧之地忝冒居多本圖退伏於民屋何意誤尸於宰事方其壯歲尚陳力之無堪矧此衰年豈代工之有補雖荷聖知之厚其如賢路之妨慈益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勳藏盟府師維尚父爵齒俱隆壽畀信公臧昌未艾報國每肩於忠梁推賢尤出於誠心將鉞求人如蕭何之知韓信相才在下如仁傑之薦衆之是使迂愚亦蒙選任曾占詞之未果辱疏問之相先感悚交深愉言奚究

謝趙丞相云茲蓋伏遇某官澤被生民勳藏盟府累年坐鎮已庶多庸一節來朝即還上衮報國每肩於忠梁遜能尤出於誠心是使迂愚亦蒙任使晝一之模具在所願恪遵居東之望滋隆更期遍拜其爲瞻頌罔究名言餘同前詞

回在外侍從啟

有常立武初何補於籌前靡燮守文乃旁求於歇後陵兢拜命俯仰懷慙豈謂某官恕以取人仁於念舊故當持棨之日每借噓枯之言迨此叨榮首茲贊喜三復情文之厚載增衰朽之光

悚感交懷愉言奚既

回金陵錢參政啟

比審聖心念舊宸渥加新超秘殿之大名仍陪都之重寄演綸四達贊美同辭恭惟某官百行備乎一身多文該乎六藝用之致主在皋夔稷契之間推以牧民出召杜龔黃之上久茲居守藉甚能名吏畏之如神明人倚之爲父母至於儲糧而備歲歉捐俸以寬民租世之所難公有餘裕姑疏榮而進律即趣召以柄朝既類蕭何薄關中而入相必同欽若帥江表以登庸上意則然僉言攸屬某比勤公札仰佩謙光適銜太極之哀遂廢小夫之賻其爲愧悚未易名言

同太平州張閣學士子顏啟

掄才禁路分鎮當塗條教一新謹謠四起恭惟某官鍾英河嶽被遇堯旒獻納論思名夙高於法從中和宣布課慶最於藩方乃眷舊邦淫煩臥理吟翰林之風月壯牛渚之江山即奉賜環遂榮聽駿某叨瞻去旆已辱來緘欣感交深敷陳奚既

同史待制彌大啟

茂膺帝渥歸奉親幟正持橐之朝班領遊帷之仙籍身名俱泰忠孝兼全恭惟某官博洽傳家謙恭迪德秉心無競有眞長者之風見義必爲得烈丈夫之槩生雖由乎富貴力自致其功名允藉論思倏懷定省懇懇忱詞之布煌煌異數之加以禁從而

侍公槐何殊魯拜用金章而施綵服增煥萊嬉厚福方將芳猷益暢某特勤緘貺深戢眷存莫殫頌德之言徒積仰高之志

同宋尚書貺啟

千萬歲嘉封之祝方興壽厄三十年漢臺之英宜承帝渥俄還籠數存愜輿情恭惟某官厚重疏通精明練達均節者地卿之效保釐高天壑之功久樂燕閒坐綏祉福緊紹興之近侍率多白髮之新豈延閣之隆名未復青毡之舊果鷹簡記申錫恩綸顧異數之方來知修齡之益永某過勤謙柄特枉書郵在佩刻以良深非敘陳之可究

同福州帥賈侍郎選啟

簡求禁橐擢領藩符蠲日之良殿拜茲始恭惟某官家傳學術世號吏師典郡著廉平之稱登畿馳休顯之譽淺厚宸知之渥越躋法從之華適謀帥於七閩肆出綸於九陛海山環境古稱富盛之鄉冠蓋盈城今日詩書之國佇報中和之政即還嚴近之班某過辱書函備形謙柄其爲悚感未易敷陳

答紹興李參政啟

伏以禹會雄藩吳京近輔上求良牧今得宗臣槩戟再臨江山增重恭惟某官忠嘉致主德業端朝自叅懷於經綸屢申畀於符竹益用承平之故事不離寰內之名城乃由東陽復殿於越去思來暮兩邦講頌之交騰送舊迎新二境旌旄之相接若時

壯觀實掩前聞視劉寵以有光佇次公之入相某方修慶牘過沐華緘佩謙德之滋隆愧懦衷之不敏其爲欣感莫究名言

答婺州時尚書羅周啟

茲承涓選休辰奉宣寬詔光騰星婺潤浹日畿恭惟某官學識該通風猷粹穆居則示安和之度動而形忠讜之言三獨坐之立朝寄方隆於耳目一把麾而去國郡猶付於股肱諒方茂於棠陰即進儀於槐路尚稽修慶首辱貽緘在感悚以交深非敘陳之得既

同紹興帥殷撰張侍郎枸啟 淳熙十五年

茲承光寵臨追肇寄保釐加書殿之清貳示帥藩之異數恭惟

某官儒猷世濟家法躬行自遣謂豪之班瓕厚宸旒之眷屬漢陵之初卜否舜牧以往臨血指汗顏昔有旁觀之歎盤根錯節今彰利器之功諒甫畢於因山即邁歸而曳履某未遑馳問先辱飛文佩刻滋深感藏無既

回趙永相啟

伏審就加恩返固任藩符隆一品之文階增十連之壯觀詔除甫下衆論咸孚竊以賜位之崇有邦所重若稽漢制於上公而比隆爰暨祖陵非舊弼而弗授倘任蕃宣之重必加稱謂之殊久虛厥官今見盛典恭惟某官忠醇簡亮博大通明奧學邱軻之傳家言穆契之合乎儀廊廟名宸華夷姬旦居周奠枕席庶

邦之靖召公分陝盛榮踰四載之期雖懷歸屢貢於封章而注想彌深於宸扆土瓜未復正需夔伐之謀揆岳迭居還侯調元之拜茲揚邦澨知聲民聽某嘗布慶臧未修公牘重荷能謙之施實增不敏之慚共俟依英勝借瞻

回鄭尚書丙啟

茲審茂隆上眷申命詞廷雖德業淹留深鬱朝紳之望而里閭燕息殆同晝繡之遊恭惟某官望重一時學關百聖銓曹詞掄亟高獻替之聲閫領稽山交著蕃宣之績姑錫遊帷之命即陪籌幄之班某方欲馳辭已勤枉問其爲欣感未易敷言

回富沙程尚書大昌啟

試言臼玉之堂蚤陪後乘修貢紅雲之島幾作先驅遙聞幕府之開倍切襟期之喜恭惟某官學該上古文儷先秦直道忠言結知惟舊陰功惠政及物者多垂參兩社之聯尚屈專城之寄仁風搖扇掃殘暑於初收甘雨隨車轉豐年於樂土民謠既洽驛召何遲某方治書郵已勤臧翰不替同年之好可知異日之心欣感交懷指陳曷喻

回盧州鄭都丞興商啟

疏榮宸扆分鎮淮壖威惠所加兵民胥悅恭惟某官持身廉恪秉德靜共屢馳使傳之華久率賓廳之屬奉承密旨既深練於邊防典治雄藩宜具孚於德意少需報政即趣還朝念修慶之

未遑辱貽臧之先速其爲欣感未易敷陳

回王尚書希呂啟

冠班遠閣均逸遊帷宸眷簡加與情交忭恭惟某官氣剛而裕學博而醇抱文武之全材勵功名之壯志垂升廊肆復擁藩麾三至淮壖民愛之如慈父獨當一面上倚之爲長城力尋香火之盟暫適江湖之興觀禮遇之隆若此則趣登之近可知某特枉臧書備欽情誼其爲感悚未易敷陳

回龍樞密賀冬啟

黃鐘氣應歲臨天統之初綠野景舒身逸璣衡之務居然百順集此一陽恭惟某官名與功偕道隨劭長日萬幾而佐理久底

殊勛嘗三接以承恩行踐元輔曾空函之未達辱華翰之先臨感頌交深敷陳罔究

回施樞密賀年啟 淳熙十六年

歷正己酉敘紀歲年之端生當甲辰是爲天地之合灼然亨會屬我宗工恭惟某官德與日新運隨時泰朔野甲兵之運昔談笑以立銷平泉花木之春今優游而坐享顧右府方虛於使領對昌期即奉於召書方圖尺牘之修已辱華緘之貺其爲愧頌未易殫論

拜左相回趙丞相啟

漢廷右地久矣蹤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祗益兢惶

伏念某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昨結登畿之綬獨蒙偃蓋之歡慰藉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閱十年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靦顏外著感膽中深此蓋伏遇某官學號儒宗望推邦楝杜房事業已兼謀斷之長文呂聲名方趣平章之召延英既啟尙攸何疑某過沐撝謙特始華翰懇懇莫殫於心畫拳拳姑俟於面陳氣序暄和征途暇豫願謹衛生之節來承注意之隆

回史丞相浩啟

廟廷右地久矣蹤居天道左旋茲焉序進內循忝冒祗益兢惶伏念某材無他長愚乃自信每見輕於流輩獨倚重於儒先慰藉揄揚殆非一日疑丞輔弼遂閱十年在斥免以當然乃超踰之滋甚靦顏外著感膽中深此蓋伏遇某官盛德被躬至仁及物以厚風俗壽民生之厚以進人材堅邦國之基天惟監乎忱誠身自安於榮祿肆推餘蔭俯逮孤蹤某方欲馳詞已勤枉問占東垣之上相有悲華象之光望南極之老人但致迎年之祝其爲愧荷罔究名言

回錢參政良臣啟

當軸處中積慚尸素正朝專面旋被恩榮忝冒滋多周章失措竊念某貧身無策於世寡諧偶際運於干齡踵受知於三聖試之久矣竟無一日之長退亦宜然乃進百寮之長誰爲推輓亶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冠冕諸儒羽儀四近久擁碧油之旆暫

臨綠野之詩俯眷齊年嘗叨共政諒噓枯之非一宜借潤之在茲比僅達於私書乃特勤於公札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除少保回錢參政啟

盡衰編裳際兩宮之內禪象星希冕旒左棘之崇貧弗獲控詞惟慚虛受竊念某都無術業但有遭逢十載政塗皆尸祿素餐之日千齡聖旦適處中當軸之辰既極文階遂聯孤保榮褒遷之特異由幸會之非常跼蹐拜恩忸怩就列茲蓋伏遇某官德推輔世志切澤民棨幄之長方虛綠野之遊何慕俯眷趣承之舊每加獎予之深坐使叨塵夐超倫比某方茲入謝正爾馳辭已勤倒屣之臨備叙賜謙之意其爲感怍罔既敷陳

除判潭州謝宰執啟 紹興二年

分麾楚境已叨起廢之恩通籍殿廷更骫慆官之典荷大鈞之平施惡巧匠之旁觀伏念某猗無他長而好自用累卵至危而弗悟奔車既殆以猶馳向非上聖加憐羣公交助久合投身於溝壑豈容遁跡於山林而三閱歲陰再勤鈞冶西山卷雨甫辭書繡之榮湘水行春復假菁芘之寵龍光所被駑鈍奚堪此蓋伏遇某官德茂皐夔功崇閎散每作成於多士尤軫念於陳人諒啟擬之頻煩致叨麾之雜沓載念某年幾七十夙懷納祿之心石官四千今愧食功之謹屬方洗印未敢叨閽姑仰副於上恩當嗣伸於下悃尚緊鴻造訖遂丹誠其在感悰曷勝言喻

謝史太師啟

鍾陵起鎮畏貝錦以辭行楚甸分麾還青毡而假寵上恩山嶽孤跡淵冰竊思某久矣貪榮幾於患失積妨賢於政地紛召怨於周行向非仰恃者天且有陰爲之地自應竄斥敢望全存何期頻歲之間疊拜除書之下湘波浩蕩許以承流奎殿穹窿容其通籍固出聖神之眷寘無培植之功茲蓋伏遇某官致主勳高經邦道廣雖榮歸於故里每軫念於陳人諒因入覲以噓枯遂藉裹言而起廢然某年齡已暮政術可知備孟子達尊者三尚復爲臣之致況孔殘宜去者二敢當自助之嗣姑少副於宸衷即勉追於賢躅庶無負平日高山之仰亦不辜異時流水之知感詠交懷敷陳奚究

同隆興帥施樞密 師點啟

雲飛南浦避賢路以辭行星壽長沙戴聖恩而強起鄧衡廬之相望粲軫翼之分光況異時聯鳳沼之榮且頻歲共鴻樞之政緬懷曩契載託賓鄰恭惟某官道德宗工文章舊老結兩朝之深眷歷二府之巍班貝胄朱紱已奏藩方之課袞衣赤舄即宣揆席之麻某視印有初馳辭獨後疆連壤接莫倚玉以堪羞氣合志同蘭斷金而有賴永言欣懌難盡敷陳

同靜江趙侍郎 思 啟

春官攝武嘗陪編纂之儀楚甸分麾今托寶鄰之好方謀緘記

先辱摛詞恭惟某官喬木故家儒林宿望材術徧揚於中外事功交著於遹遐閱歲海邦已膺褒璽指期魏闕遂秉政機某甫達湘流正資河潤欽佇錫還之新渥首圖迓勞於近郊欣頌兼懷敷陳奚究

同江陵章侍郎 森 啟

山帶衡陽隸荊州而成賦地瀕湘浦會江水而朝宗古尾楚而附庸今浹湖而分鎮未講善鄰之寶先煩執訊之書恭惟某官以義禮之文作詩書之帥威望比高於江左中和方布於潛宮簡在九重秩已增於宣室延登兩社名豈減於次公乃眷疲癃久親庇賴矧諸西燕綸寄與於東流幸以南賓復分光於北富

欣喻斯至頌詠奚窮

回金陵余尚書端禮啟

六卿分職昔臺省之焉依十國為連今江湖之相接方懷思於久要欲展布於遐悰乍因簿書致稽簡牘逮辱先施之寵可勝不敏之慙恭惟某官壯重秉堅剛方植操學問成於眞積猷為著於躬行峻參喉舌之司密鄰金鉉榮領殷肱之郡仍佩玉麟期年成居守之功指日下延登之命某身縻符竹心繫邛樊企出處之正殊恐游從之難必徒深企詠莫究願言

賀陳俶進除同知啟

簡求入坐延拜四鄰用掌禮之鴻儒侍本兵之大柄蓋六藝成

於夫子可辟萊俘而一編授於留侯卒籌漢幄何嘗弗聞軍旅之事夫豈不全智勇之名必惟其人乃振斯道恭惟某官沉謀先物古學造微令聞施於身多士之所楷式嘉猷告於后近臣以為表儀演綸於掖垣成羽翼於望苑逮茲圖任翕爾僉諧亞卿五世之昌已昭祖烈丞相六奇之計行關家聲某托契有初辱知良厚屬充員於郡國昉依芘於廟堂欣幸攸深歎陳罔究

回江東漕楊秘監萬里啟

集裕鳳之池積愧車茵之忝冠沐猴於楚更慙輶益之臨辱大貺之先施負小夫之不敏恭惟某官文規姚姒道出羲黃直節修能眾共難者獨易耳要官美職人所就者輒違之惟九重簡眷之深且多士依歸之久履端伊始泰內何疑某久闊襟期每思謇盍郡國雖分於兩地江湖實共於一天湘水岸花我且哦公之留詠鍾山雪竹公當訪我之舊遊聲書遙陳悃悰莫盡

回豐漕誼啟

六條察州千里命駕俶臨封部大播歡謠恭惟某官學問見乎躬行才猷存乎世濟永懷先烈歷仕三朝清風著於拾遺執法之時敏德高於將命談經之際繄賢孫之是似考流輩以誰如暫屈乘軺即看持橐某一違冰峙屢對炎蒸注目劉溪悵莫諧於訪戴庇身荊水幸將遂於依劉方尺牘之輦馳乃公函之委

委其為愧感罔究名言

回豐漕生日啟

某竊以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日讀寡兄弟之禮況當右拱之時會未釋於端憂敢與聞於贊喜伏蒙某官噓枯意重澈潤才清篤聯事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遇吉甫穆如之作又形仲尼仁者之言申以醪牽重之儀物非敬而實兼備於未將正則而均有光於初度其為心感尚俟面陳敢冀逮慈特垂乎照

賀豐漕生日啟

康節編年甲辰為首屆平紀月編提是先既聚粹於古今宜鍾

政成黃鶴之樓璽書誕布身入紅雲之島符竹增光兒密隣於
故鄉諒深愜於雅志恭惟某官德量江海詞華日星近臣盡規
久著演綸之與仁者有勇更推治劇之才肆頒易地之恩庸示
朝天之兆少需五月即綴三台某過沐謙勤特貽絨翰篋有潛
藩之綏昔恨阻於一行心懷同榜之英今遞思於參坐其爲頌
詠罔既敷陳

賀余同知 端禮 啟

輟總銓曹進陪鶯幄兵權加重國勢彌隆恭惟某官信敏而恭
直方以大抱禋綸之奧學儲蠖濩之深知曳履中臺昨已期於
大用佩麟留府人咸歎其小淹逮遞召以來歸果奮庸而圖任
周益國文忠公集 省齋文稾 卷二十七 四

夫以文武兼資之素久全知勇於胸中則於樞機協贊之初足
運華夷於掌上功名之立日月以須某夙幸同朝茲叨乘障逖
聽郵傳之至可稽戕敬之修其在歡悰曷勝言喻

回何運使 異 啟

倦直諫坡榮持漕節閫九重之隆遣函致尺書逮六轡之迴驅
遠勤公牘厚甚綢繆之意粲然瓣澈之辭三復以還載欣奚喻
恭惟某官抱精粹高明之學濟中和敏達之資以善養人涖厥
源之萬卷有猷告后陳騎省之千言茂膺禮樂之華來接湖山
之勝時雨以化君子德風以偃小人類非俗吏之爲可大賢人
之業宜容淹久即慶召歸某已薄瓜期尚依槐蔭幸晤言之有

日莫保障之無警

回廣州趙侍郎彥樑啟

念昔同朝恍如隔世茲楚奠雖分於湖海而郵速幸接於封疆屬當移疾之時浸闕傳郵之問緘書先暨感臆倍深恭惟某官望重閒平才高賀白盛尹蘭於天府管鮑貳於地鄉近輔要藩笑談可辦南方鉅鎮綏撫何勞姑煩宋景之清重布君嚴之治馬人龍戶咸聽令於旌旄豹尾雞翹即歸班於禁從願謹衛生之節庸需趣召之音頌詠交懷敷陳奚既

回江陵王樞使觸啟

起西掖之舊圖南紀之安榮戟一臨旄倪胥慶眷言下國本隸

大邦山帶衡陽倚荊州而成賦地瀕湘浦浹湖水以朝宗盍通執訊之書少展附庸之敬屬嬰疴之浸久欲削牘以未遑遽辱先施奚勝厚愧恭惟某官德尊一世學貫六經正大規模由家傳而自得剛方節槩逢主聖以彌彰言揚於侍從之時弼直於贊襄之日宜其入相何乃出藩昔爲吳蜀之必爭今距京畿而甚邇他人澤此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諒器備專修而復古竚聽晉公之伐蔡豈徒王粲之依劉某自嘆衰殘正歸歸老譬諸西燕久寄與於東流曾是南貧暫分光於北宮瞻依備極頌詠難周

上韓帥書　紹興三十年正月

某聞之士無介紹而欲求進於公卿之門其說蓋有二焉非政術足以取知則文學足以自見者也國家長育人材雲蒸霧集於此二者不可謂無其人然以游明公之庭輒銷縮愧畏無敢自飾固陋而衒鬻其所長者非明公拒之以詭詭之色也蓋秋水既大至北海則望洋而歎公輸雖巧聞偃師則不復語藝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今夫中台萬務蔥以六職莫難於銓衡而明公嘗掌天官矣莫重於邦賦而明公嘗爲司徒矣莫慎乎讞獄而明公嘗帥憲部矣不宣惟是事至煩者京兆也而兼總於理財之餘權至重者南海也而收功於談笑之際任至專者陪京也而開府數月百廢具舉明公之政可謂絕人矣文思天子聖學高妙出於生知大風之歌橫汾之辭雖賈馬崴徐不足以窺其萬一而明公簪筆持橐出入禁闥者十年論思於朝夕相庭以義理至於春容大篇慶成郊祀則又親承宸翰爲之賡歌明公之文可謂名世矣然且接士以謙待下以禮雖涇渭炯炯於胸次而江海其量於人蓋無所不容也某自弭節於茲一時僚吏智者竭其才勇者効其力官無曠職職無廢事衡某以無用之才居無用之官日飽薑鹽月俸數萬無絲髮銖黍以裨公家不法逐之幸矣顧何以冀知遇也哉雖然竊有說焉昔韓愈爲博士兼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學爲郎都官也又事餘慶於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

爲屬吏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穀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敎別郡也又事明公居守概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安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矣請以是爲紹介不宣

子柔弟親書紹興三十年正月十五日

論鄉閭之盛舊云齊女之賢參氏族之華亦曰韓門之樂匏君猶自之黨實我婚姻之家欲宿好之彌敦假良媒而往聘伏承某人令女組紃婉娩承母訓以有初而某舍弟必强鉏藥操修讀父書而無怠是求蘭季來相棣華首夏猶清已卜御輪之日迨冰未泮遂爲納幣之時徵物之儀別緘以載

韓氏齊人

回陳運使之潤狀紹興三十年

伏審遠祇召節甫及修門訏承宣室之咨立造甘泉之從已懷漫刺卽望前騶欣躍之私指陳莫喻

回林宮教狀

伏承駕回畿甸歸覲庭闈屬謁制之攸拘望離違而阻造先勤誦劄彌劇愧懷方此溽寒倍勸厚愛

回鄭編修樵狀紹興三十一年

伏審以樞廷之掾繙藏室之經事任清高紳紱欽矚顧惟晚進將待下風方極忻愉遽蒙緘輸揚謙過厚積感惟深

回吉州王守佐先帖紹興元年

比者恩許奉祠駕言歸里安文公之政已爰一鄉孺夫子之門將窺數仞其爲欣懌豈易名言

魏漕安行遠迎狀

伏審肅駕輶軒按行支郡吏民聳聽畏新使者之先聲父老懽迎歎舊使君之尙壯豈謂幽棲之地僻亦將快覩於雲披欣幸居多指陳莫喻

謝林尉秀狀

郊居甚僻賓謁尤稽禮尙往來旣先辱高軒之過出無僕馬復未遑下澤之乘惟愧感之交懷非名言之可盡

回永新張秀才居仁狀隆興二年

遠屈高軒寵貽長韻情文厚甚雖非衰朽之敢當詞采粲然足見藏修之有素莫展報瓊之好空勤垂橐之歸愧感在中敷陳難盡

黃提刑積遠迎狀

伏審馳節察州揚船及境幸與漁樵之侶將窺繡斧之光共在欣愉預盈襟抱

回劉通判德驥狀

伏審言歸高隱特枉好音方策蹇以亟前悵挂颿之已遠其爲愧悚莫盡名言

回吉州倅錢祥先狀乾道元年

伏承佩印監州牽絲入境需隨車之雨將慰暑耘暗泥載之星已形夢想椎鈍未修於尺牘柄謙先枉於柔函喜愧交懷指陳莫喻

謝官回錢倅狀

久縻祠廩已愧空餐茲攷歲成復叨平進屬嬰疴於郊野阻欽感於賓階敢意謙光特貽慶問其爲慙荷未易敷陳

李提刑植 違迎狀

伏審肅持漢節咨度周原豈圖正事於龜藏乃幸仰瞻於犀匿忻愉斯甚敷述奚殫

蔣丞相 先狀 乾道八年

比者恩寺外祠道由潭府即望門牆之峻可稽名姓之通其在忻愉靡殫敷叙

道中謝官員訪及狀

言浮小艇載涉大邦荷飛益之來臨悵登門之莫遂其爲愧感交集襜惊

回葉守鹿鳴宴狀 淳熙元年

伏蒙台慈特枉華翰俾預與賢之禮且觀勸駕之光屬此抱疴阻於綴席其爲愧感罔既敷陳

回鄭秘監丙狀 淳熙五年

特辱誨緘恪遵明詔復曝青之薄集許接武於華筵榮幸居多敷陳難喻

中元回方守狀 紹熙元年

耆艾熾昌之頌合俾邦侯中和宣布之詩當歌刺史孰謂斯干之餘意反貽所部之陳人情雖本於過謙事不幾乎倒置其爲感悚未易名言

回潘侍郎倅狀

海沂之康盍歌別駕之政邦國是有當頌大夫之宜何期賤生反辱奇語雖佩過謙之施曷勝倒置之懇

答衆官狀

月宿南斗偶類韓公之生誦如清風過勤吉甫之作顧乘除之

何有視頒好以多慙願言珍藏庸結永好

中元回吉州揚倅狀 紹興二年

桑榆向晚懷六射以增歆藻翰彌新借四賢而發詠深爲善誘非曰儗倫拂十莖以珍藏激寸心而銘感

答衆官狀

宇余靈均悵焉初度之日俾爾耆艾愧甚東方之詩意已重於佳期美更踰於錦繡其爲感荷罔既敷陳

省齋文稾卷二十七終

記傳

省顏堂記

廬陵隱君子梁公克道以書來告曰吾老矣進無求於世退而築堂榜曰省顏非敢有意道德也庶幾省陋巷之樂云爾子盍爲吾記之予以童子從公鄉校蒙訓廼奬與甚至今又不遠數千里來須鄙文其何說之辭請誦異時聞諸函丈者而復公命嗟夫簞瓢之樂顏氏之極至也魯論二十篇夫子稱顏子衆矣曰如愚曰好學許之以用舍行藏而告之以四代之制待之非

不重且大矣然未稱賢也獨於在陋巷則曰賢哉回也賢哉回也予是以知簞瓢之樂爲顏氏之極至也方顏氏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仰高而鑽堅瞻前則在後惴惴然惟恐交一臂而失之惡在其爲樂哉及夫由適衛而得心齋之妙由心齋而造坐忘之域黜肢體黜聰明離形出智同於大道於斯時也進以行道爲樂退以守道爲樂一性之外無餘事矣抑不知陋巷簞瓢之爲華屋鼎食與華屋鼎食之爲陋巷簞瓢與益非深造乎道者不至於此不然則安貧而不怨菲食以自約此後世高人處士之流皆能勉而爲之何足爲顏子重而夫子申言其賢也哉今公自少而至壯自壯而至老學師顏子而貧或過之又

皆以簞瓢名曰從容乎其中可謂篤志不衰者矣場子曰賜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公何遜焉雖然貧外也樂內也在外者有目斯可睹而在內者非聖人莫辨也坐無尼父焉別顏回顧小子何足以識之哉他時効官歲滿歸省邱墓尚冀登斯堂詩斯樂公其有以語我夫紹興二十四年月日記

川泳軒記

唐以節度使鎮諸道其屬皆得辟置雙旌出都門不待設禮案洗刓印固已撰書詞具馬幣而走處士之廬幕下多賢豪易耳本朝謀帥間許辟士今皆命諸朝幸而賢也信可樂也否則相忘於江湖者有矣尚何樂之云故君子以爲難紹興二十六年

春明出玉麟符以吏部尚書都陽侯張公居守金陵且安撫大江之東一年政平二年教行三年而謠頌興雪溪沈君世德實奉詔從事於幕府力學而多聞和其外而方其中公前席焉他日謂世德曰貧水築室者非子之屬耶是宜闢軒盡臨觀之美於是披簷以爲宇空梁以爲閣俯棄淮之支流面蒼龍之華闕右帶天津東望公堂質而不陋潔而不奢啟扉而夏涼塞向而冬温春風之朝秋月之夕不必登高騖遠而臨觀之美盡矣既落成或取韓退之徐泗濠掌書記廳石記之語而榜曰川泳所以志賓主皆賢而後可以樂此也暇日世德與客飲於斯詠於斯已而歎曰美哉是軒也公之賜而我則居得毋愧乎客曰不

然昔羊叔子鎮襄漢造峴山者數矣必與從事鄒湛語故此山之名著於編簡武昌南樓殷浩之徒朝夕登焉向非庾元規一有不淺之與則斯樓殆且泯泯也宰主相資倚世無之今公歛經綸之才惠此一道回視羊庾蓋雁行也張本有而守世德儁才懿行顧湛浩輩亦豈淇渟然弟之哉吾知今日之川泳後世之南樓峴首也而何愧雖然二府尚有虛席者公且歸矣世德亦將爲東閣奇士矣後之人開軒而望臨水而歌儵魚出遊從容或未知此樂也故吾因名軒之意而道古今難易以告之庶幾循其本乎二十八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記

詠歸亭記

古者學必臨水故天子曰辟廱謂其圜如璧而壅以水也諸侯曰泮宮水在東西而南通之也吉爲大邦文風盛於江右而學亦閎大顯敞稱公侯之國獨門臺庫下不與學稱且泮水之制甚夷於古蓋與武二三已觸閘閘閘之外繞以編戶無所容其巍巍識者病焉隆興改元冬直寶文閣王公佐之鎮茲土也一年矣令修而政成教明而化行始命撤門臺而新之高明嚴正過者固已改觀越二年春公率郡丞黃公墅教授林君仲熊暨諸生臨庭而望焉知江流之遶而居氓一族之蔽之也厚歸之直使擇閣壞徙焉氓既欣然則毀垣斥基夷邱平窪築亭於其上重門洞開直若引繩沂濯之風宛然在目既落成公榜曰詠歸而屬諸生告之曰昔我夫子周流四方惟恐無所用而於門弟子之願仕者每抑之有異乎此者則與之曾皙是也雖然顏淵問爲邦則又許之何也夫聖人之道猶海也顏淵學海而至焉者也故仕與毋仕惟其遇而已矣若曾皙者方循涯而未至故聖人因其審已樂道而與之以勵學者後世不考乎道之淺深而謂善點之知時不亦過乎諸生瞻顏者也要必窮聖涯而入則水哉學哉學哉水哉其將有所感發矣林君賢簡儒也聞而嘆曰太守期諸生厚矣不可以不記相帥命某記之某曰記必有辭也將以斯亭之作而記之與則太守善政多矣舍其大而書其細不可也將因命名之意而記之與太守既言之矣又何加焉林君曰不然自有此學百二十年於茲不知閱幾太守矣而今髣髴舞雩之遺意豈不足以見公之復古前之日人病其通衢也而莫之知議今之日無損於改爲無費於徒役而偉觀出焉豈不足以見公之贍智臨江面山風雲百變公不以是喜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勸學思樂芹藻有魯侯之頌候望城闕異鄭國之廢公又不以是義而名亭豈不足以見公之能謙合是四者而記其歲月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茲非辭乎某曰諾遂書之是年五月十九日

靜觀堂記

贛易治也其民尚氣好義以徼絕誣詐爲恥令爲其莫勸則相

與心悅誠服官府蕭然至無一事異時宦游者徒惑其風聲之動勞而不思道之以善又咈而激之民是以病必有循吏焉然後知其治之果易也會稽陸君濟其循吏與寬而不縱明而不察其政不勞而成吏兩衙退庭中可羅雀也一日杖屨逍遙於垣墻之東草木蔽虧疑必有異乃戒徒役剪伐而芟薙之於是山川城郭雜然在目如新豐之復見燕社之復至也如夸娥之始厝神禹之始鑿也地初屬民居計直售焉其基隆然而高因稍增築爲堂三間於其上乾道四年秋八月堂成觴客議以靜暉名之或曰君非有取千家山郭靜朝暉之詩乎此少陵嘆巴夔蕭條而作也今贛令治節度府城中戶數萬車轂擊人肩摩

爲江南一都會何取斯語哉君曰動者物也觀物之變者我也吾方與齊相容嶽市之言而守老氏烹小鮮之戒當其陽光下燭鞏動皆作遊目俯觀閭里清宴境與意會心融形釋則物雖芸芸安往而非靜又何問於衆寡喧寂之間乎衆曰善則疏其語走廬陵求予文爲之記予少遊贛贛之八境盍飫觀焉惟鬱孤爲臺歸然獨高登臨之快甲於城中然鑰之公館啟閉有時且於舉武爲勞凡至者莫不歎其瓌偉絶特爲有餘而患夫人情物變山容水態不能留遺觀而寄餘想也今是堂也不崇而不庳近之一樓觀一人物遠之一巖岫一騶檣如出乎庭戶之間凡案之前而居官任職者雖朝夕在焉無遨遊之誘無陽降之勞可以聽民事可以燕僚友可以窮幽與昔之八境至是而九可記也已夫爲民父母因俗而治然後得其歡心而身名爲之俱泰否則牒訴之繁鞭朴之嚴方戚戚然拔過之不暇而何有於燕樂故予本贛之風推君之政以及夫景物之大畧而詳記命名之所自庶幾來者知靜治乃可以樂此毋徒爲擾擾以病民且自病也初堂北有脩竹數百挺君爲步武以徑焉又築亭其間榜曰讀書益取昌黎公讀書松竹林之句而寓夫仕而優則學之深指是尤可嘉也乃併爲之書五年十月十四日左朝奉郎新權發遣南劍州軍事周某記并書

眉壽堂記

新淦楊君圃南曠達人也年未四十入宜春幕府片言忤郡丞拂衣掛冠而去不啻如棄涕唾歸築室邑中治名園釀美酒客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醉則劇談浩歌傍若無人如是者已三十年嘗出郭四五里入游家原得異境焉山環水周草木豐茂凡道宮佛寺與夫巖居而野處者雖不可盡見然鐘鼓之音相傳雞犬之聲相聞也其幽遠如此君忻然愛之既卜壽藏於中又築眉壽堂以爲往來游息之所因予弟之有連也求文記之至於七八而不倦予常愛司空表聖棄官隱王官谷布衣鳩杖日從野老游預卜壽藏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史氏以爲知命君豈睎表聖者耶何其曠達之相似也君家在玉筍

而阜之間窮覽其山川而著之書予方約君共爲方外十日遊訪蕭張二仙之遺跡然後便道過君家之堂而一寓目所謂樂哉斯邱者相與論表聖之高風發晉卿之成室其必有日矣多釀以待予可也乾道五年十月既望

鄒公橋記

以石爲杠謂之徛以石絶水謂之梁古也衛淇胥溇詩春秋皆大之鄭洧胡爲而不梁乎曰洧之有淵龍嘗鬬焉石其不可爲也晉楚之師歲至井木猶且堙刋況於輿梁子產之以乘輿濟也其亦有所不得已也孟子譏之者何曰孟子論爲政所以訓也非譏也然則宜梁而不梁其可乎距廬陵一雷地有市曰富

田吉贛閩粤之商日夜走集擅戍兵焉其川濫觴於興國凡數百里至市而漫春夏苦大浸秋冬復病於涉徒杠歲敗津人要求無藝鄉三老鄒祖惋然念之鳩工運石爲梁以濟其長三百尺衡二十尺其高加衡丈焉釃水爲五道以過舟爲屋二十四間以庇行人直欄橫檻翼於其旁始紹興庚辰迄乾道丙戌乃成靡金穀以萬計於是鄉貢進士兖州學正田亮功鄉貢進士曾同文帥士子庠而詩之聯爲大軸謁記於予予謝不能而瀘溪丈人王公又教之曰美事也毋庸辭予問力可與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貲然勢者或病於擾而其成也苟心者必藉於衆而其成也綏貲高者又豐入而嗇出瘠饺而肥已能推惠者幾何人哉今鄒氏貲未高也而樂善如此是宜一鄉稱之文士賦之鄉先生詔之余故樂爲之書因以釋子產千七百年之疑云五年已丑十月既望青原野夫周某并書

贛州州學教授題名記

贛立校官在慶歷中號登元祐始與濟南廬江等七郡俱置博士紹聖改元又歸其闕於丞相府是時郡人李朴先之首被茲選距今踰八十年而士言行義者必曰吾師先之言經術者亦曰先之言文章者又曰先之此豈一時私毀譽一已私好惡哉公也清江劉君靖之少嘗奉親學於贛已而去登高第來主教事正身以率下傳道以解惑士讙曰此異時先之也官舍故有

洪丞相胡二卿所作記獨教官名氏未刻於是正錄劉格非李[張本纂作]遠以見屬某既爲閱國史登載本末因畧計元祐迄紹聖凡八年間至者當三四人然不可考矣可考者自先之始由先之迄紹興之初復三十餘年至者又當十數僅得一江鋒而止然亦托先之之文乃傳士欲沒世而名可稱觀此其知自勉矣若焦惟一而下則老生可問案牘可稽攷歲月稍備云淳熙元年十二月朔東昌周某子充書

兵部長貳題名記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司人兵及大將

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堠之數蕃夷歸服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廐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為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寄祿而已尚書令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

今曰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煩簡也若乃自畫於有司視成於胥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毆得毋恧乎某五年之間兩以他官承乏惟亟去秋遂冒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恧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壁記記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迨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烏得悉有所不免大概具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權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於上俾來

者得考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記并書

兵部郎官題名記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室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為寵此其大畧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贅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并置要為有故而一

員之制定矣某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佔畢莫能措姑效掌故集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

筠州重修道院記

元祐八年柳侯子儀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詡領郡於茲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跡而永邦人無窮之觀不遠千里屬予為記予曰山谷翰墨參於前記不可為也抑猶有說焉侯文定公之曾孫也元豐元年冬公自宋幕論官來筠閱五年乃徙績溪於時道院

益未創也其成也公得政矣簡靜則民肅平易則民親自朝廷以達於筠好善之化與珥筆之風參使柳侯得以餘力葺夫冶事燕客之所者誰之功也又明年而公復來居三年遂遷海上益前後留筠者八歲剛大之氣充焉性命之理窮焉經綸之業塾焉其行誼其語默其文章所以軌範士民者如父兄變移習俗者如師友傳詩傳春秋解老子著古史發聖賢之遺意緒書而藏之以待後之君子皆居是邦之時也夫達而在上膏澤加乎民者既如彼窮而諸居惠其父老子弟者又如此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如文翁之在蜀也宜哉雖然翁郡守也化易而施狹故後世雖奉嘗而子孫無聞公輔弼也其化不止乎筠而筠之人賴公尤深者以公居之之久成之之遠也功大而施廣矣宜其三世之後有孫而才以二千石篤餘慶於是邦天之報施固自有輕重哉書以遺侯刻之堂上使高安之人世世毋忘公之德於以勸士大夫之爲善者棟宇云乎哉淳熙四年四月七日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周某書

吉州改修學記

廬陵守朱君希顏以書言曰吉之學故南嚮也郡人蕭序辰轉輸本道與其守方時可規從東方據依弗安從取城之門相直耳學之次舍以礙張本作礙一礙盡易吉之人雖未嘗爲士者無不議

其非也昔之以科目起者衆矣今不幸而劣於舊吉之人又曰此東嚮之咎也夫仕有顯晦未知其學之東嚮果能爲之與而夫子顏孟不得正位則失之大者希顏之至與教授練文謀所以正之令既出而士民相勸以成益自宣和之乙巳距淳熙之戊申而學始復南嚮其役之大費之多復而從舊與創而爲新之難無以異也願有以記之余聞慶歷中詔天下立學是時吉學之成最早游於學者最盛而他郡猶未克盡如詔學制亦隨弛熙豈以後至於宣和天子始屢垂意置教授員立提舉官分常平以儲廩食行三舍貢士而罷科舉下州遣障無不有學而學法大備不可復加矣吏於斯時不推明道術之極至以訓啟學者而徒易其嚮以致非議重煩後來之改作何哉夫豈以學校美其文而不加之實意不能安其道於悠久而苟務興役以爲新奇可喜之政而然歟昔文翁興蜀郡之學蜀人由是以僻陋自恥其文化之流相承至今益文翁之故宮猶有存者然則人心之不可磨滅雖土木之不可恃者亦賴以永久也夫自孔子沒而大義分裂豪傑之士迭出講貫罕有得其統紀而學道之興廢亦隨世不同互計勝負苟務於麤淺而精力不能獨造於深微後其外之可慕而忽其內之可樂喜於其始之以學校爲政而弗便於其終之以禮義成俗也名日隆而實不究之患也則是學也雖幸而復南嚮安焉能保異日之不重變乎況信

其學之邪正而即仕宦之多寡以論學之得失哉余家於吉三世矣追觀前人立朝多名公卿臨大節則忠義挺挺而居於鄉者又皆能以文行自施未嘗不奬人性之善而思來者之嗣音也故因朱君之請而併著之以相與期夫遠者大者

重立菱堂記

安陸距京師千一百里其土風醇厚其士多秀傑其民多隱德承平時官遊者樂焉元豐甲子方城范公掌書記於此官舍西偏有桂甚茂諸子絃誦其下榜曰桂堂去之三十年閩致君致明致虛張本有致祥二字致厚相繼登第致君嘗記其事遯宣和己亥某之大父太師潭國公來爲司錄問堂已圮視桂已悴乃爲增

葺而封植之又創草堂於其西長樂鄭昂命名曰菱實爲之銘其云光寶美見召樂盛事同餘愛博者謂伯父試南宮居前列先公釋褐魁多士同時賜第於集英也今益七十餘年堂雖亡而碑故存紹興改元元祐名相劉忠肅公曾孫荀來佐府事訪求遺址適在廨之別圃始議修復太守李侯棣欣然助之不日告成左右植四桂面列槐三而以花竹環其外識者皆知尚賢勸善之意豈特爲觀美而已書來請記歲月某伏念大父奮身儒科安於銓調三爲劇邑未嘗一干光範門先公早負大名雖歷官太學而年弗及强仕厚積書取敗遺子孫肆不肖之孤憑藉休德亦級末第既不能紹述家訓論誤祖考之美著之後世而

被遇三朝顯親揚名之道缺焉悲卿之議復有甚於昔人徵賢賁帛表而出之遺事殆泯泯也反袂拽毫願附安陸圖志之末

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吉州新貢院記

致治之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鄉舉鄉舉之法何如曰其在周官六德六行六藝是謂三物其別至十有八以此設教俾爲士者講焉學焉因其材而篤焉然後論秀而升其賢能是固得士致治之要術也迄世不然三歲大比凡于于而來者試其藝爾德與行固未暇問而藝也者又非古所謂藝也或敷繹先儒以成說或瞽萃經史之奇字糊姓名於卷首錄試程於別紙擇他州吏而考焉賓諸棘闈限以旬時法令甚備周防甚密爲主司者德心疲精晝夜分閱往往於百十人之中取其一焉幸而中選乃貢於春官其艱如此宜若得士矣反有遺才之歎獨何與哉乎古不逮於今通天下皆知之而有司不敢議黜者不敢怨何也其公也非私也雖然謂之鄉舉而考核付於他人去取無定論顧奚以師帥爲哉成周遠矣曷不觀國初之故實乎太平興國中張詠筮準同試大名詠當爲首乃其推張尊文行而先之已而膠東蔡齊舉進士第一以書薦里人史防而居其次是皆試文郡治太守得以察其器識任人不專任法有三代之遺風焉當是時名臣輩出後世永賴其公乎其私乎茲事體大變

而逼之必有其漸若夫視舉子之多寡爲廣居以待其來使羣試者洋奐優游無攣拘挾擠之患此則二千石之責也廬陵爲江西大州文武盛於諸路承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無定所學官佛寺取具一時紹興十四年始度地於糖食巷爲屋二百餘楹其後至者益多無可展之地或畏躁踐望而去之衆議欲遷久矣紹興壬子大理寺丞胡侯長卿被命出守崇化以禮士節用而愛人政成歲豐銳意改作得五代水軍廢營於城中地廣百畝間民畦而爲圃者若干戶乃厚予直而取之鳩工聚財徙舊圖新爲屋五百十有八間修廊布席居五之四議道校藝之堂分職涖事之所視昔大抵加倍崇墉之外周以通塗高門四

闢宛如城闉凡靡錢萬緡粟千五百斛轉運林君湜亦助其費經始閏二月甲寅以五月庚子訖工是秋赴舉者踰萬人冠帶儼然几案繩然盡三日出入無譁場屋之盛前所未有侯與予故人也書來俾記其事予聞邇者近臣論太學補試之弊侍從合辭以謂違稽古制近酌時宜不設官不增費願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以權爲教養課試升貢之法厥七月哉生明下其議於有司將爲成說須焉復古之漸於此可見雖由今之學校貢舉而周官之舊典國初之美意庶幾兼取而並用舉於鄉賓於王皆賢也皆能也其有日矣是則侯之志也夫是歲十月具位周某記

章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邐迤二十太溪出其麓今吏部侍郎章德茂家焉蓋自其先大夫築室於斯甫竁於斯茂林修竹景物日新德茂復創大堂於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屬予爲之記予謂之何思何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庶幾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己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遍身而遠志驚於外者也非吾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爲子必思孝爲臣必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

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於千萬里之外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詩有六義備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殆爲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毀譽一出於人心之至公曾無越思躰不知古詩三千餘篇刪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刪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舉茲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德茂學無不通而尤深於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爲近萬物之散身爲近一身之間又以心爲近於斯道也固自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於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自昌黎先生爲毛穎立傳大雅宏達多效之如羅文陶泓之作妙絶當世下至包祥杜仲黃甘陸吉飲食果蓏亦有述作墨文房寶也顧可闕耶予秉未餘暇輒爲卽墨侯傳非敢追蹤前哲姑以游戲云爾

卽墨侯松齊人也其先蓋卽墨大夫以治行見知威王既卒官子孫因號卽墨氏松少以材事東平王爲郎資性剛介王未之親也會宮中火侍衞奔散獨松馳救得熄焦頭焉王勞曰乃吾未始知汝何忠如是對曰臣以歲寒事大王未蒙後凋之賞一旦有急臣固自媒王說賞黃金百斤居頃之東阿膠者亦齊人

卽威王所烹阿大夫之後以策說王王以爲郎命與松結交相得驩甚松曰僕與足下所謂膠漆相投雖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盍就有道而正焉膠許諾往見公孫杵曰朝夕琢磨材遂堅實矣時方尚儒學擢嚴助司馬相如等在左右復下郡國求茂異咸以名聞於是東平以松應詔至長安與魯人楮先生管城毛穎狶人羅文俱召對甘泉宮上一見大喜卽日拜大中大夫凡行幸封禪征伐檄召有所述作四人未嘗不從上稱之曰松等朕四寶也元狩元年上欲爵松列侯命刻印內史黠少文毀松曰漢法非有功不侯松以薄技事陛下使補皁衣之缺足矣封之非是上不聽制詔丞相御史盍問賞以厭功古今之通誼也大中大夫松事朕累載夙夜不懈厥績茂焉其以卽墨千戶封松爲卽墨侯松入見上曰使卿復乃祖之舊松頓首謝明年淮南王安來朝數獻辭賦上與往復諭難松頗焉日被磨折寖以朘削乘間言君子之交淡以成今陛下以淮南故用臣日濃矣臣材智有限不足副任使願乞骸骨歸山林上不說顧未有以易之淮南王知上意乃鴈麻黠代松黠文采燁然能曲順風指上研究之以爲材十倍松使待詔金馬門未浹旬擢光祿大夫典校秘書松浸不用黠又日夜短松松不能無觖望奏云汲黯謂陛下用臣猶積薪後來者居上信然上由是發怒收卽墨侯印綬放歸故郡鬱鬱不得志道病卒諸子零

散或在中山或在巴蜀有居黟歙者材雖不同貌皆黧黑云松有曾孫號子墨客卿尤能世其業與翰林主人論長楊者也（徐廣曰按客卿成帝時人此二十四字疑非太史公語楮先生足成之）

太史公曰松黠俱以薄技奮身王藩出入禁閫資適逢時故也至其材之優劣世蓋未有定論予以中書令侍上日從二予游得更考之黠天姿嫵媚油然可悅責以大節蔑如也松質勁氣清與人交始終不渝世所謂耐久朋者與惜夫輕肆褊吻自取擯斥使其剛柔相濟迺以中和亦可以爲成材矣

忠義李君傳　乾道八年

中興初女直犯金陵吉水楊公守節死官天子旣追贈四品卽

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勳太史編錄諸孤加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縉紳介胄間皆喜傳而樂道之況於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名覩字彥和父俠早世母勉以讀書一日投筆嘆曰天下方擾擾男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邊陲顯名於無窮安能齷齪事章句哉聞大將軍岳飛銜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策干張丞相丞相奇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夏番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殺傷不可計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敵益濟師遂死

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恩澤賻卹加等予得於郡人者如此嘗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實來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於世且上許贈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於有司承天子之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恤孤之恩委於草莽也予曰甄濟詐喑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史子姪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益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告令尚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宜雖然里中多名士惡知無位於朝任斯責者第爲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荆軻庶幾徵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爲之書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行狀　神道碑

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臺州崇道觀王公廷珪行狀

公姓王氏諱廷珪字民瞻本貫吉州安福縣曾祖著故不仕祖祥故不仕父輿故不仕其先太原人入世祖該避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之何山好善樂施人號長者僞吳順義元年龍見所居陂田間有異僧云是將爲佛寺公宜北去百里遇三白卽止子孫當繁衍且出文士長者如其言行至安成北之連嶺遇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芽稍前曰小白芽乃家焉李氏

保大中龍復見何山遂爲龍田寺今金地寺是也公之在母大父夢赤文亘天既寤公生人知爲文字之祥矣元祐間自連嶺徙居邑中公時爲兒童穀然有成人風年十二三刻志於學晝夜不息弱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舍法取士公一試右諸生何損以對策貶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從之學一日聽公講歸以大義告損損驚曰後來之儁也明年貢辟雍時方鋼史學禁士人說詩公獨與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吟詶自若丁父憂家事一付弟姪縣榜其里曰清節未幾芝產堂上木連理人謂孝友所致大觀間提舉本路學事張公根欲薦以入行公曰此士之常乃以爲異卽辭不就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

承邑大俗樸公擇秀士教以學應書者歲增猾吏文雅善交結脅持橫甚前令丞莫敢治公獨發其奸言於郡縣徙之至今父老能道其事也先是湖南田賦不均茶陵尤甚富者受田不受稅以避力役公與令約凡執役者一毫無所須民既不病役徐下令正其賦不悛者沒入之自是產與稅偕而役均矣丞舊兼造船場有部使者嘗薦公既而委公役匠造私器公不可且歸其章使者大怒會與守倅爭公事遂拂衣去漕帥曾公孝序挽留再三項之宰掾倪公濤左官來致書願交且責監司不能容一賢者其爲名人所重如此宣和末公年未五十知時事陷危無意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瀘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

瀘溪先生執經來者屨滿戶外紹興初州賦屬邑修城期會迫遽公語守令黃衡軍興民困城幸堅胡爲勞人衡告太守守大怒將劾衡公謂衡君盍輕一官全民力乎衡卽日解印綬去守聞愧甚爲輟是役趙丞相安撫江西奇衡薦於朝衡欲舉公固避乃已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於當路宣諭劉公大中李公宋皆遣官屬咨訪利病公盡言無隱二公賴之嘗著論二篇極言招安大盜之害洪帥李丞相奇其說未及行而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薦於朝郡守右史王公洋號儒宗吏師下車首以禮幣邀公庶正堂訪政事卽學宮聽公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爲歌詩紀實主之兩賢也十二年今敷文閣直

學士胡公銓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送以詩語峻驚人後數年時相知之命帥臣鞫公謗訕坐流辰州遣人素重公爭以爲師武將馬羽攝郡事尤待公厚公謝曰某罪人也將累公羽曰由公獲譴其榮多矣更遣子受業後遂登科太上更化許公自便時年幾八十讀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幸宥分乃寢今上即位有薦公者一見語合詔畧曰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公以年高力求退命主管臺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既歸滋以道誨化鄉閭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

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乾道六年冬再召赴闕固辭上不聽勑守臣備舟車禮遣仍以引道日閒踰年始至對內殿特蠲拜跪禮賜坐勞問甚寵上欲留公公固乞歸於是制詔有司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不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宿有嘉言其特除直敷文閣復以崇道俸祿之加賜寶香茶綵皆異恩也公蒙犯霜雪往來數千里略無勞瘁客明年三月己丑乃得微病啟手足詞色不亂則其所養可知矣享年九十有三娶同邑劉伯玉女前二十八年卒一男頫一女嫁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淮□皆世其業孫女二人所著書有瀘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

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牧守一卷鳳亭山叢錄一卷公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國鄒林向公子諲見其解皆嘆賞以爲必傳公亦不輕示人欲獻公車會詩獄興郡守議坡公理掾汪公洎奮曰王君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他掾變色云云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咲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鐫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嘆曰天厄吾書或謂今藏掾家云子頫卜以十年正月丙午葬公本縣清化鄉長嶼之原使來速行狀將求銘於胡公惟昔伯父暨先君與公同爲政和戊戌進

士故知公詳其再召也某適對禁中坐定上問銓薦詩人朱熹王某卿識之乎某既奏熹出處具言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某曰坐人早歲上官晚復流竄海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錫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明年公至上命寓直西清益待以卿監去朝禮某嘗白丞相濟公王某百年故老扶杖造朝意欲卦其冠神武門丞相能爲上言俯聽所請而官其一子非美事與丞相曰君言是也上必不爲老人惜一子官明日又言之丞相曰決矣已而乃不報其或者欲公子孫自以儒業發聞於世乎敢具列之敬俟筆削謹狀

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孫公昭遠行狀乾道七年

公諱昭遠字顯叔初名大年改今名其先眉州眉山人入世祖長儒起書樓延名士講學蜀人號書樓孫家曾祖著明贈太子少師妣崇國太夫人樊氏杞國太夫人李氏祖朴被遇仁宗參嘉祐政事一誤作登嘉祐進士以太子少傅致仕薨謚文慤葬開封子孫遂爲鄭州管城人妣昌國太夫人王氏萬年縣君賀氏父喆歷昌隨信陽三郡守終承議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李氏公幼警敏力學善屬文年二十四登元祐九年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新法者皆在末甲公其一也調長沙尉潭帥張舜民文學氣節名天下奇公器識厚禮之教以立身行己之方丁外

艱服除主興國軍永興簿徽宗初元舜民自謫籍起爲諫議大夫不數日遷吏部侍郎公移書曰明公爲諫臣今天下事可憂者非一不知何所論而遷擢如此其速中外歸焉因條時事所當言者舜民以公書奏曰昭遠非獨曉臣一身進退之分凡今日急務不假臣言畧盡之矣尊辟河東經畧司勾當公事易三帥皆留佐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窺河東時防秋兵纔五萬散處塞上帥司奉朝命聚師命王舜臣將之虜知有備去犯他路朝廷謂不當招追舜臣兵入塞帥范鍔徙知河陽并劾主議者時同僚二人有親在公請獨坐遂免官閒四年知會赦起爲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用薦者改宣德郎知亳州譙縣改同知解州安邑縣兼監池皆不赴爲永興宣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再任都大提舉榷茶馬司勾當公事熙河路積緡錢四千萬隨軍轉運使欲以便宜移用公力爭不可潭歎曰吾僚寀有若人乎未幾漕移帥秦鳳廓延皆首辟公奏再上而本司爭於朝因是詔茶司官屬他司毋得辟久之執政聞公名再召審察率以不阿附不得用宣和二年以朝請大夫通判潍州兵馬司吏王寇結宦官橫甚前後守臣莫敢治公一日擒行郡事適有訟寇者捕寘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河溢胙城遍房村塌公督役而塌欲塞吏卒往往潛遁公不爲動人以比王尊云孟昌齡既鑿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而聖功隸潍秋水至橋輒壞

都水監挾中貴人歲督繫橋費不貲民破產相踵公條其可省者上之潍當河北要衝時方取燕過師無虛月而州兵凡十指揮沿河塘兵倍之倉廩大匱一日月給稍腐衆囂甚持梃逐倉官且擬太守以去人皆洶懼公至曉以禍福且徧開倉示之曰汝視此與給汝者果異乎衆帖服公乃白守治其爲首者是日徵公錢佩用士民舉留再任宣和末盜起河朔或薦公充河北山東路撫諭盜賊勾當公事有旨入覲就除河北燕山路轉運副使詔給中都錢三百萬緡糴米三十萬石餉燕山又許辟其屬十人非常制也數月糴告備會孟揆以工部侍郎來水陸轉運使自譙糴米五十萬饟新邊既不足則雜沙石其中而謂公

實爲之亦會同列有憾公者巫奏其事貶廣南監酒燕帥蔡靖飛章辨其枉猶降三官領舊職靖康元年召爲尚書水部員外郎言者謂京師所發關陝器甲及解鹽鈔網皆濡滯於道命公措置點檢催促公區處有方以時畢至即計軍器之有餘者請還之使備西邊又祖宗時解鹽鈔面錢止六千至是增爲八千公奏曰以銀折銅錢熙寧中皮公弼之失帖納鈔面錢政和中魏伯芻之貪今復展轉佑銀鹽價益貴願從舊法朝廷皆從之金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彥質乘傳招集彥質言汾州潰兵三萬過河津乞選朝臣同陝西帥臣招集任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

猶冀有功也又論長安河中不可不爲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不聽初公以六月使陝而以十月末還京師十一月十四日敵陷洛陽京師戒嚴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移治襄漢欽宗命擇副襄者使督師陝右中書侍郎何栗以公聞特除秘閣修撰西道副都總管與三路帥臣庶官仍許便宜從事公奉詔即以五兵三馬出西門十八日金騎已過鄭道梗不能達乃復至京抵南門將道尉兵而都城已守禦公下馬望闕再拜而去道招潰卒得數百人由南陽入商洛出藍田遂至京北時閏十一月也制置使錢蓋遣統制官杜常夏淑將士數萬至京西而潰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

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公至督其進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官得廢置財穀得移用急則總師援王室今京師圍急日暮望救至逗留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遍檄諸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黙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於華陰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過敵於石壕千秋間戰敗績致虛還京北公獨與王似王倚薛陝金幷兵攻陝陷之時西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之河池籍募兵得精銳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至大元帥府

建炎元年五月太上皇帝即位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內鄉城尚虎擁衆數萬餘公過而破之見太上南都頓首涕泣謝奉使無狀太上慰勉之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悉以公所提西兵數千付御營統制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河北合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爲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隸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强敵對境侵牧之狀聞於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爲念十二月金兵來攻公悉衆扞禦騷

夫婦慶戰偃師死之公即命將官王仔等奉啟迓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金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爲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官屬從者皆死二年正月十四日也是秋神御方至行在四年夏錄公忠義詔贈嶽瀆閣待制官其子孫三人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公天資孝友輕財重義尤喜卹孤幼教育嫁娶咸有成立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一以至誠未嘗附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商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纚纚可聽晚值時難志大而命不副卒以身殉士論惜之

享年五十八先娶李氏公舅女也累贈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戶部員外郎峋之女累贈永嘉郡夫人四子右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炳文右朝奉大夫知常德府賁文右朝奉大夫知南雄州憲文右迪功郎右文女適右朝奉大夫前知萬州鮮于璽右宣教郎新知通州胡倚孫男十人共懿右承議郎知建昌軍南城縣餘未仕女九人曾孫男女八人公既沒賁文崎嶇兵間訪公柩於死所赴弔者悼公之忠懷公之惠無不流涕是年八月殯眞州之六合後八年乃克葬於婺州金華縣赤松鄉戴家塢予生晚不及識公南雄君以同里之故求次公事實甚切惟公忠節昭然足以不朽而南雄君罔墜先訓自以才猷發聞於世

近臣數薦之所以顯揚其親者固將有在尙奚待予言若夫紀歲月序閥閱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則亦不得而廢也

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柳公約神道碑紹興三年

上即位之三年冬朔駕大入踰淮涉江躁我二浙右丞相充以宣撫使護諸將畏敵不能拒擁衆北去金陵會稽皆守以近臣亦愛一死不以謝國家其餘望風震聾鮮有奔問官守者故數文閣待制柳公約當是時以直龍圖閣守嚴州悉力扞賊境內既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親筆答曰寇陷臨安朕方避地將士鮮復用命嘉卿請行寤寐不忘卿更審量事宜率士進討會虜退而止明年三月上念公之忠制詔尊司

柳約當狂敵猖獗鄰邦紛擾之時力圖禦敵賊無敢犯蠆其以約充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十月又詔曰軍興貲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其進秩一等又明年三月詔曰柳約郡當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殺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寵數便蕃度越倫輩上心未慊也十月遂趣公入對奬勞再三擢權尙書戶部侍郎公於是感激奮勵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如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勵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召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衆人噤莫敢發者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公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有大用意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蓋公之出處大概如此至紹興壬午公歿十有七年矣其仲子右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大節以書抵某曰先人墓道銘石久矣而辭未刻子嘗列職太史氏知先人宜詳顧以屬子某與轉運君同朝久辭之不可乃取公節義著於士大夫耳目者表而出之且其載天子制書所以褒表公者然後考其世次官閥而叙之按柳氏得姓於展季子孫自魯入楚其後或遷河東或徙汝潁遂仕江表至公之遠祖有自縉雲徙杭者未幾復遷嘉禾今蓋爲秀之華亭人也曾祖諱昉妣高氏祖諱昌贈特進妣華原郡夫人陳氏考諱延俊被遇三朝仕至迪古殿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妣和國太

夫人胡氏公字元禮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試學官中之授潁州州學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義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公深於經術而屬詞粹嫩大爲學者宗仰徽宗雅欲試之命提舉福建路學事宣和三年遂召對論內外學政甚悉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帝說諭旨除郎爲權倖沮止得秘書省校書郎四年兼充編修汴都志編類官明年進著作佐郎爲府監發解別試所考試官吏印武士內外舍試卷差五坐失覺察送吏部注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郡僚以事相持牢不可解公曉之曰某直近計某曲近不孫曲固麗於罪計且干清議奈何其人愧服勿敢爭人益知公爲長者七年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常論三鎮不可棄毀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郎官丁父憂服闋以直顯謨閣充御營使司參議官遷太常少卿己酉秋車駕將自金陵移蹕平江公疏言兵可進毋示賊以怯九月除直龍圖閣知臺州未至徙嚴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自是遂以忠勞召用用未久而罷名稱益重雖上亦眷公不已居七年復秘閣修撰會復疆來歸趾知蔡州公被命即行器無顧避意未幾虜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公獨驛聞復遣使敷幣乞師於武昌得報而後返久之用郊恩次對敷文閣前後食祠祿者十二年紹興十五年秋上章告老九月十五日以疾卒於家訃聞優贈

四官賜恩如故事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爲公惜享年六十有四官自將仕郎轉至左朝議大夫累贈左宣奉大夫娶魏氏吏部侍郎憲之猶子早卒贈碩人三子大方右從政郎廣德軍廣德丞後公一年卒次轉運君也以才自見更內外任使號能守其家法者次大辨右承奉郎湖廣江西京西總領司幹辦公事孫男女十一人公天性至孝和國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和國壽愈其後公竟先兩月卒遺命曰迺古葬臨安之西溪我死無宅卜諸子遂以是年十二月四日亦葬公西溪去先塋才數武云世言儒者不適於用此殆見夫諷說章句散散拘拘以儒其名而無其實者爾公以侍從子當承平時由文學自奮歷

踐臺閣純明茂美不懈於位人可未知其應變如何一旦國步多艱於橫潰中屹保孤城悉其賦輿欽奬王室用能迎天之休顯著勳劾及擇聘使首在選中雖邊於讒其節益著儒者之効至是稍白彼平時號烈丈夫以剛明忠勇自任臨事往往周章顛越廑驚鼠竄甚至毀飾附賊偷生項刻視公施設孰爲賢否宜有聲詩以信後世其詞曰

孝移於忠勇出於仁古所爲儒不在斯人當用而迂乃我之羞名與實違又儒之仇恂恂柳公性行淑均王室多難其氣始振有力必陳有言必進國如奠安身也何病駕避海隅公撫一邦敵氣折衝敵其披猖上曰忠哉屢賜爾祉有華禁路公焉是履

沃日之濤誰復安行不憚不辭惟公竭誠嗟嗟讒言曾不公釋可奪者位莫掩者德天子是思起守新疆獵犹孔熾戮節相望公馹而聞上曰遄返次對西廂始卒脅顯誰嗇之年不執事樞考行察終展也酵儒我作銘詩著其大要既垂無窮亦諗有廟

興國太守贈太保王公 神道碑

興國太守安陽王公既卽世之三十三年當乾道四年春上用公之子清源公簽書樞密院事三日制詔司封按故事贈公太子少師粤六年冬祀禮成清源公以參知政事宣撫全蜀復有太子太師之命明年清源公卽拜樞密院使恩數如宰臣又贈公少師九年都需遂贈太保錮軸錦韜粲其盈囊於是清源公以趣召還朝半道上書大子願奉外祠歸展先墓既得請則致告焚於堂下泣而言曰予惟先烈是承有此爵位凡所以發揚

潛德振宣幽光既備載於訓詞獨隧道之碑久而未刻小子其何敢安乃以尚書郎陶公泰之狀來請銘按王氏望於浙東漢名覇者號其鄉曰君子鄉自是代爲士族公之遠祖始徙常山眞定以財雄北州五季遷博平又徙相州今爲安陽人也四世祖承錫當國初以明經起家仕至尚書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主客生殿中丞知青州益昌縣悅清修不競鄉里復以王君子呼之後贈尚書禮部侍郎其葬也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師民爲之誌配張氏賈氏范氏贈樂平廣平博平三郡太夫人生子五人皆舉進士時謂五龍中子東珣張出也慶歷六年進士第嘗典三州年六十一卽杜門不出官至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後贈太保龍圖閣待制盛公陶寶銘其墓配劉氏贈慶國夫人太保生同州馮翊縣令贈少師審禮卽公父也母陳氏許氏皆贈福國夫人惟公奕世種德其施甚遠公又承祖考之休而避其報急國家之病而辭其祿宜蘐厥躬以昌後人是生名臣爲宋輔弼出入將相福祿未艾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傳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弗信矣乎公諱絢字敏功生而穎異太保鍾愛焉元祐八年奏爲太廟齋郎紹聖四年太保薨哀慕如成人年十六少師沒於馮翊欲歸柩安陽而力不給會部使者至公

袁經踵門伏地號訴使者義之率州官購其行詗王氏有子矣免喪以將仕郎主大名府成安簿大觀初河北置羅便司且鑄夾錫鉄錢都轉運使梁公子美聞公才辟監磁州裕民第二監兵多不逞圖諸重垣棘圍之中邏卒擊柝以衛猶有逸者會詔廢監其徒闔扉謀叛人心兇懼公梯墻入大呼曉以禍福衆唯唯聽命州上其事不報去爲陳州南頓尉右史張公來居宛邱一見奇之授六經杜詩公自是博極羣書作詩尤豪逸未幾許夫人疾沿檄就醫京師凡以藝名無不造焉醫感其誠盛願盡力而夫人竟不起公護喪雪行歸鄉終制授蔡州眞陽令政和間推行道教青苗役法保甲市易居養安濟漏澤等事有司覘

賞趣辦苛擾公獨以身庇民未嘗笞責而事以濟上官交薦改宣教郎知大名府崇城縣宣和三年四月河決恩州魏之隄防素固都水使者欲藉以爲功調急夫數萬斂薪芻無藐刻期增築甕麥方登民胥怨苦公職兼埽岸部夫堤工力言堤必不決詗俟農隙使者不從公憂衆潰以便宜散遣傍邑從而救之使者劾其慢事下府尹轉運使審究兩司力佑公竟得無他重貴宣撫幽燕凡累朝兵仗數百萬貯北京者皆取以實邊又調民守烽遞運金穀文書旁午調以軍法繩官吏公知亂將作投劾還家平墳墓置產業南徙蔡州族黨交誚公毅然不顧求知無爲軍之巢縣澄事纔累月而金人入寇衆始服公先見依公者

拒爲也靖康元年汴都戒嚴四方勤王兵過縣無虛日公用行營法揀芟舍居之饋餉素備無秋毫擾寇闔瑾破黃州將掠舒蘄提點刑獄朗窓可謀於公公爲草檄遣客說瑾瑾即引去時羣盜蠭起公策巢當江淮衝要乃環邑浚壕因土爲城引焦湖水灌壕中其南以大河爲固版築未合而賊李仲者號李鐵棒擁衆蟻集公率鄉丁拒守伏砲斃一騎賊怒益治攻具會光堯登極放至公募士持赦諭賊令斂兵歸行在仲驚謝下馬拜赦連呼萬歲以書謝公遂趨南京當是時巢以東羣邑晏然賴公力爲多俄劇盜張遇號一窠蜂自京東轉剽數州無敢攖其鋒既焚溧陽巢境大震公披甲督民築城于發百矢不倦殺賊甚

衆賊諜知南城未合潛以甲士筏湖來夾攻公力戰水濱身中數矢左右殊死鬬賊爲小卻而同僚守壁者不能支賊遂登陴公亦創甚或挾公登小舟僅免賊嘆曰吾橫行列城未嘗遇敵如此約其下毋縱火殺人留一夕過池陽聚千艘帆風上江鄂矣制置使劉公光世具以事聞因奏公節制淮西兵甲沿江捍禦已而賊復自鄂東下聞公屯北岸舟不敢泊劉公再上公功詔進秩一等監察御史寇防撫諭淮西路張本作撫諭江淮四路又表公勞有旨留再任壽春守康允之移帥浙西辟公幹辦公事建炎三年冬金虜陷秣陵車駕幸浙東議者慮虜道孟圌踰千秋嶺入於潛詔允之擇官統民兵扼嶺下衆有難色公慨然請行且

密謂允之虜勢張甚吳人豈能支若用團結義社四萬退守富陽臨安之險令士庶散保於潛昌化聚江下之舟載倉庫粟帛如富陽空杭城以委之彼來無所掠止無所資欲濟則舟不可得又聞義社分守旁邑將畏首畏尾不暇我以銳師乘之或可得志此上策也允之不聽公行及餘杭有披髮南奔者問何人曰橘商也遇胡於溧陽晝夜疾馳是以獲免彼行如鬼亦且至矣時虜知簽樞周公望帥衆十萬屯姑蘇而允之必阻干秋故自溧陽度獨松嶺掩我不備公移書告允之幕吏猶疑不實請再遣覘者尋而游騎數百奄至北郭陳桑林中允之大驚出兵禦之知其果虜也皆望風潰城中遂煨燼矣允之始悔不用公

言公在干秋飭備甚至姦吒桀亂相攻刼公往來彈壓誅其尤無良者人情以安他日州縣吏多被辜惟公用勞遷秩駕還會稽趙忠簡公簽書樞密院事請置計議官四員專治機速賞功事首薦公爲之時疆場日駭盜賊所在蟠結公謂宜駐蹕江寧內降羣盜外臨中原失此時不爲南北之勢分矣又上急務數條未及行而忠簡公去位公亦請外得知興國軍益四年九月也李成之叛分兵據軍治紹興元年五月趣公之官單車行荆棘中至累日不見人烟八月始視事賊雖去而官府草創豪右暴橫公竭力爬梳始就繩墨日夜督屬令招集耕農貸以種糧初至斗米數鹽率直三千已而流通四歸井邑漸復物價亦平二年六月詔曰王某奉詔令勞民不怠厥功茂焉可召赴都堂審察無何言者謂洞郡方倚良守胡可遽奪乃命遷一官任滿襄擢久之淮南潰卒路進以千人濟江薄境軍無城壘廂禁兵不滿百公亟乞師於蘄州戍將李山且聲言悉營兵合擊進聞遁去人謂微公應變有方一邦復塗炭矣四年力求祠官卜居廬阜日與高僧及隱者游超然若有所得山中人往往攜酒候道左公輒與班荆劇飲年纔五十賦詩送人赴南營云我欲挂冠去君當衣錦還人歎公之達而不疑將逝也八月十四日乃以疾卒十月一日葬山南丹桂鄉栗里村殊原山積官右朝請大夫娶宜人韓氏陳氏皆贈福國夫人二子長卽清源公炎今

爲觀文殿大學士湖南安撫使次曰圭終迪功郎邵武縣主簿孫四人思牧將仕郎蚤世思齊承務郎思訥承奉郎一爲僧曾孫二人伯煇承務郎伯焞未官公才雄氣豪身長六尺餘音吐洪暢飲酒至數斗不亂談辯滾滾遇事迎刃輒解蓋偉人也中興初士習久安鮮能自奮於功名公在下位獨表表有聞守巢功雖不終智勇已可見入浙帥幕言雖不用策慮則違矣趙忠簡深知之方入相而公裂其命也夫銘曰

違矣王宗其來有承如彼大川至公方增問其才學允文且武問其政事利興弊補士患無時時方艱虞公止一邦而志弗舒士鮮已知知己實相公如相避命也奚悵二者則然壽宜遐綿

誰不耄老公又無年天於斯人報施常必畀公以豐胡受也盖益身之逢百年易終以貽後人奕世不窮子既顯矣孫亦未艾刻銘昭之尚勸無怠

權太常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公 廟神道碑淳熙六年

睢陽滕子濟子端爲兒童時俱負儁聲踰冠同登崇寔五年進士第相繼中詞學兼茂科政和宣和中先後入秘書省爲正字爲著作佐郎他人方附麗權門躁取顯官二公獨恂恂自守滯留儒館泊如也光堯皇帝中興於南京首用鄉閭之望子濟既由太常少卿登壇盛禮仍草告天肆眚之文子端旋以博士討論典故益其踐歷往往同時亦或相代人號衣冠盛事會宰相

惡陳東歐陽澈之訐直加以大辟子端卽上疏申救且移書相府復欲面訴之爲同舍郎扞止義槩籍籍搢紳間已而從幸廣陵子濟由左史遷中書舍人子端亦爲郎文昌省攝容臺事駸駸進用矣是歲十二月十八日子端遽以疾卒不二年子濟遂自諫大夫入翰林登樞府故君子於子端尤太息焉壽才四十二明年長子瑾挈柩南渡旋窆於婺州金華縣北山俱貶張本作朏之原至淳熙四年瑾守通州其弟琛守舒州書來言曰先人蚤世於今五十年賴遺訓餘澤兄弟分守兩淮銀印青綬追爵三品惟是墓道有碑而詞未刻死且不朽敢以爲請某舊嘗讀公之文又聞敎東澈事欣慕其高節且於二守嘗同朝同僚其何

而銘乃序而銘之公諱庾字子端世居應天府宋城縣曾祖衛尉寺丞堯臣贈太子少保祖晉安郡夫人王氏信安郡夫人陳氏祖宣德郎公綽贈太子少傅妣魏郡夫人張氏魯郡夫人鄭氏父左朝請大夫知鄂州友贈太子少師妣蜀郡夫人常氏公少力學年十二爲文痤死禽磨兎書之題曰爵王墓碑自是奇酒嬉笑率寓於文見者驚異初仕爲將仕郎蔡州新息尉民號清和縣尉秩滿匝逼仕郎調陳州商水丞既中科目循文林郎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徽宗幸秘書省轉奉議郎歷承議郎除正字九域志成轉朝奉郎駕再幸省轉朝散郎遂佐著作進朝請郎丁內外艱建炎初元起爲太常博士轉朝奉大

夫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計是非混淆公謂興復大業在信賞必罰今吏以微文沮所當得而以賜謝予其不當得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又帖紿吏手多假託權勢取之因轉告於人冒濫滋甚於是隨事爬梳聞諸朝嚴其籍轉朝散大夫兼權太常少卿初李丞相綱素善公其論敎東澈也當路頗以爲憾久稍諒其無他委看定四方封事公晝夜省閱凡可行者差次潤色類以奉御欲裨助初政慰心疲精失食飲節坐是致疾吏祁儼乘時爲姦公力疾案治之無何長貳佑儼笞之而已公嘆曰吾爲郎治一吏不見信況敢望協心爲國乎天下事畧可見矣因忽忽不樂[illegible]至於浸搢紳嗟惜公天

明敏恢宏自信為文章立成下至書算藝術見輒能之惟於仕進不汲汲在館閣踰八年非旅進不至政府日鈔異書以廣見聞少師公與弟比登儒科坐上書入元祐黨晚御諸子甚嚴公朝服受教責畧無惰容修身謹行惟恐貽親憂同父昆弟姊妹十五人極其友愛初娶常氏諫議大夫安民女追封信安郡夫人再娶路氏寶文閣直學士昌衡女追封咸宜郡夫人五子三女皆路出琦琚早亡次通州次瑞未仕季舒州也長女適右迪功郎馮揆次適左奉議郎駱仲舉餘不及嫁孫男七人仲通仲容仲雍仲山仲忱仲恂仲宣仲容迪功郎福州懷安縣主簿孫女四人長適迪功郎新鎮江府司法參軍呂祖恕餘尚幼銘曰

赫赫祥光龍飛宋都雝雝雁行漸於鄉閭可用為儀匪直其羽亦有忠言以警該輔伯兮先登秉國事樞季止郎潛命也何居天之於人報有先後不於其身必蕃厥胄是生良子剖符相望迨爾三品容竟未央公文可傳公行可紀詩以聲之公為不死

省齋文稿卷二十九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神道碑

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敞神道碑　紹熙二年十一月

公諱敞字明遠姓汪氏系出新安南唐保太中徙饒州浮梁縣曾祖仲宣贈太保妣徐氏衛國夫人祖叔寶贈大師惠國公妣陳氏益國夫人考俊修贈太師慶國公妣檀氏秦國夫人三世皆以詩書訓子弟張本作孫公生穎異幼從伯兄沆學博覽羣書九長於春秋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臨江軍新喻簿從軍鑒少監鮑琚檢察荆湖軍改吉州州學教授父憂不赴服除教授衡沅

二州万俟忠詩公謫沅知公可任重二十六年入相薦召爲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殊不介意二十九年三月輪對論立國二道曰文與武宜令帥臣監司舉所部大小使臣智謀深遠可備鎮防武藝超絶可帥士卒者在內則侍從臺諫各薦所知務得其實實則精不必求多多則泛毋問小疵毋拘常制高宗嘉納即詔內外薦舉武臣而擢公監察御史尋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和戎浸久邊防懈弛公力陳養賢養民養兵及自治預備之說反覆累數千言其他如有司毋得援例破成法并廢教坊皆自公發之顯仁皇后攒宮既訖工議者欲廣四隅凡士庶墳在

二十里內皆當遷公言陰陽家說難信與帝意合命公按視公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園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何今日爲是紛紛且漢長樂未央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也唐張說奏其宅東北隅人謂洩王氣今就如議者言則穿穴邱壠恐非徙無益按國朝宮陵儀制在封域界內不許開故合耐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帝大悟一切如故三十年知樞密院事葉公義問使金歸頗知入蕃之謀公申言選將帥爲兵備八月遷侍御史賜緋衣銀魚時酒課虧國用不足公請戢私酤或遂議以贍軍庫付殿前司公言兵權利柄出於一他日將不可制又論鎮江太將劉寶十罪乞行誅斥又論往歲經界法行隱漏稅多諸郡

經總制錢一時義濫嗣歲即虧今乃以爲額必至病民願詔戶部別取十年通數而用其中事皆施行當國者多遏舉公疏罷之明年上元前一日風雷雨雪交作春大寒有旨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公謂天變不虛其應在兵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凡陳十二事皆內修外攘計會詔政事並用祖宗舊制公言近歲武臣遷轉太驟請復六等檢校官總管鈐轄路分都監除授超躐當遵其選於是詔兩省詳議其後稍復舊制云金使高景山因賀天中節報欽宗升遐且索將和求貢公請置使江干益兵上流守淮甸備海道然後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是月除御史中丞遣大將成閔提禁旅五萬屯荆襄而公遂

爲宣諭使大率如公前後所陳詔書畧曰撫勢將士體訪事宜凡其所臨如朕親幸公自以身任言責凡川陝江淮利害悉以聞由鄂渚歷江陵走襄陽具宣天子恩意拊循諸軍勉將帥以忠義人人感激思奮時田師中戍鄂李道戍荆吳拱以蜀兵戍襄成閔屯郢鄂間公以師中老病劾去之襄披城爲山寨荆沿水堡公曰此特自守計耳敵至當力戰逐北奈何坐困乎乃部分諸將乘邊還武昌調軍食九月金犯信陽光化諸將戰却之俄金師大至與我軍相持公乞下詔進討而駕幸金陵乃升閔京西河北西路詔討使賀聽宣諭司節制公欲乘完顏亮駐淮南檄諸將分兵出唐鄧陳蔡直擣京洛使亮腹背受敵可成大

功會兩淮失守駈召閔軍入援公志不就惟以荆襄軍當金將劉萼十萬之衆頃之牒報金謀自光黃渡江襲武昌入江西詔拱分兵還戍江岸拱即將而南公在武昌馳書責拱還襄陽自調鄂之餘兵悉戰艦聲言備光黃敵計不得行拱僅抵岘首金師掩至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亮死公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之新主罷兵請和矣三十二年春駕詣金陵公請奏事詔需後公復條奏便宜三月趣公朝臨安虛政府以待甫入對即拜參知政事六月內禪公與宰相陳魯公及二樞臣俱膺佐命之寄壽皇既御極銳意恢服首用張忠獻公使江淮而命公督視荆襄軍馬將分路進討公開府襄陽遣趙樽守唐王宣守鄧別選偏將分據要害皇甫倜擁衆萬餘柵陳蔡間未有所屬公請賜軍號官爵果爲名將初蜀師頓德順軍爲金所圍公欲以兵助倜牽制之會上命中使梁珂齎手筆勞公曰卿文武兼資帷幄大臣以戰以守臨機制變公因奏金方併力拒西師宜分命趙樽王宣潛師襲洛仍令兩淮犄角中原遺民必響應一舉可定豈特解西師而已是時金師移文江淮督府議和復揚言入寇上慮公銳於進取諭旨朱宜分兵遣畧公念襄漢宿兵饋糧艱阻昔之沃壤瀰望荆榛乃與漕臣吕擢姚岳議因右張本作古長渠築堰通流募間民汰冗卒十人爲甲五甲爲隊三隊爲屯授地給牛

各有等差貸之種穀授之廬舍而薄其課秋成第輸種餘穀官以緡錢市之畫爲三十八屯規模詳密人方勸趨而西師退保虎勢遂張益隆興元年也宸翰數飭修邊備公請入奏軍事上復道內侍甘澤賜親札曰入冠無虞可暫入覲仍賜金合茶藥非常典也方公歸武昌候命而張忠獻公先入朝密以迎降人張本作赤爲名刻期大舉雖宰相亦不與聞詔公出師應之公以前議驟變上奏曰席自得志陝右陳兵壓境姑遷延避盛夏將期秋冬一決和戰淺先發固善獨未知能度彼已有必勝之策否願許臣對面論形勢詔可而我師已踰淮公知言不用乞令張公併領荆襄號令歸一俄李顯忠師潰公道乞奉祠除資政殿

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言者隨攻之落職台州居住明年冬有旨自便纔兩月復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視事於乾道元年春上浸察前讒深念公之功九月召知樞密院事遂升樞密使立班恩數並同宰臣公以南渡後非舊相若官至公孤不以拜再三辭上曰卿將命馳驅經歷爲多故授此職嘗密訪人才公舉所知百餘人第其材器復於上二年引疾上固留不能奪以觀文殿學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蓋上知公兩使荆襄有經武整軍之勳將倚規恢也纔訪公邊事公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間敵兵不敢窺襄比既失兩郡倜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耳臣嘗令趙樽

王宣築城郭儲糧守備要害首尾相應有以待敵衆心乃安爲今之計無以易此至於機會之來固難預定臣職在守土不得而知也上深然之每以上流諉公議臣欲慶江州軍公力言不可而止公以和好方堅上章求歸移知宣國府便公之私四年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海寇爲亂公遣兵捕渠魁之十月得末疾再請洞霄七年遂告老上雖知公疾猶令降詔不允曲示禮意尋特轉通奉大夫許致仕八月二十三日召其子授遺奏大指而薨年六十有三特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其後十人積階自迪功郎至三品皆特遷爵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寔封五百戶有司定謚曰莊敏以九年二月乙酉葬邑之南鄉湘湖長穆山之原娶同邑李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九月薨子男四人皆通敏樟今爲朝請大夫提舉廣南路市舶梓朝請郎知盱眙軍機通直郎新通判撫州獨其季承奉郎隆興府豁倉楠早世女三人適李師心王源方恬孫男十五人光熙烈熙燧煜曜爚杰庶煟焞炬焯炎孫女七人公學本誠敬不專誦說每訪躬行嘗從容奏高宗曰臣起家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耳及事重華亦云退以名所居二齋天性孝友自以祿不逮親每沾俸賜感愴彌日憐弟澄少孤拊遇尤至首蔭以官前公數月沒淮東公已病猶遣長子暑行護柩歸遺命復官其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居家儼恪服用猶未貴時治郡不求赫赫名處軍

事精審明白將卒無不悅服尤愛惜爵賞每曰名器輕假何以示勸有立功者必奏真命未嘗假版其後朝廷以諸軍借補猥濫或奪或裁獨所部無之汲引善類惟恐不及名卿才大夫多公所薦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辭章簡重如其爲人某嘗觀國史天聖中奚丹講好已二十餘年宿將無在武備卑缺范文正公方爲京官奏疏乞命大臣舉忠義有謀之人次命武臣舉壯勇出羣之士及復唐武舉當世稱其有王佐才由是人館閣擢右司諫言事頗挺爲仁宗所知元昊僭竊選帥西邊盡瘁經營昊竟納款召拜二府值西北交爭麟府奏警自請宣撫河東陝西二虜卒不敢動後歷數鎮而終本朝言文武兼資可爲

後世法推以爲首公以文正嘗守鄱陽師慕其爲人故當南北交聘習講文治諱言軍旅之時獨以館職爲國遠慮請擇武將遂結主知中歲徧歷言路出帥荆襄往來指授兩路晏然及亮投首遂參大政重華初元復以執政督視軍馬悉其智謀方面堅固和戎定而公歸位元樞歷四鎮遭時遇主出處本末大畧近文正然後指紳間皆知儒者果可用也初公薨翰林學士洪公景盧既以歷官行事刻之墓嗣子樟謂某與公同朝嘗贊美撰陵之議相與至厚復請碑於墓道義不可辭謹提其要而繫之以銘於是公以諸子升朝累贈至太師銘曰

天生聖人專用仁治蠢茲獷狄常桀以肆念昔三代降漢迄唐

樂天保民運祚以長赫赫高宗紹復大業明明重華廣聲繼伐叛則征之服則盟之盍抑爾兵毋殘我民維時汪公致位丞輔翼贊兩朝敵威衆附雜耕渭上屯田先零氣吞幽燕公志則然我車既攻我策既定師干一試簞壺必應有黠斯冤竊窺至仁叩關乞和遂許來庭上曰歸哉其永予弼公曰止哉盍均於佚征鎮四遷乾其外庸或出或入有始有終孰不富貴孰不更踐有譽無疵如公則鮮往在慶歷西征夏臺倚臣曰范迄用招徠於穆二聖心乎仁祖公皋先正幾踵其武蝸首龜趺表於墓門文以詩之庸諗後昆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忠簡公神道碑　紹熙三年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舉也義士猶或非之孔孟奚取焉爲萬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兩宮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決策從權中外議論雖洶洶顧無敢直張本作極陳於上前者獨樞密院編修官胡公銓上書數百言援大義而伸之大畧謂王倫誘致金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導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遂參政事願竿三人頭馘留金使典問罪之師時入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叛其削籍流昭州仍降詔布告中外是日檜近惶恐待罪明日又請收責命不許則乞從末減十二月王倫亦再上章自劾而六曹長貳給舍臺諫自晏景初而下多有救解者乃改監廣州都鹽倉明

年正月宰執復奏銓書專詆臣等前和議未諧不敢固請以疑羣心今議已定宜稍既敘乙酉遂改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六月之官十二年七月諫議大夫羅汝楫劾公益前說用欺羣聽復除其名勘停編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都守張棣奏公與客唱酬毀謗怨望移吉陽軍時大臣專國柄小人覬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賴天子獨保全之二十五年冬秦丞相薨乃得歸某竊惟人臣犯顏逆耳上攖人主之怒下爲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兩張本作二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謚救止會不四旬謫命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

言餞行至云屈膝請和廟堂無策張膽論事樞庭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珪嘗賦姦諛膽落之詩竄徙衣郎反以爲榮下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釁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即孔孟如在其大書特書也必矣胡氏本金陵人五季徙廬陵公字邦衡曾祖連妣康氏劉氏祖愷贈承務郎妣孺人張氏父載有氣節一試有司不中卽棄去贈大中大夫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公幼不羣强記博覽年二十試大學文不加點建炎二年廷對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置第五授左文

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隆祐太后避狄上贛狄師隨之公以發運司檄攝本州幕官率鄉丁佐官軍扞止第賞循承直郎就權判官尋丁父憂服除與兄鑄從鄉先生蕭楚講春秋學無仕進意紹興五年張忠獻公都督諸路軍馬辟湖北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以親嫌易河南提點刑獄司俱未行召赴都堂審察七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四月賜對改左通直郎簽爲樞屬後二年赴福州幾一年踰嶠又六年過海守隸驅公使步往又諭送吏侵公公不爲動吏無所肆其毒既抵珠崖者書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從學多可觀預貢者相繼赴南宮其後公還朝復請五至省者許勿限年推恩自是海島頗有仕宦者閱七年始量移衡州又數年乃許自便三十二年壽皇卽位復左奉議郎知饒州十二月入對乞修德結民心練兵觀敵釁上曰久聞卿直諒拜吏部尚書左郎官隆興元年正月遷秘書少監四月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編修官論記注不應進葉前後殿皆當侍立遇直前毋自閤門毋隔班次又請移都金陵時督府北伐克宿州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敗歸勸上毋以小敵自沮七年旱蝗星夔求直言公請勿徵福佛老躬行周宣王故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反謂臺諫論事爲賣直此德宗疑姜公輔之語也馴致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者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再求和公曰

彼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詭計欵我願絕口不言和字上嘆其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穡皆主和排張忠獻公公廷責之聞者稱快兼權中書舍人特升同修國史公雖與忠獻善及其子柁賜金紫則謂不當如侍勲臣子繳奏之太上皇后改稱敎旨爲聖旨公奏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將如太上皇帝何上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十一月詔以和戎利病遣使可否禮文後先土疆取予大要詢禁近或勸公從衆公奮曰古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乃上奏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栗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

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尙能戰乎執政讀之失色會中貴人推金字牌賞越舊制公索成法將論之俄與宗正少卿何俌兩易其官公未出省吏白新舍人至公叱曰命汝取成法何遲也吏懼探懷出之公亟具奏乃緘印上馬去上尊悟中傷之由請外弗聽獨以侍講夜對上曰金急欲和其勢甚蹙公乞力任張浚恢復可必因再求去上曰卿直諒四海所知且留經延事無大小皆以告脫二年二月兼權國子祭酒六月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賑恤爲先務議和爲缺失於是大學生七十七人同上書乞再相陳康伯用胡某爲腹心進兼侍讀金人議國書未合或請末節

不必較公曰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今欲君父卑辭下敵國愧弼多矣上韙其言十一月以邊事改卜郊公言不可者十又大臣主和益堅公爭之力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卽趣行時金冠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縣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嘗取密詔爲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更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金兵時大雪河凍公親剔冰濟舟師人以用命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京公使江淮益受敵之地搆孥北行寘安衆心言者乃併指爲罪閒十一月與穡俱罷久之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乾道五年冬上語諫臣葉時思得節謹之士時奏公中興初率鄉兵邊金事上雅知公陳虞二丞相復薦之遂除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未赴六年春改泉州趣令奏事上曰每思卿直諒今朕恢復之志已決公曰陛下嘗欲移蹕金陵何爲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需耳留爲在京宮觀兼侍講閏五月除權工部侍郎論前修史功進官一等十一月眞拜侍郎公言初元經筵七人老臣獨在願乞身歸田里上曰卿忠孝神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同載大業或忌公敢言摘細故雜他朝士併撼公冀不得獨留公自以年踰七十遂求致仕詔除寶文閣待制在外宮觀七年三月也未數日特留提舉祐神觀侍講

如故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未幾受詔舉堪任刑獄錢穀及智畧吏能各二人言者又謂公所舉非其人貶秩二等公知不容力求退進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特許陛辭公奏願陛下任賢斥邪理財訓兵逮鰥恤孤必報國仇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上曰朕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公曰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廬陵將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公既歸上趣所進書遂上易春秋二禮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原官淳熙二年上思公不置諭大臣令進職初擬稍遷上特升十等遂爲龍圖閣學士前此未有也太上慶七十獨公以前朝龍飛甲科遷朝奉郎祠滿又納祿上令因任近臣有言秦檜時臣僚被貶

斥者後皆還其所歷歲月惟胡某爲議郎將四十年未嘗自列詔特予四官遂轉朝散大夫三年冬三納祿優詔不允四年秋秩滿特命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五年夏上以公連歲納祿舉大梁同載之言諭大臣使留公仍進端明殿學士六年冬三省復奏公祠滿上曰銓雖老不衰昨去國欲他日從朕中原朕嘗壯其言可召歸處以經筵公引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且曰劉珙張栻將死其言甚忠李椿鄭鑑之去國論議皆有補陛下盍念之顧何以老臣爲上知公不能來七年春超轉朝議大夫再食興國宮祠公稱疾篤四月加賚政殿學士致仕五月庚辰薨遣表猶欲爲厲鬼殺賊贈通議大夫官其後三人享年七十

有九初封廬陵縣開國男加至本郡開國侯食邑自三百戶積至一千五百戶實封百戶是年冬十月丙午葬於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塋之右以子升朝遇郊恩贈通奉大夫娶劉氏中散大夫湖南提點刑獄事敏材女先公卒贈淑人五男泳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官雜賣場淳熙初卒官瀕今爲奉議郎前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能世其家泱承務郎潾永泰郎沖未命夭五女適從事郎道州司法參軍嚴萬金稱庶葉昌嗣上饒方自厚通直郎簽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王宗孟將仕郎王藏孫男十六人倪承事郎奏辟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槩文林郎監泉州市舶務枏承奉郎

棁枙楷樞枅機椐杓樺樣榛椅女七人惟公忘身爲國首倡正議人已知敬畏又平居持論鯁挺視權貴有不善趨向有不正輒奮髯欲拖其吭畧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寬孜孜樂善常欲以學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用於朝嘗三拜二千石復未及布宣於外故公之剛雖表表愈顯而其仁心則罕知者昔蘇文忠公作剛說謂夫子以剛毅巧言辨仁不仁深闢大剛則折之說由公視之其信而有證哉公性孝友在海南聞母喪慟絕水漿不入口一夕鬚髮盡白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會聚宗族恩意周備收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雨盡田父野老羹兒牧夫

亦接以禮得其懽心奉身儉約非賓祭食不重味閒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辭則以嗣人先疇外寸地無所增識者嘆服公聰明既絕人又能堅忍勤苦聖經賢傳晝夜繹思古文奇字悉力研究發爲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尤刻意詩騷用事深遠措詞奇峭後生投贄率效顰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愈出愈工字畫端勁兼通篆隸碑版一出人爭傳玩遠於禮學能躬行之冠婚喪祭必遵古訓釋老異端一切屏棄親舊慶弔寒暑不輟自壯至老始終如一在新興名室曰澹晚號澹庵老人遂以名其集總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

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自公之殁其子以門人今秘書監楊公萬里所狀行實來求銘某自少知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郤居從游幾十年已復遞宿玉堂凡公文行皆親薰而炙之銘其敢辭獨念公官品雖未尨諡而名節如此顧在隱德邱園之下耶幸從執政之後當任斯責豈尸宰寺始奉明詔諡公忠簡而郡庠又以公配祠六一先生然後哀榮兩備銘公有辭矣銘曰

河入中國地卑而傾屹立砥柱其勢乃分江會三峽湍東於隘截然灩澦其流乃殺天方騁金帝雖念親事之至難有君無臣斷斷滿朝其瀾孰障言胡公正論獨抗鼎鑊刀鋸視之猶無

嶺海崎嶇不曰曳途相從殺公彼愎趨和天子仁聖公卒無禍睨儀王朝素志弗移不會於梁則繫乎時富貴壽考百年之項孤忠大節千古惟永懍夫以立清哉伯夷孔孟亟稱公乎得師祠在學校傳在國史刻詩新阡與宋無止

省齋文稿卷三十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

右迪功郎致仕劉公若川墓誌銘乾道元年

隆興元年十二月一日廬陵鄉先生劉公卒州學教授帥生員哭其家甚哀郡人皆嘆曰善人死矣於是門生鄉貢進士田亮功會萃遺事屬某爲之銘某之兄弟昔以童子受業公門其可以辭公舊名武字定功後改名若川宇朝宗世爲廬陵人曾祖海祖惟一皆不仕父陶宇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其詳見文人葛敏修李堂功所爲銘紹先娶樂氏實生公公自幼

刻意讀書事父母盡孝待兄弟以順方三舍法行爲正若錄必經術行誼俱優者當是時公固未老人已曰非劉公不可其後改科取士人又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爲吾徒師中間預鄉薦可以仕矣公優游學舍不起也諸生亦謂公言行可法挽之相與（張本作相與挽之）不置蓋贊助學官表帥多士踰四十年平居與物無競休休然眞覓厚長者人以是敬愛之若乃施口惠任心術以沽流俗之譽者固公所恥也家素貧學者聞其名自遠麇至賴以自給公損衣節食推其餘以字育孤幼賙恤朋友此又人所難者紹興二十九年太上皇帝慶壽於慈宮凡商年以恙賜爵時公年八十七且有子舉於鄉實應詔書遂補右迪功郎致仕初公屢求解學職眾輒留之至是欲必去眾曰公耳目尚聰明兄養老於學古之遺制也不聽蓋復留四年以疾卒於家公爲文醇正淡泊如其爲人有集二十卷初娶夏侯氏再娶王氏彭氏四子長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次充國鄉貢進士次待問以毀卒次定國二女長適進士彭邦直次適進士王景先前卒孫男女俱九人男鄉貢進士義之暨麟之釋之涓元之揮儀之宗之必勝也曾孫男三人伯雄伯魚伯鳳皆業儒女二人議者謂公豐積而嗇取後世殆其昌乎諸孤以二年閏十一月辛酉葬公於城西雞家嶺與彭氏同兆而異穴銘曰

九十一年不其壽子孫濟濟昌乃後天豈我私躬自厚如唐師

德漢少游無競無求以白首附郭之山長而秀公歸其宮安且久列辭鑱石耀不朽

蔡子亨墓誌銘乾道元年

伯父沅陵公好賢喜士其規模宏與時利相反一時巨室眾方慕嚮有來請交多捨去不顧即故家若寒士人所蹈藉者往往察其賢延譽之仕以故弗甚顯然世言善擇交者人人推周使君紹興丙寅春道袁州問州之士大夫孰可與游皆曰蔡君子亨故相家也築室砲沙河上葺廢圃爲園曰延邦人過客飲酒賦詩鼓琴彈棋於其中蓋二十年未嘗見過失是何如伯父曰可也立命過蔡君蔡君出迎貌溫而恭論辨而無邪視其家庭

翻然悔其子弟翼翼怡怡爭讀書學文伯父喜曰人言果可信時方求介婦會蔡君亦擇壻一言而兩家遂婚姻如東阡北陌也歸道所以然予年尚少竊記之自是從事四方絶不與子亨相聞隆興改元秋七月歸廬陵客有斬衰偕謁入者視之乃子亨之子岳也予驚問來故則哭曰今年先人棄諸孤雖葬而墓碣未刻猶不葬也岳爲是不敢顧凡筵扶服亟來惟執事哀許予辭謝累月岳泣請益虔予兄又提筆迫曰趣爲我具槀乃取左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魏吉甫所狀世閥行事而比次於下君名衢子亨字也與化軍仙遊人曾祖準贈太師秦楚國公祖京太師魯國公父僉贈少保謚文簡母永嘉郡夫人强氏幼以

門功補承奉郎轉承事郎嘗贈金紫除太府丞改直秘閣君父母皆早世能自立不爲貴驕氣習在政宣間公私事一無預知故官以例遷未嘗超拜及舉族落南有司獨刋去君名則其始末可概見矣始虜之入大梁也士民挺身避難君能冒死走父母殯宮取柩南奔其後翠從有困窮死亡者君悉爲賙給蓋藏之平生孝友類此死時年五十八時正月己酉也葬以四月壬申墓在州之西平田娄洛陽王氏惠獻公化基之會孫生四男魯岳岡峯皆前死四女長壻右文林郎武安軍節度推官王注次則予兄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必端次進士張伯虎其一既嫁復歸孫男三人垓圯埴女三人尚幼銘曰

家鼎盛或端靖名必振廢而居誰爾訣乃有斯銘君墓是之取尚無斁

徽猷閣待制朱公晦　墓誌銘　乾道二年

公諱晦字景晉姓朱氏其先北州大族後徙開封府祥符縣至公之曾祖鄭國元憲公庠以道德文章歷踐樞宰賜第咸宜坊官至司空薨贈太師中書令謚尚書令曾祖妣魯國太夫人胡氏祖均國朝散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大寧郡夫人陳氏父密年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同安郡夫人張氏安康郡夫人呂氏公弱冠補太學生嘗升舍會父致仕當補官公友愛其弟推與之政和四年別以門蔭爲將仕郎調孟州刑掾改河北羅便司幹當公事選充大晟府修製大樂管幹文字以生母令人崔氏心喪去官服除用前羅便賞改宣教郎爲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提舉洛口交裝催促綱運擢尚書司門員外郎出爲蔡河撥發宣和元年冬徽宗召對稱旨命知宿州明年方臘起連陷郡縣數十羽檄調重兵擊之所過騷然宿爲往來要衝凡軍需獨前期告辦民以不擾久之以治郡最一路除直秘閣四年夏童貫退師白溝公適入覲帝命乘驛按之盡得其狀未幾以將作少監召賜緋衣銀魚數條積弊多所裁革遂長監事賜服金紫六年正月遷殿中少監入謝帝諭以裁冗濫梶使漁公悉意奉行一時號爲稱職靖康改元幹離不

深入道君將南幸朝廷議狩襄鄧中外洶洶士大夫潛懷向背欽宗雅才公擢徽猷閣待制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實欲調護道君行宮也人謂公且辭行公曰此非臣子効力時耶以正月三日受命而是夕龍德之駕倉皇出通津門公捐家貲募兵民擊河凌遏御舟遂從道君踰淮渡江是月十五日次京口時金已破京城道君命所在州止東南遞角及上供綱運毋令敵得又高俅纔領禁衛三千留控淮津惟童貫將勝捷兵三千實從會二浙勤王兵三千人過鎮江道君命留之疊三事而疑似之言寖聞於是有上書天子乞斬童貫等六人者二十八日詔聶山爲發運使代公密圖之而與在京差遣山行有日

尚書右丞李綱言於帝曰斥貫等一詔書足矣投鼠不可不忌器帝曰朕意亦然罷山不遣而公以二月末至闕帝召對首問道君安否公敷奏詳明帝喜曰流俗紛紛朕皆不信也明日復召至延和殿授使指令奉書行宮公頓首曰臣備數從官蒙任使敢辭難乎顧愚戇不能道兩宮之情死無以塞責帝曰朕自道君在外寢食不安彼小人何知動輒猜間不可不慮卿頃嘗將命至春坊又久在禁省吾父子知卿故藉卿一行往矣道此誠意用釋朕憂公知不可辭即奏云陛下仁孝天下所共知況臣親聞玉音敢不竭力帝曰朝廷昨命童貫西守京師貫輒不告而去名爲扈從實遁耳議者屢請誅之朕以其在道君左右第貶池州卿爲我奏遣毋令舉朝尚以爲言也公曰謹奉詔乃三月四日再除公發運使填高衛闕暨明日入辭帝曰更有一事黎罕再犯澤潞朕以道君未歸屈已懇和須其退師即遣奉迎使詣行宮問歸期不然遊騎脫復渡河豈不驚動君父公曰聖慮及此可與天通非羣臣所能及也帝目宦者取書起立授公公退即疾馳不三日至符離俄報云道君入虹境矣公率官吏迎拜河上道君召公登善濟舟公進書備道上意道君憮然曰此因流言致朝廷相形迹監司州縣觀望風指往往忘分慢職因條舉數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云云公曰方都城晝閉中外隔絶雖御前號令州縣或不奉承非獨行宮也守令之罪蓋

不容誅朝廷何預焉道君意乃解公即奏臣出京師時聞童貫貶池州今猶未行何也道君曰勝捷兵隸貫未知所付公以便宜奏云若付宇文粹中而以范訥爲副宜可道君曰善召二人使交兵明日道君語公童貫得勝捷軍情驟罷之且生變奈何公曰貫平日敗壞軍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衆生變之語殆貫自解耳道君趣貫行一日道君復語公內禪自出我意雖皇后亦不與知況羣臣皆欲保家族敢與此耶我纔出門姦人便欲貧功離間是無天也再及遞角等三事泣然曰我爲國家過計爾得毋以此致疑乎公曰臣造朝纔數日無日不召見主上誠孝由衷思慕形於言色雖百小人進間言決

不能入若廷臣則陛下何恤道君曰帝知我急歸否公曰主上正以黏罕在澤潞故願陛下少留京口以待奉迎使與儀物偕來臣固疑迴鑾太遽而未敢啟也道君曰兩日待說偶未暇只爲無裹糧住得耳公驚曰臣雖被召去自有淮浙兩路漕臣及發運使副在揚潤顧不能應辦耶道君曰有一文字待付卿令左右取匣中文書來公跪讀之乃尚書省付知宿州林篪劄子也初州有御前竹石錢十萬緡道君過州時親筆付篪取其半篪纔輸二十之一而以其事上尚書省尚書符宿州其以錢上京毋擅用後題正月十三日日下獨執政官一人簽書公讀畢奏曰陛下在位久凡御札寶批及三省批旨若畫可畫聞張本作畫否有不作奉聖旨付外者否道君曰無之公指堂帖曰此既無聖旨二字又未嘗徧書宰執非朝廷意甚明殆圍城中小吏作常程行遣而當筆者不察爾臣非敢游說以寬聖慮也道君視之欣然曰卿言是我未思此公隨事解釋大率類此行宮次南京公以帝命請先入奏道君乃以書授公且賜手詔一通大畧謂嗣聖遣宋某齎書至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無纖毫憂疑至以公比張仲孝友公再拜跪受訖夜以小舟馳去比至虹橋宣召者踵來公奔至崇政殊門謁者云上留宰執待君已有旨免朝見止常起居可也公及階帝已起立連問道君遠歸意公不敢隱裹糧語繼以堂帖進呈且具道

所以解釋道君者帝悅曰卿應對甚善當議褒賞公曰臣將命無功免責爲幸賞非敢冀也還部未幾臣僚劾公奏宿州事爲翁持誰間而大臣獨留劄子者從中助之詔落職與在外宮祠言者不已七月再貶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紹興元年復朝請大夫次年始得提舉亳州明道宮凡歷入任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積官右朝議大夫二十七年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眷懷舊事命取徽宗所賜手詔以入親爲製題記數百言宣示百僚襲藏敷文閣又下詔暴公之忠還其舊職歲賜藥石眷待甚厚惜公已老無意於仕矣後四年遂納祿轉右中奉大夫是年六月二十日終於正寢實紹興三十一年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右通奉大夫賻黃金百兩錄其孫三人制詞有學知守其家材實裕於用被遇徽廟端誠靖康謨訓具存忠勤可驗之語然則公蘊蓄雖不盡施於世亦可無憾矣公事親孝接物誠出於天性非勉强而然幼篤志問學稍長多識名士其聞見議論皆有根柢晚築室章江上益以文史翰墨自娛故士大夫樂從之游坐客常滿公待之無戚疏夷險一與竭盡雖遇橫逆不校也先娶李氏再娶張氏皆追封令人二男子奇右從事郎早卒仲甫孝謹儒雅今右承務郎充江南西口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二女適進士呂溥之右從事郎李耆碩孫男三人文饒文翁文成女適右修職郎新[illegible]都[illegible]進士魏好信餘尚幼曾孫

曾老嚴老女一人仲甫以是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公於洪州新建縣桃花鄉西山麓珠陵陂岡之原使來求銘惟我先夫人宋之自出某爲兒童已識公每聞其道靖康間事皆可書而誦也其後入史院爲編修官以諸家所上太史書參考公言無不合者故於論次特詳焉夫其大節詳矣他固不嫌於畧也銘曰

泰宦之世士趨寵榮一蹈時艱則謀其身其身是謀國於何恤

君臣父子秦越肥瘠有美宋公相門之英騫翔禁密曰惟才臣平居泄官稱職而已逢辰之虞惟上是使靖康炎炎外猾內訌不愛其躬調護彌縫我惟忠臣張本作忠君爾覆醜正眾言淆亂盍折諸聖聖有一言萬世不疑巍巍三朝先後同辭祐陵紀之欽

廟倚之明明紹興又增美之孰不忠孝孰晦而顯天亦者之式燕爾晚保有令名言歸茲藏載祀邈綿毋或壞傷

子柔弟墓誌銘 乾道二年

亡弟子柔仁而剛敬而和敏而篤學幼事母孝長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其存心主於厚而自期甚遠其容貌美秀悍實善觀人者與談五行者負風鑒者皆曰是必貴且壽然年止三十三再與計偕而已嗚呼非君不幸予之不幸門戶之不幸也初紹興庚辰春予官學省君以七月自吳門來道得小疾相見時輒爲訣語八月寖劇十一日神識湛然而逝後六年當乾道丙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予自上[illegible]事先夫人於吉州廬陵縣富

澤鄉長岡之麓乃祔君柩於兆域後五十步成君志也周氏世鄭人徙吉三世矣曾祖中奉大夫諱某祖左大中大夫諱某考左朝請郎太學博士諱某先夫人姓王氏君既殁哀遺草得詩文三卷語皆驚人使少假之年必將追騶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造肯屺是耶君名必强子柔字也娶濟南韓氏無子予既求宗姓繼續其祀又哭之以辭曰

嗚呼子柔今安之乎英氣凜然戢於斯乎惟顏回短命兮聖不幸而嗟冉如鄧攸乃無子兮信天道之難知彼一而君二兮雖塗之人猶涕洟況手足之痛兮慘猶甚於屠刲已而已而九原不可作兮誰知我悲

文士慶墓誌銘 乾道三年

文生安國將葬其父士慶泣而請曰安國不天遭罹大戹今歸窆有期敢乞銘於執事其幸賜之昔我世父辰陽公卜兆廬陵族葬諸喪之在江南者生首挾錦囊之術來相大事其宣力甚至義不可以弗從也乃以士慶之行詢於閭里皆曰其持身愿其濟人勇聞世有浮圖法者謂齋戒所以爲善施予所以植福於是終身行之既得疾預知亡日告違於常所來往屬纊不亂已而赴弔者咸重惜其死噫亦可以爲此鄉之善人矣士慶字善積世居吉州廬陵縣之永和鎮享年六十有四娶劉生二男一女惟安國存焉其終以紹興壬申十月癸亥而以是歲十一

月丁酉葬於鎮東金鳳山陽田之原銘曰

生有以養死有以葬壽不至於天而祀不至於曠又何快乎

靖州太守吳君順之墓誌銘 乾道四年

公諱順之字伯思其先建安人曾祖太常丞方天聖中與兄正肅公育及京俱以文章稱同年登進士第歐陽文忠公所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者也正肅以才獻議論被遇仁宗入參大政出毗潞輔而弟正憲公亢又以嘉謀直道相裕陵遂爲宋大家惟奉常位不滿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正肅既從其皇考葬鄭州正憲亦葬開封於是建安之吳多占籍北方而公爲雒陽人也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祖安行左朝議大夫祖母恭人陳

氏父似耀州三原縣丞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母武陵郡夫人程氏公初以祖蔭補太廟齋郎政和二年爲將仕郎鳳州河池縣尉歷監楚州在城清酒務用舉者陞從政郎宿州刑曹掾吏誤入民死罪公讞正之改宣義郎知醴州武功縣未赴徙宿州司士曹事欽宗登極轉宣教郎賜服朱銀靖康初添差徽猷閣待制宋煥爲江淮發運使辟公幹辦公事俄省員罷遷通直郎建炎覃恩轉奉議郎選知福州侯官縣中原方拏兵盜亦起劍建間軍需急甚公應辦如無事時轉運判官魯詹等列薦於朝進承議郎以寵之州歲賦荔枝擾民又公帑取物無藝公曰邑困矣願少裁其數守帥不樂公遽請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詔書求人材前宰相李公綱汪公伯彥皆薦公擢知海州改連州姦盱鄧禮聚眾剽掠湖廣久之就降號義丁禮仍統之常桀以肆官吏無敢究切公取尤暴戾者磔於市餘帖帖畏服連故多坑冶旁郡上供銀率取給焉歲久負繁民破產莫能充公力請蠲其半免符下吏民扶躍繪像以祠秩滿主管台州崇道觀尋知汀州境素多盜戍兵驕不可倚公擇郡卒千餘晝夜閱習未幾皆可用盜以不作郊恩賜三品服於是自承議郎積功次五遷至右朝散大夫去爲邵武軍遂以右朝請大夫再知汀州未上復主管崇道觀起知復州移靖州州本夷境一語不酬輒白刃相向謂之仇殺甚則合黨羣起謂之結斷欲異時守皆

武臣文法闊畧公初以文臣臨之下車語寮屬曰蠻夷荒忽不威制則玩不靜治則擾乃大修城池集禁卒教以挽强徐召其酋長戒曰安爾巢穴毋犯省地犯且誅爾亦命守城寨吏彼不生亂毋擾彼矣先是數十年間有崖頭蠻數相仇殺畏公威不敢動羈縻州有相率請輸丁米如近地徭人且歲時貢獻於朝者或謂是可通蠲道宜納之公笑曰守邊莫如安靜吾老矣豈紛紜以求進哉期年公知疆埸既寧則增闢學舍以道藝進諸生即城東葺社稷壇凡可以化其民者未嘗鄙夷之風俗浸嫩矣代還卜居筠州隆興元年八月甲戌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是歲十月乙酉葬於隆興府新建縣洪崖鄉招賢村之原公生

名家通經力學早自樹立性極孝友朝謁公疾躬治藥餌不斯須去左右逮其卒欲以適孫解官行服仲父禮却之公曰祖喪從厚不亦可乎白言河南府竟如劉輝故事後當任子推以與姪若姪孫平居待人一以寬恕及在官遇事則果敢能斷省訟牒決疑獄吏服其精敏然聲色未嘗厲也持己尤廉潔公家財無絲髮妄用善鉤校隱欺故所至不加賦而用足歷守數郡雖無赫赫名去必見思在仕途久年除次補不務速化一其初終有舉無瑕可謂難也已初配宜人陳氏翰林學士繹之孫前五十七年卒再娶宜人雷氏國初名臣德驤之後前十年卒至是合葬招賢二子譞右文林郎嵲右從事郎皆好學有吏能一女

適右從政郎梁敞孫男二人千乘千秋俱將仕郎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朱晞中次未行昔我亡姑實歸文林君故來請銘乃爲銘曰

猗與吳公國外而方中強其志而舆其容人徑而逢已緩而從不阨於窮不極於通以卒其功以壽其躬猗與吳公可謂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

文林郎劉君令猷墓誌銘乾道六年秋

紹興辛未春廬陵郡貢士對策集英者四人予與辰告劉君齒齊而志合相好也既唱第予注嶽掾君亦得尉外邑將同賓焉未幾予易中都官而君丁外艱或離或合率數歲一見隆興改元予自左掖奉祠歸君方築室治園圃教侍女吹竹彈絲以娛太夫人予數過之相得益歡乾道三年君去佐武陵幕予計日需其歸五年冬乃聞君遭母喪纔浹旬以毀卒予哭之慟明年

春諸孤持道州永明縣主簿彭恪狀來請銘予方以使閫奏事未暇作也秋八月書來告曰堋期迫矣幸賜之銘噫尚忍銘吾亡友也夫君諱令猷辰告字也其先自金陵徙家吉之泰和縣曾祖紹不仕祖及甫贈右宣教郎考諱獬左承議郎通判德慶府號通明吏其卒也侍讀胡先生為誌其墓母歐陽氏君少頴悟年十四別駕公令東流君一試池校輒魁諸生自是益刻意問學文采日新初別駕年二十五由鄉舉登科君亦如之歸拜二親里閭嘉歎調婺源尉不克赴主贛州興國簿吏以例齎銀若干來送君曰例可承耶却之或曰如他人何君悟曰簿解寓僧坊三十年盍斥賣為土木費乎後遂以成後人賴之邑令同里劉公子昂健決能治劇得君大喜相與通譜系君悉心佐之政遂為一路最秩滿循左文林郎調常德府觀察推官一府咨賴他郡有疑事部使者必付君平決無不中理諸公交薦之湖北控川峽岸洞庭連辰沅號險阻荒絕沿檄者率規免惟君未嘗辭奔走殆無寧歲竟以此病然猶自力恐貽親憂會太夫人卒君病遂劇以十一月十八日亦卒享年四十四歸葬於廬陵縣連山桐木岡元配易氏祔贠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君再娶曹氏慈聖光獻皇后曾姪孫易夫人生五男召孫于孫宜孫耆孫吉孫皆力學有父風孫男女各二人君天資孝友心計精密別為生平樂施喜客家無餘貲君未冠幹蠱已有聞盡貸婦財

易良田約用而豐施以養父之志父殁庶弟諸妹婚姻無失時有經紀甥婿家使其幼稚有立常產不累人皆義之姻黨有獄吏卒方圍捕親屬駭散君奮身當其門眾帖帖無敢暴家貲以全其急病好義大率類此嘗考試宜春江陵解進士郭昌明彭大年尚剛中高岑明年皆擢第兩邦稱為知人嗚呼君有絕人之才宜為世用而賦命止此予既悲而憐之且自愧昔者不能推賢揚善負朋友之責也故追叙情好而系之以銘曰

嗟維君才且良張本作才具長富術業耀辭章如用我何不臧劍發硎折其剛彼蒼天命靡常尚無憾嗣方昌

左朝請大夫魯公詹墓誌銘乾道七年

近世有儒學起家銳意功名之士曰魯公如晦官雖不大顯於時而姓名藉藉班列中始予自金陵入朝以婦家有連相好也會完顏亮將渝盟公日詣丞相府論天下事纚纚不止諸公雖知其才而不能用常以是惜之其後予歸廬陵絶不相聞者累年會公弟季欽奉使江西予問如晦今何如季欽曰吾兄宦遊不遂退居里中無意世事矣暨予還朝則聞公屬疾未幾季欽遂以其訃來且狀家閫行事使之銘義不可辭公諱晉如晦字也其先秀州嘉興人徙海鹽之武原曾祖延厚祖[illegible]居不仕父壽孟任右奉議郎贈右通奉大夫生六子各教以學長詹登第崇寧間終樞密院檢詳張本作檢討諸房文字公少尤刻苦紹

興五年與季欽同登進士第自是魯氏子弟競勸舉於鄉者歲增多公初調建康府溧水縣主簿帥葉公夢得材之命行江寧縣事百里以治蒞公儒先吏師與公論文計事率至夜分其親厚如此俄丁外艱服除爲淮西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分司池陽邊烽初息軍費冗濫公檢柅其姦歲省不貲魏公良臣出守一見歎若平生遂通婚姻用薦者陞左從政郎從淮西茶鹽司幹辦公事兩淮惟留滯臣刑獄常平茶鹽事悉隸焉諸司有疑事輒屬公區處無不中理舒州五邑爭承久不決公爲決之改左宣教郎充通州州學教授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淮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帥劉綱鳩民兵十餘萬將校數百聲震北方公贊助爲多綱卒眾將亂公訓曉撫循一軍帖帖敵焚權場邊民洶懼公鎮之以靜人爲桉堵入主管官誥院完顏亮既斃太上覩師江浒詔公從行兼領進奏院文書填委整暇若平時上卽位遷大理丞治獄明恕爲時所稱公三仕於淮雅知南北形勢兵將勇怯至是輪對爲上極言之且請擇大將以重兵屯形勝地無事則力不分有事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深以爲然兼戶部右曹郎官民有訴御史府訴婚田者輒請付公皆得其情上方樂聞忠言詔侍從臺諫各率其屬條具弊事公言風俗未正紀綱未立賞罰未當語甚切至頃之請治郡得池州隆興二年金再窺邊趣公赴鎮淮人日夜南渡公竭力招集至者如歸軍士有得信箭刻虜書云云者公笑曰此姦人規搖眾耳不爲動闔境晏然先是諸郡調丁壯防江擾甚金師退公以便宜散遣朝廷咨美仍詔他郡如之清溪出城南水潦泛溢人病於涉唐會昌中刺史李景業始作大堤於南續長橋於北揭名通達往來便之歲久浸壞公命增築新堤自城屬齊山延袤數里翼以嘉木釃水爲三道橋跨其上別揭新名迄今以爲利乾道元年江浙大飢上焦勞甚遣使旁午會九華綿山竹生實飢民就食日千數公思有以寬上心具以聞而言者指爲異說非本意也坐罷郡士民懷公惠政爭挽留不置尋復主管崇道觀起知真州已而歎曰吾志大而命不副歸與以侯吾老例公築通隱

詩人何卿麒洪翰林邁王端尹十朋王司寇稚皆賦五言以美之至是改日遂隱自爲之賦客至輒歌呼飲酒間以琴奕酬適竟日素喜釋氏書晚自謂有所悟哀樂得喪泊如也七年十一月六日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積官左朝請大夫致仕娶陸氏封宜人前卒四子可簡左承議郎通判舒州可適右迪功郎嚴州司戶參軍贈右承奉郎皆力學工辭章前卒可輔亦早世可復右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主簿濟美垂裕庶其在此二女適左奉議郎樞密院編修官孫雄飛右儒林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魏仲恭孫男九人玨升羽玆所開弼冀輩女二人適右承事郎周準右迪功郎蔡與文曾孫男三人

之茂之柔之純女四人明年三月壬申葬於湖州歸安縣至孝鄉德韻與宜人同兆公性樂易事父母友兄弟根於誠處朋友姻戚閒皆得其歡心家範整整于孫率勸飭雍睦尤喜周恤親族鄉黨義之天性嗜書少老如一所論著要以名家者爲師法有文集三十卷漢紀攷異十一卷集皇朝要覽一百卷又嘗進江淮表裏圖上邊防十二事蓋將考古驗今自見於功名惜乎弗遂也哀而系之以銘曰

人患無志不患無位人患不久生功不患不成嗟吾如晦由邯而守仕非不偶踰七望八年非不壽然而志竟鬱於初功弗究其圖已乎已乎其亦命矣夫

鄉貢進士歐陽耿仲弇墓誌銘　乾道元年

歐陽氏族望廬陵而家於永和鎮者尤以儒稱吾友耿仲又承和之卓然者也憶予游場屋時耿仲已嘗舉於鄉與其仲奕叔弁季夔號里中四傑雋敏辨博眾屬目焉日過其居翼翼怡怡有古人風予每語人是家且與其後仲叔相繼早世耿仲復屢抑於南宮遂臥未疾乾道九年二月壬辰竟不起嗚呼予識君兄弟纔二紀襲裘而弔者三今惟季也鼈然當門戶命之難謎如此寔不歎以悲乎子扶卜以四月癸酉祔耿仲於鎮東金鳳山祖墓之次銘予責也故不辭耿仲諱弇朝散郎通判澶州粲之曾孫隱君子璟之孫貢士襲之子少穎悟善屬文袖書謁鄉

史田公如熹許以遠器甫冠與計偕益嗜學不倦後進爭從之往往法其言行有所植立不專爲科舉計也享年五十三平生喜著述類成五十卷號鳳山集娶陳氏實生扶能世其業三女適進士曾顯祖吳從義一未行二孫次蘇季蘇女一人銘曰

德焉無瑕學焉無邪亦既振厥華謂將昌其家而止於斯吁其奈何耶

清遠縣令鄧君洵侯墓誌銘　乾道九年

乾道八年冬清遠縣令鄧君卒葬有日敦文閣直學士胡公大書官族蓋其墓孤溥復來謁銘予謂得胡公書不朽矣奚以銘爲溥請益堅乃爲紀初終於下方君諱洵侯字元直世爲吉州

廬陵縣人曾祖河祖注父衍皆業儒母曾氏生四子而君爲季
年十五由縣庠升泮宮試藝日有聞預宣和上舍貢靖康改元
同其兄洵美邦彥涇舟與計偕而涇舟遂中第里人稱焉君既
篤學且練習世故樂善喜爲人師監司守令爭延教子弟家永
和鎮有宅一區負郭田二頃伏臘賓祭有以自足筆耕文積力
也然每上春官輒不利嘗再對策集英殿下再納勅牒而歸今
天子卽位特補將仕郎而君病矣吳興俞公煜賢者也漕嶺表
辟君廣州清遠令瓊帥復召君爲屬皆不果行卒年七十六易
簀猶題詩示子孫初君以十月十九日昧明生其死也月日適
同衆頗異之娶鄉人歐陽元老女有懿行年六十九前君五年

卒葬青石之長岡一男溥也孝而勤於學四女嫁進士邱大章
曾尙文餘天孫男三人長臣忠臣正臣女三人葬用九年十二
月辛酉其地在縣之膏澤灘頭平相嶺君所自卜也銘曰
試言於廷不潰於成覃慶天孫疾張本作疢窒其亨何志之罔而命
之屯尙崇其墳壽後之人

叔外祖奉議郎王公覺墓誌銘　淳熙二年

公姓王氏其先永寧軍博野人世業儒曾祖亮中天聖進士第
以能守邊易武階至洛苑使贈右武衛將軍祖察少辭任子恩
不就韓忠獻王宣撫陝西薦其材而官之終太子左清道率府
副率贈屯衛將軍改中散大夫考相州之安陽子孫遂爲安陽
人中散長子諱復屢典名郡終供備庫使封文水縣男贈少師
次諱後終朝奉郎贈朝散大夫娶杜氏實生公公字天民宣和
五年以父任爲將仕郎紹興初補迪功郎昭州司理參軍以親
老不赴六年主洪州南昌簿秩滿丐監西京中嶽廟以便侍養
陞右從政郎調福州閩清令聽斷精審吏無敢欺洪水暴至公
禱南山水卽退閩境神之去爲豐城縣縣當川陸要衝素號難
治令鮮終更者公至則大治會齊述嬰嶺城叛王師出征公未
嘗秋毫賦民而過者畢給部使者行邑其徒隸以供張去吏請
責償守驛者公獨具名物檄取之郡卒持符至怒詬謝不如欲
捽吏喧廷下公杖而擊之積二事臺府外稱其正而心弗善也

人往往爲公懼公曰不過不吾薦耳焉能害我終亦無他徙吉
州泰和令泰和尤號難治又乘舊政廢弛公剗除蠹獘束縛奸
宄聲譽赫然盜自他邑來尉不能拒吏民驚避公自率衆擒之
財數月丁內艱而去時二十五年也服除調衡州安仁令三十
一年論泰和功改右宣義郎知江州瑞昌縣轉右宣教郎什滿
秩良人服其能轉右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乾道七年通判郴州
轉右奉議郎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六月卒於正寢
享年六十有七取宗室女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孺人四男簡簽
籤篆三女俱未行孫男二人沚澄女二人公天資明敏尤長於
吏事使過盤根錯節撓發游刃必將振耀一世取富貴如拾地

齐而淹屈州縣汨汨以老其命也夫初公葬太宜人於撫州臨川縣靈臺鄉烏龜原遂家臨川遺命卜葬於塋側諸子乃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襄事使來取銘公於先夫人爲從叔凱風寒泉之思其何忍辭銘曰

惟吏之能以公售私用力雖勞人孰汝宜公才敏明而守堅正盆身之詘不撓其政周旋五邑民允懷之纔佐一州奄其殆而天賦其能不畀以命嗚呼奈何尙篤餘慶

承務郎胡君泳墓誌銘 淳熙三年

君諱泳字季永吉州廬陵人曾祖愷妣張氏以百歲封孺人祖載贈朝議大夫妣碩人陳氏張氏父澹菴先生銓以勁節危言

爲國司直雖小夫賤隸椎髻卉服無不知其姓名今爲龍圖閣學士妣碩人劉氏紹興八年先生自樞掾黜佐福州幕道由姑蘇而君生故小字蘇郎六歲隨先生謫新州已能背誦春秋詩人陳元忠試之如流目爲春秋生先生再貶朱崖渡海道瓊故黎知政事李公光在焉見君穎悟許妻以孫自瓊過儋耳拜蘇文忠遺像於動鏡閣喟然興歎年方一星終人皆異之既抵朱崖先生聚徒受業諸生人執一經求訓解君甫弱冠往往與討論二十六年秦丞相死先生與李公皆內徙初秦氏揭二公及趙丞相姓名於格天閣趙丞相前薨至是先生賦詩有閣下大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還之句君曰不絕吟先生曰孺子可教因授以句法三十一年春侍先生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今上登極先生自吏部郎不逾時以左史入詞掖遂爲兵部侍郎君日從中朝名士游聞見浸博隆興初郊奏補右承務郎家居累年或勉以仕則曰吾斯之未能信乾道七年先生固命君類試中之虞丞相邀與相見畧不干以私調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兼監行宮雜買場先是先生得旨進所解易春秋及二禮君日夜編次讐校先生賴之淳熙元年春君當之官而不忍去親先生曰吾固欲泛大江游金陵其亟具舟吾與爾俱君乃迎侍以行留守劉公珙以二府重望少許可獨禮君厚薦之公車二年秋得寒疾逾月病益侵呻吟皆詩間作

樂府詞旨超詣十一月庚午竟不起得年纔三十八配郎李氏其父孟堅終淮東提舉茶鹽生三子槐榘桯又有遺腹君人物爽邁天資孝友幼居母喪如禮事所生母袁氏盡敬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雅好吟詠慕陳后山而學焉某蒙先生不鄙間許唱酬君輒用韻見貽語皆驚人蓋天才有過人者充其素蘊必將發聞於世一病而逝可哀也已弟澥浹旬及其孤奉先生之命卜以三年夏四月壬辰葬君吉水縣中鵠鄉白蓮塘之原使以妹壻葉昌嗣之狀來請銘某按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葬而封既封三號遂行孔子曰季子吳之習禮者也蓋言其

在吳爲習禮耳既而曰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是又疑之之詞也周禮以長子爲門子謂將代父當門者也其事重矣昔就其養於所居之官今返其柩於父母之邦若先生者可謂知禮矣銘曰

木生荆山既厚其培雨露濡之庶幾條枚飄風振林秀者先折天乎奈何尚茂來葉

朝散大夫直顯謨閣黃公石墓誌銘 淳熙四年

公諱石字圯老姓黃氏世爲溫州平陽人曾祖遂祖昌父理有聲太學贈官至朝奉郎母陳氏贈宜人公幼篤學及長識慮精審喜論國家大利害紹興七年投匭上書言內事可治者七外

事可治者四天子異之下其書給舍皆謂切時可行詔永免文解加賜束帛明年遂中進士第補左迪功郎融州觀察判官未赴改福州州學教授學規業素弛公命正錄而下各舉其職諸生或不告輒出公曰此職事不職也盡罷之閩李奕李楠林之奇爲眾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學田故爲吏乾沒供饋日腹公大加括責歲輸數倍於是增置弟子員優給職事以俸而督其藝業歸左丞葉公夢得賢之薦於朝葉公尋奉祠閩郡郊餞獨顧公曰子且顯其白愛袖出前執政薦章公其見器如此秩滿以書抵秦丞相曰上踐祚十九年儲貳未立安危所係孰大於此公獨不開陳乎不報得外教宗院宗學教授通事舍

時丁內艱二十二年免喪秦丞相尚當國公申論前事秦曰君謂某向不省耶面舉百餘言而以時未可爲解復得南外宗學教授丁父憂不赴服闋沈丞相秉政公以語秦者語沈沈亦不能用授建康府府學教授而去二十九年留守張忠定公召赴闕公送以書大略言內則國本未定閹寺寖昵外則北庭懷貳大將之人國用不給張公咨其言入對言儲貳尤力適契上意未幾遂行典禮三十一年冬完顏亮死議者爭欲乘機進取會太上皇帝視師金陵公獨陳入事謂宜按甲休兵徐俟其變其後諸將果然無功駕還臨安公以銓格改宣教郎選充諸王宮小大學教授主上登極轉奉議郎賜服緋銀乾道元年九月輪

對論二事其一曰舜大治而禹益儆戒無虞成王守成而周公作無逸眞宗東封還孫奭上書勸無自滿假召試賜出身今南北始和願陛下以舜禹成王眞宗爲心益自戒懼無或暇逸上獎諭云卿言眞致治之本其二曰儲君學問當求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不當如書生分晰章句綸繪文詞時莊文太子留意於詩公故及之上大喜曰朕固嘗以此諭太子卿言正與朕合退朝以章送東宮且批付中書黃某與歷擢差遣今晚便可擬來遂除校書郎入館不試蓋異恩也十一月進著作佐郎二年省試初擬公點檢試卷上特旨奏辭官三月再對力陳正心出治之要上曰卿言不詔旦夕別行委用四月兼權司封郎官十

月寫前後兩熟十一月太上聖政書成以公經修進秩一等四年夏三輸對力言陛下爲治雖勤而未得其要且用人當辨才與德其語益剴切十月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卷十一月改右司員外郎廷尉讞囚有父被毆不死而其子托以復仇殺毆者二人朝議貸死公言父未嘗死而置殺人之罪他日頑民與人有仇導父使鬬從而殺之將不可禁如死者何詔是公議五年八月進左司時公與左相善右相不樂也會蜀人蘇森乞用元祐黨籍恩補官右相欲與之公言紹興六年雖許補官尋以僞日故八年纔令免解既充前勑矣右相滋不悅公遂引去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六年行部值諸郡大水壞太平圩

田公以其事申三省而重於再出擾人亟委官相視賑濟且奏其施設之序三省得初報即取旨差公躬親按視命方下而委官之奏適至時左相已去右相劾公弛慢不親行降兩官罷或勸之辨公曰吾失職獲譴尚何辨聞者韙之六年冬主管台州崇道觀纔復原官九年八月再任崇道觀淳熙二年十二月六日以疾辛亥年六十六積官朝散大夫妻宜人王氏某人之女男裒迪功郎新衢州常山尉三女長適林俱次適迪功郎湖州武康縣主簿毛宷季適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林達己孫男女各一人其子十以四年十一月壬申葬公某鄉某里貸山之原使來請銘予昔與公分教吳陵雅相善故知公爲詳銘曰

金華唐與政名士也知人而善評嘗謂圯老容粹而溫心和而平稠人廣坐語如不出諸口間發一言則辭盡而理明蓋靜而能謀柔而不傾學恥虛文而實用之爲貴論不阿出而君民之爲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之近臣矣嗚呼是爲銘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

靖州太守李君發墓誌銘淳熙五年

公諱發字秀實吉州吉水縣人曾祖宗應祖復父汝明贈朝散大夫母宜人彭氏初五世祖葬縣之赤石潭卜云子孫百年當有爲二千石者大夫一日夢至潭上見巨鯉躍出驚波洶湧震動磯石旁有偉衣冠人笑曰發矣發矣未幾生公因以爲名大夫既力學不遇刻意教三子長卓季植公其仲也幼警悟能文十四入郡庠遂貢京師兵興徒步還家已而重臣分鎮諸道客

從者取祿仕如拾芥公遊襄漢夔峽間數以奇策撼將帥獨落落無所合乃復事科舉年未四十用太學連舉恩特赴集英試補右迪功郎鼎州司理參軍時紹興五年也公素號通明加以精審比三年囚無瘐死部使者言狀特循修職郎去攝邑黃陂調永州零陵令民稅久不均田在左鄉率籍於右又皆寄產旁邑謂之僑戶豪民猾吏相表裏賦役病焉令佐課常殿公始至命設幕兩廡下人未喻公意明日召稅戶若有所訓曉者既畢集則分寘諸幕使人人自列產幾何稅安在不實聽相糾將根株逮負痛繩以法實則貴汝又圍羣胥於獄命吐其實而參考焉民與吏倉皇失措懼不相應無敢隱者即日正田三萬五千餘畝爭訟既絕歲入大增課爲一道最秩滿陞右從政郎移郴州永興令境接溪洞民强梗難治公恩威並施罔不畏服諸司以京秩薦者章二十上改右宣教郎知贛州興國縣丁太夫人憂免喪通判橫州攝守於賓二十六年詔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公奏交廣俗誘民男女易翠羽蠻中初猶一夫直十二羽今僅得其半歲掠賣數百人多烹以祭鬼乞重其禁太上皇帝惻然從之尋命焚翠羽於行都自是翫人者息矣轉通直郎二十八年改知賀州以疾求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奉議郎明年爲奉使金國書狀官進秩一等三十年權知沅州轉朝奉郎今上登極改靖州轉朝散郎沅靖介獠夷控馭稍不至鴟張蛇結爲害

一方公撫以誠信與崇學校使荒遠悍戾之習浸淫教化咸帖帖無事既合符吏上公履歷於銓部誤書年甲考功以閒有詔貶秩遂致其仕公怡然不以介意日與諸舊樂飲縣竹歌呼第晝夜不倦如是者累年年八十有一强健若五六十人與其兄黃髮相對怡怡如也季早世則教育遺孤使有立鄉人服其友愛淳熙改元燈夕會客如平時已而微感疾癸丑遂卒三年十月丁酉葬於本縣仁壽鄉南岡之原初娶潘氏鄂州太守唐之女再娶張氏戶部侍郎運之婿皆贈安人又娶莫氏亦先公卒六子千里千秋千頃千得千言俱天第三子千乘今爲迪功郎新筠州司法參軍能世其家二女適右朝奉郎知邕州葛永慶

再適奉議郎前知南安軍南康縣彭邦光有孫曰蟠女二人初公與今龍圖閣學士澹菴胡公同肄業鄉校其休致也胡公入佐冬官適奉詔薦士卽上疏曰李某文采議論皆過人尤長於吏事三爲邑五典郡然皆遐方僻地未究其才上官數交薦今雖老尙可治劇未報有諫官者乃以是咨胡公胡公坐去國猶念公不置移書貴當路云諸公皇皇市駿骨而使老驥伏櫪耶嗚呼士大夫視時向背不肯犯嚴出薦口聞胡公勇爲義篤於舊而不以進退二其心宜不愧哉他日乘以其從兄靖州教授誦之狀遠來求銘予謂胡公知公如此乃近捨皇甫何也乘曰得胡公銘我先人之名固可不腐將如德之不著何屬之子則

併著矣某曰然爲之銘曰

謂公弗遇耶則仕盈萬石矣謂公弗壽耶則年開九秩矣而紳鄉閭猶未免乎哀窮悼屈者以祿雖豐未究其用齒雖宿猶裕於力也雖然自古才能之士固有阨窮不沾一命短折冠於六極者矣公何戚哉公何戚哉

靖州推官張君廷傑墓誌銘　淳熙五年

公諱廷傑字漢卿姓張氏吳郡人曾祖政祖奭父慤錢塘尉母余氏累世同居鄉里義之漢卿少業儒未冠而孤事叔父烏程尉士能任其家政勤勞弗懈歲時親賓會集漢卿必冠帶侍側翼翼如也烏程既沒漢卿薄貲產均畀其子孫無毫髮私人皆咨美起家迪功郎靖州軍事推官非所好也卜居城中之花橋用所以事烏程者齊其家內外整整羣從多饒於財漢卿獨刻意教子藏書數千卷士大夫喜從之游漢卿亦好客不倦也州西三十里有華山山腹有大池圖經云嘗產千葉白蓮漢卿驚得之日課僮僕剗剔巖竇疏導泉流創亭榭十餘區環以佳花美木四時皆有奇觀戶部尙書孫公覿爲之記遂爲吳門絕景漢卿既葬其婦山中又自爲塚舍日往游焉生事皆置不問人多笑其迂然漢卿心計自有餘雖不作潤屋計而伏臘猶裕無求於人既老預治棺槨衣衾曰吾宗鮮登中壽我則過之瞑目無憾矣淳熙三年五月疾革精爽不亂惟以和順力學勉子孫

甲子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娶李氏左朝請大夫通判廣德軍寬之女先十七年卒五子長聖任早預鄉薦繼入太學爲學諭次聖清皆前死今曰謙曰頤曰復謙亦太學生謹愿有父風五女長適承議郎簽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蔡瑀次適文林郎新知揚州江都縣李安上早世次適朝請郎新知南恩州楊挺二尙幼孫男五人鎬錡銓鏞鎧女三人謙等以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公華山實與李夫人同穴蓋吳縣長洲鄉也昔外舅浙東提點刑獄王公葆光娶公姊兩家情好久而益洽予以是與漢卿往來三十年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平江偏游城西諸山漢卿時載酒邀予自靈巖入天平遂登華山訪古道舊爲笑樂

最後置餞虎邱酒闌悵然曰某老矣再見恐無期他日尚誌吾墓予曰公尚強健何遽及此後三年予還朝復與漢卿通問無虛月又一年而漢卿卒其子以監察御史潘公緯所書行實來求銘予忍辭銘曰

人生斯世孰能無求晉楚之富金張之侯無以憂之無樂也憂（張本作無以收之其樂也憂）表表張公不膠不流治生求官與俗沉浮他人營營己常休休有琴有書賓燕綢繆有子有孫弦誦優游生無欣戚死何怨尤華山之原樂哉斯邱勒銘紀之名與山留

秘閣修撰湖南轉運使蕭公之敏墓誌銘 淳熙五年

公諱之敏字敏中系出梁蕭氏五世祖自豫章徙居江州之湖口曾祖昇妣譚氏祖中山妣陳氏考固業儒而不求仕惟孜孜教子後贈朝奉郎母安人彭氏公少好學有濟時之志李成剽九江係累齊民如貫魚公亦被掠以書生獨免塾會夜賊醉寐公密拔其刀斷民縛縱遣然後遁去時猶未冠人皆奇之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補左迪功郎蘄州廣濟縣尉未赴辟襄陽府司法參軍府捕强盜陳大漢等十三人不獲鄉民羣行適符其數巡尉執送官不堪笞掠皆誣伏公約法疑之白帥移獄已而楚州獲眞盜閩府嗟異戶部尚書張澄吏事精明禮部侍郎陳棓號醇正相繼來守屬吏奉承不暇惟公遇事爭辨不屈棓常曰司法冥冗長身他日眞御史也已是有蕭御史之名二十年

用薦者陞從事郎知歸州秭歸縣縣產椒漆蜜臘部使科買無藝公一切拒之境有龍湫洞歲旱羣禱雨不應公禱輒應民號知縣雨循文林郎調建康府觀察推官舒州惡少張天錫父子五人夜投宿僧寺僧不敢納天錫踰垣殺僧屢鞫不承遷延數年株連者多死詔江東選官鞫治公至天錫卽伏辜武臣梁俊彥獻議增沙田蘆場稅詔同金部員外郎莫濛按視勢燄張甚至叱責轉運使公不爲動稅以不增金陵大府貴游子弟多在焉又常守以大僚都事綱舉而已幕職曹掾官日夜縱飲訟呼往往踰越法度諸司畧不執問公獨介然居中時歲切之受納秋苗例別給餐錢公謝不受守固謂公毋妨他人公盡以修官

解戶部尚書韓仲通以法律進其居守也御僚吏嚴甚無敢可否事民有刃傷盜桑者盜投纓死吏當其主故殺獄已具公抗執不書仲通初大怒已乃薦公改秩時公在選調踰二十年未嘗求之於人將代舉將猶闕府僚數十人列誦其賢於留守樞密王公綸王公爲成之改左宣教郎知興國軍大冶縣三十一年完顏亮渝盟上司籍民爲兵日役數千人冒雪植暗樁鹿角塞爲防江計公度不足恃徒困民力亟請散遣上司不能奪明年兵解以疾去官隆興改元復知建寧府建陽縣邑大難治自政和以來閱五十餘令終更者纔七人公至務以禮義化其俗民翕然順從臣檢閱刻文紀公善政乾道元年轉奉議郎未幾

賜五品服三年選爲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未上有詔舉御史大臣以公名聞五年四月召對便殿論正風俗上曰正風俗當何先公曰仁祖時朝臣以危言讜論爲忠偷合苟容爲恥故風俗醇正崇寧大觀而後反是在陛下示之好惡耳上曰誠如卿言明日除監察御史六年轉承議郎七年六月輪對言人心之於國猶身之元氣今欲復土疆其本在結人心譬之良醫治病必先護養元氣乃可攻疾此非書生空言孫吳論兵亦出於此上曰所謂一曰道而孟子亦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乞減冗費省冗兵上皆嘉納八年正月秀州華亭捍海堰成命公按視公還奏縣之四鄉鹹水壞田乞蠲賦稅三年上從之三月臺諫

官坐論執政奉祠去上以公分察歲久見謂直諒擢拜殿中侍御史公感激思報爲上言治亂安危由言路通塞願備其官假以事權毋使風采沿沮又言前歲浙西夏潦秋旱江湖淮南歲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沉陰寒氣慘慄是謂常寒側身修行茲其時矣因繳進富文忠公熙寧初奏議上曰富弼所論誠實有愛君憂國之心公知上聽納卽疏言漢災異策免三公今宰相名任恢復實爲持祿保位計變理乖方既不引咎聞人言災異輒肆怒罵陛下昨許六察言事今乃令求實迹專務蔽閼聰明故二三年來莫敢言其失併條奏擅權不公等事上曰卿所論甚當可謂稱職於是宰相上章請去稽紳喜曰風

鴈朝陽矣會宰相復留乃除公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制詞有剛方不撓質直而明造膝之辭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之語蓋在職纔四旬所論如此直聲遂聞於天下既至江左郡守多要官公舉刺各一人上皆罷行之所部肅然淳熙元年轉朝奉郎召爲太府少卿公奏臣奉使無補何以復召上曰思卿直諒耳公奏提刑並置文武非是互用一員足矣又論經總制錢及額則賞是誘其求增羨也請罷之又奏諸路水旱頻仍今歲僅得中熟而七月錢塘風潮壞堤捍居民死者數千人災異在遠尚不可忽況都門之外乎又九月壬子距立冬纔數日雷聲夜發聲亦非休徵惟益修德政轉禍爲福上曰卿直諒之氣

殊不衰未浹日兼權禮部侍郎進司農卿明年三月遷國子祭酒太學之士以得明師交相賀先是職事闕請托紛然公籍校定優劣升補先後爲之格遇闕則察行藝次第而授奔競頓絕舊制職事官例牒宗族補試是歲公自以長官臨涖令二子毋得入其後學官子弟中國子生者皆駁放始服公之先見頃之諫官論職名不當輕授公適引疾求去八月以本官提點浙西刑獄陛辭奏曰周公作無逸大概言畏天恤民和衆勤邦儉家省躬罪己有容德具此八善自然保壽無疆今會慶節不違臣當需次阻奉萬年之觴願以此言爲獻又乞禁止外路獻羨餘又錄蘇文忠公治道篇以進曰陛下既常置軾文座隅更願塾

後此篇以發聖學上皆稱美相與論無逸蘇文數百言三年故除湖南轉運副使道州江華縣稅重民瘠大軍錢三千緡上供米八百餘斛力不能辦公奏免之四年上以公舊嘗帶職超進秘閣修撰官吏畏公之正爭檢身恤下湖湘之民陰受其賜不可計公方厲志澄清欲徧行郡邑而病日侵上書丐祠得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勑牒未至以八月丙戌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訃聞致仕恩外特用前郊恩又官其一子蓋異數也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太息鄉人至出涕相弔六年正月壬午葬於彭澤鄉加堀里小桂山之原娶同郡項氏天裕之女封安人生三子長曰頡前卒顗碩皆能世其家顗復以官遜其兄之子四

女長適迪功郎筠州司戶參軍李景範次適進士張元觀次以疾居家次適鄉貢進士曹彥約孫男四人必誠必簡必聞必蕃女三人曾孫男一人公剛塞強義自其天性處心積慮公而不私平居聞時政之善若賢才進用輒懽欣贊美不啻如已有得至過姦邪欺誕之人直欲折其頭角身之去就禍福弗計也所至以廉介稱一毫不取諸人其自奉有布衣所難能者當官殺然初若寡合及與人交表裏殫盡終始如一遇觴詠從容時溫乎可親也素無嗜好惟聚書至數千卷讀之不倦每見歷代及本朝名卿奏議剴切平正者輒三復慨歎恥躬不逮尤慕司馬文正公之誠實蘇文忠公之議論二書手不停披暗誦率數百言樂爲晚進道之其後正色立朝不諂不瀆淵源蓋有所自紹興末都民望爲右正言公移書云司馬公倅并州猶上儲議且以告諫官范蜀公今足下實任言責事有急於此者乎民望欲薦公會卒侍御史周操又欲拔公入臺復以他遷不果晚受上知自謂可行所學不忍用細故塞責彈擊自宰相始上深察其忠顧勢不兩立姑聽外補未幾竟易相召公歲中數遷而公病不能留旋齋志以沒豈非命與初公仕不逮親故於同產尤極友愛常分俸給二弟力教弟之美後亦登進士第今爲奉議郎知歙水縣公雅留意於易博問精思所得深達暇日喜賦詩未第時都昌宰郭彥忝尉李艮頗工詞章與公相琢磨詩名遂著

公沒二子既哀遺文爲三十卷復以歙水君所狀遺事來謁千里謁銘於予予昔分教金陵實與公同僚方他人游戲相追逐必過予清談終日於今蓋二十年中間雖同朝者再而無前日之歎矣聞公云亡殄瘁是悲豈特念舊而已哉銘曰

維昔陽城安貧篤學振迹言路鳳鳴諤諤乃官成均士化端懿乃刺道州聲隱衡岳天生斯人艱今難數侃侃蕭公文敏而樸或塞或通守道彌確礪今眞清蛻於眾濁以配前修誰謂其邈銘藏諸幽亦詔後覺

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　墓誌銘　淳熙五年

公諱子游字叔書系出浦城黃氏號閩中著姓五世祖元吉事

江南李氏有詩名生全州司理參軍觀登大中祥符元年甲科司理生太常博士孝先楊文公之甥尤深於詩蘇文忠公所謂一唱三歎者也亦以進士入官所至輒平反疑獄卒官博州貧不能歸卜葬陳之宛邱尚書左丞蒲公宗孟誌其墓而孫遂家宛邱後贈銀青光祿大夫於公爲曾大父妣建安郡夫人章氏銀青生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好謙與二蘇同登科通婚姻蘇公謂孝友如曾閔者娶陳氏章氏皆贈碩人潁州生承事郎宰崇寧星變應詔上封事極論左右蒙蔽宰相蔡京切齒劾以誣罔不道逮付御史獄長流海島紹興初特贈直秘閣累贈右金紫光祿大夫卽公之父也母大寧郡夫人章氏公積厚源

遠鍾美聚粹以慈祥之性濟明敏之資少從伯父待制實蔭爲假承務郎金紫之就逮也兄弟訟冤於朝乞納告身贖罪權臣滋怒公號訴益力父得不死由是知名大觀三年八寶恩循登仕郎調相州儀曹郡僚負官錢六百萬守委公拘係公哀其窮縱之使逸守義之爲蠲其逋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傾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棣州軍亂爰通判邵某家而誣以謀反邵子在鄉懼有後命公爲白其冤於本道轉運使竟官其三子未幾版授潁川汝陰令時軍需繁挐雖許預借夏稅而歲迫暮不能辦縣帑貯和買錢數萬緡公欲發之郡守不可公乃召民諭之曰某戶當受錢買絹若干今計汝所輸夏稅留錢而給鈔汝歸徐以絹來公私大以爲便守下其法於諸邑四年避地歸閩道由嚴州之朱村土豪守險者臨公以兵老幼駭竄盡掠其貲事定太守柳約將以軍法窮治公力止之朱村人繪像以報紹興元年入監左藏西庫車駕自紹興移蹕臨安公請銜命先渡江經度臺省倉庫所寓晝圖以進後皆不易權度支郎官丞相呂忠穆公都督諸軍擢公江東轉運判官兼隨軍轉運以勞陞副使進秩一等公諉功同僚俞俟俟亦進秩人多其遜會安撫使與公有憾密奏公乏興罪且不測參知政事沈公與求曰詎有方被賞遽曠職者且軍前無奏而他司僥言必讒也已而果然猶坐

奪一官會江西新罹劇盜朝廷知公仁恕選提點本路刑獄未赴改知台州徙池州台產鹽池產茶姦甿囊橐其中重法不能禁公治以輕典人不忍犯在池二年獄無重囚屬縣曰青陽僞唐以爲宋齊邱食邑後因田租立稅額其重十倍公代還奏曰國家涵養斯民二百餘年矣忍使青陽獨用李氏弊法乎詔裁其半民爲立祠奉事至今久之求浙東安撫司參謀官以歸自是主管台州崇道觀者五稔遂致其仕積官左朝請大夫賜服金紫以乾道三年十月三十日卒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八娶武氏左正議大夫珣之女先公三十年卒初公卜壽藏於鄞縣豐樂鄉金鵝山是歲十二月九日與武氏合葬焉三子仁傑右文

林郎監臨安府軍資庫仁儉文林郎新處州青田丞仁修從政郎南康軍錄事參軍孫男七人直與終迪功郎直清將仕郎直已直益直行直愛直正女二人長嫁進士吳鐸之次許嫁進士陳經會孫男女各八人公家傳孝友勇於義而安於仁處事未嘗動聲色而曲折中理所居官咸可稱道靖康之亂挈內外族姻數百指展轉兵間以身任其寒飢晚卜居明州奉化縣築聽雨堂橘隱齋兄弟四人華顯相從歲時燕樂孫會滿前百順具備官薄當選置而不言遇大禮捨其孫而官猶子又竭貲以嫁兄之諸孫閨門雍睦和氣可掬下至奴隸亦得其歡心善與人交親疎一接以禮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公爲長者丞相張忠獻公每對客誦言賜歐陽事以爲今無此人矣公感知已歲遣介問忠獻公於遷謫中其忠厚大率類此公既沒十三年三子惟仁儉在屬以承議郎王度之狀來請銘惟某族姑歸公兄之子仁術益依公以居者故不待識公而知其行義詳矣振宣幽光宜無愧辭銘曰

浦城之貞世有君子公承以仁允謂濟美祿雖不多而壽則遐嗟爾後人益保厥家

省齋文稿卷三十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

直敷文閣致仕魯公嘗墓誌銘淳熙五年

紹興初魯如晦季欽兄弟問學詞章一時競爽名卿毗陵張公守胡公世將爭爲延譽或比之二陸已而同奏名禮部別院既仕各以議論才術自見爲郎爲卿爲郡守監司職業交舉天子器之年至先後掛其冠里居康宣瀕八十乃終洪範五福蓋庶幾焉乾道中如晦沒季欽屬予銘其藏季欽之葬也亟予復以爲請何可辭公名嘗字季欽世爲秀州嘉興人徙海鹽之武原

曾祖延厚祖惟辨父贈正議大夫壽宣姚碩人劉氏公起家左迪功郎臨安府餘杭縣主簿以正議年高求監潭州南嶽廟未幾遂丁憂免喪爲廣德軍教授陞從政郎時宰有雅故公不深求僅得台州教授用薦者改宣教郎知衢州江山縣爭訟數十年不決者公曉以義理多感泣愧謝縣舊科羅本乾薑羊錢歲二萬緡二十六年有詔蠲免而州家用不足別取之民公經畫榷酤以共贏代橫斂公私便之守言諸朝下其法他邑遷奉議郎大宗正司主管財用分治於越三十一年明堂赦恩賜五品服上登極繼如晦主管官告院請敕空名告身在諸軍者旨澄頓革權國子監丞未上改太常丞隆興二年冬召對論人主當法堯舜及言文武未盡其用百司不守法度天語稱奬拜監察御史公以左相陳文恭公參政錢公端禮姻舊固辭上謂二公曰嘗朕親擢何辭二公言典故不可違欲用嘗豈無他官乃改吏部員外郎是歲浙東西水災民大飢疫詔郡邑賑濟選郎官察之公使浙西所過發倉廩人人被實惠具施行次第歸報又陳荒政六事上甚嘉納特遷一官嘗攝右史侍立上顧左右稱其儀矩凝重且有端人之目俄進太府少卿輪對及治道機要上曰卿老成今處司府凡事宜盡誠退卽條奏文書牴牾事上諭宰相如魯嘗留意職事何患不治兼權大理少卿公益感激奮勵遇事可言不以非其責弗言如論海道備禦蕃舶事宜緡

錢會子輕重相權催科綱運致弊不一咸得要領至言狥私植黨請謁交通辭尤激切會舉行出入更迭之制公在卿寺蓋二年矣首請補外除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所部適旱詔趣行隨以聖書詢管下雨澤何如公夙夜布宣上德歲以不歉作卷南樓於廳側自爲之記本道上供米九十餘萬斛歲費錢十餘萬緡造運舟於贛吉其來已久使臣綱梢積習侵盜甚則鑿舟沉之大率數年輒欠三十萬斛惟江衰興國建昌四郡專募客舟未嘗損也公具以聞詔官舟客舟均用須歲終較其利害徐議更制公乃捐枋木錢助諸州雇舟又蠲民間水脚錢十一萬緡卽漕臺置般二百備其闕而贛吉船場遂罷徙浙東提點刑

獄公事又徙閩路公已倦游力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仕積官至朝請郎公之自廣德歸也大闢園囿手自種植名曰日涉至是殆三十年木皆成陰亭榭增華公日從容其間歲時醵酒會賓客鄰里以爲笑樂名士多賦詩美之淳熙三年八月十日以微疾卒前三日猶秉筆作文臨終精神不亂其所養如此享年七十有七先娶陳氏朝議大夫正原之女繼室以其妹益忠肅公族也再娶曹氏武惠王之後亦前卒皆贈恭人三子可宗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後又中博學宏詞科終修職郎南外敦宗院教授人皆惜之可孝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可舉將仕郎五女長適朝奉郎知德安府周頡次適迪功郎監秀州支

鹽倉陳綱次適國學進士胡懷祖次適迪功郎廣德軍建平縣主簿葉嚴次在室孫男五人符籥筌策節孫女八人長適迪功郎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黃聞餘尚幼曾孫男女三人初公卜地於湖州武康縣慶安鄉後汪村之原規畫兆域旁築息菴隨一祠堂（張本作相室）環以松竹扁舟時至其上公既沒二子奉柩以葬益四年三月二十日也公力學强記年十二下筆驚人入京師大學每從儒先質疑義聞見日廣刻意古文恥作蹈襲語下至尺牘亦可觀喜論天下事延對述安危治亂邊防形勢甚備兩上萬言書極陳利病當官務行所學必欲事事辦治平居喜稱人善而覆匿其短貌莊氣和輕財重義勤於接物少老如一著述有易說二十卷論語解十卷蒙溪已分集四十五卷後集二十卷須江雜著六卷會稽酬唱二卷翁狗集十卷翁姜編十卷南征錄二卷自警錄四卷編集祖宗訓典五十卷編注杜少陵詩十八卷又年譜一卷昔尹攝承詞掖公由會稽入朝袖詩數十篇爲贄格律高妙尹竊敬焉其後公持節按行廬陵遠訪尹於郊野自是問訊無虛歲情好滋洽非特以鄉舉之故也既序公出處又系之以銘曰

降才者天成之者人如彼良疇勉其耔耘歲有飢穰我無陋貧敏乎魯公能濟以勤既裕於政亦昌其文既食其實亦彰厥名有始有終以沒元身肇營新宮山環水繞生樂斯邱死反其眞

我爲銘詩式穀雲祁

武昌簽判尚宗簿大伸墓誌銘 淳熙六年

公姓尚氏相州安陽人世以武勇聞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本衛上將軍諱從諫者公之曾祖也生二子分習文武業其一掌麟府軍馬號名將其一以累舉入官贈大中大夫諱棐者公之祖也父諱佐均博學工文章登進士第歷校書郎禮部郎官國子司業祭酒終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後贈某官亦生二子長大倫終迪功郎公其季也諱大伸字長道以父任爲將仕郎紹興五年補右迪功郎監西京中嶽廟版授臨江軍新淦尉調吉州司戶參軍用新淦捕盜賞改承務郎權知贛州安遠瑞金兩縣又

權筠州之上高皆用治辦聞以母夫人杜氏年高求監饒州景德鎮視事不一月丁杜夫人憂時二十五年七月也服闋知贛州益都縣賜緋衣銀魚秩滿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西外宗正簿又佐武昌軍淳熙五年閏夏大暑人多病癘疽公亦疹發於背庸醫妄投藥再旬不瘳公志氣安定手書後事諄諄七月十六日坐而逝得年六十有二惟吾伯母實公之姊靖康兵亂公年尚幼依伯父入蜀亂定來江南伯父謂我女兄早孤而賢命歸公重兩家之好險阻艱難殆三十年共立尚氏之門戶是生四男振祖振英振操振德女長適從事郎田椽次適將仕郎羅尚賢次在室餘夭公自為兒童倜儻有大志遇事知畏

常出人上少長氣貌瓌特議論宏偉未三十即治劇邑吏懷姦欺來前輒迎毀其機牙咸憚不得發頑民屏息善良吐氣推心腹待僚佐有不合面折之已乃懽然未嘗虞其怨也性不樂軟熟媚耳目每與上官辨曲直爭利害坐是抑厭不進益懷奇負氣閉門讀書晝抄夕校忘寢廢食聞有奧編隱帙百方求之以故博古多聞所至屈其坐人尤嗜資治通鑑編類數四往往成誦有來問者應答如流平生喜劇飲當酣適時談笑作詼諧貫古今志意海霄漢聽者欣聳雅工詩下筆滾滾數百言其豪邁慕李太白精博學李義山而思致綿麗又效溫飛卿至其得意處自謂不減古人今有家集十五卷和陶詩一卷存焉初公以宣和六年補官五十年間輩行皆至大官公纔為承議郎嘗上考功課進朝奉階延賞於後乃不能待然公苦心教子家四壁立縞衣食之奉招致館客又躬督其課程夜以繼日振英已嘗舉於鄉矣詎知造物不使諸子益奮於學自致名宦宣失於此將得於彼耶公輕財重義周急不計有無雖甚珍愛之物人或稱美與之無吝色身後僅餘圖書好玩數簏而已歲在丙戌女兄即世公即卜地於吉州廬陵縣某鄉之原置雙穴焉一星終而公沒諸子乃以是年某月某日敬承治命奉柩合窆遠來求銘泣而銘之曰

大阿久抑用乃鈌兮驊騮久縶進而蹶兮命實制之非我拙兮生雖有涯名不可滅兮

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　淳熙六年

君諱續字似之潼川鄰縣人系出漢廣阿懿侯敖懿侯十六世為晉安東將軍隨隨九世為隨涪陽太守璧謫掾閬中以死子孫因家焉璧生顗顗生業業生雅相唐高宗其曾孫畹疇皆達官太和中詔以二龍旌其里畹生椿實參梓州軍遂徙鄰之興城椿生韜符韜符生崇誥崇誥生琦琦生仲簡仲簡生伯傳登景祐五年乙科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是為君之曾祖都官生庚終普州司理司理生忠原終朝請大夫知黎州君之祖與父也文獻相承衣冠不絕蜀人論氏族者推焉君少以父任為將仕

郎父疾革戒君曰興城之任世以儒科選爾不可忘命易今名字君泣拜而志之紹興七年起家爲漢州雄縣尉十三年又尉昌之永川夙夜銜父訓懼從事不能卒業十九年求監潭州南嶽廟二十一年遂中進士第選澧州州學教授晨策羸馬從一僮誦守丞退則繙校遺編盡日與聖賢對他無所問當路交薦二十八年白承直郎改左奉議郎復求開州教授而去隆興元年就遷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朝廷歲糜緡錢數百萬市馬川陝歷梁洋下襄郢山行險遠道斃之餘至臨安者皆骨立有大吏請治舟峽中乘漲水載馬東下既駛且安詔從之無何官吏奉行弗虔效幸者又加迫促資糧芻粟簡師權夫一切取辦於

民急若星火州縣大擾乾道二年春君適還朝上疏言請調他道禁旅分屯夔峽代民駕舟事已教閱如故異時荆楚出師北伐亦可爲上流聲援召對下其說君因論三事曰大臣雖罷政猶當體國安得苟且便安宜使分守邊要漢部刺史察舉二千石今監司專繩小吏夔鹽惡而直倍漕敷州縣州縣計日抑民瘡痍一道上嘉納之擢守涪州未上易恭州四年春蜀大旱常平義倉素空竭姦氓姚京紿言官廩有餘誘致四方流先冀以挺亂君知其謀既案京抵罪卽捐俸錢五十萬募民入粟閭境爭勸趨之饑虛舍規畫有序至者如歸帖帖無事壁山有淫祠民病輒解牛以祭君下令禁止訛言神云守奪吾祀民衆牛將疫死郡人大恐君知廟巫實導之係郡獄巫駭服巴縣令貪虐君劾去之其子飛謗於朝言者因論君前議舟師爲迎合八月罷郡事六年夏主管台州崇道觀命至而君以疾卒於左綿實九月戊子也淳熙丙申冬葬仙雲山之下得年五十有七積官左朝奉大夫君靜重廉介篤學喜爲文身修家齊勇於爲義嘗傾産以賙發婿教養孤甥迄有成立仕宦三十年先畤一無所增身後妻子假貸以斂君凡四娶二李氏鮮于氏皆贈宜人今夫人王氏鄜史利用之女有賢稱子男七人義山興元府西縣尉義問義路義舉義端義明義正女三人一嫁文林郎馮適之一嫁進士鮮于糾宗一尚幼所著書號仙雲集者二十卷

又有任氏春秋十五卷春秋五始五禮論五卷篆隸石刻譜三十卷歲戊寅冬十月君調盛山教官過金陵予分教在焉以同年進士置酒道舊見君氣貌瓌偉議論慷慨意其將爲世用孰謂君止此也比歲識其子義問於行在所博洽能文奥篇隱帙問無不知君可謂有後矣任氏其興乎義問將還蜀出石泉太守章森狀君之行實乞銘於予義不可辭銘曰

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淳熙十一年

自古有志功名之士常患其才無以高世才高矣未必逢其時時逢矣不必皆爲主知幸而見知則摩九霄撫四海非難也然

而將起輒仆未幾遽沒茲非命與嗟吾希顏不幸乃如此交友間而悲之況予先大父與希顏之大父爲同年進士予又忝名希顏榜中在期集所日日相從間雖出處不齊而契愛厚矣晚預政中書每聽玉音論當世人物必才希顏顧不能悉力薦引使以所長大顯於世則夫悼惜愧嗟豈止同乎衆人而已今其仲子襄經來告曰先君葬有日不肖孤舍凡筮而銘是求成遺志也將紓予悲不在茲乎乃序而銘之希顏姓陳氏諱從古系出漢文範先生文範生諶諶生忠忠生佐佐生伯畛晉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即今鎮江府金壇縣境也故君爲金壇人曾祖廓熙甯九年進士仕至朝奉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事祖

珹登第在元符三年終文林郎知眞州揚子縣父維婁貢禮部竟以特恩入官主信之戈陽簿後贈朝請大夫君天資雋敏兒童時應對賓客有成人風稍長自力於學爲文辨麗閎壯儒先交譽之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戈陽府君喜曰世業有傳足藻吾恥調臨安之富陽尉秩滿用賞改左宣教郎爲邵州州學教授毆中侍御史張震議拔君入臺會遷中書舍人而止入監左藏東庫未上丁戈陽憂免喪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丞相虞雍公問君終歲出納幾何君曰國家利源饒若居半自合同關子行遂虧常額丞相命君即都堂條救弊之策於是閎子罷而歲入增矣都城汲運河丁夫輦泥積務門君爭曰隙地以達火災窒之可乎尹恃勢弗聽君朝衣坐泥中上聞之夜半爲降旨禁戢已而車駕閱武近郊君進詩五十韻姓名益簡上心命措置浙西鹽事以勞擢司農寺主簿坐法免旋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曰卿書生能通世務昨宣力務場爲多獎勞久之到郡期月上以湖南歲比不登選君提點刑獄始至衡陽民有被誣以淫祠殺人者更三赦不決君奏釋之詔下而兩教官作平反堂記紀其事時乾道七年也十一月就除本路轉運判官以明年二月視事專任荒政蠲逋欠以萬計御札令同帥臣收養貧民所棄嬰兒君悉心奉行楚人德之夏秋復閔雨請禱嶽鎮遂大有年武岡猺人憑恃谿谷創立樓櫓議者欲以兵問罪君曰在

連不稔彼迫飢餓爲保聚計洱岭河紋告淀地遣使鵝諭酋長帖帖聽命其後長沙水溢穿城郭敗廬舍君督吏卒疏理池隍計戶給土木費人忘其勞事聞復下璽書問狀併論賑濟功特除直秘閣是冬京西謀帥上閱請道監司姓名指君曰陳某有才無以易之九年正月開府於襄即奏言朝廷以襄爲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善矣但節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萃荆鄂兩軍於此分地以守東盡隨與棗陽鄂帥趙樽主之西盡均州光化軍荆帥王宣主之權均力敵各行其說樽欲持重宣欲轉戰此不立統帥莫相臨制之失也今若合爲一軍擇宿將爲都統制屯武昌置副使范襄陽或二年許其更

戊則號令歸一無敢首尾誤國矣疏入上適有此意四月乃用兎挺爲荆鄂駐劄諸軍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分治荆南其後荆南軍竟更戍襄陽至今以爲便北界有叛者來金以兵壓境或請增戍愛降君固執不可揭榜境上示無招接意金兵遂退上謂丞相曰從古倉猝應變足銷疑沮之謀可諭此意以奬之淳熙改元復坐論列而罷二年春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閑廢者九歲上眷之不衰鑄錢使者嘗缺召君欲用之繼即其家連畀衢饒秀三州印綬皆不果行君自知數奇願復食祠祿朝廷爲修廢官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卜築洮河上奉親教子之餘猶孜孜國事時有所見聞輒論著告於有位鄉邦洊飢周恤甚

勤居閑好客酒後談論激烈聽者忘倦自高曾以來世工篇什君及從呂居仁向伯恭蘇養直游往往得其句法尤愛陳去非詩取簡齋集盡次其韻裒古今詠梅自鮑參軍而下迄近世名公得古律千餘篇次第屬和豐腴清婉兼備衆體無支辭複語篤幸秘閣君自以寓直其間奏百韻詩以賀詔與宰執侍從等所進同付史館縉紳以爲寵九年秋以事如城中八月二十日還至半途遇疾而逝於是母夫人譚氏年八十六矣君孝而不得終養是尤可悲也積官朝散大夫得年六十有一娶薛氏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璿之女嫁時年二十四逮事尊嫜孝謹知書宗族稱賢再封安人前君九年卒追贈宜人五男子伯震從事郎監江陵府糧料院中巽當以致仕恩補將仕郎叔謙季益季咸未仕女適從事郎興國軍判官趙師沔孫男女四人伯震等卜以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君本縣唐安鄉茂城之原舉薛宜人柩祔焉其地介於祖考三塋間銘曰

孝友以爲質詩書以爲輔科名世其家才術知乎主天於希顏可謂厚其賦乎矣既黼黻之又齟齬之竟何取哉竟何補哉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墓表附

朝請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誌銘　淳熙十四年

公諱耕字道夫姓何氏世居漢州之綿竹縣曾大父杲大父延世號休菴居士輕財好施食客日數十人與同郡德陽史彬善以其子卓爲彬婿卽公之父也贈朝議大夫彬教授弟子以百數號絕學先生兩家旣通婚姻何氏亦占籍德陽矣公甫勝衣從外祖學詞賦警敏異羣兒更授尚書稗思精義東西川名士張行成任愷繼爲郡博士皆奇之方弱冠類試奏名第一時紹

興十七年也自行在吳中蜀士不預廷試例賜魁進士及第命官視甲科第三講和後稍稍來奉大對時秦益公當國諭禮部尚書凡不至者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今後準此入熟畫可遂爲故事益自公始以左廸功郎充彭州州學教授用舉主陞從政郎教授成都公天資高明積學勤篤士聞風四面至帥守監司交薦之改左宣教郎領職如故制置使沈介轉運周綍何逢原皆中朝名勝待公以異禮今上登極轉左奉議郎移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官長查籥負才易公公遇其施設未安必反復告之籥大敬愛吏部尚書汪公應承儒宗嚴許可以文章典雅科薦公俄通判成都府乾道四年綿漢大飢公沿帥檄振濟過家率族黨發私廩爲之倡里富人猶閉糴公登門曉之弗聽械繫其家人遠近輸米相踵全活不可計文人晁公遡爲提點刑獄詩以美之會邛蜀間盜發帥遣將將數百人命公督捕公宣示恩信譬以禍福尋卽解散擢知蜀州撫摩善良繩治姦猾郡以大治益復起鄰邑州民驚擾公立木四門大書曰率衆劫民財者斬有村夫攫鬻物于市者罪當流部使者欲殺之且責公自敗其說公曰前令爲率衆而刦人者設今一夫攫物耳非姑息也使者愧謝居頃之丁太宜人憂疏食三年出居僧舍自號恬菴跨叟以布喪鐵環竹杖等五物爲五友若無意于世者免喪踰年羌寇沉黎虞雍公爲宣撫使檄公守雅州諸司調

西兵來戍公曰蠻敢侵邊貪吏竇啟之其患常在外今多屯兵必損郡計脫不滿意且內訌是腹心之疾也守誠潔已奉公戒城寨官無黷貨生事訓練州兵優恤士丁蠻何足患其後八年黎境再擾制置司調戍兵益衆將非其人果作亂人服公先見知果州改嘉州課常爲諸郡最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強暴犯法父老必譙曰汝不誦何公詩乎往往知悔淳熙四年勑差監四川類試得士爲多是歲被召明年入對論恢復四事且曰願陛下內定其志外修其具考其實無聽其虛言無畏難於今而成功於後日上曰卿所言盡之矣拜倉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兼國史院編修官侍講東宮未幾遷國子司業就陞祭酒改太子侍讀講禮記終篇及史院進四朝志皆增秩一等徙秘書監丐外知潼川府請祠未報以十年六月乙卯卒于府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既詔公主管玉局觀不及拜矣積官朝請大夫娶同郡李氏封宜人前公四年卒三男德方將仕郎德彥迪功郎新邛州司戶參軍德固迪功郎新嘉州州學教授三女德秀德珍德蠲適進士王瓘關鎔李兌孫男七人居安處傳遷曾卿月早夭今存者曰惠雲法雲登雲卽其年九月乙酉葬于縣之義合鄉元池里與李宜人同域而異藏公有文集百卷藏于家予未嘗至蜀而多識蜀士夙聞公有盛名紹興末外舅王公葆守

漢每道公之賢歲在戊戌予在翰林而公實來一見如舊交已而僚於東宮於史院予既知公公亦知予自公云亡懷思不已今德彥德固同登進士第泣請銘公墓義不得辭竊嘗評公於書無不讀而得其要於文無不能而根諸理立朝端諒敢言典郡豈弟人不忍欺其持心雖厚而臨事剛不可奪其造行甚謹至適性亦通而不拘當仕則仕當止卽止惟其時而已矣始蜀先進久欲扳公於朝公未嘗有所就虞公秉政知公特深迄莫能致也趙沂公入相薦公爲郎公積閱雖高然寄祿未至大夫爲中郎滿歲乃可任子素友愛季弟憐其早世撫孤德崇過已子將命以官於是翻然而起至則思嘉命上意眷望動稱紳朝廷進退蜀士多以公言爲輕重學省遷山極道德文章之選公俱爲之長視禁途跬步可登一旦悼亡浩然有歸志日夜求去人爭欲留公予時爲承轄諒公誠慤莫敢遏也蓋公之行誼文學出處去就大畧慕唐白樂天而脫玩釋氏躬持齋戒尤與之同嗚呼亦賢矣是宜銘銘曰

珪璧其德松筠其節何以文之惟學與識宜公宜卿我則自抑宜耄宜期天曷爾嗇宜非劬躬以壽奕葉遹乎來今尙考斯刻

段元愷墓誌銘紹熙二年秋

段氏自唐成式刺吉州後家永新至諱準者徙居郡城故爲廬陵人準生居簡居簡生世臣族系駁舊兄弟繼登科號稱儒家

世臣生子冲宇謙叔一上南宮不肯爲新學退築雲齋藏書數萬卷朝夕讐校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不就政和中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日與謙叔唱酬其和梅花韻轉千詠人嘆其博所著書號螺川集多至百卷程爲前序資政忠簡胡公作後序是生五子君次居三名元愷字達信儀表偉岸襟度坦夷始從進士舉值兵亂棄去輕財周急鄉里仁之過有持論不公行已弗正者輒面折不少恕人更服其義忠簡公與謙叔有師友婚姻之契待君甚厚每觴詠必連旬暨予卜居城東與君爲鄰君長予二十五歲而精神非予所及獨綦帚酒量均劣可相追隨淳熙二年正月予赴行在所君來宿舟中飲

奕達旦而別五年戊子在玉堂猶得其書足秋乃聞君以七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後二年十月丁酉葬本縣儒行鄉橘井之原妻劉氏前卒塋相望也二子人傑世其家人鑑爲季父鍒後孫男六人希尹希晏希說希周希顏希韓孫女三人長適歐陽興祖次適劉處遠一尚幼初君疾革語其子曰胡公知我深今居里中必有詩文哀我銘則屬諸內相小子志之既沒其子以遺命告雖諸未暇迨一星終亨奉祠歸人傑泣申前請乃爲之銘曰

惟利與名逐逐營營外物重焉在已必輕兢如達信樂以全生尚論潛德庶幾天民

提轄文思院葉君楠墓誌銘 紹熙三年

君諱楠字元質其先合淝人慶歷中徙家池之貴池曾祖亶祖茂父奢贈宣教郎母吳氏繼母裡氏皆贈安人君力學早成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鄱陽尉夏旱繼以秋澇君請盡蠲田租守難之君言境內瀕星廬者七百餘家溺死百八十人流徙相望盜賊將起欲惜費得乎守悔悟減租十九江州軍帥苗定御下過寬士卒六七輩掠君所部君檄取數四不報君引古誼質責竟正其罪以繼母憂去官服闋注岳陽軍節度推官未上又丁父憂終喪授邵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陞從政郎封州州學教授地苦瘴癘三歲郡官死四十餘人君悉力調護其家剖俸助之淳熙十年改宣教郎知徽州績溪縣縣統十鄉里正苦差役追擾君與約日受二鄉文書入鄉得番休力役不疲官事亦辦人以爲便爭欲及君時克役其催科尤不擾民皆樂輸惟恐後訟牒日省君乃斥添給不受積至千五百緡大葺縣學買監書二千七百餘卷市良田三十六畝士民歌曰前有黃門後有葉君蓋蘇文定公常宰此邑也十五年轉奉議郎明年覃恩轉承議郎賜服緋魚諸司疏治狀有旨任滿審察上初政首用君提轄文思院命下一日卒於旅邸十六年六月三十日也績溪士民聞訃咨泣享年五十二是歲十一月十六日葬青陽縣北七里豐林之原娶汪氏封孺人子之眞女尚幼君篤實勤敏臨事慷

慨數上書論天下事皆考證古今別白利害從政務行其言未嘗苟且平生喜著述有知非集五十卷精金訓鑒二十卷童蒙記十卷始乾道丁亥九月亨舟過池陽庚寅與客騎遊九華道由鉄券山中有華屋四山環合是爲君家君之父置酒留宿見二子焉長卽君也方待郡陽闕明日與亨並轡至青陽又明日出郭西南行登雙練亭觀雙瀑至上下雪潭宿協濟廟溪聲如大雨亨與客踏石涉水爲戲獨君魁梧遂墮水中衆客大笑又明日登化城峰謁金地藏塔訪龍女泉李太白書堂蓋九華最高處也東下數里上龜山尤險峻君忘其勞褰裳相從詰朝由慕善鎭入五溪旁距鐵券幾數里乃別去自是無歲不相聞與

子夏予與華亭錢公師魏同在政府師魏常分教於池與君善共議拔君君徑從吏部調官封川予二人既憐君遠官又歎嘉其恬於進取而愧不果薦進也已而部使者爭舉君改秩又揚績溪之政有列於朝且用矣孰謂殺未結而纊已屬悲夫君之季葉繼登科第狀君行實求予爲銘予雖諾而未暇其嗣子不遠千里訪予長沙垂涕固請何敢以老誖辭乃爲銘曰

哼哼者車安行九折之途而僨予四達之衢吾不知其何如尙鍾美於遺孤以增光於厥初

朝散郎致仕郭公彌約墓表

淳熙戊戌七月甲午廬陵郭公卒於其子與國太守份之官舍

越明年冬十月己酉葬於吉水縣留田之原同郡新廣東常平使者楊公萬里狀其行實敬授鄉先生端明殿學士澹菴胡公爲公爲作銘傳信無窮與國日銘納諸窀懼無以表於阡乃斲石爲方趺圭首走介八都屬某以辭追念往歲扁舟過公於梅溪其地在臨江軍新淦南一百二十里亂山環合中特平衍公始卜築氣象殊軒豁別創佚我亭爲燕息之所屢求予作記予懶且病閱十四年未能成今公既沒若遂無一言是忘昔人掛鎒之義矣其可乎惟公才甚高學甚勤志甚大惜命之不副方少時讀書爲文已卓然不羣意富貴可唾手取既齟齬無以自發則畫兵機數十策往撼岳將軍將軍奇之奏以官歷三任咸有績可紀已而嘆曰徒勞耳掛衣冠而去是時與國已用家學第進士沓被堂選仕於四方公欣然就養歸則敎督諸孫以餘力稍從事田園然不求富也歲時釀酒烹羔與里父老游人有緩急輒赴之往來廬陵臨江兩郡間不可得而親疎士大夫甚貴重之與國既擢任二千石諸孫偶遘力學嘗再舉於鄉公亦連值慶典數進文階佩服煒煌福與祿俱年八十有二乃卒嗚呼如公尙復奚憾而予猶云云者蓋公平生刻苦專精凡六經諸史下至天文地理無不究其旨趣而又天資敏明遇事不苟博極世務識高而慮遠大欲爲國家立功名垂竹帛其小猶將掇繁治劇行志於州縣二者適不遂故以仕學遺後人而身享

壽考康寧之福較其得失雖未易輕重然天之生才常艱幸而有人乃徒善其身及其子孫而無以施諸人識者莫不太息則予謂之命不副者何不可也故表而出之以告後之君子公諱彌約字景文其世閥鄉里言行出處二公書之詳矣淳熙六年十月十日大中大夫試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周某述

籍溪胡先生憲墓表

先生姓胡氏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某同爲秘書正字原仲年長過倍予敬而親之原仲尤相愛每同舍退往往置語竟日原仲自言少從其從叔文定公傳論語學時時爲予誦

說以爲入道之要也明年原仲上書論事求去天子待之良厚縉紳皆榮其歸官長玉山汪公聖錫合館職七人置酒道山堂以先生早賦歸去來之句分韻（張本有賦詩二字）餞別又明年而原仲沒今益一世矣其孫親仁遠來長沙出門人秘閣修撰朱元晦所作行狀求表其墓凡其家世出處問學本末元晦紀次有法行達無疑若夫懷思舊好尙論師友以慰夫慈孫之心則亦不得而默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道相傳見諸行事所謂師弟子之說固不必論惟孔子纘聖有作無時無位折衷六藝授之門人固嘗自謂文不在茲乎而終有天喪予之嘆者以顏子既死曾子晩方傳道其餘則所得未深其器未大也剔至戰國

異端浸起獨孟子能因師說僅續不傳之緒然諸子百家已復並行道術自是分裂至秦遂一掃而空之漢興諸儒稍習六藝之文而不知明聖人之道專門名家互相寻脊道德性命之理仁義禮樂之具視之蔑如又其久也雖訓詁章句猶且前無所承後無所授況其上者乎韓退之晩出於唐頗以師道自任然亦莫能救也天啟聖朝世與道興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覺斯民下而老師宿儒進此道以覺後覺然後人知聖賢事業本非空言間有操持或謬趨向或僻者相與辭而闢之縱未能盡得周孔之傳其視歷代從事末流失其指歸者固已不同乘離千歲庶幾復合茲非師友淵源之教與方其盛時伊川程公正叔之門從學者衆上蔡謝良佐顯道最爲高弟以其所得授之文定公康侯而涪陵譙定夫授易學於程氏者原仲既傳其家學復往問易於譙譙謂其學有不可以言傳特爲原仲稍發其端原仲因謂所聞譙弗許曰心爲物蔽則不能有所見惟學及乃可明耳原仲退而求之久乃有得喟然嘆曰所謂學者克己工夫也由是自信不疑篤志力行以至於老中間可仕則仕必行其道可止則止必踐其義近而一鄉違而四方皆師尊之於是元晦以先大夫之命事原仲如父既盡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日進焉今遂爲世儒宗豈無所自而然哉顧予何足以知之姑述見聞附元晦所書之後使親仁歸併刻之以告來者年月日具位周某書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墓誌銘　葬記

伯母安人尙氏墓誌銘

夫人姓尙氏世爲相州安陽人故金吾衛上將軍從諫之曾孫大中大夫棐之孫朝請大夫直龍圖閣佐均之息女也生而淑慧長而柔閑族黨異之龍圖公以碩德鉅儒備儀淸淑崇觀典禮皆所是正夫人組紃之暇侍立左右耳經目古間有裨益既及笄龍圖公方爲少司成妙選儒流將作之合謂我伯父辰陽府君諱利見文學行義蜚聲上庠故以歸焉周氏爲鄭鉅族于

時曾大父中奉大父大中皆無恙內外百口婦道爲難夫人事上以孝待敵以禮接下以和無間言者初祖塋之側有腴田焉其主將售之大中欲謀而未有力夫人適大歸密聞其議啟伯父曰吾奩具可出也近墳之地顧可使他姓得耶伯父以告之大中大悅其田遂歸於我靖康間從伯父守官陜服虜騎夜至盡捐家資獨取伯父所好文籍筆硯使婢挾之以逃亂定伯父見而喜曰吾獨念此君幸全之他不足計也由是益重其賢伯父之爲長州有大姓以私匿亡命抵獄僚吏讞欲殺之伯父歸而疑其故夫人曰官有常法疑則從輕可也伯父之意遂定其人以全嘗晝游郡圃道遺首飾厥直數萬求之不獲伯父御下素嚴一府震懼夫人戒左右使勿政言俄得其盜則既分毀之矣乃使子弟慰諭而遺之伯父平昔宦游勤於官政未嘗問及私事夫人以身任責故伯父得行其志粤自南渡遺家多難遺孤滿目伯父收集敎育俾大或不能給夫人以約爲盈憐拊備至凡出入吾家者莫能辨其子姓戚疎也辛未春伯父卽世於虔貧無甌石夫人殊不介念而益勵子姪以學使無忘前人之志家有故笏益貴高時物其後繼世擢第轉以相授今年秋虔卒內訌蒼黃出犇身外無復一物及門夫人獨悵然曰古笏不可棄也亟命健者反取之以行其識度類如此俄以疾終於廬陵實紹興壬申十一月癸丑也享年五十有五嗚呼伯父之喪

纔斬未除而天不憖遺仍降大禍爲善之報無所憑矣夫人慈惠有容待人一以誠信化行閫內下不忍欺敎督諸女俾熟於詩禮咸謹婦道姻戚儀之初以伯父陞朝啟封孺人再命爲安人生四男必達必端必正必先四女長適右從政郎吕坦中次適右迪功郎李延世二早亡適李氏者亦亡矣孫男一人曰繹孫女三人諸子卜以是歲十二月甲申日舉夫人之柩祔葬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伯父之塋永惟夫人之淑德懿行當求巨筆勒銘幽竁以襄事之遲也故諸昆命某誌之夫詞主乎信則無飾情極乎哀則無文勉竭肺肝紀實而已銘曰

猗與夫人女子之師來嬪大家婦順母慈始終於仁宜燕其脫

胡冥於天而報之簡凡我族屬洎厥後昆甥婿失恃誰拊誰存涉江而東有崇其岡伯父是卜龜猶告臧慼吉撰良言歸茲宮銘兮止此哀則無窮

先夫人王氏墓誌 乾道二年

先夫人姓王氏由高祖階州大守諱究而上世家博陸至曾祖左金吾衛將軍諱察始葬安陽祖恩州太守贈少師諱復考給事中贈少保諱覩又開國焉遂爲安陽人妣韋國夫人宋氏先夫人幼善女工通經史博知古今事不自以爲能而孝友柔順是專聞遇親疾皇皇戚戚竭力盡志惟人事之窮聞古有祈天代死刲體和藥者皆屢爲之以是父母尤鍾愛年十有七選擇所歸會先太學博士府君魁釋褐多士有大名遂歸焉未一星終先君卽世先夫人奉大母嬪人居吉於是伯姊生十年某甫四歲亡弟歲未周遭世多艱虜驚盜剽轉徙乏食課婢採橡實蔬苗供養大母次給尊幼必均窆已之餓如是者連月初外氏世顯仕衛國又丞相元憲公孫丞相龐莊敏公甥先夫人少習長試富貴事也一旦驟履艱窘雖婁人子不能堪處之熙然閒者以爲難平居識慮高遠有大庇宗族姻戚之志而不克遂然隨事周急張本作隨時周惠人已懷之紹興丙辰衛國道廬陵大母命先夫人歸窆遂偕行寓信州時某齒少長矣先夫人躬督誦書常至夜分未辨色則以杖嘗於榻使卧而覆之又教以屬對賦詩已而曰舉業非吾習也爲擇沈人陳先生特使從之先生弟子以百數先夫人一衣之華一味之甘輒命某奉焉先生嘆曰有母如此吾忍負之故教某甚切其不能有所成者某質凡也不幸明年衛國病先夫人省視藥餌殮寢與食躬難能之孝有加於昔旣葬晝夜號慕至累日水漿不入口人固憂其毁而某寘頑悴不能解釋謂護如先夫人所以事父母者萬分之一竟以戊午歲正月十八日不起會疆事未平亟以二月十六日葬於州北之茶山壽止三十七後某爲秘書省正字遇沛澤贈孺人忝御史再贈安人五男女伯姊適右宣教郎賜緋魚袋尚大伸婦順母儀其來有自吾兄平叟不及名吾弟必强有雋才

再預鄉薦年三十三而死吾妹吉孫亦早夭孫一人綸惟周氏再世卜葬廬陵縣富澤鄉金鳳山先君諸父以序陪列獨先夫人葬他邦遐想松檟魂飛心折隆興元年某賴夙訓蒙上恩入侍延和殿頓首自言願假外祠以畢遷奉詔可之歸與姊謀會姊病未果乾道二年三月姊又卒孤立自悼益懼溘先朝露弗遂厥志乃以十月如上饒十一月庚戌啟土翌日護柩以行十二月壬申達於吉顧視先塋兆域相邇不可以祔別卜地於夾河二里間惟長岡之麓食鄉猶喬澤也庚寅甫竁丁酉窆嗚呼我先夫人孝於親不獲其報艱厥躬弗償以壽裕乃志弗究其成十年教子而不及享一日之養天不可問理不可詰張本作必將

由某爲禍爲逆天罰崇降而底是耶承祀任重不敢殞滅願以未死之年長守邱墓九原之心庶少慰乎以襄事之迫未能求當世名卿紀述潛懿姑用不孝之辭誌遷改歲月云孤哀子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泣書

亡姊尙夫人墓誌 乾道二年

乾道二年三月己巳伯姊以疾不起於尙氏之寢越六月甲申將葬於吉州廬陵縣膏澤鄉珠禾之原嗚呼昔我先君先夫人皆以惇篤慈孝不獲下壽而亡弟于桑梓明傑出又中道而夭獨吾姊肖美鍾粹克儉衆德意必享有耆福爲世矩範而天命不延壽止於四十有七名不列於命婦之籍淑質懿行奄忽以

沒嗚呼某尙忍言之周氏世家鄭夫人曾祖中奉大夫諱衍祖左大中大夫諱訦父朝請郎大學博士諱利建妣安人王氏惟吾家與安陽尙氏舊爲婚姻故夫人年十有六歸今右宣教郎前知贛州寧都縣賜緋魚袋大伸實政和國子祭酒佐均之婦夫姓敏悟知書達物理嫁時雖少已能代姑主壺政御下有法度接人極和易與人言惟恐傷之及臨時果斷不惑凜然有烈丈夫之風處大利害畧不動聲色平居言弗妄發至論事成否語逆順莫不中理間有請問舊事則雖未亂時耳目所經歷者細大舉記其道上世流風遺俗本末曲折使人聽之灑然凡與寧都遊者往往周知其宗族出處分別敘慽至於慶弔交際皆使薄厚中節初莫見其頤指之勞寧都仕官不偶生事屢空然倘儻喜賓客樂施與家之有無不暇問也夫人節其豐儉彌縫調護人莫能測平居將順規切兩得其宜待人無戚疎壹以恩意性尤孝友每及父母早世輒流涕篋有杯棬手澤寶藏數十年無一毫遺墜其哭子桑也哀動隣里自年三十八九得痼疾每發輒劇而經紀家事不廢精神言語泰然不以爲憂顧常勉夫以治生進諸子以學庶幾蒙其成佚其老不幸志未就而病棘矣嗚呼其命也夫男五人璆珍珪一早夭一未名也女三人長適右迪功郎田椽次許武岡守羅公之子尙賢季尙幼孫女一人噫夫人之賢行多矣今不能盡著獨紀其大畧如此後世

其有考焉某孤苦餘生自紹興癸酉與姊別歷十一年而以罪去朝始得朝夕省侍纔三年而遂爲之誌嗚呼其尙忍言之

靖州推官張廷傑妻李夫人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甲寅前靖州軍事推官張君廷傑喪其夫人葬有日使者以狀來請銘某以不文辭推官復書曰士大夫或出或處其行誼才猷皆可表見於世至於婦人女子其處也以組紃婉娩爲能已嫁則奉尊嫜勤盥饋耳隱德懿行微姻黨有所不知子母庸辭某因念歲丙子過推官於里第置酒相勞苦時夫人迎母宜人胡氏在席老且病奉養爲難夫人左右承顏愉愉融融既退則泣數行下若有甚憂者予問推官夫人方

喜而悲何也推官曰是新喪介弟而母未之知喜以悅親悲則傷其弟也因爲予言夫人歸我纔閱月父母赴官江右朝夕憂念遇心疾者歲餘其後父卒哀毀骨立他日間誦孝經喪親章輒慟哭愛弟媚尤切有不幸者追悼至忘食事益孝友如此以予所見參其所聞賢哉夫人賢哉夫人今既銘其墓不敢隱亦不敢誣按夫人姓李氏世家平江處士應之曾孫贈右通議大夫雅之孫而左朝請大夫通判廣德軍寬之孟女也天資簡靜少長如一通判君以才學起家仕於四方爲夫人擇佳對以推官鄉里盛族方游場屋故歸焉時甫踰笄雖不逮事舅姑而承尊撫卑適其戚疎人無間言女叔在室者三夫人禮遇勉飭相

繼爲名人婦當是時平江張氏義聲聞淛河以西繄夫人之助推官宦游不遂築室治園圃日從賓客遊而中外冠婚饋問慶弔無虛月夫人悉力相之不以累其夫也蓋約於奉已而泰於賙急誠以御下而勤以訓子故宗族之窮困者多蒙其惠而長子未冠已褒然薦於鄉先鳴於上庠閭里榮之晚事母愈孝謹調旨甘躬澣濯間於溫凊則請釋氏書平時語默有常度閨門肅如也居無何胡宜人卒夫人號慕致疾稍瘳而復作病棘不他及內免夫以教子外則以葬母嘱其弟而已享年五十生三男聖任聖清聖和三女左從政郎新揚州錄事參軍蔡瑀左迪功郎新湖州安吉縣主簿李安上左從事郎孟并其壻也仲享先夫人二十八日而天季未行孫男二人鎬鎮鑱葬用三十年二月壬申其地在吳縣長洲鄉華山天池塢與通判君墓相望也九原有知夫人其奚憾銘曰

士之百行惟孝爲始女子有行鮮可舉此溫溫夫人允有全美而其愛親性實天畀生也色養沒也哀毀鳴呼夫人可謂孝矣我銘幽宮惟是之紀庶幾無窮以勸爲子

曾監酒母孺人劉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

分宜宰謝君誄狀右文林郎曾君光庭之夫人劉氏遣事累千五百言以授夫人之子敏學敏學復屬某以銘予謂分宜文賢事核益之贊矣敏學曰詳在行實要在銘章古也固請不已會

敏學死予悲其意乃序而銘之劉氏本長沙人後徙臨江軍之新淦縣夫人曾祖德誠祖如新父義義有隱德嘗辭遺逸之薦者賢其息女以歸文林惟夫人幼服姆訓長閑婦道事舅姑孝待宗族敬內外交譽閭言弗聞文林官湘中當靖康之難率零陵民兵勤王夫人力修閫政日以詩書課其子姑嚴夫人留鄉里寇攘梗道數走介問關問安使文林悉力公家不貽親憂比七年歸奉盥饋於堂上男愿女梁濟濟列侍嚴夫人喜曰賢哉婦與吾曾氏矣文林既倦游築大第桂張本作杜峯之下別開槐堂招致游士又以餘力治園圃燕親賓問遇歲歉賑廩平價大庇一方夫人實相之文林沒益勵諸子以學聞某賢也可師某能

也可友必厚禮重幣延置家塾嘗曰蓄田千畝不如藏書一束故不吝金帛以求之揮架幾萬軸子孫聞見駸廣藝業日有聞對策集英者二貢於鄉者十二文風藹如也紹興己卯慈寧太后慶壽八十有詔子爲貢士得封其父母之高年者於是有孺人之命後遇郊恩加賜冠帔年九十三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卒是歲十二月丙午葬吉州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西岡之原夫人五子長右修職郎饒州德興尉敏遜次鄉貢進士敏修次敏德次迪功郎監隆興府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卽求銘者次敏行一女適鄉貢進士毛頴士孫男十五人三益三錫三復三省三畏三聘三覲三壽三登三接三顧三異三協三英三

達預貢者三益三省三畏而三復三聘相繼擢第今爲德安隆興二府教授惟三益早死餘皆力學女八人曾孫男九人宏圖宏度宏議宏規宏基宏模宏寄宏舉宏量女亦九人夫人天性勤儉旣以自勉亦以誨人御下慈和念勞而忘過家浸隆盛不矜不驕年登耄期未嘗謁醫孫曾滿前日娛其老世所願欲一無憾焉嗟乎壽富康寧好德考終能備者鮮矣而況脂田命服寵光輝來孝子順孫蔭養踵至古稱五福今乃七之是宜勒銘以信來裔銘曰

惟德戎戎惟報茷茷綿延厥家寧止我躬鬱其西岡宜松與栢奕世不凋視此柯葉

王給事母安人徐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

淳熙丙申立春氣應皇帝慶太上皇壽於德壽宮大赦天下文武陞朝官並許加封父母中外蒙恩者不可計獨計臺省寺監職事官不啻千百人其及親者纔二十有三而軍器少監兼考功郎官王君之母太安人徐氏在焉命書旣下合監之僚屬暨六曹同舍郎皆踵門賀退而咨嗟嘆息咸謂婦人能教子以儒術起家者固少而有子入爲王官者加少若乃國家非常之慶絲綸再命之寵是又千載而一遇者非積善在躬享有多福曷至是哉嗚呼可謂榮也已矣居久之太安人疾作少監請於朝願假使者節若太守章出便醫藥天子與大臣嘉少監在考功

能以精明澄四選強毅任衆怨方顯用之不聽也已而太安人竟卒於是前日之客復弔少監於廬亦至焉少監杖而泣曰吾母之賢朝士舉知之子久以文知我顧不知吾母乎願以銘爲托他日遂以其鄉人將作少監兼吏部郎官吳君飛英之狀來則序而銘之徐氏世家處州之青田太安人曾祖新祖榮父順年二十二嫁同郡王公長方逮事舅姑以孝謹聞王公故貧與二弟大方義方俱嗜學自太安人來歸家事日理不以衣食累其心而專於書故大方登博學宏詞科義方亦有聲上庠起家永福尉獨公困躓不偶與太安人日夜教子及見其登進士第中學官遯而沒復贈右承事郎太安人慈祥勤儉純有容德

待姊姒以誠御婢妾以恩少監每與客語輒耳屬於屏既歸枚數曰某賢可與游某不然勿親也後多如言益從其子官於朝者五年勑躬擇鄰近獲豐報初以乾道九年冬郊祀恩封太孺人至是益進封云其卒實三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九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麗水縣靈隱山承事公之側生三男信郎少監也仍常與國學薦稱早世一女適進士何京孫三人一男二女銘曰

光輝爲陽晦藏者陰婉婉女士難乎邦聞猗與夫人克艱於始祿不從夫幸哉有子子也多才夫人成之國有大慶夫人膺之遂都榮名人以譽嘆歸安斯邱永矣奚憾

程給事母宜人胡氏墓誌銘 淳熙五年

宜人胡氏故朝散大夫致仕程公晉之之室今給事中叔達母也徽州黟縣人其先有名有者仕晉爲新安太守因以占籍其後名星爲蕭梁太常卿既沒而廟食族系日以蕃宜人曾祖德勤祖義璇俱隱跡弗耀父獻卿好賢樂善一鄉稱長者生五女尤憐愛宜人謂必爲名婦問大夫早有賢譽故以歸焉程氏衣冠蟬聯與胡氏世通婚姻大夫祖母大傾人世母咸宜郡夫人母太孺人皆宜人近屬也始嫁翁姑高年娣姒如雲宜人恪共盥饋勤劬賓祭承上接下動有法度中經亂離豬篋一空窮身縮用助大夫經理事事秋毫無妄費至資其子宦學四方則畧無所靳給事以是少年登進士第解褐歸拜重親里閭咨美翔仕路風節議論日益有聞入佐天府大夫宜人年皆七十餘休沐必娛侍西湖上間登天竺諸山諸孫先後扶攜二老人輒邸之曰吾方健汝毋憂居無何長子叔向季子叔豹相繼死宜人始忽忽不樂頗苦微恙給事遂求守通州以便養未行擢登御史府進左司諫數請外止固留之宜人亦曰吾念二子耳汝之去留吾何擇焉悉心報主所以慰我心也給事乃不敢言明年宜人竟不起實乾道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有五後十四年而大夫卒宜人生三子給事其仲也二女嫁任弘迪黃珏孫男九人鑄鎔鎬早世鉉從政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錫從事郎婺州蘭谿縣主簿銛鉞鎮未仕孫女十一人曾孫男五人鎮孫子八未名益孫子六重一早夭宜人初葬縣之長遙山大夫以其地下溼別卜地於北山亭古城培之原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甲寅葬焉給事之爲少尹也某脩官於朝一見如故知每聞宜人慈惠肅敬四德兼茂知古今通釋氏書常敬仰其賢又聞翁媼偕老子孫方昌怡怡愉愉百順具備未嘗不自恨不天不復有此樂也踰一星終復與給事直禁林侍經幃僚承華情義欵密舉朝莫擬給事每云吾父滋老欲改葬吾母而未敢他日尙屬子銘予敬諾已而給事以直龍圖閣奉祠歸而大夫沒書求踐言其何可食銘曰

婉嫕肅莊以承尊嫜儉勤靜方以從其良擇鄰儲祉又嚴厥子展如夫人不曰賢矣匪劬其躬孰報之豐詡或不信盍觀初終相彼新阡有原膴膴利其嗣人以奠終古

孟媼葬記

佛書云汝未舉心塵勞先起學道者晝夜刮磨其去未銖兩而其積已鈞斤矣所貴乎無心者以心無此患也某之先夫人乳媼孟氏未嘗學道而能以無心處世故憂樂不能移物我不能二而其死也超然自在卓然奇特有精練老僧不能及者此豈區區刮磨之力哉根器異耳媼東平人父孟某母李氏以元豐元年正月三日生少嘗適人而其夫凡劣不可依李氏謝絕之

攜媼來吾外家乳先夫人方外家隆盛時金帛填委同輩皆厚自殖媼視之蔑如也顧獨喜博負雖多懽然無吝容勝亦散之未嘗有所貯積戊申己酉歲江浙大亂吾家轉側兵火中而先君不幸後十年先夫人復謝世益多故矣人爲媼戚戚媼自若也遇博輒拙箸質衣一笑爲樂性淳直閎裕待人如我視我如人與童子言不異長者人有不直亦嫚罵弗恤其人愧服曰媼言是吾不忍至於事敵以上與夫逢迎窺容則又執禮無違雍容可觀見者知故家遺俗自有體也伯父辰州府君御下嚴甚不假左右以色獨於媼加禮焉始媼年三十五已受戒屏葷酒時取佛書誦之亦不深泥名相笑歌嬉遊陶然自樂如是者數十年當紹興壬申秋臥疾於贛會齊逃反某與亡弟子柔夜挾媼出城得舟下廬陵寓永和鎮之本覺院其病浸劇益踰時倒身而逝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七十有五時亂未定某亦大病幾死子柔遂以茶毗法化媼薪盡頂骨如雪而舌不壞舍利綴屑無數緇素駭嘆惟媼性與道合豈以此爲異然使不緣倉卒擾攘之故具棺槨以葬則亦何自見此奇特哉後幾日瘞其骨於水東金鳳山某處又後十一年某歸自臨安始爲立此石時子柔之沒已四年矣悲夫隆興元年七月具位周某謹記

芸香葬記

周子充之侍妾曰芸香姓孫氏錢塘人父德以其淳靜謹畏精

於女紅頗能爲新聲事予於行在所時年十七後二年從予歸廬陵明年六月一日病死爲買地州南二十里聖居山葬用七月十八日實乾道九年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青詞　疏文　祝文　勸農文

夫人設醮青詞　乾道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閨門乖宣滯之宜莫施祝劄肺腑籲高之懇馴致坐平靜言不肖之愚氓何事靡干於聰聽因其生育之日罄乃熏修之誠既謝前愆亦邀後福仰祈覆燾永保康寧此首知聖道齋本有脫誤今從張本校正

又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

善惡繫於人爲固當修省災祥由乎天數亦許祈禳貌是微生困於宿恙矧運氣之適併懼悔尤之相乘敬即家庭仰干道蔭

伏願眞游降格鴻造恢施錫康寧於視履之間均信順於閨門之內

設醮青詞　淳熙四年五月七日

養生無術既乖寒燠之宜制命有常適値災屯之會益嘗推運限而懼星長之不照亦復省才能而知祿位之踰涯既未遂於退休合少伸於醮謝伏願寸誠昭格洪造鑒觀貸已往之愆尤錫方來之康泰更均道蔭垂庇寒門

佑聖觀夫人設醮青詞　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天雖難諶誠則易格伏念妾昨嬰疾恙深慮災屯故當呻吟默致懇禱旋臻藥喜頓釋隱憂荷高穹之至仁從匹婦之微願今省敬遵科式仰謝生成冀眞馭之下臨俾寸誠之上徹永垂道蔭均庇寒門　此首知聖道齋本有脫誤今從張本校正

夫人設醮青詞　淳熙九年正月七日

乾坤大德無物不生螻蟻微誠有求斯應俯循弱質每困宿痾懼多積於悔尤思少伸於祈謝敬逢人日祇按冲科延望碧霄虔輸丹悃願言四序之內永保安寧仍俾一門之中同臻康泰誓圖報塞敢謹禀修

又　淳熙九年

三年疾恙曾藥石之弗離一意禱祈庶災屯之可弭屬將更於歲日且密近於生朝祇按冲科肅延淨侶少効蘐蘂之薦用伸

屢懇之誠伏願上帝垂慈列眞降鑒宥向來之罪戾錫此去之康寧忘曜或加賴天恩而轉喜福基雖薄資聖力以增培永與家庭同承道蔭

設醮青詞　淳熙十年閏十一月望日

德輶智淺已慚位序之高命薄福輕復念年齡之晚屬歲華之將易推星數之多虞火孛臨高强之宮日時晦甲己之位適因元命仍邀新春用虔致於禀修庶預申於禳謝伏願列眞降鑒丹悃潛通消來日之災屯錫衰宗之庇蔭壽命延於兄弟康寧逮乎室家稽首投誠傾心俟命　此首知聖道齋本有脫誤今從張本校正

夫人設醮青詞　淳熙十一年四月

福善禍淫豈私於匹婦跼高蹐厚當罄於一誠恭爾微生居然多病矧愆尤之常積宜災疾之是虞匪假熏修孰伸禳謝伏願乾坤覆載儻聖鑒臨星躔易咎以爲祥運氣轉凶而遂吉俾闔門之康泰誓永世以歸依

設醮青詞 淳熙十二年正月丙午

官崇而祿益厚未知稱塞之方福過則災或生凜有憂虞之象因歲華之載易適運氣之將交念多積於過愆恐浸招於凶咎肅裒羽士祇按仙科庶假熏修少伸禳謝伏願衷誠上達神鑒俯昭攄善貸之深仁憫孤懷之多懼賜以公私之無憒俾其老幼之咸安誓堅惕厲之心力報生成之造

夫人設醮青詞 淳熙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惟疾之憂嘗攄丹悃匆藥有喜旋荷洪恩自非憑益高益厚之仁何以爲惟予惟婦之慶既資幹蠱之裕且幸弄孫之歡敬卜佳辰少伸夙願伏望霄晨降祓時序繙災錫老幼之康寧誓初終之歸嚮

遷右相府設醮青詞 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福善禍淫何私於覆幬避凶趨吉敢緩於祈禳言念微生猥膺重任雖有効忠之志而無經遠之才甫即攸居深虞曠職敬陳章醮祇叩天聰伏願誠悃上通祺祥下集惟長少獲安於私室則勤勞可効於公家蚤蚤之愚拳拳於是

皇后生辰三茅觀設醮青詞 淳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諸廳

氣淑春陽茲惟令序祥開月葵載紀誕期仰陰教之素修罄羣心而申祝肅裒羽上祇按瓊科伏願誠格宮蒼慶流宸祚天作之合丕延有永之年邦乎於休共對無疆之祚

設醮青詞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謹疾無方值陰陽之大冗跼高有請本家室之至情旋臻藥石之功仰賴乾坤之施載消吉旦祇詠靈篇修清淨之勝緣償禱祠之素願仰祈洪造俯鑒微誠孚在强宮雖還元而不害歲移飛限縱遇弱以無憂推是蔭庥均於老稚

遷左相府設醮青詞 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小才何取偏儀輔弼之聯廣廈既遷彌積高明之懼甫更月律思竭誠心因元命之紀辰叩上眞而籲懇伏願博施造化兼利公私章厥俊民家有平康之望介之景福神惟正直之臨草芥雖微乾坤所鑒

遷入廬陵舊居前一日設醮青詞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丙午

從宦無功言歸有幸惟茲環堵僻在東城人或議其陸沉臣竊安於幽屏將於詰旦爰即攸居值初度之日辰按冲科之儀式念禍福之來由已愈當淑謹以禔身惟災祥之降自天必賴神明之垂佑倘四序常臻於康泰則一門永荷於生成

潭州祈雨設醮青詞 紹熙三年閏月七日

政積愆兵致干陰陽之和物當發生乃愆霄雨之澤雖膏夯走於孳祀未敢遺煩於上穹今春時已深農務正急而陂池久涸田畝失耕若非致力於初何以責成於後孰能爲地惟可呼天伏望憫民無辜赦臣有罪擴乾坤之鴻施釋黎庶之憂心三日爲霖示有秋之嘉應多龍則旱破自昔之俚談

（省齋前十六首參照通齋本未依年代次序今校定）

薦尚氏姊水陸文　乾道二年

姊弟同氣期畢世以相依死生異途恨終天之永隔欲寫無窮之哀必資最勝之緣按梁武之舊儀演阿難之遺教設衆香之鉢以屬饗萬口燃無盡之燈以遍照九幽庶幾凡聖之普霑可

使自他之俱利伏願佛慈無礙願力無邊消亡者塵塵刼刼之罪愆釋亡者世世生生之寃業受人天之至樂慰手足之深悲

禁黃水陸疏文　乾道六年

薄命天窮莫奉過庭之訓湛恩日富屢頒告第之書適生育之載臨念劬勞之欵報集寶坊之淨侶演焦面之遺文重修罔間於冥陽恫愔尚通於幽顯伏願承佛威力受國寵榮永從極樂之遊少慰遺孤之望

廣教寺設供疏文

孝極事親每自憐其孤苦禮嚴上塚乃久困於飄流由多生罪逆之至深故今世報祿之如此逮被漏泉之澤益懷反哺之悲恭即寶坊度修淨供追崇梵福雖人子之至情升濟冥途亦導師之本願仰惟慈愍俯爲證知

判潭州謝宣聖文　紹熙二年

欽承上恩付以民社居敬而行簡懋德以師下古有明訓其敢不勉共聖元師實鑒臨之

謝諸廟文　紹熙二年

忠信慈惠然後民安之靖共正直然後神聽之此某夙夜所當懋勉若夫順豐年逆時雨宬風旱弭災兵達孽疾凡是數者非有相之道則罔攸濟視事伊始敢不告虔

南嶽行宮祈晴文　紹熙二年十月一日

維皇降康眷是湖湘邕有餘糧農夫洋洋黍稷稻粱指期積倉孰云龝霜而以雨妨顧瞻圃場惻悵傍徨吏治弗臧惟知祈禳帝功夙彰曰暘則暘毋令豐穰反虞災傷齋心撰良祇薦令芳吉錫之祥報政意迫

東明寺祈晴文　紹熙二年

下民望歲欲多稔之豐登大士應緣隨衆生之祈禱瞻言農畝寺庶金穰乃當如蓬之時未息霖霪之雨人將咨怨更則憂惶慈仰叩於曇慈庶速回於舜鼎伏願運神通力開方便門消散積陰現祥雲之紛郁破除諸暗舒慧日之光明毋棄壞於全功永歸依於妙智

南嶽正廟再祈晴文 紹熙三年十月十二日

帝惠南土賜之金穫孰云既成霽以陰雨千和致沴由政弗臧三農何辜失此一稔祈禱雖應旋卽沛然吏民皇皇縛手無策欽惟岳鎮大庇方維曰暘而暘易若反掌豐凶之決莫急於斯開霽旬時庶其有濟投誠請命必冀矜從

東明再祈晴文 同前

比以連陰害於多稼備殫懇悃僅覆感通日方出而雲遽凝土纔乾而雨復作致災之故端本吏愆壞物之成決非天意敢辭屢瀆仰叩至仁惟賜之半月之晴則濟此一年之事精誠已竭聰鑒必孚

南嶽謝雪文 紹熙三年十二月

臣守茲土無術消沴春而謁雨秋而祈霽自冬徂臘雪未平地仰瀆於神亦云急矣帝奠南服有求輒遂曰雨以種曰暘以刈盈尺之祥又驅疾癘加惠斯民亦云至矣再拜於庭且謝且愧其辛相之以與嗣歲

南嶽行宮祈雨文 紹熙四年

冬春之交無大雨雪候鴈驚蟄農務方興田畝未濡陂池尙涸先事而慮豈惟有司稽首靈祠齋心致禱願恢貺施霈之甘霖以兆豐年豈敢忘報

南嶽正廟祈雨文 得雨不曾用同前

臣守藩無狀沴氣干和乃自歲端雨不時若驚蟄而後暖氣遽來三春過中種未入土耕夫束手禱事可虞仰止帝庭歸誠請命臣實有罪罰其敢逃民之無辜祈賜矜憫願下膏澤庶茲一方呼吸之間需以甘雨敢忘報稱肅謝鴻恩

南嶽祈晴文 同前

乃者芒種之前日臨甲子大雨傾注人胥憂疑自是以來霖霪連夕下田前種巨浸壞之其在目前固已甚懼爲霖既過後日或慳靜言思之益以惴恐吏懶無術帝力可回曰暘而暘所望甚切願留甘澤以濟後圖虔叩行祠必祈響應敢忘飭勵仰稱慈憐

又同前

三時務農其成在冬帝眷南邦賜之屢豐是刈是穫偶未訖功霖此陰雨憂心忡忡乃迎甲子請命於宮既惠其初忍墜厥終霜風掃曀晴日麗空有祈必報其敢不恭

南嶽行宮謝晴文

梅霖應候謁霽非時水溢下田爲民僭濆聖功鄉答祇謝敢稽繼自於今五風十雨庶成稔歲併用禱祈

府治謝晴文 紹熙四年十一月十日

歲有飢穫帝司其權辛酉之冬風雨甚頗多稼雲黃岌岌于田顧瞻行宮逝將乞憐踐濕以往迺曦而還呼吸之間成此豐年

若民與吏幷賜欣然吉蠲爲餽維以告虔

改判隆興府謝宣聖文　紹熙四年十二月

某乃者視事之始祇見學宮居敬行簡懋德帥下有是言矣三年之間雖愧九陌亦弗敢諼也今蒙恩易鎮鄉部於其將行不敢不告

辭諸廟文　紹熙四年十二月

某分鎮湘楚三閱嘉平毫髮之惠罔及於民邱山之賜獨賴於神四鄙不聳百穀用成恩徙鄉部以爲歸榮莫知報德維以告行

祀勾芒神文　紹熙二年

青陽開動太皞御辰天地和同根荄發生爰出土牛以告農耕祈薦醪澆徼福神明克相東作以底西成

潭州勸農文　紹熙三年

紹熙三祀仲春既望遵奉詔令勸農於郊重湖以南地廣人衆田畝高下有肥有磽欲致嘉豐在勤四體東作鹵莽西成亦然告爾農民深耕易耨用天之道隨其蚤晚分地之利成其寸朕修爾陂塘旱乾有備盡以溝洫水溢何憂毋事倚遊以妨本業毋與鬬訟以致汚萊父勸其子兄勉其弟共期富庶咸聽毋忽

省齋文稿卷三十七終

祭文

同兩倅師屬祭吳漕之母徐淑人文

嗟惟淑人嬪於大家早慶三遷之勑晚綏五福之遐儼孫曾兮在列榮綵綸兮屢加惟爲善之獲報信天道之無差憶四月之維夏瞻版輿而歎嘉會晦朔之幾何易繡衣以衰麻雖榮養之無憾終人生之有涯旅官僚而薦酒聊以慰夫皇華

祭宋待制文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惟公以絶人之才膺象賢之報年甫四十固已遊供奉之班總

六路之漕矣於斯時也雄鋩利刃人皆知之而孤忠膽智猶闇然其未暴也迨靖康之初元駭羣小之媚寵掩慈孝於兩宮紛是非而顛倒徵公篤志於君親竭誠於傅導則輔國之謀遂成而梁冀之賞可冒矣嗟時事之天知詞豈弟之神勞奚多言之不宥會未弭乎憎好明明元后日臨大憲因永念夫先烈爰追揚於特操宜遄於遠涪加與數於期耄想精神之折衝庶謀訏之入告胡厥薄於斯世乃歸全而高蹈藐一介之彌甥憶崇墉之屢造從容乎贛水之上欵密乎鍾陵之奥示元憲之遺書期安庸以遠到恍十年其一夢倏終天之是悼寓寸誠於豆籩寫至哀於誄禱惟令名其不朽則參稽乎手詰可也

祭許寶文文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

惟公天與俊傑心潛藝文才具之敏工師運斤學殖之豐農夫力耘來遊帝郊簪笏元纁中臺有蘭西崑有芸是握是拂英聲日聞皇曰試之牧民馭軍於虔於桂除荒靖氛內閣進直旌能第勳屬時艱難毀譽紛紛或廢或興有薿有薰公心淡然不爲戚欣晚以几杖歸安鄉枌年則耄矣色猶閬閬辯有鋒出慮無絲棼百年雖長既晨必昏死生在公夫何足云惟昔王父得公樂羣成均之鼓共警昏昕元符擢第並揚清芬交情孔密壽殀中分惸惸不肖寓贛之濱公以耆舊來爲邦君輩行雖絶誨愍則勤時置宴筵笑歌紛紜一別十年萬事浮雲歿不拊棺葬不

卽墳言念疇昔憂心載焚漬酒以絮實登以芹寓詞敘哀雪涕雰雰

祭子柔弟文

維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己未兄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告於亡弟子柔十解元之柩昔吾弟之病革命火化而投諸清冷之淵我知之矣慮以遺骨累兄也故忍死而爲是言噫嘻痛哉寓棺佛寺今二年矣會仲兄調官西歸始得返君鳳山之原雖川浮陸走未免乎撼頓而一勞永逸蓋將從先大夫於九泉惟兄不友戀嫪寸祿拘牽文禁既不得共載而西又不容引綍而前寫苦言於一奠抱沉恨以終天襲英

靈之未泯涉遠道以安然

餘杭祭十一妹文 紹興三十二年

吾妹爰相豐碩沈厚寡言以世法論之意其壽且福也奈何年未三十而遽天乎蔵殺旅陳歌此奠章寄其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長卿文

維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某甲子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哀薦之奠致祭於故奉昌尉長卿五丈之靈嗚呼樸屬之車器攻材良一日出門折軸傾箱不如下澤弗已於行有幽者蘭久含國香未華其華乃萎於霜不如蔓草自全其生相彼二物類

吾長卿嗟乎長卿博洽精明志行萬里名高一鄉如車斯堅如蘭斯芳試之邑尉豈曰窶翔乃蹶乃枯誰毀誰戕昔我卜居十里相望每到君家必羅酒漿歡呼竟夕交樂罰觥君又善戲謔而不傷分雖朋友心則弟兄謂當華顛畢此交情豈知今日遽哭其喪嗟乎長卿卿真亡矣古書多誤誰發明矣近事或疑誰考評矣觀瀾風月失平章矣山房圖籍虛暴涼矣升堂一慟涕泗滂矣嗟乎長卿情未忘否鑒此誠否醻此觴否

祭林虙仲教授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六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具位劉令猷具位周某謹重以清酌茶果之奠告於虙仲教授同年林兄之柩嗚呼君學雖苦詞藻則敷君貌雖瘠志氣則腴一第起家逝遊亨衢百艱隨之寸步崎嶇再終親喪小試師儒談經一年乃與病俱臨食不盡逢觴不辭臥榻頻仍人爲君虙君獨謝醫我疾且蘇卒莫能與豈命也夫人生夢幻百年須臾何壽何夭何榮何枯君則往矣傷哉其孥男齒未齔女髻未笄弔者酸辛忍聞呱呱情義所敦況於吾徒邈焉七閩南負海隅何以再拜瞻墓之榆何以千里撫君遺孤薄酹我酒薄奠我匆哭送江濵目斷檣烏終天之訣已矣嗚呼伏惟尚饗

祭張德莊監丞文

維乾道二年歲次丙戌三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具位周某

謹遣私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軍器監丞同年德莊張兄之靈猗與德莊敏達溫恪奮身儒林學種文穫有拔之朝入佐帥幕翔於泮水使於大漠歸教朱邸人歎淹泊戎監稍遷鴻漸臺閣遂止於斯理實難度惟我鄭邦東沂西洛冠蓋之盛如趙無鎮以是鄉敬容或闕畧張本作容可濶畧今如星辰反愧土著惟我與君是用歎愕思矯其弊忘此懦弱同年之好同朝之樂朝夕游從日月博約自我不見歲再更籥訃來失聲膺爲之捫我楚君吳星分壤各剔復抱病淹留訪藥曾不弔孤曾不扶梓曾不遣使尺詞是托生也相厚死其何薄誠非效尤亦祇愧怍尚饗余哀未吐斯酌臨風孔悲涕淚俱落

祭黃世永編修文

維乾道二年歲次丙戌四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具官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世永編修學士之靈嗚呼世永始予之躓於讒邃於位也吾謂子畸於人而已耳非天意也及夫歸弗逮於故鄉年弗登於強仕抱修能與姱節迄不使之一試是造物之予困非人力能軋軽矣雖然吾猶疑焉富之以問學昌之以詞藝發之以剛明行之以精銳紛百出以皆長羌何美之不備曰天不相豈如是也亦既和之曷又棄之匪惟棄之而又斃之天耶人耶誰怨誰慙寓詞千里爲子慟哭流涕而已矣伏惟尚饗

祭宗人子婦李氏文

維乾道四年歲次戊子十二月戊子朔九日丙申具位某謹以清酌去饌之奠致祭於宗人武翼子婦李氏昔夫人假道而沒我先君實式斯邦惟宗婦之故爲簪纓於俗舍今踰四十年而夫人之寧莫有至者茲用卜其宅兆依我先壠豈惟使夫人體魄有歸亦所以成先祖惇叙宗姓之遺意夫人其安之尚饗

祭繁推劉長告母歐陽氏文乾道六年正月三十日

嫁而從夫仕顯家肥老而從子祿養不違謂當百年錫服副褘身亡子夭同以喪歸昔者榮樂今人獻欷剡託至契熟聞清徽酌觴再拜言隨涕揮

祭劉辰告令猷文乾道六年

嗚呼往貢於鄉四人獲升惟我與子科齊齒朋子賢我愚我否子能攻孚交游孰好是遒二十年間義均股肱我隱青原子官武陵三歲不見尺書數縢我方倦飛退避繳矰期子奮發萬里鵬鵬云何中道而失鶱騰惟子之孝鄉閭所稱病而哭母喪豈能勝遂以毀卒噫誰子憎銘旌來歸我悲塡膺望子之堂胡寔忍登尚眷疇昔舉我肴蒸

祭外舅王察院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閏五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婿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外舅提刑察院王公之塋嗚呼公有遒經博古之學而不盡施於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於施爲官雖遷而人猶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已乎哀此中外所共悉非親黨得而私也惟鄰不肖爲公所知二十年間有合有離往聞公抱病於南溪之上嵓嘗冒彭蠡之險涉長江之危曾是四旬之緩悛然隔世之悲雖徘徊之累月迄差池於葬期念佳城之一閉倏芳歲之三馳粤自江而徂浙忘雨沐而風吹逮弭檥於故居懷握手於平時何英姿之凜凜乃封土之纍纍顦顇辭而薦酒斟無言而寄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養原待制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具位周某謹

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敦文閣待制汪公之壐嗚呼人孰無才考德或非位孰不顯得君者稀嗟惟我公充實光輝往在宮庭言無脂韋厥初濈于久始登發上一見之決付政機升之諫省試之禁庭正論攸興繄公是依民之無祿公則病歸遺書繼閱皇心歆欽惟慈不肖世所訶譏公獨何取乃與衆違章江十日論析精微我舟既發公盍猶飛倘知永訣別袖忍揮念言及茲痛聲屢噫人生幾何朝露易晞惟有賢子不朽庶幾天報可必豈待禱祈遙陳奠觴已矣音徽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溫叔雄舍人母楊令人文　乾道八年二月

嗟嗟夫人行爲女師三遷之教允義且慈帝謂子賢母其可知

錫之令名象服是宜母來蜀道子返朔陲粲然金章迎拜通達都人聚觀羨慕嗟咨子且廊廟母當期頤有斑萊衣忽焉齊衰有華蘭陔宛其素帷榮悴難謀旁觀涕洟矧鄙不肖託契於茲升堂而拜謂且不遲孰云夫人而遽止斯走弔令子心焉孔悲

祭胡季悛文　乾道八年七月

惟君學窺古人氣蓋一世屏違紛華耽悅文藝南宮屢上壯志彌銳謂都卿相何有科第中道而妖命也胡庶萬生擾擾誰則不逝之子之才期在經濟而止於斯爲善何厚念昔識君質偕秋計相從二紀浹洽疇儷時中之堂日或重詣尋繹典籍考評興者休以棋酒雜以卞箴暢晨不覩已駭奴隸如何分手曾未

閱歲計來千里拭面反袂今我言歸君既祥祭顧瞻舊游悼念交契心焉孰論爲焉孰稅孰陪笑譫孰解愚蔽愧然百懷寄此一酹幽幽總帷髣髴來嚌失聲大慟老淚盈眥

祭芮國器祭酒文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乙未朔九日癸卯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右文殿修撰芮公之靈惟公之德渾厚正直惟公之才恢閎俊軼克孝且友其秉也天勇於蹈義則由學然發爲詞章登唐近漢著於議論弗諂弗訕士有險夷道無磷淄從容周行譽聞孔歸君子所恃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不忌帝庸深知決用廱疑云誰不仁遽殲奪之太學千英

毀譽雜出聞公之喪隕涕如一況我鄙介交分尤深初爲王官同事司成遷正麟閣我猥公先傳刀之夢葬年輒驗執筆太史分察南臺凡我所歷公必繼來我之投閑僻在螺水公便嶺表過我痛予公往金節我起持麾不會於閩而遇於畿公長國子我纔少令官曹俱清班緻愈近湖山擇勝尊酒論文如何俯仰其迹俱陳殄瘁之悲曰惟衆共死生契濶其如予慟蒼黃去國莫貿生芻有慨於中身楚心吳夢爲斯文以酹靈几寤而驚咤幾記三四昔焉氣合今固神交公惟不亡忍吐斯殽

祭靖州太守李發文

維淳熙元年十二月日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家蔬之奠致祭於

知府李公之靈噫張本作憶公之學博貫今昔噫張本作憶公之才善理繁劇雖更五郡用則未極雖越中壽年胡不百有丹其旐爰卽宅酹於道周寄此心惻嗚呼哀哉尚饗

祭洪景嚴樞密文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二月癸丑朔十八日壬申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大資政樞密鄱陽公之靈嗚呼天生儁才於德或斬公優班馬而望顏閔士有其資罕或逢時公際勳華而爲皋夔曠幾百年鍾是全美宜享黃髮卒相天子何成之艱而往也遄膏澤在人疇不潛然矧伊不肖嘗綴賓客試於玉堂公實發策皆人云亡倍蓰其悲物雖薄矣誠則庶幾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聖錫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二月丁丑朔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學士尚書汪公之靈嗚呼景德祥符之際號爲治平之前紛羣才之卓犖瑞聖世之聯翩皆學優於少壯而名重於耄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所愆迄肇固於不基豈不賴夫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風之浸遷雖議論其或殊咸望道而勉旃公巍隣於弱冠已接武於英躔惟聞一而知十故人百而已千學日成而名日尊志彌勵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詶主盟於斯文遂詥旋於化甄倏淪亡於砥柱空嗟咨於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時之早而降才之全謂有意耶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莽彼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旣深知我之愚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心甚專汲汲乎惟恐一士之或遺孜孜乎惟憂正論之或偏爲善急於飢渴排姦甚於鷹鸇宜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治經攻傳註者遺意義公則闢衆說之拘攣人之觀鬼究成敗者畧同異公則兼二者而磨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鎭則守經而與權暨食於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無惟羣書之貫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政刑之革沿紛紜如百氏之異學蓑勝如故家之遺篇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謀於隻棟豈常情之能測度而世利之所拘牽縱弗登於耄期宜不及於華顛矣精明之未減乃遇疾而沉綿雖間親於藥石猶日舒於簡編甫占書以貽我俄隱几而終焉觀學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有毀有譽而是非則可攷矣及公之殁也無愛無憎而莫不爲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定於今日所謂好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悼於一奠耿千慮而莫宣嗚呼哀哉

經筵同僚祭范西叔件也侍講文程侍郎大昌程少卿叔達蕭舍人燧

維淳熙二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朝散大夫

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侍講諫議范公之靈恭惟本朝世納諫諍有若范氏直臣相望在仁祖時忠文著節熙寧盛際榮國有聞暨太史公顯於元祐清規直道宏議正辭紀於信書播在衆口三宗致治三朝與焉中間寂寥既八十載源深流洄公與酌之萬里來朝結知眞主烏臺騎省言聽諫行風采凜然聲徽藉甚得時與位綽有祖風惟祿及年云胡不遂上心震悼朝論嗟咨某等並侍經幃幸聆緒契聞講禹貢服公淹該音吐琅然今猶在耳豈期踰月遽哭喪舟酒肴雖微情則無已嗚呼哀哉

官僚祭楊信伯 恂 工部文 程少卿叔達 林祭酒光朝 左史燾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十二月壬申朔十日辛巳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周某等謹專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提舉工部信伯楊公之靈嗚呼信伯有高明之資有淵源之學有正大之論有精白之心其事公卿敬而不諂其待交友誠而不拘抱能若斯從政何有乃者從游中秘思試外庸而四牡未馳遽先朝露一區方卜已閉夜臺人皆傷心公固爾志某等或嘗僚太史或共事承華念別日之幾何悵終天之已矣一酹遙致九原尚聞嗚呼哀哉

祭劉汝一 度 諫議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乙亥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諫議殿撰劉公之靈惟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掩衆俊行高一鄉石林之葉龍溪之汪謂公晁董交飛薦章迨其仕矣或抑或揚晚登諫垣聲譽孔彰飛龍在天進佩水蒼主聖臣直疏盈阜囊雖分左符宸眷未忘論讌之華儒林以光於章於婺蘇枯弱強上欲用公公足弗艮八秩甫開奄兮淪亡位非不顯年非不長有蘊莫施宜隱且殤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分枝鉛黃直則並舍歸則連墻今焉百里莫奠公喪無窮之恨寓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莫子齊舍人文 同學士院權直崔大雅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庚寅朔四日癸巳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疏食之奠敢昭告於故直院中書舍人莫公之靈惟公行飭文敏內剛外和名重月評秀發儒林入爲王官退食委蛇恂恂寡言鮮或議訶見義則爲勇敢犯橫戈介胄列監禁旅鑾坡再至三至人歎蹉跎乃心恬然守道無顯往禪玉藩譽聞孔多於溫於泉中和可歌召登從班進賢我裁匡溝之故嬰此微疴賜告於家禮殊紫荷禹中草制文尚頗河甫息在牀遽隨逝波搢紳駭問爭以爲訛謂仁必壽豈知其他矧伊雙鬢亦云未艾奄忽如斯天理則那吾徒

爲僚方賴切磋補醢之奠胡爲駢羅酹觴再拜有淚滂沱嗚呼哀哉尚饗

祭婁寬夫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六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家蔬之奠致祭於近故知縣婁公寬夫之靈嗟乎寬夫心莊而貌舒行飭而才敷自策名於乙科即結綬於中都屬製錦以來歸粲章身之銀朱期壽祿之方昌胡暴疾而弗蘇庭有髦老之親室存幼稚之孤謂作善其降祥嗟至此兮何辜紛太息於路人矧綢繆於鄉閭寄郊關之一酹悵悲懷之莫攄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何誠甫司業文 淳熙六年七月三日

維年月日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蔬食之奠致祭於故司業何公誠甫年兄之靈嗚呼士之毀譽莫嚴於月旦之評莫切於師儒之識況永嘉夙號士鄉而大學又公議所自出耶今公由少至老一邦之人推爲君子長者及官成均士皆心悅誠服初未嘗峻規矩厲聲色也行已立朝譽望如此則其學問之富涵養之厚豈易測哉然而位纔正於六品不可謂之滿能壽僅踰於耳順不可謂之稱德此搢紳鄉閭所以齎咨涕洟爲國惜賢而不能自釋也況吾徒託同年同朝之契而相與綢繆歛窀者乎奠觴雖微情則何極嗚呼哀哉尚饗

同年祭李子茂木舍人文 沈宮教堯夫陳兵部庸社左司民表閻侍郎若訥陳兵部君仁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十二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齋蔬之奠致祭於近故左史中書舍人同年子茂李公之靈嗚呼惟公學通古今名重鄉黨言游廖庠聞見日廣其詞可宗其行可仰事於王朝宜矣天奬閫臺粉闈方振逸響蜺階夾侍鷁閣參掌日朝未央衣振容爽甲午之晨天門訣蕩同僚碩言左史安往或云逝矣衆色惘惘曰未嘗疾斯言豈誣走問其家嘻已屬纊藥不及施語不及兩斯須之間遂隔幽壤賓朋哭弔相視惝恍矧如吾徒叨綴虎榜夙承清規忍視遺像聊陳豆觴敬叙疇曩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右文殿修撰南軒張兄之靈嗚呼天生蒸民受中惟一或哲或愚則係其習嗟吾敬夫氣稟剛直能擴而充又學之力發揮伊洛排斥老釋有德有言後來所式平生忠孝如嗜飲食其遠佞邪則猶鬼蜮念昔先正心在王室恢圖之功曷敢不卒根本如固折衝可必天子是嘉選鎮南國訓兵邵農他則遑恤孰云盛年而抱沉疾易簀之際爽靈不惑遺疏惓惓孔明是匹伻紙疾書遂以絕筆朝之忠良士之準的今也兩亡孰不心惻朔伊孰似夙賴三益莫覩終食莫相

寇突遞致奠觴悲來塡臆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母王碩人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九月庚戌朔九日戊午甥具位周某謹遣保義郎充本府主管進奉劉晟以清酌蔬食之奠致祭於從母太碩人王氏之靈嗚呼外王父息女有歸者六人太碩人其孟也諸季不幸往往蚤世久者已五六十年近亦三四十年矣惟太碩人富貴壽考歸然獨存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歲頮九十乃以疾逝五福具備可謂盛哉某以煢然孤甥夙荷憐撫不啻顏色於今九年念外家之日徵傷永感之歲久聞訃痛絕不知哀涕之橫流也屬有列於朝無由拊棺一慟遙致奠酹肝心爲摧嗚呼哀哉尚饗

祭呂伯恭禮部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二十五日戊戌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明道直閣禮部伯恭呂君之靈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蟬聯簪紱芥拾科第堂堂申公謂且克繼皇心是嘉召宣班級成均博約館閣榮滯南宮表章史觀凡例主盟斯文每食忘嚌風淫末疾乘厥勞勤歸哉亳祠可以白慰鑽堅仰高講學彌勵曾不息黜曾不補剔竟隕其生壽夭誰制萬斛之舟江海期濟觸石而傾未皇鼓枻千年之木棟梁可計遇風而摧乃委薪桂才也何多命也何夭生徒滿門相向雪涕搢紳諸儒咸惜其逝矧伊鄙夫辱在交契姓不同耳心則魯衛易簀莫親臨穴莫祭寓辭西風揮此哀淚嗚呼哀哉尚饗

祭芮國瑞尚書文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六月庚子朔二十二日辛酉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周某謹遣承節郎幹辦府張佐以清酌蔬食之奠致祭於近故侍讀國史尚書芮公之靈嗚呼惟公才學兼優弟兄競爽聲震膠庠評高鄉黨伯也先逝公譽日廣偏持使節明燭幽荒幽明之間其道一也某幼忠讜乃心王事浸失顧養方聞訃告而遠幽杜晚踐禁塗鄰蛤忠讜乃心王事浸失顧養方聞訃告而遠長往遺占入奏天語嗟惘賻禮有加眷知可想念言孤蹤託契疇曩累日不見遂隔黃壤寄情奠觴揮淚泚顙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祖王給事家諸塋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十月壬辰朔外孫具位周某謹遣使臣李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外祖給事待制贈少保王公外祖母衛國夫人宋氏亡舅通判二十八大夫亡妗宜人韓氏之塋恭惟外氏昔爲大家今玆邱壠近在陽羨而祚嗣遷替宿草弗除某繫官於朝未由拜掃孟冬之朔俗重祭墓遥伸奠酹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伏惟尚饗

祭陳應求 俊卿 丞相文

維淳熙十四年十二月戊辰朔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保大觀文魏國正獻陳公之靈惟公德業純備哀榮終始譽滿四海行書太史衮餘易名疇敢溢美矧公好謙遺戒毋誄上賓命之厥有深旨於皇本朝賢輔接踵爲正若獻三人而已往在慶歷初公宅揆忠清諒直廉頑仁鄙用雖日淺名則千祀元祐之初政歸吕氏挈國紀綱養士廉恥公卿景從戮夏風靡後暨淸源羽翼端邸迨其入相有譽無毀生全歿尤沒厚恩紀自是厥後鮮矣斯比堂堂魏公聲望崛起如杜如吕佐我天子甘盤舊學視何有煒知臣者君人以倫儗借曰形容辭

之贅矣言念晚生叨附雋軌大明初升詞掖乏使嘗代匜鄴汗顏血指二十六年言猶在耳期公壽考與宋無止孰云微疾遂隔生死殄瘁之悲豈爲知己情馳一觴目斷千里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袁州兄嫂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己亥朔十六日甲寅弟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大兄袁州太守大嫂安人王氏之塋惟兄仁心義槩秉彝於天又濟之以家傳處則孝弟恭謹爲州閭之楷式出則公勤廉敏而於國事尤拳拳焉故搢紳朋舊罔不稱其德塗巷小夫亦能知其賢茲固公論有不可掩者而非兄弟之私言也自邑而倅由倅而守入方期於九遷而不肖之弟叨備二府遂決意於林泉識與不識皆曰外當付以節入當陪於邇聯某既惜已而忘內舉之誼彼侍從近臣雖論言其可薦亦未免指某以爲嫌使兄有撥繁治劇之才而不獲展有致君澤民之志而不及宣嗟天命之難諶復嗇壽於百年急難之義告歸宜遄愧屢請之弗俞歷七載而遷延逮奉祠於故里始展墓於新阡區區本志夫豈其然蓋將晚歲芒鞵竹杖從兄於青原白鷺之上乃今觴酒豆肉畀兄於荒烟野草之間是宜肝心之糜潰何止泣涕之漣漣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繹姪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叔具位某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姪小一郎及婦胡氏之塋吾姪事親孝謹行已恭敬輔以問學宜貴與永顧乃名不登於仕籍年弗逮於知命雖天理之難推亦吾門之不幸屬纊之際遺書來諗痛親養而託孤知中心之炯炯何斯人而斯疾重予懷之耿耿逮得請而來歸已嚴霜之七隕酹一觴以忘言紛塡胸之悲憤嗚呼哀哉尚饗

祭吕帳幹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三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具位周某謹遣使臣文立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姊夫帳幹文林吕

公之塋某去秋歸自浙西亟欲躬走墓道非間於風雨則有疾病因循累月未能遂區區之志涓辰代禮尙其鑒享

祭叔母李氏孺人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三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姪具位周某謹遣使臣文立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叔母孺人李氏之塋某去秋歸自浙西亟欲躬走墓道而非間於風雨則有疾病因循累月未能遂區區之志念夏序將臨大懼以稽緩獲罪於幽涓辰代禮良非得已伻惟淑靈俯賜鑒享

祭蔣參議文

維紹熙三年歲次壬子三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具位周某謹

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參議朝奉蔣君之靈惟君廉勤愿慤莊重坦夷上介之除我與聞之來分藩符君已入幕耄雖將及見謂饗鐏孰云歲徂君年與凋識者嗟悼況於同僚翩翩者旌遙指鄞水目送歸艎一觴永已伻饗

省齋文稾卷三十八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家廟墳山祝文

信州茶山初贈焚黃祝文紹興三十二年

嗟乎某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一去松楸十二年於茲矣祿不及養仕則何心其所以遲遲不去者徒以先公早世未通閨張本作朝籍而母氏之邑封未啟也今賴教訓承遺蔭備官於朝夤緣幸會去歲之秋今歲之夏二聖洊霈鴻恩覃及幽顯故期月之間王命告第者再可謂寵矣惟是密章法當焚諸墓下而某不孝滋甚未能果於引去又不敢稽留於家謹因兄將仕郎某西歸

先以初贈致告

展省茶山焚黃祝文

維隆興元年歲次癸未五月辛卯朔十八日戊申男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妣安人王氏之塋恭惟國家每下赦令則許廷臣追褒其父母是豈惟敎孝而勸夫生者哉抑冥漠實有望焉故昔贈典始下而某婦之乳媼夜夢先夫人若謝恩於天而宗族咸會者彼未嘗隸事先夫人也而能言容貌服飾之大畧此固非想非因而先夫人實有以啟其衷而告之享也某其敢稽留密章以久鬱先夫人之望故涉春永歸甚力蒙上憫憐乃令賜以如欲先夫人庶或鑒之雖然某失慈訓十有三年僅得一官以展省邱墓今又十三年矣然後能躬致王命惟不孝不恭歲久禮忽雖罹罪戾不足以數其罪顧何以塞人子之責念舊而痛心追遠而隕涕又何盡也哀其有既耶

鳳山焚黃祝文乾道元年

惟我皇考才德譽望傑出萬夫之上而宦遊不遂壽考不究實惟有子積戮而至於斯嗚呼某何忍言哉近緣幸逢郊霈有詔皇考階官七品敬用勑勞之日恭致告焚於墓下豈足以贖不孝之萬一姑達上命而已

茶山告至祝文乾道二年十月

某不孝墓客又閱四時千里而旅敬伸拜掃其在哀慟豈以言告

茶山告啟殯祝文乾道二年十一月一日

昔我皇妣棄世於上饒不肖之孤未能自立就葬茶山益二十有九載惟祖父棲神廬陵子孫家焉亦有年數獨望妣塋千里而遥上塚之使雖以時遣大懼不孝不虔弗親奠酹弗視松栢無以伸人子之敬而永無窮之傳是用不敢寧居經營歸窆仲冬庚戌將啟殯宮前期十日設奠以俟明靈如在體魄無驚謹告

茶山啟殯祝文

維乾道二年歲次丙戌十一月辛丑朔初十日庚戌哀子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皇妣安人王氏二十七娘子之塋某向以拜埽不時謀奉神柩言歸廬陵庶使子孫奕世常瞻松檟不乏時祭越朔日具述寸誠謹於是日庀工蔵事捨舊卽新皇妣必安之

考妣焚黃祝文 乾道四年三月

乃去冬至日天子推躬郊之慶文武臣皆得追榮其親我皇考於是有六品之贈夫生而位不滿德既配爵祿乃屢加濡雖宗族搢紳猶齎咨以爲恨矧如不肖之孤其痛豈有涯哉某自惟天罰至深不及伸負米之養上賴邦榮加厚乃屢錫漏泉之恩

捧密印以告幽想慈顏而增慕恭陳薄奠用致哀誠

考妣焚黃祝文 乾道六年

在歲庚寅天子郊見上帝某適貳秘書達國大慶肆我皇考恩冠六品皇妣亦進封一等繫官朝列阻隔斧封近者奉詔來歸乃克恭致告第之命與言孤露久矣不天繫先德之甚濃庶邦榮之未艾

奉祠歸告至先塋祝文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六月戊戌朔二十九日丙寅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某塋某溝官於朝論事失當聖恩寬厚猶畀外祠遽茲來歸不敢不告尙饗

焚黃告祖塋祝文 乾道八年十一月九日

裕垂於先則慶積於後不易之理也前歲郊禋上澤周普考妣於是有加贈之典揆厥所元其亦違矣茲焚密章不敢不告

先考加贈左中奉大夫焚黃祝文

維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十一月乙酉朔嗣子左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令人左中奉大夫告一通告於先考奉使博士贈中奉大夫之靈曰某之不天可謂甚矣既未嘗躬一日之養又無以伸罔極之報興言及此不如無生茲賴郊恩大加贈典雖朝廷德澤亦云厚矣而人子愴慕豈有涯哉既焚密章不敢不告尙饗

先妣加贈令人焚黃祝文

維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十一月乙酉朔嗣子左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令人告一通告於先妣令人王氏之靈曰念昔童丱頑無識知獨賴慈母三遷之教俾不隕其世業暨叨一命曾弗獲捧檄負米昭訓誨之有自无能酬顧復之大恩哉嗟乎欲養而親不待欲報而天罔極此所以每逢郊赍之追崇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尙饗

初除恭政贈三代東宮三少告廟祝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七月辛亥朔曾孫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某謹以清酌

庶孟之奠敢昭告於曾祖朝奉郎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宜春郡夫人郭氏先祖朝散大夫贈太子少傅祖妣江華郡夫人潘氏祖妣隴西郡夫人李氏祖妣清河郡夫人張氏先考奉使博士贈太子少師先妣廬陵郡夫人王氏維昔曾大父力以詩書教子孫相繼登進士第雖粗享祿養而德業弗彰於世肆太父仕宦三十年未嘗一預堂選其恬於進取如此至我先人以文學早冠多士聲譽震於四方然官弗通朝籍年弗登强仕益處積而不耀其躬施厚而不求其報於今三世乃俾小子承是休顯蒙上拔擢預聞機政以有東宮三少之贈發潛德昭遺澤天也小子何頌焉嗚呼祿不及親曷敢謂之榮才不稱位罔敢謂之

寵命書既下告虔而已伏惟尚饗

明堂加贈三代東宮三太告廟祝文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十月戊戌朔十九日丙辰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曾祖朝奉郎贈太子太保曾祖妣博平郡夫人郭氏先祖朝散大夫贈太子太傅祖妣定襄郡夫人潘氏河內郡夫人李氏汧陽郡夫人張氏先考奉使博士贈太子太師先妣臨汝郡夫人王氏某仰承遺澤備數政途恭值明堂禮成恩及三世東宮二品次郡小君舉爲寵章以賁家廟綸言初錫敢不虔告謹告

初除知院加贈三代三少告廟祝文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丁酉朔二十二日丁巳曾孫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少保曾祖妣號國夫人郭氏先祖少傅祖妣華國夫人潘氏祖妣隴國夫人李氏祖妣薛國夫人張氏先考奉使博士贈少師先妣吉國夫人王氏某蒙上異恩職登西府追崇有典用寵其先孤棘國封覃延三世退瞻邱墓阻致告焚粢其稡綸增賁家廟涓辰啟白兼集哀榮謹告

初除樞密院使加贈三代三公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七月丁亥朔初三日己丑曾孫通奉大夫樞密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保曾祖

妣華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傅祖妣魏國夫人潘氏隴國夫人李氏衛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先妣相國夫人王氏某謬庸本兵毫釐無補驟蒙獎擢立作躁正使名器益卑實貸先德斧封宿違阻致告焚式涓良辰先告於廟哀榮既至感慕隨之伏惟尚饗

曾祖曾祖妣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丙辰朔曾孫通奉太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少保太保宜春郡博平郡夫人號國華國夫人黃告八通告於曾祖太保曾祖母華國夫人

郭氏之靈曰某零丁孤苦生值多艱先世邱墓淪於異域每一念此未嘗不痛心疾首也庚子之夏叨預政機壬寅季秋進長西府乃值明堂慶霈覃及幽顯今復叨被恩渥就塾使名皆蒙寵章褒錫三世於是會大父自東宮三少四轉而至公保曾祖母歷郡夫人國夫人者皆至於再鈿軸錦囊既藏家廟告幽有詔無由躬致墓道惟鳳山之原無違之堂遙安神棲爲日已久今因初寒令節令弟迪功郎新永州司戶參軍必先以告尙饗

祖祖妣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丙辰朔孫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傅太子太傅少傅太傅江華定襄郡靈國代

國夫人隴西洊陽郡瀧國涇國夫人淸河河內郡薛國衛國夫人黃告十六通告於先祖太傅祖妣代國夫人潘氏祖妣涇國夫人李氏祖妣衛國夫人張氏之靈曰恭維王父以經術起家以仁厚從政而廉於進取終身銓部豐積嗇取留遺後嗣俾其冒膺上眷備位二府自庚子夏以迄於今三被進擢一值宗祀恩章四頒俾伸尊祖之志於是王父自太子少傅爲公爲孤三祖母兩啟郡封再君列國詔函之下各至於四追褒之旨具載訓辭屬秉事樞不獲躬拜墓下謹遣弟迪功郎新永州司戶參軍必先以告尙饗

先考太中至太師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丙辰朔男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及大中通議通奉正議正奉宣奉大夫太子少師太子少師太師黃告十通告於先考太師之靈曰某不肖無以繼先志不天弗獲伸祿養痛憑遺烈蒙國厚恩久列侍從遂參輔弼十年之間無歲不被追崇之典蓋自淳熙三祀以小司馬驟乘於郊明年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陞中奉既而兩還尙書十值宗祀於是皇考由太中大夫大轉而爲宣奉大夫七年叨陪大政九年再值秋享仍長西府又二年擢正使名於是皇考

歷官師冠三公儀章著望其存告第之書屬官有常皆多歷歲月無由躬望塋域敬致君命風夜瞻慕惟以不克奉祠遣弟迪功郎新永州司戶參軍必先以告尙饗

先妣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丙辰朔男通奉大夫樞密使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及祖人淑人盧氏鄆汝郡吉國相國夫人黃告六通告於先妣相國夫人王氏之靈曰某向以自吉祖信展墓失時爰卽寓邦改卜兆域而貪祿忘歸阻望松楸者十年矣不孝不虔爲罪滋大粵自淳熙三祀恭值郊禋明年冒登翰苑於是皇帝

有碩人淑人之封厥後忝預政事一經宗祀再遷樞庭於是皇妣有兩郡兩國小君之贈恭惟聖主之恩洊及泉壤而某於公未有秋毫之報於私久闕拜掃之禮而又稽留詔命夙夜滋不遑安謹遣弟迪功郎新永州司戶參軍必先以告尚饗

郊祀加封三代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三年歲次丙午正月庚辰朔十九日戊戌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傅曾祖妣周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祖妣荆國夫人潘氏祖妣益國夫人李氏祖妣鄧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莒國公先妣莒國夫人王氏去歲冬至日天子親執圭幣郊見上帝大賚四海澤及乎幽明某備位

西府實相厥事恩章加厚覃及三世師傅之官列國之封王言如綸綵其盈軸雖未獲躬拜墓道而告虔家廟其曷敢緩是用吉日敬致上命伏惟明靈如在實嘉饗之謹告

進秩加恩謝家廟祝文 淳熙十三年

某比緣郊祀禮成例加封邑又因書德壽宮尊號册文恭恩進秩一等仍衍戶租謹涓穀旦致謝於家廟謹告

遷相府告廟祝文 淳熙十四年

某叨憑先德叨冒恩除將以甲寅吉辰敬奉神主遷於東府謹告

入府告廟祝文 淳熙十四年

某茲奉版位遷於相府俟消吉日別伸祭享謹先以告伏維昭鑒

拜右相三代加贈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四月壬寅朔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燒化銀錢駝擔等敢昭告於曾祖太師曾祖妣魯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繹國公祖妣雍國夫人潘氏祖妣兖國夫人李氏祖妣豫國夫人張氏亡伯運使正奉伯母碩人尚氏先考太師鄭國公先妣冀國夫人王氏亡弟子柔十解元某仰憑世德進位宰司穆卜良辰入居新第恩加三世爵秩俱隆夏序初臨時推穀旦爰修祀事敬致綸言庶其妥安永綏厥後伏

惟尚饗

明堂三代加贈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五年歲次戊申十月癸亥朔曾孫具位某謹以茶酒之奠敬告於曾祖太師追封萊國公曾祖妣改封燕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改封代國公祖妣改封楚國夫人潘氏祖妣改封陳國夫人李氏祖妣改封益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改封邠國公先妣改封邠國夫人王氏還者天子大饗明堂某叨備宰司實首使領七戒三齋以迄於成匪賴先德疇克臻此今赦恩溥博追榮三世公主之爵遂及曾門贊書褒嘉綸告華煥雖未獲躬拜墓下敬致上命謹差穀旦酌以告幽伏惟明靈克享光寵

永壽厥後謹告

遷左府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二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午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師萊國公祖妣燕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代國公祖妣楚國夫人潘氏祖妣陳國夫人李氏祖妣益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邠國公先妣邠國夫人王氏伯考運使光祿伯母盧陵郡夫人尚氏暨亡弟子柔十解元某比叨恩擢序陟冢司能薄位高實憑先德徙舍三日奉安神棲惟宲攸居斯裕於後謹告

拜左相三代加贈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三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師漢國公曾祖妣漢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漢國公祖妣漢國夫人李氏祖妣漢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漢國公先妣漢國夫人王氏某仰懷遺蔭被遇壽皇相位二年未伸薄効延登左輔益愧超踰天澤漏泉洊加三世寵章維厚備載綸言爰卜令辰具陳家廟焚黃未遂有惻於心謹告

光宗登極三代加贈告廟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四月辛酉朔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師魏國公曾祖妣魏國夫人郭氏先祖太師魏國公祖妣魏國夫人潘氏祖妣魏國夫人李氏祖妣魏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邠國公先妣邠國夫人王氏伯考運使光祿伯母河內郡夫人尚氏乃二月壬戌新天子以壽皇之命履帝之位越三日甲子大赦天下凡文武臣父母生者封歿者贈蓋異恩也某於斯時幸備位宰輔澤及三世俱改封於大國匪繇先烈孰對邦榮謹涓穀旦陳命書於廟而敬致上命伏惟尚饗

奉祠歸廬陵告至長岡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九月戊午朔十四日辛未男具位某謹以茶酒之奠敢昭告於先妣魏國夫人王氏之塋某入仕於

朝十有五年乃得奉祠歸展墓道方將蠲日之吉敬陳祭奠茲用先行告至之禮伏維歆鑒

曾祖曾祖妣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一日丁酉曾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傅太師萊國公鄭國公魏國公周國夫人魯國夫人燕國夫人漢國夫人魏國夫人告十通敬祭於曾祖太師魏國公曾祖妣魏國夫人郭氏之靈曰某倥侗不肖違賴先德被遇兩朝更踐二府褒贈及於三世不一而足粤自淳熙甲辰十月嘗命弟必先以黃告入通即無違堂而告諸幽矣歲後乙巳之冬國家南郊禮成時則有太傅暨周國之命

丁未之春某叨升右相時則有太師豐國之封戊申之秋天子大享明堂時則有萊國敬土燕國改封之詔遠己酉正月恩遷左揆於是曾祖進封於鄭實惟鄉國祖妣進封於漢愈爲大邦今年二月今上受禪然後曾祖祖妣始褒並封於魏魏大名也儲祉燾後庶其在此屬某寵政來歸涓日以致上命雖松楸淪陷異域展省悠邈然神依寓邦其寡久矣奉觴以告榮不勝哀尚饗

祖祖妣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一日丁酉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告命二十通敬祭於先祖初贈太師次

封絳國公次封代國公次封漢國公今封魏國公祖妣潘氏歷封荆雍楚漢魏五國夫人祖妣李氏歷封益兗陳漢魏五國夫人祖妣張氏歷封鄧豫益漢魏五國夫人之靈某備位鈞樞殆且十載愧無毫髮可報上恩而澤及其先有加無已自甲辰冬令弟必先持褒贈之典告於幽壤遂今又五年矣其間乙巳之躬郊戊申之秋享己酉之登極及某自西府登右揆遷左相皆沿舊典恩錫封爵師垣大國極其寵榮今者奉祠來歸得躬行三獻之禮敬致兩朝之命明靈在上加顧如歆尚饗

鳳山焚黃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一日丁酉嗣子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茔鄭邠漢魏國公告身五通告於皇考太師魏國公之塋曰某自乙未春入朝至己酉夏罷政十五年間賴遺澤叨獎擢由侍從而忝輔相值大禮而遇覃沛皆有恩典褒贈其親三公大邦遂極一品甲辰之冬嘗因堂弟必先調官西歸就以黃告十通燎於墓道其後寵命繼頒積至四五今幸奉祠來歸始得執觴豆陳詔函躬展焚黃之禮凡先後所遇之恩與夫發揚潛德之美已具載於訓辭惟是養不及於生前寵乃加於死後玆榮也祇以爲哀而已伏惟尚饗

焚黃告伯考伯母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一日丁酉姪具位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伯考運使金紫伯毋河內郡夫人尚氏某十載政塗數被恩遷且屢逢邦慶於是曾祖祖及父皆贈太師魏國公而曾祖妣祖妣妣皆追封魏國夫人今者罷政來歸涓吉焚黃於鳳山之原兆域相望不敢不告尚饗

奉安家廟祝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二十二日戊申曾孫具位某謹以茶酒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師魏國公曾祖妣魏國夫人郭氏祖太師魏國公祖妣魏國夫人潘氏祖妣魏國夫人李氏祖妣魏國夫人張氏先考太師魏國公妣魏國夫人王氏暨十弟解元某自今歲五月八日罷相去朝少留陽羨已而由

浙西東渡淛江流經半年之間跋履川塗經涉時序雖香火莫敢或廢大懼旅次纔享有闕今甫奠居載崇家廟神靈如在尚祈顧歆尚饗

除少保三代加贈唐國公唐國夫人祝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十一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曾孫具位某謹以茶酒之奠敢昭告於曾祖太師魏國公今改封唐國公曾祖妣魏國夫人郭氏今改封唐國夫人祖太師魏國公今改封唐國公祖妣魏國夫人潘氏今改封唐國夫人祖妣魏國夫人李氏今改封唐國夫人祖妣魏國夫人張氏今改封唐國夫人考太師魏國公今改封唐國公妣魏國夫人王氏今改封唐國夫人某十載政塗屢逢霈澤恩逮三世疊封大國寵榮至矣去春進位亞保復當追崇自魏而唐庶因堯之遺風假寵私廟尋以非才請罷政事而言者力攻其後以是告第之書久之方下謹於冬至時享之前涓吉以告伏惟尚饗

長沙視事告廟祝文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某比膺綸命來鎮湘楚乙丑已交帥事今玆復領郡章方將涓吉安奉家廟先於是日敬告禮上之期伏惟昭鑒

冬至祝文

伏以長至令辰當修時祭屬方視印未安神棲餚醴薄陳尚祈鑒享

郊祀三代加贈潭國公潭國夫人祝文

維紹熙三年歲次壬子閏二月甲辰朔十四日丁巳曾孫具位某伏遇寒食令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并三代改封告命八通敢昭告於曾祖太師潭國公曾祖妣潭國夫人李氏祖妣潭國夫人張氏考太師潭國公妣潭國夫人王氏某以去歲仲冬辛未視潭印章越翼日壬辰南至天子郊見上命肆大肯於天下某備位孤保逢此霈澤適在守藩之初且念先父昔常奉使湖湘是用有請於朝就爲三世賜履之地贊書甚寵未容敬陳墓道今固拜揚令序先敎上命於家廟伏惟尚饗　卷三十九終

邑後學歐陽采介卿重刊

道釋頌　偈贊　題跋　說　疏　記　塔銘

東達上座頌一首枕上補作有序

甲申四月甲子夜夢以焦坑小團及宜春新芽送隆慶長老了達戲作東云爰然而寤枕上又補一頌以茶送達數日前曾有此意而一點千林非因想所及也

達上座惺惺著靈根一點便通神敗葉千林都掃却夢中戲作

睡起尋思鹿覆蕉更將惡水向人澆夢中妄語渾閑事眼暈生花好一欽枕上補作

與崔序步月青玉峽激玉亭坐瀑布之石橋天氣凉冷

移坐法堂下對雙劍峯甚正序老求偈爲作偈曰

劍峯有時折瀑水有時竭我性等虛空今古無生滅

故慶雲長老文尒贊丙戌

七尺軀歸底處一尺素寫得住是眞是假有眼看覷

彦岑眞贊

石中韞着無瑕玉鐫裏淘成紫磨金八十年來岑鐵面誰知一片老婆心

跋蘄林贈陳丹林詩

右蘄林向公贈陳丹林栖隱老詩一首公墓木既拱栖隱亦舊爲太空久矣惟丹林郎陳彦舉尚無恙予遊閤皁始識之聽其語琅琅然讀其詩滔滔然與之奕局甚高飲之酒氣甚豪在異時道官中蓋拔萃者不然公之遠社盍容濫吹耶宮門黃冠無慮數十房房有徒三四多或八九彦舉咸無焉懼其業之莫繼有徐彌高者奉事積歲而力不足以登其名於祠曹予憫然念之捐廬阜祠俸爲之唱廣文楊先生蘄林老賓客今代風騷將也適仕於此追次元韻以啟迪眾志矧公季子邵陽別駕夙以賢業振宣先猷盤圃居士昔維詩友方以暇日大闢陵風之閣一覽足作悵然感舊能勿致力乎彦舉在矣恩賢尚友之士輕財樂施之家積貲成山其誰肯後千金且不難致一廋牒乎何

有乾道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助贖蕭維清度牒戲書

廬陵道士蕭維清以護身符質二百鑼於其徒坐此身不能自如徬徨於都城予聞而憐之凡里人之仕朝者調官者倘共助薄少使之贖舊物以歸益美事也維清能鼓琴賦詩他日脫樊籠翩然還鄉當用此二者爲諸君謝不亦樂乎乾道七年青原野夫戲書仍助錢二十千

題僧志淮刺血書經

眞金葉上銷琉璃汁書般若波羅密多眞四寶合成函中具載藏經其來久矣安福縣寶珠院僧志淮力不足以及此乃刺血

書法華楞嚴圓覺諸經此古所謂貧女施也精勤奉報豈止琉璃汁哉紹熙二年十一月三日

跋妙喜遺筆

隆興癸未予自西掖奉祠去國以五月辛卯朔游徑山見大慧禪師於明月堂南豐黃世永在焉說葛藤點鬼簿凡三晝夜越甲午乃相別師令侍者了賢同世永送予至山下之無相院纔十旬而師逝後四年當乾道丁亥十一月予過豫章值賢住上藍相與話舊甚歎又一紀而賢沒於潭之石霜今復一星終而其師弟祖文攜此軸求跋語將置之山門與裴公環笏共傳於世予謂分香賣履師之闕口已多記劍刻舟予之癡獃滋甚更

留話柄聊作笑端所云淨智居士卽世永也其墓木已拱矣紹熙壬子五月七日省齋老人周某書

木觀音說

安成劉君澄命匠刻木觀音像數百軀過好事者輒施焉同邑歐陽元泰以其一遺予且求予言將復於劉君夫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可聽也而謂之觀人固以爲惑予非學佛者未達固宜至於易繫詞禮記大傳皆有聖人南面聽天下之語夫向明而治當云觀天下而以爲聽正與釋氏相反是豈可不知其說哉予聞劉君兄弟踵登儒科貢於鄉者不絕家有三教堂奉事甚謹必能儒釋兼通盍往問焉他日復以告我

紹熙元年十一月日

西峯寺緣化巖主殿疏

盧行者新州立塔鑽香却貫於曹溪海禪師二水浿槃室宇元成於寶應恭惟大士夙眷西峯盤旋再閏之間證悟一眞之要去之二百十載靈應滋彰宜乎十萬餘家歸依愈切雖粹容之儼設顧紺殿之久虛與其折東補西孰若將無作有打碎釋伽立起佛殿只是一僧供養羅漢燒却木頭本非二致眾緣所在法施何疑

天華院佛殿造於太平興國戊寅踰二百載今乃摧毀過者太息茲欲募緣修葺青原野夫周某爲題數語仍施湾

少爲之倡 省乾道六年三月十三日

莊嚴佛事比丘非得已而爲捐棄私財長者亦見幾而作況欲支傾補弊豈難積少成多眷此佛廬蹔然古渡茅葢頭而寖壞葢穿牖以誰憐山僧旣已辦心檀施何妨出力補故寺而獲二梵世尊之說不虛如貧女而施一錢多生之報終在

新復報恩善生院記

廬陵郡西南六十里古有報恩善生精舍其廢已久政和中寶嚴院僧永韶始命其徒宗式乞故額而興復之人皆曰是不可爲也宗式曰我必成之顧舊基瀕溪將爲水壞宜和辛丑別十大岡之趾遷焉其地葢永韶族父劉臻業也旣得之則悉力營

度一年而室成二年而法堂立前謂不可爲者稍信服矣而宗式之父朱孝安又能捐其家貲創佛殿像設爲之倡由是財施雲集工徒日盛爲堂以居僧闢廳以棲客庖湢廊廡外暨三門無一不備初寶積院有南唐保大十一年所鑄鐘於文爲善生舊物宗式亟易以歸已而紫芝十八莖産於雲堂僧俗懽羅贊嘆咸謂復古之祥積勤之感於茲見矣宗式益自奮勵卽其東偏起大輪藏實以經卷覆以廈屋鐘鼓梵唄晝夜不絕遂爲一鄉之名利際與甲申予自龍頭過吉祥愍上邳而至於茲望其山林如百年之積累視其棟宇有二浙之氣象爲留連竟日宗式知予之樂之也力以院記爲請予雖心許未暇作也今年復

來告曰自我開此山於今五十有四年憊心疲精殫財費工固所未論其如魔事種種備嘗艱苦年垂八十始迄功緒記如未刻死且不瞑公烏得無情哉予曰昔人論爲政之盡釋老常居其一今竭中人數十家之産而成爾數十人之居爲吾儒者方且膺之又何記焉宗式曰不然古用普度之制閒民無常職多寓名於帳籍幸國大慶例得蠲其冠緡其衣勤以千萬計而誠經若恩澤不與焉故丁此日耗害一也寺觀占田無藝富則千蹊百轍規免徭役故民産又耗害二也今固異此輸金於官乃度以牒其利一常産圭黍不可增而州縣科調時仰給焉其利二去二害得二利果可同日而語哉觀昔之佛廟道宮相望於通都大邑名山勝境之間吾徒亦溫飽衣食在處充滿何其盛也數十年來不燼於兵火則摧於風雨至有空其廬弗居者豈二氏之教始隆而終替哉勢使然爾於斯時也有能不藉公家之力不强貪寠之民易草莽之墟爲金碧之坊使已墜者興已壞者成亦可以爲難矣君子成人之美當在所取乎抑在所絕乎予嘉其力勞而辭直故爲錄其始末使歸而刻之石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青原野夫周某記

贛州宣都縣慶雲禿禪塔銘

予聞學佛者或於片言啐啄相應或終其身針芥弗投雖曰根器有利鈍亦繫其功用如何爾今夫宿植利根固易爲力其如

學之弗固得之弗深譬如鈲錐畫沙旋開旋合大善知識每以爲戒鈍者不然如椎鑽石用力雖勞會至大徹由是言之人而力學道無不至儒與釋異茲理一也始予僑居贛州識梵山長老文禿嘉其樸茂勤恪類有道者因問悟入之由師爲予言我年十一辭親出家十六爲僧十七受戒穢過來夏卽遊諸方惟茲事未竟忘寢與食瘡痏徧體抱膝危坐每聞五更鐘聲輒駭汗曰又過一日矣勤苦如此鈍不見性自從出世更覺志分若問悟入實無以對予歎曰近世升坐秉拂號天人師自謂不能千百無一師非得道肯云爾耶時人雖賢之顧非巨眼不能測其淺深也厥後師往報恩會妙喜杲公無垢張公同時北歸士

大夫日往參請師初無言說杲獨謂無垢曰是人所得端實不可忽也予聞斯語然後知以鈍爲利者師果有焉自是益思與之遊而宦牒推移會合之日殊少去冬師有過予意方報以書而師沒矣其徒遠來乞銘且曰吾師之志也追念疇昔敢不諾諸師福州長溪李氏子受業於本縣之西禪紹興初至潭州道悟參月巷杲公尋究精專遂相契合命爲侍者久之來廬陵爲眾迫請住吉水龍濟山清涼禪院徙興國之梵山宣都之桃林二十一年郡守李子揚初至嚴峭寡與以報恩望刹豪泉在焉棟宇久隳法席不振自擇師主之顓民貨少嗇施師接以誠慤咸竭其力堂廡像設次第一新叢林成矣會齊遞嬰城叛糴素

宵潰師曰我去寺必墟止不動閱百二十日賊屢欲縱火加害師隨機解免舍匿士庶千計亦賴以全居十年引疾求去遂移錫慶雲地僻而用足異時主者自殖而已師至則改造三門規模殿宇理事兼舉老而彌堅嘗與門人行西圃指尋丈曰此可營塔待我門人從之未幾果坐亡實乾道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後八日荼毗又六日龍焉報齡六十四坐四十七夏度弟子六人善修祖機祖賢祖信祖元祖光嗣法五人住宣都干山彥琛福聖道凝東山虛靜龍南東山法佾雪都羅田歲義英銘曰

大士因緣初無二塗夫人根器乃有萬殊介者似正其弊也拘辨者似通其弊也疎彼上人者異於斯乎其艱其勤而實不迂其退其默而實不愚偏參力踐有終有初雖則云然此皆其庶畢竟何心茫茫太虛我以語言拾其遺餘師豈是須尚慰衲徒

訥菴塔銘

紹興中通慧禪師法席雄盛名聞江湖間其大弟子往往分化他郡至其所甚愛重許爲法器者不過數人太平訥公其一也師諱惟訥福州閩清縣葛氏子幼不茹葷家爲宦族而不慕榮利年十七懇求出家父母許之乃師事仁王寺守能師爲之落髮二十一懇辭遊方初謁雪峯真歇禪師咨叩不倦因隨眾入山失其衣囊既而得於領中欣然覺悟遂欲遍參禪林之有聲者以圖宿智所向皆不契隨即捨去最後依通慧於圓通聞萬

法歸一之義凝滯頓除通慧奇之時圓通爲大盜所焚通慧將一新之師左右協贊厥功爲多及通慧移大潙山師與俱行其機辨日以通達遂分坐說法而通慧獨以爲法器之尤者眾譽既洽於是初住衡州之雲陽禪院自號訥菴未幾移吉州龍須山之感慈及其退居始與予兄弟遊考其言行蓋夷粹端靖人也後住廬山之棲賢及圓通老而思歸乃赴九座山太平之請居之七年至乾道癸巳時師年七十有一矣十一月偶屬微疾因沐浴更衣告行於常所往來端坐說偈而逝爲僧五十四年度弟子七十三人嗣法住山者今十餘人眾以師遺骨葬於九座之西且來乞銘惟師禪學精深德量寬廓其誘接後來不爲

崖異而俊辯莫能屈故禪衲歸之又與予相識惟舊因爲之銘曰

道大如天仁智自分禪宗末流跬步異門狹者縶拘佚者放紛小智自私本原益淪嗟維訥菴傳道粹淳明以晦將辯以訥存以通示人以戒律身順緣而歸忽焉浮雲終始若此吾宗復云

寒巖升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

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迹夫捨父母之養割妻子之愛無名利爵祿之念日夜求所謂苦空寂滅之樂於山巔水涯人迹罕至之處斯亦難矣宜其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而士大夫樂從之遊也故人山陰陸務觀儒釋兼通於

世少許可獨與僧道升遊敬愛之如師友予固知升不凡而恨未之識淳熙丙申升既沒其得法弟子本高本妙聯務覲平日往來詩書爲大軸且以同郡人鄭德輿行狀及師語錄來屬予銘其塔予未嘗學佛憎不知語錄爲何等語也二士徒以務覲之故相守經年不去予愧其勤乃爲次第其說師建宗府建安縣人姓異母游氏初生有肉如環在其左乳人皆異之年十四依本府龍居寺出家肉環隨隱天資聰慧十九爲僧即有遊方之志以父早世未忍捨母母沒遂之長樂會圓悟高弟佛智禪師端裕演法於西禪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莫能當佛智移杭之靈隱師爲首座佛智歸師亦還鄉初德輿結菴於大王峯之下名曰寒巖與師有世外約至是居焉未幾泉守以延福請師出世學者雲集會行計口法拂衣還寒巖閉門却掃日中一食不復事事作懶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閩問諸山佛智嗣子之傑出者雪峯慧忠以師對遂住支提山又從泉守鄧成材承天之請鄧帥豫章以師志在山林移住黃龍後帥未知公欲去適潭帥張安國以石霜來招師兩謝焉行次西山而沈持要自潛還帥閩師退院牒即命僧徒挽留以渤潭處之寺新祝焚師來施予輻湊一時棟宇煥然以年高懇還建安俄史丞相帥福命師主鼓山嘗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馬鞭節漸尖去矣益以佛法自任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

今日何日僧曰十六日師曰非也是何日辰僧曰辛卯師即集眾索紙書偈擲筆而化神色如生後三日葬金身於寺南香爐峯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凡六住大剎所至五年本高類其說法偈頌語要行於世讀者當自得之銘曰

古之英材一出儒術降及後世或隱於釋惟寒巖師所立瑰奇有辨其才有勇其爲生也何心雲族雨潤逝也何往雲散天淨我不識師亦未學禪姑妄言之然乎不然

靈隱佛海禪師達公塔銘 淳熙五年

師姓彭氏名慧達眉山人先世業儒父宣母宋氏師年十三因其兄從釋氏問曰欲何爲乎曰求解脫耳師曰然則我亦可

爲也願與兄偕父母許之事藥師院僧宗辯問質所疑辯察其異語之曰吾不用尔侍奉也其往參叢林度有成而歸吾猶未老也卽祝髮走成都習經論學於大慈寺留四年乃遊諸方叩請甚衆復還峨嵋靈巖寺依黃龍南公之孫徽禪師兩歲若有所悟徽可之翼日卽告行同志挽留不聽曰師以爲可而吾終未釋然也聞閬張本作圖悟勤禪師住成都照覺造焉一日閬下並同悟普說師豁然有得仆於衆中衆掖起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與閬悟問答無滯閬悟大喜以偈贈師有奮鐵舌轉關捩之語衆目爲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率常屈其上首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閬悟去世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

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山壽聖寺一年遷瑯琊山之開化又移婺之普濟侍郎蘇伯克一代耆德日與師談論俄徙衢之定業時妙喜杲公謫梅州有傳師偈頌往者妙喜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此也因以書寄法衣逮其歸相遇甚懽妙喜極口稱譽之自是人益歸重俄徙光孝閱十年安定郡王趙表之侍郎會稽皆爲世外交後過南嶽住南臺有龍玉璉方廣行皆月卷諸弟道行湖湘竊相謂曰此間壁立萬仞遠將何所置足乎及聞其議論超詣始大歎服璉率其屬環拜曰此脉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乾道丁亥沈尚書德和守平江以虎邱比不得人力邀師至則接物無倦戶外屨滿縉紳素悅服名達闕下五年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六年遂開堂於靈隱賜號佛海禪師惟聖上神曜得道虛心應物屢召師入內相與問答而其道益尊明年夏有日本僧覺阿通天台教乘頗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覺阿留三年作投機五頌而去他日因海商附其國圓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其爲達人所敬如此淳熙二年閏九月旦師上堂說偈言數十句末云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師有弟曉林亦出家且得法於師方住國清至是招以來若有所屬明年感微疾果以上元安坐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是月二十五日葬烏峯之塔壽七十四僧臘

五十九後事實林主之傳其道又有了宣齊已了乘師玉元靖紹鴻如本尼法眞皆住大刹云某始識師於虎邱曉乃見之靈隱愛其辯而有宗峻而能通故樂與之語師旣葬而林數以銘爲請且曰吾師遺言也久之乃爲銘曰

禪有頓門無言爲宗世或待喻假言以通惟其善鳴譬之雷風言而非言以開羣聾荷與遠師心傳大雄如應響谷如待問箴旣得其承龍象影從明詔再錫又彰其逢發明正宗摧折妄唐法席屢遷道契九重於古有光爲斯益崇順緣而歸自昔所同明月攝影浮雲無蹤我爲銘詩刻畫太空如彼戲論記其初終

省齋文稾卷四十終

省齋別集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省齋別稟

省齋別稟目錄

卷第一 詩 跋

送陸先生赴春闈二首　余石月挽詞

許寺正挽詞二首　孟郡王挽詞二首

張朝宗挽詞二首　太行皇太后挽詞四首

跋平江蔣守帖　跋曾祖題名

跋陳永相手書

卷第二 表 箴 狀 劄

謝賜麻日表四首

賀重修皇太后回鑾事寔表　賀皇太后慶八十表二首

賀皇太后牋二首

賀皇太后服藥赦書表二首　皇太后升遐慰表四首

慰冬至表三首　慰元正表

顯仁皇太后發引慰表二首　攢宮禮畢慰表二首

祔廟禮畢慰表二首　賀冬至表

賀郊祀表二首　謝郊赦表二首

天申節賀表四首

謝御製書損齋記表三首　廣德軍謝上表

謝除直祕閣知揚州表　信陽軍謝上表

謝除太府少卿表　張端明謝乞致仕不允表

漢州謝上表　汪端明遺表
天申節進銀奏狀二首　大兄奏劄
王監簿辭召命狀
趙尚書論侍從隨赦加恩劄子
卷第三　青詞　疏
外舅設醮青詞　建康爲皇太后設醮青詞
茅山青詞　徐憲設醮青詞
金陵求雨青詞　方卿設醮青詞
郭元嘉設黃籙青詞　又設醮青詞
尚氏姊設醮青詞　十三弟設醮青詞

乾龍節功德疏八音　天申節功德疏八首
會慶節疏三首　皇太后服藥赦書賚諸廟疏文
皇太后服藥赦書賚諸廟疏文
建康爲皇太后舉哀疏文六首
請寶公祈雨疏文　祈雪疏文三首
卷第四　啟
謝宰執啟　與江東張帥啟
徐憲頌德　周漕頌德
葉漕頌德　徐總領頌德
呂提舉頌德　淩正言啟
宣州樓樞密啟　臨安韓尚書啟
王舍人啟　湯中丞啟
褚臺薄啟　答陳國正啟
賀王侍郎啟　賀辛侍郎啟
賀万俟右相轉官加食邑啟　賀沈左相轉官加功邑啟
賀湯右相二首　問候沈左相啟
問候湯右相啟　賀王樞密啟
賀張尚書啟　賀朱中丞啟
問候葛侍郎啟　賀何大諫啟
賀都司諫啟　謝執政啟

卷第五　啟
賀李漕啟　賀江東陳憲啟
賀王樞密啟　回陳都官啟
賀陳同知除知院啟　賀魏參政啟
賀鎮江董知府啟　回田開府啟
回柴參議啟　回吳漕啟
賀江東王提舉啟　賀吳漕啟
回淮東朱總領啟　賀賀參政啟二首
賀湯丞相遷左丞相啟二首　賀陳右相啟二首
謝執政啟

賀湯右相轉官加恩啟二首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啟
賀王同知啟　賀楊給事啟
賀孫侍郎啟
卷第六啟
賀陳知院啟　賀楊少師啟
賀趙侍郎啟　賀魏宣撫啟
賀湯侍郎改除戶部啟　賀葉侍郎啟
賀賀尚書啟　賀周侍郎啟
賀洪舍人啟　謝執政啟
謝賀尚書啟　葉侍郎啟

沈侍郎頌德　趙侍郎頌德
楊侍郎頌德　黃侍郎頌德
王侍郎頌德　周給事啟
洪舍人啟　張舍人頌德
朱御史啟　任殿院頌德
汪察院啟　任察院頌德
何司諫頌德　都正言頌德
賀鎮江鄭直閣啟　賀辛福州啟
賀閩中周提舉啟　賀閩漕王敷文啟
卷第七啟

上湯丞相告　得嶽祠謝宰相啟
賀葉樞密啟　賀葉樞密啟
回宣州朱舍人啟　賀周給事中啟
賀岳都統起復啟二首　賀池州周侍郎啟二首
賀吏部周侍郎啟二首　賀曾侍郎啟二首
賀謝提舉啟　謝舉自代啟
賀鄧侍郎啟　回王運幹啟
與新總領啟　賀孟少師判平江府啟
回交代除郎官啟　回教授啟
賀周內翰啟二首　賀張舍人啟二首

卷第八啟
賀黃舍人啟　賀任秘監啟
賀汪殿院二首　賀葉侍郎啟
賀楊侍郎啟　上沈丞相啟
賀金陵韓帥啟　賀徐信州啟二首
賀莒侍郎啟　漢州謝到任啟
賀揚州劉安撫啟　賀楊尚書啟
賀洪侍郎啟　朱侍郎啟
鄧侍郎啟　王給事啟
沈正言啟　謝安仁酒官啟

與恩平郡王啟　謝解啟
卷第九書簡　樂語
上陳丞相書　又上朱參政書
謝執政小簡　回江東王運幹小簡
妻妹親書　向宅親書
小一姪納幣胡氏親書　十二兄韓氏納幣親書
江權卿親書　趙尉親書
王蘊親書　廣德軍鹿鳴燕樂語
請廬帥樂語
卷第十墓誌銘　祭文　祝文

朝散大夫王公葆墓誌銘　文山人墓誌
祭徐淑人文二首　祭岳都統母夫人文二首
七兄親迎歸祝文　伯考伯母加贈祝文
省齋別稾目錄終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詩　跋並代作

送陸先生　府赴春闈代十弟紹興辛酉

九重詔下選賢能又見先生啟遠行離恨暗隨流水去朔風穩送片帆輕休嗟此日睽違事預發來春晉錫榮一去鵬程應九萬始知佳夢合金精

同前代李及之

何幸天涯欵緒餘軒昂氣槩識雄圖湖湘腹稟盈千軸凜凜詞鋒敵萬夫方對芝眉蒙教口乍驚絳帳失規模從茲穩步青雲

上始信沙堤夢不誣

余石月挽詞乙亥

學重今顏子年高漢伏生鯉庭傳道德鱣序列公卿忠孝平生事詩書後世名於公無一憾多士自傷情

自我居洪府從公父子遊至言今在耳往事忍同頭風急唐山隴雲埋石月樓生砌無路奠酒淚寄東流

泰州守許寺正挽詞二首代外舅

昔在西京日名臣數次公人歌廷尉德帝念賴川功出處君何異修良譽亦同誰提班固筆千古紹高風

身襲黃門慶嚴懸紫綬龜未登知命歲遽逼益稽期鳳哨哀猶恨雲凝新墓悲只應潘岳淚重憶悼亡時

孟祁王忠厚挽詞二首丁丑

烱露松岳古諸姜令德高標對龍光位冠西樞籌運幄班高左棘論爲棠十年聲譽佳公子二紀功名異姓王人物風流今已矣空令吳越詠甘棠

祥源總使奉眞遊藏室提綱接勝流書富只知三館樂盤旋不覺五侯羞名出早晚尊黃石逝水須臾夜有白馬素車分散後何人更忍過西州

張朝宗挽詞二首代外舅丁丑

耆舊推西洛於公見典刑全名高白璧利刃拂青萍日者瞻卿月天乎隕使星平生椅槐鑒桃李半槐庭

甲第開鄰里蝸廬遂不孤相從期晚歲太息奠生芻凉吹飛丹旐殘陽詠白駒傷心松柏路螭首載龜趺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代方總領己卯

瑞應興沙麓祥源發豨韋東朝方毋有滄海俟塵飛蟾暗冰輪影鰲翻地軸機宸心懷慕處篋有五時衣

嫣洵芳聲遠思齊聖德優湘妃初從舜文母晚興周養棄慈孟樂神同永祐遊鳳車青羽蓋忍望浙江舟

同前

得道西王母思齊古太任仙遊歸少廣人世失徽音閨苑桃空

熟稽山相自森天心知齊孝寒日慘多陰
憶昨登中壽梅鶴慶九重春回方晝永月掩遠雲濃鐘鼓況長
樂鸞桑罷濯龍宣仁遺意古別本作懿在懿定證獨追蹤
跋平江蔣守帖代程鼎山沂
璨守郡朝夕勉竭但老朽無補事功今歲必詔境內登稔秋
稅不勞而辦乃承垂慰如此名聞然農夫辛苦不得厚穫其
轉徙固宜切望悉意拊集
諭瀕臨江海細民許其就便送納糧米庶免搬運勞費俾之
少安則郡縣之本也左右勤民如此安得不如來命公檄未
到間一切曉示使之通知諸邑赴府倉者亦不令多有費用

留滯區區之心惟欲利民耳
右手書二通太守蔣公諭屬令以勤民之旨也公由天子侍臣
來鎮輔藩惠足以存下明足以恤隱故雖尺牘而周悉勤懇如
此昔韓愈有言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
約繫於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嗚呼
使唐之守帥能以公之心爲心則愈言何自而發哉公之筆精
墨妙獨步當世人得半楬自當藏弆以爲榮況利民之心昭然
在是沂也何敢獨拜嘉命而私諸篋衍乎固宜冶金伐石揭示
百里俾爲吏者目擊而戒追呼之擾爲民者戶知而誦樂輸之
誠一舉而二美具焉益公之賜也沂之幸也紹興二十七年十
一月日
跋曾祖題名代吳司戶哀
政和三年癸巳四月甲午朝拜茅山景福萬年殿遂行告遷
奉安之禮遵上旨也已未還府家弟樽男敞激檄來迓於此
知府事建安縣子吳栻題
曾大父昔持從臺鎮金陵距今四十六年中經捨攘山川良是
城郭非矣去府二十五里有寺曰祈澤如曾之靈光巋然獨存
曾大父題名在焉衰來主薛曹恭覽弟下飭匠摹寫鑱諸樂石
豈惟紓念祖追遠之心亦使父老過之對甘棠而思召伯讀峴
碑而泣羊公也紹興戊寅五月

庚辰跋陳丞相手書代三十九篇
高文大冊屬意而爲則其詞章瀾翻筆墨精妙理亦宜之若乃
書疏填委引紙占答此豈有意於其間哉特以温厚之性根於
中叙雖造次皆樂善之言心畫之妙應於手故雖遊戲皆絕人
之藝昔漢嘉威侯賜辭善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人得尺牘皆
藏弆以爲榮丞相盛其苗裔與何道大德全而餘力猶至於斯
也某竊此十餘年矣我公方運造化以鑪錘一世如某盤姍闇
茸仕愈久而身益困視鞭景而弗悟委衮衮於草莽凡前日好
賜之榮祇所以爲今日之媿歟年月日
省齋別稾卷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表　牋　狀　劄　並代作

謝賜麻日表　代制作　紹興十八年

欽荷天道初觀玉麻之成謹授八時均下頒告之賜仰祇德意
荷佩恩榮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輔相丙儀紹膺大政大法協於
五紀克敘奕倫閏月定乎四時庶乘躔次推本聖心之自盡先
民事之宜故此遲方亦須密度臣敢不深思拳順務稱滋恭東
作西成行見京坻之積商洽北暘豈惟正朔之同

同前代外舅廣德軍作　紹興二十七年

欽荷天道課玉麻於中臺謹授人時下璽書於方國凡任承流
之責舉申拜賜之榮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功錫禹疇德齊舜政
炎圖載赫流聰明睿知以有臨皇極用成宜歲月日時之無易
申命居卿之戒載嚴頒朔之文天始地終得大衍自然之數珠
連璧合驗太初最密之祥誕告多方用興嗣歲臣敢不仰稱聖
意徧諭封圻九敘惟歌使咸知於帝力三時不害期各厚於民
生

同前紹興二十九年

日官推數當五年再閏之期王者頒常下三統四分之厤凡叨
守土敢忘承流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把握陰陽彌綸天地授太
元之神策協崇範之奏倫水火金木惟修坐致九功之敘歲月
日時無易預知百穀之成爰即上春徧頒密度豈特新又新而
無弊益將朔復朔以何窮臣一分銅虎之權三拜璽書之賜年
運而往竊自驚齒髮之衰民愚而神願謹示農桑之候

同前紹興三十年

參萬歲以成純方衍無窮之數以四時而爲柄用頒有截之區
望雲祇拜於君恩愛日益勤於吏事　申謝　恭惟皇帝陛下德隆
廣運化本容庸仰膺申命之休俯謹授時之政地法天而天法
道據四大以宅中正次王而王次春薀萬民而布治況歲值金
穰之次而厤符璧合之祥農力穡以無違吏窺文而竊忭臣敢

不勤敷聖意徧諭部封時和年豐顧已示夢魚之兆家給人足
愧莫施流馬之功

賀重修皇太后回鑾事實表　代外舅廣德軍作　紹興二十六年

冬溫夏凊久承長樂之顏文贍事詳今紀蘭臺之筆母儀既著
聖德愈光　申賀　臣聞周美太任詩人發詠漢迎薄后史氏特書
倘汗青不載於一時則副墨孰傳於萬世於皇盛舉克掩前芳
恭惟皇帝陛下仁冒華夷孝通天地締盟北道永清萬馬之屯
致養東朝夙返六鼇之駁言念皇家之殊慶豈容惇史之闕文
既詔諸儒纂事而書之策復資上宰帥屬而獻於王昭哉典籍
之精詳導以禮儀之繁縟風傳六服喜動羣生臣身也滯南心

為拱北珠香宋鏡莫窺三館之藏舜日堯年願祝兩宮之壽

賀皇太后慶八十表 紹興二十九年

東朝衍慶方膺難老之祥南面稱觴適及常珍之日禮行正旦喜浹綿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仁漸動植久蹐民於化國每養志於慈盦億載萬年人頌堯宗之孝四章一節歲踰漢牀之元當熙春肇始之時舉遠古未行之典動鐘鼓於長樂聲氣咸和滿環珮於後宮儀容大備豈特親其親而廣九重之愛又將老吾老以來萬宇之懽臣屬守近藩莫趨遍列思齊所以聖仁覩則百之男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同前

德盛母儀方茂桂松之壽誠嬋子道遂稱椒柏之觴禮容舉謝於宮庭德教遠加於海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先廣愛志務盦親以繡裳畫衮而爲戲綵之榮以芳膳蘭飧而備常珍之奉繇上帝眷一人之孝致慈闈開萬歲之期乃稽興慶之舊儀兼舉建隆之故事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豈惟共擁於休祥建其有極錫厥庶民盡亦咸躋於仁壽臣忱持龍節莫造鵷班則百斯男願嗣文母徽音之雅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

賀皇太后殿

慈闈就養春秋宜過於八千寶厩更端甲子將周於五百舉慶儀於內殿溫和氣於外庭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沙麓儲祥崤山啟瑞誕育聖神之主茂揚慈儉之風錬石而補皇天不愧女媧之巧得道而坐少廣莫知王母之年祓容爰講於三朝純孝益隆於萬乘國家賴慶簡冊增光臣適綰郡符阻瞻蘂幄竊弓哉矢早知武王十亂之功含飴弄孫行應堯帝多男之祝

同前

七紀垂周得金母長生之道九重致喜講玉卮爲壽之儀兆和氣於芳辰騰懽聲於華夏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篤生上聖容贊中興好黃老之言何慚漢后茂姜任之德克紹周京箓延南極以無疆備東朝而未艾爰因歲旦舉禮文奉萬歲之觴其知天子之孝極九州之養永居帝母之尊臣將命私門領心

盛典融融洩洩豈資潁谷之封人怡怡愉愉請頌元和之聖德

皇太后服藥赦書表

孝無大於盦親方謹寢門之問仁莫先於赦過肆空牢戶之囚伏聽詔音灼知聖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勤修子道祇奉母慈散和氣於綿區無幽不祓洽善祥於長樂何恙弗除豈資藥石之功自得天人之助臣猥塵遠使獲奉寬條動植被虞帝之恩既隆孝治燕喜壽魯侯之母願繼頌聲

同前

問安視膳鄭宏省於九重解嬈除苛洽寬仁於四表堯言誕布舜德益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浹黎庶介祉欽慈

於文母顧恩爰暨於周民事親足以解憂天心所相勿藥至於有喜坤德自宜臣猥使近圻祗承温詔祝三面之網已騰樂國之歡呼本商年之觴即慶慈宜之康復

皇太后升遐慰表

慈闈晝捻哀詩夕傳凡思持載之功舉抱摧傷之痛中慰恭惟皇帝陛下事親盡禮侍膳殫誠久承文母之歡徬育遠隔違遘顯宗之孝追慕何窮願寬陟屺之悲少副瞻天之望

同前

魄馭上賓終天莫返駒懷永慕履地所同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德邁舜文行逾曾閔幾年滕下親承慈母之顏一日宮中頓失

慈宜之養雖聖孝深思於載育而民心咸懼於過憂願抑至誠俯安羣下

同前

母儀久正坤載俄遷凡在含生舉懷悲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仁先立愛志務監親侍膳問安備殫誠意省刑薄斂式慰母心豈期天命之難諶終嘆慈聞之遽掩雖一人之孝方永念於劬勞然萬務之煩當深思於節抑

同前

冀結東朝悲纏中夏遙知睟穆正切哀恫恭惟皇帝陛下性本自天行皆高世漢文至孝晨昏無解帶之安虞舜好生遠遵釋

畫冠之禁既勤施德謂可宜親倏聞厚地之傾莫曉彼蒼之意願思適變毋致過哀上以符慈宜治命之言下以副黎庶誠心之懇

慰冬至表代江漕司紹興二十九年

化國日舒徐行千里聖人孝至永念東朝凡在臣情同深孺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德隆天性報厚母慈當宮緝之初添悵禕衣之浸遠率百官而爲壽忍虛興慶之儀儀註一宅而令冬益愴永平之故事願抑對時之感俯安率土之心

同前

望雲氣於觀臺甫驗新陽之至斷鐘聲於長樂莫陳亞歲之儀

上切哀恫下均感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行高文帝孝邁有虞誦凱風聖善之詩悵六龍之永隔當化日舒長之候感一線以增悲仰祈宸抱之少寬式對天心之來復

同前代方總領

亞歲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徽音浸遠其深文母之思遙知睟穆之光正切哀恫之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同堯舜行過參窶罷長樂之壽觴深悲節物望慈宜之總帳益動孝思願寬追遠之懷茂對履長之序

慰元正表代方卿紹興三十年

行夏時而正厥序易歲華履春露以念親益昭聖德凡頒載持

之數其儀休暢之思中慰恭惟皇帝陛下以大孝而顯揚任姒之徽音以至尊而屈越參鴻之高行當萬國貢珍之在列樂東朝臺几之方新瑞馨唐宮莫展尊觴之禮鐘鳴漏啟暫停元會之儀瞻寬追遠之心茂對晨端之序臣猥將使指不獲躬詣東上閤門臣無任

顯仁皇太后發引慰表 代方總領

陽祀奉安卜青烏之吉維其時矣遠贈晝奚之行祖載遙遵聖情惻楚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德鍾天性道貫人倫粵符素柰之語彌切蓼莪之感視喪固所自盡也內不廢於三年聖德又何加孝乎外已刑於四海遂茲遣奠尤極哀悰顧淑靈已隔於

東朝惟追慕少寬於南面

同前

龜筮告吉睿慮爲卹塗念慈矩之長違知聖情之永慕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高行超於今古純誠貫於神明自罹文母之哀益顯有虞之孝送終追遠及期瞻披縗之在庭宜梧圄之增感願副羣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思

攢宮禮畢慰表 代方總領

魏駕上賓武帳久虛於長樂龜筮未諧衣冠遂閟於稽山一人嗟慕範之違萬國嘆坤儀之遠中慰恭惟皇帝陛下純誠冠古至行積中慕親之心未嘗息焉執喪之禮可謂盡矣神靈爲之

顯福天日至於晏清用葛無麻盡異魯君之母因山配地實同唐室之規仙寢既成真遊莫返追懷聖善固益勤於孝心俯爲邦家當勉裁於哀慕

同前

日月有期爰畢因山之制寢園在望共勤陟屺之瞻追懷大姒之徽音益惻武王之達孝中慰恭惟皇帝陛下德隆天性念極母儀既哀戚之內深亦禮文之外盡爲之宅兆奉長樂之韓衣見於蓍龜祔祖陵之吉壤遂茲前鑒孰不纏悲雖上聖梵梵痛長違於慈矩然下民懇懇願勉抑於至情

祔廟禮畢慰表

設祭以虞少駐言歸之駕祔祏而祀永綏如在之靈遠觀奕典之成彌顯聖人之孝中慰恭惟皇帝陛下行爲世法性本生知宅憂每越於常情制禮率遵於故事曠文王之清廟久矣益神頌太姒之徽音茲焉登配既送終之無憾在追遠以宜寬臣猥以職守所拘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同前

虞主來歸式講九虞之祭椒塗承閟遂參諸后之游悲動紫宸禮嚴清廟中慰恭惟皇帝陛下誠通幽顯道法祖宗問寢承顏事毋昔同於事地慎終追遠益親今至於益神雖云奠制之遵時乃明王之孝閟宮有侐已聞升祔於姜嫄衛面何爲顧節哀

賀冬至表

厤記清臺甫驗周正之應人安化國共欣堯曰之長惟時神聖之君坐獲天人之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參覆載明並照臨道方處於陽來福自隨於剛長不假會八能之士和氣已充無須觀五色之雲豐年可卜臣幸逢至景阻望威顏但同江表之民遥致華封之祝

賀郊祀表紹興二十八年

萬乘遄驅臨行宮而齋祓一陽來復舉柴燎於精禋熙事告成綿區賴慶中賀臣伏以百神咸秩雖歷代之通規三歲親祠實

本朝之定制既嚴恭之曲盡亦疏數之適宜自非明德之馨孰備聖人之饗恭惟皇帝陛下道膺多助運際中興天爲盖而地爲輿爰講合祫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聿遵並侑之文邊豆靜嘉璧琮華潤既神靈之底豫宜華夏之同歡臣耳屬上儀身糜近甸漢壇八陛莫陪清珮之趨舜樂九成徒夢鈞天之奏

同前

稽國舊章修時大祀神靈底豫華夏騰歡中賀臣伏以天施地生非合祭無以答兩儀之貺祖功宗德非陟配無以揚列聖之休厥際昌辰乃成熙事恭惟皇帝陛下禮隆報本孝極奉先乘至景於一陽講親祠於三歲歷太宮而祼鬯即吉土以欽柴瘞峨奉璋來顯相之多士洋洋盈耳備克諧之八音恍雲車風馬之臨燦璧月珠星之應一人有慶萬福來同臣身也滯南心爲拱北從廿泉之法駕莫預駿奔受宜室之神釐徒勤注想

謝郊赦表

竣事圜丘施恩方國綸綸一出縲紲四空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祇紹燕謀茂昭鴻化仁同覆燾每去殺而好生法若江河常易遊而難犯尚虞黔首或罹丹書饗帝于郊俾緝熙於純嘏配天其澤用敷錫厥庶民仰瞻貫索之星況俯驗圜扉之草茂臣敢不勤宣漢詔徧諭周邦二千石之惟良雖有慚於共理四十年之不忒幸承覩於措刑

同前

羣臣泰時慶熙事之備成幄次端闈錫湛恩之汪濊星馳紫詔冰釋晝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禮重宗祈德隆丕冒除漢家之祕祀惟欲惠民監周室之祥刑每思慎罰茲值三靈之貺盡捐五過之疵轉和氣於春臺躋嘉師於壽域臣適持龍節莫望雞竿神祇祖考之咸安久知舜孝烜翟胞閎之有畀願廣堯仁

天申節賀表紹興二十八年

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乘乾聰明稽古平徭薄賦散和氣於

喜動東朝尙記日符之夢幬均北道有來星使之車旣深恩丕
冒於華戎宜善頌悉祈於富壽天心所鑒人欲必從臣幸綴從
班欣逢聖旦方千里者九適備數於藩維呼萬歲者三第馳誠
於軒陛

同前

日形漢夢記誕節於九重風入舜絃扇歡聲於萬國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合德厤數在躬儉勤遠法於祖宗慈愛兼懷於
夷夏人之所助天且弗違福祿延洪永御赫赫炎炎之祚本支
蕃衍更觀振振蓁蓁之祥臣名在周行身遙魏闕創三十年之
國用方儲細柳之糧上千萬歲之壽觴徒想荷蕭之會

同前代總領

蒼龍正於南方適當盛夏紫電飛於北斗丕顯昌期慶屬當陽
歡均率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穆清居位濬哲在躬以安平之
世而益務持盈以富足之秋而常思寶儉爰應朱明之序系隆
火德之基八千歲之春秋方衍無疆之算數百□之符瑞更儲
有羙之休臣分職近畿馳心廣陛作誕聖繼天之詠竊自愧於
唐臣歌阜財解慍之風第欣逢於舜日

同前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敬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載夙
之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
祚成巍巍蕩蕩之功當樞電之呈祥舉華戎而賴慶嚴恭寅畏
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爲方成純於萬歲臣猥
司外閫阻造遠班使壽使富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
而受祿蔵賡周雅之章

謝御製書損齋記表代江東帥司
紹興二十九年

君子懲忿窒慾寓妙理於齋居聖人肆筆成章錫宸章於蕃服
望雲天而祇拜偕民克以榮觀中謝臣伏以自昔守成之君鮮
知持滿之戒雕墻峻宇第營桂館以求仙繪句綸章或侈相梁
而流詠既不聞於修德自有愧於作猷豈如上聖之資懋敬中
興之運念宴游之不急有感於斯惟筆硯之未忘式稽於訓乃

闕殿廬之側益窮聖學之高究六十四卦之盈虛獨取名於抑
損述三百餘言之謨訓思坐鑒於興衰爛奎壁之光輝得乾坤
之簡易恭惟皇帝陛下道高衆甫德冠百王克勤於邦而克儉
於家罔遊於逸而罔淫於樂爰以躬行之美形諸心畫之精命
自郵傳人皆草偃臣敢不仰遵奏教尙迪羣黎煥乎文章旣睹
神馬圖書之秘注其耳目共化羔羊節儉之風

同前代方總領

超然燕處損又損以標名倬彼雲章休勿休而示訓敬寶函而
拜賜拭凡目以知榮中謝臣伏以眞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斂
仁祖述危竿之論益慎居高是皆重熙累洽之時不廢履薄臨

深之戒於皇上聖克紹先猷知盈滿之當持念宴游之不急乃閱殿廬之遠載摛麝筆之華探伏羲西伯之用心既窮大象蹙武帝明皇之失策用作元龜乃如入法之通神尤見一人之能事恭惟皇帝陛下簡易合乎天地儉勤御於宋邦蕩蕩巍巍已底日新之盛兢兢業業不忘夕惕之思雖精微自得於宸心而播告未周於邦域用鑾樂石徧錫官聯臣敢不三復聖人之言載殫愚者之慮朝夕清燕以自警既存乎辭損益盈虛與偕行

顧事斯語

同前代吳潛

毀廬闢室揭先難後易之名麝藻摛詞述據舊鑒新之語刻堅

珉於天上錫副墨於人間 中謝 臣聞山不自高乃成九仞澤惟善下斯會衆流因二象之益謙畫六爻而爲損仲尼讀易深慮持滿而自賢陸贄抗言力論裕人而約已未有據域中之大寶立天下之廣居卽蝸蝸蠖濩之宮制爲璇楼著潔淨精微之語親御寶跗究日月之盈虧體乾坤之簡易內頒百執外及多方聖謨雲漢之昭回妙墨龍鸞之蟠蠆恭惟皇帝陛下持盈有道守位惟仁以清心寡欲爲先以黷武窮兵爲戒捨宮嬪而卽大庭之館得黃帝之齋心衣弋綈而罷百金之臺邁漢文之躬儉尙慮莅官之衆未知懲忿之方爰出宸文俾孚帝德臣敢不服膺大訓竭節外臺韋三絕以深思誦之無斁龜十朋而自效奉

以有爲

廣德軍謝上表 代外舅 紹興二十六年

膺主有爲慎求良守微臣何德誤列附庸懷印紱以知慚望雲天而敘感 中謝 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休明趨事赴功嘗抱區區之志循名責實迄無赫赫之功方謀三逕之歸遽忝一麾之守眷言桐水密拱楓宸尙德去刑吏識朝廷之意平徭簡賦人安田畝之生初莫布於教條但坐縻於廩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用九皇極登三如日正中畢照百工之能否與天同大常憂一物之秉遺遂使至愚亦叨共理臣敢不勉圖實效深念空簪政拙催科儻繼陽城之下考民無愁恨庶禪宣帝之中興

謝除直秘閣知揚州表 紹興二十九年

劇部覩風已冒外臺之寵通都移牧更聯中秘之華朝違舊治之山川夕見新封之民吏仰宣德意俯佩恩榮 中謝 伏念臣性拙以迂器凡而近先朝賜第早被於作成上聖掄材嘗塵於任使自終更於安陸旋退屏於閶阪口逢公道之宏開覆與時髦而並驚分符檻李深慚豢狗之重陳換節江圻初試鉛刀之一割方虞簿責遽奉詔除知是廣陵風稱督府北隣修睦邊城無晝閉之驚南畝服勤田畯有秋成之喜欲敷靜治宜擇能臣不圖猥擢於庸才仍復就加於美職江通一水誰云淮海之遥名列三山頓覺瀛州之近叨踰甚矣報稱何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堯皆知人湯寬御衆察臣習於吏事故付之綏撫之權憐臣
酋自書生故寓以清華之直龍光所被駑鈍奚堪臣敢不上體
荅知勉殫夙夜身雖制閫莫陪東觀之諸儒志則勤民庶效西
京之循吏

信陽軍謝上表 紹興二十九年

畿西假守僅輸乘障之勞湖外分麾復預專城之數洗印章而
覩事望旌旄以知恩 中謝 伏念臣孤落凡材榆搶微分三紀官
塗之荏苒十年幕府之棲遲浙水江圻早安平進帨山舉嶺中
事遐征備半刺於峴南列附庸於塞上試可乃已終更亟遑偶

逃虞典之黜幽薦冒漢廷之宣化惟義陽之偏壘乃申伯之舊
封土厚人淳昔蓋稱於衍沃兵銷賦簡今漸復於流移豈伊庸
瑣之資堪此撫摩之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懷遠大智燭
微每求師帥之官尤慎邊疆之吏俯嘉勤揣俾効疲駑臣敢不
悉力安民盡心固圉周邦咸喜雖慚吉甫之詩共理惟良願廣
孝宣之治

謝除太府少卿表

將命江淮久塵星省疏榮觀闕叨月卿念委寄之不移知恩
私之愈厚 中謝 伏念臣寒鄉鄙出溝窒卑飛叨逢顯陋之秋濫
綴登畿之數粤負丞於外府旋列屬於中臺所懼汰歸乃膺臨
遣給餉坐兼於兩路空餐行忝於再期自揆心計之非長口悉

使華之不稱稿思戮藉其有前漠流馬木牛葛亮創蜀中之運
篷車驅駕寇恂資河內之軍彼皆值於行師尚不聞於乏事矧
說劍窾言之後無飛芻輓粟之勤第鈎考於簿書粗幹旋於金
穀論功何有竊位則多已慚假寵於諸郎更許參華於七寺中
貧梁鵠之刺徒驚晉馬之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博臨深
仁偪覆灼知能否故雖違而不遺力勸事功凡有長而必錄爰
茂出納之渥悉褒總賦之臣遂致下愚亦升少列臣敢不仰承
睿眷俯竭駑才無廢前勞少助足食足兵之政更圖後効永肩
惟忠惟孝之心

張端明謝乞致仕降第二詔不允仍赴行在奏事表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

需章屢貢祈必返於田廬溫詔洊頒俾趣朝於觀闕仰洪私之
曲被嗟素願之靡伸詞窮幾至於忘言感極惟知於賈涕 中謝
伏念臣以桑榆之暮景司管籥之重權引分丐歸始非一日强
顏冒寵坐閱三年隕越是虞衰殘益甚矧父書之將墮在私義
以何安竊聚馬遷請論先人之所次庶幾延壽追終舊事之未
成用控忱辭叠塵淵聽敢謂俞音之閟更叨召節之嚴欲偃僂
而趨則昧垂車之志將逡巡以避又貽俟駕之誅進退不遑凌
兢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深念舊禮厚馭臣謂其事奉有
年早階舊棨憐其餘生稟幾久去軒墀既未許於歸休勿特容

於人親臣敢不勉承訓諭上體眷知葵藿之心傾一傾於天日龜魚之性即自樂於江湖豈惟不食於前言抑亦粗成於先志

漢州謝上表 紹興三十年

覩閽九重榮頒印組舟車萬里來見吏民所慚庸陋之資莫稱奔宣之寄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應務學不足以通經自竊儒科即從吏役臨事欲彈於尺寸程能奚補於絲毫方伏窮閭遽塵偏壘矧德陽之奧壤爲益部之樂郊去國雖遙望雲不隔聖主寬仁之有素惟在布宣朝家法令之具存第當遵奉名叨分土實愧空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燭微深恩被物樊擢循良之吏撫綏幽遠之區謂臣早奮羈單知人疾苦察臣祖庇中

外體上焦勞用錫左符俾踐右蜀臣敢不勸農桑以敦其本省刑罰以樂其生姑云職業之常尚容自勉倘論乾坤之造夫豈能酬

汪端明遺表

陰陽之數難逃要歸有盡覆載之恩未報寘忍無言指下地以將終望高穹而永嘆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稟質迂愚曾微一善之踰人誤辱兩朝之過聽六卿分職佐銓曹版部之劇繁十國爲連叨閫嶠坤維之鎮撫晚由禁路海領輔藩以疾未瘳竊窺真祠之三命何功受寵聯祕殿者六年宜其禍過以災生致乃神彈而氣索遂率洪造永謝清時伏願皇帝陛下剛健天行九

明日就萬年億載長承太上之顏四海九州迄覩丕平之世臣生而無益死亦奚爲鶩鞍自慚向有埋帷之累精誠未泯豈忘填海之心

天申節進銀一千五百兩奏狀 代江東轉運司 紹興二十八年

漢撫呼三風應社鳴之旦周庭旅百載修寶贊之儀前件物剛本乾爲瑞絲山溢恭輸內府庶參九牧之金厭詔尚方助鑄千秋之鑑

盛德在火命自天申珍物爲金寶難地愛言念逢辰之載夙宜修享上之多儀前件物瑞溢商山名參漢幣雖膚哲以不貪爲寶豈貨賄之敢供然臣民堅請祝之誠假精剛而自見

王監簿庭珪 辭召命狀 乾道七年

伏念庭珪年踰九十塵忝科第五十四載昨於隆興初蒙恩召對獲望清光叨改京秩除國子監主簿等懇免供職乞祠歸鄉今復八年忽準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召赴行在庭珪餘生何幸深願再瞻覩闕其如齒髮益衰兩耳重聽奔走道路實難勉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件恩命庭珪下情不勝戰懼懇祈之至候指揮

代大兄奏劄 淳熙三年

臣竊見朝廷向來將福建沿海人戶舟楫定數目分作甲乙丙三番輪流差使其當番之人前半年告報不得出外行之既久

公私按堵未嘗乏事淳熙元年樞密院差黃裳英同逐州通判再行根括立賞糺告監勒打駕伺候檢量丈尺辨驗木植之新舊雕刻帆檣置備軍器損具拘留坐泥近不下半年妨廢興販中下之家往往失業既得放散方且營運未半年忽準指揮三番併發赴平江府許浦擺泊事出倉卒州縣奉行急於星火期限迫促而海道風波口無期程追逮家屬禁繫決責誠可憐憫去冬臣在興化日忽報海寇自明州侵犯福州及本軍界帥憲司督責曾令吏來手坐視無以為計所幸福州打造到未發大舟帥司差撥兩隻令鄭輝管押延祥寨水軍乘駕下海追捕遂得敗獲當時若無此船海寇必致猖獗此皆已驗之事不可不

慮兼福建地狹人稠雖無水旱歲收僅了數月之食專仰舟船往來廣浙般運米斛以補不足倘或盡行起發民間定闕歲計臣愚欲望聖慈思慮預防特降睿旨行下本路將已籍定船依舊分三番差使其當番人前期報告在岸祗備不當貧次從便營運庶使瀕海有力之家自此樂於打造亦免見在船戶差使頻併無以為生將來却致逃移或誤國事取進止

吏部趙尚書雄 論侍從隨赦加恩劄子 淳熙三年

伏覩二月十七日赦書內一項應文武官合加恩者並與加恩本部檢準司封令諸文武官應理七年已上若取旨及不磨勘者並隨赦加恩餘但給告即加稱加恩者功臣階勳爵邑皆是

考功令應磨勘奉直至中大夫七年即是應理七年已上者係謂庶官奉直至中大夫又令五品以上應磨勘轉官者具狀擬奏即是合取旨者係謂大中大夫若職事官權六曹侍郎以上又令前執政官該磨勘依待制已上法即是不磨勘者係謂見任執政官其上件依司封令遇赦並合隨赦加恩又令陞朝官因轉官應加恩者闕到限次日報本選如此之類即是餘官須候給告即加事理昭然本無可疑只緣渡江以後本部不詳法意除文臣庶官奉直大夫已上武臣右武大夫刺史以上隨赦加恩外凡職事官自權六曹侍郎給諫已上至正尚書倘或階官未至大中大夫必候因事給告始加封邑則是侍從官雖至朝議

中奉中大夫者反不若庶僚奉直大夫蓋侍從官自朝議至中大夫止理三年磨勘故也循襲錯誤莫甚於此兼檢照前輩文集遇赦加恩告詞甚多如劉敞集中有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權知開封府陳升之遇大禮加勳邑制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李兌加爵邑制并王珪文集有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遇大禮加爵邑制又有內外待制加食邑制今並錄白在前其他王安石余靖等外制所載尤多足見內外侍從官止據職任不繫階官自合隨赦加恩於訓詞中明著行慶施惠之意實為得體況見今使院有名臣蔡延慶之子所著祖宗官制舊典其論勳爵至熙寧後減省故朝臣已上遇轉官併加勳

階若待制觀察使已上方特給告令郎以朝臣之制施之侍從可乎參考典故檢照法令愈明自本部欲照條施行更取朝廷指揮伏候指揮三省樞密文臣奉直大夫以上武臣右武大夫刺史以上並隨敕加恩其侍從官事體尤重自今隨敕加恩施行正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省齋別稾卷二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青詞　疏文並代作

外舅設醮青詞

人生總總捨妙道以奚依天網恢恢視至誠而來格稽首望曆霄之表洗心陳一介之愚伏念臣某等並以冥頑仰資陰蔭歷歲月日時之久善無聞焉凡行藏視履之間罪固多矣遭逢適逢於惡俗家寖失於平康居懷臨深履薄之憂敢緩踏厚蹐高之懇迎春陽之開動哀羽士以薰修緡琅函瓊笈之寶書延金闕玉京之飈馭伏望寸誠昭徹列聖監觀貸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福莫長乎無禍倘蒙大造之曲成吉不僭而在人誓與

閶門而共勉

建康府為皇太后設醮青詞己卯

慶集慈闈方介萬年之永時當秋令稍愆六氣之和聖神正切於問安臣子當勤於致禱肅哀淨侶祇破崇壇諷三洞之瓊章延九霄之飈馭式憑道蔭仰贊坤儀伏願上帝儲休萬靈介祉衍椿齡於南極輔燕喜於東朝同金母之長生後天而老副魯人之善祝俾壽而臧

茅山己卯

壽祉無疆方隆坤載節宣或爽未格時祥脊惟句曲之山風號烈真之宅仰體聖神之意俯殫方國之誠祇按仙科肅邀羽士琅函瓊笈啟三洞之靈篇風馬雲車延九天之法駕回蓋薦葉之禮期臻勿藥之功伏願上帝監觀至誠昭徹來善祥於霄極介景福於慈闈孝莫大於親富上副九重之願天必從於人欲下符四表之心

徐憲設醮青詞己卯四月

死生有命固修短之難逃父子主恩忍幽明之遽隔念逝水莫回於下地惟真科可籲於上天不勝駒隙之情輒效潢汙之薦伏念臣某次男某未登弱冠忽染沉痾雖竊深惟疾之憂尚庶幾勿藥之喜豈期不淑卒至云亡恍惚四旬疑聲容之猶在杳茫厚夜痛體魄之安歸深惟此生天折之繇大懼宿世愆尤之積欲圖拯拔必假薰修叩絳闕而祓壇場按赤文而陳簡篆誦延淨侶諷三洞之靈章廣設華燈破九幽之惡趣式哀衆善少濟冥塗伏願霄極監觀飈游降格憫臣心之懇切許臣子以超升罪刊黑簿之中魂越朱陵之上更憑妙道結未了之因緣誓與閶門戴無窮之造化

金陵府治祈雨青詞同前

旱而欲雨在衆庶以皆然窮乃呼天豈守臣之敢後惟金陵之巨屏實江表之通都師旅雲屯常資於豐稔室廬櫛比尤畏於鬱攸迺自三春以來暨於首夏之際既久愆於膏澤仍屢困於

融風農木俱發公私告病雖曲盡祈求之禮殊未有霑足之期自非請命於穹蒼何以救民於塗炭用涓穀旦祈祓靈壇袞淨倡而演瓊章按眞科而陳非薦伏願俯垂潤鑒曲軫鴻慈大施三日之霖亟解一方之厄金穫可望既無艱食之虞火疹自消咸有莫居之樂敢忘飭勵仰答生成

方卿元日設醮青詞庚辰

四序更端甫臨於元命九霄在望輒控於愚衷臣猥以駑材夙資鴻蔭陰陽默運倏甲子之一周歲月俱新適庚辰之並紀即官居而汎掃遵道緣以稟修稽首歸誠齋心謝過冀蒼穹之下濟俾丹懇之上通慶集親庭常保康宣之福身安仕路永逃瘝

曠之愆誓堅金石之心仰答乾坤之造

郭元嘉設黃籙青詞

物皆有死惟短折則可哀人孰無情在弟昆爲尤切眷言同氣備歷多艱雖一第之成名幾十年之不調僅沾寸祿遽迫大期緜宿生罪垢之弗除且今世愆尤之重積自貽伊咎遂陷其生不勝手足之悲輒效涓汙之薦投誠簡錄請命穹蒼仰繫蒭幅之仁俯濟沉冥之苦天倫已矣悼友愛之莫伸地戶悅今悵超升之是望

又設醮青詞

無微不達螻蟻之至情有感必通乾坤之大造伏念臣雖敝道錄未脫世塵昨因伉儷之私嘗啟稟修之願偶緣多故頗致遷延遽因宿痾愈懷兢畏乃集黃冠之侶恪遵清醮之儀冀贖前愆且徼後福舉室倘臻於康泰終身永奉於高眞

尚氏姊本命日設醮青詞乙酉十二月二十五日

天無不覆其大雖量人有所求維誠易感唯嗟稟生之多阨嬰痾疾者積年勢乍已而復加藥屢更而未效豈涉世動違於禁忌獲戾如斯抑宿生多積於愆尤貽災以此惟道陰有祈禳之理惟眞科開懺謝之塗適臨元命之辰密應新春之候輒殫悃愊虔致稟修雖上穹之聽蓋高然匹婦之情可達冀永蘇於病篤誓仰戴於鴻私

十三弟設醮青詞庚戌夏

罪愆增積久獲戾於神明限數災屯遂纏痾於床枕既知悔懼敢忘祈禳仰祈鴻造之鑒觀俯念微生之困殆貸其往咎許以新圖早收藥石之功獲保桑榆之景

乾龍節功德疏八首戊寅

正陽紀月來瑞鳥之嘉祥溥海望雲啟飛龍之令節不致叢霄之禱曷稗萬國之誠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願誕受天休丕崇帝祉脫三十年之否運回一萬里之安輿享福康宣遂遷人壽

之七壽頤神閒燕永觀宣后之中興

麥秋應候風開夢日之祥宸夏傾心遙致後天之祝叩金闕玉

京之境緘瑛幽瓊發之書伏願上帝儲休三靈介祉五百里之
荒服亟返迷塗八千歲之大椿更隆庚算
長發其祥當首夏清和之候誕彌厥月罄多方頌禱之誠望金
闕於九霄演瓊章於三洞伏願兩儀克相萬福永膺俯順衆心
輟瑞池之西宴仰憑道蔭自赤水以南歸
夢日儲休早應羣龍之集望雲祝聖其祈八駿之歸祇叩清都
庋申丹懇伏願亟蒙多祉誕受殊祥歷三紀而猶窮荒既備嘗
於險阻錫萬年而歸中國期永享於逍遙
南訛初秩夙聞里社之鳴北狩雖遙攸廢封人之祝肆稽舊典
高咏靈篇伏願妙道扶持清躬燕豫民之所欲祈速返於豐與

天且弗違更茂延於鴻算
長發其祥適在清和之候誕彌厥月預伸頌禱之誠卽金界之
淨坊演貝多之秘典伏願壽同無量福過大千俯順衆心輟瑤
池之西宴仰憑佛力自赤水以南歸
正陽紀月甲觀開祥聖若宣尼尙處九夷之陋誠同漢岳遙申
萬歲之呼伏願千佛證知三靈孚佑必得其壽如沙劫之難窮
式遏其歸等佛身之無礙
瑞鳥應期昔啟聖神之運飛龍紀節今逢震夙之期式瞻滿月
之容遥致後天之祝伏願乾坤協佑屯否消十一月之剝廻
旱迴虞帝萬千歲之眉壽遠邁堯俔

天申節功德疏八首　同前

日永蒼龍正火德熾昌之候星流章渚叶真人震夙之期虔脩
最上之乘仰贊方增之壽皇帝陛下伏願備膺純嘏誕保洪基
怙冒羣生等慈雲而徧覆照臨四海與佛日以常中
猗蘭紀瑞聖神膺申命之休貝葉緘經哀夏祝降年之永既預
保釐之列爾勤歸報之誠伏願德茂日新福臻時邁寶圖演御
聰明膺知以有臨玉厥增延算數譬喻不能及
景風應律序已正於朱明飛電騰輝符有開於赤帝欲罄延長
之禱敢祈調御之師伏願誕保鴻休溥將駿命清蹕而朝萬宇

永居宸極之尊後天而調三光常奉慈闈之養
帝圖有永仰上聖之膺期佛力無邊紹下情而致禱集龍天之
妙勝禪海岳之深崇恭願舜日光昭堯雲布濩巧厥真推其算
數多男更茂於本支與國咸休常奉慈闈之養因民所利俾同
壽域之躋轉運司
戊寅
里社夙鳴際千齡而啟聖潮音普震磬九有以祈年矧將命於
和門宜輸誠於梵刹伏願佛身常住僧劫難窮爲大法王永副
山靈之託作百神主常膺嵩岳之呼
天純佑命固已格於延鴻民懷有仁自難忘於頌禱集祇園之
淨侶慶甲觀之昌辰伏願乾健時行豐亨久照商后嚴恭而自
度永觀帝德之敷周王安樂以延年坐擁天休之至

虹渚流光啟神聖挺生之旦鶯峯致禱嘗華夷歸報之心恭願
如日照臨體天覆幬壽考越萬年之久子孫開千億之繁夏清
冬溫常奉東朝之養丁巛丙度永占南極之祥總領所
荷蘭紀瑞當誕彌厥月之期貝葉緒經致於萬斯年之祝式哀
衆善仰贊中興伏願乾健常行離明久照四六而王居一併包
有截之區五福以壽為先增衍無疆之數轉運司
已卯
會慶節開啟疏三省例委撰
壬午
帝立子以生商適臨良月民同心而戴舜初紀誕辰庚修最上
之乘仰贊方增之壽皇帝陛下伏願乾行不息離照常中成魏
巍蕩蕩之功行赫赫炎炎之祚邇安遠至垂裳觀萬國之朝地

久天長晝亥奉二親之養
滿散疏
帝圖有永慶上聖之曆期佛力無邊紓下誠而致禱已集龍天
之妙勝庶稗海岳之深崇皇帝陛下伏願誕保洪基備膺純嘏
九州四海皆底貢於端閣億載萬年永稱觴於德壽
功德疏
重華協於帝紀會慶之嘉辰衆美效之君諧羣臣之善頌既家
國俱非常之喜宜乾坤儲莫大之休皇帝陛下伏願坐攬皇威
益恢孝治以盛德而一華夷之統以至尊而承父母之顏轉聖
王之四輪成休天覆歷賢劫之千佛永保君臨
皇太后服藥壽山疏文
已卯
壽祉無疆方隆坤載節宣或爽未格時和眷鍾阜之橘英實能
仁之勝地仰體九重之意俯殫萬國之誠設淨供於人天集殊
因於梵釋莫憑慧力速臻藥石之功益永徽音更茂松椿之壽
皇太后服藥賽諸祀疏文
已卯
茶惟聖天子以舜文之孝方問安於東朝爰需湛恩偏秩羣祀
庶憑陰相共介康猷願延萬壽之期永受九重之養
建康府為皇太后舉哀疏文
已卯
變鍾長樂倏閟坤載之傾悲動含生咸切母懷之慕式披梵典
恭布哀誠大行太后伏願頓悟真如圓成妙果翟車縹緲巫遊

極樂之邦鹿苑逍遙更結摩耶之侶
駸駸退升無復慈閨之啟鶯峯精禱敢忘寘福之祈恭仗佛乘
仰酬坤載伏願一真不昧萬行常圓同佛母之在天永居兜率
因女身而證道有若文殊
坤儀厭代莫延中壽之期孺慕興哀輒失東朝之恃不資釋典
曷助仙遊伏願悟五蘊之皆空湛六塵而不染由法雲地登正
覺之道場乘般若舟到菩提之彼岸
輀車既閟永虛長樂之朝貝葉可緇仰叩大雄之坐式資妙果
用展哀悰伏願頓悟無生常除有漏三山已隔莫瞻鸞鶴之遊
十地非遙願值龍華之會

東朝歷世共悲大地之傾西竺緒經爰致普天之禱庶憑法力仰助慈悲伏願境悟空花功成妙果徽音常在如夜月之印潛真諦是依乘慈航而濟岸

長樂告終俄歎母儀之隔緇區奉諱共懷坤育之恩恭修最上之乘仰助遐升之路伏願觀身如幻了世無常密仗真詮既坐超於十地翕臻冥福更垂祐於六官

請寶公祈雨疏文 己卯四月三日

自春及夏久愆霄澤之施若更與民咸有旱乾之懼雖靈祠之徧走迄誠意之未孚仰惟無礙之慈悲夙副有生之願欲敢勤象駕迂顧法筵俾黎共磬於嗟依庶哀憫曲垂於拯救伏願

至仁易感洪普不違出慈雲鍾阜之間隨車而至霈法雨秦淮之上及物無遺永言歸嚮之心全賴生成之賜

道觀祈雪文 未祈禱間得雪遂不用後二首同 己卯

天覆羣生禱祈必應時臨窮腸潤澤偶愆麥菽可廑痛疵或作祇即博臨之鑒冀垂下濟之仁呼風雲於朝夕之間霈雨雪於冬春之際庶豐年之協應致沴氣之潛消誓竭微誠仰酬洪造

佛寺祈雪文

歲云暮矣適困常暘雨以潤之正須惠澤用竭一心之懇式遄雨足之尊惟六出之花繽紛來下則雨歧之穗秀實可期仰冀無礙之慈速副有生之望

寶公塔祈雪文

豐年所繫皆卜於冬春嗣歲將興尚愆於雨雪敢歸誠於鍾阜用徵福於金容瞻彼慈雲願散彌天之潤擴茲慧力亟昔平地之祥惟二麥之無憂冀一圻之有賴

省齋別稾卷三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並代作

謝宰執啟以下十九篇並代外弟

紹興二十六年

假以迓邦已戴陶鎔之賜縮其遠次益銜造化之恩懷組綬以于征見吏民而伊始伏念某天資椎鈍地望單平識非五總之龜學止一斑之豹艱辛宦牒蔽畏官箴謂我朱愚人笑南榮之智爲官拓落客騰揚子之嘲十年陪鷺序之聯終日負鵷梁之愧力上投閒之請遽叨共理之除繇大鈞方播於無垠故小子亦容於有造遵塗浹日及境宣風將何施設於教條惟在奉承

於法令夙昔自省僥冒爲多茲益伏遇某官感會三辰昭明百度密勿皐夔之任弼諧堯舜之君裳衮含生罄邇退而畢遂權衡多士隨輕重以皆平遂致妄庸亦塵任使惟是桐川之壤未遙楓陛之朝訟簡刑清雖曰庸才之可勉民貧地狹奈何經費之不充方當涖職之初預積瘝官之懼願少寬於箠策庶自竭於疲駑狄山居一障之間既蒙優假嚴助奉三年之計更賴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與江東張使帥啟

三徑就荒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誤叨乘障之恩已諏龜卜之良祇佩魚符之寵伏念某學雖有志才不逮人少也孜孜竭

冀事功之立老而碌碌但慚廩稍之糜昨參風憲之糾繩謬贊露門之誥說自知無補力丐投閑荷上聖之曲憐假附庸而共理幸居巡管庶遄謳訶恭惟某官

性兼忠孝之資世受天人之學蚤繇一德歷事三朝紫微屢告於辰猷青瑣旋升於夕拜雞翹豹尾六卿居法從之先井鉞參旗萬里折還衝之侮久袖經綸之手益勤啟沃之心符刻玉麟皆付陪都之簉鼎調金鉉即

遊揆路之沙某猥以孤蹤仰依巨藎惟是桐川之偏壘號爲江表之陋邦財賦匱窮封圻褊小絕長補短尚不足於平時送故迎新殆數更於長吏深虞譾薄坐致顛隮惟外臺有以庇之則屬城免於戾矣素秋凄肅玉節光華願調六氣之和坐使百祥之合

徐憲頌德

恭惟某官輿學邁倫清徽表世奮厲才猷之茂踐揚中外之多卿寺郎曹最爲舊德州麾使節迭奏新功茲圖壽俊之賢暫付祥刑之寄圜扉鞫草既仰助於好生紫橐荷囊諒旋膺於促召亶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　下同前

周漕頌德

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資茂粹問學造聖人之旨詞章爲王度之華早著英聲踐周行而最久徧臨劇部論膚使以推先茲畤登揆之庸洊付轉輸之寄方膺晉哲益新於施設宜耆明首被於

褒嘉佇聞芝檢之頒入預荷囊之孝亶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

葉潤頒德

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資茂粹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早自奮於才猷常偏儀於中外璧琮無玷愈久

益新松柏有心雖寒不改復綴九卿之少列獨司萬旅之餘糧佇褒寵於顯庸即超遷於法從是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

呂提舉頒德

恭惟某官輿學承家清襟表世襲相門之舊德結褵座之深知洊歷劇繁益隆譽處比協縉紳之望擢升輶傳之華足圖裕民功既成於斂散摘山煮海效復見於富饒佇聞芝檢之頒入預荷囊之孝是爲公論匪曰諛言某猥以孤蹤下同前

凌正言啟

上同江東張帥伏念某稟生闉陬雁學淺膚棲趣名位之卑荏苒星霜之易薾省殆成於白首柏庭澄級於清班黽勉歲周攀頒人後方羣公之並進可謂得時顧朽質以自慚力所補外分合投閑而置散恩容宣化以永流載惟儌冒之深必有貫緣之自此叅伏遇某官氣和而粹道廣而周居然中坦而外莊不以澄清而撓濁烏臺三院甫揚直諒之聲騎省七人旋賴弼縫之益俯惟樗櫟風黍金蘭每曲賜於揄揚致覆安於奇拙居如何武諒無赫赫之稱疎若班超願展平平之策

宜州樓樞密啟

輕萬戶以識韓早諸塞履旋餘波而及晉今幸依仁甫覩印章虔修竿牘伏念某學雖有志下同江東張帥假附庸而共理布寬條而

有敭託大芘以知歸恭惟某官博厚而疏通溫恭而嘿毅起千年之絕學獨步儒林振一代之修名偏儀禁路輸苑早敷於邦號樞庭再本於兵機久安香火之祠高袖經綸之手方膺聖益新於庶政擇輔藩分命於元臣欽大惠於一州錫康侯於三接圖任舊人而其政佇慰民瞻咸有一德以享天永符帝賚某密贻上府獲在下風爲滕薛之大夫已踰分量親龔黃之善政願奉規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兼權臨安府戶部韓尚書啟

背觚稜而北去方返寒鄉紆組綬以西來遽臨偏壘未知條教有恤吏民伏念某殫學淺膚棲生闉陬少無可取直同樗散以

棗昏老復何能甘作鼠跧而麾怯昨收朝蹟旋拜郡符之官無五百里之遥竊食頒二千石之列雖民貧而地狹幸訟簡而刑清於此庶身實爲過望茲益伏遇某官英資遒往精識絶倫總風地官教周卿之禮樂剸繁天邑用漢尹之春秋顧政路之將登惟人才之務進有如孤拙亦賜吹噓某敢不深體上恩勉勤吏事發姦摘伏縱無一日之長宣化承流願奉三年之計

權樞密都承旨申書王舍人啟

杜門掃軌瓜未及於齊邱便道之官竹已分於漢郡反求諸己有愧於心伏念某襪線無長鬢絲易老方羣賢之並進競業居中顧弱質之無庸力祈補袞分合投閒而置散恩容宣化以承流惟是桐川介於江表雖民貧地狹在薄材絲力以難勝然政舉人存有善教流風之可法孤蹤自省徼幸何多茲益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文傳正法贊謨右府宣聖神道德之威演諧西廂鼓天地中和之氣每推公論力奬遒才故雖朽鈍之資亦在吹噓之數敢不勉思未至所稱所蒙游刃發硎諒難追於古訓伐柯取則期勉跂於前規

湯中丞啟

假以近邦已戴提撕之厚縮其遠次益知成就之深紆組綬以于征見吏民而伊始伏念某立身至苦秉德甚涼每惟骨相之鄙敢有功名之望郎省已成於白首憲臺濫叨於清班顧勉蹇

周摧頹人後始也羣公雜進柚方不可以入圜及乎衆正棄征器小復難於用大推之理數尤奇窮尚分東方千騎之麾實賴中流一壺之賜矧茲桐水未遠楓宸雖地狹民貧在綿力薄材可難强然人存政舉有風流善教之可師夙夜以思叨踰爲甚此益伏遇某官氣全剛大道備中和歲寒不改於松青風疾始知於草勁提綱柏寺知宿弊之頓除秉政楓庭訖元功之茂立每扶國是坐正臺評遂容跼蹐之蹤猶在驅馳之數某敢不勉思未至下同前

祕臺簿啟

三徑就荒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誤叨乘障之恩自惟襪線之無長加以髩絲之既老投閒置散乃所當然宣化承流斯爲過矣載省叨踰之自宲無奬借之由茲益伏遇某官問學粹精風猷警邁久儀仕路人皆嘆於進難擢冀臺僚上獨嗟於見晚每推公論仰助清朝致茲朽鈍之餘亦在吹噓之數某敢不勉思未至下同前

答陳國政天麟啟

昔年幸會親觀淡墨之名晚歲倦游坐遠金閨之彦豈謂不遺衰朽遠貺緘縢方塵容俗狀之可憎驚墨妙筆精之創見銜謙良甚懷感至深伏惟某官道本師傳詞皆已出豹澤膺容於隱鴈毛果見於過風帝庸夜前對宣室鬼神之問學宮晨入海

諸生行業之勤諒無歲月之淪別奉綸綸之渥蘭臺譔著固將平步以登焉玉殿論思益亦懸階而升耳願愼實調之衛式符頌望之私其在惘惘曷勝言喻

賀戶部王侍郎侯啟

趣朝天陛峻陟地官帝命有光人言無間恭以某官高文駿發慈行淳深奮才猷於百執之間備侍從於中興之始惟時心計尤簡睿知故四明方樂於香凝而九賦復煩於鞭策昔漢賈誼於計相至唐彌重於度支豈徒司金穀之繁抑以養鈞衡之望稱著裕民之效即膺其政之除某早辱言揚欣聞召拜屬佩左符之竹阻陪右席之賓瞻頌於中敷宣罔既

賀禮部辛侍郎次膺啟

召自侯藩擢升禁從諸儒改觀其欣掌禮之得人庶俗何知亦喜正臣之在位恭惟某官持心本恕守道不回早見知萬乘之君期無負平生之學進居諫省一言必務於興邦退領祠官三已莫窺於慍色身居鄒水名重泰山逮隆當宁之恩連奉賜環之命辰酉既告夜席盡前咨伯汝作秩宗姑假塗於簪橐暨湯成有一德即當路於鈞衡某僻守小邦遥聞成命莫遂登門之願敢稽賛喜之書頌詠於中敷陳奚究

賀提舉修書官万侯右相轉官加食邑啟

成書長樂宣制正衙冠五等以疏封躐二階而進秩食言九穜注意加隆恭惟某官碩大而光明直方而寬厚異稟蚤符於帝賚英猷久峻於民瞻丁溥天綏靖之期宅右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於少事宜君臣俱樂於無爲惟茲魏馭之還尚闕鴻儒之紀肆煩茂宰親總宏綱方和鉛槧以編摩俄緯典敷華而明備涓之穀旦導以盛容薄昭迎后之儀揭日星而顯著虞舜慕親之孝亘夷夏以流聞汗青恭寘於蕊宬副墨仍藏於秘府爰頒異數用答元功昔蕭曹居丞相之官初無聞於筆削班馬擅史家之學第私紀於見聞豈如輔佐之賢榮奉纂修之詔所載者非常之慶宜膺乎不次之恩亶爲家國之光華豈獨士夫之歆艷某身游大冶耳屬上儀拘緩銀符雖莫預班廷之數領

依玉鉉其敢忘賀厦之誠

賀進書禮儀使沈左相轉官加封邑啟

上同万侯相 丁溥天綏靖之期宅左揆辨章之任既中外咸安於少事宜君臣俱樂於無爲惟茲魏馭之還尚闕鴻儒之紀昨頒中詔俾輯奏篇書薄昭迎后之儀以貽後代顯虞舜慕親之孝不在斯文汗青恭寘於蕊宬副墨仍藏於秘府肆煩上宰親總盛容簪紳肅穆以前驅禮無違者天日清明而顯相人皆仰之緊鉅典之克成殆聖時之創見宜舉懋功之實用酬領使之勞非崇資峻陟無以示天眷之隆非耆社陪敦無以慰國人之望甘茂十官之取何足與稽張良萬戶之封固宜永艾某身遊大冶

下同前

賀湯右相啟紹興二十七年

金甌名啟玉鉉位崇制命一傳歡謠四起竊惟至治之世必有非常之臣視君如腹心相王爲左右用肩一德永底多盤厥遴時髦孰爲舊德斗宮運神樞之柄既在諸公之先上相處太微之庭宜應今日之拜恭惟某官氣充高厚忠貫神明濟世之才愈汲而愈富許國之節彌久而彌堅早由經緯之文親結聖人之眷精誠每竭燥濕莫移故凡見諸有爲率不負其所學垂紳正笏列羣疑於片言偃武修文興長利於旋踵更化之際宜力爲多方時已安命相尤重民皆屬望久矣上亦虛心待焉果副

具瞻亟聞爰立談笑爲治豈惟垂千載之規精神折衝固可制四夷之命修禮樂以召和氣進賢能以起治功三代之隆遂將再見兩漢而下夫何足云某愚有寸誠老無他技虞翻骨相自嘆多屯陶令田園分甘歸去茲值播鈞之始尚懷爲御之初望賓客之後塵雖知邇爾採士民之公論不覺欣然瞻頌之誠敘陳昌既

同前代閭人請庫

光膺典冊進總機衡屹若明堂得棟梁而愈固浩然巨浸賴舟楫以安行渙號播聞輿情閭懌竊以輔弼之任古今所難咨四岳以詹庸匪內由於獨斷使百工而求野或外盡於周詢豈聰明唐知之君久眷碩大光明之佐積年詳試一旦登庸既聲名素稔於縉紳宜望實交孚於華裔恭惟某官應期佐聖維嶽炳靈游夏淵源洞入索九邱之學卿雲黼黻雜四時五色之文蚤擢殊科立登要路春官議禮明夏商損益之宜翰苑代言襲盤誥聱牙之作亟被九天之渥延登兩地之尊柄斡洪樞運籌而坐帷幄烽沉紫塞挽河而洗甲兵寢隆巖石之贍久儉沙堤之築果贊元而入輔遂當路以奮庸方且感一人特達之知慶千載難逢之會股肱盛世著蔡羣疑飾庶事以鼎新奠溥天於盂覆共欣聖主獲稷契皐陶之良臣肯使大和在唐虞成周之盛際詩書所紀勳業同歸某五斗爲貧一官効智寧每懷於附

鳳門屢幸於登龍方此播鈞敢忘躍冶祐甫除八百之吏雖匪舊知晉卿舉七十之家尚容筦庫

問候沈左相啟以下代方總領紹興二十八年九月

蒙霧而行每潤身於膏澤遡風以望頻觸首於門墻當九秋向杪之辰有萬寶告成之喜鼎梅久實和羹方賴於商衡渾菊可飡遐壽宜臻於漢相輒殫欵懇仰詢寢興恭惟某官正直秉彝誠明貫道窮精微於三聖學有本原掩述作於兩京文皆典則自進隆於國棟即茂立於邦基奬拔羣材共翊休明之運彌綸庶務容肅造化之功三台仰驗於色齊九鼎俯知於器重縉紳歌詠中興有丙魏之聲琉冕注懷廣廈論唐虞之際克疑丕績

絶擬寧偷伏念某塵慮煩襟譾材曲學曩值延登之旦首膺特達之知如彼枯魚驟吸西江之水譬諸鄧室頓延東井之光既遥跡於郎闈仍總儲於軍墨黽勉粗殫於駑駘叨踰終愧於鵷梁仰藉洪鈞尚逃司敗鵷鶵接武雖寸步之不前鴻雁來賓顧尺書之敢緩其爲瞻頌罔罄名言

問候湯右相啟

含香錦帳身游块圠之鈞發軔轅門日注熒煌之座欽想細旃議政廣業熙天茂隆旦奭之勳遂措成康之俗神明所保福祿來同恭惟某官智蘊賢謨道隆先覺以聲望處雲之質柱石王庭以鏘金戛玉之文笙簧帝典口峻參於機幄旋進執於宰衡雖鎮以無爲孰測廟堂之密勿然見諸行事足觀輔弼之規恢丙焉百度之修明外則羣王之綏靖大弨掛壁澄霄潛狼角之光嘉石平民絶濶息禽遊之酷積爲和氣散作謳謠方且進英髦以共保洪基飾禮樂以助調元化郊天祭地告厥成功緯典敷華傳諸後世太平責塞小人道消某薇線無長髯絲受老牛溲馬勃舉採擇於醫師蠱臂鼠肝正依棲於造化金莖露滑玉鉉羹調冀益護於寢興永上符於眷注瞻祈倍極傾屬夤隣

賀王樞密啟

明詔揚廷元樞正位有常立武基聖神宥密之謀無羲維人成邦國安磐之勢眞儒益進多士同歡恭惟某官遒本誠明氣全剛大詩書執禮六經肯務於雅言直諒多聞萬乘素推於益友鵷翔久矣譽問藹然詞掖鑾坡大冊高文之獨步經帷工部昌言宏議之日聞自陟幾廷愈攄廟畧酋侯佐漢功高三傑之中裴度輔唐名揖四夷之外擁韜出使仗節來歸有折衝厭難之勳無伐善施勞之失況三軍五兵之運久此宣猷宜十行一札之書茲焉進長籠數式隆於當宁恩章尤異於在廷既用仲尼固知天下之無敵非如汲黯但使淮南之寢某夙荷恩憐欣聞冊拜宏開沙館知多賀厦之人邇處柳營獨阻登門之願其爲馳頌實倍常情

賀吏部張尚書啟

寵錫綸言峻登文部任隆常伯獨專四選之權班冠從臣允謂六官之長雖遣舊物寶茂新恩恭惟某官學粹而文高氣和而節勁早登禁路倦倦形憂國之言久歷藩方亹亹盡愛民之意既宸心之妙簡亦輿論之素孚雖告歸力上於囊封而趣召屢頒於邦渙游神琳館進讀金華數朝士於正元春風屢改得世臣於故國喬木猶存方將倚重於股肱茲用假塗於喉舌稽諸周制天官同冢宰之名參以唐規政府總吏銓之事惟時重任屬我老成某久託餘輝逖聞異數顧阻申於慶禮實倍激於懽忻

賀朱中丞啟

祇奉親除峻陛獨坐絳騶清道一時欣覩於贖儀白簡生風多士共嗟於勁節恭惟某官性資誠慤局度方嚴學窮六藝之源流文掃百家之聲譽自登朝列即締主知操挺松筠歷三冬而不改質堅金石經百鍊而愈精已騰騎省之聲稱旋振烏臺之綱紀有猷必告無弊弗除果膺非次之恩遂應久虛之選執法在端門之右是亦假塗輔星明北斗之中間秉政理之必至人所共期某屬奉使華阻於賓謁正臣得位既如鵾鷄之在天善類歸心何畏豺狼之當路其為欣慰實倍等夷

問候葛侍郎啟

櫟社扶疏昔依仁於華省蓬心拳曲今結戀於朱門欽惟賢哲

之所臨密有神靈之來相內凝道妙外納時和恭惟某官應物以俊明之資處躬以渾厚之德詞章峻潔如東流赴海之莫磯聞譽輝光若北斗麗天之可仰掖垣掌制文部典銓世傳常袞之除書人服山公之啟事謂合延登於黃閣云胡引去於青都結河山杖屨之緣作芍水龜魚之主冲襟逸興雖寢忘紫橐之舊游雅望英聲當勉為蒼生而再起某久應穰被尚許溫巾螺夢空勞莫遂接辭之便魚書遠至少伸問訊之儀悃愊所懷楮毫奚盡

賀何大諫啟

演誥鳳池升班騎省后從諫則聖式嘉啟沃之謨臣事君以忠愈稽論思之益恭惟某官執德洪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自擢冠於南宮即締知於北闕裹由六察進列七人造膝惓惓補袞實同於山甫抗章巍巍引裾何愧於辛毗爰從左掖之聯就正大坡之拜青蒲屢伏既旌入告之嘉猷紫橐峻持更應久虛之妙選佇嚮言績參兼政幾某外奉使華遥聞褒制真展陽城之拜敢稽商皓之書欣頌交懽喻言奚究

賀都司諫啟

底績右垣升華左掖忠言劇上雖寄任之不移正色立朝知班聯之愈峻恭惟某官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挺渾金璞玉之姿時皆景仰負烈日嚴霜之操帝所親知召居六察之官擢貳七人

之列風聲鵲峭屢開白獸之尊諫紙縱橫備著皁囊之疏式酬久次爰昇右遷臣事君以忠補袞既彰於山甫后從諫則聖轉圖益顯於高皇佇從耳目之司入踐股肱之任某屬庶使事阻造賓筵仰賢哲之得時與士民而共慶其為欣頌曷勝歡忭

謝執政啟代陳通判

戍期垂畢未瞻魏闕之顏稜詔旨中頒遽剖漠庭之符竹鎮牧民之寵厚知宰物之恩深伏念某智術迂愚宦游遐塞三銓列屬被亟襆以汰歸萬里觀風突甫黜而報罷一投閑散屢改炎涼豈盛時獨棄於蒯菅蓋薄命動迎於墻壁欽惟先德尊清白之高風藐視後人敢磷緇於素手傷哉貧也誰者憐之飯生荒

氏之鹿瓶之淵明之粟晚叨起廢符畀潘符章郡頻年坐對朝雲於南浦臺城再歲飽聞夜鶴於北山居無可紀之勞寘冀就遷之渥忽叨成命改付名邦方愧杲之依芙蓉而汎水乃容高適出幕府以持麾之官難侯於瓜時揣分實踰於樗散茲益伏遇某官道隆先覺勳格皇天拳拳致主之清忠汲汲求賢之美意衡量多士重輕無杪忽之差澤潤羣生遐邇失焦枯之患欲廣聖神之德尤嚴師帥之官何取妄庸亦黍任使某敢不愈堅末路靡負初心戴稷契之殊知謹銘藏於茲日追龔黃之善政尚鞭策於他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省齋別稾卷四終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　並代作

賀李漕　楠　啟　以下代帥紹興二十九年

疏寵嚴宸觀風劇部除書誕布公議咸歸伏惟某官雅望暎時宏猷經遠剖符黙叙比聞報政之優易節湖陰旋舉疇庸之典未周歲籌彌著治聲與其勞飛輓於遐方孰若展施爲於近地果膺褒詔改畀使華攬轡登車皆風澄清之寄持荷簪筆郎薛侍從之班某幸以衰蹤將依仁庇日俟前驅之至庶諧宿霧之披欣忭之私敷陳罔既

賀江東陳憲　啟

一札疏榮六條問俗畫衣冠而民不犯上既廣於好生迪襲樂而遠有光下咸爭於快覩恭惟某官明察秋毫而行之以恕學周世用而濟之以誠雖靖其自守於班聯而望實交孚於中外肆倚月卿之重來分星使之權昔嘗司天下之平尚多游刃今乃仗江圻之節宣有寃民初聞繡斧之風馳已見旌倪之相悅諒靡温於坐席即歸侍於細旃某誤剖藩符實依臺庇周爰咨度遙知四牡之勞惠然肯來冀慰一方之望

賀王樞密　啟

誕頒帝則擢貳幾廷仰帷幄之得人知審綢之交慶參惟某官才高而學質厚而氣剛揣忠自結於深知雅望寖儀於近列代言翰苑詞章奚愧於常揚勸講露門議論力窮於游夏方上聖益新於政化肆羣工並赴於事功乃眷弼諧尤嚴宥密雖星低大白靡勞三傑借箸之籌然樞運斗宮實贊七德安民之武克副本兵之寄孰踰名世之賢某幸託洪鈞竦聞成渙屬藩符之拘級阻賓閤之進趨欣頌交懽敘陳奚既

回陳都官　啟

外臺報政真館就閑既從香火之遊宜介神明之祉伏惟某官性資端亮才力恢宏分符馳豈弟之聲攬轡著澄清之效溪山行樂姑暫適於雅懷簪裳需賢即趣頒於召節某欣聞罷命倘

阻披雲方圖尺牘之修遽舉長牋之貺荷罔既敬陳

賀陳同知除知院　啟

誕頒宸綍進長簪帷兵本不移民瞻愈峻恭惟某官才高而學邃志大而氣剛以精忠隆當宁之知以厚德洽在廷之譽榮塗果歲展彈告后之猷政路踰年力贊安民之武宜膺大任遂正元樞方四夷稱都護之觴而中國偃靈臺之伯垂紳正笏曾何聲氣之勞出策畫奇自有幾微之畧既中外折衝之所繫宜聖神注意之加隆某竦聽郵傳幸依鈞播屬藩符之拘級阻賓閤之進趨欣頌交懽敘陳奚既

賀宣州魏參政　啟

起從家食城領州麾印組一臨吏民交慶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志蘊經綸與道卷舒三仕三已而奚恤逢辰休顯一都一俞而有爲正隆惟石之瞻遠念急流之退雖雅志自安於琳館而高名常在於金甌欲令赤舄之還歸先爲蒼生而再起惟宛陵之輿壤實江表之名藩既風俗之素諳宜教條之易布溪山行樂方巾擇勝之車老稚聚觀俄擁班春之旆諒靡温於坐席已亟築於堤沙某久矣懷歸尚茲假守漳潮相接深慚政事之不同虞虢爲鄰竊幸齒牙之爲輔其爲欣忭罔既敷陳

賀鎮江董知府啟

升華中秘擢守南徐綸綍初班旌倪胥悅伏惟某官忠存柏府

譽冠時髦雖迴翔久試於外庸而簡注不忘於上聖昨奉楓庭之對亟參蘭省之班逮出總於軍儲仍就紓於州綏三年考績方稽虞氏之舊章滿歲爲眞姑用漢京之盛典矧寓石渠之直彌增銅虎之光言念衰蹤密依鄰庇政棠陰之在望知河潤之旁霑欣幸居多敘陳奚既

回田開府啟

奉詔十行視儀三事式表旂常之績有光帶礪之盟伏惟某官知勇兼貢韜鈐洞貫自撫邊疆之警卽宣江漢之威登齋戒之壇既久頒於六韜陟尉安之府亦坐閱於八年茲崎經武之庸併舉懋功之賞碧幢紅旆不移細柳之屯赤舄繡裳增煥雲臺之像某遥霤河潤喜聽廷揚會尺牘之未修辱雙魚之先遣其爲欣悚難盡名言

回柴參議啟

拜命中朝贊謀外閫雖抑九霄之步實增十國之光伏惟某官靜愼弗渝疏通無滯襲爵常聞於公祉試才久歷於宦塗茲煩席上之珍來主幕中之辯庾公之依涤水袁蹉頃有棠蔫樂廣之善清談婉晝可無憂奚會桑臧之未布已華翰之先臨慰感兼深敘陳奚既

回吳漕啟　代徐漕

觀風底績易部示思念寄委之加隆宜士夫之胥悅伏惟某官

器涵渾厚學造淵深才猷見於施爲習略形於議論比上厪陽之最就登淮甸之車遂膺改命於鄰封益表注懷於中禁去思來暮騰兩路之歌謠威泱惠孚聲百城之畏愛佇奉綍綸之詔入陪棨戟之游某久愧瘝官尚叨換節迫於行邁雖不容雲浮之披辱在交承恐未免粃糠之簸尚稽展慶遽辱惠音惟欣感之交懷匪敘陳之可究

賀江東王提舉啟　代吳漕

膺時選選爲國外臺見九郡之吏民道一人之志慮伏惟某官剛教有守純明不欺輔之問學之淵源發以詞章之黼黻參華宗寺敘績銓曹雖清路之洊更顧外庸之未託粤勤剖竹復

兼韶總倉儲歛散之權幹山海阜通之利民財既裕國用自饒言達有光方聽皇華之遣見知則悅即歌四牡之來某聯事雖新傾風惟舊鱗鴻可致敢稽執訊之書原隰交馳行快披雲之睹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賀吳漕啟　代張帥

疏寵嚴宸改轅劇部除書誕布公議咸歸伏惟某官以德潤身用儒飾吏承流宣化者美績於歷陽激濁揚清藹休聲於淮右將趣賜環之召先頒易地之恩寄委加隆眷知愈厚軺車載路方新舊部之民風彩鷁橫江已見新封之候吏謐靡淹於芳歲即歸奠於荷囊某幸以衰蹤行依仁庇日徯前驅之至庶諸宿霧之披

回淮東朱總領啟　代張帥

足食轅門升班省戶公言無間使節有光伏惟某官毓德粹精稟資開敏維其時矣親承黼座之知是以似之克濟相家之美比輶丞於九扈來總賦於三軍尤惟心計之優坐致邦財之裕迨茲踰歲果被陟明錦帳含香姑歷階而少進禁塗曳筆屐越次以殊遷某幸借鄰輝欽聞褒詔會尺書之未布辱叠璽之先臨欣悚交懷喻言曷既

賀賀參政啟　代總領

詔錫綠綈位登黃閣開兩社以爲公輔助調鼎鼐之和有一德以享天心上炳灼魁之象傳聞所遠閭懌惟均竊稽藝祖之宏模參考唐朝之舊制敦求英傑肇置疑丞密次台躔禮秩僅餘於一等同升政路綵綸首拜於二人共國大器之安永底巨川之濟洪惟累聖並守成規任至重則才實難寵既深而選宜遴在昔率多於成德於今尤擇於耆英國有人焉民胥悅矣恭惟某官學闕百聖望實三朝直道而行養其氣以剛大古訓是式尊所聞而高明方思皇多士如周后之時越國任舊人美商邦之政首頒召節擢寘禁塗南官久磬於論思東省最高於封駁旋率三銓之屬進儀八座之聯虎殿侍言冠諸儒之清選麟臺授簡成萬世之信書既劇繁華要之徧更宜輔弼贊襄之有賴

方且許身稷契致主勛華疊奏周詢務旁招於俊乂孜孜入告庸上合於忠嘉惟成功與日以俱新則置相指期而可待某聯榮卿寺總賦師干大用得賢喜聽傳郵之命羣情交慶將遊揩物之鈞欣幸居多名言奚既

同前　代漕

誕布綵綸進居廊廟仰模乾度粲若色於補星俯視昕朝參班聯於揆路正臣登用善類懽愉竊觀治理之朝慎擇夾邦之俊左師右保既資二相之燮調前疑後丞復賴四鄰之啟沃典謨所載勳績具存古我先王圖任舊人而共政受天明命咸有一德以享心偉此道之復興幸是身之親見恭惟某官椅歙而圖

廓梁惠而直方以經綸之學暢皇猷以黼黻之文鳴聖代究心典禮家傳慶普之書篤志清高早慕季真之操會貢屋鼎新於政紀宜紫泥趣召於儒臣踐歷春官周旋夕拜紬圖書於石室冠講讀於金華直道不同豈惟揚迮侍之職忠言無隱固已有大臣之風況久典於吏銓實首儀於法從大廈方須於杞梓巨川正倚於舟楫越從喉舌之司擢實股肱之任已新嚴石共贍赫赫之師行築沙堤式望堂堂之相某充員酒鞫託迹釣陶雖遥扣閽之期喜際迓衡之旦泰和在唐虞成周之世方符揚子之言聖主得稷契皐陶之臣願上王褒之頌其為欣忭實倍等倫

賀湯丞相遷左相啟 代總領

金甌載改瑶札誕揚有一德而無二心既著元臣之效統百官而均四海遂登冢宰之官字號遠傳懽謡四達竊考帝王之盛悉資輔弼之賢有若成湯命仲虺而為左相逮於周室尊公旦而師萬民漢則蕭何實冠於臣鄰唐則如晦首蘧於政事盖德隆者位不可以不極而功大者任不可以不專必有崇工乃膺巨用恭惟某官才繇帝賚道覺民先以經綸之學贊皇猷以黼黻之文鳴盛世早擩可大之業入輔非常之君居多告后之謀猷綽有濟時之勳業兵寢刑措蓋元首明哉而股肱良哉時和歲豐故百室盈止而婦子寧止矧賢能之並用且禮樂之方興

厥功茂焉庶事備矣宜淵衷之耿簡孚元輔以仰成仰契天心齊兩泰符之色俯從民望聳嚴維石之贍某外總兵鎗逖達奏亥聞寵頒於顯冊寶倍激於懽悰敞東閣以延賢阻陪賡紱運大鈞而播物正賴鎔錘欣躍於中指陳曷喻

同前 代吳漕

誕揚孚號進陟元臺廸高后以康兆民久注淵衷之意統百官而均四海式登冢宰之尊廓廓增光譽纓交慶竊考迓衡之旦慎求當軸之賢惟吉士勸相我國家豈待聖神之有賴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實為華裔之具贍矧專魁柄於中朝獨炳台符於上象必契天人之望乃膺典冊之頒恭惟某官道大而才高器閎而量遠文傳正法與日月以爭光識洞羣疑如著龜之先見早由德進深結主知亟參法從於甘泉旋列詞臣於翰苑屈燕許於筆下蔚為王度之華得頗牧於禁中久借籌帷之助遽正鈞衡之拜力調鼎鼐之和削浮費以見損德之修堅鄭懽以贊親仁之寶太平功備衆所共開一身獨係於重輕萬乘方資於啟沃庸升左揆祇答元勛異恩迭進於文階真食益荒於書社九章赤舄聳上相之新儀三公黑頭遵前人之盛事某幸逢亨會仰託洪鈞一節以趨方驅馳於江浒千里而遠阻奔走於門闌徒興旄倪共深欣懌

賀陳右相啟 代張帥

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汝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廷揚顯冊風動綸扉竊以得賢爲邦家之基論相乃人主之職旦奭股肱周室遹成夾輔之勛房杜佐佑太宗茂展相資之効偉眞儒之並用知景運之重熙恭惟某官學博而智周德全而能鉅器稟廟棟之粹材隆國棟之雄直道而行養其氣以剛大古訓是式尊所聞而高明久被眷於凝旒早升華於從橐十年居外經綸蓋蘊於胷中一節還朝獻納獨高於朝右粵由八座參贊萬幾克壯之猷共推於元老可久之業益表於賢人果誕布於策書肆延登於宰席儀刑四海豈惟黙首之具瞻鎭撫百蠻將見單于之却立某本聯桑梓仰

託陶鎔聞綸綍之初頒與簪紳而胥慶望潭潭之相府莫遂息趨瞻兩兩之台符第深雀躍

同前代吳潛

讀命宸廷登庸揆路旦夕承厥辟久參輔弼之聯左右惟其人就正燮調之任陶鎔伊始遐邇同歡竊以自昔用人莫難置相內勤詢訪固嘗咨四岳以奮庸外盡招延亦或使百工而求野惟其擇之既審是以授之不疑自匪眞才孰膺大任恭惟某官直方而寬博肅愼而疏明智周事物之先學洞天人之表嘉猷入告早承宣室之知要路立登久扈甘泉之駕名聲籍甚忠烈羣然比由常伯之班擢寘前疑之列垂紳正笏益隆百辟之瞻

崇論紘言深得大臣之體宜正鈞衡之拜共調鼎鼐之和悉精會神相得益彰密贊唐虞之主應變守文同歸於治還觀姚宋之助惟華夷永託於屏幪則事業有光於簡冊某猥塵星使遥睇台符黃麻之似六經誦聽傳郵之命洪鈞之轉二氣廻爲躍冶之金慶幸攸深名言奚究

謝執政啟代人信陽軍到任

畢奕邱之戍偶道謳訶臨申國之疆復叨寄委有詔條可以遵奉有民社可以施爲雖號守邊實榮分土伏念某鶉單寡援坎壈多艱牽絲三紀之餘泛幕十年之久捫參歷井飽諳蜀道之難輿輻挖舟備習越人之憨晚預廁輿之列旋膺乘障之除卧

鼓槖弓際會洗兵之旦賣刀買犢招徠復業之人之善最之可書獲代歸而爲幸敢圖紫詔洊畀朱轓矧是封圻介於淮楚當周宣之復古命召虎以俶城昔稱物阜而地偏今喜民淳而事簡微躬曷稱洪造有歸此蓋伏遇某官道際天淵位隆槐鼎夙陶萬物頑金成利器之功橐籥羣生寒谷被陽春之賜放鯉遂尋未忍棄捐重念某生本江湖祖違閭閻之利病仕經夔漢嘗安疆埸之疲羸聲殫已試之勤自詭惟良之政上則宣布於寰大下焉勸課於耕耘德愧惠桑敢望邦人之咸喜效殊治蹟庶幾民俗之無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湯右相修徽宗實錄成轉官加恩啟代總領

奏篇乙夜宜制剛辰既峻陟於文階仍陪敦於書社叢棘愈興議均憧竊以遠考漢儀序爭獨尊於太史近稽唐制修書爰重於相臣雖規摹具著於舊章而制作實隆於今日恭舜孝有羹墻之慕故文謨如日月之昭哀二十六載之先猷寖使億萬斯年之載籍炳若丹青自非名世之巨賢安得主盟於大典恭惟某官精微而閎廓粲惠而直方以道德而致君以文章而入相華戎帖泰禮樂修明惟祐陵一代之貽謀久宜會粹顧石室諸儒之廣記未訖編摩欲總宏綱是資茂宰一命再命三命初循考父之墻大書特書屢書遂執昌黎之筆歲時屬耳篇帙粲然銓次精詳無復段公之逸事搜求浩博增多憲史之

舊聞冕旒恭覽以褒嘉簪紱環觀而誦嘆既垂頒於異數用寵答於元勛某身在柳營心馳槐位當誕揚於贊冊莫預班庭茲竊聽於邸音敢忘賀厦傾依所積敷述奚殫

同前代帥

太史成書廣廷敷號進二階之華秩衍千戶之腴田豈惟酬踰墨之勛抑亦重股肱之體竊考帝王之制具嚴簡冊之規堯舜之蕩蕩巍巍捨典謨而奚見商周之顧顧亹亹即盤誥而可知古既遠而才浸難史雖修而文或病馬遷之迄天漢尚頗謬於是非韓愈之紀順宗猶有差於銓次欲前芳之獨掩捨大手以誰歸恭惟某官精識幾神懿文貫道早樹賢人之業日親天子之光自秉國鈞益孚民望以弼諧之餘暇提筆削之宏綱惟祐陵神聖之資席我宋盈成之運克開厥後有二十六載之貽謨皆聚此書欲億萬斯年之傳信既勒成於鉅典宜寵錫於徽章某外剖麟符遙瞻鴻漸莫展望塵之拜敢稽贊喜之儀欣忱於中敷陳奚究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啟代潛

疇庸易部馳傳遵塗顧此百城已稔風聲而胥畏有如五技亦資雲蔭以少安既內激於懽忘敢外稽於慶賀伏惟某官懿文貫道盛德潤身才名獨秀於諸儒議論早參於前輩粵膺上眷久奉使華驅車徧歷於兩淮亦云勞矣持橐尚虛於四夢曷不

歸哉諒清朝已議於賜環故近旬復榮於換節稍攄心計即阜民財某衰鈍無堪寘緣有自告子文之政昔尚記於合符同士會之僚今更慚於倚玉惟心所欲俟面以陳

賀王同知啟以下代方卿

命賜綠緺樞分紫極帷幄倚運籌之畧華夷藉莫枕之安竊以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公台逮我聖朝尤嚴兵柄權均文武豈惟委寄之不殊府設東西益亦恩章之並厚克膺大任允屬巨賢恭惟某官碩大而光明方嚴而樂易懿文華國投象齒以稱奇敏識絕人知騏牙之爲瑞早緒凝嚴之眷褊揚清切之班紫誥黃麻司內外坦明之制赤文綠字述

本支蒂府之書聲名卓冠於在延朝野共期於秉政果自文昌之遂躐陞宥府之崇當波澄瀚海之秋實伯偃靈臺之際有常德以立武事靡勞南仲之師用真儒而歸侵疆坐展仲尼之効某充員郎吏託庇釣陶峙糗糧於細柳之營尚遜奉計陪簪履於翹材之館莫獲望塵惟欣悚之交懷匪敎陳之能究

賀直院楊給事啟

塗歸東省儼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藻麗四方傳擲地之聲用旣值才人斯贊喜恭惟某官秀鍾西蜀名冠南官浩然之氣靡屈於胷中蓋全所養作者之名獨高於天下孰不知歸早遊蓬萊方丈之山旋歷原隰皇華之選遠聖主益

新於庶政宜眞賢還侍於中朝進參武部之聯入勸文華之講將延登於槐路姑詳試於荷囊朝遊青瑣之闈時批紫詔夕對金鑾之殿徐草黃麻極近臣稽古之榮彰治世隆儒之盛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省戶爲郎念夙依於宇廕和門總賦悵莫造於賓筵氣序暄和禁塗清暇藁慎寢養之節卽參廊廟之崇頒詠於中敷陳奚究

賀禮部孫侍郎　道夫　啟

敷綸內史進位春官覆九寺之卿聯參六曹之法從當仁之慶有識同歸恭惟某官秀稟岷峨聲馳京洛高文大冊咳屑玉之盈車博物洽聞辨青絲之綸閣早策集英之第久隆宣室之知以二十年儒館之英才名籍甚歷一萬里蜀川之守政譽諄然既詳試於外庸宜趣還於中禁典銓文部貳職容臺茲回北道之轅遂掣南官之棨禮樂自天子出正資獻納之猷邊豆則有司存更賴總提之力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下同前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並代作

賀陳知院誠之啟以下代方總領

中須鳳詔進長鴻樞班已亞於上臺權實專於右府機衡有託廊廟增華恭惟某官道廣而用周氣和而節勁學精黃卷究入儒三墨之歸文振金聲合六律五音之奏自擢鰲頭之選即趨龍尾之階雙字名褒誦著師儒之望中臺奧突久居禮樂之司左符方剖於清源召節已頒於丹展鑾坡視草朝會多典美之詞鄰境抗旌商佇蔑幾徽之色方時偃戢尤重彌諧延登兩地

之尊參幹萬兵之柄折衝厭難豈惟薄海之無虞崇論宏言更覺大臣之有體果被聖神之眷就陞宸宰之先示天下弗復用兵丕贊周王之德使國人皆有所式正緊孟子之賢光榮聳動於紳紳倚任愈隆於心腹某充員郡吏託芘鈞陶方峙蠟細柳之營阻叨履翹材之館

賀楊少師啟

班集搢紳廷揚綸綍冠孤棘外朝之位握鈞陳上將之功注意加隆折衝彌遠竊以周尊祈父俾專晉於爪牙楚命大師實兼司於環列益事權之所寄宜爵秩之俱高矧在熙朝愈光舊典恭惟某官精忠貫日勁氣凝霜教部毅之詩書備老悔之文武

早迷興運視結睿知昔將壇旌旅之秋屢出□於邊陲暨瀚海波平之際遂入扈於毀巖嘉萬旅以無譁弼一人而有恪勤扈久者資望至優將梁三組以垂膺雖降異數奉世十年之居位宜有殊遷爰稽貳公宏化之勞併懋經武整軍之賞錫亞師之新命仍徵道之舊權戟纛遄臨增賁普淄之鎮土田申衍益開渝水之封月光帶礪之盟式表旂常之績華夙瞻威範適總軍儲望縗騎於章溝莫陪賀客窺黃麻於奏邸徒極歡悰

賀戶部趙侍郎令詩啟

釋符越嶠持節漢庭二千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闕三十年而制用悉提萬貨之綱法從得賢與倚交慶恭惟某官學高歆向

德茂間平畚畬勵於宏材寖踐揚於煩使轉輸東廣素推抑強扶弱之稱澄拔南閩尤得戢吏愛民之指寓書林之美職鎮瀙水之近藩資與望優譽隨日至賜環趨覲甫瞻天子之光鳴玉會朝已率地官之屬方資心計式阜邦財始末源流豈析秋毫之小利優游贍足固殊畫餅之空談少施籌算之勞即贊棟隆之輔某久焉仰斗邈爾披雲省戶司珍仰緊於館轂輿門總賦又托於衿幪欣幸攸深名言奚究

賀魏宣州啟

書須一札夢應三刀起異時廊廟之宗工付今日股肱之巨筦印符甫至條教已孚恭惟某官華國文高經邦道廣溫溫自克

如坻填可爲於郊邱凜凜後凋若松柏庶歆於霜雪早翱翔於雨霖旋紹攝於三銓屢煩仗節之行首定和戎之利帝以勳書竹帛趣提京兆之沙公方志在煙霞高揖浮邱之袂遂宵室深恩於貢諠俄延英復召於裴公圖回大政之元刻革積年之弊遠接祖宗之故事力斷中外之迭居已勤越嶠之鎮臨更屆宣城之藩翰雖云新治時乃舊游既民情風俗之可知宜德望恩威之素洽暨湯咸有一德猶久外哉惟說命總百官即延登矣某夙叨造化喜聽絲綸職在兵儲莫展朱輪之雅拜心依釣擢但遲赤舄之過歸欣頌交懷敘陳奚究

賀兵部易侍郎免喪改除戶部啟

命出宸衷班升法從求諸德而肆時夏方參武部之聯歌南風而阜吾財就正地官之任事權增重眷奬彌隆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學贍詞精而貫乎道入儀三院凜然形塞諤之風出應二星籍甚得中和之譽晝接來從於蜀道辰猷歸告於周行惟偃戢五兵靡藉戎昭之經畫而低昂萬貨實資心計之幹旋用頒進陟之恩式示登庸之漸某久勤仰斗未快披雲官戶司珍仰緊於館轅轅門總賦又竊於帡幪閒成化之誕揚激懦衰而增喜三庚云伏九夏將闌冀調鼎食之和佇俟堤沙之築其爲欣頌罔究敷陳

賀葉侍郎啟

祗拜明綸就升橫揆凝憲簡獨高戢豸之班風動朝紳咸避乘驄之節正臣既進公道愈開恭惟某官學造天人文參典誥以誠懇靖共之操濟輝光篤實之資方彈貢禹之冠椎輪周軌俄請朱雲之劍砥柱頹波遂以精忠簡於淵聽迨久更於外服始歸列於中朝議禮奉常兼官華省旋暫持於龍節即入遄於鳥臺勁氣橫秋鷙乘風而直上姦萌持迹鑒照而自消果膺雄劇之除益展剛方之志舉皐陶而不仁遠矣坐振於憲綱用仲尼而侵疆歸訪進參於機政某依仁有日去德幾年瞻佩印之騶雖阻陪於賀客扣典籤之吏顧敢緩於緘書欣忭於中名言曷盡

賀吏部賀尚書啟

光奉贊書峻躋常伯事叢任重實通四選之權地近班高獨處六曹之長耆英登進遠邇懽傳恭惟某官學際道真才周王佐乘資和裕如春風醇酎之可親遇事激昂真烈日嚴霜之難犯修名早立要路久登雖中年自樂於燕閒而正宁不忘於簡注比開公道亟列禁塗議禮秩宗明春卿之舊典升華瑣闥振夕拜之頹風榮紬石室之書入勸金華之講賀公兩命既違繼於家聲甘茂十官宜洊承於帝渥粤從衆望擢冠邇聯惟茲典選之除自昔奮庸之漸周書分職列冢宰於天官唐制任人兼吏銓於相府行參大政用協前規某猥預郎潛實依河潤屬和門

之總賦阻賓閣之望塵欣頌於中敷陳曷既

賀兵部周侍郎啟

策勳西省進位中臺事簡班高名列文昌之司馬職親地禁寶兼翰苑之主人命出自中權均於外恭惟某官學海淵澄而百家並蓄文鋒峻拔而八面可當自稱首於殊科即躋榮於要路判花西掖已閱再秋視草北扉亦將累月比對揚於金殿形褒諭於玉音詞宣力為多久處綸之職而代言有等具孚謇綏之情爰錫異恩并隆徽數夏官眞拜少休六押之勞內相增榮就正五瓢之直寶帶煥黃金之寵襲衣頒玉筍之珍頗牧之在禁中既坐兼於文武蕭曹之安海內竚登貳於鈞樞某素辱庇

憐欣聞遷擢雖踰歲莫趣於階陛而指期可望於甄陶欣頌攸深喻言曷究

賀左史洪舍人啟

螭坳序進鳳省榮兼九重欣嚴近之得賢多士慶英髦之行志恭惟某官家承亮節名冠異科學通九流四部之繁文播六狄五戎之遠昔焉涵養再陪藏室之神仙今也騰驤亟列清都之侍從珥筆稍更於晦朔敷綸洊峻於班聯惟左右史之設官有東西臺之分職儻曰識曰才之兼善則書言書動以迭居矧禁掖之遠深發揮帝制必詞章之灝噩鼓舞民情自非鯨呿龍擲之才孰造豹尾雞翹之列殊知方厚大拜可期某遠奉皇華遐

閒叡敎密隣桑梓倍深燕賀之情夐隔仙凡莫預龍門之客其為頌詠罔罄敷陳

謝執政啟

外董軍儲已占諸郎之選中頒詔綍更參少列之華廟堂推待達之恩肺腑感曲成之造竊考百官之制願高七寺之聯雖由省戶以次遷必俟朝紳之眾允豈容憸拙輒玷寵光伏念某竊管才疎挈瓶知小乏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無令聞廣譽而施於身區區寸祿之間黽勉眾人之後宛其老矣誰則知之比逢稷契之登朝力引蕭朱而結綬滋蘭九畹亦及曲蓬種木千章不遇陳樑究擢丞於司府旋進直於文昌每愧含香誓將襆被會

列戍之峙糧之使顧在廷須轉餉之才猥令十駕之駑來主千金之費人閑玉帳初無運粟之勞歲屬金穰況值積倉之富縱道濟蘊沙籌之智且士安稱鞭算之能當茲偃戢之秋何有設施之力矧伊陋質尤愧空餐但知均節於陳紅仍效鈞稽於朱墨再期於此片善則亡茹容逃司敗之誅已為忝冒乃使綴介卿之位何以堪任茲益伏遇某官默運洪鈞茂凝丕績輔成皇極無偏陂以遵王參繹師虞有謀猷而告后俯睿轅門之吏嘗陪材館之賓播物何私雖偏加於庶類回春有信常首及於朽株遂使微踪坐叨優數某敢不仰銜埏埴益勵鈍頑非惟圖稱於詔餘庶亦免貽於譏責掌九賦九功之貳固懋周興之官有

萬鎮萬宰之藏願助齊軍之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吏部賀尚書啟 以下代師

支郡介麾方欽冰而就道陪京易地旋出綍以示恩伏念某早遭周行久聆法從主恩未報自驚蒲柳之衰家難遽纏徒抱栝楹之慕逮祥琴之甫御嗟欒棘之僅存庶將歸老於山林何意辱憐於旒扆甫憑熊軾俄畀麟符豈伊諛薄之姿堪此煩煩之寵茲益伏遇某官儒林宿望禁路老成瑣闥高論駁之稱銓部著清明之效紬圖書於石室冠講讀於金華視君如腹心屢罄嘉猷之告相王爲左右即聞大政之咨衆賢咸賴於主盟朽質亦叨於推轂某敢不布宣德意安戢兵民雖愧齊侯政亟成於

五月上追嚴助計可奉於三年感幸居多喻言奚究

吏部葉侍郎啟

訪京口之舊游甫祇成命易秣陵之新組更冒除書眷此會藩號爲劇寄任九郡兵農之責全藉撫綏司一時管鑰之權必歸信謹而某榮資甚陋才力弗強自經憂患之餘尤覺精神之耗忽叨宅牧大懼瘝官誰爲汲引之謀亶有實緣之助茲益伏遇某官宏猷經遠碩學造微鵷立臺端議論動闕於大體鳳儀禁路銓衡不愧於昔人史闈高譔次之功經幄致緝熙之益多士每資於借助孤蹤遂致於叨榮增秩賜金雖之潁川之治操刀製錦尚逃鄭國之譏感幸居多喻言奚究

吏部沈侍郎介頌德

茲益伏遇某官文華緯國術業康時自連揖於賢科即高騫於清路六卿率屬既登貳於天官三格修書復茂明於皇統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民安渤海願希龔遂之風福及京師更效細侯之政其爲感幸豈易名言

戶部趙侍郎頌德

茲益伏遇某官儒猷飾吏忠概光朝早踐歷於劇煩浸發揚於舉問斡旋版部方追晏嬰之風丞弼政塗行表閒平之績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發奸摘伏雖有愧於古人宣化承流尚勉追於循吏其爲感幸罔既名言

兵部楊侍郎椿頌德

茲益伏遇某官名先多士望重一時徧更內外之華彌簡聖神之眷中臺東省迭踐法從之清班西學北扉備極儒臣之榮遇爰以論思之暇曲推獎借之言遂致陳人猥膺遴選民安訟理儻少助於中興政拙心勞顧敢辭於下考其爲依向實倍等夷

刑部黃侍郎祖舜頌德

茲益伏遇某官材堪國棟學貫經邻早占郎位之星晚上禁塗之轍皐陶之弼五教允賴明清蕭何之作九章更資刊定爰以論思之暇曲推獎借之言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竭其知力固無

工部王侍郎 晦亮 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詞章辨博器宇恢宏久訓導於成均旋雍容於宰士擢登法從姑董正於百官參贊政機即圖回於萬務爰以論思之暇下同前

周給事啟

秩二千石於南徐方被自天之命付十九符於建業誤頒易地之恩觸熱到官涓辰視事言念庸虛之質久叨奬擢之榮持橐甘泉鼠易窮於五技擁麾炎海馬幾敗於百鈞遽纏風木之悲甫畢苴麻之制縣司宮鑰深愧梁鵝茲蓋伏遇某官名冠兩科身兼數器慶告辰猷之益峻踰夕拜之聯金匱紬書述作何慚

於遷固玉堂視草才華實儷於常揚俯眷孤蹤每推餘論遂致詔除之寵洊分閫制之嚴坐撫軍民既竊蕭公之任兼容獄市願師齊相之風感幸之深敘陳奚究

中書洪舍人 遵 啟

一麾出守方便道以之官十國爲連復言恩而易鎮惟金陵之奧壤實江表之名藩人物浩繁蓋南北要衝之地江山佳麗號古今形勢之區孰謂孤縱可司留鑰茲蓋伏遇某官家傳勁節名冠殊科演誥西垣鼓天地中和之氣宣猷右府助聖神道德之威爰於獻納之餘借以揄揚之助肆容異寵洊及非才殿天子之邦既仰塵於任使在諸侯之選願追繼於循良

起居張舍人 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望隆國士名冠儒科君臯必書久玷螭坳之筆王言作命兼裁鷗閣之文爰於獻納之餘下同前

朱御史啟

北固承流方飲冰而就道金陵易鎮旋出綍以疏榮任愈重而才微寵既深而懼集伏念某久聯冗從積愧空餐方分竹使之符遽失蘭陵之養琴既聞於切切棘猶嘆於欒欒敢謂誤恩曲憐舊物中詔亟頒於銅武半塗復畀於玉麟誰爲推挽之謀直有寅緣之助此蓋伏遇某官學窮聖秘智蘊賢謨右省拾遺首膺於親擢南臺執法大振於直聲剛明蓋稟於天資風采獨高

於朝路忻陪幾政用展壯猷方臺評務別於忠邪故閫制靡遑於衰朽某敢不勤求民瘼力報主知及馬問羊雖愧子都之苛帶牛佩犢願回渤海之風感佩攸深敷陳奚究

任殿院頌德

此蓋伏遇某官稟資勁正造道深醇奧從分察之聯就進副端之職鶚乘風而直上衆正咸依雪見晛而自消羣邪遠屏忻陪幾政用展壯猷下同前

汪察院啟

三年銜恤僅畢素冠十國爲連遽膺丹檢惟秣陵之奧壤實岳符之名都人物浩繁據南北要衝之會江山雄偉號古今形勢

之邦執謂孤踪可當遴選茲蓋伏遇某官稟賢端慤植操剛方芸閣校讐葛卷默藏於胷次楓廷奉對一言密契於宸衷暫司糾察於六曹行振抨彈於兩院曲推餘論猥及陳人俾從憂患之餘恩宣藩宣之寄某敢不奉揚德澤綏靖兵民上以酬聖神再命之榮下以慰父老一方之望其爲依向實倍等夷

任察院文薦 頲德

茲蓋伏遇某官氣和節勁道廣用周以淵源之學貳曲臺以敏濟之才游銓部擢登烏府方觀糾察之功進發軑樽佇展剛方之操曲推餘論下同前

左司諫何溥 頲德

茲蓋伏遇某官名魁俊造望冠簪紳烏臺躔六察之聯騎省綴七人之列后從諫則聖方資論議之公臣事君以忠即預彌縫之峻每推餘論加賁孤蹤遂叨奬擢之榮薦冒藩宣之寄

都正言 民望 頲德

此蓋伏遇某官河山稟粹金玉凝資烏臺分糾察之權騎省振彌縫之職謀猷告於后既結異知左右惟其人即膺巨用某敢不敷揚德意安靖封圻

賀鎮江鄭直閣作肅啟

榮陞中秘來剖左符遥分東壁之光增重南徐之寄恭惟某官器資寬博問學精深憲臺高科察之稱卿寺著委蛇之節久從外補殊慙遥猷方公遠之宏開宜舊人之復用宣室之思寶誼將承前席之咨馮翊之試蕭生尚仰本朝之志紛旗旄之載路儼轅蓋以臨民方丈蓬山兼寓圖書之直西樓月觀更雄江海之觀某適此充員於焉託庇鄰封在望知富燭之可分餘潤旁沾何上流之不及其爲欣幸罔罄喻言

賀辛福州次膺啟

擢從藩郡盡委連城尺籍伍符新元戎之節制油幢壹戟增舊履之光華恭惟某官浩養積中懿文彪外早以剛方之操揚於諫諍之聯疏屢紀於皁囊簡留於丹扆仲山補衮惓惓惟王道之陳佐治引裾拳拳有祖風之繼久抱江湖之興比陪袞

之遊方觀接武於夔龍乃復希蹤於召杜謂一圻布政口未究於遠猷故八郡宣威庸就分於外閫事權加重眷奬彌隆惟望實之素孚諒撫綏之有裕民之攸堅既興豈弟之謠王日遄歸即遷弼諧之列某倾風惟舊託庇在茲幕府宏開悵莫陪於賓謁緘書遠致姑自竭於誠心瞻詠於中敷陳奚究

賀閩中提舉周郎中操啟

請外抗章臨軒授節朝士嘆急流之退海邦贍膚使之華恭惟某官重厚有常疏通無滯素蘊淵源之學進逢休顯之時雙字名毫久授絳紗之業中臺親切首含錦帳之香遠兼宰士之聯將綴從臣之籍力祈去國爰畀乘軺北苑靈芽獨幹阜通之利

南州陳粟生收斂散之功惟清朝正急於掄材顧雅望雖稽於持橐甫濡壯轡即返鴛班某稔風聲於多士之間託雲庇於隣封之內高山在望未降既見之心尺素可傳少敘願交之意其如悃愊難盡名言

賀閩漕王敷文 時升 啟

聯華六閣按漕七閩輶卿月於周行煥使星於劇部睿知厚甚輿論翕然恭惟某官秀稟山河德全圭璧飭躬以有用之學應務以不羣之材曩自民曹出專軍賦足兵足食功高細柳之管如綍如綸寵進大農之貳將峻躋於禁路庸詳試於外臺南國觀風益著黜陟之算西清寄直更增攬轡之光諒玉節之方持

已璽書之來下某傾心德宇託芘寶鄰未容布武於門闌敢廢將誠於竿牘其如欣頌難盡名言

省齋別稾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並代作

上湯相求獄祠啟　以下代王仲嵓　紹興三十年

潭潭公府萬方共窺於幷蒙兩兩泰符一介未瞻於焜燿屬炎燠正行於夏令而清徹穆布於薰風遹知廊廟之淮容密授神明之伏助寢寥有裕戡穀無窮恭惟某官正直秉彝誠明貫道博通當世伸舒有王佐之才重任在躬伊尹先天民之覺早富碩大光明之業徧儀清華嚴近之聯深結異知懸膺大用懋展經綸之志追還晏粲之期以士民則臻淳古之風問庶夏則底

軫宸之績豈特稽載籍之內名莫與雙益常考中興以來功居第一矧謙德之滋茂視治功而弗矜惟江河之量有以推其心故草芥之微得以伸其喙伏念某周鄉賤士顏巷窶生擁腫不材眞鄧林之棄物疲駑無用乃樂廄之贅疣雖飾屈首以受書殆類索塗而擿埴偶逅世賞獲綴仕塗旋竊銓部之試程俾主金陵之簿領舟車奔走僅稍亦優皆云幸而得之今乃有不然者親庭萬里方游蜀道之難子舍一身敢顧臺城之樂居則念違於晨養行焉慮過於官期徘徊累月之間兢畏踰年之罪與其鬱方寸之懷而笑抵羊之觸孰若乞等閒之水而希轍鮒之濡用瞻赫赫之師備器悾悾之懇願回鈞造特畀獄祠庶往來吳蜀之郊私心遂矣而積累歲時之閒寸進隨之肺肝永誓於銘藏父子共圖於報稱仰干威重伏候誅夷

得獄祠謝宰相啟

陳情甚切自通公臺管記之前加惠至深俾綴獄鎮祠官之後寬僭煩之大戮狥省侍之寸誠埏埴恩隆銘藏志極竊以重莫重於三旌之位微莫微於九品之官既霄壤之勢分宜鑪錘之理絕三上書而不報昔焉事有至難一出言而遽從今也談何容易益上相擴至仁之政故匹夫無不獲之私伏念某貢本妄庸迹仍鬪阨既才力難充於晏御何姓名敢徹於膺門昨以賞延許親簿領雖官期之浸遍顧親膝之滋遥中實徬徨勢惟怵

迫念終始受恩之厚誠無越於大人則恢宏播物之功必不遺於小子用憑肺肝之懇自拔鈇鉞之誅豈謂竿牘甫聞甄陶已暨俾釋鉤稽之煩劇容參卜祝之優閒家請官供坐竊代耕之祿冬溫夏凊行趨學禮之庭一被洪私兩諧素願此蓋伏遇某官道公毋我德大有容象極承天運四方於掌上垂紳正笏應萬變於胸中雖彌縫輔贊之莫知而汲引招延之可考凡名片善已悉使之逢辰曾是微生亦俯令其遂性門牆在望頂踵知歸某敢不靜言厚幸之來推本曲成之自寬仁傑太行之顧將歸覲於嚴君反翰林蜀道之難願追蹤於前輩其如報效何憚糜捐

賀葉樞密啟代人正月

紫誥誕頒黃樞對掌萬乘仰成於宥密四方屬望於安疆竊以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公臺惟聖神參考於前規肆文武平分於大柄正資元老協贊多盤恭惟某官道大才宏器公量遠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之濯濯祥麟爲聖人而出也名實素高於中外眷知特異於臣鄰方其居副端橫楊之時固已有貳政秉鈞之意小紆軌轍大振銓衡至於擬入座之崇資修三朝之信史既踐更之畧徧在登用以何疑遂自甘泉進儀右府武有七德莫先禁暴豈惟逆折於遐衝天生五材安可去兵正賴坐恢於遠馭英髦大任軍國咸依某久辱顧

存欣聞册拜漢得子房而勝千里琰聽運籌魯用仲尼而歸侵疆固知奠枕其爲忻躍未易敷云

賀同知葉樞密義問啟以下代監司

誕頒宸綍登貳幾庭尤動斗官映泰階之雨雨威行夷裔知四海之皇皇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學贍詞精而貫於道凜然松柏靡容霜雪之欺粹若琮璜宜備郊邱之薦結綬即持於正論彰纓久歷於要津比逢公道之開連錫召旨之寵朱紱勁直振兩院之威稜金鑑清明澄三銓之流品紬圖書於石室贊講讀於金華時譽益隆主知彌厚謂安危注意莫先樞管之權惟文武嵩邦可補廟堂之缺是賁一德進本萬兵既望實之素孚宜邇還之歸重用孔子而無敵天下古有成言得賢侯而運籌幄中今觀顯效某充員外計託跡大鈞瞻蔽芾之棠陰敢忘封植想深嚴之槐位正賴陶鎔欣幸居多指陳曷盡

回宣州朱舍人啟

政成嚴瀨命易宛陵前導後擁紛千騎旗旄之衆去思來暮沸兩邦謠頌之聲恭惟某官詞章爲王度之華聞望作士林之冠西省早賁於獻納南箕俄哆於揩揚韓愈之訪曲江屢形絶唱子牟之存魏闕愈勵孤忠遽公道之宏開宜左符之海畀郡守民之師帥少稗共理之勞執政君之股肱即下延登之詔某傾風自昔借潤在茲叠嶂岩疆阻奉謝公之樂朶雲娟妙喜披韋

陟之書欣幸居多指陳罔喻

賀周給事啟

拜恩玉陛平奏銀臺名參黃散之班任極清華之選初傳除目允協輿情恭惟某官德冠淵騫業窺稷契讀三墳而博古度兩漢以摛文翰墨策勛允矣中朝之第一忠精事上居然當世之少雙方靈臺收偃伯之功顧武部豈盡才之地疇咨碩望封駁瑣闈元素回天魏鄭嘆仁人之論李藩批勅裴公推宰相之風既茂著於多庸諒難淹於大用某外將使指阻慶賓筵誇誇常聞仰家聲之復振期期靡奉視祖德以何慚欣慕居多敢陳矣

究

賀岳都統超起復啟以下代人

紫綍頒恩墨縗泣事抑至情於苫塊增壯觀於貔貅上眷至隆師言允穆恭惟某官忠精拱極氣槩橫秋山濤靡學於孫吳黙究孤虛之要葛亮自方於管樂孰窺知畧之奇隱然賢過於長城儼若形圖於烟閣方慶堂萱之茂遠纏風木之悲雖孝思慕會閔之誠立祈上印然國典有漢唐之舊難徇倚廬既奪衰麻即頒節鉞某密聯王事敢緩郵箋惟欣頒之交懷匪敘陳之能究

同前

起從苫次復總戎昭將士騰懽旗旌動色伏惟某官學通三畧

智運六奇執戈衛社於薄伐之初經武整軍於中興之後綵衣終養固殊蓼蓼之哀要經罹憂遽嘆欒欒之棘顧制閫方專於一面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移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往訊首辱飛文惟欣感之交懷匪敘陳之能究

賀池州周侍郎執羔啟

灼龜卜日分虎臨民畫戟前驅奉版輿而增煥甘棠甫憩鄰梓里以交輝善政一敷懽謠四達恭惟某官識窺聖秘知覺民先以英詞登鼎甲之科以直道結宸旒之眷徊翔九寺典領三銓旋緜宰士之要塗寵拜秩宗之近列懷章出鎮盍辭蜀道之難引綬來歸頓覺長安之近況此邇封之易治夫何游刃之足勞即頒一札之書趣正三槐之位某辱知素厚沐德寖深獻薄技於咨詢敢忘衡鑒望高旆於秋浦幸託帡幪方修贊喜之書俄枉鳴謙之問其爲欣悚交集穆悰

同前以下代帥

敷綸內史改命名藩以舊棨之舊臣鎮枌榆之鄉壤教條誕布民吏咸歸伏惟某官識洞幾微學該象數道逢辰而日躔才遇事以風生自服周行寖儀棨路六卿分職論思獨著於春官十國爲連鎮撫久勤於蜀道比上便親之懇果疏易地之恩近尺五之天既易彰於政化旌二千之石當入補於公卿言念衰踪夙叨雅契違披尺牘喜開四牡之徂齊密映上流更賴餘波之及晉其爲欣幸莫究敷陳

賀吏部周侍郎啓

寵頒帝制擢貳天官班趨龍尾之階名列雞翹之後老成登用輿議懽傳伏惟某官篤學自其天資雄文追於古作三十年之外補豈忘存魏之心一萬里之遐征嘗歷波瀾之險既踐揚之滋久宜望實之交孚比自外臺入儀雙宇詞掌議論蔚爲西漢之儒宗耆舊風流猶是正元之朝士萬乘首塵於見晚諸生咸快於覩先會芳歲之未周果荷纂之申錫人惟求舊姑小試於吏銓道之將行即峻參於揆路某依仁久矣聞問欣然屬司宮鑰之嚴莫展賓閤之慶其爲頌咏罔既敷陳

同前代人

詔褒壽偁位列禁塗國子先生已著作成之效天官小宰正資裁鑒之公上眷至隆人言無間恭惟某官鍾英靈嶽譽儒林堯醲舜醴粹矣淵源之學周情孔思蔚然黼黻之文早被選掄屢戡盤錯叱馭麾辭於西土埋輪幾遍於中州歲適凝寒獨見堅剛之操時方更化宜先耆舊之圖瞽假道於賢閾遂舟華於法從矧是銓曹之要實爲政地之儲蓋爲國求賢既已坐清於流品則得時行道自能參斡於鈞樞揆理必然指期可俟某昔叨聯事今睹除書憶別浦之班荊未周歲月仰明庭之持橐恍隔烟霄惟欣頌之交懷匪敷陳之能究

賀禮部曾侍郎啟 代帥

光膺書贊進貳儀曹陪紫禁之近班寵清時之宿望伏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深醇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朝涵養早參麟臺槐市之聯上聖選掄屢付龍節竹符之寄比圖壽偁再踐周行方總羣儒明二星於東壁俄升宗伯亞八座於文昌惟中興議禮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禁路姑蒐輯於上儀論政法官卽咨詢於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函鑰之嚴莫展高閎之慶其爲頌詠罔罄敷陳

同前代人

輟從中秘峻貳春卿雲起蓬萊坐遠三山之路風清閶闔同趨九陛之朝恭惟某官懿行服人清徽映世摹旌書府誦河東三篋之七振藻詩壇繼華泰六篇之補粤從壯歲亟踐要津擅才名者四十年騰扶搖者九萬里比辭熊軾入冠麟臺既晁旒簡注之彌隆宜簪纓論思之有賴矧測圭於日至方踐豆於國南非鴻儒不足以練習祼容非耆德不足以相成熙事重心所眷物望攸歸與弟子以起儀暫資制作圖舊人而共政卽贊燮調某夙仰英猷竦傳成命舜庭在望雖阻聞四岳之咨周禮既行尚及見兆民之阜欣愉備罄敷寫奚殫

賀浙西謝提舉啟 代帥

積歲奉祠阻遂朋簪之盍晚塗制閫幸叨鄰燭之分念霜臺纔

數舍之遥而記室乏尺書之問忽傳音駟倍激感悰伏惟某官學術深醇性資夷雅庭蘭擢秀世傳康樂之風池草摛華人誦惠連之句懿行早儀於星省洽聞旋贊於月卿雖久安勝地之游然常在明臣之目起膺郡寄四民騰豈弟之謠就陟使華一旦展澄清之志旣長安之日近行宣室之席前秋令云初商颸已肅冀慎寶調之節進迎禁從之除頌詠攸深名言奚究

謝舉自代啟 代漕

某伏聞台慈薦某自代者國家眷求偉望擢貳禁塗每當涖職之初申以舉代之制豈特觀其引類抑亦廣於求賢侍郎以豐沛之故人參厥徐之侍從胸中涇渭商濁奚逃皮裏春秋智愚

坐別茲由版部改貳夏官謂宜博選於眞材庶幾靡負於推轂
某之無似衆所共知意甚廣而才疎力雖多而效寡早陪諸彦
妄意事功中值多艱甘心流落比宏開於公道蒙起廢於偏城
旋被還掄猥參漕輓坐閱再時之久曾無寸效之聞不稼取禾
自知明甚拔茅連茹豈所當然跂期過採於虛名特與榮加於
剡奏星星雙鬢慨莫稱於吹噓炯炯寸心顧豈忘於荷戴

賀戶部邵侍郎啟 以下代人

正位版曹升華禁棨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功南風阜民財
更賴斡旋之術久聞成憲倍激懽悰恭惟某官行應時須識明
政要以游夏淵源之學兼由求果藝之才雖洶洶風波能使帆

檣之暫偃然森森松柏豈因霜雪而遂敧遠上聖之灼知眷名
儒而復用皇華外歷宰事內聯既久陪文石之班宜入扈甘泉
之駕豈特擇財經武坐令萬貨之饒固將足國裕人仰副九重
之意某屬縻近甸叨踏崇墉侍從得賢喜符同於公論庇庶託
跡尤慰愜於私情

回新江東王運幹漕啟

晉屈長材來神外計尋書郵之爲好知祖道之涓休伏惟某官
懿行純全雋聲清邵孔庭學禮久窺禹穴之奇儉幕泛蓮將訪
桑淮之勝雖素志務安於平進而清朝正急於詳延試語掾於
江東既攄婉畫空馬羣於冀北行蕭召音某積歲傾瞻指期稻

對想方勤於行邁冀益保於冲和欣頌交深名言奚盡

與新總領啟 代方少卿

陞班省閣董賦帳門內倚重於名郎外增華於膺使除書一布
輿頌四傳恭惟某官蹈德冲和摛文敏贍自搴旌於仕路卽掉
鞅於榮階剖竹臨民屢紀循良之績握蘭典選獨高簡要之稱
輟自周行往臨禹會方著澄清之效訖收斂散之功陟明將篤
於崇班錫寵更膺於劇寄仍文昌之峻職調武旅之餘糧士飽
而歌益壯軍聲之十萬人圖其舊佇觀海運之三千某久愧空
疎亟勤揚枕藉膺嚴召固難俟駕而行藏徯來音或許合符而
去其爲忻懌難盡名言

賀孟少卿 忠厚 判平江府啟 代外員

揚庭讀命折簡分符左九棘之崇班旣資寅亮右扶風之近郡
復賴蕃宣溫詔郵傳嘉師柏悅恭惟某官望隆朝荼道際天淵
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視身彌儉自解黃樞之柄
久從綠野之遊四牡孔修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申
伯之遄南進寵秩於亞卿聳多儀於三輔神旗豹尾掩畫戟之
前閭絺晃篆車視朱轓而有煥稍奏裕民之畧卽歸秉國之鈞
某方伏衡門欽聞盛事賜郭氏三公之服已見班春爲滕文一
廛之氓敢忘賀厦青陽駐湯玉節遡迴願精茜鼎之調俯慰旌
倪之望

回交代除郎官啟 以下代郡守

比叨郡寄實踵英猷瞻之在前方嘆所立之卓爾躋乎其後遂將交臂而失之欽惟一節之趨已奉九門之對神明所相戩穀來宜恭惟某官麗藻瓊敷英規玉立高文大冊早決殊科亮節清名久儀要路方報桐川之政俄歸蘭省之班諒甫閱於歲陰即進參於法從眷言朽鈍久闊風標雖合符許續於銅魚而騎氣已登於金馬不圖華翰先賁孤踪聽清廟之朱絃但知三歎聞二都之正義請誦終身

同教授啟

早並鄉枌接英游而舊矣晚分符竹聯王事以欣然未修一紙

之書先奉五雲之翰伏惟某官氣由直養業以勤積中坦外莊士皆無怨而無惡左仁右義志欲有獻而有爲方將校三館之芸聊復采泮官之藻欽惟聖世彌重儒官大器猶規矩準繩固非俗吏之爲也四維乃禮義廉恥必招諸生而誨之自慚假守之非才預恐化民之無術實賴範模之正助成師帥之功暗語非遙瞻言更切

賀周內翰麟之啟 代監司

疏恩中禁正位北門仙嶺提鰲應久虛之妙選王人馳騎舉迎召之奕章都邑聚觀譽纓聳嘆恭惟某官炯靈河嶽範質珪璋文與道俱故作者之名獨高於天下氣由義集故浩然之養不屈於胸中早連揖於巍科旋徧更於要路自遊東觀已攝西垣親周漢之文章可無愧矣如常揚之制詔其猶劣諸比升封駁之聯兼寓凝嚴之直朝居青瑣則天嘉議論之公夕草黃麻擲地美聲音之振逮茲眞拜時乃異知名專翰苑之主人實冠清都之侍從王言之有七制是亦假途冢宰之正百工卽聞當路某屬縻外計阻造崇墉惟欣懌之在中匪敘陳之可既

同前 代人

輟從東省擢正北扉滿一歲而爲眞式稽漢制候五瓢而入直增煥唐儀自非傑出之英孰應久虛之選恭惟某官道該衆善學總九流笑談連揖於賢科烜赫寖彰於令聞凡曰清華之地

孰不踐揚顧如粹雅之辭人皆傳誦久獨司於鳳掖旋寓直於鑾坡博物洽聞考近世莫能及者高文大冊雖古人無以過之宜被寵於中宸特升華於內相竊考簡篇之故實茲爲廊廟之權輿益雍容日侍於禁嚴故咨決備聞於議論班高內宴旣先一品之官禮絕同僚行踐三公之任某逖聞成命倍激懽悰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鴻鈞之轉一氣卽預陶欣頌攸深敘陳奚究

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啟 代潭

光膺書贊就正詞垣紅藥蒼苔重詠鳳池之鳴佩青春紫綬其觀淮海之俊人除日遠傳輿情胥悅恭惟某官才資卓越器範

粹清學博而精有若總龜之聚文雄而俊不殊逸駿之馳自擢冠於大廷卽躐登於要路校讐麟省記注螭坳凜然廊廟之姿藉甚聲纓之譽五花判事旣久兼寓直之榮六押分員宜寵錫眞除之命恩章特異眷簡隆紳繹典謨方且上規於姚姒推明德意豈惟近比於常揚諒無歲月之淹亟貳機衡之峻某猥參清輦實賴庇庥逖聞成渙之頒阻綴賀賚之列其爲欣懌莫究敷陳

同前代監司

疏恩禁闥正位綸閣參法從於甘泉豈特妙儒臣之選敷聖謨於襄海又將爲王度之華喜動羣工光生四戶恭惟某官詞鋒

峻拔學術崇深冠時髦於談笑之間贊榮路於休明之際君臣契合覩前世以少雙德業恢宏號中朝之第一自秉螭坳之筆卽裁鷗閣之文紅藥翻堦昔旣勞於久假紫薇伴直茲果慶於爲眞晝三接以方來歲九遷而未艾瀕瀕墨墨姑上追二代之書業業兢兢卽入贊萬幾之政某外將使指遡望賓階雖莫遂於趨風顧敢稽於賀喜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省齋別稾卷七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並代作

賀左史黃舍人　中啟以下代監司紹興三十年

親承膚奬入綴從班轂領袖於麟臺振羽儀於螭陛維時在列共慶得人恭惟某官莊重有常剛方不撓早以游夏淵源老學發爲卿雲黼黻之文射策宸廷高出羣公之右彫綴棨路久游三館之間旋從封爵之司峻陟師儒之席抗旌絕幕北鄰之舊益堅率屬登瀛東壁之星愈煥鶱翔滋久名實具孚爰參黃閣之班進珥赤墀之筆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既詳試於朝論玉言

如絲王言如綸卽序升於詞禁某外將使指逖望賓階華冀遂於趨風顧敢稽於賀喜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賀任秘監古啟

敕錫恩綸寵褒賢德輶軒副端於柏寺躋少列於蓬山光騰東壁之二星喜浹金閨之諸彥恭惟某官道源深造文體兼該挺渾金璞玉之姿貞烈日嚴霜之操自遴鴛班之列卽陪烏府之遊正色立朝俾小人之自遠忠言劘上非大體則不陳旣久宜殫劾之勞宜改付清華之任果膺宸渥擢冠英躔命御史而掌蘭臺姑遵漢制以秘書而豫朝政卽用唐規某祇畏官箴阻干賓謁竦聽選掄之重何勝欣悅之私

賀汪殿院啟

寵須分贊擢列副端憲簡風生共仰正人之進朝紳草偃喜逢公道之開恭惟某官局度方嚴性資誠慤文掃百家之鑿幽學窮六籍之源流操挺松筠歷三冬而不改質堅金石經百煉而愈精平時靡急於人知比歲自膺於上眷校讐中秘方觀子駿之通經糾察南臺俄見馬周之悟主未溫坐席旋被除書以剛明練達之才當彈劾糾繩之任上則維持於國是下將逖遠於官邪鼎鑄而魑魅莫逢人皆有賴霜嚴而鷹隼始擊今適其時抒酬鯁亮之言越進弼諧之列某屬將使指阻慶賓階惟欣懌之在中匪敍陳之可旣

同前以下代總領

誕頒鳳詔增峻豸冠彈劾節而事聖君茲惟時矣振直聲而肅朝列孰不仰之除目遠傳師言允穆恭惟某官以博古通今之學負絕羣邁往之才見善明而用心剛故議論不隨於流俗執德宏而信道篤故設施皆合於古人三年紬館閣之書一語契寃旒之意暫勤分察旋陟副端風采所加何止能搖於山嶽威稜旣著固將盡屏於豺狼上以酬萬乘之選掄下以振一臺之綱紀益隆眷異卽踐中司某猥以駑才總茲軍賦違光塵而浸久託芘蔭以居多鵬鷃之在秋天方觀凌厲燕雀之賀大廈倍切忻愉

賀吏部葉侍郎啟

疏恩禁崛正位從班綜敘羣才方賴崔毛之德裁成大典更資遷固之文譬纂得賢緝紳交慶恭惟某官德能輔世道可覺民忠精早簡於聖神政術屢更於事任自登烏府頻發歎樽虎嘯谷而風生奸萌盡折玉在山而木潤善類咸依將均彈劾之勞越進論思之地典司銓部譔次信書少常伯之清塗既列六曹之長太史公之重任又爲二府之儲某宿賴芘休逖聞進擢屬總和門之賦阻陪大厦之賓忻忭於中敷陳奚既

賀工部楊侍郎啟

寵膺宸命登貳冬官獻納論思既助倪寬之問作匠工技巧又

裨宣帝之中興除目播傳輿情忻懌恭惟某官才華卓越器範粹清眷知獨異於在庭士論久期於持橐省闥踐歷嘗炳煥於郎星宗寺委蛇久光華於卿月眷言起部允謂名曹舜若予工命或先於三禮周爲民極職並列於六卿厥惟俊邁之資乃副選掄之意告猷禁路足殫致主之謀扈駕甘泉更侈用儒之效某遭離滋久瞻系寔深逖聞出綍之言阻綴登門之客其爲忻怀罔究敘陳

上沈丞相啟 沈方進易解 代人

柱石王庭久仰棟隆之吉調肠公鍊方觀鼎實之亨欽惟兩儀交泰之時內盡四體親顧之道休有自天之佑來臻親履之祥恭惟某官直大以方輝光而實備賢人之德業恭君子之經綸黃裳之文足以藻飾乎治世白賁之質足以砥礪乎貪失早值離明屢膺渙渥作樂而薦上帝妙制作於春官施命以誥四方罄論思於夜直接物謙謙而有吉事君蹇蹇以無尤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望寖隆於中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每順於盈虛逮九重辈故之秋乃羣小剝廬之日眞才萃聚何止十朋之龜大號丹揚有蓍三接之馬車積中而任重川利涉以安行方且慾忿窒慾而堅二簋之誠思慮預防而盛西鄰之禴求王明以受其福除戎器以戒不虞萬國咸寧百官以治永神天地之常久無復氷霜之始凝某職典童蒙身居豐蔀念遭如之甚久每

嗟若以自憐況衆賢皆願於詭隨豈小醜敢懷於肝膽待時而動妄思尺蠖之伸觀國之光肯作羝羊之觸願普屯膏之施仍覓資斧之誅如是則鶴鳴在陰庶假輿廡之爵鴻漸於陸亦參可用之儀進必有歸言不盡意

賀金陵韓帥啟 以下代總領

內史敷綸俞藩作牧資兼文武既坐鎮於兵民望重簪紳復典司於倉廩恭惟某官器凝簡重學造淵源以博雅而預論思以剛明而理煩劇進擢遂登於八座翔翔殆徧於六曹粵持嶺海之麾咸俟鈞樞之拜會晉京之調守須碩德以庇民矧屈老成來分憂顧且日畿要壤尚殫歷以靡勞矧天塹奧區宜矣談而

可治麟符暫綰鳳沼旋登庶咸輔佐之勳用展經綸之業某自惟衰鈍夙幸瞻依周府負丞嘗預屏幪之末漢營總賦將承謦欬之餘

賀徐信州 材啟

紫泥封詔皂蓋隨車起瞽矇之近臣鎮股肱之名郡恭惟某官淹該博古端重鎮浮早歷華塗多士共推於舊德比膺禁路嘉猷屢沃於淵衷暫違兩觀之觚稜旋昇上饒之符竹民淳事簡顧臥治以有餘望重資高諒遄歸之可待即觀共政用罄同寅某繼高躅於柳營託餘輝於枌社憩棠勿剪居懷召伯之思維梓必恭遙詠周人之雅其爲欣頌罔既敷陳

同前

大君有命价人維藩褒賈父之帷甫臨樂國詠廉君之袴已致歡謠恭惟某官偉軌名流儒紳舊德氣浩然而不屈故每任於行藏名籍甚而益彰宜久隆於奬擢方上聖重牧民之選俾近臣膺分土之榮謂其日侍於禁嚴可以熟知於德意肆煩耆哲來表循良以秋官議獄之能於聽訟乎何有以版部理財之效則裕民而可知望之既試於平原汲黯即還於禁闥某披風已幸聯事更榮輓粟非長正賴屏幪之庇憩棠在望敢辭原隰之勞欣懌居多喻陳奚究

賀戶部董侍郎華啟

輟剖竹符峻持荷橐周卿掌邦教正資安撫之方舜棄阜民財更藉幹旋之術聞邸音之傳遠知親擢之得人恭惟某官重厚而疏通端方而樂易早游霸府參豐沛之故人晚踐周行值唐虞之盛際外則使節州麾之徧歷內焉郎曹卿寺之游更茲由簡擢以牧民乃復曳鳴而入對上心念舊未容褰鄧水之帷帝命維新趣使從甘泉之鴈矧嘗司於九扈每深戒於二東本末源流既達理財之義優游贍足庀收富國之功某猶貶非長屏幪有賴聆除書之誕布豈慶問之敢稽欣頌於中喻言曷既

漢州謝到任啟 代外舅

浪迹江湖緬慕散人之號疏榮觀闕驟分剌史之權載棨載弢之

恩深愧餅罍之量溢伏念某起家寒甚與世遌如意甚廣而才疎心每勤而力困平時事業有類虎頭之痴薄宦蹉跌常虞馬尾之誤昨以閭閻之小子久陪臺省之諸公人笑揚雄何爲官之拓落自憐方朔聊棲位以從容粵襆被於相庭尚剖符於桐水雖賴洪鈞之播物豈期殯弩之射人蓋由所領之邦適治無辜之獄倘使曲加文致稍甘使者羅織之心其如妄起事端將失朝廷寬平之意未容投劾俄已沐歸幸公議之甚明在私情而何憾一邱一壑方且浮游三沐三薰忽蒙湔祓爰從家食復畀州麾朝引綬而示故人夕飲冰而問前路既賴濡瑕之施詎辭叱馭之勞舟車幾萬里之遙寒暑涉三時之久捫參仰脇罔

知蜀道之難見日舉頭尚覺長安之近況此土風之美居然民俗之淳江山雖岷浙之殊郡縣實漢唐之舊談叨共理殊愧空餐茲蓋伏遇某官道可覺民忠能致主納誨而輔台德巨川資舟楫之功以智而爲帝謨元首嘗股肱之喜泰符愈燠巖石增隆俯憐椓闒之小材曾是門闌之舊物故推涓滴以沃焦枯某敢不深察吏謾勤求民隱布垂政惠實慚王濬之風安輯蠻夷尚效子嚴之治

賀楊州劉安撫岑啟 以下代監司

一麾出守甫被詔除十圖爲連就膺閫寄上列侯之印組植元帥之旌旗喜極旄倪光生巡管恭惟某官士林宿望禁路老成

如漢君房言語妙於天下如唐子厚議論屈其坐人早殫啟沃之心久袖經綸之手逮聖神之圖舊須哲父以奮庸游膺宅牧之求用示秉鈞之漸民之攸墜既興禘祫之謠王曰還歸即奉絲綸之命某猥塵使事密借鄰輝挹淮海之波瀾通津不隔想平山之風月半坐遙分惟欣頌之交懷匪敘陳之能究

賀兵部楊尚書棒 啟

誕敷明詔因任耆儒武部久居就正夏卿之職鑾坡舊直并升內相之華選二命以峻遷實一時之榮遇恭惟某官業窺稷契德並淵鶱方其奮迹於西南固已騰芳於中外追陪興運徧歷要津以道事君蓋亡同於憸媚有獻告后每務竭於忠精比擢貳於司戎仍兼官於視草世推洪禮蔚爲文武之全材帝眷韋公時訪國家之大事將付股肱之寄先登喉舌之司挈八座之尚震鵷班加重賜九重之蓮燭鼇嶺增崇某夙幸瞻依欣逢進擢已知頗牧參議論於禁中行慶蕭曹措治安於海內其爲忭躍豈易名言

賀吏部洪侍郎遵 啟

一

輟從西掖進貳中臺策舊勞於翰墨之林試游刃於銓衡之地班聯愈峻寵數加隆恭惟某官道覺民先學窺聖秘詞章峻潔如東流赴海以莫磯閎譽輝光若北斗麗天而可仰久儀麟省旋侍螭階自入贊於命書即兼承於密旨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豈惟四海之流傳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抑亦九重之倚信眷言先政常著殊勛身雖不踐於台躔慶寔有開於賢嗣已回旋於法從即參預於政機茲惟天理之當然矧復人心之咸屬某係官江上注目日邊閎賢哲之得時與士民而胥慶其爲欣頌罔究敷陳

禮部宋侍郎棨 啟

祇奉贊書擢登宗伯副疇咨於四岳參法從於六官既德望之素孚宜師儉之允穆恭惟某官身兼數器名冠羣倫負樓煩治劇之才洽博物洽聞之學入儀司府明周官式法之功進貳奉常擅鄭國討論之美況早歲已躋於蘭省而比年屢剖於竹符

九重夙簡於深知多士共推於久次果自卿聯之峻躐升禁路之華惟是春官寔司邦禮俎豆閑之矣必將修盛世之縟文鐘鼓云乎哉豈特考有司之故事某屬將使指阻遾賓階但同封部之民日竚中和之化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戶部邵侍郎大受啓

疏恩天陛正位地官扈清蹕於甘泉佩紫荷於禁路詔除誕布輿論交權恭惟某官奧學邁倫英規表世早歲入儀於觀闕中年自樂於江湖玉黜於蠅何傷潔白珠藏於蚌愈見光輝遂聖政之益新適宸衷之圖舊握蘭星省持節日畿既並著於休稱顧難淹於近用果由宰士擢貳版曹總少皞之九農明有商之

七教三十年而制用既豐內府之儲五百歲而應期即輔中興之運某猥參漕輓實託茫麻拘縻莫遂於登門賀慶敢稽於劄牘其爲欣頌未易敷云

王給事晞亮啟

承恩金殿進位銀臺資獻納於宸猷振塗歸於夕拜一聞成命咸激懽悰恭惟某官學有本原氣全剛大雋譽早蜚於庠序英聲久藹於簪紳比由宰掾之聯進陟事官之貳得時行道兼寓直於黃扉滿歲爲員遂正名於青瑣惟茲重任時乃要塗元素回天舉世嘆仁人之勇李沆批勑在廷推宰相之風既遠繼於前修許入參於大政某改轅無補託庇有初逖聞錫命之優奠展登門之慶其爲欣頌曷罄敘陳

沈正言清啟

誕布綸恩擢司言責駿烏臺之六察參騎省之七人公道既開輿情胥慶恭惟某官氣和節勁志大才高既問學之家傳亦剛方之世濟談經朱邸涵達業以靖共奉對丹墀嘉猷而敷沃雖親擢亟升於載多而昌言未究於伏蒲遂自南臺進參右掖魏慕補闕遠追文正之遺風吉甫効勤喜見贊皇之賢嗣諒綏溫於坐席即交秉於政機某竊吹江干依仁宇下聖賢相逢而張治具已際明時日月亭午而息邪陰更覩盛事其爲欣懌難盡名言

謝安仁酒官啟代于上兄紹興三十一年

量其才而有請甘試吏於糟邱狥所欲以無爲遯疏恩於蠻觸白憐小醜亦點大鈞伏念某人品卑微家聲沉寂士皆務學顧慚不學之愚世適求才獨抱非才之嘆攀緣一命拓落半生進不能條當世之便宜上書於北闕退無以致全家之飽煖負耒於東阡三年畢戍於祠官一馬來游於帝所鷃巢寡援鵲繞樹以安歸志願易充鼠飲河而已足幸逢稷契力贊唐虞搜羅可用之英才恢廓未伸之公道權衡誠設重輕不可以物欺冰鑑橫陳奸醜固難於形遁輒忘不韙妄冀兼收念旅進於數百人之中初無藉手姑求官於三千里之外何敢傷廉雖餅罍未免

於勞心而升斗得寬於餬口此蓋伏遇某官以時俊傑爲國阿衡籍甚有聲久著經綸之效澹然無我莫親好惡之私稍沾造化之功卽是鑪錘之物某敢不深思幸會勉服官常漢家賴權酤之利源儻裨課最晉國舉管庫之能更願預恩憐

與恩平郡王啟 代外舅 睦興元年

遐微撫封蔑聞善狀近畿徙節遽奉皇華惟易地之過優豈非材之敢望伏念某生而庸陋老更鈍頑引分歸耕乃爲宜稱冒恩乘障常恐顚隮頻年捫蜀道之參一旦近長安之日雖孔門以片言折獄知難繼於前修然漢使以六條察州幸具存於成憲況依舊芘或免大訶恭惟某官秉德高明宅心寬厚追攀二

獻旣學問之天成糾合諸姬亦聲猷之日茂久賜茆之屢寢高列棘之班棣華之萼方輝盤石之宗益固某甫茲弛擔復此辦嚴口銜寵榮引綬徒驚於郡邸自欣幸會曳裾將覓於王門瞻頌交深敍陳奚究

謝解啟 代十四弟 乾道四年

上踐祚之七年正切新田之采詔求賢於三載豈徒舊貫之仍惟江右之多才而廬陵爲稱首旣有司勞於考閱故不肖得以叨塵雖曰幸焉亦云愧矣竊惟科舉非以待英傑而名卿以爲仕進之階試程豈所爲文章而前輩或觀公輔之器自西漢以來未能易此雖仲舒之學術必由之遺本朝博問以旁詢愍諸老深思而熟講雖規模歲月間有更革而經術詞章卒無等差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故糊名謄棘非禮也而不敢以爲薄褒飯擔簦非高也而不敢以爲嫌惟其舉出於公心是亦何傷於直道譬之索馬市駿骨則千里之足來如彼披沙得金鑛則百鍊之精在倘由此聖賢之相遇則自然世道之交興如必厚之非才豈斯文之敢議徒以少失先人之緒訓莫承奕葉之清芬僅嘗屈首以受書終愧强心而爲智雕蟲自笑況在他人畫虎不成果爲何物雖已無心於利祿顧嘗有道之賤貧方旅進於八千人之中僅逃曳白俄同升於七十子之內大類奪朱究非出於素期宜甚慚於公論此蓋伏遇某官心潛聖哲名震華戎以

孤忠亮節儀禁壺以崇論宏言侍帝幄暫游綠野行轉洪鈞翰墨篇章國人皆有所式施爲注措天下想聞其風旣幸仰高敢忘立懦偶綴賓興之末率緊指授之餘某敢不思奮遄圖更殫薄技事惟求遂於以少副明天子採擇之公歸則有名庶幾不負鄉先生作成之吗

省齋別稾卷八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書簡　樂語　並代作

上陳丞相書　代大兄紹興三十一年

某竊謂尊且榮者惟大丞相而事之重者亦莫大丞相若也官一品祿萬鍾運動樞極斡旋造化喜有賞温乎其春怒有罰凜然若秋百府之所儀刑九重之所禮貌仕宦至此信尊且榮矣雖初鳴澤笏委佩冕趨於帝庭日與天子論經國安民之道退而坐廟堂則卿大夫以次白事郡國日有啟聞萬務之微無不關總應酬小差利害立見人徒知位之尊而不知心常下也人

徒見身之榮而不知念常深也丞相之事不既重矣乎中興以來築堤沙者十有二而相公應期佐聖爲國元老海涵而嶽鎮之不足以喻其重也文經而武緯之不足以喻其才也逐日以新隨風而流又不足以喻其勛業名聲也今者獨專魁柄裁成萬化四方萬里白一命以上孰不願見而可使者事何由而濟績何由而成願相公博采於平時精擇於一旦參之以衆多之論照之以冰鑑之明孰善理財孰善治民孰善濟煩劇類集而籍之以俟有用將見謨謨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矣此揮人所以貴於有素也自古進退人才多不能泯愛憎置恩怨牛李紛紛迭相排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嗟夫勢利之徒朝夕門牆雖一歲九遷其官彼且以爲當得偃然有無涯不已之心緩急則向背見矣今賢人君子豈無嘗經擢用而廢棄者而閑散者而典領藩郡者相公胡不引而置之臺省寺監以責其效以盡其才乎夫專用後來孰若已試之詳練峻遷驟用孰若迭出之均一釋二美而不爲殆非所以重爵祿慎名器也用人豈可不以至公乎孟公綽之才不可屈之滕薛黃潁川之政不可移之宰輔何者大小不同故也設官分職其事不一賦才稟德其理亦不一奈何在上者不度能而授之在下者不量力而受之使强明幹敏者或徘徊於散地而懦緩樗散者反應目不暇給之務乎任人隨才此尤不可不汲汲也嘗試以是行之則百

官必稱其職百官稱職則萬務自舉矣相公都俞巖廊之上從容槐棘之間天下稱其賢後世頌其美蕭曹之勛何足道哉某遠方之鄙人也往者屢拜下風今以調官來行都竊喜相公之得時私慕相公之德化願再望顏色而不無求知之意焉雖然自敵以上其贄見不可無說有雅故者則恃其雅故有介紹者則取必介紹或以資格進或以論薦顯咸無焉則又趦趄囁嚅以効其勤滑稽脂韋以獻其佞期必售乃已若某者孤寒無能而粗知自守者也既無前四事可以自媒由後之二者竊又恥之故殫精致思陳愚者千慮以仰裨聰明之萬一庶幾自別於旅進之士而妄意一眄之寵惟相公察其忠而恕其愚無任感

暨不宣

又上朱參政書　同前

某不佞竊嘗妄論自古賢人君子所以能任大事立大功修身則身修治國則國治者其說有三焉曰才曰學曰德而已蓋人非才則無以行才非學則無以明學非德則無以成方人之少也志氣敏銳視盤錯肯綮莫不迎刃而解可謂有才矣然而天資雖高浩養未至中局所守外物或得以搖之譬如乘輕車策駿馬固可日馳千里至於積中任重則有時乎敗矣故必少安下位深涵遠業以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端其源以三代漢唐之事暢其流然後物來能明事至能應彼雖膠膠擾擾而吾優游自若也學明而德成其效若此始可以爲成材而堪世用矣昔諸葛孔明卧龍也然且躬耕南陽抱道草廬及蜀主三顧乃慨然以當世自任至唐元稹宗元之徒其才雖高其守未固驟居要路輕試而妄用之難乎免於顛沛矣由是而言才以行之學以明之德以成之固自有次第哉恭惟閣下以經術文章少年取名第馳雋聲所居之官大所爲之績成凡命宣諭於外者莫不交口稱道章在公車可覆視也人謂日三接歲九遷矣顧乃輕視爵祿專意古學凡廣大精微如六經奧義辨博如諸子上下數千百載如史氏典章法度如本朝率皆深窮而力究之如是者二十年經綸之學富矣中外之望隆矣於是時也天又相之乃當主上厲精更化圖任舊人之際而閣下寔首進焉一命而爲爭臣日以堯舜之仁義祖宗之勤儉沃上心正國是再命而爲中執法非特奸邪畏其鯁峭也善類蓋有賴焉三命而登廟堂則又盡以平昔之所言措諸行事今鼎席虛位進拜在旦暮矣人徒見閣下之德顯著如此而不知天賦其才於初究所學於中如積春夏以成歲功而非一日所能至也某一介鄙士身遊大治幸因調官得望顏色而言詞淺訥不能歌詠勳業以爲賓贊之藉姑臆度閣下杜德機而冒陳之若乃既見盡子則必有自失而走者矣不宣

謝執政小簡　代方總領

某官鈞座某區區申詞之儀謹具右幅即日恭惟雍容廟廊綏靖華戎六氣順迎鈞候動止萬福融和在序仰乞上爲宗祊盡珍重理某無任懇禱不備

某猥以孤蹤庇身大治日與黎庶涵泳膏澤百年之幸無以喻云惟是違去熒座行再暮矣咫尺之書雖時瞻顯融之聽而奔走左右則未有期戀慕之私祇攬方寸倘乞矜念

某不佞讀廣夏之書則知大臣談明弼諧之功讀商周之誥則知大臣立經陳紀之效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邁德如皋陶格天如伊尹交修如傅說至於制禮作樂則又視周公爲無愧此非某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敢以爲黃閣之獻

某人品幺麼斷斷分無他技某宜封植人材不棄菅蒯拔自常調列之節曹資淺望輕常畏二十八宿之笑今乃第其功次山加陶鎔使領司府少列之選夫以名參卿月職應使星前人以爲美仕而庸虛不省者併得之白井造化深功豈易臻此空言何足敘感姑以見鴈分一耳

某竊考成周設官凡王計之臣鮮不及軍旅之賦若乃均節財用則大宰專之蓋所謂王計者不過各出納執成法而已唐以輔臣判度支用此道也今錢穀大計實本廟堂之規書顧乃錄屬吏之小勤舉陽明之盛典無功冒寵以懼以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願賦是詩以爲謝

某聞之書非可以盡言言非可以盡意然傳千里之态态寫寸心之拳拳捨是則無以自見用忘犯分澡雪精神裁爲短啟致之記府其視言意兩忘者不猶愈乎若曰壞穴微蟲簣敧太虛則某知罪矣

回江東王運幹漢小簡

某頃趨笤尚書於版部稔聞俊譽恨一面之未遂也茲承贊書計臺乃可朝夕見之何慰如之顧上春猶有寒色而修塗不無動止衛生有術願加之意執事文學政事得家傳者是宜妙齡秀發已爲朝廷所知闊步要津可拱以俟婉娩幕中直假途耳既喜視印有期且慶峻擢之隨至也

妻妹親書

東阡西陌幸容白附於鄉鄰北富南貧敢謂見求於昏對既卑識盈階之玉遂遑馳擇壻之車伏惟某人得儁詞場信人門之俱美而某第幾女稟心女誡處閫閾以自修及笄方議於有行委幣過勤於不棄施衿繫而從父母雖未著於采儀執箕箒而奉姑嫜亦勉承於嘉命乃如微物已具別牋

向宅親書以下並代大兄

生而有文仲子所以歸於我占之曰吉有嬀所以育於姜惟二姓開天合之祥故六爻遇咸亨之象伏承令姪女幾娘子襲紫傳龜之後可想功容而某仲弟具位某裂荷焚芰之初不輕伉

儷簿宦瀟湘之境密瞻星斗之光敢以同生聘於猶子雖門閭不稱頗違鄭忽辭大之言然鄉黨相鄰或得王褒欲婚之意敬陳薄幣具載別牋

小一姪納幣胡氏親書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飛鳳諧占已參同於初筮委禽匪強宜兼備於末將倣二繩三黑之儀成八木九金之數膺辭誠幣儻昏禮之無違筮廟迎門俟主人之有命其如名物別具翰牋白虎通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

十二弟韓氏納幣親書乾道四年三月

求繫當懲蓋議朱陳之姓相攸可樂輒昏韓魏之家幸南北之俗同心強贏之辭隔問名納吉既浮歸於矜從束帛儷皮願敢

辭於菲薄其如名物別具牋封

江權卿親書

姊妹若人未忘前好弟兄猶子許續嘉姻豈無他門是式古訓伏承某人摛詞場屋擅無敵之聲以某姪女某人毓質閨房及有行之歲遠貽厚幣申講大昏因不失親彼既篤通家之契人惟求舊此詎移擇壻之車薄禮往酬別緘具載

趙尉親書 乾道五年

燮彼諸姬莫振周公之胄緒口成二姓敢攀高帝之子孫豈圖流落之餘乃講綢繆之契伏承某人端莊有立素推崇室之英而某女純靜無華早慕閨門之秀荷良媒之遠暨殆嘉耦之夙

成浩浩銀潢正賴餘波之及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薄禮往酬別牋具載

王蘊親書 代王倫 嘉泰二年

北陌東阡昔以朱陳爲重故家遺俗今何齊鄭之嫌幸附一廛之末願承二姓之好伏承令姪女三小娘閨門夙著在齊眉舉案以非難而某姪孫登仕郎蘊家閥雖衰尚坦腹食牀之自若占既諧於鳴鳳喜或頗於乘龍微物有常別緘具載

廣德軍鹿鳴燕樂語 代外舅 紹興二十六年

興賢能而獻王妙選已書於鄉老實幣帛以將意習章必燕於嘉賓伏惟解元諸先輩夢筆才高然其思敏能賦擬卿雲之作窮經談伏鄭之非連東海之六鶩氣吞餘子定聊城於一箭勇過三軍知郡某官輟自經帷來分符竹體聖上崇儒之意教郡侯勸駕之風爰即黃堂徧延珠履況右席雍容之別乘時論譔之名流賓主俱賢疑是德星之聚舍吏民改觀肯信儒冠之誤身重茵爭看於翻紅疊鼓屢催於舉白若古有訓不醉無歸但某等謬列伶人叨持樂色雖賤工之無取幸盤饗之親逢不度荒蕪敢陳口號

才子觀光入帝京使君勸駕意殊深騎鯨定喜攀仙桂鳴鹿先須詠野芩好去玉階方寸近休辭金盞十分斟明年玉殿鶯花麗洗眼宮袍宴上林

請盧帥樂語 紹興二十九年

碧幢紅旆將宣渦口之威名紫燕黃鸝先賞江南之佳麗爰開賓宴用洽鄰歡伏惟某官氣稟金方謀高玉帳早提義旅全生聚於泗濱中領偏師盪妖氛於顓水謂合入司於嚴陛乃勤出鎮於帥藩緩帶輕裘隱吳公之敵國折衝回圍賢奇勤之長城某官念兩邦相望之非遙聞千騎來臨而甚喜平分風月傾倒樽罍盍盡醉於芳春庶少圖於行色

三月春光未肯休兩邦賓主總風流照階旌旆交輝映瓊座笙歌競勸酬尚有長紅强半在休辭大白十分浮介圭早晚催歸覲應記臺城此日遊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墓誌銘　祭文　祝文並代作

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代閻直學士張震乾道三年

紹興辛未震對策集英殿天子嘉其狂直不遜而進之時尚書郎王公彥光爲覆考官既賜第例上謁知其君子人也後數歲與考上舍試公以御史監視自鑰閘至揭榜日夜談經論文僕燈盡不休又知公篤學醇儒愈益加敬焉居頃之天子議置相人懷向背公獨介然持正論予蓋耳聞目擊竊嘆息以謂儒者操守當如是矣其後公守漢子鄉也雖宦游他邦實同其

政異乎泥古而不通者今上登極丞執法殿中乃抗疏道公立朝本末與治郡善狀事雖報聞旋以大理少卿召公而公久勞於蜀力求便安復持節於外未幾而病遂以不起將葬其孤不屬他人銘之數千里謁於予非以予知公深耶其何可辭公諱葆彥光字也吳郡峴山人曾祖制祖申皆隱居不仕父億樂道好善一鄉推長者以公升朝累贈右中散大夫母令人吳氏公自幼志識絶人讀書幾廢寢食舉冠以通經能文稱由學校貢大學每試常右諸生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通州海門尉未上改處州麗水王簿與守檄治闕陰公規模闊遠不類少吏當路才之用薦舉陞秩而去紹興改元天子思廣言路講求賢良等科公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爲言執政諱而奇之欲試以事會詔侍從舉劇令得常之宜與邑大比屋皆士族固已難治而淮浙兵孳盜起將士往來憧憧稍乏興輒以軍法從事俾吏駭竄公白父母曰食君祿無愛元理者弟可養親毋以某爲念也明日取丞簿印兼佩之自晨治事至暮未嘗退食將有諫頗妄求輒面折力拒人爲股栗公弗恤也久之民德公不擾吏服公不可欺相與協力應軍需而武將亦知公勇於義稍稍自戢於是簡條教立綱紀專意息民視他邑獨晏然至今父老猶能言當時之事稱公之善也秩滿部使者交薦而郡守雅不樂風宗室子常爲公所繩省使訴公有榜通衢來告

者至掠治邑胥徐公過失卒無所得而止改左宣教郎朝廷將用公於邊公以親老辭乃調臨安府仁和丞改江陰軍教授丁中散憂服闋通判揚州入監登聞檢院遷宗正寺主簿轉本寺丞賜緋衣銀魚擢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於時史令人老矣公養志盡孝朝士浴美竟以憂去三年杜門讀喪禮人不見其面免喪以舊官召兼權考功當是時百司無敢可否事公獨伸滯直枉當官不避未閱月鬚髮爲白有蜀士黎洋者以改秩賜吏文書成賄不如約吏懟詣曹自首而逃洋下大理獄而吏不可得公白侍郎法雖有取與同罪之文而事非骫法勿坐與者請釋洋破吏詭討侍郎搖手曰止爲士多資禍及吾屬矣

公拂衣起曰滋嫌擠人吾不忍也自白執政釋之其忘已盡公類如此今魏丞相常謂人銓曹得王公寒士之幸也俄兼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公自入朝安於平進同僚驟用者踵相躡怡然無慍色晚用侍御史薦入臺復以正議不爲衆悅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秦氏初失勢有江東使者諱出其門追治王晌守宣城亡失常平錢穀事甚急逮繫平人滿軍獄久之無驗公下車首理出之使者劾公惠奸公亦奏使者撓法事下他司併治而公詞直使者既重坐公纔解守符旋起知漢州撫綏善良鋤治姦猾境內大治乃繕修學舍增葺城壘訓

厥具舉蜀人謠云廣漢南隆闕清強天子聞而嘉焉尚書郎召升部刺史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名士劾退貪吏然後鎮以無事閫境大治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而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會稽近行閫政尚姑息公屢行帥事疾惡彌厲歲歉請厚捐民租仇家因飛謀釣誘適會公疾寢遂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宦與民懷公不已公亦樂其溪山乃卜居焉乾道三年公年七十矣以二月告老是月十九日卒於正寢積官左朝請大夫原配許氏門下侍郎文定公將之孫再娶里人張氏皆贈宜人今宜人莊氏右朝奉郎安詩之女生二子嘉言右修職郎嘉賓右迪功郎並監潭州南嶽廟二女嫁左朝奉郎新知南劍州周某左奉議郎新監行在都進奏院唐子詩孫二人將仕郎紹祥廣孫二子以是年十月十六日奉公柩歸葬峴山先塋之側寔積善鄉新潰里也公起布衣篤學力行鄉里所敬後生奇士爭造門問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好賢樂善出於天性貧者賙之未遇者爲揄揚致聲譽後多至執政大僚今溫守李衡倜儻有大志公一見稠人中妻以從妹世以公爲知人教子弟姪甥甚至登第薦名無虛榜吳中論儒素稱王氏公平居恂恂寡言臨事毅然不可奪天資精明善總理庶務然不自以爲能也雖稍更中外任使而援進不若忌嫉之衆間曹遠官必久次鄉進用時輒亟徙素所蘊蓄百未究一汨汨以老公亦自知不偶益肆意經學而尤邃於春秋嘗讀

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深旨以謂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姓名畧不概見其他可類推矣又曰聖經如化工之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嘗成嘆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如彦光庶幾無愧於古之儒者矣銘曰

我觀萬物皆備於書古之用才有不在儒懷以功利假以朱愚人自妄耳匪書之辜有美王公秀出三吳學恥空言志儒之初事君不欺臨政不迂忠純是遵仁義是趨用罔盡才而譽有餘平生所得春秋實誅書成而歿公不爲租銘以貽之倘後之孚

文山人墓誌代大兄 乾道四年

文生安國宇德臣廬陵永和鎮人父士慶母劉氏少知書長挾青囊術客四方輕財尚義閭里稱之年五十五以乾道丁亥正月十九日病歿於是長子已死劉氏癃老而幼子卯僧生纔九年昔我祖考之葬金鳳生寔售其地且宜力焉乃爲買棺卜穴經營歸窆以慰生母子之心其地在水東之陽田歲戊子月壬戌日甲申也

祭徐淑人文代方鄉 紹興二十九年

惟靈稟資婉嫕植德慈祥早著婦儀蘋蘩羞於南澗晚隆母道萱正茂於北堂絲綸疊拜於命書繡斧日勤於榮養已越久齡

之壽更全五福之名逮此永歸可無遺恨某幸陪令子同奉使華問疾踰旬竟爽三年之艾傷心是日空陳一束之芻緬想淑靈來歆滿奠

又路祭文紹興三十年正月三日

嗚呼淑人之來藤輿繡簾虎使侍後歌鐘導前今其去矣丹旐翩翩孝哉有子傍觀涕漣憂喜聚門埋之必然舉此一觴歸安九泉

祭岳都統母夫人文紹興三十年

嗟嗟夫人慈良柔懿婉德娠賢庶幾無愧截髮饌賓成子之志如晉士衡上流受寄夫人之賢可謂至矣烈烈元戎孝惟不匱紅口外摛綵衣入戲文駟雕軒觀瞻有煒如唐公武以顯崔氏夫人之福可謂備矣惟賢惟福人難我易釦軸金詘生享其貴壽考令終沒也何慙陳辭薦酒孝子之慰

同前

恭惟夫人善幷美具是生賢子允文且武閫總萬兵如虎如貔三牲五鼎受養慈闈天子善嘉錫之象服相彼石窌開以湯沐惟富與貴人生所難孰如夫人獨享其全謂當百年鶴髮兒齒以慰子榮口口無已彼蒼難諶奄兮忽焉朝露流薤北堂謝萱凡茲聯事一哀莫助遙致奠觴維子之故

七兄親迎歸廟見祝文代大兄 隆興二年

傳曰昏禮者上以事宗廟故君子重之茲者仲弟某親迎於向氏禮成而歸謹涓休辰祇謁於廟所以遵古宜也夫惟祖考安之則肥家繼後世於是乎在伏惟尚享

伯考伯母加贈通議恭人祝文代大兄 淳熙元年十月

必達不肖昔者不能仰副教育致其祿養忘賴遺蔭獲通朝籍去歲之冬幸值國家對越天地溥推漏泉之澤肆我考妣再膺褒贈之典則又守官閩服不獲躬致告焚於墓道大懼稽誅上命益重不孝之罪謹遣弟必正以告尚享

省齋別稾卷十終

平園續稾

上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平園續稾

平園續稾序

太師益國周公之文行於世者前集號省齋文稾寶謨待制出陰陵務觀既詳而序之矣其子司直綸以謁登門久受知厚又哀其近作曰平園續稾俾爲後序謹伏讀而歎曰連篇累牘姿態橫出千彙萬狀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詩賦銘贊清新嫵麗碑序題跋率常誦其所見足以補太史之闕遺而正傳聞之訛謬又何其精也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歷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其後穿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

亦陋及公發揮文忠之學被遇高廟輔相阜陵弼成治功於是二公屹然並著於六七十年之內今觀遺稾貫串馳騁雍容而典雅體正而氣和使人味之肅然起敬如儼立於彤庭廣厦之中黃鐘大呂忽振心目考其淵源蓋有自來淳熙中公翱翔於鷺臺鳳閣間既登政地謨亦備教於朝紳之後時高文大冊多出公手每竊寓目唯恐不能屬厭再還周行而公謝政事去矣歸自南安道出吉水嘗從公於平園之上侍坐亘於充賦之堂見其年益高視聽益壯議論著述方川至而無倦也竊以爲天之生斯人也不數則其惠利後世豈直言語而已哉後之覽於斯者盍亦參公之行事而親焉則文章學問本末源流人材風

俗盛衰起伏皆可自是而有考矣嘉靖丙寅仲秋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徐誼謹序

平圃續稾目錄
卷第一古律詩
上巳訪楊廷秀賞牡丹　王子俊求圃中六詩
孝宗皇帝挽詩二首　陳誠之送菊
張坦夫示朕莊圖
歐陽伯威葛德源小集圃中　春日早起
寄楊廷秀　簡世傑挽詞
次韻陳誠之送芍藥　送張道士
彭孝求送芍藥　魚兒牡丹命曰花妃賦詩
子中兄再示新詩次韻　趙山甫和花妃詩次韻

李子權圃亭詩　次韻楊廷秀和花妃詩
劉訥畫朝賢像　楊廷秀奉祠感恩詩次韻
梁孝子詩　李得善賦麝鹿次韻
寄題胡氏福棠堂　乙卯中秋永和鎮省七兄
平圃荷花數畝張彥和兄弟見售
中秋梅桂盛開邀黃巖老賦
李子西秋試畢攜家兄舊詩相過索次韻一
中秋古梅次子中兄韻　中秋招王才臣賞梅花
歐陽邦基母氏挽詞　黃埴母氏挽詞
吳斗南夢芳亭　張同之送大有年堂酒
楊廷秀過訪即事　初春嚴桂
趙彥操挽詞　送徐淵子還臺
陳處和寄蓍玉軒圖並詩　次韻楊廷秀賦海棠
楊子直示壽皇御批制草熟狀並詩走筆奉酬
劉先覺雲琴圖　寄題周氏用德堂
寄題朱氏渙然書院　寄題風月無邊樓
次韻玉蕊　次楊子直韻
次正伯奮韻
林順卿賦玉蕊長篇用楊使君韻爲謝
春華樓芍藥

陳誠之送花招遊快閣戲答　劉江白畫圖
答錢狀元賦玉蕊送其還朝　舍趙正則賦玉蕊
江西美示古調七篇走筆述懷
和次對兄芙蓉　重九次七兄韻
楊廷秀送牛尾貍次韻　寄題高殿撰讀山堂
王氏蠹芳堂
卷第二古律詩
蜀錦堂海棠　夜夢奏事
晨起有感　顏侍郎挽詩
曾無疑送金橘次韻　彭孝求送芍藥戲答

連年親聽不明戲成　次去夏孫從之賦玉藥韻
張履妻挽詞　張奭妻挽詞
題賀升卿春秋會正論　題江西美詩編
戲題洪景盧碧崖修造疏後　胡氏逢慶堂用秉成兄韻
次韻李得善需酒納婦　同甲小集
彭孝求送芍藥　題紹興庚午秋閨小錄
趙師奭挽詞　題劉醉庵詩集
子中兄招飲次韻　重九侍七兄戲成
立春夜雪留楊伯子小酌詰旦送詩戲和
會同甲次舊韻　送章希道後漕江東

賀升卿寄平園新詠次韻　次朱叔止年字韻
汪仲嘉寄適軒記詩銘等次韻
次樓大防韻　答朱叔止寄詩次舊韻
徐商老儒榮堂
白牡丹異種名之曰青白圭賦詩
李秀叔挽詩
三月三日值清明會客江樓
寶文待制送芍藥賢郎索詩
譚漢卿筠坡書院用誠齋韻　題楊廷秀先生孝子墓誌後
無心居士劉君挽詞　張彥文挽詞
王籍求讀書堂詩
平園創層樓子直貶詩次韻
次丙辰七兄舊韻爲重九之約
戲王駒父約伯威德源諸人共不托
張定叟挽詞　次韻楊廷秀
廬陵主簿李子賢代還索言
七兄約作重九未果又送魚酒次韻爲後約
讀南軒集
明農堂牡丹招歐葛小集用舊韻
錢待制挽詞　送楊伯子知南昌縣

贈蕭虞卿　致仕劉楹挽詞
次韻張子儀荔枝　光宗皇帝挽詞
張子智修思賢閣奉趙清獻

卷第三古律詩

余仲庸示洪景盧松風閣記題詩反招隱
寄題安福朱氏所居　管長源挽詞
賴秀才家拾青樓　會靜庵挽詞
曾忠佐思永堂　寄題胡仲方官舍信芙樓
胡季文挽詞　送楊子上赴郴守招
江西美約局愚卿兄弟及許景陽相過觀鶴雛飲夔投新

酒擘荔枝白蓮池上和西美作
江西美復送四景詩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五次韻
四景詩似欠一首枕上足成示西美
久闕雨簡西美附詩
中秋小集巖桂紅梅海棠林檎盛開西美賦四絕次首篇韻　題龍泉李氏槐蔭書屋
題龍泉項唐卿盧溪書院　題龍泉李氏萬卷堂
歐陽紹之桃花石　巖寬桂巖堂
次韻章茂獻謝茶
次韻章茂獻謝茶　題龍泉李氏萬卷堂
歐陽紹之桃花石　巖寬桂巖堂
題龍泉項唐卿盧溪書院　題龍泉李氏槐蔭書屋
中秋小集巖桂紅梅海棠林檎盛開西美賦四絕次首篇韻
久闕雨簡西美附詩
四景詩似欠一首枕上足成示西美
四次韻　五次韻
江西美復送四景詩再次韻　三次韻
酒擘荔枝白蓮池上和西美作

太和丞廳三亭　送綸丞郡章貢
太和趙令造渡舟代酒課二圖各題
沈持要挽詞　寄題彭南夫讀書樓
劉訥畫廬陵三老圖　和西美賦生瑋瑁
再次西美韻簡季章　次韻楊廷秀瑞香花
再次楊廷秀韻　余丞相挽詞
次韻楊子直
冬至胡季亨伯信仲威叔賢相邀賞洛花觀矮人以開閉長短成四韻　元日口占寄永和兄
三日胡季亨昆仲歐陽宅之李廷可雨中小集疊岫閣次前韻各賦一篇
答周愚卿江西美劉棠仲賦江珧
元宵浮圓子　再賦
清暑堂次王民瞻胡邦衡二公韻
陳正仲過小樓出新詩惠手書十扇次韻
陳正仲索贈　月石屏蛾月硯
悼亡後病齒感賦　陳元樞挽詞
胡季亨園中觀生亭　徐子比獨秀山
喜胡伯信昆季至

卷第四銘箴辨
賀德章悅齋銘　靜庵銘
吳氏忠正堂銘　益壯齋銘
桂隱銘　愚谷銘
達齋銘　迂齋銘
坡谷齋銘　濂伊齋銘
香山樓銘　馮軫元琴銘
送綸丞郡十以箴　吉州司戶廳綏齋箴
辨登第金花帖子　題盛京登科小錄
錄容齋續筆題後
卷第五贊

曾無疑藏李伯時作東坡像贊
徐淫求六一先生像贊　胡忠簡公像贊
宗室公衡真贊　趙山甫寫余顏索贊
曾無疑示余真索贊　劉氏兄弟寫余真索贊
梁光遠寫余真自贊
陳誠之記余顏置明遠樓感賦
葛玢繪三壽圖求贊　尼正記顏求贊
南城吳氏記余顏　聶倅寫真求贊
趙仲肅掾盧陵即詩人堂西開小齋寫余真求贊
曾忠佐築思永堂閣書閣肖楊誠齋及余像
游元齡寫予真求贊　吳伸兄弟寫予真求贊
鄭安世寫壽星求贊　趙彥煉寫余真求贊
邵之綱記予顏戲題　張武記衰顏求題
延平郡人吳氏寫予真求贊
黃思義寫予於大椿之下戲題
張仲寅寫予真倚松而立戲贊
杜敬叔寫予真戲題　李子西記予顏求贊
鄭準官九江攜予顏求贊　王時可寫平圓真口占
徐淫寫予真求贊　謝幼學傳衰容爲題四句
曾錫寫予真題四句　王正則作唯齋寫衰容

劉季新寫陋質道衣羽客索贊
本覺長老爲予兄弟寫真　志超爲予寫真求贊
德冏上人寫予真求贊　惠宣寫予真戲贊
祖燈寫予真戲題　仰山行者智印寫真求贊
僧希奇求予真贊
覺報長老寫予兄弟真求贊　龍堂院宗慜寫真求贊
僧慈濟寫真求贊　知觀李惟賓寫余真求贊
僧靜高寫予及子中真求贊　僧德永寫予真求贊
長老智華寫余真贊　僧祖月寫予真戲題
僧智印寫平圓仰山乘成三人真
知觀蕭性清寫予真　羅道士寫予真游湘中
僧法源寫真求贊　長老德鎧寫平圓真
周允寫平圓真於松竹龜鶴間戲贊
宋千齡寫平圓真於松竹間從以鹿龜求贊
鍾可久寫平圓真睨蟾依桂爲壽
俞允廸寫平圓老叟真　王思恭傳予神戲贊
李汝發寫平圓真　李端義求平圓真贊

卷第六　題　跋

高宗御批陳恩恭奏劄跋　淳熙戊申國書跋
光宗御書跋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自題寫真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蔡君謨飛草帖　唐人臨王子敬帖
吳悅書
王獻之保母墳志　蕭楚公書
孫氏四皓圖　米禮部參星賦
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樂毅論　跋鄴侯遺事秦稟
跋汪聖錫與趙醇手書　跋德化陳氏義門碑
跋東坡桂酒頌　題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題汪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跋劉寀之浩然集

跋何居仁自作墓志　題宜春李椿詩卷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絕　題李玠叔詩文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題百醉老人趙士暾詩卷
題劉昌詩母墓志　題謝昌國與朱陞書
跋蕭唐叟時庵記
題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　跋金彥亨文稟
跋范覺民謝罷政表稟　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跋張忠獻答宋待制書　題張如塋表疏
跋六一先生跋杜濟神道碑　跋獨孤延壽碑
卷第七題　跋

跋樊常侍碑　跋歐陽公書嗣禋碑跋
題楊謹仲芍藥詩後　跋胡忠簡和王行簡詩
題羅起宗廟食碑
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御書樂毅論跋　題呂獻可墓志
跋張仲宗送胡邦衡詞　題蔡忠惠公帖
題陳忠肅尊堯集稟　跋歐陽文忠海學帖
跋徐夫人書經帙　跋胡忠簡論和議稟
題羅煒詩稟　跋焦伯強與潘脩夫帖
跋呂伯恭日記　跋廖中精記
題謝昌國式燕堂記　題廬山西林道場碑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跋歐陽公跋養陽山文
跋歐陽公與裴如晦帖　題張志宣藏東坡畫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跋宋待制宣軒自適詩
跋李先之禮記義　跋陳剛中石材廟詩
跋劉昌詩之父青詞稟　題胡邦衡撰胡從周誌文
題張魏公與晁升道啟　題呂紫微與晁仲石詩
題李龍眠山莊圖　題張魏公與彭子從書
題陸本益齋記　題南唐訴牒
題浮雲居士雜記後　題孔仲良藏唐告身石刻

題歐公與劉侍讀帖　書溪堂集後
卷第八題　跋
題曾侍郎清廉帖　跋游祖武禊帖
跋楊廷秀作霜節堂記　跋唐子西帖
跋韓子蒼與曾錢唱和詩　跋曾錢韓唱和詩
跋蕭氏祖長官告　跋蕭御史殿試真卷
跋宋帥奏稟　跋張忠獻與外舅帖
跋義靈廟碑
題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　跋江氏舊書
跋山谷書唐人詩　跋張芸叟劉涇詩
跋司馬文正公手抄富文忠使北錄
跋東坡上薛樞密書　跋楊廷秀贈族人詩
跋曾氏兄弟帖　題歲時雜記後
自題與黃談書尺　跋鄔處詩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跋戊午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跋張如瑩歸去來詞
跋王才臣十史論　書譚該樂府後
跋宋景普書佛經　題趙清獻三帖
題楊廷秀義方堂記後　跋東坡與張近帖
卷第九題　跋

康王與向子諲吝目及御筆等跋
跋朱元晦社倉記　跋山谷題橘州書卷
跋東坡晚年帖　跋歐陽公與張洞書
書馮順自得集後　跋黃魯直帖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書歐陽獎世碑
跋富鄭公與李中師帖　跋劉辰告墓碑橫石
跋顏魯公書　跋張安國與伯子家書
跋山谷書文賦　跋柳公未箭帖
跋楊廷秀石人峯長篇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題趙清獻帖
題謝何何叔送羊羔酒詩　跋蕭氏敦節堂詩
跋陳瓘書　題山谷書踐祚篇
題鞠城銘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
跋養正堂記　題李彥平遺書後
跋曾無疑藏帖　題曾南夫集序
跋劉氏後隆堂詩　跋李伯紀青原詩
跋董體仁帖　跋滿堂詩
卷第十題　跋
跋與可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跋秦少章雜文　跋秦少章詩卷

跋向子諲遺書　跋蕭劉唱和詩卷
盧帥靖康勤王跋語　跋東坡秧馬歌
跋吳伸藏曾子固帖　跋尹焞帖
跋修禊序　跋汪逵藏東坡帖
跋趙弁雪圖　跋山谷與孫端帖
跋胡邦衡奏劉棄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跋陳少陽哀詞　跋包孝肅帖
曾三異藏盤松贊跋　跋魚計亭賦
跋梁仲謨奏棄　跋黃通老奏棄
跋楊無咎畫秋蘭

卷第十一　題跋
跋歐陽徹遺事　跋曾無疑藏山谷帖
跋何居仁張斗南序　跋馮摯藏五帖
題趙遯可文卷　跋楊廷秀飲酒對月詞
題陸務觀送其子赴官詩　跋劉共甫朋邦衡帖
跋保母碑　恭和內寘御詩草跋
跋蘇黃門楞嚴標指　題文氏雙秀亭詩
跋韓范歐與尹師魯帖　題范文正公帖
題趙逢原得母詩卷　題平園圖後
題宋牲西園詩稾

卷第十二　序
傅忠肅公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年譜後序
集古錄序　集古錄後序
歐集後序　劉彥純陶詩後序
元豐懷遇集後序　朱新仲文集序
王致君文集序　羣玉詩集序
蘇文定公遺言後序　楊謹仲詩集序
漫齋文集序　曾南夫提舉文集序
毛拔萃文集序

卷第十三　序
陸子履嵩山集序　趙訓之忠節錄序
三孔文集序　孫尚青鴻慶集序
初寮先生前後集序　高端叔變離騷序
續後漢書序　王參政文集序
陸氏翼孟音解序
卷第十四　序
澈溪居士文集序　杉溪居士文集序
漢兵本末序　求齋遺棄序
仲弁文集序　程洵尊德性齋小集序
帝王經世圖譜類辭　曾氏農器譜題辭

曾無愧南北邊綺序　張良臣雪窗集序
忠正德文集序　撫州登科題名記序
張文靖公文集序　王氏濟美集序
芮氏家藏集序
卷第十五　序　雜說
沈氏論語解序　吳康肅公湖山集序
黃簡肅公奏議序　晁氏二圖序
劉諫議諫稟序　龍雲先生文集序
文苑英華序　送曾公薦赴省試序
送曾明序　送黃伯庸序
蕭人傑如寄齋說　張德滿悅齋說
習齋說　周伯熊勤齋說
茶陵學林堂說　楊尤祖筠溪說
錢氏帖贍庵說　書贈谷若霖
書示陳撝　書示彭蕭
書贈劉子思　書贈曾無疑
書贈劉澈　書贈許介之
李縣尉字說　趙汝橙字說
蕭光字說　姪孫顯字說
田炳名訓

卷第十六　啟　親書
回朱元晦　回趙子固
轉少傅致仕謝宰執　回張定叟
回翠虞卿　回張伯子
回趙待制　回韓子及
謝陳提刑生日詩　謝許監丞生日詩
謝鄭通判生日詩　回陳正仲賀冬
謝生日詩　謝吳時顯生日詩
復少傅謝諸府　回韋茂獻賀復官
賀陳正仲除職　回賀編審察
賀陳勉仲拜右相　回甲寅賀冬
賀覃恩轉中大夫　回賀入新第
回乙卯賀年　回乙卯賀冬
賀除待制　達迎啟
回丙辰賀年啟　回丙辰賀冬
回丁巳賀年　回丁巳賀冬
回戊午賀年　回己未賀年
餽歲小啟　賀致仕
己未賀冬　庚申賀年
賀郊恩開國　賀增秩晉爵

謝臨慰　回蕭郎中親書
與胡季解求親
卷第十七 狀
謝贛守　謝寄居通判
謝路鈐路分　謝憲司提幹等
謝郤之綱　謝李賀州
謝齊僉判　謝趙路分等
謝鄭通判　謝黃經畧等
致仕謝守倅寄居　謝楊守門送上冢
謝趙守門送上冢　慶禮賜粟帛謝大守
復少傅謝監司　益國夫人喪謝守
謝達迪狀十四首　謝訪及狀四十首
守倅月望訪及十五首　太守年節二首
路鈐倅寄居　太守冬至九首
趙參議　回太守賀瞿雪三首
謝太守立春二首　謝人移厨十六首
謝訪別狀九首
卷第十八 記
賞心樓記　蜀錦堂記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廣德軍重修燕門記

萬安縣新學記　墨池閑記
贛縣修學記　撫州修學記
梅州貢院記
卷第十九 記
泰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　袁州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廬陵修學記　分宜山谷祠堂記
玉和堂記　敬齋記
泰和縣龍洲書院記　吉州通判廳記
汀州長汀縣社壇記　終慕堂記
卷第二十 記 碑
吉州錄參廳名記　敬思亭記
筠州樂善書院記　杜氏潛光堂記
筠州判官廳記　台州仙居縣學記
廣昌縣學記　撫州學記
廬陵三忠堂記　永豐旌忠廟碑
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
張忠定公壽　神道碑　張忠簡公闡　神道碑
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
范公　成大　神道碑　周公　樞　神道碑
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

蔡公伸神道碑　程公大昌神道碑
松公光朝神道碑　周簡惠公葵神道碑
卷第二十四神道碑
趙君善俊神道碑　陳公居仁神道碑
卷第二十五神道碑
張公鄂神道碑　高君夔神道碑
鄭公丙神道碑
卷第二十六神道碑
陳公良翰神道碑　○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卷第二十七神道碑
汪公大猷神道碑　蕭公燧神道碑
洪文惠公适神道碑
卷第二十八神道碑
林公保神道碑　謝公諤神道碑
卷第二十九神道碑
○洪文安公遵神道碑　梁公汝嘉神道碑
卷第三十神道碑
宋公松神道碑　李文敏公郁神道碑
趙公伯驌神道碑　鄭公興裔神道碑
卷第三十一墓誌銘

胡斗南墓誌銘　胡公昌齡墓誌銘
彭君堯輔墓誌銘　方君崧卿墓誌銘
淡然居士墓誌銘
卷第三十二墓誌銘
江公文叔墓誌銘　譚孚先墓誌銘
彭元亨墓誌銘　曾光祖墓誌銘
董昌裔墓誌銘　趙介墓誌銘
彭君商老墓誌銘　周君因墓誌銘
葛先生濛墓誌銘
卷第三十三墓誌銘
張使君晚墓誌銘　劉人傑墓誌銘
彭君叔度墓誌銘　彭君漢老墓誌銘
王君伯翁墓誌銘　張主簿履墓誌銘
尚甥振藻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墓誌銘
曾迪功彥佳墓誌銘　孫使君逢辰墓誌銘
趙知縣彥倍墓誌銘　趙武德伯琮墓誌銘
歐陽伯威墓誌銘　張使君鋼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墓誌銘　墓表附
晁子與墓誌銘　歐陽元鼎墓誌銘

劉君大成墓誌銘　宗室公青墓誌銘
李君呂墓誌銘　石君壽問墓誌銘
董君億墓誌銘　譚君紹先墓誌銘
宋君佖墓誌銘
李君迎墓表　彭孝子千一里墓表
卷第三十六墓誌銘　壙誌
高太夫人司徒氏墓誌銘　曾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益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段夫人墓誌銘
尙宜人壙誌　村女壙誌
卷第三十七墓碣

李君守彔墓碣　二戴君墓碣
嚴君致堯墓碣　王君鎭墓碣
洪使君槩墓碣
卷第三十八墓碣
錢君朝彥墓碣　李君琥墓碣
沈君煥墓碣　黃使君牧之墓碣
李紀墓碣
卷第三十九青詞　祝文　祭文
設醮青詞十一首　追薦亡妻九幽醮詞
奉安御書祝文　奉安土地祝文
奉安竈神祝文　謝土祝文
功德院奉安祖先祝文　省祖堂文
哭仲兄文　遷居奉安家廟祝文
遷告祭家廟祝文　加贈告廟祝文
焚黃祝文　致仕謝家廟祝文
修塋告成祝文　先妣加贈告墓祝文
祭尤延之文　祭謝昌國文
祭程泰之文　祭翁知縣文
祭會無玷文　祭吳伯豐文
祭彭商老文　祭彭漢老文

祭劉子深文　祭張叔保文
卷第四十偈銘贊題記
同楊朱兩待制爲叔懷道士說偈
報覺禪寺鐘銘　仰山長老眞贊
道人蕭妙慶求月庵僧贊　僧仁遠頂相贊
題谿禪師雜錄　題顏持約畫定光佛像
書僧中傑辨老氏論　題德光與梁世昌頌
題李伯紀跋陳瑩中所寫經　題鄭亨老新刻楞伽經
題鄭亨老新刊維摩經　贈仰山長老
戲答劉江　閣皁山崇眞宮記

麻姑山僊都觀新殿記　廬山圓通寺佛殿記
汀州定光庵記　圖鑑塔銘

平圖續稾目錄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　起紹熙甲寅止慶元丙辰

上巳訪楊廷秀賞牡丹於御書扁榜之齋其東園僅一畝爲衛者九名曰三三徑意象絶新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斸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憐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漫誇

王才臣子俊求圖中六詩楊秘監謝尚書皆賦曲禮毋不敬聖門恭而安少成復習慣心廣仍體胖（本或曰謙齋）

世事環無端聖功并有汔欲知至不至密驗物交物（格齋）

志士非匏瓜焉能繫不食毋安曰駒空谷放鳴騶入（南谷）

靜夜月篩影清晨風掃塵白合俟千戶何由斬萬竿（竹亭）

冬與滕六宜夏與赤乌敵更有挾苓功保君千歲質（松庵）

雨泥燕脂落肌膚骨肉勻方知杜陵老曾寫此花真（歐亭海棠）

孝宗皇帝挽詩二首

聖德高難並天心遠莫推如何堯舜主不與武宣時勤政精彌勵平戎志竟齎惟留大風句千古日星垂

移御重華意微臣粗探（別本作識）端思陵三載服文母萬年歡方侍瑤池宴俄藏禹穴冠餘生即、江海空有淚成丹

十月九日陳誠之（悟）送菊花小詩奉答

十月風霜動羅邊菊始黃從來司歷過失不閏重陽（今年閏十月）

僕營小圃方兩月而張坦夫屢示陝莊圖有起予之意輒成鄙句

百年種德十年栽映帶雲巖與月臺無問四時賓客醉何曾一日不花開人人爭羨富登覽物物豈知工剪裁我比樊須身更老只今學圃亦悠哉

慶元乙卯某與歐陽伯威（鈇）葛德源（洙）俱年七十適敝居落成乃往時同試之地小集圖中再用潞公讀成鄙句並錄舊詩奉呈

結茅近市壓平川圖（棘）爭門想少年鹿記楊侯歌始舉鶴歸丁令化飛仙（圖有馴鹿舞詩場會作推敲手（吾三人嘗以詩賦試於此）文會今臨出入肩同甲唱酬殊未已首篇聊記老而傳

春日早起二首

謾有衣冠已卷懷本無車馬可驚猜春來早起閑何事點檢閒花幾種開

檻上雲山逐望來樓前花木及時開老夫脚力猶强在不記登臨日幾迴

寄楊廷秀待制

共作槐忙五十春交情非復白頭新却思此地初傾蓋舊事重

論有幾人

臨賀太守簡世傑挽詞

宣力仍揚善何人范轄如一身忘險阻多士極吹噓幕府誰無敵君才獨有餘主賓俱已矣懷舊渺愁予簡范參政上客

西昌陳誠之送黃樓芍藥仍枉長篇老懶不能次韻戲答二絕句連歲許紅都勝未至末章及之

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加木辨雌雄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韓魏公以芍藥爲花后

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寘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覩紅都勝便似杜詩缺海棠許元寄歐公詩芍藥殢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山谷宰太和篇詠甚多獨

不及此花○案一本作便以參謀待海棠而佚此注考宅七賦楊謹仲芍藥詩正說此事今校改補注

送道士張惟深會從楊廷秀學詩

出世須拋世俗文休論何逐與陰鏗但求仙伯三年艾會向彌明頂上行

彭孝求惟孝以綠野行送芍藥數種鄙句爲謝

占斷春光及夏初琉璃剪葉朵張本作孕珊瑚休論花品同而異牡丹初號木芍藥蓋本同而末異出王元之文集且詠詩人樂且訏北第莫辭金鑿落韓魏公北第賞芍藥詩滿引莫辭金鑿落南禪爭看玉盤盂彭宣徽恙何妨醉自有嬌癡婢子扶

魚兒牡丹得之湘中花紅而蕊白狀類雙魚蠻蠻相比枝不能勝壓而下垂若俛首然鼻目具可辨葉與牡丹無異亦以二月開因是得名其幹則芍藥也予命曰花妃而賦是詩聞江東山谷間甚多

天教姚魏主芳菲合有宮嬪次列妃玉頸圓瑤宜粉面霞裾深染學翠衣枝頭窈窕魚雙貫風裏蹁躚鳳對飛又似金鳳花莫把根苗方芍藥留春不似送將歸

子中兄再示新詩以妃爲僧次韻解嘲

妃即嫦嬛非並后公卿雖備要嚴徐黃裳政僧夫人服紫袖聊贍御坐裾石韞山輝原倚玉點飛海運本名魚莫因韓李同佳傳便廢千年太史書

太守趙山甫希仁示和篇次韻爲謝

阿嬌金屋聚芳菲當御銀瓶序妾妃龍女墜天頗素頰餃人出水織縠衣袖垂戶外贍雙引燕在宮中第一飛不用蠹魚窶爾雅使君行合左符歸謂魚符也聊答公歸之句

李子權時中屢求所居江月亭浴沂齋詩老病未能作坐上示及和花妃詩甚工即席次韻一首所謂一彩兩賽也

姚皇原註借黃字去後幾菲菲湘水依然從二妃雙淚一時紅作鼠連枝千載綠爲衣檻前斑竹應同伴波面文鴛欲共飛吟徧世間閑草木何如江月詠沂歸

楊廷秀秘監萬花川谷中落花甚富乃用野人韻爲魚兒

牡丹賦詩光榮多矣惡語敎謝

萬花川谷第春韭也許湘靈媵伏妃翠葉迎風牽若帶紅綃浴日濕宮衣共船不妬龍陽釣鰲乘猶疑洛渚飛洛神賦云騰文注文魚有翅能飛誰把荒圖一魚目換將五十六珠歸

題劉訥畫趙韓王韓魏公文潞公司馬溫公歐陽文忠公王荊公蘇文忠公黃太史像

勳業文章各致身精神未易寫丹青八朝二百年閒事付與承明著作廷

按趙韓王普也韓魏公琦也故云八朝二百年閒事別本題目誤作韓魏王與詩語不合

廷秀用進退韻格賦奉祠喜罷感恩詩次韻

壽官均逸跨三年諫紙停書剩幾番聞道君王開獻納豈容公子散神仙東華行踏京塵歎荊澗休貪釣石溫三字底須論十字劵錢何似給養錢來詩云十字名衙倘幾按外任及宮祠隨衙官支劵錢在內侍從職事官則給職錢食厨錢

臨川梁譯投冰溪救母謝昌國作孝德記揚廷秀有詩次其韻譯不仕年四十九而終

王祥名冠晉公卿大節宣非爲剖冰救母如梁冀篤孝奈何不貴不長生祥仕至三公壽八十五爲晉臣列傳第一

商邱本意得殊珍河曲溪隈不可臨親己顧危心更切眼看寒谷乃平林別本作豈如寒谷隔平林

李得善少膺賦絕句疑膺爲鹿按廣韻注鹿云麤屬注麤云鹿屬爾雅亦各言之故說文專指膺爲麤則與鹿爲二物明矣次韻求敎

盤頭安得比麋茸紋黠胎斑更異同爾雅昔嘗窺郭璞万言今試問揚雄伏侯今古注青州人謂膺爲麤

某再勤佳篇欽嘆無已復欲次韻恐涉好辨雖然麋鹿有角爲一種麤麤無角爲一種此尙何疑廣韻互訓之爲最爲大體今來諭指漢書駮麋爲有紋之麤以證紋之似鹿則不容無說按史記漢書志皆云郊祀獲一角獸蓋麟云當時以爲祥瑞後作白麟之歌此豈可以常理論哉索隱引晉昭曰麋若麤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麤而角者又云楚人謂麋爲麋周書王會云麋若鹿郭璞亦以爲大鹿而有角彼蓋知其非常泛爲形似之言果用此爲證則是麤亦一角與來詩冥矣至如禽云雌雄歐云牝牡固當有別然周禮大獸小禽混言飛走故書云牝雞之晨雞非禽乎詩云雄狐綏綏狐非獸乎況前日鹿之雌雄乃得善詩序中語此未嘗及也方自青原歸信筆唐突皇恐來日祖忌六日早幸紉德源山甫相過共不托發一笑也

寄題泰和胡氏福榮堂

福備天教百順并應須富貴又長生九霄慶澤沾身潤五色綸

章照眼明翁媼歲時稱壽禮兒孫晝夜讀書聲來春更看新分
葩綠綬斑衣分外榮

乙卯中秋初夜見月欲登樓而陰五鼓如永和鎮省七兄
月色如晝

攜壺擬欲上層樓雲掩冰輪且罷休誰料五更南栅路却成遲
逅好中秋

平圍之北有荷花數畝張彥和兄弟以售於予歲往小詩
紅紅白白滿方塘（張本作芳）風度人言似六郎屬我屬君何必問康
廬蓮社有周張（廬山蓮社十八賢有周續張野張詮）

中秋梅桂盛開前所未有黃巖老景說過判欲賦詩紀異
輒以二韻引玉

巖前丹桂隴頭梅元是蟾宮一處栽怪底今年秋月好向時仙
子下瑤臺

李子西（卿）月乙卯秋試畢攜家兄舊詩相過索次韻
三日揮毫迴出羣貳師西伐有奇勳便從蟾窟升金闕休戀江
東賦暮雲

中秋古梅盛開次子中兄韻
抱甕畦夫破井苦炎天日日灌陳荄採支春夜無雨處得冰
花帶葉開（初無他法盛夏汲水灌溉送如此）

中秋招王才臣賞梅花廷秀待制有詩次韻
山中無歷記時節望月巡舊探花發過見如來粟布金旋看姑
射膚凝雪春自春兮秋自秋總把繁枝插滿頭那知上界碧瑤
洞也憶人世逍遙遊梅花雪片偏宜桂手執新詩心已醉淮陰
若肯過舞陽風子不羞從若士

歐陽邦基母曾氏挽詞
章拜過明舊書刊勸戒新誰與生此子賢矣若而人慈孝平生
事康富九十隣令君千字誄四美得鋪陳

吉水縣黃塢母歐陽氏挽詞
歐桂望螺川遺風女亦賢勉夫于兩造教子以三遷彤管言無
問金籯業有傳好營高燥地置此萬家阡

吳斗南仁傑架閣求夢芳亭詩
屈平流放楚江皐蕭艾叢中思鬱陶君是國香人服媚詩情端
合反離騷

枕中莫問熟黃粱夢裏何妨集衆芳芸省翻書情辟蠹蘭閨閣起
草會含香

江西漕張同之送大有年堂酒百壺戲答小詩
無何日飲口流涎大有年堂酒滿船孔聖百觚誰敢比仲由噬
嗑且希賢

乙卯冬楊廷秀訪平圍即事二首
乘興不問安道舟銷憂同倚仲宣樓莫嫌四壁酸風射猶勝三

暘濕汗流

梅得詩翁八月歌至今萬朵壓枝多明年結子應無數金鼎調時味正和

初春巖桂着花詩人太和令君首賦佳篇才臣伯和仲和三友繼作句法高妙不容措辭姑述四句

蟾窟雲根夜夜新天台子落四時榮君看月桂閒花草猶以長春竊此名太和徐宰名似道字淵子天台人

經畧待制趙彦操侍郎挽詞

仙系根蟠李王孫種自龍暮年都督府早日大司農密印加三品朝冠挂四松清暉遺跡在山水爲誰容公所居即謝公山水有清暉之處

送徐淵子知縣朝奉還臺

聞子才華自石湖眼看清政似冰壺坊村不識催科吏亭傳焉知警捕符此去詣臺皃舉扇向來行陌雉將雛朝問試望星辰履倘許吹噓上漢無

閣早冲妙陳處和寄蓍玉軒圖仍枉佳篇小詩爲謝

鵝溪未易掃千尋龍鑾何曾看濫林誰遣瑕玕青我眼道人披腹有高吟

次韻楊廷秀并序

萬花川谷主人爲海棠賦二詩妙絶古今斷章有平生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之嘆代花次韻

江國羣芳自有餘詩才酒興不愁無邦憐西蜀移根遠醉向東風落筆初

傅粉施朱淡復濃不辭沐雨更梳風豈知命似佳人薄不在吾公樂事中

楊子直示還壽皇御批制草熟狀特張本作將以新詩嘆服匠手走筆奉酬既謝厚貺且爲王春度玉堦之祝

病渴相如思苦遲至今夢怯草麻時鼎湖鑄就龍新去雲漢章成露尚垂冬日茅簷雖可暵春風浴殿豈忘思使君自有如綸筆會踏金鑾契主知

茅山劉先覺高士繪雲琴圖求詩次楊廷秀韻

月送歸雲脉抱琴山林猶恐不高深應憐三十年前客擾擾塵心損道心僕丁亥秋游三茅今正三十年

羽衣當日望堯雲薰殿臨風和舜琴龍已乘雲紱已絶披圖我亦涕沾襟高士曾被遇阜陵

次韻孫從之侍郎寄題新喻周氏用德堂

醉經飲德樂厥猷味尊彝豆下鹽安得同爲堂上客共編三萬軸牙籤

次韻楊廷秀待制寄題朱氏渙然書院

日出杲杲安問螢炤掛翻翻誰受槩大哉風行水上渙一夕泮盡峨峨冰誠齋萬事悟活法海人有功如利涉嗟我大類蘧雞

然時復一窺龔中天

次韻廷秀待制寄題李紀風月無邊樓

尺璧之珍成價買寸金之土連郭外豈知風月不論錢誰主誰賓眼爲界斯樓廣大由心胸應有嘉客傾坐中厭厭夜飲樂未終缺二字張本作窓間已謝朝曦紅

次韻廷秀待制玉藥

姑射山前雪照人長安水畔態尤真步搖翹玉中心整瓔珞塗金四面勻常笑茶蘼藏浪藥獨陪芍藥殿餘春自從肩代來天女直到平園見後陳

次楊子直使君韻

雪甸冰絲結素華天孫初織墮機車花開金谷空千種藥養瑤英自一家下比山磐誰薄相上攀瓊木客雄詩集仙翰苑須公等歸繼唐賢植此花

次王伯奮淹通判韻王乃文正公家吏部尚書震之曾孫

三槐交蔭盛三華八座搆文富五車玉樹令教依故國霜蕤何事到山家幸經泥軾新題品全勝雲軿昔誕詩絶唱强酬書字大固應傳笑眼昏花

林順卿迪教授兩爲玉藥花賦長韻雄贍清新老病無以奉酬輒用楊使君韻爲謝

廣文行實稱才華如節鑾和馭寶車會燕瓊林天一握却吟玉藥市三家大爲追補唐詩缺唐賢賦此花止二韻及四韻盛事嘗留魯頌詩別有冰姿延客住白池賽種白蓮花賽一本作騰

三月二十八日春華樓前芍藥盛開招歐葛二兄再爲賞年之集次舊韻

老去猶思飲汲川靜中還喜日爲年文者天界如三壽談辨人驚似八仙洞鎖嵩峯偏入眼丹成岣嶁遠齊肩定知樂事年年共更有新詩句句傳

陳誠之以長句送揚州花仍催踐快閣之約戲答

清歌句句戛鳴球紅藥年年具綵舟更約倚晴登快閣真成騎鶴上揚州

題安成劉江報德堂白鷴圖

孝行通宮壤禎祥應鼓枹是家飛白鷴誰子泥青鳥

錢文季舉狀元去春用楊吉州子直韻賦玉藥詩老詩久稽奉酬今承秩滿還朝就以爲餞

萱攬華芳博物搴夕披衆說聚螢車花來北固無新唱詩到西昆有故家鄉里孝廉流澤遠弟兄科甲縉紳誇盍歸史觀開羣玉徐步詞垣判五花歐公詩話言楊大年與錢文僖劉子儀數公唱和號西崑體後進者爭效之風雅一變唐賢詩集幾廢不行文季系出文僖而上世本姓劉云

趙正則彥法司戶沿檄而歸玉藥已過賦車字韻詩奉答

春深遊客競繁華寶馬香輪惜麴車不爲來看招隱樹有誰肯

顧野人家飛飛粉蝶翅相映皎皎銀蠅色其誇今得審言詩晦
書傳神何必趙昌花唐詩人杜審言爲吉州司
戶正則嘗刻其詩於驛舍

江西美珍示古調七篇皆以風雅久寂冀爲首句責僕一
言僕素不能詩念此意不可不酬走筆直述所懷而非詩
也

古今足禮義情動形於言四始雖不同如委出一源揭從此道
廢根淺枝葉繁衆作日以多大本日以蔽君欲繼前修要當養
其原第令思無邪庶幾三百篇

平圃老叟敬讀次對兄芙蓉絕句嘆服不已效顰於後

秋花少似春花紅眼明見此木芙蓉斜臨野水作清鏡似照曉
粧濃未濃

重九次七兄韻

追歡尊有酒適興樂無荒風雨如知節塤篪其陟岡是日初用樂憑
高臨鴈翅履險失羊腸醉墨淋漓處珍材費樂浪

楊廷秀送牛尾狸脩以長句次韻

江南十月方蕭霜小槽初滴鵝兒黃頗思指動異味嘗門正張
羅誰未將披綿强來推不去枯鰕欲進止之戶羊羶豕腥尤可
厭肪截胎凝在何處草元子雲黃門郎遺我黑質而白章形之
硬語弩力强寫以奇字侔史倉愧無纖手色傾國壓糟磨刀走
臧獲喜於左手持蟹黃美勝入珍熟熊白古來稱首歌侯門名
以牛後寘屈君從今玉汝洗俗諺好與紈袖陪梁園公詩如貂
不煩創我續狗尾句空着

寄題高仲一夔殿撰識山堂長韻

買山老山間乃識山之容愛山無古今此論誰非同仇仙來康
廬一轉語獨工不識山面目只緣在山中譬之塵漠漠又如水
溶溶人魚居其間孰識礙與通我昔少年日自攜七尺笻盤旋
山南北憩息林西東朝看山之橫暮看山之縱貪多眼爲乏陟
險足已慵拱揖且不暇賞識良自蒙方悟白司馬草堂對窗牕
彼既若獻狀此亦如發矇秀甲天下山至言出心胸今君欲繼
之築堂會奇峯何嘗違城市而能日迎逢山形不動體山色含
真空風雲自蓄洩氣象無終窮雨餘四面翠日麗千仞紅氤氳
香爐烟挺拔雙劍鋒最愛五老人崚嶒美所鍾可望不可即有
意容相從羅列皆兒孫几席次第供山雖跨兩邦盈焉實長雄
不爲堂上客誰信山有宗寄語遊山者毋徒走憧憧

凍頭王氏藝芳堂

一閒簡編香如入芝蘭室況將百尺樓高貯三萬帖清芬藹階
庭腴馥露黨術從渠海上夫顛倒效李赤禮記宋有塾黨有庠
家而達於國今鄭氏以術爲遂反在鄉術有序國有學黨自
黨之外失其次矣術益路也當如本音

平圃續稾卷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詩起慶元丁巳止慶元庚申

丁巳二月甲子蜀錦堂海棠盛開適有惠西川錦堂記者招飲威德源爲齊年會求舊韻

曾因客夢到西川萬戶疏封祇隔年花重錦官思杜老鶴飛沙苑看徐仙衰顏尙許任爭豔淡量深戀賜及肩照眼扶依繡幌共驚十載識先傳楊子直秘書未相識時從辟成都嘗夢予使蜀淳熙己酉春入爲宗正簿歸于相府迟語客云儼然夢中人也是時予方自許公徙封益

二月十二日夜夢奏事

曾把疲駑佐聖明枕中議政似平生五更鼓角驚殘夢紫陌街司報點聲每五更例是

晨起有感

楚尹三爲禮未衰湯衡五就欲持危翔翔不作奔陳計接淅何堪去魯時

內禪穩成便乞身營營衆口尙成城後來進退交相和何似當時微罪行按院本缺前一首

平江顏侍郎虔挽詩

吳門自古俊英多中外推公政事科議禮不妨豐酒課治葉猶暇講禪那楊前屢記宜除月川上邊牌逐遊波底用鐵牌紀牒直鄉評正自不消磨公在朝日寫華嚴經爲湖州何與俗談禪

曾無疑二異以長韻送金橘時已暮春次韻

荼蘼殿春枝滿霜盧橘熟夏今乃黃彈丸煌煌照坐光老叟驚詫見未嘗客語採果孟冬月剖竹爲符帶老張本作箱雪包之赫虩滿貯中霤以糅棄外合節或藏菜豆因醉翁或雜寸棄仍緘封三說未識將誰從但覺色香新摘同分甘安能與衆樂秘方何惜都傳却已誇指下石化金仙指併求君勿嗇

彭孝求以詩送芍藥云今年厄閏不佳且許紅都勝不至云待明年戲答小詩

厄閏黃楊古所傳翻階紅藥豈其然明年果得紅都勝便是雙

鶴一箭穿

連年視聽不明有耳雨空花之對今歲尤甚戲成小詩

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自憐他日宰相今復寢盤作窩張本作阿家

去夏採從之示玉藥佳篇時過未敢賡和今年此花盛開輒次嚴韻并以新刻辨證爲獻

食菜曾餐三百囷種花重看一番新洞仙舊賞輪張本作輸無迹工部高吟筆別本作必有神看雪雅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新別本作青春向來僞帖今冰釋從此佳名徧廣輪

張履妻王氏挽詞

遠事尊嫜日以嚴遲從娣姒一何嫌（宋本作謙）不愁囊橐金珠減但喜園林錦繡添四德助成家赫赫一身豈計病懨懨歸寧二稚應無憾況有良人爲發潛

追挽新永州守張夷妻宜人王氏

世係蟬聯運紫樞夫家鱗襲佩銅魚奉先睦族俱難繼燕後恤躬總可書身到東南門有燭年周甲子饋俄虛異時追錫魚軒寵不及零陵從隼旟

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屢督跋戲往

三傳名家各是非聖經原自許傳疑遲遲著語君知否游夏猶難措一詞

江西美珍錄示新舊詩一編戲題二十字於後

夢筆異文通詩篇總自工長吟三伏裏句句是清風

洪景盧內翰爲甘叔懷作碧崖修造疏戲題小詩奉勸本

官管轄而下諸道友助緣

碧崖道士拍洪肩白水眞人覓玉泉我似東軒無一物閑山風月不論錢

胡氏逢慶堂詩用乘成兄韻

柿紅萱萼映階濃泥紫芝函帶璽封善積古稱家有慶身强今看子其逢壽觴莫惜斟三雅祿養猶期饌萬鍾樂與鄉人傳盛事老來醉筆任橫縱

萱草忘憂植之北堂以娛其親此詩人本意因毛詩作諼故孔氏疑非草名韓詩作萱說文作藼其理雖明然後人往往詠草而不及花不知舉草則花在其中如石竹繡羅衣之類是也花開以夏世謂其色爲柿紅別一種淡黃色名麝香萱草羅生階砌忘憂之佳玩也凡言北堂必南向然後宜暑故凱風美孝子借長養以慰母心陶潛高臥北窗涼義或出此樹萱亦以是與因賦詩輒爲之說未知然否

次韻李得善學錄需酒納婦

合好須憑麴米春分甘那暇問醽醁遙知北海招佳客共賀東牀得好姻

戊午仲春同甲小集次舊韻

會老三人似潁川同生絳縣免疑年（各年七十三）尊常有酒何妨醉事每無心卽是仙儉欲固應知足足忘形誰問視曏有香山已爲丹青像（德源近繪三壽圖）洛誦仍憑副墨傳

太和彭孝求連年許芍藥紅都勝今方以唐律送一株小詩爲謝

龍洲舊說紅都勝象閱今逢赤水珠更挽春衫來比並（彭有侍姬因來詩用韓退之如纏十萬上江都龍洲花皆揚州種事故戲之）

紹興庚午某與安成劉逢辰秋闈同薦逢辰四子伯德禮淳熙甲午解魁登第今宰臨川仲德仁發癸卯解叔德恭

貢高聲季德性紹熙乙卯復冠鄉舉出示當時小錄手澤在焉爲題二小詩於後

丁年韋布逐槐忙結綬王畿四紀強已把衣冠掛神虎夢回猶未熟黃粱

鹿鳴舊籍跡重看翰墨場中與久闌同榜諸郎皆舉首老夫安得不衰殘

新光州守趙師奭字國佐才高一世仕京口以讒廢宰太和以憂歸得郡待對沒於逆旅家會稽又遭焚識者閔之今既葬矣其子寄行狀求追挽嗟悼不足情見乎辭

藉甚天支蔚事通傷哉人爵一生窮殘英北固讒何極游及西昌秋未終千騎絕憐成畫餅八人那忍助融風只應快閣長流水遺恨滔滔向浙東

劉仙才伸俊示其父醉庵詩集索鄙句

蹇步蹉跎到竹溪病眸眩瞀刮金篦清風滿座無塵事還墨盈編有舊題久羨山人居水北今知詩社續江西醉吟跌宕誰能寫髣髴琳琅識介珪

子中兄招飲次韻

青衿學道不憂貧黃髮相看並乞身前有二疏今可企免教人謂曾無人

立朝共踏東華土居里同抽北闕身從此清風與明月尊前真屬兩閒人

慶元戊午重九天氣晴和侍七兄提舉盥丞早集清都臺午飯讀書臺晚集神岡西臺皆古跡也戲成小詩

午風（張本作年豐）和氣借春來雨足黃花趁節開要識蓮傷真富貴弟兄一日歷三臺（蔡邕以侍御史轉治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又陸士龍與兄一日上三臺）

己未立春爾惕伯子長孺知縣小酌夜閒憲竹有聲伯子以爲雪或曰風也已而果雪詰旦敲門送詩走筆戲和

莫訝衰翁笑口開故人風度繼歐梅墜簷寒雪聲無數遶迴詩仙鳳沼來酒似茅柴居高上句如桂子落天台新年春旬相追逐誰謂天公厭兩回

己未二月十七日會同甲次舊韻

里仁初不間山川身健從交換歲年紅紫丁寧容老圃丹青點化屬詩仙情均雁序兼鶯友壽貫犀顏映鶴肩莫算酒行徵罰令一株花下一盃傳（東坡光道人贊海口山櫻犀顏鶴肩）

送韓希道亞卿移漕江東

饋餉隨蕭不作難秦淮今視漢秦關天開虎踞龍盤處地近鷄翹豹尾閒洗印先經三峽寺觀風偏踏九華山盡收奇秀歸詩橐邦趙賡歌供奉班

賀升卿年垂八十以書寄平圖新詠二十二篇又錄十年前簡寻四詩尚有訪載之興謹次最後一章韻爲謝

文與年高豈樂天字隨心正似公權吟詩作賦晴窗裏問柳尋花野水邊井卿居永新田東別墅去縣百十二里喜我新巢三徑就勞君舊句一時編雪舟有興休回棹共載期追李郭仙

朱叔止彰通判屢示詩詞緯有家法輒次年字韻一篇兼簡汪仲嘉教學樓大防顯學二尚書

筆勢奔騰決大川談鋒激烈敵丁年花開共入長春苑柯爛爭看不老仙西笑君先聽漢履上供我未拍洪有從今日日親漁釣恐有三賢尺素傳近得仲嘉大防書中有索鄰作之意故及之

仲嘉汪兄寵和鄰句且寄適軒記詩銘等皆慕白樂天語也敬以來意盡用樂天事次韻

鄰川人物擬三川公似香山更永年楊柳櫻桃俱是幻蓬萊兜率號非仙平生名脫廣卿口晚歲詩齊夢得肩近岸連檣多買客定揭新句海東傳

顯學尚書樓大防奉九十六歲之親戲綵未央古今鮮儷

達蒙五詩皆和鄰句謹次韻爲慶

謖堂眉壽正增川手種蟠桃莫計年得道身陪金母宴應緣居近寶陀仙煌煌八座懽承膝濟濟諸孫戲舞肩家慶新圖爭快觀願將摹本寄鄰傳

奉酬新南郡守朱叔止次舊韻寵寄之什

竹使符分化劍川政成應不俟期年員臣卿引會稽綬長倩即登廷尉仙棊戶雖高猶易敵叔止昨與小章麥屢須來請及此詩壇頻峻却難肩通家有契無纖隙惡語深藏莫徧傳

徐商老夢莘參議直閣進書登瀛劍儒榮堂來索鄰句許示奏稾寄題

三乳三劉歲月賒後來儒術數君家五枝舊折燕山桂入月新乘海上槎方履圓冠無愧作西崑東觀有光華牙籤縱許窺青簡銀海何堪眩黑花

多葉白牡丹一幹兩花其一重臺其一每葉之上間以青純前所未聞名之曰青白圭益用司馬相如徼桂生注白

藏天子青分諸侯也爲賦此詩

品極王封壺有妃其餘國豔視諸姬上黃貴紫知無數藏白分青合付誰舊譜由來遺尚邑新名此去備簪維張本作維古之兄弟方華鄂今以公侯屬縹枝青白爲縹

參政李秀叔彥穎挽詞

憶昨淳熙謹萬徵再登耆哲貳繁機孝宗朝惟公與鄧公謀猷入仲益兩爲參政告宸心沃俊乂旁招物望歸惠斂十連遺愛遠年踰九表返臣稀全名備福公何憾念舊傷心涕自揮

十載山林號後溪三朝鍾鼎列前疑進賢自許唐師德持論人推漢望之倪正甫侍郎公門生也作行狀專以蕭望之比公且載公黎夷師德之語玉立諸孫傳素業金聲高弟振清規送車遠莫陪千兩誄行深悲措一詞

三月三日適值清明會客江樓共觀並蒂魏紫偶成二小詩約坐客同賦

上巳清明共一時魏花開處亦連枝前身應是唐宮女猶記昭陽雙袖垂

修禊歸來却踏青臨流謀野兩閑情不知張本作如省事遊春女挑菜溪邊看水生

某昨蒙寶文待制輟送揚州紅都勝欲占小詩敘謝怯大巫而止茲者賢郎明府相過屢索芍藥詩實不曾作謹用前意成四韻拙遲可笑

紅藥何年有繁花掃地無風光分謝砌根撥記江都兩兩丹山鳳一栋四花炎炎赤水珠春衫誰氏女比並强施朱

永新譚漢卿章求筠坡書院詩用誠齋之韻之意而推廣之

軒窻彌望猗猗竹有斐切磋琢磨足天籟鳴風異絲木晝夜銷金戛球玉碧梧空有棲鳳枝何如以實飼其兒扶搖下視鴻鵠陂附翼會集夔龍池

安福孝子朱雲孫血指割股然臂愈父母疾化遂行於室家邑上其事於州他日請待制廷秀楊公所述誌墓之文爲題小詩於後

孝子因親不愛虐忠臣爲國亦忘軀一毫不拔何爲者此姓渠名枉共朱

無心居士劉君挽詞并序

吉州安福縣之東江有大族劉氏世藏書喜從名勝遊竹林逸翁諱晁字端甫里長者其沒也權吏部尚書劉公才邵志其墓有子曰彥中字立道學世其家仕至從事郎贛州宿都縣主簿卒一子維岳字希申自號無心居士年六十七慶元四年六月壬申考終命明年冬葬所居忠孝里梅溪之原昔紹興初尋叔父靜江府君假丞安福與簿君善後二十年尋復與之同對策集英殿廊至是希申之孤揚祖來乞銘老病思涸姑爲挽語以慰其子且紓尋念舊之意云

應物無心善自寬藏財有義肯儒酸竹林逸老多餘慶鴻苑奇書獨飽觀名父平生淹簿領佳兒他日紹衣冠追思再世相逢舊西望梅溪一永歎

龍學張彥文大經挽詞

豈弟基嚴邑名聲起使華臺評扶國是諫紙合謨嘉念昔陪東府看公肅正衙班齊人立鵠疏出字飛鴻漢履星辰遠江祠歲月賒負圖官益峻賜札禮彌加耄耋常稱道兒孫競克家歸全無一愧殄瘁有長嗟

王籍文學來讀書堂詩

倚相端能記典墳子羔未可治人民十年莫作攸之恨萬卷方知甫也神堂下從渠糟粕議城南容我簡編親鐵吏三摘韋三絕將聖猶然況後人

平圃創三層樓子直秘書遠貺新詩有山中宰之句自念掛朝服築層樓偶與陶隱居相符他日倘得壽與之齊則登臨之樂未已也次韻爲謝案院本此下有每句用本傳中語七字

宏景掛冠永明年築樓三層家政傳宏景築樓三層自處其上弟子居中賓客居下與物遂絕惟一俯聽松風輒欣然特愛松風每聞欣然時人望之疑是仙焉遊家僮得至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天教輕提游方外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自喜向來不爲宰少時家貧求宰縣不遂後自云永耄期猶且有壯容年逾入十明中求祿輒差不稱豈得今日

壯晉戒何妨臨鄧海會夢佛授記名爲勝力菩薩乃端鄧縣令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鄧音茂後改爲鄭即今開封

丙辰七兄有詩及八月分圓已未彼此服藥未能夜坐今次韻謝爲重九之約

初非逆旅思綿綿自是岑牟懶涉川咫尺郤成千里隔蹉跎還負十分圓坐看碧落飛金鏡遙想黃樓運筆椽東坡頴濱中秋倡和正在黃樓時寬約重陽各強健登高同賦去年篇

小詩戲王駒甫請來早轉約伯威德源德善彥和志伯西美粹夫及愚卿兄弟共不抵一盃已有定例不設他味，

巖桂芙蓉映菊籬小春仍上海棠枝蟹項幸有茅柴酒來看牛

萬戶某

端明殿學士張定叟挽詞

魏國勳勞四海知南軒愛直古人遺中興家世誰如此季氏豪英尚似之金殿新班將得政玉麟舊鎮且移麾落星小駐星還落江路東西總去思

次韻楊廷秀待制并序

某妄規層宇欲屈故人落之乃未許枉駕先貽二詩曲盡登臨之勝遂成絕唱謹次嚴韻其前自敘其後因致一來一往之意

十年不侍殿東頭臨水登山隱者流一眼瞳方無異相三眉何曲有巍樓幸殊王粲非吾土何事龐公不入州至後贏前天欲雪扁舟乘興肯來不

官府新辭上界仙君瑤洞口晉桃源黙存長在清都境歸去休煩靖節圖爲問隆樓并傑閣何如易野及平原明年大作南溪社會訪拾遺花柳村

廬陵主簿李子賢東頭示長箋用劉元城主簿可教事去秋復惠楚詞皆未果答今代還索言老謬勿哂

地跨江閩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氏誰知孫子嚴我愧元城題品重君能楚些筆鋒銛天門底用相吹送公遵方令拔滯淹

七兄初約登新樓作重陽尋前歲之盟適病足不能出佳篇送魚酒且及二蘇逍遙堂風雨之句次韻敘謝并為後約

徧走三臺一日中前年樂事轉頭空新樓期對黃花菊舊約翻吟雨與風魚遠長江殊有味酒籌大爵浩無窮登臨何必拘重九脚力強時信即通

讀張掖夫南軒集衣夢賦詩

道學人爭說躬行少似君中心惟主一絲事亦多閑朝來見襲遠濂伊講習勤平生忠與敬髣髴在斯文

慶元庚申華陰樓成其下明農堂新接牡丹亦盛開敎趣

伯威總源二兄小集用舊韻

花接門園記洛川明農堂畔議豐年自携杖拾身猶健笑約樓居意欲仙倚檻聊舒千里目舉頭應御萬人肩那知真是蓬萊到石枉作沙河酒席傳伯威止酒累年總源與僕不能飲

盧帥錢待制之望挽詞

白鹿爭看擁碧油貂蟬競欲出兜鍪初官事業追山甫晚歲功名靜海舟鶴唳入公垂破賊虎飛萬里欠封侯儒科有子傳衣鉢積善徐卿慶未休

送楊伯子長孺知南昌縣

往年餞尊公出宰新吳縣仁愛訓柔雖聖明遇未稠君今治南昌家學世其官密令行教化明庭集孔鸞煌煌斗牛間寶氣先後應卓魯聚一門誰續職方乘

蕭彥育虞卿頃年示詩篇且求次誠齋待制所贈佳句之韻嘗許赴省時勉為之適相過以七步見窘就坐呈老醜耶述本意

詩句驚人日以昌巍科只待賦阿房源深元自流山峽幹老今誰敵豫章肯向洛陽尊白傅曾從江夏學黃香漢廷結綬君家事宣羨彈冠貢與王張本有君姓字與蕭有遠同東坡詩妙語有黃香正指山谷二十字小注

通直郎致仕劉楹挽詞

雅學摛文衆所推掾州佐邑譽尤歸羔羊德備嘗縫革舄武門

高早掛衣斯疾頓乖今日愈此生誰張本作垂及古來稀遙瞻烏石岡邊路挽莫無從只淚揮

次張子儀抑荔枝詩韻并序

福帥華學尚書遠示夏末與三衢丞相生荔唱酬仍餉白乾命某賡續謹次原韻發二千里一笑

驛騎塵飛受暑風絕憐丹臉透青龍白樂天荔枝詩紅顏開後透青龍實可憐出名高尚廣蜀先驅品下中荔枝漢貢交州唐取之蜀而閩產至本朝方盛非川廣可望其萬一遙憶東坡分晒白預邀老杜賦輕紅明年倘未歸黃閣生熟何憂更異同

光宗皇帝挽詞

與進依三善臣爲詹事上與議從遊閣五冬初終存繾綣議論極從
輔政時雖淺開藩眷自濃 宰相儆鄭脩師 潭上令且除臣不如仙宅犬猶從鼎
湖龍
仁愛周華夏英聰貫古今知人符日照育物稱天臨開退親傳
子御批付三省久欲 退閒遂行內禪憂勞舊損心耿光昭百世昧谷漫西沉
贊守張子智賢漠重修思賢閣奉趙清獻公
霜凝寒簡肅朝儀日轉熙臺治郡時事道初無中與外居仁自
有勇兼慈旺謠會詠來何暮德政常留去後思眼看清規非面
友肯隨畫像是心期

詩起嘉泰辛酉止嘉泰甲子

隱

余仲庸鑄從辟廣西示洪景盧所作松風閣記題詩反招

小松風颼颼長松風洌洌遙知蒙溪上餘韻兩清絕宦遊正可樂歸夢未應切待生丁固腹徐化莊周蝶

寄題安福朱景源景雲所居

四始昭垂棠棣詩九江屹立義門碑請君更學張公藝忍字常爲一字師

右義聚堂頃予刻江州陳氏義門碑遺其裔孫今以奉送請廣其傳

友悌人知天亦知風雷會變龍兒從今直節亭前後枝茂宗生竹也慈

右直節亭唐王勃慈竹賦云宗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鈎帶似閨門之悌友又裔琳賦云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類而增思併錄以遺朱氏

管長源瀠朝奉挽詞

青袍黃甲舊飛英紫綬金章晚更榮隱德家傳遼北谷修齡人羨濟南生（年九十二）墓中深刻同年筆（誠齋楊待制作誌文）世上難磨異日名識面有時追往事傷情無路奠佳城

萬安賴秀才家拾青樓

經術逢辰富貴兼取名銀艾未傷廉更須奬作藏書閣別貯鄱侯三萬籤

高柳侵簷帶綠煙平林遙望倚青天詩人不必工摹寫留與恩袍色鬬鮮

靜卷曾伯虞機挽詞

往聞郭兼山學易之指南艮齋從其子議論青出藍投徙蘭溪上妙理常窮探眞旨傳何人著錄推靜庵稱疾似元晏觀復師

老聃芸芸已歸根弔客毋多談

登仕郎曾忠佐迎母王於樂氏母許新居成卽歸於是築第（張本有高沙二字）備極輪奐母欲還而逝乃虛中堂榜之曰思永爲賦四韻

夏屋渠渠築采椽筍輿就養有成言南陔久嘆薪吹棘北戶空勞草樹萱堂上只容瞻像設寢中那復問寒暄朝思夕念嗟何及髣髴神遊入夢魂

寄題江陵撫幹胡仲方槩官舍信美樓

彼美人兮接楚都身親榮戟俯江湖賓僚遂使多賢者共顧飛鴻亦樂乎

家在香城溪水邊冠霞飛閣切雲煙從軍樂事猶吾土底用銷
憂賦仲宣 胡祖君冠霞樓雄甚

追挽胡季文籍知縣

萬人競渡一標歸鄉里今猶記錦衣芹藻再思俱有造穀蒲連
執總成非風吹劍首空遺吠日照禹中遽落暉宿草擬存無路
哭追懷往事重歔欷 紹興庚辰惟公第一名登第

送楊子上扶赴郴守羅達甫之招

使君爲郡入蘇天六月清風更穆然子到同吟仙井橋公餘趁
賞北湖蓮

誰傳衣缽付楊雲卿子文鋒舊冠軍 達甫會冠鄉舉主合握蘭宵折桂

來春吉語一時聞

七月十四日江西美約周愚卿兄弟及許景陽相過共觀
鶴雛羽毛褐色因飲雙投新酒壁間中生荔枝於白蓮泡
上遂成勝賞明日西美有詩走筆奉和

起來汗浹似翻漿客帶清風變早涼鶴子曳衣猶淺褐鵝兒對
酒已深黃白蓮近揖三千女丹荔遙招十八娘但把槐忙付年
少不妨老伴燕林塘 杜審言宴六主仙池詩云鹿麛衙妓席鶴子曳童衣

江西美復送四景詩再次韻

酉歲應知富酒漿頻年暫輟奏伊涼 國恤沼蓮不使紅侵碧池中
鵲聊容白護黃照坐雖無駢火實 東坡荔枝詩云炎雲駢火實挈尊幸有絡

絲娘酉風早晚驅殘暑何日尋盟到野塘

三次韻

菲飲簞壺食與漿淡交非復世炎涼佳名誰合戎州綠妙語端
由太史黃無怨不須移孔讓有情未可老徐娘荷香襲坐忘歸
興不覺昏鴉影度塘

四次韻

只因瑞露酌天漿邂逅移尊趁晚 一作曉涼眼看碧幢擎蓋綠心
慚白鷺立槐黃飲隨人量陳三雅興入詩情詠四娘雲漢別離
今驗矣共欣甘雨溢坡塘 東坡集考校詩門外白袍如立鶴莊子鵠不日浴而白並音鵠漢書注黃鵠下太液池似誤矣黃鶴樓即黃鵠鶴鵠聲相近色亦然

五次韻

客素合饋五光 張本作先漿竹好仍生一味涼天與冰肌勝傅粉星
馳火齊捷飛黃將雛華表疑丁令喚渡京江憶杜娘屢枉新篇
誰可擬一川煙草賀橫塘

四境詩似欠一篇五更枕上足成之錄呈西美司書勿勞
屬和僕亦偃旅閉壘矣

甘寒何必柘爲漿也解逡巡造醴涼更喜鶴鳴添子和休因荔
進引蕉黃花如朱玉窺鄰女詩似劉郎問泰娘只欠西湖雙畫
舫便疑風景類錢塘

時久闕雨回西美東就附小詩

君能多益辦我鼓再而衰安得催詩兩心搖畢月離

八月十八日與客小集賞巖桂而紅梅海棠金林檎盛開

明日江西美賦四絕句走筆次首篇韻

壯觀江潮拍岸時錢塘是日潮極大肯來小圃訪樊遲天憐無以娛佳客併發春花伴桂枝

題龍泉李宗儒師儒兄弟槐蔭書院

君不見漢京辟雍載黃圖博士直舍三十區分行敷百曰槐市下有諸生講唐虞又不見本朝肇啟邇英閣稽古隆儒號經幄風清枝翠似交舞日煖花黃時細落東坡入侍邇英閣純甸暖自零又爲內翰謝御書詩云日高黃纈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注閑前有槐枝如龍形君家欣纂名書

齋伯仲方將與計偕橋門且陪億萬計朝路終馳十二街義榯張本作柳文筆妙天下引喻牛行相君舍勉哉植德企前修他日兒孫攀逸駕

題龍泉項汝弼字唐卿盧溪書院子名夢殺

往聞澹菴評鄉賢有朋曰項如篪塤是非褒貶乃枝葉孝友忠信爲本根姓名不願唱上第詔旨特許旌高門項名充與胡忠學馳聲不及廷試紹興十年以行義旌表門閭化行同邑得模楷經授猶子留淵源輕財重義積前烈築屋著書貽後昆誰能漸磨入我室坍但涉獵游其瀋泉江況乃多侍從遠稱二郭近則孫學成衮衮上臺省健翮萬里看騰騫

寄題龍泉李氏萬卷堂燔之父

斷簡殘編已可披排籤插架有餘師五三載籍多爲貴九百虞初小不遺潤屋殊非阿堵物傳家自是盍簪兒老來鉛槧心猶在每憶讐書館毀時

安福歐陽紹之奉議桃花石

蟠桃一綻歲三千仙傳荒唐未必然何似此花留巧石有開無落更長年

武陵溪畔古桃源洞合空勞記往還晉代漁郎心不轉隨花化石在人間

嚴寬桂巖堂

巖桂標名本在山城居翻以桂爲巖香浮仙籍書生事早拜恩袍映彩衫

卜築華堂已入年花因舊植有新添廣寒何待中秋到明月清風即步蟾

次韻章茂獻謝茶并序

某比得閩焙小春馳獻侍講侍郎乃蒙佳什之賜且聞因任江祠輒次嚴韻併以爲賀

墨淡名高筆有花胸中五色補皇家諫書夜奏常焚稾講舌時乾每賜茶秘祝重尋丹竈火長生元笑紫河車新詩有味知何似雙井春來試白芽

太和宰趙嘉言汝翼造大舟付諸渡又停鄉村酒坊代輸其課綸二圖各題小詩

爭渡行人簇水邊水中鮫鱷慣垂涎從今何待跋男子共載誰非利涉川

攤酒催錢吏打門那堪嫁娶書朱陳稍捐官府秋毫利散作鄉村浩蕩春

太和丞廳葺三亭一曰眞清謂松竹一曰特秀謂江山一曰成蹊謂桃李又有讀書臺龍首池寄題三疊

古來丞尉涉文書近世何曾識吏胥不對溪山種桃李官居眞復似僧居諸色文書雖繫丞階並不簽押

松竹林中讀異書公餘有味在三餘立之猶未登臺閣余不負丞丞負余韓文崔斯立名立之

池疏龍首水循除日煖游魚得自如官已忘機民正樂子今知我我知魚

送綸丞都章貢有序

贛與吉鄰予少遊焉綸久待倅缺本謀迎侍而使君象先侍郎亦見招云吾鄉承嘉倅廳有戲綵樓益趙帆貳郡時爲清獻公作今吾州乃清獻舊治且公舊遊何惜一來雖老病未能如約然情見乎辭

雞犬新豐識江山清獻遊吾嘗忘舊隱汝且事賢侯剩酌廉泉水徐題戲綵樓明年更强健亦欲理方舟

文華閣學士沈持要樞挽詞

百篇輿奏上黃張本作規姚一代英靈水出苕使節帥符周郡國天臺儲禁切雲霄趨庭祿養連三組御極恩章接四朝行馬施門兼五福死生窮達祇嘉詹

宦遊到處績皆凝名遂歸來望更增基勢畫翻饒國手蒲團夜坐敵禪僧丰標常憶清如鶴書札頻通細若蠅戲綵堂空詩版在禾虫者舊傳吳興

寄題贛簿彭南夫讀書樓

會門嘗佐虎頭州濟美人猶滯張本作記督郵三仕今看孫又子會持麾節繼前修

江山不怕簿書迷鸞鳳何妨枳棘棲公退讀書消永夜遊知太乙下青藜

劉訥畫廬陵三老圖求詩

同辭宦路返鄉閭兩騎騶中間以別本作一騶前後顧嗟羨侍玉支千引從偶連珠三人不用邀明月九老何妨續畫圖從漢二疏唐尹後相親相近此應無

西美司書賦生璹珇佳篇仍索鄙句

裹張本作夷甲藩身却誤身誰教全體點斑鱗幸容生致池中物忍使刳爲席上珍剩買魚鹽便爾性養之之法日易體水倒以小魚閑隨鷺鶴

吾眞却思鄉合敎如豆侍食釣天二十春嚴妥御菜牀富金鍮盛以大合金托其敎類如豆子
蓋是爲上品益思洛不模糊耳

走筆再次西美韻兼簡季章

天教尤物伴閒身不爲衣裳易介鱗莫效盧亭思辟毒見本亦注其字從毒故以辟毒且同李閣賦潛珍卻金元重名兼器士庶不許用金卻珠堳器飾帶空勞假象眞金犀帶襯以玳瑁往往假爲之久侍上方叨賜予新凉來醉茞張本作堂春家有此盃及筆皆賜物

次韻楊廷秀待制瑞香花

灞橋忍凍兩眉攢漢殿含香別一般粉面固宜垂紫袖錦裳何必着中單禁庭侍史今同宿宮帽花枝故自欒咀嚼新詩懷舊

直刺貪婪不愧河檀

廷秀再用韻見其別本作寄末句易檀爲蘭故亦不復從前韻

修竹凌寒劍敢攢何如奇秀媚千般爐薰錦帳朝衣夾花顫金釵舞袖單少態山茶空豔豔多姿梅藥恨藥藥西清垂意君知否應記青綾舊握蘭

丞相余處恭端禮挽詞

勳業良平亞聲名丙魏齊擎天安玉柱推轂聚金閨鄉野作墅張本休鵬翼沙堤望馬蹄新塵辭海上舊治樂湘西豈料占飛鵬眞成夢白雞歲慶公辛酉九重思汝礪三鎭有兒啼昔者同朝久公能張本作乎不我畧入夏空日詞一束幾時攜

楊子直秘書以一詩送小兒歸省又一絕及平園花木栽文苑英華并次韻發笑

老夫何心悅盛華覩書無奈眼昏花但思載酒揚雲宅細問三州二部家

栽花種竹滿平園人道安閒似樂天自笑鉛黃消永日何如蠻素樂華年

壬戌冬至胡季亨伯信仲威叔賢相過洛花一朵正開置酒賞之王南劍偶遣矮人獻笑坐中以開閉長短爲戲因成四韻

霽色舒佳景寒醅豔玉盃關機方且閉國色已先開幸有隹賓客將何助笑咍共言長日至底事矮人來

嘉泰癸亥元日口占寄呈永和乘成兄

歸田初不隔江淮底事新元未往來賭酒彈棋眞蔑爾膠牙鼓尾亦悠哉莫思樂事年年減且喜春花日日開兄弟相看俱入十研朱贏得祝嬰孩趙永平通判每云朱書入十字於襁褓兒額上欲其壽如此

正月三日胡季亨及伯信仲威叔賢昆仲歐陽宅之李廷張本作達可同自永和來雨中小集蠻岫閣用金樂玉舟勸酒下視梅林戲舉說命五說戲祝六君蒙次前韻賦佳篇各徵舊事各以一篇爲謝

未復中原近守淮前朝該輔只時來濟川用礪我無事作醴和

蓑何有哉正喜春晴知歲美初一初二日皆晴　頓招雨濕坐筵開和詩
棗作齊兒語老子屠龍合拊孩答胡季亨
舟浮江海達於淮不盡詞源滾滾來人是浴沂三益者句成泛
剡兩佳哉千鍾但使尊中滿九帙從教案上開却憶兒童聚嬉
戲爭騎竹馬弄泥孩答胡伯信
元和須聖雅平淮韓柳文章付後來聯璧照人今粲者斷金定
契古誰哉白醪勸我頻霑醉青眼逢君肯懶開會散東風吹面
緬凍梨誤喜相如孩陳梨記坐上語相法有孩兒形　答胡仲威
朱顏青鬢憶秦淮白鷺洲疑鼇鶩來側佩交遊欣作者中間磨
蝎苦摧頹載負康哉新春漸覺風光好陳迹時將日記開惟有詩名不如
人盛國文忠公集　平園續稾　卷三　十二
昔旁觀拊掌倒綳孩李白金陵詩二水中分白鷺洲城上有亭紹興戊寅分教時每登覽忘歸自此日有記事已四十六年今蘆陵江中亦有白鷺洲營創小樓會客其上懷舊及之　答胡叔賢
安流咫尺異踰淮有與何妨壘棹來若椀芽柴殊易耳萍蓋豆
粥豈難哉談鋒不怕通宵直燕席盃酹逐日開況是上元佳節
近華燈萬點看遣孩謂孩兒遣答歐陽宅之
濁河不必羨清淮祇燕賓鴻任去來老子何曾憑日者後生正
合競時哉圓規枉把方心鑿塵世常令笑口開入十老翁行未
得不如能說小兒孩答李廷可

周恩卿江西美劉棠仲各賦江珧詩牽强奉答用一字韻格

東海沙田種蛤蜊南烹苦酒濯瓊瑤饌因暫棄常珍變着爲將
嘗味掐珠剖蚌胎那畏鵪杜呈馬甲更名珧累人口腹吾何
敢慚愧三英喜且謠四明江珧自小種而爲大生致行都廣南
時腊之近方稍用酒漬乃能寄遠韓文公詩章舉馬甲杜詞以怪自呈卽珧也廣韻亦注蚌屬可飾甲臨海志玉珧似蚌殼中肉杜美

元宵煮浮圓子前輩似未曾賦此坐間成四韻

今夕知何夕團圓事事同湯官循舊味竈婢詫新功星粲烏雲
裏珠浮濁水中歲時編雜詠附此說家風

再賦

時節三吳重東坡上元詩云三吳重時節　勻圓萬顆同漚浮雖有法烹煮豈
無功杜喜雲抄白徐方酒復中策勳俱是秫適口不同風

茶陵王攻求清暑堂詩次王民瞻敷文胡邦衡資政二公

舊韻

早遮西日覓王官晚倚南窗審膝安喜聲清風揮塵落紛紛蒼
雪著牀寒花前白酒傾雲液竹裏行廚洗玉盤江月上時涼意
足四絃三弄寫驚湍

陳正仲謹提刑制勘甫畢首過小樓既出新詩仍惠手書
十扇次韻二篇致感幸之意

幾將疑獄決春秋便顧居鄉馬少游犯斗海槎光斗野應星漢
節照星樓法書飛動鸞窺沼韻語清高鶴唳洲田父鄰家爭借
問頃來重客有今不

早飛鵬鶚凜橫秋晚向山林慨倦遊夢斷堯階方寸地身居胸

隱十層樓山圍遥對青原寺江勢中分白鷺洲不值熙朝人送
性果能個樂此圖不

陳正仲提刑輒還嚴近正及郊禋索語贈別適小圖芙蓉
同海棠盛開笑令着句併成四韻

繡衣持斧大江南人在春風和氣間草合圖屏秋綵縷花開環
堵曉斕斑席前宣室趨嚴召樂奏端誠慤近班記取臨分留愛
景芙蓉色鬬海棠殷端誠殿在郊壇側駕行禮畢勁教坊樂過此受賀

月石屏蛾月硯詩 并序

予初藏歐陽文忠公月石屏近復得端硯極發墨雙蛾
在其泓而受墨處乃一圓月白暈周匝桂滿其中似非

蘇文忠公贈范氏涵星硯所能及蓋奇物也賦 張本有惡字

語呈諸作者

歐公命蘇公吟詠月石屏蘇公與范子酬唱涵星泓兩公文字
祥天畀子墨卿堅予何爲者而得二美并屏也歐青毯流傳到
柴荊硯分此尤物秋月端正生盤拏丹桂枝還繞白玉繩姮娥
實天眼皎皎不自呈但留雙蛾眉下顧蟾兎精我生月斯望眞
契非强名烏玦磨有光元雲 張本作霜潤無聲願賡前賢句透脊令
人驚

悼亡之後病齒不能食拔去其甚者有感賦小詩

咀嚼勞渠八十年更因缺落拔其殘已無華鬢妻墟詎只欠張
蒼乳可餐

元樞陳叔進 驥挽詞

淡墨名何早洪鈞轉稍遲藝文追伏鄭德業望羣褒實事常求
是多聞更闕疑斯民先覺者今代舍公誰

聯事麟臺裏論心鶴禁中賢愚雖有異出處不無同邂逅稱山
日戊申春使陵下淩涼浙水風兒孫看競爽門戶慶方隆
公自城中相過淩涼浙水風兒孫看競爽門戶慶方隆

胡季亨漁圖中有觀生亭取觀天地萬物生意楊誠齋賦
二詩次韻

物我都歸造物中存神過化本同風靜觀此理怡然順豈問深
青與淺紅

只道春榮夏乃亨誰知四序總生生黃鍾大呂還相慶上下方
能著五聲

臨川貢士徐子比先世有十萬莊今惟一山巖然田間立
曰獨秀求予下語因記東坡以是名南康田氏之峯就用
此意致登科之祝

不須十萬憶青梁有美崔莊莫遣荒光德登第獨秀佳名今暗合要
三三二別四壺方

某紹興甲子赴試此地卜居今十年三歷科舉每遇中秋
必與親舊歌舞之今歲大病使令輩散遣蕭然倜伯信仲
威揖子姪相過喜成四韻

上元甲子此攻堅小築安居正十年登堞遥觀燈奪晝歸家却賞月流天丹臺旋葺新爐竈絳帳都抛舊管絃賴有故人將驥子功名不斷復青氈

平園續稾卷三終

銘　箴　辨

賀德章悅齋銘

出見紛華其悅在人學而時習其悅在心澹庵名之誠齋文之子充甫銘之慶氏其承之（賀本慶氏避漢安帝諱改）

靜庵銘

曾君伯廣年未四十不踐場屋不入城市力教三子讀書闢一室號靜庵因故人歐陽元鼎索予銘語靜之至何加於坤闢則生物豈勞吾形人生而靜毋失其性

不出戶庭能定能應

吳氏忠正堂銘

忠則不欺正則不私一門弟兄三聖尚毗雖曰世篤亦惟天資嗟爾後人念茲在茲

益壯齋銘

萬安歐陽豹變字文蔚年踰六十而決科之意未已名書齋曰益壯請予銘之

伏櫪之驥心乎掉鞅燎原者火宿則彌壯有勇者人併敵一向少固銳於功名晚益堅其好尚事竟成於有志剛大亨於无妄然後知楚邱之未始衰而伏波之猶可將也

桂隱銘

檄獻閎直學士向公伯共紹興間歸老鄉林龍圖閣學士孫公仲益爲作銘侈君賜今向公長孫文林郎士虎濟美克家可仕而止復於其中增桂巖命曰桂隱力教六子森然有立請予銘之

衆鄉之林勿替以引肆其賢孫環桂而隱一椿未老六枝其芳昔賓今向濟芬相望仕不於身必在厥子同升桂堂斯道如砥

愚谷銘

庾信小圖賦云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今安福縣鄉貢進士劉江伯深卽舊居百餘步開壤疏溪栽花

種竹隨其景物爲燕息之所異時萬卷齋羣玉閣併徙以來總曰愚谷以慶元丁巳居焉予爲銘云

惟古愚者其直近迂後人反之飾詐有餘日倚市門相利而趨暑汗其顏寒粟其膚狗苟蠅營得巍錙銖自以爲智鄙哉小夫我聞庾信其志則殊字曰子山恭靜者歟谷以愚名言寓其廬四時花木十丈崎嶇數竿之竹盈寸之魚樂而賦之名實允孚之子欣慕亦新厥居有圖有史可卷可舒有圖有畦可植可蔬有邱有壑可涉可漁有琴有醪可彈可斟春花秋月夏竝冬爐惟適之安聊以自娛庾何人哉晞卽其徙試叩斯谷愚智何如谷似應聲予也不愚

達齋銘

竹亭二齋左眞歐陽文忠公像裴公著述其閒即公自名命之曰達而銘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歐公稱老聞何與焉

迂齋銘

竹亭二齋右眞司馬文正公像裴公著述其閒即公自名命之曰迂而銘之爲政正名或以爲迂溫公曰奚孔之徒與

坡谷窩銘

補敝斯文網羅衆作既追先民亦詔後覽設其像奉其文爲之

贊歲庚申

濂伊齋銘

道若大路達於誠明必欲深造眞如力行

香山樓銘

廬陵南四十里有香城山其名見唐皇甫持正所作寺碣峻拔廣袤中一峯尤奇秀諺所謂文筆峯者胡氏世居其下至忠簡公遂以直節修能名寰當世歸即舊第築冠霞樓坐致爽氣其孫棁復爲小樓於東求名於予命曰香山蓋因持正之言寓白樂天高致爲之銘曰

節彼香城屹然中峯是生秀傑惟忠簡公危言危行嶷嶷兩紫

有閟閒孫復閣於宮贍儀神烈推本化工崧高降神申甫實鍾錦屏不磨英靈無窮咨爾胡氏永亢其宗

馮[illegible]元方琴銘

雷氏斲之肇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於內手應乎絃故聲和可以仰馬意殺形亡攝蠅豈待此哉大而歌南風小則泊單父舉不出於斯焉

送綸丞郡臨川十以箴

蒞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以敬接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己以嚴得衆以寬養知作民以恬戒謹以獨詢謀以僉箴規語女夙夜是瞻

吉州司戶廳緩齋箴

戶曹掌州帑廩行獄訟事皇族公括字仲肅甫官廬陵以緩名齋西清楊公首爲之銘而前進士周某又爲作箴

蒙莊著書假緩戲儒吟裘三年佩玦一夫寓言荒唐亡是于廬虢如經傳衆說之邪薄征緩刑職分司徒議獄緩死卦蘧中孚秦視晉疾和與緩俱上醫命名得無意乎掾介諸曹蓋反三隅勿以朱博疾齊之舒懼其奮髯易服走趨嘗師謝安理髮自如豈爲强禦不遲起居勇義果德抑難此拘能定能應匪亟匪徐官皆有箴敬徹於作[illegible]初

雜登第金花帖子

附王扶之孫臨題跋

祖宗朝進士用唐制禮部侍郎主文中選者以黃花牋小帖書其姓名士文花押已卽持送之謂之榜帖得座主之科第者號爲傳衣鉢端拱二年太宗皇帝第三榜卿監宋公主文第二人登第遂以是科付吾祖集賢公實傳衣鉢士論榮之當時金花帖子藏於家踰九十年矣熙寧丙辰孟夏臨因閱家牒感泣久之旣褾軸復敘其始末云孝孫皇城使知鄜州軍事上柱國太原國子臨恭題按張本此下有承協捧硯四字

右王扶登科榜帖以黃花牋爲之故名金花帖子熙寧丙辰其孫臨記之矣後九十九年臨之孫奉議郎義民出以示予乃隨其大小摹而藏之按皇宋登科記扶實端拱元年程宿榜第二人益太宗皇帝朝第六榜而臨云第三榜且作端拱二年當考淳熙甲午歲十月五日東昌周某題

題盛京登科小錄

右盛京登科榜帖及小錄其家傳已百八十餘年裔孫寓常之無錫貧不能守而同邑王駁左藏有之駁洪景盧妹夫也故歸景盧家初景伯丞相作本朝登科記自慶歷後始有小錄悉書進士鄉貫前乎此惟曰咸平元年孫僅榜亦然正以當見盛氏所藏耳是年遂注云時小錄用綾謂之金花帖子殊不知榜帖偶粘於小錄之前本是兩事豈可直以小錄爲金花帖子耶予既摹其本又列王臨所記於卷首使覽者無疑焉京益文肅公度之弟其後仕宦至今不絕此錄多公卿題跋姑掇知名者數人附於末淳熙丙午四月十四日周某題

錄洪景盧容齋續筆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秘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記與今正同別用高四寸綾濶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押於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部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禹李若拙梁顗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右洪景盧既得盛氏小錄又於容齋續筆十三卷中詳載其事予謂當時所得金花帖子止謂高四寸濶二寸書登第人姓名主司花押於下者與小錄自不相涉故盛京曾姓孫華亦自跋云先卽祖登咸平第此金花帖子及小錄用綾既曰及則爲二

事甚明予以王扶帖子併粘於前而辨景伯丞相之誤今申言之嘉泰壬戌閏臘月戊辰某再題

平圃續稾卷四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贊

東坡像李伯時作曾無疑臧之命予贊之

龍章鳳姿揮斥八極天心月脇照映萬物孟子之氣莊周之文嗟之在前倘有典型

徐通教授求六一先生像贊

我不識公而哀斯文稷言卓謨宋鑑班薰四海所宗一鄉何有瞻之在前瞠乎在後

又求胡忠簡公贊

春秋尊王外攘夷狄幼學壯行終始惟一凜然英氣倘父是匹揭之徂征可却回紇

宗室公衡真贊

信厚為質溫恭其儀視此標的盛哉本支

趙山甫使君為所部七十老母記顏索贊

元亮無適俗韻醉中強釋形神置我青原臺上不勞半道遨迎

友人曾無疑示予真索贊

幢逐溪風倘度雲卿同江月戲分身誰知鄧驛多嘉客也着駘他一惡人拔莊子衛有惡人哀駘他他與駘同言背僂也音蔑駘音苑李云哀駘醜貌他其名也此讀如駘蕩之駘且以駘他為醜貌當別有據則本作駘駘誤今校改

劉氏兄弟為予真求贊時年七十

骨相屯氣宇塵濁不盈臞不清視爾形省爾身無作上古心無時名乃久生真幸民

梁光遠以予真置邱壑中慶元乙卯四月十九日自贊時年七十

野巖井汝肖山澤稱吾臞珍重梁高士深知謝幼輿

太和貢士陳誠之記予顏欲真明遠樓昔白傅年七十一寫真詩云鶴氅樓綠髮鶴膚換朱顏予今年適同感而賦此

魏樓必欲稱元龍須為襄公與鄂公鶴氅鶴膚吾老矣臧宜裘

笠釣船中

慶元丁巳予與伯威歐陽兄德源葛兄三講兩午齊年會德源之子玠繪三壽圖求贊月日皆丙午也

三為眾一曰壽祝糠前珠玉後非面朋乃益友松竹鶴同耐久

宣都宰傅子淵薦邑士危正記顏求贊予癸未夏過此邑元祐名士孫志康志舉之姪名札字宣季年八十三所居號延春谷而二十里間桃林寺有泉焉四月水生八月即竭號過夏泉金精道觀七佛僧巖皆近境勝地今三紀矣

慶元戊午十月五日周某書時年七十三

無漢臣之功圖形凌烟無唐人之文為真集賢昔假塗於處

作
度化今夢想其山川孫氏延春之谷桃林過夏之泉敬跗金精之洞坡陁七佛之巖豈無高人若隱士如我白髮與蒼顏雖未能往從之遊尚持此眞諸其間乎

南城吳氏記予七十三歲之顏

蟠木離奇病鶴摧顏以若形骸而小襟懷無才無能不競不術十目所視人焉廋哉

聶倅 尉臣 寫眞求贊

靖康樞臣聶公之孫士友佐郡廬陵兩行州事邦人德之代還臨川反記衰顏使之下語創置甚矣題此以約後會

三年監州再攝州家寫繪像爭借題便當紫綬朝冕旒念我青笠操漁舟揣此鼠目而麈頭歸東高閣包春秋他年持節尋舊遊郡教張本 作校形容郤似不

紹興甲子予待試廬陵詞曹廳是秋失解後六年乃與計偕考官七人今惟提刑少監趙君獨壽而康其子仲嶷來爲掾卽詩人堂之西閣小齋記予肄業之所寫眞求贊併題二詩

未冠來隨舉子忙當時已似先林獐而今年貌那堪畫手種堂前樹亦蒼

五十餘年一遠庄耕夫雖老未拋荒審言堂上祈司戶子厚書

中顧十郎

高沙曾思佐 良臣 築思永堂以念親傍闢書閣肖楊誠齋及予像求贊

德行淵騫曾參曷遺益生也後其年可推遙遙華胄古今與稽誠齋則賢我愧思齊

蜀爲先楊繪元素釋論語四科云孔子在陳年六十參少四十六歲則是年方志學或侍父皆未必在行且舜大聖二十孝聞參猶未及遽許終身可乎此非子游文學比也

游元齡登仕爲予眞求贊

休誇歲歲花相似莫嘆年年貌不同閱伴長松與龜鶴免將閑

落問東風

南城吳伸 兄弟爲予眞求贊

方丈蓬瀛早陪羣英鳳掖鰲局中敷帝文晚侍嚴宸徧持橐筆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歛衽而折額弗走俗而抗塵豈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者耶

門客鄭安世爲壽星求贊

誰把江西一幸民強摹南極老人星穹龜鹿鶴朋三壽伴我松根斸茯苓

趙倅彥燦爲予眞求贊

嘉泰丙午大父倅吉州事而某生於吳門丁未戊申間

先公奉使湖湘挈以歸省今七十五年而皇諸孫德輝
由別乘代還寫衰容命之贊

王父當年此治中嗟予髯角未成童只今郡郭攀泥軾何事偏
圖鶴髮翁

英德郡守之翁記予衰顏戲題數語

使君燕頷虎頭法當萬里封侯宜自蜀而之廣繪像祠於兩州
鈴閣雖非麟閣胡爲畫此猶猴亦如杭人效穆仲獻笑於城代
俳優耶

登仕郎張武來求一言因記衰顏就以勉之

德人之容如玉温其參前倚衡以瞻以儀我愧於是將焉取斯

所貴者三歸有餘師

予乾道中嘗除延平守閩憲皆當赴而改曉得富沙趣行
甚峻亦不果赴今郡人吳氏寫眞求贊因以遺之

三度除書下七閩勒回深愧北山文勞君爲寫山中相要與邦
人識使君

永豐監稅黃思義寫予於大椿之下戲題

鬢髮皤然八十春若爲百倍比莊椿藉令十此如彭祖亦是窮
窠九世人

張子仲寅寫予眞倚松而立戲贊

曾陪漢帷運前籌也忝分封萬戶留未問家傳黃石法且來圖
伴赤松遊

陸務觀之友杜敬叔寫予眞戲題四句他日持似務觀一
笑

西百官中識放翁四年上下日相從如今鶴伴山猿冷難對塵
間陸士龍

李子西卿月記予七十七歲之顏求贊

太白天才丐後人有時佳句似陰鏗我無飯顆哦詩苦杜陵渠
嘲太瘦生

鄭尊廣文赴官九江攜予眞索贊

曾爲康廬十日留今猶化蝶夢江州憑君五老峯頭問員外能
添此老不

青水贊府王載時可爲平圃寫眞口占小詩

皓首相逢涉四年君歸鄱水我螺川清風明月思元度試展丹
青卽儼然

徐教授經寫予眞求贊

雖非戚戚小人儒豈是堂堂大丈夫寫向廣文官舍裏冠爲
我講唐虞

甲子前與齊張本作濟源李兼儀之游從韓上今其增謝幼學
傳示衰容爲題四句張本甲子之上有一字

早同矩李客南康晚識渠家玉潤郎自笑頭顱并目睫依然

鼠復如鼈

山谷自贊云作夢中夢見身外身福唐曾錫盤談西湖水晶宮之勝因寫予眞用此意題四句

大患都緣有此身笑看身外假爲眞夢中更作西湖夢誰謂先生不到閩

予平生頗學忠恕既以自勉亦告於人王張本作玉牒正則閩而悅之歸作唯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寫衰容命之贊

中心爲中如心爲恕勉强行之道其殆庶苟憎嚴茂之貌惡而廢一言於堂下則所謂唯之與阿不能以寸而相去矣

教官福唐劉季新爲陋質道衣羽客索贊遣鄉福乃提刑

臺沽僕嘗出使陛辭而留情見乎詞

帶山負海都督全閩臨遣繡斧言輒其行蓼想樂郊或勤宵征令威化鶴會遊遼城

本覺長老祖宏爲老兄弟寫眞求贊次七兄韻

幅巾短褐鴈行秋不照青銅不倚樓今老昔童無異性世間寒暑任遷流

能仁監寺志超爲予寫眞求贊

前生座下一高僧失脚中原自恣睢但記本來眞面目何須會見宰官身按翰院本中原作中元下注云予解夏日在會見作悔見

德冏上人寫予眞求贊時年七十二歲

非律非禪自在身兜丁不納沒公憑明知未是麤居士且可題爲破戒僧

潁州豐樂長老惠宣寫予眞戲贊時年七十三歲

少年日醉鬱孤臺鼎立三禪屢往來豪氣雖存誰復識形容變盡鬢皤皤

青原祖燈監寺屢問予久不入山寫眞戲題

欲作青原掛搭僧傳聞米價逐時增纔厥三篋非難事空腹何能念葛藤

予久欲遊仰山而未暇行者智印爲眞求贊

家居只在仰山旁自笑癡蠅凍守窗也解分身千百億從來一

月印千江

安福縣岳興院僧希奇張本作琦求予眞贊

僧房何事俗塵同索我精神阿堵中有相要知皆是妄發眞那更隨虛空

覺報長老道謀寫予兄弟眞求贊次七兄韻

身凡心聖古盧能未着袈裟已是僧冷煖自知師莫問但看老色幾分增

龍堂院宗慾寫眞求贊次七兄韻

相將尋壑復經邱漱石何妨更枕流得法龍須隨七祖休官郎將幾千頭案別本第三句下原注兄弟二人同嗣曹溪第四句作休官即貸櫪牛頭

予年十四五侍子中兄讀書贛州壽量寺久之寺爲兵燹
其後子中出守一新之今小兒綸又將佐郡他日當訪舊
遊因主僧慈濟寫眞題贊

志學今經六十年招提仍對舊山川令威化鶴重來日頂似初
顏雪被肩

隆興癸未夏予年三十八自按垣奉祠歸游麻姑山又三
十八年而知觀李惟賓緣化修造至廬陵寫予眞求贊
古觀今猶換綵緣壯游我合變華顛方平再過憑相報欲往從
之問海田

福壽院僧淨高寫予及子中兄眞求贊次子中韻

弟兄本自讀儒書脫（別本作晚）外形骸付六如摩詰文殊俱默默從
教似我與非吾

堵陂知庄僧德永寫予眞求贊

昔方三五少年便作阿婆心切今已八十老翁却學小兒口說
如何不言不語莫問是同是別只願年豐飽喫飯肚皮解了三
條篾

祥符長老智華寫予眞求贊

五蘊皆空四大和合昔者逢場東塗西抹今茲面壁有問無答
似耶非耶任師指撥

法華院僧祖月寫予眞戲贊

老子七十化到處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億

僧智印寫乘成平圓仰山三人眞求贊

四海彌天兩誕誇人三爲衆轉周遮明知諸相皆虛妄弄假爲
眞有甚巴

天慶知觀蕭性清寫予眞求贊

塵滿形容雪滿頭分無仙骨到瀛洲希夷更請旁人看會急流
中勇退不

廣陵道士羅尚逸能醫眼善奕自湘中歸寫予眞求贊復
游湘中

黃冠多藝從虬（別本作仇）仙處士圖棋伴業天我不卽師師何我
胡爲邀我泛湘船

青原知藏僧法源寫眞求贊

精不搖神不驕鬢任禿顏任凋人擾擾而膠膠爾寂寂而寥寥
知壺子其誰何異漁父之堪描往（張本作住）觀以默照化室遁而
人遙

金牛長老德鎧寫平圓眞求贊

經傳白馬寺假金牛祖意西來江水東流何有於我免見因求
（張本作色見音求）干帆任過長對沙洲

使臣周允寫平圓老叟眞於松竹龜鶴間戲贊

松可以敵霜雪竹可以延風月龜巢葉而養氣鶴鳴皐而戲寒

置閒散於四物聊寫名於五一

使臣宋千齡寫平圖老叟真於松竹之間從以鹿鶴龜求贊

向來結綬事華勛老去抽簪愛水雲但得松筠無易操何妨鳥獸與同羣

提轄官鍾勳及其子可久寫平圖真睨蟾倚桂爲生日壽元豐壬戌中元之夕挾此張本作仇池飛仙浩歌亦壁今兩甲子明月猶昔慕爾父子及張本作記我顏色丹桂婆娑銀蟾皎潔願言冰輪常圓罔缺

使臣俞允迪赴萍實稅官寫平圖老叟真求贊

往來四度過萍鄉斗實誰能辨有亡爾欲常常如對我莫增酒課罔征商

予刻文苑英華千卷頗費心力使臣王思恭書寫校正用功甚勤因傳予神戲爲作贊

倚樹而吟振槁梧自憐爾雅注虫魚汝曹更作書中蠹不愧爲蟲通海與別本作海通與

使臣李汝發寫平圖真求贊

人皆炎熱之憎我愛夏日之長耳百尺之松風抱雙沼之荷香髮千始其種種容何事乎堂堂倘從遊於圖侯兔形似於太耶

耳省官李端義求平圖真贊

形若性皆天與常用汝不爲虎非詩書喪邪許以貌取失子羽

平圖續集卷五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家藏御書

高宗御批陳思恭奏劄跋

建炎己酉七月朔高宗幸金陵平寇前將軍范瓊跋扈伏誅瓊爲河北制置使時王彦聚兵太行黥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瓊嘗統之至是彦爲御營使司統制詔以此軍歸彦又分瓊餘兵四千七百人付神武軍統制陳思恭思恭本韓世忠部曲是春苗劉反自平江從世忠勤王有勞既得瓊兵遂

乞衣甲御批依奏下有御押歲久紙敝臣偶得之亟加池飾嘉泰甲子正月丙寅前史官臣周某謹記

淳熙戊申國書跋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丙申遣中書舍人鄭僑及武臣張時修充金國賀正使副明年正月二日葛王殂僑等不能成禮而回二月二日壬戌適值光宗受禪九月己巳僑等入見上深惡之令將元國書徑納丞相收受不必再奏禮物等國信所自令發付所屬亦不敢奏時從官尚謂不開陳依常例使副轉官嘉泰甲子重陽日

光宗御書跋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林院坐不草新除兩簽樞答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對宮僚數惜臣去淳熙乙未召還孝宗倚注方厚自兵部侍郎選兼端尹光宗實襬之陪侍六年凡御製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眞行粲然實藏多矣逮戊申歲獨在揆路孝宗將內禪屢令面身討論典禮初議己酉春北使出門卽擇日傳授偶聞太史局言三月旦太陽蝕九分臣密奏云太子聽政浹旬不應使講避殿之禮可以展否孝宗大以爲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上旬壬戌吉因奏太子生於丁卯是日天地合德猶陛下生於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敢以語人至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過云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典禮今

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廷敢預聞特立不悅而退意間言或自此入輔初政之三月內外交相脾睨遂詰罷政紹熙庚戌起鎭鄉部避言官懇免明年三省擬鄭僑帥長沙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乃知天心念舊非俄而可度翰院本作非我可度甲寅巽位後數月臣亦謝事君臣契合固豈偶然比敬裒高宗孝宗御書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爲之跋恭念紹興庚辰孝宗封眞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員專差館職選校書郎王十朋充填之十朋輸對力攻楊存中又在王廊謀賓主禮異同十二月壬子選小著解兼職從越之宗丞而去館職多闕臣仁正宇爲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它人特降聖旨云今後王

府小學教授閑館職學官通差殆爲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祠部郎官當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壘未乾也是則光宗就傅臣不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詹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爲臣不易難幸免於大戾歸美報上老矣無能爲也抑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天子爲法於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萬民觀而樂之也臣之願志不在茲乎嘉泰四年二月日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

郭公諱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事哲宗爲臺諫從官徽宗朝

歷刑部尚書翰林學士帥太原尹開封國史有傳子少時見友人羅良弼云郭明叔乃薄陶淵明心頗疑之後得公文集見元豐間宰分宜贈黃太史長歌其末云功名時來亦自然跨風絕海非爲難肯學陶潛歸去來虛名浪得傳人寰然後知其壯年志在功名屏臨一邑不忍學淵明棄印綬而去庶幾善學柳下惠者耶太史此詩即當時和篇亦知其銳意從仕故從臾之尊果用鄭雍顧臨薦擢爲御史多冠言路之句驗矣

自題寫眞

此淳熙庚子余記顏也時年五十有五觀者以爲酷似七兄贊之今十五年矣髮白面皺殆如他人所謂君顏老可惜特未知常河性依然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紹熙甲寅十二月十日子充題

題薛元亮老杜醉歸圖詩後

薛元亮名公衆臨川佳士紹興間從許子禮李西美諸公游此詩乃其鄉人梁世昌名光遠錄以相示慶元丙辰六月八日題

題六一先生手書後

右熙甫間文忠公與趙彦若元考帖江端友跋云先祖非戲言蓋性一本作往時風發每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公友江鄰幾舍人亦以公見筆輒書戲比風僧此說載公文集試舉門端友即鄰幾孫也慶元五年二月癸未周某題

題蔡君謨飛草帖

慶元己未仲冬餘干徐君求張本作來赴安福宰攜此相示謂是君謨眞跡參以後帖又似它人作不能定也因命筆吏臨本寘秀巖堂平園老叟周某記

題唐人臨王子敬帖

王子敬異聞帖杜氏所藏云其祖正獻公併蕭楚公華陽帖得於蕭氏之裔孫相傳是唐人臨本或者楚公所臨耶

題吳說書

此詩乃吳說傳朋書而劉季高用名字及杼山三印意其愛而蓄之爾嘉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題蕭楚公帖

蕭楚公自負奇節未嘗以書名而字畫亦甚可觀蓋唐世風俗其雅尚如此嗚呼士大夫風俗根本其所當勉者何獨此一藝哉

跋王獻之保母墳志

右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墳志也云善爲文能草書王謝奴婢定小異耳又有小硯背刻王獻之永和五字二者以致行都別鎸此本四明樓尚書鑰摹以相示字畫固妙其詞則有望於八百餘年後守官之人自興寧距今適八百三十餘年預知如此蓋當時卜地

如郭璞謹固不乏也五月二十八日記

題米禮部參星賦眞蹟

右米禮部參星賦鈞州集本以爲首篇其間意同辭異者多具列如上今秘閣有石刻字畫稍大此卷收斂次第秀傑痛快尤可愛重紙背題詩一聯不敢慢也嘉泰癸亥秋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子之眞自所居鐵圍山附遞壽予其意厚矣乃標軸而識之七月望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題孫氏四皓圖

嘉泰癸亥池州故人子葉之眞既以米元章參星賦眞蹟爲子壽又寄漢四皓像絹僅盈尺前有印文云孫次節筆而之眞以爲孫顯節不知何時人蓋名畫也上有蘇文忠贊元祐三年二月楊次公書東坡諸集皆無之因記乾道庚寅閏十二月過京口遊金山妙高臺壁間有東坡族姪戍都中和院僧表祥繪公像公自贊云目若新生之嬰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試州惠州崖州其爲暮年所作無疑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遊戲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黃日戲贈李琪詩偶見於李遵春衛紀聞之類是也八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祖妣秦國潘夫人書

右靖國元年辛巳祖妣秦國潘夫人從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時與鄭州叔祖母姚氏書夫人富文忠公彌甥其云奉文乃遣使

金紫及奉使太師小宇後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寫常記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它掾窄裹捧梭此書亦云日起五更每日兩衙極遵小吏事體尚爾況藩府乎今儀門外雖有州縣官於此下馬牌然皆肩輿直造客位初到畧展衙禮遠不過三日近則是日亟免供記此以示後人嘉泰三年十月旦立石

題樂毅論

右夏侯泰初樂毅論以世傳兩石本校正與史記本註時時異同歐陽文忠公引文選所載今無之不可曉也嘉泰甲子三月乙卯周某記

雜題跋

跋鄴侯遺事奏稿

右吏部郎新安朱公喬年家藏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一通與集中所載增損不同未知孰爲定本公之于元晦爲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多儲眞蹟惟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將屬江西常平使者汪季路刻石臨川仍拉目錄奏對家傳本語附其後幸爲我識之某亦竊怪宇文黑獺蘇綽能以區區西魏置府兵强其國及熙寧全盛之時欲創止番義勇則反以爲疑獨何歟蓋東西魏之分孝文都關中僅有隴右河西之地風俗尙武兵農未判用新造之偏方行一切之號令故爲力也易今以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一旦將復古制兵重於汰農重於括而欲詢謀僉同革習俗之已安故爲力也難昔者堯舜三代雖曰明道制衆然美成在久立政造事亦非一時所能備彼西魏享國不長降周迄隋以唐太宗之英明方覩成效荊公因聖語而謂其施有漸蓋知此矣厥後謝昭文裹復云苟貪歲月趣就涓埃是又知時難得而易失耶故并論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紹熙五年二月

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

玉山汪公名重天下人得尺牘染之今觀此帖則於舊僚趙令傾倒至矣其人亦可推也公中年常苦目疾頗憚親染虞丞相雅善公公卿相時固占吏答書遂稍相失公爲子言如此其後數與子通問皆季路代作當時翰墨已難得況今日乎況後世乎紹熙五年四月旦周某題

跋東坡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閩浙川本皆以心服爲心腹御瘴爲禦瘴輔安五藏爲五神殆隨手有所改定耶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偲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轉使君刻石賓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周某子充甫

跋德化縣陳氏義門碑

胡周父史筆文華著聲三朝義門碑甚有古風中經兵火得賢宰呂仁甫表而出之又可傳遠乎恐石本頗艱爲刻板付陳氏裔孫兼善使攜以歸凡族人皆當遺之一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尙其勉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亦庶幾焉銘以居官爲若官疑後來碑誤紹熙五年十七日

題吉州司戶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紹聖元年甲戌夏山谷得郡武昌未赴坐蔡下奏乞疏問前修神錄訊謎事改授亳祠卽開封府界七月至陳留寓東寺之淨土院院有深明閣書此二詩贈表姪李繩武翛翛然照人時年五十是臘貶黔州後百年當紹熙五年甲寅八月旦周某敬

觀

題江季路所藏書畫四軸

右汪季路所藏歐陽文忠公在政府與蔡忠惠公兩帖其一蔡公親題十字蓋嘉祐八年八月自翰林學士右諫議權三司轉給事中正除三司使時也其一稱端明侍郎則後二年當治平乙巳二月解三司除端明殿學士轉禮部侍郎出守杭州時也李敭乃尚書部（張本作都）省令史見文忠公祭石曼卿文殆亦忠惠故吏耶後人但謂二帖有遣敭往復之語後又適題二十六二十九日遂以爲先後之序宜正之紹熙五年九月日周某書

右高學士家藥穀論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云碑石燬於回祿

而尤延之謂無錫徐氏嘗此碑殘缺已甚得非後人摹刻者耶乾道己丑同年史志道又以文忠所藏刻之金陵失眞愈多玆乃天錫楊氏舊物近世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也紹熙五年九月旦周某書

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沉着宜爲本朝法書第一紹熙五年九月十二日

吳畫在唐已有妙絕動宮墻之稱況數百年後乎哉或謂縑帛久則飛揚須良匠乃能補葺今赫蹏如新何也然浴浪東坡翰墨在前後來名勝跋語盈軸可謂珍玩矣

跋劉寶之浩然集

故人李勝（一本作盛）祖文力學能文僻然狷介少許可嘗著章貢志郡有大家事實當書而巧婉其詞者正色拒之坐是獲怨謗弗恤也獨爲門人劉君所（張本作所）作沉刻極道其孝於事親與人交重氣槩不幸嗇於壽一子江童方（張本作艸）嶷然期以有立已而遂與計偕念君之不及見也哀平生所謂古律詩五十篇求工部尚書謝公昌國序而傳之觀此可以知吾祖文非諛墓者矣紹熙甲寅十月甲辰

跋何居仁自作墓誌

故修職郎臨江何安宅字居仁長予十六歲紹興辛未同上南宮是春朝廷待陳公景明使還知舉試期特綴四方舉子知秦

丞相以言語罪人會於逆旅不敢及時事獨居仁學廣文多記論古今來聽者唯恐後如司馬長卿之傾坐也已而高談闊論頗爲鄉校之議其去者亦唯恐後又如列侯陳道之驚坐也今四十有四年追思如昨日事適其子鄉貢進士挺出示居仁自作墓志文遂書其後（院本作大息書其後）紹熙甲寅閏十月

題宜春李（椿）詩卷

始予自湖南歸江西以紹熙甲寅正月三日過宜春得郡人李椿永年詩書各一通知其種學績文非一日也屬客衆且余亟行不及款冬十一月十有三日李君復盡寫詠古詩三百篇攜以相訪蓋平時玩味經史遇古人窮達利害成壞得失有會於

心者各爲數韻以記之議論折衷往往出人意表欲胡會絕句未足道也來予言識其後老詩荒廢莫能措詞回思少年間有是作姑錄一二爲答夫投我以驪珠報君以魚目貴賤固殊矣稱載而往垂棠而歸得毋爲鄉人所笑乎

題曾伯震所得子中兄二絕

子中兄自數歲已能詩稍長凡古人篇章無不窮極根源採摭菁華中年以後深悅禪味雖遇興間有賦詠要非所好也三十年前嘗以一二寄予今詩人陸務觀一見謂句法入律無愧古人識者以爲知言曾君伯震得此二絕可以自信不疑坐進此道矣慶元乙卯二月十二日

題李玠叔詩文

李公諱孝先字玠叔元祐元年賀范忠宣入西府啓草如右又嘗有詩題餘干縣干越亭云吳越餘干地要衝樹亭危岸勢憑空春潭倒影黃昏月古木喧聲白晝風鷗鷺慣來窺讌席烟雲無着護旌旄淒凉故國多遷變獨有溪山在望中誦此詩觀此啓則公文行宜爲忠宣所知惜乎忠宣大用之明年公遽謝世又明年而忠宣罷相不及引類當時惜之雖然豐積嗇取後世將昌豈必在其身耶虞部乃元豐以前官稱元祐則當易朝奉郎因孫奉新宰兼遠示遺墨爲詳記之慶元乙卯二月五日周某子充

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陳君誠之示遠明樓記而請曰宜秋宜春山谷誠齋已各言之起居飲食與四時之景接賢兄之論則然丐公補其說予曰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如此則四時備矣誠之曰樓覆以瓦似非所宜予曰六月卷簾森映山之銀竹同雲垂野從玉帝以萬妃憑欄送目宜乎不宜誠之謝曰宜哉慶元乙卯三月十二日

跋百醉老人趙士暲詩卷

味百醉之名誦三百之詩公蓋師友陶靖節者晁景迂乃謂得句法於江西殆由榮錮初開詩社物與人以著錄爲寵故一時

之言如此若李雲龕陳簡齋汪龍溪賦語則不易之論也慶元乙卯四月十六日

題劉昌詩母墓誌

唐人欲銘其先世必得韓雲卿之文李陽氷之篆擇木八分書乃稱三絕今劉君昌詩有母賢其沒也鄉人徐思叔爲誌謝昌國題額而趙從善書之蓋庶幾焉慶元乙卯六月八日周某題

題謝昌國與朱陸書（陸張本作陸文內同）

尚書謝昌國稱嚴陵朱君陸公廉勤敏元樞黃德閏從而寔之蓋嘗任左藏西庫監官上戊申大禮會計冊知諸路郊祀之貢區處得宜入可支出且有贏焉其居官不苟類此秩滿格當擢

用以未脫選階一轉而爲撫州宜黃宰倘有可諉曰大邑也今再轉乃爲英之含洸是特瘴郊三家村耳何其愈下耶君曰某歷十二考爲王官爲壯縣尙闕職司之事員出中朝近地英俊所聚無以取知於人故欲求諸遠爾亍曰雖處褒則鋒必露鶴羣鶩則潔易知通籍審官其此行乎充子之公廉勤敏可也慶元乙卯六月十日周某題

按英州以慶元三年升爲英德府載縣二正陽含洸此當云英之含洸也一本作治光一本作含光皆字形相近之誤今校改

跋蕭唐叟嘗示予易說矣今復以時名庵而求宜春歐陽永年

蕭君唐叟嘗示予易說矣今復以時名庵而求宜春歐陽永年爲之記謝氏昌國楊公廷秀爲之跋而丐予一言夫艮止也其彖乃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君既有得於此予固無以伸其喙雖然剛柔者立本者也所以統卦總主一時之爭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所以統爻就一時之中而趣其所宜之時焉是道也豈特艮而已自乾至未濟諸卦皆然夫惟君子而時中然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君其勉之慶元乙卯六月十八日周某題

題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況著端重眞可入木八分友人曾三異無疑寶藏之案六一先生集古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燦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耶濟蓋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此願以爲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畧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任明堂丞誌則云令碑以濟爲憲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渭南宰而文集於碑中乃以爲尉皆傳寫之誤當以此碑爲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某題

跋金給事彥亨文稿

某幼學之年已聞黙敘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貴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闕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實已卯歲高宗以示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卽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卻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諫懾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某事非也退而考案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此某聞而知之者也若夫事上不欺闇義則從某所親見又有可紀者宜表而出之九月己未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翟氏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礿正法人特與轉行卽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例同銜撿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宮卽嬖寵皆礿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覃恩

並不轉行止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能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可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職事先後圖身初不知公奏何事某侍班廷下望見公再拜殿上公退而某升朝至棚前上迎勞云朕初止謂卿能文適金安節說卿欲論婉容轉行礙正法事不謂卿剛方如此可便進文字來方悟公自引前事以爲失也章既上御批十三字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鑄錢司檢踏官施示公文案二篇求予一言因題其後非獨著公盛德補家傳之闕亦以彰壽皇從諫如轉圜它日史氏或有考焉至於文辭典雅如其爲人

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具位周某謹書

跋范丞相覺民謝罷政表稿

庚戌夏五月高宗行在會稽高平公自參知政事拜右相年三十有一明年改元紹興秋七月坐討論事罷政奉祠故謝章有惜名器載荷得之語汪翰林草制猶引敬王如孟子選衆舉卓陶可以知其無他矣本朝惟王溥初相時年三十二然其除拜乃在周朝非公比也未強仕而薨不及再用迄展經綸之蘊惜

慶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又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跋伯順韓子蒼范元長李西美李德升謝任伯宜和以來文人才士也高平公或同侍從於靖康之朝或嘗引類於南渡之後觀此詩輒唱妍酬麗三歎而有遺音矣慶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張忠獻公答宋待制手書

右張忠獻公紹興九年秋起鎮長樂答徽猷閣待制宋公景文手書一幅不過數十字而公私曲折故舊情意備焉宋公會孫文成謀刻之石初李伯紀爲靖康執政景文以侍從充發運使徽宗南幸時有謂護駕京闕之勞其後伯紀卽洪朱爲寓公此其所以眷眷也慶元乙卯十月三日周某題

題張右丞如瑩奏疏

滄岳張公以文章才畧被遇高宗越卽位之三年自獨坐拜侍書右丞適值苗劉反逆豫政兩月而去平生奏議號爲通達國體當紹興年春虜初兵逼高宗用趙忠簡公奏詔宰執條具善後之計公上疏五六千言援古證今事事皆有規畫向使久在政地盡行其言何患不爲名宰惜哉慶元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前進士周某題

跋六一先生跋杜祠神道碑

右六一先生跋杜祠神道碑蓋集古第四百五卷也今吉水縣鄉進士曾三異有此碑而未殘缺其文可讀得非嘉祐以前舊本歟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周某爲皇諸孫彥法題

跋獨孤延壽碑

唐初歐虞褚薛皆以書名此碑清勁可愛不知出於誰手趙明誠金石錄列之第五百九十五謂無書撰人姓名今其題乃于志寧製文又謂君諱某字延壽名殘缺不可辨予熟視之名左從言右亦髣髴可尋至於隋唐間人多以字行則歐陽文忠公跋顏勤禮神道碑論之矣友人曾無愧持此相示爲題其後歲元丙辰正月癸卯平圍老叟周某題

平圍續集卷六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跋後漢樊常侍碑

右後漢樊常侍碑歐陽文忠公已有跋今其文幸可讀以永壽四年二月卒是年六月改元延熹八月丁酉制詔湖陽長劉操追授騎都尉印綬至二年十二月其子勃文碑石俾不失墜而趙明誠金石錄乃以爲元年八月蓋因贈官而不考立碑在後也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曾氏

跋歐陽公堯祠碑跋

堯祠碑在集古錄爲第七百九十一卷左氏傳云巡羣屏攝正義謂東茅爲之國語云屏攝之位注以屏爲屏風攝如箑扇二義雖殊其指主人祭祀之所則一也今跋以攝爲慴或疑其誤暨得漢碑亦以爲懾豈古今傳寫不同抑事神之祭嘗屏息慴服以致其恭或以爲屏蔽之屏攝以威儀之攝也盧陵嗣曹趙彥法示此跋敬題其下爲輕改古書者之戒慶元丙辰正月癸卯周某題

題楊謹仲芍藥詩後

淳熙甲午奉祠廬陵三月十七日會同年楊謹仲周孟覺賞芍藥嘗櫻桃謹仲有詩予次韻云清晨自掃落花塵不戴親簪竹葉青斝盡莫辭過陋巷旗傳相與記彤庭階翻紅藥曾重見雨後西疇勃賜朱櫻亦屢經老去飄零無此夢詩來吟詠有餘馨今二十有三年二公墓木已拱因彭君仲識謹仲帖相過且索舊詩爲之悵然此花最盛於太和而以紅都勝揚樓子爲冠如牡丹之姚魏也黃樓歲得之都勝者邑中惟一二家有種惜不與人去年予答鄉貢進士陳恂二小詩云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加木辨雖雄韓魏公以芍藥爲花后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宲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闕海棠蓋許元寄歐陽公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山谷宰太和時篇詠甚多

未嘗及此花今謹仲帖云花出怨語與古事相類併錄惡詩於後慶元丙辰正月戊申周某書

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予嘗許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篇亦然蓋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三也行簡世家臨川志大而膽於文久從公遊其人亦可知矣慶元丙辰四月七日

題羅起宗廟食碑

紹興二十二年秋韓兵環攻南安以石壓卵未足喻其危稅官

羅君旭宗獨冒白刃三入賊壘說之使去城賴以全當時雖不與賞今乃附享神祠夫人爵不過顯一時廟食自當傳百世羅君可以無憾而其子孫亦足自慰矣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

有潛巷壓高岱排淮泗之舉然後可以發瀟溪穿天心透月窟之詩不如是不稱二絕潛巷授之從弟廉夫鍔廉夫復授其子漁所謂文獻相承衣鉢單傳者若能刻石人授之本則法周汝界矣慶元丙辰四月十四日

題京仲遠與周孟覺帖

孟覺與予同宗同郡同年昔忝從班每有哀窮悼屈之心而未

嘗效拔茅連茹之力孰知其子乃能於三十年後持相國帖自歸於光範乎慨歎而書卷尾其時日則誠齋題字之信宿也慶元丙辰四月十三日

御書樂毅論跋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書手之不置初若貪蜜少甘則已未如檄檄眞跡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胄比之世傳高氏石本間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眞跡自不同邪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紹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鸞飛動衆所共覩天日清明臣何敢給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某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題呂獻可墓誌

呂公獻可以熙寧四年五月卒八月葬時王荊公在相位可謂文正公誌銘不斥其名不沒其實荊公見之亦無所發矣昔韓

詞樞密副使者陳丞相賜叔也方以憂去幸聊酒其誰名可諱深得史法矣是時大僕卿劉仲通自諫書丹而命其子忠定公器之秉筆斯文既出其誰不知邵伯溫乃謂仲通初雖有所見文復遲回不敢器之代父書之仲通又勸呂氏諸子勿校本恐非三家之福按國史仲通剛方人也排伴夏人折正其罪秦使

却秉常寶貨歸論不宜輕用兵因旱條新政不便者五事又上書論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豈狥時畏禍者敢設有前却之意器之亦安得強其父而陷之罪也大抵邵氏聞見錄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因暑爲之辨此碑當日號三絕謂其人與文及書也眞蹟今藏名相劉忠肅公元孫無欲家嘗以示忠定公曾孫孝昌孝昌念祖之心切將傳之副墨而力不足會湖南部使者吳仲權鎰助其費久之乃能成是可以傳遠矣慶元丙辰五月九日具位周某謹識

跋張仲宗送胡邦衡詞

長樂張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間已有能樂府聲今傳於世

號廬川集凡百六十篇而以賀新郎二篇爲首其前遵李伯紀丞相其後卽此詞送客貶新州而以賀新郎爲題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弔得名爲可賀也慶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題

題蔡忠惠公帖

某之先君秦國公平生喜學蔡忠惠公書家藏京師舊石刻兩卷眞行草畢備妙絕一世乾道間公曾孫戶部尚書洗來守廬陵摹寘郡齋雖傳爲失眞而典型故在今公元孫戶部侍郎啟出帥豫章復刻公遺墨俾某記其歲月恭惟高宗皇帝天縱游藝嘗評公書爲本朝諸臣之冠且有入格律度驊騮之褒天監在上誰敢措辭惟公當仁廟天聖八年擢進士甲科名在第十

後百三十有七年歲在丙戌孝宗龍飛策士侍郎復踐世科名次若合符節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慶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題陳忠肅公尊堯集稾

陳忠肅公以元符庚辰入諫省力論蔡京奸邪弟卞妄引王安石曰錄誕誣神廟未幾出守無爲軍明年改元靖國入爲都司上書責曾布併及私史事復出海陵又明年當崇寧壬午貶徙廉州此稾蓋當時筆也書成名曰合浦尊堯集繼爲四明尊堯集其詆蔡氏愈力不翅數萬言厥後果有靖康之亂公可謂忠也已矣可謂明也已矣眞蹟在公壻前衡陽太守蕭君懋德家衡陽之孫必得攜以相示因而記其歲月仍錄國史本傳使併藏之慶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跋歐陽文忠公誨學帖

歐陽文忠公年二十有三以玉不琢不成器賦魁國子監其後十六年而次子奕生奕字仲純胡文恭瑗性侗儻文章豪放尤長於詩多至三百篇公以其質美故書此以勵其學惜乎得年纔三十四位不及顯然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被謫仲純獨傾貲送之其大節如此可謂不墜先訓非學力乎帖已刻而眞蹟今藏鄱人胡柢家柢字仲本佳士也慶元丙辰六月庚戌

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懺

鬱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宜和間刑部侍郎諱敦言之女潛心內典學成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懺皆終部帖所謂婦人身得度者其子將藏是書於名山求子一言子謂夫人爲善如此郤氏之豪在所不論二經果報宜復唐捐華嚴經云南方國有長者妻名曰善慧見佛神力心生歡悟法華經云即尼憍曇毗得佛授記後名光相如來子知夫人此念不斷盡未來世當證二說豈止資其冥福而已慶元丙辰六月丙寅

跋胡忠簡公論和議稾

紹興戊午胡忠簡公三十有七以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和議

此其稾也時長子方生未幾南遷公知後禍叵測惟從趙昌齡字長彥賢而可託故以稾屬之今五十餘年矣昔顏魯公與魚朝恩論坐位帖稾墓本已數百載人爭傳寶公之所論豈止坐位而其心畫端勁實法魯公自當併傳於百世慶元丙辰六月

題羅烨詩稾

友人永豐羅永年長子烨天才雋敏而苦於學遂至隕生予讀其詩稾而悲之永年求予一言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蓋雕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邢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今於羅氏子尤信慶元丙辰八月初六日平園周某書

跋焦伯強與潘簡夫帖

歐陽文忠公贈焦伯強詩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又云皎皎寒泉氷其清正如此余裒輯文忠公集於書簡門得公與伯強帙凡十有六意愛之厚期待之遠情見乎辭今觀伯強遺永嘉潘簡夫十六帖淵源蓋有自矣簡夫諱約後爲伯強壻三子文饒字民則文孝字少穎紹興間相繼擢第文虎字叔山亦嘗舉鄉評推爲少穎之子楫今爲臨江軍職官奉檄至盧陵出示此軸爲題其後慶元丙辰中秋平園老叟周某

跋呂伯恭日記

黃太史晚謫宜州自崇寧四年嘗旦凡風雨寒暑親舊往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名曰乙酉家乘止八月晦九月則易簀矣呂太史抱病東陽亦有日記起淳熙庚子春盡辛丑七月壬寅其明日遂卒蓋絶筆也方病時出入起居雖不遠山谷而編大事記首周敬王修讀詩記自唐無衣攻戎課程所謂迭次頓沛必於是者兩賢相去七十餘載何其相似也意長日短悲夫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跋廖中精紀一作精記

天錫九疇一曰五行凡天地人有形則有數有數則圖於五行是以善卜筮者預能測之知人居其間又顯顯可推者傳不云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術者臆說哉春秋戰國前善相者多

若推祿命則盛於漢貫誼識司馬季主曰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窺人財後世又可知已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於談命故其書滿天下清江鄉貢進士廖中伯禮連舉未第乃刻意於此會萃數十家之說章分件析考驗得失校量深淺成精紀三卷示予予謂五行所寓有常焉有變焉常易推也迹也變難推也理也自非心通意悟不足以盡此古稱善其事者莫如李虛中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茲豈易哉廖君歸矣苟因書悟理則將如由基之射百發而百中不然讀齊侯之精粕其得否未可知也

題謝昌國式華堂記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七十於德壽宮推恩四海廬陵進士歐陽鉞字仲授以高年賜初品官其子碩取訓詞式華其老之言揭名於堂工部謝尚書誥實爲之記歲星一周當慶元丙辰十月十三日今皇帝奏上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冊寶於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央鉞也又將拜增秩之寵載新斯堂以延賓客其有日矣是月壬戌平園老叟周某書

題廬山西林道場碑

右隋廬山西林道場碑文歐陽率更撰而不云何人書妄嘗出於一手昔唐韋絢錄劉禹錫嘉話載率更行見索靖所書碑下

馬布毯坐觀三宿而後去又云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惟其好古如前說之勤是以肆筆無不臻妙理當然矣三門銘逸姓名亦元和名筆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平園老叟周某題

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校江浙閩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脫謬且經改易不暇徧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武都邦人咸服具以狀聞而諸本盡作具狀以聞何俗弱也乘墉壑如通道殆有二義當謂士卒賈勇升高陟險如履平不然以而爲如猶春秋書星隕如雨也今衆本直改作而通道或增一字爲軌道於是下句碧泉鐵而清宮亦添一禁字按周禮秋官硩蔟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氏讀如摘碑蓋用此碧字而諸本盡改爲碩尤更淺陋古書日壞俗本日多此子所以撫卷三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

跋歐陽文忠公跋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賽陽山文在集古錄第五百四十三卷自唐乙卯歲至本朝嘉祐己亥六賢同觀時蓋二百二十五年又至熙甯辛亥一紀之間文忠公已有存亡今昔之歎後百一十五年爲淳熙乙巳而亡友劉子澄記之今十三年子澄墓槨森然矣重可歎也慶元丙辰十一月乙酉平園老叟周某題而歸之劉氏

跋歐陽文忠公與裴如晦帖

右歐陽文忠公與裴如晦帖如晦名煜慶歷六年廵南省擢乙科嘉祐末又以祕閣校理守潤州此公當時答書公文集書簡門先有嘉祐二年一帖而集古錄前漢雁足鐙銘跋亦載如晦與公別幅至治平四年如晦以集賢校理判三司戶部勾院卒此帖藏紫微朱公家作跋在隆興二年後三十三年朱公之子軾字叔止攜以相示既刻附文忠公集又爲記其大畧慶元丙辰十一月五日

題張志宏所藏東坡畫

蘇文忠公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英氣自然乃可貴重五日一石豈知

此邪慶元二年十二月旦

跋老泉所作楊少卿墓文

同年臨江楊謹仲諱愿往爲廬陵郡博士嘗爲予言乃祖中大夫諱申在京師從老泉蘇公明允乞曾祖光祿少卿諱克從墓文又得王廣淵書丹時君卿家額今有石本留先塋願恨未之見也謹仲下世之十三年其長孫光祖始軸以求跋予生晚不知中大夫何如人然碑成於嘉祐七年秋而刻於英宗治平之初元是時三蘇名震京師廣淵直集賢院爲羣牧三司判官君卿自藩邸以藝文被幸由奉禮郎換內殿承制三人雖不同同爲當世所貴非中大夫好學而篤志則其文其書豈易得哉韓

退之謂唐人欲銘其先必得三難予謂楊氏此碑非三難乎厥後謹仲既以學行爲鄉先生今諸孫又表而出之不隕其業將無愧於老泉之詞矣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跋宋待制燕寢自適詩

右徽猷閣待制宋公詩稾四十一篇皆紹興間寓鍾陵時投贈帥漕及與當世名勝唱酬也詞采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文成將伐石刻寘家塾屬某一言惟本朝承五季之後詩人猶有唐末之遺風迨楊文公錢文僖劉中山諸賢繼出一變而爲崑體未幾宋元憲景文公兄弟又以學問文章別成一家瀠麗而歸之雅正學者宗之號爲二宋公晝元憲曾孫字景晉名載詩序中東坡先生詩云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燦素淵源皆有考前險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此六語者今可復施之公

壬午歲某在後省嘗草公贈官制云學知守其家亦此意也慶元丁巳正月戊戌前進士周某書

跋李先生先之禮記義一本無先生字

右章貢進士李公先之朴禮記義四首前兩道紹聖元年省元程文次兩道元祐八年監元程文是時兼用經義詩賦取士公賦已盛行於四方近德安府贛州刻公全集亦復收入經義不傳子幼從公族人養素處士學手自抄寫往歲因吉水高君德懋留意是經命錫李驥謄本遺之今德懋之子誼攜以相示

爲題其後不然將莫知其爲誰之文也

跋陳剛中石材廟詩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公同年進士其貶安遠宰也予適在贛識之豐肌便腹骨不勝肉而安遠荒僻瘴癘特甚汲水貯器中須臾黑色以故仕者多死士大夫固憂公不能生還未幾果然其後湘中有著紹興正論者公姓名在焉且云其妻無所歸削髮爲尼未知信否謂公以辛酉歲貶則誤矣當以庚申爲正

跋臨江軍劉昌詩之父青詞稾

眉山唐子西父病篤母史氏祈以身代死已而母死父生彼特伉儷之情耳豈不容於兩全若劉氏兄弟則孝於事親也其感

格宜哉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瓌詞有華三絕緡篋中之遺蹟附宰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俟焉陽世圓朱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尚襲藏於手澤期光紹於寶牒白墮朱褒皆一時寶事

題張魏公與晁升道啟

右魏國忠獻張公遺晁升道十四帖其半親表也升道諱升之南渡寓盱江寶文閣學士劉洪道資深見而奇之薦於魏國自是爲公客公居湮連歲音問不絕凡國太晚年之起居飲夫早歲之學識皆於詞翰中及之最後謂人事無窮與天地相終始欲其撥置以全精神期之者至矣今公季子龍閣尚書開鎮豫章熙父兄之勳業升道之孫子教攜公手澤往候棨戟因爲紀其本末慶元丁巳十月丁丑

題呂紫薇與晁仲石詩

晁氏一姓文獻相續殆無它楊（諸本漢書楊雄傳號本朝盛族別本作殆琦錢楊）仲石諱公慶紹興初與范顧言會裘父同學詩於呂紫薇故得是詩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以歲月爲先後此篇在末卷中蓋暮年所作也仲石之子子教以示周采敬書其後慶元丁巳十月丁丑

題李龍眠山莊圖

龍眠居士博學嗜古志尚清遠筆端餘力溢而爲畫王荊公雅重之數贈以詩又從蘇黃諸公游蓋文與可一等人也龍眠山莊圖匹休輞川張右丞遠明雁峯談錄云正本爲中貴梁師成取去今所臨摹蓋初本也居士出處具蔡啟所作誌文一子諱碩字天老湖南提舉常平是生四子子諱其二長諱琥字西美通敏善議論終於郡倅季曰瑜字季周嘗爲理掾能傳乃祖筆法子屬得之今亡矣西美之孫咎出此軸請予題其後慶元三年十月壬午平園老叟周某題

跋張魏公與彭子從書

尚書郎彭公子從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濕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戎汚郭當時士大夫皆謂用未極也今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俱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爲學擇師友之助也慶元三年十月日

題陸本益齋記

乘成兄爲陸本仲因作益齋記其論損益之義詳矣仲因復求予跋殆難措詞抑聞之蘇文忠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請以是詩爲齋之銘立爾常心訣欲速成惟直諒多聞之是親可以致身可以揚名豈止一第而已慶元

三年十月日

題周治所藏南唐牒訴

右南唐吉水縣鄉貢進士周洪誼牒訴七副考之史氏五代僭僞諸國獨江南文物爲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惟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盧陵王堯正等三人而止雖舉子以少爲貴然鄉坊保甲父子兄弟俱免累政縣判如此蓋優之也家得二百四十年入世孫治來求跋語按周顯德五年歲在戊午卽李璟保大之十六年方改元交泰而世宗盡淮甸畫江爲界上下震懼謀從豫章已而創去帝號奉周正朔故第一幅稱顯德六年越明年庚申太祖皇帝受禪

辛酉璟南徙而祖煜嗣位於金陵後十三年歲在甲戌卽丙伐明年乙亥國除士民始避本朝廟諱其名上一字遵同宣祖又明年正月太宗皇帝卽位其下一字復犯御名故前牒皆名宏義最後一牒乃改洪誼實開寶九年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則改元太平興國矣先是公私狀式例以牒件謹牒爲文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官制所重頒新式此其所以異於今也治字季宏不隕世業豈但遺蹟是藏固將起家以大其門老夫雖耄尙或見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浮雲居士曾達臣雜志後

姓氏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譜諜系其後贛之雩都則叔夏尙書天獻吉甫侍郎兄弟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於科舉有知機應變之才不苟於功名緒餘著書追迹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如何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於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秘書爲尙書郎羣從孜孜爲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愧不及特時有先後爾況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兩大制歸而勸講修注備膺寵章是固爲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

題至聖文宣王三十八代孫孔仲良唐貞元以後告身石

刻

自古推尊孔子莫如孟氏旣答公孫丑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生民未有句言至再三蓋然之也趙岐乃謂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豈知孟子之意哉及唐韓愈謂天子至郡邑通祀孔子北面拜跪禮踰社稷彼堯舜雖得其位而不得常祀社稷雖得常祀而無天子北面拜跪之禮故云不得位而得常祀無盛於孔子是爲違過堯舜之効然後孟子之意明矣某竊謂廣袤三倍隨運推移孰有世世襲封如衍聖公者城陽蒼梧問瓜守塚孰有廟宅世祀萬乘臨拜如孔林者以此推之將歷千萬世與天

地相爲始終何但生民未有而已今莆田幸因賢者爲更版籍立四十九世孫之戶刻唐告於縣齋他日貞二千石或能推擇嗣人世居學宮使先聖苗裔益勤毋怠於以章皇朝崇儒重道之美又盡善也慶元三年十一月日

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闕員召傳乃謂王介甫藉其清望使擊故老夫肯德安肯妄發介甫用人盍不察此竊疑滕元發嘗倅湖州退翁郡人熟知其賢觀所贈詩帖當熙盍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爲中丞令舉臺屬退翁之召或以

其薦即可知矣是歲十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素惡元發出之於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爲退翁況舉主補外自應隨罷耶墓表不書其由莘老亦嘗攻元發故也慶元丁巳十一月望退翁元孫洪相過出示元發詩翰妄意如此來者或有考焉退翁子孫甚盛是耶豐積齒取之報洪福疑譌藉疏通稱其家者也再跋退翁溪堂集首詞並同其後嘗有更改附錄於下

又書溪堂集後

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闕員召傳乃謂王介甫藉其清望使擊故老夫清德安肯妄發介甫用人盍不察此竊疑滕元發嘗倅湖州退翁郡人熟知其賢觀所贈詩帖即可知矣當熙盍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爲中丞令舉臺屬退翁之召必以其薦是歲十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素惡元發出之於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爲退翁況舉主補外自應視以爲去就耶墓表不書其由莘老亦嘗攻元發故也退翁子孫甚盛且多顯者今其元孫徵入爲廷尉屢更慶節純誠厚德克世其家因示溪堂集附此說於後使來者有考焉慶元庚申三月己卯

平園續槀卷七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題曾遠侍郎戒其子棠清廉帖

漢華陰楊氏自高帝時喜以功封赤泉侯其後敞相昭帝傳至東京而震益顯遂爲名族大要以清白遺子孫子孫亦能守之四世清白之褒見於孔北海疏殆與兩漢相爲始終何其盛哉本朝贛川曾氏儒素相承弟兄俱上禁塗至文清公乃用此易其名是生仲躬出藩入從受知孝宗方季子出仕之初援古證今訓誡諄諄無非清白之訓是豈教咸諂者惟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則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慶元丁巳十二月

跋撫州游祖武楔帖

某與家兄子中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楔帖共以十數計此軸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周旋如印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妙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

清風嚴霜本不相爲謀兼二美者竹也友人楊公廷秀平居溫厚慈仁眞可解慍臨事則勁節凜然凌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一日不可無此君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慶元丁巳

跋唐子西帖

眉山唐子西之文盛傳於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事精密通於世務爲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貶惠州數年歸蜀而卒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懿寬厚秀傑文詞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懷洒落人自愛之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屢被薦召多仕於蜀二十六年入爲光祿寺丞遷秘書郎擢起居郎執政有惡其不下己者諷言官誣以事出知邵州改饒州除直敷文閣徙溫州三十一年參知政事楊椿薦高宗笑曰今不傲否蓋或言其簡伉也以宗正少卿召再爲起居郎明年二

月進中書舍人兼脩玉牒官隆興元年以足疾求去正月丙辰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明年改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符離退師例貶秩二等求出幕得鼎州徙江州病弭祠二年某月卒於南康軍年六十晚號遯菴初爲鄱陽破豪民一族人稱其政後與郡人王樞密剛中通婚因卜居焉在朝廷若不與事間出議論輒平正無向背高宗將內禪懿靖康吳敏輩自以爲功未嘗語人宰執亦不敢問獨立夫請對言不宜追遠高宗諒其忠與詳論舊事會御批追崇皇太子所生父立夫已書黃因過某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而堂吏執不可立夫請不已宰相以聞改稱皇太子本生親尋詔侍從臺諫就

御史臺會議遂檟皇兄而加贈極品其端蓋立夫發之立夫素
主民兵或疑其迂雖予亦不謂然及守九江適虜騎犯舒立夫
參用民兵備禦整暇方督匠刻東坡集人賴以少安其治郡能
盡僚屬之才人皆樂爲宣力至簿書期會則不屑性既寡合過
所喜形迹都忘平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之常曰觀人以初
見爲定往往十得六七少因讀史悟性理宣州僧宗杲及輿子
西並遊張天覺之門名震一時立夫適相遇於荆南先語其子
云我今謁杲彼若叩我我便不服杲望見立夫遽遜曰尊公文

章滿腹却欠此事君從何處得來立夫喜且服人兩奇之予輅
字德輿亦能文進德壽宮慶壽古賦後省第入甲等乾道中由
大理司直出通判漢州淳熙十三年冬提轄榷貨務高宗上僊
獻啧議謂合稱祖破禮官之說又及巷市七日事孝宗下其議
會御史論洪翰林邁首議稱祖非是洪家居待罪孝宗曰議禮
如聚訟何嫌異同於是禮官併疏輅失言給事中亦乞罷輅復
通判隆興府予嘗與立夫同僚相善又惟文士子孫能世其家
如唐氏者未易多得故傳其事於上舍游君所藏子西帖之後
使修史者有考焉輅今爲利州守慶元戊申正月己卯

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
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

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袞等臨川唱酬畧可睹矣或疑所以然
予曰舉子在場屋爲學不專爲文不力既仕則棄其舊習難乎
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翮雲之
驥要非繩墨所能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
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慶元戊午正
月戊午

跋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公唱和詩

國家數路取人科舉之外多英才自徽廟迄於中興如程致道
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詩名藉藉朝廷賜第顯用之今觀曾公
袞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

紹興初星聚臨川唱酬妍麗一時傾慕郡之名勝游氏襲藏此
卷有年數矣慶元紀號之四年歲在戊午上已周某子充敬題
其末

跋吉水蕭氏祖長官告

右武陵蕭長官所受淮南吳氏告一通按路振九國志楊行密
之子渭自吳王僭號改文政官太夫爲大卿御史太夫爲御史
大憲明年渭殂十一月弟溥嗣位改元乾貞寔後唐天成元年
也徐温既死子知誥起復秉政其歲月職制皆與此告合予聞
蕭氏自武宗起家至曾孫諱定基字守一本朝天禧三年登第
嘗仕侍御史風節凜然有孫諱服字昭甫元豐五年

察御史時田蔡京憾執政劉逵背己窮治逵姻家章氏私鑄獄於平江久不能決昭甫奉詔審鞫不如京指遂坐廢錮後起爲吏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卒再世以直諒聞號盧陵名族謙仕不絕武岡七世孫武陵丞諱許字嶽英才具過人子嘗與之遊諸公方欲薦用俄謝事去議者惜之因其子特起出示祖告併題於後慶元戊午上巳

跋蕭御史殿試眞卷

右天禧三年蕭公廷試三題卷一日之間文不加點頃在館閣同僚許克昌狀元出其從祖安世治平四年魁卷與此畧同蓋祖宗時士人業精於勤往往習慣如自然非若後來之囿弄也

家狀曾祖霽不仕而其裔孫尚臧淮南吳乾貞中任武岡縣令眞告豈以爲僞官故不書耶或疑賦原韻不當押業乏法按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押通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此舊韻也仁廟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於是移業爲第三十二而以押乏附之此今韻也慶元四年上巳

跋宋運判奏稾

右故廣西運判宋公奏章四稾公以紹興二年二月爲衡陽太守當孔彦舟馬友曹成諸劇賊破城侵境之後黎庶凋瘵百孔千瘡官軍征戍日夜往來資糧屝屨應酬無盡日而能悉心撫摩臨事整暇奏課遂爲湖南第一四年三月代振此聞約所聞

也如乞諸郡置將乘時和糴與夫鞫策諸將早圖恢復皆中興急務深契高皇之心畀以使節將試用之攬轡踰年奉㫐遽歸沒於臨川二子子伋子偁仕皆弗顯其孫文祚等得此稾俾某誌其後公之守衡也舅氏王公繪寔貳郡事奉外祖母衡國太夫人在焉又叔父靜江府君侍祖母秦國夫人宰屬邑之安仁某時年十七八歲侍先夫人省秦國於衡尚能記公之政今遺書大畧如此公諱炳字景融蓋鄭國元憲公曾孫而外祖母之姪於先夫人爲表兄云慶元戊午三月十七日

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

張忠獻公忠君憂國勤學爲善之心造次顚沛未嘗少忘凡見

於手書者皆是也近世浮詞繆敬盈於尺牘觀此得不見賢思齊乎茲八幅者外舅御史王公彦光紹興庚午守公鄉郡及移漕帥答書也德人士風之衰期待甚厚蓋閱今於過平江之日知非淵美外舅季子嘉賓藏之有年今傳其子紹祥而屬某題其後慶元戊午五月庚辰

跋義靈廟碑

義靈廟者滕侯棲神之所也侯宣和間掾天台適方寇鴟張初爲曲突徙薪之計後收焦頭爛額之功亟使二千石智勇過人未必兼此二者孰謂一戶曹乃僅爲之當時祠享永世廟食宜哉慶元戊午年五月丁巳

題聶倅周臣所藏黃魯直送徐隱父宰餘干詩槀

山谷此詩今載外集不觀初草何以知後作之工老杜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苟作云乎哉慶元戊午歲戊午月戊午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聶氏

跋江氏舊書

右安陸江氏書一卷頗有譌字首印江元叔書籍記末用越州管內觀察使之印不知元叔守越時錄本或錢氏舊書也子孫不能守多入鄉人翰林學士鄭獬毅夫家贛州與國王翛余鏞得此以遺余乃錄毅夫鄂溪集所載記文於後慶元戊午歲戊午月戊午日

跋黃山谷書唐人詩

右山谷大書一軸紹興外舅御史王公彥光守漢或帥蜀時得之今將四十年其孫紹祥攜以相示昔山谷謫居多作字以遺蜀人中興後凡東南士大夫之爲監司郡守者往往有所獲而歸歲月既久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詩不云乎尚有典刑慶元戊午五月十四日

跋張芸叟題劉滬墳廟詩

右浮休張公劉將軍廟詩一首將軍諱滬慶歷名將力戰城水洛蕃漢皆畏愛後爲狄青尹洙所害故云生前毀譽豈堪聽身後功名始汗青此詩雖載畫墁集亦謂其名故表而出之慶元四年六月旦張公曾孫繼祖攜以相示爲題其後

跋司馬文正公手鈔富文忠公使北錄

司馬文正公於廣記備言不啻飢渴之嗜飲食況國家重事乎富文忠使北語錄首尾萬有餘字手自鈔錄他人安能爲此淳熙癸卯公曾孫吏部侍郎季思刻石泉南屬某題其後今十六年而侍郎之子遵求踐宿諾感歎不已某昔爲太史牛馬走恭讀徽宗實錄宣和六年春既獲夔離不得慶歷國書嘗嘗真本藏寶文閣朝廷以爲快祖宗累世之憤則富公奏牘所謂影帶下策蓋用之矣當時力辭奉使賞抑有由也慶元四年六月十

一日

題東坡上薛向樞密書

薛恭敏公元豐元年九月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知定州召入西府蘇文忠公昔嘗與之論天下事今復貽書深切著明如此責善爲有加矣薛本以理財論兵進及在政路首尾三年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最後詔民蕃馬既奉行復欲反汗爲舒亶論罷閙義能徙不善能改未必不因蘇公之書比夫患失遂非者有間矣元祐間特被褒表豈無所自耶公作此時年四十三是日其生朝也身爲二千石士民當盈庭爲壽否則與家人飲食燕樂乃齎心呵凍極陳國計其賢於人

逕矣官本不載此書於集惟麻沙本及別集有之故人劉錢善使君之子宗奭兄弟家藏眞蹟慶元戊午七月旦以示前進士周某敬題其後

跋楊廷秀增族人復字道卿詩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後四方人才如林今以數計未爲多也誠齋家吉水之涇塘執詩壇之牛耳始自宗族延及郡邑孰非闖李杜之門睎歐蘇之蹤者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夫人能爲之尙可以社名乎家生執戟郎又拔乎其萃者也慶元戊午七月初二日

跋曾氏兄弟帖

贛州曾氏兄弟俱有時名其以文章議論致身禁從者三顯謨學士宇叔夏寶文待制宇天猷敷文待制謚文清宇吉甫建炎紹興三十年間並歷春官長貳可以知其人矣文清公二子大理卿宇原伯戶部侍郎宇仲躬同事孝宗克纘先業視南豐之曾殆庶幾焉仲躬子德廣守桐川裒兩世翰墨刻之石蓋將對手澤而思永君子之澤卽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濟美象賢盍有既耶附以呂伯恭禮部君二帖深有益於學者乃知五公義方之教施及宅相何其盛也慶元戊午八月丙寅朔

題呂侍講希哲歲時雜記後

本朝承平歲久斯人安生樂業凡器飾物隨時制宜雖有古有今或雅或鄙所在不同然上而朝廷次而郡國下迨民庶囂娛熙洽未嘗虛度則一也侍講呂公當全盛時食相門之德既目擊舊禮又身歷外官四方風俗皆得周知追記於冊殆無遺者惟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百年積累之盛故家文獻之餘玆可推矣慶元戊午秋公之元孫仙遊邑大夫祖平以示平園老叟周某竊有生晚不及見之歎云

曰題與黃談書尺

元祐給事中黃公庾仲之曾孫諱談字子默山谷先生從孫實傳詩社之正印有文集三十卷自號澗壑居士早受知於胡明仲侍郎其後劉共父樞密張安國舍人繼帥湖南皆爲上介屬

以文翰人門具美宜在朝廷而官止權務壽不及知命識者惜之嗣子早世其孫鈞以予隆興乾道間往復之書數十通聯爲大軸銜袖相過內十四幅乃予手筆餘皆弟姪及筆吏代作今三紀矣追懷人物之英豈易復得重爲歎息慶元戊午九月己亥

跋撫州鄔虎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王文盟於本朝由是詩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幼槃兄弟及饒德操汪信民皆傑然拔出者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爲盛事其後儒冠則曾季貍裘父釋氏則文惠大師惠嚴道士則黎道

葦師侯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今鄒君文伯復以科舉餘力刻意吟咏索其新詩纍遝以相示予雖不能詩然亦知其爲佳作也蓋木有本可以干霄水有源可以至海以君之才進而不已追前人而與之齊斯無難矣慶元戊午九月戊申

跋山谷草書太白詩

南豐謝氏收山谷草書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筆也予家藏數卷亦太白詩蓋非謫仙妙語不足發龍蛇飛動之勢耳今江西豫章廬陵宜春皆刻山谷眞草惟蜀中劉氏十卷中草聖尤奇實暮年筆也始顯昌劉氏顯宇晦叔與山谷友善暨其子璞孫伯虎三世相繼持節於蜀日良月聚固宜得之之富其間二說學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錄於左慶元戊午十月丁亥

跋戊午歲吉州舉人期集小錄

選士於里登名天府爲之首者期集同舉之人禮也廬陵號士鄉故此禮尤盛而今歲特盛焉永新左君淳熙己酉褒然居萬人之上今秋克復舊物而其父母年方五十餘二者皆近所稀有其盛一也誠齋楊公龍泉孫公朝廷鄉黨之達尊交以序美之其盛二也每舉士或有故不至至或不多多者十僅三四今在坐乃五十人其盛三也左君既具著於錄而附以坐客所賦詩强予題其後老詩雖不能措詞竊有祝焉國朝天聖八年公參政歐陽公以國學首薦冠名南宮是年廷試榜眼則丞相劉公其後鼎甲則侍郎郭公中興第五則資政胡公至紹興十八年參政董公遂唱名第一其他登甲科者猶未悉數也諸公勉旃踵前賢之高躅增吾邦之盛事其在茲行乎慶元四年戊午日南至

跋張如瑩歸去來辭

永嘉陳開祖紹興二年登第張公子韶雅重之仕至廣德太守行誼表於一方廉靖著於仕塗其倅豫章戶部尚書張公如瑩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爲連帥素以翰墨馳聲位望既崇益自珍貴人欲其尺牘不可得獨爲開祖書歸去來辭於書卷且推美其古雅今五十年而開祖之子求仁請予爲之跋求仁三爲劇邑以名稱再典郡予嘗同僚知其端諒通達蓋名父子也開祖諱一鶚求仁名自修慶元五年正月十九日

跋王才臣十史論

淳熙中予備數政府故人劉子澄守衡言布衣劉德老之才孝廟亟命以官食衡祠祿因思予友王才臣才學不啻德老甚欲以名聞顧念才臣春秋未甚高猶當以科第進遂不果後歸老里中才臣猶在場屋偶見孫從之跋其史論爲之悵然才臣身雖益困而所養益厚異時會當有知之者予老矣尚庶幾及見之慶元五年上巳日

書譚彭樂府後

世謂樂府起於漢魏蓋由惠帝有樂府令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也唐元稹則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齊犢牧雉朝飛衛女思歸引爲樂府之始以予考之乃廣載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新喻譚該居之舉業餘暇作上之回等十四篇因舊題而衍其辭用意深遠至於擬古詠史詠懷感遇諸詩多有佳句進而不止前輩可以企及爲題卷末而勉之慶元己未五月戊戌（韓文公云雉朝飛操子作雉朝飛歌吳兢集雉朝飛樂府古題要解以爲處士犢木子劉次莊樂府集序又作牘沐未知孰是）

跋宋景晉摹手書佛經（聰一本作聪誤）

待制宋公手書金剛經端謹有法度始末一體如摹印然敬之至也王荊公學王濛書多爲橫風疾雨之勢每作帖初倘矜持後必坦率惟寫佛經專用楷法亦是理歟公以紹興己未五月書此其曾孫曾老以慶元己未五月示周某甲子適一周矣

題趙清獻公三帖

右趙清獻公三帖第一乃嘉祐八年春任度支副使所作云孫公勇退謂蜀人文懿公也名與公同尋除東宮三少致仕屻公長子是年登科第二則治平二年公知成都時舉仁（一本作不舉）仁知謂誰三年有都官郎中廣濟河催綱石韜爲梓州路運判或斯人歟第三云呂侍講三請罷司蓋正獻公也是年八月出知蔡州慶元五年十月旦平園老叟周某敬題

題楊廷秀新淦胡氏義方堂記後

誠齋作義方堂記理勝而文雄殊無老人譚詩衰弱氣象吾黨所共矜式豈特光賁胡氏家塾而已慶元己未十月辛未

跋東坡與張近帖

右坡公與張幾仲帖蓋元豐間謫黃時也所謂授德與尉者長子邁也其將自黃移汝嘗賦長篇以銅劍易幾仲龍尾子石硯幾仲作詩送硯返劍公又屬和卒以劍歸之具載集中幾仲名近仕至顯謨閣直學士國史有傳其從孫子佾家臨江軍寶藏此帖慶元己未十一月甲辰周某子充敬觀

平園續稿卷八終

平園續稾卷第九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四十九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咨目及御筆等跋

臣竊惟靖康大變地裂天傾氾塵已來部壇未設餘分閫位人懷向背惟世臣向子諲首將所部拘偽楚之族數遣行人及仲子澹詣大元帥府議軍國事領兵戡難見褒甄者謹重嚴備復勤親札此權發運副使時也胡行鬼逐漢箭無神金城湯池所在宵潰江湖諸郡送款相望子諲獨鳩叛餘之兵嬰十里之城八日然後失守汪藻撰撫恤官吏軍民勅書有曰明於分義篤

此艱危巧說百端堅持一意力爲戰奮以忘軀此還長汝時也御書薪林泛宅古文孝經蘭亭拜賜不一此爲浙漕時也國步已安春秋猶盛禁塗輔郡倚方釀上書請老留之不可特頒詔諭遠比漢疏待從掛冠鮮有是禮此守平江時也向非忠忱慷慨心在王家始終不渝安能致上眷如此雖疾風草勁向日葵傾聖鑒昭昭屢形奬飾然吉賢必備求全或毀時當多故傳聞異辭其孫士虎懼後人猶致惑也敬裒奎畫刊之樂石謂臣昔以太史牛馬走述事高皇俾書下方或可俾信恭惟一字爲褒榮於衮服衆言淆亂折諸聖人今觀天文議論定矣慶元六年二月旦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孝宗皇帝陪二府十年每歲必閔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卽憂水旱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書旨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今南城吳仲倫弟兄請書此記乃敬載聖語於後當有告於太史氏者具位周某書

跋山谷題橘州畫卷

橘洲在湘江中巨浸不能沒實潤宜橘以是得名唐張曲江杜子美劉夢得皆見於詩又畢田序云橘千餘本居民數百家佛刹神祠馬氏書堂詰盜官舍在焉張舜民記洲南北與州城等

有巡檢寨及僧寺兩三所漁者數百家予比歲嘗至其上不復曩時之盛今觀山谷所題畫卷亦似疑其畧也橘訣律切吉激質切本作兩音北人混而爲一故酈道元注水經橘洲或作吉字近世僞傳東坡緣橘傳亦指爲吉五方音訛多此類予以舊遊故詳記之慶元庚申二月乙丑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趙仲肅

題東坡晚年手帖

東坡以靖國辛巳北歸五月由金陵過儀徵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旬前帖尤可貴也趙仲肅以示周某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

跋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

右歐陽文忠公與張洞書五幅洞字仲通開封人晁無咎雞肋集有尋任潁州推官文忠貴爲守甚重之皇祐三年從晏元獻公辟於襄安文忠時守南京答銘一第二書其送行長篇今在居士集第五卷明年文忠丁母憂歸潁答第三書至和元年洞以大理寺丞再從晏公於西京而文忠初服闋還京師答第四書嘉祐六年文忠在樞府而洞以秘閣校理出守襟州答第五書次序皆可考其後入爲三司度支判官歷江西淮南轉運使官至工部郎中治平四年卒此帖藏玉山汪季路家慶元六年閏二月己亥

書馮瓌自得集後

紹興辛巳三月予任秘書省正字被差充公試補試類試考校官時仁和縣丞馮瓌子長來主管試院諸司開院與之款偉岸而文自言系出文懿公甚奇之蜀人劉韶美侍郎負才擇交亦稱之不容口後二十餘年君爲朝散郎京西安撫司參議官出所著書三卷名曰自得上論經旨十六事中爲史評二十二下則詩話四十六其推明聖賢之意考前古今之說往往出人意表今詩匠楊廷秀待制嘗序君詩謂清麗入江西深長幾唐人則學問文章從可知矣年八十而終慶元庚申春其子從政郎有年自循州理掾奉母還嚴陵過予話舊感歎不已書此以遺之慶元庚申閏二月丁巳

跋黃魯直帖

山谷以紹聖元年冬坐史事安置黔南二年四月至焉其年三月朝奉大夫錢塘韋驤字子駿來爲夔路提點刑獄管任三客郎官故云子駿提刑三客大夫三月宗正丞張向除本路提舉常平實山谷之外兄乞避親嫌十一月移戎州五年六月改元元符方抵貶所其云從道者向也此十帖皆與驤者是歲九月驤移知亳州未上易四明本名讓皇祐五年登第後避僖王諱改爲臨汀有文集蓋其孫作守時刻之慶元庚申三月戊寅書而歸之汪氏

跋蔡君謨與唐詔帖

右蔡忠襄公與唐詔帖十二紙詔字彥範龍圖閣待制肅之子待讀詢之弟錢塘人其云厚之新得書蓋指浙西轉運使元絳此至和二年公守泉時又云清源若移動謂自泉移福及再知泉州時打撲過歲則嘉祐五年召入翰林知開封時也皆當罷之卷首文字漶冗帖累辱降訪帖前日偶出帖乃嘉祐六年四月權三司使以後所作按仁錄是年八月以江東運判尚書比部員外郎唐詔爲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十月改權發遣鹽鐵公事治公所辟置耶詔之在職嘗經憂惱故公自言頃歲經由衢州因抱骨南之戚至泉以病解釋詔使之入省仍勸其止而尸

祭奠又每逢老親之忌於其家人可謂親密之至者也先後倫序畧爲之辨而歸之汪季路氏慶元庚申三月甲戌

書歐陽奐世碑

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著之譜牒百世可考蓋然引而伸之存乎其人若欒郤晉原狐續慶伯之後失其先業降在皂隸者多矣友人歐陽奐字元鼎世居廬陵郡之永和鎮今爲族長儒學行義表表一鄉其遠未暇徧舉姑以近數世言之贈奉議郎諱登字大明者高祖也左朝散郎通判澶州諱臨粲字景文者曾祖也祖諱璟字粹明父諱襄字允成俱業儒允成少年貢於鄉遊於京師之大學不幸再世皆不及下壽肆其子孫日以蕃

衍預貢籍登科第者相望其興未艾也自奉議而下墓刻多先達名筆元鼎既裒四世拓本聯爲卷軸又取近族之隱德者登科者死節者別爲一編於是歐陽氏之源流概可知也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元鼎紀先烈詔後人之本意乃爲表而出之慶元六年三月既望益國公周某書

跋富鄭公與李中師帖

朱元晦跋云李事公不爲不謹公待李不爲不厚晚乃觀望時事以公同編戶出免役錢反覆如此

四朝國史李中師本傳言中師在南河治辦刻深厚結中人神宗嘗稱其治狀富公爲相奏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平昔事公謹若望其麾已聞公此對勢應匿怨後與編戶同敷役錢聊以逞慨非但徇時而已公遇李厚於私覿或不能免上前臧否自有公論邊恤小人之怨乎慶元六年三月甲戌

跋所書劉辰告墓碑橫石

乾道庚寅秋予初直北門爲同年辰告君作墓碑又屬同年朝士書丹題蓋今三十有一年而君長子贊暨兩弟耆孫吉孫請予別書此文欲以橫石刻寘家廟義不可辭贊卽召孫也以夢更今名甚文而才克肖父祖自淳熙辛丑至慶元己未再上南宮立身揚名其在茲乎宜孫亦負儁聲嘗兩貢於鄉與子孫皆亡矣六年庚申五月旦某

跋顏魯公書

眞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

但賊勢尙熾殺何張貞不了

國事可念可念

（按此處錄原文三行二十七字而跋云凡四行二十六字俟考）

右顏魯公帖凡四行計二十六字或眞或臨不能辨也第一第二行盡處各減一字惟公忠烈毅然千載猶有生氣況覩遺墨起敬謂宜如何按永泰二年歲在丙午公奏宰相元載抑塞人言甚於李林甫楊國忠載怒因公論祭器誣以誹謗二月乙未由檢校刑部尙書知省事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所謂

南來諸事草草正此時也先是漢州刺史崔旰陷成都蜀中大亂公貶後十九日癸丑與元帥兼劍南東川節度張獻誠就近討旰三月戰梓州獻誠大敗僅以身免所謂不了國事殆指斯人張貞之下闕文疑稱其字益誠貞義相通耳初獻誠陷安史之亂將兵守汴後棄朝義以州來降與公俱奮忠義者故公賢其人念其敗云爾此帖當是公赴吉或到官所作自丙午歲距慶元六年庚申凡四百三十五年而臨川梁世昌寶藏之遽來求跋考唐史永泰無二年蓋是歲冬至改元卽稱大歷元年至三年八月公自吉移刺撫州六年書麻姑山仙壇記今年三月戊寅夜山之仙都觀大火焚蕩幾盡古杉星列亦隨飛煙眾

碑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歸然其傍祝融回祿曲憲護持如此故併記其異爲後世忠臣之勸十月甲子周某書

案舊唐書代紀有永泰二年無大歷元年蓋冬至詔改永泰二年爲大歷元年史臣隸事仍署永泰二年明年卽稱大歷二年新唐書代紀則無永泰二年有大歷元年此云考唐史永泰無二年據新書也魯公任吉州舊書本傳失載而新書補之此云貶峽州別駕未至易吉州司馬亦據新書也魯公之貶在二月乙未彭本訛作己未今校正方與下文貶後十九日癸丑相合至峽州舊書代紀作峽從山本傳及地理志作硤從石彼此互異新書本傳及地理志皆作峽五代史亦作峽考峽州原以地居三峽之口而得名當以作峽爲是

跋張安國與伯子家書

士大夫尺牘施之尊長未免矜持用之交遊容或假借若乃行草得於肆筆興發於真情捨舟從家問何以試觀此五帖則故紫微郎之墨妙今太常伯之蚤成何待贅也憶乾道壬辰夏道經池陽太常伯之尊君持節在焉晤言累日其論難進易退學道愛人皆可書而誦也施及賢嗣立朝濟世美涖官守家法義方之教有自來矣茲用表而出之庚申秋社平園老叟周某題

跋山谷書文賦

右山谷元豐壬戌歲年三十八宰太和縣書陸士衡文賦及半與盡而止以遺晁仲詢仲詢傳其親孫勝之尊歸廬陵王揚仁揚仁以遺太和嚴端禮端禮將刻寘山谷舊治皆萬安郭淵求跋語昔王右軍距士衡屬耳已重其賦書之唐太宗時獨裕河

南能辨右軍帖眞僞愛而臨其本至國朝藏蜀中李翊夏家元符間山谷自黔移戎見之謂蒙勁清潤天下奇書益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今觀此卷書法娟秀不減晉宋諸賢自足名世或乃疑山谷元祐以後每恨向來字中無筆遂謂四十年前書非其所喜殊不知前輩爲學日益新而又新晚欲自成一家豈遽矜誇滿假是殆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慶元六年庚申九月甲戌

跋柳公權赤箭帖

唐柳公書當時自九重至外夷無不愛重史稱其結體勁媚蓋筆諫之意先形心畫所以爲貴亦猶魏元成忠直而嫵媚耶後世眞蹟日少纔石刻僅存與刑子官行都有朝士楊文昌書本

碑三十餘種往往來自西北其在東南者山南西道修驛路記和州陋室銘贛州閑禪師碑台州國清寺觀翠屏院天台佛三字題僧清觀簡及江州復東林寺碑耳東林近又煨燼或重借之予笑曰趙明誠金石錄載何進滔德政碑在柳書中尤奇偉政和間大名尹廢去別刊新製厄會至此殆不若東林之一炬也太和蕭知節永赤箭帖求予一言夫顏筋柳骨古有成說此帖字瘦而骨不露沉著痛快而氣象雍容歐虞褚薛不足道焉昔歐陽文忠公最愛高重碑以爲摹刻之工鋒鋩皆在而蔡忠惠公則謂陰符經序善藏筆鋒柳書之最精者二說正相反文忠每推忠惠善書而自云論此不同況曉聲寡學乎宜擇良工

刻石傳之以俟識者徵知節儒雅好事其孰能與此慶元六年九月辛巳

跋楊廷秀石人峯長篇

韓子蒼贈趙伯魯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蓋欲以斯道淑諸人也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鉅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擒千軍劄三峽穿天心透月窟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鉤致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辯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學至從心上規矩載之歌刻意風雅須之什下逮左氏莊騷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傑作無不雅衆共詞源驛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間歲鍛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夫豈一日之功哉吉水羅惠卿之子且示公石人峯長韻讀之如身履羊腸耳聞斑賓心膽震悸毛髮森聳詩能動人一至是耶予懼夫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哺秋花發杜鵑之神望公將壇坫騷趨之非但失步邯鄲且將下墜千仞故歷敘公眞積力久乃入悟門證子蒼之知言慶元庚申十一月辛巳平園老叟周某書於華隱樓

題嘉祐賀老人星見表批答

宋元憲公五世孫梓示嘉祐四年正月仁廟朝批答樞密院官賀春分前老人星見表一通使副凡四人宋公爲之長故子孫

得藏當時之批答觀所續之紙高下正與表同乃錄某玉堂雜記附其後如南渡以來百司失舊制多矣梓云人多以無御寶爲疑卽告之曰詔書單賜所以用寶就批元表之後何必寶也梓請併書之慶元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

題趙清獻公帖

儒書釋書雖異而欲人求放心復本性則同皆因其所固有諄諄然命之非彊以外鑠也趙清獻公習與性成庶幾由仁義行宜乎造次必於是觀其與弟姪家問可知矣慶元庚申十二月日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季路汪氏

題癸丑謝何同叔送羊羔酒詩贈尹德鄰

永豐尹直卿德鄰學富而暢於文有能詩聲紹興癸丑補中太學生兼試問寢龍樓曉詩末句云書生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歎服寘名第一謁告還鄉屢枉佳篇今將參學兒索鄙句老詩無詞可措偶記頃在長汐有謝何同叔運判雪中送羊羔酒四韻後欲再賦以酒有浮蟻可押慕羶對未成而止因錄舊作請直卿爲足之若自有壓倒元白之句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

庚申臘月十七日

跋蕭氏敦節堂詩

徽宗朝名御史蕭服字昭甫吉水人坐不肯羅織吳門章誕（別本作縗）私鑄獄啸蔡京意竄管虔州後起爲吏部員外郎出知蘄州

卒年五十八嘗遇恩封其父汝爽字君保至通直郎所居有敦節堂本路提點刑獄張景修作詩美之此廬陵名士彭使君諱醇字道厚政和初和篇也踰九十年堂壞而詩存蕭氏以歸彭公元孫叔夜叔夏池飾藏之因爲詳記本末按四朝國史蘄州本傳初謫處州今其元孫祺出大觀四年印歷實貶虔州虔與處字畫偏旁異耳即今贛州吉之鄰郡近世既改虔爲贛史官不考耳嘉泰四年辛酉四月辛巳

跋陳瓘書

張文潛謂韓文公揭陽謝上表頌德近諛此非知言古人愛其身以有待不欲死瘴癘耳其後爲兵部侍郎宣撫鎮州申士廉庭大聲數責賊帥視死爲何如今伯記（別本作伯紀）謂陳忠肅公跋敢疑論爲懼死時語亦非也蔡氏烈焰燎原褻天乃直犯其鋒雖被竄斥辨論不已懼死者能之乎忠肅存心吾知之矣私史褻而宗廟尊朝聞夕死可也嘉泰元年四月壬辰廬陵李黃伯庸以示邑人周某敬題其後

題山谷書大戴禮踐祚篇

大戴禮踐祚篇學者罕讀東坡數語闔所未聞山谷翰墨世共寶之可謂三絕太和彭惟孝字孝求好古嗜學謀刻之石願疑元祐甲戌四月改元不應仲春先云紀聖寫意山谷或以仲夏書此誤作春耳六一先生集古跋謂鍾繇賀破關羽表當在漢

延康庚戌之春乃作己亥閏十月唐羅池廟碑掾書撰官當在長慶三年乃題元年立石世既盛行姑俟識者予於此亦云喜泰辛酉四月丙午

題鞠城銘

李公麟字伯時堂弟粲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遷往善論人物書畫共爲山澤之遊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典獄宜春作鞠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洊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爲吉掾喻公子材爲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材即聖錫婿尉諱樗紹興初擢館職

後宰懷寧避時相掛其冠晚起爲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來爲酒官兼行掾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貧庾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剛者也其告同年富汝陳朝彥及引楊中立温柔寬厚之教以煉金爲喻朝彥剛正抑可知已學者誠蘇文忠公剛說於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也舜命夔教胄子剛而無虐皐陶告禹曰剛而塞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蓋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彼無禮不可治民如子玉者不學其敝也狂如六言者壹之而不没如陽處父者或虐或塞或不知克之過也子韶所戒其在茲歟若蘇氏則明言剛者必仁夫人至於仁剛不勝用矣不仁必害物焉得剛子故曰二者皆是也朝彥諱廷傑紹興癸酉自南康宰辟廣西經畧司幹官子韶時在南安以序及長短句兩送之乾道丙戌朝彥嘗除司農丞未上而卒其子希點爲廬陵郡督郵出子韶眞蹟敬題其後嘉泰辛酉五月朔

跋養正堂記

右冀州養正堂記併與魯侯帖山谷爲北京教授時所作年方三十五自云比平時書札似差老勁明年調太和宰秋歸江南眞積力久詞翰又非前比所謂九萬里風斯在下矣淳熙元年五月晦周某觀於宗人愚卿兄弟家

後二十八年歲在辛酉再觀此卷恍如隔世徙宥汝斯匪玉之歎嘉泰改元六月癸未某書於平園明農堂時年七十六

題李彥平遺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於易繫辭雜出於諸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於啓手足之際往往不亂此理素明也漢晉以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死生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盡亦反其本而已予與業庵李彥

平既親且舊知其非逃儒而入釋者臨終超然自在如此殆四道乎其子嗣宗等屢求一言發明遺訓敬題其後

跋曾無疑所藏二帖

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嘉泰元年七月癸丑周某敬題歸曾氏

予家藏石曼卿大書善筆驛詩宛類顏魯公心畫今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一字絶似柳誠懸范忠宣公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諒哉嘉泰元年七月癸丑

題曾南夫集序

曾公提舉生二子長伯和諱塤次仲和諱甗伯和生爾泰有子

曰寅亮子既畀公集序今仲和之子曰璜曰璲來求刻本復以遺之嘉泰元年歲在辛酉八月戊子某題

跋劉氏後隆堂詩

唐末楊行密奄有江淮國號吳吉其南境也郡人彭玕素強暴擅行郡事以兵屬永新劉公景洪欲率城附湖南馬氏公陽諸前實不從玕獨攜部族奔楚邊陲晏然公不有其功退隱山林南唐既受吳禪厚禮招聘亦不應常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當有隆者名其北山曰後隆生子諱熙熙之子諱素是生相國諱沆字仲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第二人至和中拜相累贈曾祖太傅祖及父皆太師其居相位每務進賢獎勵文忠

公在侍從被讒出守公方提舉唐史密奏留寘史局尋遷翰林學士今某藏富文忠公與公手書云每辱勉以盡瘁鎮靜有所樹立其如五十無補雖強自勉恐終負教誨北望恩館神爽飛越富公書辭如此公之進薦可知達賢者宜有後故其子諱瑾守元忠孫侗宇寬去仕皆至待制三世貴顯歷仕五朝後隆之名滋驗矣初相國兄弟四人其季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汪生知蘄州諱璞蘄州生知大庾縣諱伸大庾生宜都令諱守柔守光祖復以後隆名先塋之新堂玉山汪端明聖錫桐鄉朱紫微新仲廣漢張左司敬夫莆田鄭省元叔友鄉人資政胡忠簡公及王敎文民瞻楊待制廷秀而下皆爲賦詩光祖之孫子純謁予幬來者未詳知也故推本末遺之子純嘗舉於鄉進修勤甚公侯必復尚其勉旃嘉泰辛酉八月癸巳

跋李伯紀青原詩

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爲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直聲靖康戒嚴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卽位首用爲相惜乎輔政日淺規模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諸子皆不在其姪申之進家集奏議請益於朝孝宗似未悉其人子爲歷陳本末聖諭云張浚比與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登仕郎曾孫佐出紹興初贈青原主僧師珪長篇觀其志趣亦壯矣同遊向伯恭朱

子發張欽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爲名侍從坐間議論必纚纚可聽豈止翰墨之勝乎嘉泰辛酉重陽日

跋董體仁帖

前賢遺帖士大夫爭寶藏之非獨慕其名亦以禮不浮辭不枝爲可法也近歲老成待後輩例稱契丈先達與新進皆用上覆否則訝其簡驩而不疑其侮段規也後世何觀焉今讀參政董公紹與末與曾彥及蕭長才帖雖視前賢交際之禮尚稍隨時其與數十年來足恭不情者相去已千萬里矣彥及名德廣長才名甲嘉泰元年九月彥及孫登仕郎忠佐請題其後

跋蕭臺詩

永嘉錢君文子序其曾祖姑蕭臺詩三卷刻板醴陵縣治復求跋語予觀詩三百篇有當時婦人女子所賦而後世文人或不能及蓋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難也景祐中歐陽文忠公序謝希孟詩云隱約深厚守禮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欲引而進之衛莊姜許穆夫人之列請以斯言附諸卷末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平圃續稾卷九終

題跋

跋文與可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子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神自在詩鳴草聖餘兼人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隆聖節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

跋秦少章詩卷

右秦少章古律詩一卷宗人愚卿兄弟示予求跋昔東坡蘇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謂其兄少游及張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騄耳枯桐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末有和錢穆仲越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嗚呼少章詩名為不朽矣嘉泰辛酉十月庚子

跋秦少章雜文

子少讀蘇文忠公帥杭時贈秦少章太息一首謂少章從吾遊不及暮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今觀此文三篇豈溢美之言耶嘉泰改元十月庚子宗人愚卿及二弟攜以相過敬書其後

跋向子諲遺書

靖康二年二月半金虜議以張邦昌帝楚三月七日受冊二十八日虜兵方下城京畿運副兼淮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向公子諲以是月二十六日牒廣帥馮詢及淮西提舉鹽茶范冲令密察邦昌家屬聽大元帥康王之命是時邦昌尚未退聽而公憂國忘家明於逆順具存印檢紹興二年胡文定公安國貽書宰相秦檜曰向某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蓋指此也至八年檜再相孫近李光並參政事公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列其事於朝十二月省劄下公開具徽申押劄子者三人也明年正

月二十九詔送史館勅下禮部牒公照會牒尾侍郎馮楫也今六十餘年而公曾孫公起以公手稾及省部真本范冲忠義相勉之書聯為一軸將刻樂石傳之來世屬某題其後惟胡文定以春秋學為諸儒倡結知高宗其褒貶是非得聖人之公乃獨以扶持三綱推許向公其有功於名教昭昭矣贅言何益姑記其歲月云嘉泰元年十月

跋蕭服劉逵唱和詩卷

觀中書劉公逵與蕭昭甫手簡及沿塗唱酬詩軸則其相善可知矣二公傳載四朝國史未必家有其本錄以示旅公四世孫棋使併藏之蕭公初謫虔州而傳以為處殆傳寫之誤耶嘉泰

辛酉十一月丙辰

盧帥靖康勤王跋語

宣和七年冬北虜入寇十二月十五日壬子徽宗得警報遣內侍梁方平以七千騎守澶州曹將何灌以萬五千騎守河而命節度使姚古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制二十三日庚申有旨內禪辛酉欽宗卽位丙寅詔略曰金人犯邊諸道兵馬合入衛幾何除沿邊守禦人外令京東京西淮南兩浙帥司於正兵并不係正兵內精選驍銳及召募武勇委兵將官星夜部發赴姚古使喚明年改元靖康正月一日丁卯虜犯相州戊辰犯濬州方平望風奔潰灌在南岸焚橋而遁時白時中爲太宰

李邦彥爲少宰蔡攸領樞密吳敏知院事李棁同知耿南仲簽書所謂排難解紛不過羽檄召天下兵耳昔唐李德裕爲相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白是號令明矣本朝亦皆三省樞密畫旨處分今盧帥所被御前劄子五道或二府擬進然內夫人直筆者書之用寶入遞大臣不與焉當時有一德裕必不如此第一劄正月三日也至四日宰執欲奉車駕狩襄鄧中宮皇子已行因兵部李侍郎綱越次乞對面除右丞守城之議方決故是日及五日無內批既而外攻內禦事勢益急故六日復催兵七日至再八日又催踐守雖備虜已傅城相繼請和亦不暇督兵矣觀淮西所遣副將李齊印狀吳述到關月日及帥臣劉

倘跋語則竭力勤王大畧可見今倘曾孫復摹以示臣臣謹生於是秋謹太息流涕書其後嘉泰元年臘月

跋東坡秧馬歌

東坡蘇公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秧馬歌遺曾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如王濛騎乘馬於羊腸蟻封之間姿容飄然固策如縈無異乎康莊殆是得意之作既到瞻南往往錄示邑宰子家亦藏一本然不若初本尤精李璆過潤之語庶得其髣髴今傳三家乃至歲臨尤幸不出一邑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也近歲移忠姪孫之謹已譜農器成公素志子嘗爲之序其與禾譜並傳無疑矣璆字西美宣和中書舍人紹興四年守廬

陵此必當時所題也嘉泰壬戌正月戊午

跋吳伸所藏曾子固帖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公余長公游素爲王文公所敬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已也今觀遺墨恨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園周某跋而歸之南城吳氏

跋尹焞帖

祁寬字居之紹興初佳士觀尹彥明過九江時所與帖其人可知嘉泰壬戌二月戊子平園周某題

跋脩禊序

唐太宗始得脩禊序命趙模

政馮承素諸葛正摹本驗羣臣

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亡矣皇諸孫臣善鎔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某記其後臣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逍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義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耳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具位臣周某

謹書

跋汪逵所藏東坡字

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絶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裂集本改爲一夜二月至黃明年定惠顯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詆誚更字下註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誚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稔生既粗率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傳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響振巖谷乃登長嘯也稔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某每校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七年三月十八日黃州已刻石於公法帖第一卷逵方無良工矣眞逵矣浴室院東堂三絶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註遂良事歲月之序如此既內殿印御幅不容輒易至於李杜佳句公常愛而錄之路難八句豈一時漏寫歟老泉詩則家雞也嘉泰壬戌三月甲寅東山周某書而歸之汪氏

跋趙幷雪圖

趙幷祖文往至臨安謁公貴人愛之凡秘書省及新作政府所藏照壁多出其手迄今尚存觀此雪圖風度可想其弟奇字祖穎紹興庚爲監司王初寮之壻文采似冰清安靜有家法壻其

祖吏部郎諱偁東郡人元豐末知登州民宜其政元祐末以河北轉運使權中山府兩得蘇文忠公爲代故祖文祖穎字壻亦皆慕簡云嘉泰壬戌三月甲子廬陵戶掾趙公括仲蕭以示周某爲題卷末

跋山谷與孫端帖

元豐八年七月孫覺莘老自秘書少監遷諫大夫是年四月山谷以校書郎召夏秋間到京所謂子實名端孫公之子山谷先娶孫公女故從俗呼端爲大舅今集中有次韻寄秦少游并題寄寂齋二詩卽其人也嘉泰壬戌三月丙寅平園老叟周某謹書而歸之皇諸孫仲蕭

跋胡邦衡奏劉棄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貿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傾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置魏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於夷夏尚有可諉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稾忠憤嗟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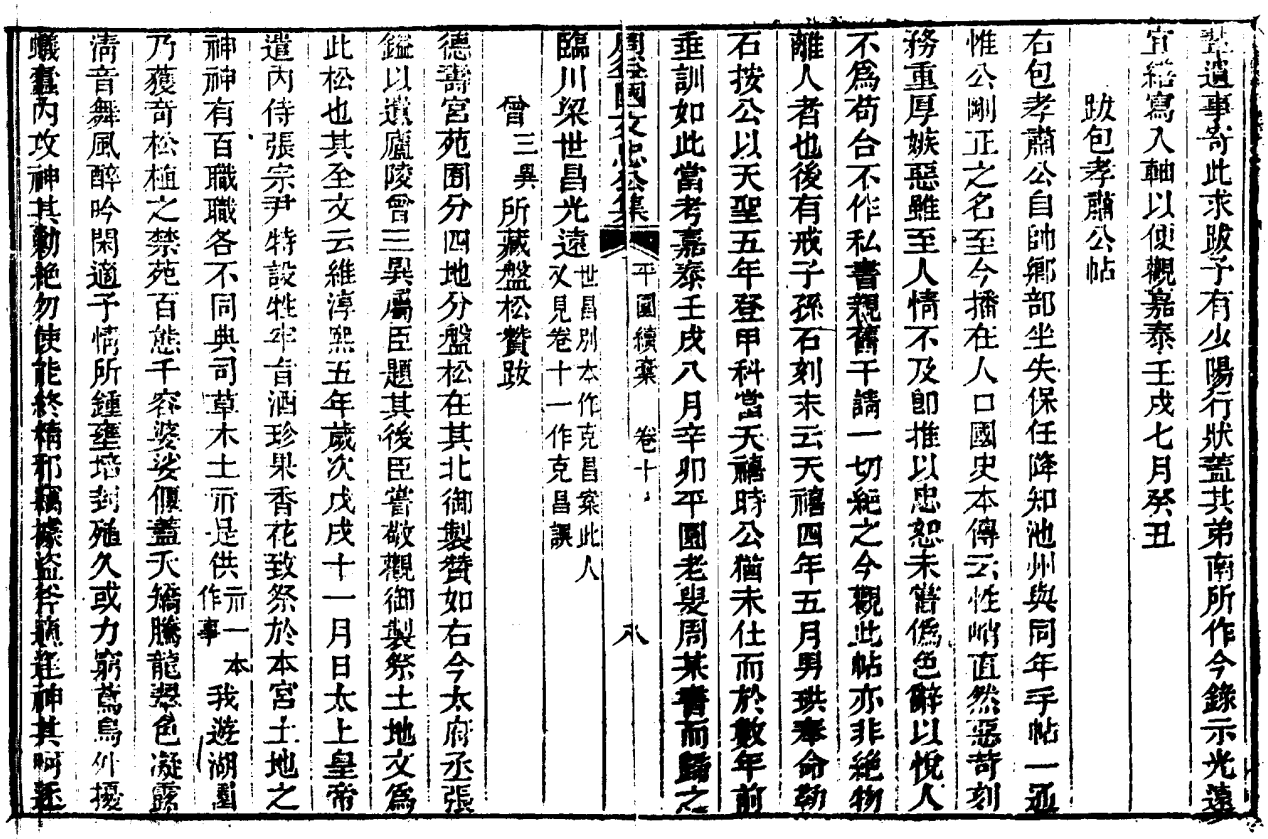
槐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胡忠簡公以之嘉泰二年四月

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

右張忠獻公與胡忠簡公帖或在廟堂或居遷謫或罹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於天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今忠簡公家集亦有與忠獻公九帖往往相應長孫槐守邕管宜併刻之嘉泰二年四月

跋陳少陽哀詞

陳少陽之死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嘉閒南



墅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結寫入軸以便觀嘉泰壬戌七月癸丑

跋包孝肅公帖

右包孝肅公自帥鄉部坐失保任降知池州與同年手帖一通惟公剛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國史本傳云性峭直然惡苛刻務重厚嫉惡雖至人情不及即推以忠恕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爲苟合不作私書親舊干請一切絕之今觀此帖亦非絕物離人者也後有戒子孫石刻末云天禧四年五月男珙奉命勃石拔公以天聖五年登甲科當天禧時公猶未仕而於數年前垂訓如此當考嘉泰壬戌八月辛卯平園老叟周某書而歸之

臨川梁世昌光遠

世昌別本作克昌案此人又見卷十一作克昌誤

曾三異所藏盤松贊跋

德壽宮苑囿分四地分盤松在其北御製贊如右今太府丞張鑑以遺廬陵曾三異屬臣題其後臣嘗敬觀御製祭土地文爲此松也其全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內侍張宗尹特設牲牢肴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石是供一本作事我遊湖舉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閑適子情所鍾壅培封殖久或力窮鳶烏外擾曦蠹內攻神其勤絕勿使能終精和攝攝盜斧斫維神其呵

所使遣蹤常令勤貨坐閣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旨酒嗣錄汝功尚饗今併錄以遺三異使寶藏之御書後一絶蘇文忠公軾詩也嘉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臣尚某恭題

跋魚計亭賦

徽宗皇帝宸文天縱最重內外制官非詞學俱優不在此選焉人宇文公黃中以政和六年自右史除中書舍人既兼脩國史又兼脩詳定九域志又脩神宗寶訓八年言者疑公學術淵源蘇氏奉祠而去宣和二年秋上思舊人復還詞掖方且進用而公疑不自安明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陜州又明年二月爲衆

陽趙公叔作魚計亭賦引物連類開閎古今深得東坡穎濱之筆勢適有天幸出入侍從身名俱榮者僊好文之主也趙公字彦思熙寧六年進士當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議郎禮部編脩貢籍首與孫逢吉彦同作職官分紀序後數年秦觀少游方繼之才名亦可知矣尋自秘閣校理遷太常博士知登隨商三州召爲郎出提點京東刑獄攝帥青社年五十九奉祠就養閑居二十五年其子諱暘字父若紹聖元年甲科大觀三年爲郎宣和四年知同州靖康中除少府監左右正言秘書少監建炎間直龍圖閣提點江淮路鑄錢子澤終朐山簿簿生漁一本作漁終奉議郎通判沅州二子蕃學問過人恬於進取連任嶽祠居以詩名弟藏一本作藏亦嗜學好脩有子曰逅慶元己未擢第距熙寧已百年而家學不絶今藏得宇文公墨刻於兵火之餘求記本末於傳有之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又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詩以是爲祝規嘉泰二年九月辛亥

跋梁仲謨尚書奏稾

紹興初高宗駐蹕臨安外禦强敵內殺疲民六宮百司事務紛至叛曹帥清鮮能稱職惟緡雲梁公仲謨迭處三省治繁以簡轉難爲易士大夫往往比漢趙張唐晏異而已今觀奏稾近二十紙當虜來求成公數奏其情多詐昔與遼人戰爭議和至十有二卒墮其計今豈可不審旋詔遣歸朝人北還公引宣和靖

康覆轍及近遣趙榮王咸彼皆用之願爲龜鑑是時朝論方倚張俊抑劉錡公乞令俊分兵進屯廬壽錡駐鎮江以備江陰許浦福山仍戒韓世忠臨敵持重至有二府不爲諸將所服檢發英斷毋失機會之語又乞召楊沂中速還爲行在不測之衛又言秦丞相檜用口原樓炤謀以川陜付胡世將乞選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棄提報多失寇岳飛宜以樞臣總師江漢劉錡既帥荆南宜置部曲爲之爪牙至於諸路水災浙東經界擾民鐵錢具奏不特此也十五年四月彗出東方奏自草赦文云永惟再造之邦當有惟新之政宜除舊弊用表中興方且矯誣遷就而公乃論政事失當左右前後不思所以合天心者章

依故事降詔求言此雖間兩社任言責議論未必敢爾而公不以與郡廢論思獻納之義忘寢與食鬚髮爲白然後知高宗欲大用公蓋察其愛君憂國密禆廟算非專以才術過人也惜乎命有所制不能展盡底蘊肆其諸子或以文采或以治行自昭於世傳謂臧文仲有後於魯宜哉嘉泰壬戌九月戶部郎官總領淮浙軍馬錢糧季秘以示周某敬題其後

跋黃通老尚書奏稾

邵武簡肅黃公淳熙庚子年八十有五易簀之際自草遺奏一通事之至大莫如故疆陵寢之未歸事之難言莫如進退人才之未善公皆極力披陳幾於千字援古證今無一辭淆亂乎生

學力茲可見矣其子衡州使君瀚以某與公接武禁塗道同志合使題其後昔荀卿論成人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嗚呼公乎其有得於斯乎嘉泰二年九月

跋楊無咎畫秋蘭

鄉人徐兩字漢章博於學而贍於文示予楊無咎手畫香草題曰秋蘭後有兵部侍郎韋茂獻國子博士湯君寶跋語其說特未定也予老而學陋問諸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蓀葉莖花色及多寡往往不同予異其說徧以古書考之屈原離騷經紉秋蘭以爲佩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泜又思元賦幽蘭秋華曹植朔風詩秋蘭可喻潘尼贈河陽詩流聲馥秋蘭之類此言蘭

隋煬帝堂花陸機庭中奇樹詩歡友蘭時往汪春時也梁元帝詩春蘭本無絕唐太宗詩春暉開紫苑淑景媚蘭湯之類此言蘭以春而花也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拖樸子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傷客心蕙草饒淑景是蕙亦可言春矣本草圖經蕙七月中旬開花至香是蕙亦可言秋矣故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說文荃蓀同音文選以蓀壁爲荃壁蓋合四者而言之湘君歌亦云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湘夫人則並言蓀壁蘭橑蕙楊芷葺司馬相如長門賦搏芬若以爲枕席荃蕙而蓀香乃知四時香草同出異名葉常青而花隨時自屈宋至漢唐皆以蘭蕙互言春秋豈特

邵伯温見聞錄證黃氏之誤而已然則園丁之說未爲無據所謂禮失求之野歟嘉泰壬戌下元節平園老叟周某書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題跋

跋歐陽徹遺事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無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秘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於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崇老既爲哀詞某又拙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里中文士鄒名世亦誌其藏將并刻之

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捐軀又同是貞能睎顏慕蘭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黃增黃佑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嘉泰壬戌臘月乙亥

跋曾無疑所藏黃魯直晚年帖

右友人曾無疑所藏太史黃公帖其前一幅崇寧癸未公寓武昌寓宜州十二月赴貶時留與黃州何頡斯舉者明年二月南過洞庭寄家永州五月初道由桂林題名於行勲大師榕水閣自是月十八日至宜有賃黎秀才宅子手約今刻石秀峯帖中後六帖皆與融州都監高德脩乙酉九月晦公卒自崇觀以後凡片文隻字禁切甚嚴至炎興間則雖宸翰猶俯同其筆法蓋一弛一張人事也或抑或舉有天道焉觀三代兩漢以來興廢碑刻沉埋蝕泐之餘傳寶百世何獨公遺墨歟嘉泰壬戌閏臘月丁巳　知聖道齋下作一張一弛由人事或抑或舉有天道無也字焉字此從翰院本改

跋何居仁張斗南序

臨江人何居仁學廣聞多下筆滾滾不休高談雄辨常屈坐人屢上南宮耄老而終覲送鄉人張孝子序議論淵源詞采贍蔚胷次筆力可窺一斑其稱張君至矣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既舉其孝復勉以忠此誨人本末之序也張舊名楠字叔南後改名斗南而字如初今監郴州　別本作柳州酒稅敏達和易喜從名勝遊許凌志伯高弟也嘉泰壬戌臘月二十一日

跋馮軫所藏五帖

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

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蕭蕭王命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於魯者嘉泰癸亥四月戊午

東坡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蓋嘗盡和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某題而歸之馮氏

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夜月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飯飲湖上舟中對月爲題是也按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傅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於潁故臨別詩五君從我遊傾寫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友豈謂夫子駕復迂遷

來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餐穉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來不數日柳成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摠發妙思羅列於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古今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九月

米元章上呂汲公書

右元祐九年春米改紹聖時米元章知雍邱縣上呂汲公書元章字書豪逸非以幾令事宰相故加謹楷殆由切於爲民有莊敬之心心既莊敬字畫隨之此與檄報鄰縣打罔蝗虫之戲異矣雍邱本杞子國初以名縣嘗名州云嘉泰癸亥四月戊申

山谷書六一先生古賦

六一居士集共五賦山谷寫其三黃楊疑少作憎蒼蠅嫌譏刺耳外集別有四賦惟取述夢蓋因悼亡辭意俱妙類李太白耶

嘉泰癸亥四月九日

題趙遯可文卷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辭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騷特體制殊耳予同年進士趙兄彥博字富文仕至

權工部侍郎政事文學皆過人而詩禮之訓尤切淳熙中予在西府富文之孫時遯字遯可年方英妙攜葩窟一編爲贄凡辭賦銘贊傳序及莊周入寓總二十餘編意高詞古大抵祖楚辭也予固已駭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遯可自尚書郎出帥大藩復示十八賦他文亦十餘篇意益高詞益古號山宵斐棄屬予訂之予既喜楚辭之有傳又慶吾同年之有後也昔杜牧作皇諸孫賀集序極道其歌詩之妙嘗矣末乃謂賀生二十七年而死使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是何言歟此與杜審言屈宋作尚書之語奚以異大率唐人失之矜誕子無取焉今遯可年方強仕進修未艾他日復有如補之者出將擊節於斯文

其附二十卷而傳也必矣予何足以知之嘉泰三年五月日題

跋楊廷秀飲酒對月辭

韓退之稱柳子厚云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蘇子瞻答王庠書云辭至於達而止矣誠齋此詩可謂樂斯二者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壽考康寧如喬松詩能窮人之謗一洗萬古而空之嘉泰癸亥九月四日

跋劉共甫與胡邦衡帖

右劉共甫樞密與胡邦衡資政三帖前二者隆興甲申共甫守衡邦衡自海道罷歸經過時後一幅淳熙乙未共甫帥金陵邦衡隨其長子泳守官時也邦衡書二幅所謂季羔正字者王端朝也時紹興己卯皇移在雁峯惟知都帖不知何人視題衡則乾道庚寅歲也最後予與邦衡書亦乙未歲者鄉人羅克宣次召出以相示今逾者四十年近則二十九年邦衡父子共甫季羔墓木皆拱惟予衰疾山林王羲之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況歲月如是之久乎太息題其後嘉泰癸亥九月戊寅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假師耕者得此于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宜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案四朝聞見錄全引此條有可參証者逐注於下工字各本缺據錄補於是陶土堅緻與鉄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先敍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宅字錄缺注云原空一字撫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誌錄作銘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紹興中子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刷出靈帝時太尉許馘塚出靈帝三字錄缺塚錄訛作家有碑漫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大畧云下缺二字注缺處仿彿夫人二字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适錄無适字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甎自甎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晦錄無晦字之子省曾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於後十二月壬寅

丁酉歲恭和內宴御詩草跋

淳熙丁酉九月戊午早赴明慶寺開啓聖節先是有旨令閤門依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故事宣宰執侍從正任內宴觀擊毬午時入東華門過遵德殿其後即毬場也相對有大堂曰水堂其左爲芙蓉閣右爲凌虛閣至則分在左右朋立班樂作上乘

馬來迎駕兩拜上御芙蓉閣遠坡花正開羣臣起居上乘馬擊毬畢下馬再坐皇太子以下奉觴稱賀上飲訖宣羣臣就坐賜酒飲酣乃接盞上臨軒羣臣分侍皇太子乘馬擊毬次左右朋擊屢傳旨實擊既畢上乘馬歸羣臣少憩幕次移刻宴選德殿酒五行宣勸者再大畧如景靈宮對御時亦用雜劇二段第四盞宣示御詩一首明日羣臣皆和進某時爲翰林學士此其槩也不知臨江貢士劉君昌詩何自得之後二十八年出以相示俾題其後嘉泰甲子正月辛巳

跋蘇黃門在筠州施楞嚴標指

蘇文定公以元豐二年己未乞納官贖兄文忠公罪旋自南京

簽判謫監筠州鹽酒稅明年至官又明年四月僧惟盛刻楞嚴標指要義十卷成公時年四十三史夫人四十一其九月印施十本贈機長老卷末親題名氏嘉泰甲子筠幕王牒彥璋南夫得之求誌歲月觀公文集後二十二年歲在癸未復題此經云十年來漸悟佛法經歷憂患眞心不亂今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慧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願心心護持勿令失墜蓋與頃年求福田利益之意異矣辛丑平園老叟周某子充書

題文氏雙秀亭詩

此予少年遺廬陵永和鎭文安國者今三十六年矣其子立方不遠二千里攜以相示湯雉少作之悔令威化鶴之念徒耿耿耳淳熙乙未十月旦書後二十年再觀於平園華隱樓嘉泰甲子三月望

跋韓忠獻范文正歐文忠與尹師魯帖

尹師魯素爲韓忠獻王所重此帖可見又於范文正公義兼師友及論陝西攻守乃與范異是豈以水濟水哉歐陽文忠公與師魯尤爲道同志合方師魯欲械治劉渙文忠作諫官奏疏云宜移尹洙不可爲洙沮渙又欲大臣不於洙曲有黨託正指韓范也師魯竟自涇帥徙知晉州尋因仇人上書謫官而卒至嘉祐中韓公入相始復師魯官錄其子而歐陽公誌師魯墓亦極口褒美前賢先國事後伸朋友之誼皆可法也嘉泰甲子三月

甲戌

題范文正公帖

右范文正公前一帖慶歷六年正月自邠赴鄧時與龍圖閣直學士田況書也況知滁州丁父憂仁宗謚起復又遣內使持手劄起之不得已乞歸葬訖託遵事求見泣請終制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此始詳載正史今公既以依道扣聖告元均復欲讀書涉道而自樂前賢書問類如此可與識者道難與泛泛不情者言也後一帖呼提點疑部使者或內外主判差遣學士則帶館閣無疑族家乃同姓考仁宗實錄及百官表必不可得吳氏兄弟少年向學試爲披尋此非八十老翁事也嘉泰甲子

三月甲戌

跋趙逢原得母詩卷

高宗皇帝孝通神明宣和皇后歸燕慈宣振古未聞也風化所覃自親及疎時則有宗室伯深字逢原居吉之安福縣別母三十年後乃知流落蜀中某少時親見其迎侍來歸名士如曾端伯及其子子長晁子西程詠之皆贈以詩後有朝奉郎任紳字公垂東州人靖康之亂與母相失齋戒禱天者十七年紹興和戎河南東歸徒步求母而得之奉事十有八年詔擢副定官又兵部沈尚書介字德和湖州人宣和間父官濟南生德和而嫁其所生兵亂莫知存亡紹興末以秘書少監使北方往回厚賂

驛舍承應人宛轉物色得母所在歸懇荊襄將帥捐金用間母遂與其異父弟偕來皆奇事也今逢原孫豐城主簿希公出示舊詩予方修廬陵志當併記所聞備史官采擇以彰聖化嘉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平園圖後

使臣王忠恭非寫予真求贊因記書對文莞之勞今又繪平園圖集予詩文於後用意益可嘉也嘉泰甲子端午日

題宋牲西園詩稾

金華宋牲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恭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恭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王筠州高安簿豫章帥潛王謙仲邵宗卿尤延之鄭舜舉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監司王管官簿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旨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云欲求平易多成拙稍出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胷中所蘊可見矣其子自適亦佳士示吾西園詩稾爲題其後嘉泰甲子五月乙亥

平園續稿卷十一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序

傅忠肅公奏文集序

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鄉賓興之然後用也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及命契爲司徒教民則敬敷五教在寛而已周官大司樂以六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規成材詳略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而性成也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名學與監置祭酒若司業皆冠以國子是亦古之遺意歟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傅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居號稱長者及事四朝屢歷言路忘身殉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譽沒保令名遂爲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迓勞金國賀正使行及境上會幽燕交兵或勸其歸公不可猝遇幹離不强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令謚其諸子皆以學問才猷翔翔仕塗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畿部與念前烈既編定獻簡公章堂集又裒公遺稾成三卷將傳之四方屬某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温純該貫間次險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爲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仗節死難遂有忠臣之目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爲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公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如此慶元元年正月

歐陽文忠公年譜後序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謹廬陵孫謙益曾三異三家爲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列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宜免疑混如公曾孫建世以告敕宣劄爲編年尚多差互況餘人乎今參稽衆譜旁採史籍而取正於公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月而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篇注之定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公所定也故冠於首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刻行於世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入卷表奏書啟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入卷雜著述十九卷集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別有附錄五卷

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而事祖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日

元裒六一書闕歸榮集一卷攷他集間有致仕後雜著數篇遂以其類分寘外集中今得六一當時自編此卷其數正同乃知所分不可易也今以元篇列於總目之後毫髮無遺恨矣嘉泰四年中秋續題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序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

者以傳後學此公述目錄跋尾之意也至熙甯三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畧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目錄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薨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逾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棐記在熙甯之前耶棐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目錄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目刻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

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後序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綢紙束以縹帶題其籤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甯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叔卿裒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註何本若異

同不多則以真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遠絕則兩存之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定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

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篇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其下

歐陽文忠公集後序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

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帖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旁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緒焉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

惑弟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已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已巳前進士周某謹書

劉彥純和陶詩後序

歌詩之作在國則繫其風化在人則繫其性習勤而不怨憂而不困以至泱泱乎漸漸乎之類識者一聞遺音不待入國風化困已可知人之文章苟蘊諸中必形諸外特用力有淺深故卜語有工拙爾唐人鮮不能詩雖體或不同而各能成其材是集

他不強所短而擅爲不棄所長而晝爲因其性而加之習茲所以名家也歙安福縣劉君彥純諱承弼紹興丙子乾道戊子兩薦於鄉既下第即隱西溪淳熙三年邑人舉其節行詔旌表門閭常慕五柳先生爲人盡和其詩百篇煥章問待制楊公廷秀爲之序盛行於江西而其弟之婿趙伯琢復寧寻題其後寻告之曰彥純此詩殆得於唐人非得之五柳也伯琢駭而請其說寻曰平澹簡易忘懷仕進彥純之性也不擾不雷盡吾之才彥純之習也昔魯男子夜閉戶拒鄉婦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曰子與吾皆幼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稱其善今吾彥純益有得於此信寻斯言然後

知淵明春蘭秋鞠松風澗水果在彥純破琴斷絃中廷秀眞知音哉慶元二年四月日

元豐懷遇集後序

吏部尚書贈少師王公子發序其西掖制草謂自高祖晉公會叔祖魏國文正公以及其身世掌絲綸名集曰懷遇而不曰榮遇者謙也恭惟太祖太宗削平僭亂勃興文治士生斯時以登畿爲榮而晉公知制誥在乾德之三年至太平興國八年眞拜舍人雍熙末出院纔四歲而文正已薨父官盡淳化二年也至道三年章聖卽位乃遷內相父子繼遇明主出雷風之令鼓舞多士搢紳榮之後八十餘歲當元豐六年十月公復紹高曾之

業越二年進給事中是時裕陵董正治官文章煥焉可述宣仁
哲廟大收人才協成初政潤色之功尤多益三世代言俱接武
於兩朝可謂榮也已矣慶元丙辰公曾孫淹爲廬陵郡丞太守
楊侯方得是集而悅之將刻板布之四方謂某紹興乾道間嘗
典斯事俾作後序記本末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豐也一日除
郎御史十人公爲都司付制吏部讀而歎曰本原職守爲之訓
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謂欲知公制
詞之美此數言盡之矣昔所謂夫子自道者耶至於追爵荀況
揚雄韓愈三制簡古明粹殆與西漢詔令相爲表裏嗚呼盛哉
集凡七卷制詞三百餘首或疑末卷他文十八篇不當入集按

宋元憲掖垣叢志云中書因事表狀道釋齋贊疏語並當制舍
人撰近世此例方廢併書以告來者七月十日

朱新仲舍人文集序

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畧於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若
心爲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誥得王言之體賦
序碑記未嘗苟作予每讀其書而愛之恨不與之同時孰知後
世揚子雲乃在吾先友中先友謂誰敷文閣待制桐鄉朱公也
公世文儒年二十二登政和進士第是時人諱言詩公獨沉涵
六義思繼作者南渡以來登館閣掌書命文章浸顯於朝中忤
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昌其詩放厥詞益斥久窮極登自刻
苦於山水間時也迨北歸則詩益老文益奇遂以名家其子輒
等類公遺稾凡四十有四卷將刻而傳之屬予爲序予謂公於
牧之似之者三琥嗜佳句不工不已豈惟詩哉他文稱是一也
仕皆至中書舍人職皆嘗歷史官以文華國儒者榮之二也牧
之出典黃睦池湖四州公亦守睦宣蘇等郡俱有惠政臨終各
自誌其墓三也過之者亦三公事高宗玉音屢奬其文擢眞從
班坐視被讒而去牧之爵位皆宰相進擬不聞親結主知一也
公壽七十一牧之五十而已二也公之子若孫俱傳其家學牧
之之嗣雖爲丞郎素業無聞焉三也某於公爲年家子及與公
款而知公詳因序公集併以是補公之家傳公諱翌字新仲慶

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具位周某序

王致君司業文集序

志氣不強不足以言文學問不博不足以言文司業王君吾能
言之志氣強者也學問博者也故其文章贍而不失之泛嚴而
不失之拘議論馳騁於千百載之上而究極利害於四方萬里
之遠其爲歌詩慷慨憂時而比興存焉他文閎辯該貫直欲措
諸事業所謂援古證今攡敷其辭特餘事耳既沒之十九年嗣
子中行類遺編成二十卷求予爲序君諱逑字致君世家宛邱
生十有一歲當建炎戊申北虜破陳爲其所俘轉徙河朔者十
年戊馬中編簡蕩然僅得春秋左氏傳班固西漢書晝夜誦之

一字不遺和議成間道歸其父尚書公於浙東父母兄弟相見已即提耆入太學益從師友盡讀諸子百家日萬餘言遂擢進士第凡中原所親歷平日所講晝虜已在其目中又從知已觀師訓襄然後南北形勝表裏洞達落筆輒數千言舉天下事如指諸掌孝宗奇之擢御史諫官將行其言旋出為二千石部刺史而簡注不衰迨淳熙四年為少司成遷廷虜使方鬻於用年六十而卒其所抱負百未一究也予與君家契且舊每悲君之不遇既序其文復紀其平生大畧如此後有君子為國惜才者必將歎息於斯焉慶元二年十月十五日具位周某序

羣玉詩集序

新淦之下有市曰峽江直玉澗口陸行十五里至玉笥山按道書以為羣玉山第十七大秀法樂洞天又為第八郁木福地漢武帝時遣使祈禱見白玉笥於壇上以是得名古有宮觀二十餘區以承天宮為冠在三會殿下本梅福舊壇五代號玉梁觀真宗祥符初賜今名宣和間壁觀為宮其右白雲齋又登臨之冠也方其盛時聚徒至三百人大觀庚寅不戒於火後雖葺治未復其舊且非傳錄之地故不能與閣皁爭長雄然山川閎麗仙真繼踵則或過之有宜義郎楊扶圖南著賢錄二萬餘言事為一門五卷德升賦詩三百餘篇篇紀一事二君皆邑之名勝其書同成於紹興之二十八年古迹備矣今知宮事楊君清復刻自唐以來詩人題詠附益之凡好事者苟未能一至此山姑視三書猶將神游意想飄飄然起凌雲之志況於出入烟霞遊泉石之間哉得清益廬陵士族於誠齋待制為叔姪行作詩有家法求予一言故為題其要於卷首慶元三年七月日平園老叟周某序

蘇文定公遺言後序

記諸善言孝子慈孫門人弟子之任然門弟子非一先後或不齊傳授或不審如元城劉忠定公於本朝故實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卿錄造薰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夫易知者尚爾況言之要德之奧乎蘇文定公晚居許昌造道

深矣避禍謝客從遊門人亦罕與言其間緒論者子孫而止耳然諸子宦游惟長孫將作監丞仲滋諱籀年十有四才識卓然侍左右者九年記道言百餘條未嘗增損一語既老以授其子郎中君胡郎中復以授其子道州使君森宇寧與道州同僚故得遍其後昔人疑黃樓賦非出公手東坡益以為之辨今公自謂此賦學兩都晚年不復作此工夫之文至和陶擬古九首則明言坡代作識者當自得之又云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然公詩自工謂儲光羲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而以韓子蒼比之子蒼由是知名公素不作長短句今漁家傲一篇雖用禪語而句法極高乃知公非不能直不為耳此書學者所宜知

也惟公道德文章國有史家有集所學在古史所得在經解平生議論復載於此若予者何足以窺其端徒見公善者機而已
慶元戊午正月乙卯

楊謹仲詩集序

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爲甚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此天分也學廣則理暢時習則句熟此人力也二者全則工偏則不工工則傳不工則不傳古今一也同年楊謹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氣和於書無不讀於名勝無不師慕之嗜古如嗜色爲文晝夜不休清江置郡今二百年二劉三孔以來文風日盛謹仲自少爲先進所推未第時鄉之英俊爭受業於門名聞四方願交

者衆二十石而下皆尊禮之蓋其行藝俱優而尤喜爲詩本原乎六義沉酣乎風騷自魏晉隋唐及乎本朝凡以是名家者往往窺其藩籬派其原流大要則學杜少陵蘇文忠公故其下筆初而麗中而雅晚而閎肆長篇如江河之澎湃浩不可當短章如溪澗之漣漪清而可愛間與賓客酬唱愈多愈奇非所謂天分人力全而不偏者耶諸孫光祖等既裒成若干首分爲若干卷而門人高第韋宜州祖又捐俸刻之其傳無疑矣謹仲諱愿五十餘方入官一爲縣主簿兩爲郡博士朝廷嘗以車駱院起之即上書請老轉通直郎家居累年賜服緋魚壽七十有九亦不可謂詩能窮人也慶元戊午正月

王推官浸齋文集序

[illegible]泉在廬陵郡西幾三百里南與橫浦義梅接非四達之墟遊客罕至故其人安分寡求非百貨所聚無富商大賈往來貿遷故其俗純而不雜獨山幽水清實鍾美於秀民往往忘外慕而志不分專以文章致身殆與諸縣爭長雄惟命有通塞故仕有顯晦其來尚矣英州推官王君諱洋字嘉謨自幼力學負儒聲

盛年冠大比謂宜摩九霄撫四海而命與時左困於場屋不得與鄉人之顯者同然其學術日富筆力日雄譬之良農既勤菑畬歲雖儉而家不餒又如良將自有方略數雖奇而氣不衰平生著述三十卷號浸齋集其子梁孫三省梁以示予予曰此吾故人之文也讀累日不能釋蓋其詩賦騈儷集類精切詩話博雅長短句清新有以起人之心至於古樂府十篇皆推見本原然後遣辭辨體貶蠅二說則又用意深至直欲跋前修而及之是宜自名一家而傳之一鄉而布之他邦豈特爲子孫之藏而已彼仕之達不達何加損焉梁與三省拜曰請以是爲序乃爲之書慶元戊午九月十五日

會南夫提舉文集序

太和曾氏亮出會祖常平使者遺文四十卷屬某爲之序某伏讀累日而歎之曰此吾先大父秦國公元符庚辰同年進士也其何敢辭夫文亦多術矣以要言之學不富則辭不典氣不充

則辭不壯才不高則辭不贍三者一有長焉足以名家況兼之乎公自幼讀書五行俱下稍長徧抄經史傳記雖大寒暑未嘗輟著六經語孟老子通論數千言凡聖賢蘊奧古今成敗無不究極下至星辰歷數皆爲之說鄉先生劉弇偉明許可嚴甚每謂精博不可及其學何如也政和三年擢使益部中貴人鄧述市物無藝不如意輒焚之公疏其害民十事徽宗亟爲斥逐蔡訪王竦懼其幷害已也誣公失察典吏受賕坐謫監當久之上思其勁直復起使兩浙湖南滋不改其操時禁舊學頒新義公作讀資治通鑑詩百餘言卒章有何當釋書禁新學破盲聾之句其氣何如也生纔八年賦白鷺詩云外潔臨清流中貪魚鰕

求人已駭伏甫中第蘇文定公歸自嶺南一見稱其邁往嘗登鎮陽樓慷慨作賦欲追梁冀寇拉稚川睨燕山眄井陘馳大行涉滹沱其才又可知矣雖官止議郎年僅五十有五而其文之典之壯之贍皆有之學者能熟復以觀知公爲不亡矣公諱安強字南夫其父肅字溫夫山谷黃公宰鄉縣以清高處士目之生四子皆踐儒科仲安止著禾譜五卷東坡蘇公所爲賦秧馬歌者公乃其季也慶元戊午十月己丑

毛拔萃洵文集序

文者才也孝者行也全賦於天鮮矣制科時所重聲名世所貴天之與人又加鮮焉吉水毛洵子仁具此四美賦與厚矣而位止幕職壽纔三十有二何其薄也同邑曾三異無疑博古樂善悼其屈於百年之後既裒遺文若干篇又錄名賢送行詩若干首仍纂其事實屬予爲之序予曰貴爲公卿而才行不稱壽至期頤而聲名無聞生赫奕於一時沒寂寥於後世者滔滔皆是也子仁年雖夭仕雖屯而科名孝行俱載國史垂於無窮以此易彼未知其孰爲厚孰爲薄也仁宗實錄天聖九年御試選人書判拔萃科中者四人舉首李裕嘗歷理掾故改大理寺丞是謂京官子仁而下皆自主簿遷遷幕職雖同得邑猶選人也其告身曰承事郎者文散官也大理評事者試銜也李燾仁甫長編併以爲京官則誤矣又其父子皆得余襄公爲之銘父守賓

厥後歷倅三郡卒於江東當時吉州上其充孝不知何爲繫之賓州實錄既云然仁甫遂從之大抵考證之學易差難精亦在乎秉筆者審之而已慶元四年十月具位周某序

平園續稿卷十二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序

陸子履嵩山集序

本朝文章至慶歷而盛歐陽文忠公實主夏盟學者一被品題往往名世當是時陸公子履乃與文忠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其人抑可知已惜乎仕宦不偶陷於朋黨起而復仆仆而復起晚遇裕陵自集賢修撰守河中召知審官東西院方將於用則已老矣君子每有不遇之歎焉今其曾孫知鄂於公既沒百年之後兵火搶攘之餘冥搜博求僅得遺文十有二卷屬

予爲序將刻而傳之予嘗歎尹師魯蘇子美江鄰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鏘炳耀至今盛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既不遇其沒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興時文忠實與爲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履自幼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胷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又曰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頯播新篇暮年酬唱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報琅玕之句是則公之生也已爲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予故表而出之公諱經子履其字洛陽人故以嵩山老人名其集慶元五年二月一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序

趙訓之忠節錄序

功烈有大小死節無輕重惟能捐軀徇國則求仁得仁豈必論其功何如哉國家自靖康後金賊躪蹂中原羣盜潰兵所在彼城屠邑守官者奉頭鼠竄之不暇於此有人焉視死如歸其爲節也重矣當建炎三年歲已酉十一月隆祐太后自洪上贊護衛諸軍道有叛者既犯吉之永豐皇族訓之字誨道以承議郎實爲縣宰率弓兵拒戰力不敵遇害明年有司以聞特贈直秘閣仍官二子有女歸太和蕭氏奉其喪葬於廬源（一作蘆原今七

十年松檟鬱然女尚無恙其孫江州判官彥橚捧檄來拜臺下既哀劒詞史傳又以宗人吉州推官子琇所著行狀及諸公記跋共爲一卷命曰忠節錄屬予爲序予嘗觀書太史氏是歲有直龍圖閣令岷守黃州城陷罵虜而死初贈右文殿修撰再贈徽猷閣待制隆興改元張忠獻公宣撫兩淮復用父老之言奏乞立廟遂賜忠顯之額今永豐纔以君像附城隍祠殆闕典也按子琇及與君聯事而行狀成於四年其書隆祐南幸併君之死皆差一歲惟永豐志題名載君以二年至縣者是也其死在三年冬而敘君本末反云四年莅官則又誤矣夫當日之行狀邑人之紀次尚或訛舛況傳疑於後世乎雖然此不足辨也所

以詳言之者使士大夫知同時宗室爲守爲令死職如此於以彰祖宗涵養作成之效豈特慰其子孫而已慶元己未四月日

臨江軍三孔文集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後素不容紊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涖官敬事上忠其行實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父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父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幾

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潘須王蓬別本作邁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摹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二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爲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某以序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爲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爲濁躁則高古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傳雅具別著此不備書五年四月甲戌具位周某序

孫尚書鴻慶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厥首受書未能多聞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益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益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俶擾而執法爲詞臣旋由鎖闥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口語斥居象

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蜑蠻而狎鷗鷺去芳草而友松菊於是緡北堂萬卷之鈔神明光起草之乎默觀物化吟咏情性烟波萬頃納之胷次風雲變態日接於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滾滾也大門劃開訴章上達論撰次對奠書繼下牢雖耋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與國太守介宗以書謂某曰先君文稾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邪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四十二卷其

未前者方哀次外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入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蟹纔纔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齔坡命對衡門穉子璠與器公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歎曰眞璠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尸傳亦不得而畧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某日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序

初寮先生前後集序

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傳天生斯人固已不數向非君師作而成之則其道不堅於地者幾希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斯文一傳爲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傳爲眞宗楊文公大年出焉長養尊用風示學者雖間以剛直被排斥而眷顧終不少衰至於仁宗英宗神宗然後異才充滿中外其傑出如歐陽文忠公又逢時得政同心德於三朝閱八年之久相與化成天下功不少矣故其門人高弟尤多惟東坡蘇公崛起西蜀嘉祐收以異科治平欲識冀翰苑熙甍首待以國士及遇哲宗遂光顯於朝中間小人敲撼挫摭欲殺不果者天意也上賜也晚守中山尚書左丞王公世家是邦博學工文詞年十六即貢京師後二年坡至奇之公亦自謂得師也明年坡南遷不能卒業公尋登第闢初寮於精舍日夜讀書著文年二十有七游五臺爲竹林泉賦以將相喻泉石格高而意新送某會大父詩云不論與汝小一月政自容君數百人專用吾宗公瑾伯仁事致推尊年德之意精切渾成不類少作時方諱言蘇學而公已潛啟其秘鑰久之撤宗旁求文士召賓館閣給札親試驟掌書命由中司入北門歷二轄其詔制表章詩文大率雅重温潤而時發秀傑之語定功繼伐等碑睿謨曲宴百韻詩多

出特命上恩與天遒爽萬目睽睽徒謂其鶴鳴九皐而不知奪胎換骨自有仙手故未嘗以曲學指之今前集四十卷是也中興南渡四海名勝還謫避亂率於湖廣而公壻趙奇子辟章又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既已盡發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韻遒險而反夷事積故而適新他人瞠乎其後我乃綽有餘裕至於桂郴佛寺諸記閎深辨麗近坡暮年之作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初公與先大父同爲元符庚辰進士政和中公典貢舉擢先公第二故公季子承議郎辟綱及公孫刑部侍郎柜會孫令邕守宗孟

繼以集序爲請久負諾責夫豈無說益公內制十八卷外制八卷李文敏公漢老實題其首且謂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於文於詩瓌奇高妙無所不能用是序公全書所謂一言以蔽之者某尚何所仲其喙若夫本天人之相因考源流之所自以申叙累世之契好而告諸來者則不敢辭也公諱安中字處道享年若干後學尊之曰初寮先生故以名集慶元六年二月日

續後漢書序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已千載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爲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劉敗則舉蹙曹敗則稱

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茲豈人力強致也歟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勿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益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臣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遜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倣正其名復撰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遍記英賢蕞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昔周東遷沒以徵弱至春秋時僅存王城而吳楚强大綿地數千里皆僭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予之昭烈土地兵甲甚非周比與於漢中遂與衛

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爲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慶元六年庚申二月望

高端叔變離騷序

詩國風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離騷出焉衍風雅於詩亡之後發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遺澤也謂之文章之祖宜矣厥後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曹植之九愁九咏陸雲之九愍皆九章九歌之苗裔自揚雄至劉勰則或反或廣或爲之辨祖述摹倣不可勝數迄今本朝晁太史補之始重編楚辭十六卷續楚詞二十卷又上起荀卿下遠王令集

變騷賦二十卷每篇之首各述其意本根枝葉備於是矣今高君元之復著變離騷九篇其友南康周令大受刻而傳之屬予一言予觀晁氏所謂變者言歷代每有所作其則逾遠如唐詩三變之變也君益泝流求其源由終復於初如齊魯一變之變也二者文同而旨殊君之上下序議論尤平正既不溢美亦不失實愍奇志等既續其詞復循其義非深於斯道能如是乎故爲推明之以俟知者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六世孫生於紹興壬戌苦學篤志假寐繩床不就枕者累年尤嗜春秋學嘗與科舉兩薦於四明有詩千篇大抵學廣而詞暢自號茶甘集死已二年席珍如此埋光不耀重可歎也慶元庚申四月旦

王參政文集序

儒生文士或不足於事業名卿大夫於文辭又不屑爲自西漢以來二者已難兼矣班固作儒林傳記二十七人丁寬以易名家爲說至三萬言及景帝時乃爲梁王將兵拒吳楚號丁將軍與韓安國等俱有功固遂推爲儒林之冠復於京房高相傳中一再稱將軍而不名以示別異益有深意存焉故參知政事襄陽王公諱之望字膽叔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爲人博學能文知畧韜湊紹興八年試南宮蜀士孫道夫奇其文力白知舉前輩魁選位卑不見聽然亦名在第八十三年行都太學成高選學者明年以公爲錄即兼博士坐闕五年每值談經同僚往往避席四方英俊爭求指授作成爲多其傑然如王詹事十朋皆是也便鄉求守荆門遂持節入蜀徧歷外臺以王官總軍賦適金虜渝平王師十萬攻取郡縣保守闕隘累日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金穀鉅萬計而儲衍素備蜀民不知也孝宗即位公出使九年矣官至太府卿而難其代詔侍從臺諫集議於是特增置戶部侍郎升堂論使節公於蜀某忝御史實發此議明年始還朝仍以舊曹參贊都督府初見上奏疏二千餘言極論人主治兵與臣下不同當如舜禹漢唐及祖宗所以奉承天意者援據經史開陳時事上大喜有大用意旋自銓曹直翰苑易諫大夫宣諭淮西指畫邊防講明軍政上益注意即拜參

貳兼行右府時和戰未決衆論不齊僅三月除職奉祠而去眷倚殊未靳也起典帥藩超進資政殿大學士而公病不能興矣其季子鉌遍敏好學念公遺文刻於蜀者訛舛特甚手加編校定爲漢濱集六十卷謂某之先大父與公先正爲同年進士以序見屬惟公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咏詞體而理到嘗遊大峨賦長韻與客賡和至六七篇下語如珠之走盤用韻如射之破的其他著述大率近是世論文章事業公實兼之豈與大一偏一曲之士拄短量長而已惜乎時雖逢而未能盡其才位雖高而不能久其任後之人讀公之文尚可以想見其爲

人而秉筆太史氏者亦或有放於斯焉慶元六年四月日序

陸氏翼孟音解序

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迄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數機後世益以譌謬傳寫六經論孟間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爲注解因令韻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爲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古字故寶舊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爲後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應博習修潔登紹興乙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謂初主貴溪傳聞邪說而正官辟王右史洋爲之記厥後魔蘗相戒

獨留傳麗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使參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餘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探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樂山樂水爲敖角招爲韶跡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本作嫘之類皆桀若臼黑王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楹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詞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後世平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記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元六年四月戊戌序

平圖續稾十三卷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序

澈溪居士文集序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惟有其實則名從之是不可求也雖然賢如夷齊學如顏淵皆得夫子而名益彰彼身居巖谷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湮滅無傳者多矣此司馬遷所爲深嗟而屢歎也朝奉大夫廬陵彭公諱醇字道源生而穎悟六歲時賦中秋不見月詩有警句自是以詞章經術馳聲鄉閭年三十一登第嘗攝行臨川靖安二邑已而令石首令湘陰守康守

賀守南安所至儒雅飾吏有循良之目垂七十納祿而歸自號定庵又曰臥雲翁有澈溪居士集五十卷議論平正如其爲人今四世孫鄉貢進士叔夏既譜公出處姪孫信州永豐主簿汝賢復裒遺文於兵火之餘得二十卷求序於予恭惟本朝元祐以來人才盛矣忠言正論著於籍者三百九人極天下之選須之郡國載之國史垂之萬世而公姓名在焉則公之賢爲何如六一先生之後文章莫如東坡時人或得一語終身榮之考前後集荅士大夫啟纔四十篇而獲麟騎箕之歲同賀州啟在焉既曰賜以尺書借之餘論又曰温辭下逮陋質增華則公之文爲何如凡孔子之所言太史公之所歎公一無憾託名不朽尚何疑焉況叔夏與其兄叔夜皆有文行而汝翼及其弟瀏陽尉夢弼以家學同榜登科又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斯文也豈特如孔悝鼎銘稱其先祖之美而已嘉泰元年正月辛未

杉溪居士文集序

登文章之籙固難矣詩於其中抑又艱哉劉夢得曰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司空表聖亦云文之難而詩尤難又嘗喻以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之二說前輩有取焉古者造士以四術教子於過庭皆以詩爲首本朝蘇氏自編東坡前後集亦先列詩篇其所從來遠矣今杉溪居士劉公殆有得於斯歟始予少時聞公賦詠一出輒手鈔而口

誦之詠清江引則欲進乎技而凝於神歌出塞行則如覩旗影而聆鼓聲也讀大堤曲長相思則又如望歸舟對斜月而聽情人思婦之語切切也其他摹寫物象美今懷古登臨比興酬贈祖餞皆凌厲乎先賢度越乎流輩蓋得於天者氣和而心平勉於已者學富而功深故於所謂至難者既優爲之則其制誥有體議論有源銘志能敘事偈頌多達理固餘事也藻飾王度冠冕諸儒領袖鄉黨有以也夫公諱才邵字美中世居廬陵年二十四大觀三年釋褐甲科宣和初復中詞學第二兩登館閣一掌外制再直翰苑仕至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丐歸優進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卒於家年七十二其孫承議郎恪類公集爲

二十二卷授其子國學生千齡至是以序爲請故爲追述見聞而題其端杉溪公自號也嘉泰元年二月旦

漢兵本末序

臨江自三劉有功漢史其學盛行今徐鉉孟堅既爲漢官考四卷李夭麟仲祥又惜司馬遷班固不爲兵志於是究極本末類成一書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條理凡中外諸軍若將帥之名與夫賞功罰罪繇戍簡稽兵器馬政參互討論畧無遺者數請予序其意予觀周禮雖分六職而小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每措軍旅於祭祀賓客七事之中司馬名爲治兵多及坐作進退而徒役旗常車甲之屬散於六官大師用衆之禮乃在宗伯後世

趣便一時古制遂亡人徒知井田一壞爲四民之害而不知與衰治亂舉出於兵此邦家之害也徒以開阡陌罪秦而不知變內政以作偏者齊也益古者卿大夫家曰百乘諸侯國曰千乘天子則曰萬乘始於四邱爲甸甸有戎馬有兵車有牛車有甲士有步卒是以師田共務文武同方漢承秦後兵農幸未全分如欲復古猶易爲力至武帝窮師黷武加以橫斂其又奚言國不足於兵將每難其人有自來矣予固因漢氏之失策及先王之遺意使學者有考焉嘉泰元年二月既望

求齋遺稿序

慶元戊午春永豐鄧傅之年十有九袖書過予謂楚時教化已明雖康衢小童擊壤老農歌謠皆可傳誦況於鄉士其稟之和上儀飛鳳下舞走歌況於烝民予異而禮之自是數相過每切於師友問諸鄉人皆言傳之資質早成積學勤篤十三作祭叔祖文十五作登山賦語多老蒼十六七時從儒先會丰幼度邑宰黃景說農老講習詩文復侍族伯約禮文範官永嘉因游葉適正則之門歸作求齋記大概欲自求於內收放心於外又論顏子之樂惟在博約濂縮組織何有哉用志如此予方期之遠大忽以疾告亟饋之棗遽以訃來是可惜也他日其父自哀遺棗四帙丐題其端益傅之於六經尤好讀易有繫辭說一卷評論史漢名臣及詩賦記序箴銘雜說皆出入經傳推尋義理而

舉業亦不廢也予聞李覯元賓第於貞元壬申明年中詞科又明年年二十九卒韓退之爲誌其墓厥後李漢編韓集銘誌十二卷近七十篇乃起於元賓由是文行益章今傳之財二十一耳加以數年進而不止豈減元賓而未盡一命僅存遺書時無退之誰能取信姑詳述本末少塞其父之悲云嘉泰元年二月二十日序

仲并文集序辛酉夏

江都仲并弼性自幼卓犖不羣潛心問學排玉氏一偏之說惟六藝孔孟是師筆勢翩翩尚有緒論紹興壬子擢進士第高宗方汲汲人才歲在甲寅丞相忻非執政松年與一二侍從相繼

薦對上一見褒賞特改京秩詞臣王居正草制云學知是非邪正庶幾孔子所謂可以共學者嘗是時人之期君君之自期皆謂公卿可立至或疑年少資淺宜試以事補外而去後三年丁已丞相浚執政與求守與義復以名聞召至闕而樞密使檜頗不謂然君即移疾出倅京口自是棲遲閑退者二十年孝宗初元權丞光祿晚知靳州議論才畧既未盡見於用而平生著述亦多散失外孫南安太守孟猷嗜學好修淵源有自裒成浮山集十六卷（知聖道齋本作六十卷誤據宋史藝文志改）以序見屬予婦家於君有連且嘗同朝熟其才華故樂為言之夫文體衆矣吟詠情性莫重於詩仕塗應用莫急歲啟詩也者造意深則辭或詰屈次韻多

則句或牽牽君之古律如王良造父馭駿馬駕輕車有轡轍絕塵之勢其賡險韻如繭抽絲印印泥愈出愈新送妹長篇孝友慈愛溢於言外始欲上規風雅一何盛也其四六敘事雖閎肆而關鍵實密對屬雅切而非駢儷所能拘最後靳州謝上表以古文就今體自成一家凡為國撫民據舊圖新之意無愧前哲此由學廣聞多非特天才駿發而已其他論時事條利害深切明白務在可行為莊安常行狀見謂三長雜者題跋清雅可愛復以餘力出入釋氏游戲歌詞無不過人夫其才學如此幸早為君宰所知而不得雍容禁省歌頌大業其命也夫雖然裕於才者薄於命文士常然獨君乎哉姑詳著以釋南安凱風興棗之思云

程洵 尊德性齋小集序

自元祐間蘇文忠公有詆伊川程氏之語門人怨怒力排蘇氏由是學問文章遂分洛蜀識者非之紹熙甲寅予自湘中歸廬陵有錄事參軍婺源程洵尤夫袖長書及所業一通相過合蘇程為一家心竊異之已乃知其於朱熹元晦為中表自其先世相與講學又酷嗜眉山之文為三蘇紀年十卷間以示予凡其父子出處詩文先後前輩議論之所及編纂略盡未幾洵以病卒官後累年其宗人法曹萬里出君尊德性齋小集一編令古律詩百餘篇記序書銘各二跋四說一誄表行狀祭文序事劄

子五啟表五十一大抵論議正平辭氣和粹蓋嘗記其師里人李繪之言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不可見其近而自止必造深遠然後有成此程氏學也又曰文以載道物有是理辭者達是而已此蘇氏學也君之所得實本於繪學者果可無淵源乎惜夫久困場屋五十由恩科入官主簿衡陽一轉而止不得發聞於世予故序其書以告來者

帝王經世圖譜題辭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已千萬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絕墨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鉤其深剔去古愈遠衆說日繁才學未

逮於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所繇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旁搜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別本作三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焞別本相與校讐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鏤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鎰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遵治之

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涖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於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施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政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秘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考宗深知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日前進士周某書

曾氏農器譜題辭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謂其溫雅詳實爲作歌馬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耒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耜耒耨鎛車耳簸箕笠銍刈蓧芟臼斗斛釜甑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今制無不備者是可輔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敘牛犁蓋一編之管韞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畝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故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稻何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以明堉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

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有捋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會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祁開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擊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思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蒼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牛爲雜色騂爲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牷純色也外祭毀祀用尨尨雜色也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褊衡詩頌夏而褊衡白牡騂剛

是則言角之意也窩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於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共一牛實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第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而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窋爲稷子疇周已謂世代不合況叔均乎故無錫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

熟見聞終惑是說予之譾諛亦可哂哉若杷之屬揚雄方言往往三名未陽既書之矣宦海寖遂他日所至校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雲者耶嘉泰辛酉八月

會無愧三英南北邊籌序

高宗南渡之初北虜方強未服弔伐士大夫日夜爲防守江淮計是時有正言呂祉獻言最切後以直龍圖閣帥金陵遂與僚屬吳若陳克著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事既詳實文亦條暢蓋若克皆文士而祉則以功名自許者也紹興辛巳完顏亮叛盟明年孝宗即位銳意恢復不但守淮防江時則有尚書郎臨川吳會著南北征伐編年二十三卷起三國終五代凡古今形勢師旅勝負該貫無遺仍集當時君臣議論爲分門事類一十二卷其相謀相應攻守通好可指掌視祉之書益加詳焉今

臨江會君三英復爲南北邊籌十八篇南之攻北其事有九諸葛亮紀瞻褚裒桓溫劉裕宋文帝陳顯達沈慶之吳明徹是也北之圖南其事亦九曹操魏明帝苻堅拓跋太武孝文元英邢巒北齊是也人爲一論論指一事皆援昔以證今因歷以求心即成而究敗考古可謂勤而用志可謂切矣他日上之樞庭必有運良平之籌者傳之良將必有合孫吳之法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特刻舟記劍披圖索馬而已哉嘉泰元年二月旦

張良臣雪窗集序

富貴繫乎天一定不能易安之可也詩文則不然盡心力而爲之期至乎古人乃止耳雖然天之降才正白不同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穰官商合奏斯有取焉義邑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仕宦二十五年他人朱紫君固青衫他人鐘鼎君樂槧方二公薦士如林君芒鞋藤杖日與高僧逸人往來蓮社間不復以名宦爲意淳熙末始管庫行都則又蹇驢破帽苦其心志於灞橋風雪中朝士稍稍知而愛之僉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予問兩社有意教擬而君病不可爲然後知二公前日遣君者命也

命乃在天無可奈何孰使君德心疲精晝銀夕鍊自苦於吟哦欲效陳無已之簡古呂居仁之淡泊至於古賦樂曲又將推而上之忘其心力之艱勤此豈非天乎十五年君之弟堯臣裒古賦四篇古律詩四百首號雪窗集介友人曾三異屬予以序嗟夫富貴不可致君固安焉擇術復自苦有郊之窮而交遊無鄧之富相和成音天之與人兩不相遇予誠憐而悲之故爲詳記本末堯臣亦工詩殆所謂二難者耶嘉泰元年十二月日

忠正德文集序

高宗中興用宰相十五人曰忠曰正曰德曰文兼而有之者其惟趙公元鎮乎此非私言高宗大書賜公云爾方建炎三年車

駕巡幸江浙內外多故公初爲尚書郎上已用其言罷王安石配享俄被簡擢歲中歷司諫殿中侍御史遂爲中丞上語范宗尹云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所言事目考多寡當否已行罷朱勔其下外庭未必知也先是政和以後爵賞日輕公請惜名器抑僥倖諸將恃功恣橫劉光世部將王德至殺韓世忠之將陳彥章而世忠亦躬率部曲壞金陵守連南夫府解公擢德鞫於臺中累疏乞正世忠罪悍將稍稍知畏內侍馮益挾舊恩詬張俊公極論其橫卒斥逐之遂以忠正進登西府坐沮辛企宗節鉞補外暨入相辨正元祐臣僚非宰臣任申先張燾范仲朱震王居正

等布列清近一洗章惇蔡京王黼輕用侍從之弊廣入合議決策親征江淮庶定復還臨安皆身任安危慮無遺策斃公解樂人氣節端方學術純正筆力又過於人凡處分軍國機務多其視草然後御劄付外惟德與文又孰加此嘗是時邪正同分紀綱大振國勢日尊指期恢復適恩平郡王出關封拜與孝宗一等公請稍示降殺同僚讒間遂行罷政之後繼以南狩每言每指公不主和議而公平居未嘗有一偏之說也高宗更代復待進觀文殿大學士孝宗繼志賜謚忠簡又贈太傅追封豐國公侑食高宗廟廷擢用諸孫惟韞暨謐爲監爲郡刺史二千石寵靈焜耀已歷三朝公論既伸九京可慰慾矣某嘗讀唐史

李德裕傳愛其上丹扆六箴禁止戚里請求委侍盡條蔡薛忠言正論著於中外及大用則欲尊朝廷肅臣下夏出宰相挾術說時以進者每閑之不使中人監軍制諸將之肘用兵伐叛詔書付宰司乃下處報急機武宗必命德裕起草與參事業如出一揆其最可異者德裕自分司東都貶潮州司馬參軍兩四明以散官安置於潮德裕明年貶朱崖司戶而卒公亦移置其地薨焉得年俱六十三始終相類如此豈後身歟始公過潮潮人敬愛不忘天道好還謐今來守茲土追懷祖烈將刻遺藁附昌黎文以傳凡擬詔百有十雜著八古律詩四百餘首奏疏表劄各二百餘篇覽得全居士集而古樂府四十爲別集屬某題辭

按國朝故事眷待故相多賜嘉名揭碑首或二字或倍之公之生也幸拜宸奎褒稱四美某已敷衍於前矣盍就以名集昭示萬世視碑額庶有光焉謹曰諾哉是爲序嘉泰元年歲月

撫州登科題名記序

大江之南分東西兩道自東而西首曰撫州其爲郡在三國孫氏至隋唐雖易置不常然今建昌軍治南城統南豐入國爲邵武軍本皆撫之屬邑非特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文物盛多亦異他邦本朝最重儒科臨川圖志載題名記一卷大平興國五年榮史而下至淳熙七年姓名具焉今州學教授富沙劉塡將增廣刻之石俾來者可繼而郡人大學博士王克勤士予深公

達見屬題辭夫爲己之學垂世之文固不專爲祿仕計然拔起耕釣今異乎古特詔舉辟久置不講士進德修業懷才抱藝大欲平治天下次將輔斯文捨科舉安出哉是以二百餘年間賢達相望試言其顯者曼元獻公之進賢好善王文公之文學行誼曾子固鞏之主盟斯文此一身所當勉也樂氏晉氏王氏父子兄弟相繼策名此一家所當勉也名士如謝逸與其弟邁學術淵源砥節礪行廡場屋而捨之肆其孫源曾孫樞繼預黃甲蓋不在其身必昌厥後此又一鄉所當勉也若乃汪革以奇才冠南省陳孺因版授遂大魁是皆傑出人上者後生得不思齊乎近乙未歲羅點廷試爲榜眼劉輝夫釋褐魁上舍克勤由

童子舉入館閣是又盛事參集者諸生得不勗哉凡此五者有美有勸教官作成之意深矣克勤再第進士公遂之先出元祐至今登科者十餘人二君於此尤惓惓故嘉其志併及之嘉泰二年二月旦

張文靖公文集序

德之盛者必有言言之文則行也建寧自帝王之世舉制題種德尹躬享天心卽其人也昔者孔子定書舉皐陶矢厥謨於三謨之首虞帝之歌至於一再而伊訓咸有一德太甲中亦千有餘言並載百篇之中以其可爲萬世法也揚雄漢儒之傑然者嘗賦甘泉稱頌人主搜述索稱豈無他人獨曰舉伊尹從湯

倫魁其深知聖人之意也歎後世之士平居道古今宦達掌制命論議於侍從訏謨於廊廟暇則作爲詩歌以寓比興雖不一要皆出於謨訓然德有差等言有精粗其傳久近亦必隨之若參知政事毗陵文靖張公殆有德之言行建之文也初以經明行修發爲詞章連中科第馳聲四方在高宗時爲名御史掌內外制遂踐二府上以端人正士目之大詔令多出其手陳善閉邪拔賢引類功不少矣再貳國鈞垂登宰席方且逶迤退遊或入侍經筵或出典大藩雖權臣專國勳業不容盡究而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五卷盛行於時今公之孫戶部尚書抑學世其家敦請爲序某固嘗考公之德謂公之文知其學術本原非

皐伊謨獻過合於虞商益中興人物之冠冕也敬題卷首以補任昉文章緣起之未備云公諱守字子固一字全真其出處事業則有故相張忠獻公誌銘在嘉泰二年九月

王氏濟美集序

大名王氏有諱言者唐末起家令黎陽子徹仕五代爲左拾遺是生晉國公以雄文厚德爲藝祖簡知擢監察御史遷掖垣我有書錦之褒嘗植三槐於庭期後人之興太宗朝仕至兵部侍郎知開封三子長秘書丞終袁州太守次丞相魏國文正公也季知應天府孫會稽衍爲宋大家淳熙六年黎陽入世孫知信州諱從系出秘丞稽其族屬自晉公三子派別支分曰世系曰

世譜又爲槐庭雜記宣陽因親錄以授其子淹淹倅廬陵鋟刻其會祖諱震元豐懷遇集請予爲序又裒晉公以來史傳銘誌前賢紀述先世遺文總爲十卷號濟美錄而以文正子懿敏公所纂遺事及懿敏子輩雜記三篇與其父書併爲一集而刻之自廬陵擢守筠州將再刻以廣其傳復屬某以序學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益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爲皁隸則輦門圭竇得以竢之此豈獨上之人罪也哉今筠州父子不隕世業以貽厥後其賢於人遠矣初文正公以大理評事宰岳之平江圖經載二事其一公將至山鬼避舍是特識公之貴勿書可也而國史楊文公誌墓乃備書之其一死囚當論公遍久不雪思所以爲計五鼓有叩直更者起云相公將出慮須臾公果出囚竟末減民懷德政至今奉祠而傳與碑反不之載予故特書之使後人知公仁心陰德肇於爲邑況秉鈞乎居官者勉以爲法則王氏之昌與淮水俱長何但三槐蔽芾於堂而已嘉泰二年閏十二月

芮氏家藏集序

夫子曰有德必有言謂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今於吳興芮公見之公諱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玠諸賢皆敬愛之

紹興末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蜀名士張震以名聞高宗曰是能古文者卽日擢監察御史已而出入中外爲孝宗深知許以侍從兩朝眷遇蓋如此不幸自司成移疾而終年纔五十入予在從班與六曹長貳給舍相與悼歎其爲奏云伏見故國子祭酒芮煜德配前修文高當世恂恂自守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握正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訐以爲謗訕者引煜爲證廷尉捕治煜力辨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親書誣伏獄吏以示煜煜曰長卿誣伏則可煜豈敢誣證吏別摘煜尉仁和時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遽寘武岡畧不自明公道宏闊取

寘臺省已而出使廣東節操彌勵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
輸公帑歸過曲江班檢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近
名大率類此陛下自司業升之祭酒知其經明行修論宰臣云
侍從閣職用之會燀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千
計觀者太息按燀初除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居一昔可至
是時官已員郎供職滿歲則六年冬祀法當任子燀遂逾時
乃起遇郊不及者兩旬又按祭漙從四品序位太常宗正秘書
少列之上燀疾未革少酋累日必遷不然休致遣奏亦官二子
而燀前後其求後果於去爲子孫計者肯如是乎願錄衆美還
其恩數使天下知聖朝尊賢厲俗不間存亡書之史冊足勸廉

逊非創與也衆皆稱善惟公同年生給事中者難之衆欲自上
奏或曰銀臺異論如格詔何衆惘然而止其後上念公不已用
其弟煇爲八座公之諸子遂有入官者此非天乎始予爲學官
館職史官御史皆未踐席公輒繼至爲正字也公有呂虔贈刀
之夢暨聞公訃予復夢作文祭公覺而記其四句曲盡公德云
君子所恃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不忌此亦神交也今公子
邵武太守立言上高宰及等哀公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
表啟書劄論策記序雜著長短句共七卷屬予爲序惟公博通
諸經尤長於易坎之彖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人多以治已
治人爲說公獨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
何及故初九獨云習坎他又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
於坎窞者爲陰柔少才設也其論離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
必死當如曾參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否
矣即二者考公平生所謂非苟知之亦尤蹈之者歟至於他文
正大而辭達詩篇醇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予故首陳兩朝
聖鑒次列侍臣公論然後記予與公親厚本末如元城劉忠定
公序丞相忠肅公集過於詳云嘉泰三年正月

平園續稿卷十四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序　雜說

沈氏論語解序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歷樂春秋皆刪定筆削於夫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揚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益齊家治國立身行道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覩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

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管鑰六藝之喉衿學者如欲時習聖賢之言捨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文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嘉泰壬戌臘月

吳康肅公　帀　湖山集并奏議序

才氣可以任事而以學術本之未有不爲名臣者也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受知高廟爰及孝宗在內爲御史歷戶禮刑少常伯給事中又嘗與治內史在外則五爲帥守處劇繁以平易其才氣何待言至於履正奉公仁民愛物如堵飲食發爲詩文身謝紱而心邱壑此則學術之力也其子嘉興太守洪哀公遺文號湖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遠來謁序予與公同朝久知公熟公雖志在功名而議論專以恤民爲主復躬行之自非才氣學術兩皆有餘何以臻此當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衡以泉守予以閩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歎甚將別各爲二詞以送備載集中自是力請奉祠繼以掛冠亭林下之樂者十有六年其詩詞益多意遠而辭達使人讀之蕭然有出塵之想予嘗評公侍從如嚴徐彈壓如趙張循良如龔黃止足如廣受凡西漢名臣殆可兼

之然尚有一說始紹興甲子六月以秘書省正字輪對奏江浙昔號粒米狼戾雖歲斗值二百今歲豐反倍之蓋由州縣重征稅監官覬羨賞巡攔利掊取若竭其算賃自平矣高宗大喜七月有旨從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當路忌其直諒是月出倅括蒼予爲秘書少監得此事於日歷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豈徒然哉勅局編類奏覽恤詔令載之十一卷之首例因臣僚奏請當時士大夫固未知出於公今奏議復不載予故特書之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且明儒衛可富天下之大端云嘉泰三年五月日具位周某序

貢簡肅公　申　奏議序

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大凡誠動於中乃形於言一或欺焉雖復犯顏敢諫不足觀矣端明殿學士簡肅黃公負正心誠意之學初奉廷對後爲王邸教官晚領儒官貳秘書歷工禮兵部長貳兼給事中見於職守發爲議論始終不叛所學故其出使也虜欲渝盟他人曰否公則先事言之其議禮也他人未免從權公獨據經守正當路或不悅而高廟深知之擢實侍從尤爲孝宗眷禮故事迓臣去國除職縱高鮮有過舊班者公以權尚書奉祠乃加眞學十以寵之得謝之後遣使持親札訪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秘殿加賜金緡公亦有犯無隱舉陳所蘊易簀之際猶手疏大事以聞事君不欺蓋優爲之既葬

朱侍制熹誌公出處甚詳嗣子潮北提點刑獄翁復傳某序公奏議念昔接武禁塗目擊正論暨登二府恭聞孝宗評普安舊僚謂公莊重誠實語不輕發當暑未常揮扇其恭如此他日枚舉二三名臣又以公爲首併追書之以補家傳嘉泰四年正月

晁氏二圖序

紹興乙未予年十有四侍伯父辰陽使君寓贛之壽量寺其西偏則晁公諱端規字蒙規與弟端矩夢矩端學夢準居焉他日夢規兄弟云予得其屋爲書室見夢規大書滿壁皆勸世語尙記兩句云身系勤回意馬勤勤把定心猿末云敢告諸人速生警懼今六十有六年其孫公定自鴈宕公推本省身圖述一如

所稟至一氣所成又有大學知歸上篇列道徵治利天獨於於容而極於仁各爲序論解累數萬言出入經傳間引釋老大要以修身齊家治人爲序至於朝聞夕死之道晚益有得非空言也惟晁氏自文元公博學篤行兼通儒釋致位禁林有子執政爲本朝大家嘗著法藏碎金行於世年八十四考終不亂史氏極稱美之夢規殆傳家學歟嘉泰甲子二月辛丑平圖老叟周某序

劉諫議諫稾序

故諫議大夫劉公諱度字汝一吳興人自爲布衣修謀傅習漢左丞夢得汪翰林藻皆以賢良方正薦寘第進士入爲學官館

職紹興三十一年夏汪中丞澈薦充御史遷右正言明年汪貳大政引嫌徙軍器監孝宗卽位復自宗政擢諫大夫前後上九十餘疏其子瑞金宰深之哀成上下卷以予嘗同僚請爲之序恭惟祖宗專任臺諫寄以耳目政事得失臣下臧否雖均許議論然諫臣因治體而及人才臺臣主彈劾而及時政其分職固不同元豐七年春神宗手詔曰近歲修復官政羣司各有職守右諫議大夫趙彥若侵越御史論事降一官左遷秘書監今公奏議心平氣和理正辭直薄物細故未嘗屑屑至於大小之臣麗於過失必隨事以言知設官之本意或謂漢孔光止有阿據經對不彈諫爭體彰主過削其稾自後世觀之光果忠耶書予

蘇軾草諫官制曰進則詭詞退則焚棄衰世之事朕無取焉然則深之廣父書序其書所以彰主聖也嘉泰四年月日

龍雲先生文集序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文忠薨於頴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爲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尋故人會昌尉羅良弼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惟公既不壽今復無嗣其姪孫上高尉希高抱遺編而永歎嘉泰三年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表鄭公之鄉里訪裔陽之耆舊欲

廣其聲激厲後學尋亟屬羅尉之子泌稽寫定本授侯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爲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不可易者也嘉泰四年五月日

文苑英華序

臣伏覩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明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閩蜀已刻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耳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即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翺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取入當眞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則宜臣事 仁宗皇帝間聞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乃詔館職裒集皇朝文鑑臣因及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爲課程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秘閣後世將遂爲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國

初文集雖寫本然讐校頗精後來淺學故易浸失本旨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之前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韻全韻頭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原缺一句或數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爲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類三也頃嘗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曉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注過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原修書時歷年頗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爲二二詩或合爲一姓氏差誤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昌來非讖

泰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以堯非對舜英非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驅馳之驅掛帆之帆偃裝之裝廣韻各有側聲而流俗改切磋爲郊課（翰苑本注郊一作劾）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詳注逐篇之下不復備舉始雕於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益欲流傳斯世廣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優成老臣發端之志深懼來者莫知其由故列與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闕疑尙多謹俟來哲七月七日具位臣周某謹記

送會公鞏赴省試序

漢制太常擇民十八以上者補博士弟子郡國二千石謹察好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者常以計偕永和曾生公鞏年十有四已能修飭好學晝夜勤苦遂與儒先同上南宮視漢人年又少未易量也昔余與子中兄同乃祖季高兄弟四人俱試秋闈其後伯雲仲峻叔瞻相繼下世惟予兄弟及季高華髮相對今殆五十年矣因生錄示舉業求余一言既太息題其後又將屈指計日俟太常籍奏之報舉酒明秀懷爲季高賀慶元乙卯十二月旦前進士周某

送會明發序

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以孔子之聖猶謙其辭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以孟子（疑有誤）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聖賢事也逮世士大夫乃謂人患不知若眞知無不能行捨孔孟不信而惑謝顯道張子韶一時之說以謂錦繡蒙陷穽人惟不知乃墮其中苟知其然將遠而去之嗟乎以此勸中人以下使之勿習過惡入於坎窞可也若曰孳孳爲善要當以升高爲喻顏淵曰仰之彌高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人之進道必泝於此陷穽云乎哉宲都會君明發字見卓數攜贄求予一言余聞諸揚子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不明而徒剛焉亦流於惡而已矣既明於善然後若其卓入道之序也君之邑宰傅子淵仕學兼優不崇空言嘗試以予說諗其何如慶元丙辰八月二十二日

送黃伯庸（嘯若）序

嘗觀唐三百年間文章鉅公如韓柳劉白及名世諸賢詩文兩極其至學者不當置論其餘專以詩名者殆數百家求之他文間或弗稱兼是二美斯固難矣又讀班史傳循吏纔七人人皆良二千石蓋事任尊重則名實相應令卑官也功德未孚於人況地有劇易才有長短故薛公治平陽則不足尹賞治粟邑則有餘換縣乃皆大治才之全者亦豈易哉豐城黃君伯庸爲廬陵宰初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編持論正大古賦恢閎碑志詳雅四六温醇是可爭文士之衡矣他日請予評之予曰邑附郡城地廣人殷姑置是事遲君政成已而見其持己以清撫民以仁聽訟以

平決事以明祖庸孔時百廢具興桁楊無聲弦歌有聲然後知君又可附循吏之名矣三載考績治行轉聞召節預須臾親朝廷於是鄉校之英旄倪之氓攀轅臥轍霧集雲蒸跬步莫前矧容嚴程或曉之曰挽留賢令士民之情也樂與賢者天子之誠也君方以墨妙筆精而為華國之文推學道愛人而策勛綴之勲奈何因德惠之可懷而滯鬼為之朝京乎歟始退聽事乃道征平圖老叟周某聞而嘉之而筆之非特紀實贈行亦所以償夙心也嘉泰元年十一月七日

蕭人傑如寄齋說

泰和蕭人傑即所居作如寄齋取蘇文忠公吾生如寄耳之句

以自警丐余為之說蘇公博極羣書無不用之事而發揮指渺千變萬化覆語絕少獨此一句不啻入九用之訪張天騭子由淮上和王晉卿次劉景文韻送芝上人王敏仲末年游夢孤臺諸詩皆不易一字其他人生如寄何不樂之類尚未論也此理本出莊周記孔顏之問答以為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解之者曰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魏文帝晉謝安輩始形於言詠於樂府至公然後表而出之其從官每以仁義為歸韜遷謫則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平生所得猶見乎辭哀樂且不能寄奚暇問重複耶坐忘自得庶幾乎顏氏子矣蕭君其以是實坐右有好事者示之毋但苛敬而實荒已

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張德清悅齋說

邵武張瑩中字德清有志問學名齋曰悅屢求說於予老病久不報也至是其鄉人廬陵簿李子貴賢代歸因告之曰人必有羨於外斯有以悅於內自然之理也今夫口同耆味耳同耆聲目同耆色三者必有物然後口與耳目悅而好焉若心之所同則不然理與義而已二者非外也吾心亦內也故孟子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至於荀卿又加詳焉其言曰耳目口鼻形各有所接不相能也心居中虛乃治五官是謂天君其所以開導後人無餘蘊矣今子布衣疏食皇皇四方就有道而

正焉豈適為口耳之好哉是必理義之心油然於中可謂知所悅矣既以孟子發其端又因荀卿辨其名復以孔子之訓廣之夫學而時習固自可悅然必切磋琢磨乃極其至故繼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此淺深之辨也人能推義理之心常正其天君使好惡喜怒哀樂之情皆得其正則所謂顏氏之樂也內可勉而進彼紆朱懷金何足道哉

按習齋說之前知聖道齋本有空簡九行恐此處原有佚篇記以俟補

習齋說

永新歐陽邦基字壽卿才贍學富為善如飢渴嗜飲食其子宗閎齋家塾請予命名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之實二十篇之

樞要宜以習名併申其說夫天命之謂性有時移於習故伊尹言太甲之初習與性成吾夫子亦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者可不謹其所習乎蓋習有是非習是則勝非習非亦勝是顧朋友講習何如耳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周伯熊勤齋說

天運故健日月行故明水以常流故不竭人勤四體故無疾自然之理也上而爲君克勤於邦下而爲臣克勤無怠徹而庶民勤則不匱皆是物也宗人伯熊字武伯南城人進士登科佐邑安福屢求齋名請名曰勤而告之曰子欲學乎業精於勤願以韓文公爲師子欲仕乎能勤有祿願以鄧成子爲法志荷立焉

推而上之功崇業廣古人不難至也慶元四年五月七日

茶陵學林堂說

茶陵軍雖衡之附庸然地大多秀民登科者相望紹熙間譚君世選鍊廳第進士鄉人稱之猶子知言思繼其美築學林堂請書著文會不少怠其友谷君霖遠訪予力求一言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惟能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相與切磋則公卿大夫且將馴致況一第乎不如是不可謂之益友慶元丁巳七月

楊光祖筠溪說

禮器論禮曰如竹箭之有筠正義以爲青之見於外者喻義論玉亦曰孚尹旁達信也正義以孚尹爲浮筠言其采色也夫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江逌竹賦云含虛中以象道茲非本乎曰有筠曰孚尹茲非文乎譬之於禮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兼備則貫四時而不易葉也宜矣同年楊謹仲清江名儒其孫光祖兄弟修身嗜學力守家法華宗待制廷秀既大書筠溪以賁飾居予復推其義以勉之嘉泰二年五月十日

錢氏岵瞻庵說

待制錢公葬江陰之由里山其子廷玉等即塋築庵求名於平園老叟周某爲題曰岵瞻致不死其親之意爾雅山多草木爲

岵無曰岵說文亦然獨毛傳柏舟反正義疑傳寫之誤云嘉泰壬戌三月朔

書贈茶陵谷君霖

紹興初叔父靜江府君令衡之安仁與邑人谷梁世平善予年六七歲侍重親在焉尚能記當時事今六十五年矣而世平之孫君霖數自茶陵訪予廬陵予問越在鄰邑之意其說有二祖娶茶陵陳氏陳氏有孫弁字令升力學好義葺城南書院榜其堂曰帶經招延名勝以中表之故而館我一也邑儒譚君世選字勤之紹熙間鍊廳第進士有姪知言尤向學年方踰冠築學林堂讀書其中復以我爲友二也予自念歸湘中者三年既不

獲一至安仁訪童子之舊游又無由登覽二堂察大邑之風俗衰老懷舊安能忘情因君乞言爲別嘗以遷之處元二年十月十八日平園老叟周某序

書示臨川陳橋

臨川陳生以易卦推人休咎來求一言予於易固未能學而休咎又非所問案間偶有正易心法及易索兩書遂以畀之心法出於麻衣道者其傳則希夷先生也讀之可以求天理易索言之泰和名士張汝明作讀之可以知人事二者苟盡心焉於休咎乎何有處元已未六月辛未平園老叟周某序

書示永豐彭蕭

永豐析吉水爲邑壤地褊小徒以歐陽文忠公故鄉且先塋在焉故士之力學好修者衆文獻不絕迄歲會幼度羅永年又以詩文爲諸生倡始欲家屈宋而人賈馬也幼度門人鄧傳之字師孟勤身厲志間復從師友於四方然用意深切故辭多剡若永年有子曰煒字晦之天才雋甚父子自爲知已出語輒驚人然有時乎悲傷予嘗憂其不壽已而果然今二子之友彭蕭寬伯攜文過我學術開廣詞調清婉進修不已致遠之器也昔七子甄詩可觀鄭志予雖無趙孟之識亦庶幾億則屢中云嘉泰元年正月甲戌

書贈安福劉儼子思

往年楊廷秀歎劉儼子思才名二十年獨邊場屋今又十五年未遇如初予安能知盍問諸嚴君平乎不然讀房千里儼子遷格序爲一餉之歡洗積年之滯可也嘉泰壬戌閏臘十日

書曾無疑匹紙

蘇文忠公素慕白樂天之爲人蓋二公文章皆以辭達爲主其忠厚樂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亦畧相似樂天爲忠州刺史作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文忠公中年謫黃州偶圖築室遂號東坡居士嘗賦八詩其屬意有自來矣後爲從官美樂天口之不置如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又出處依稀似樂天其他形於詩者尚多惜乎閒居二十年之志迄莫能遂黃門公不云乎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處元已未三月三日友人曾無疑出示匹紙爲書此說（案此首又見於卷十一以次第考之彼係誤重刪彼存此）

書匹紙贈安福劉漸

紹熙辛亥十一月某赴官湘南道由安成劉偉子才投贈十詩有味其言後十年餘當嘉泰壬戌季春子才之子漸攜以相示又出子才雜詩一卷皆待制楊公跋語是足昭喬嶽之重矣漸也復以長書及二詩銜袖爲贄予受而讀之既歎且喜歎者何

也感歲月之遒惜子才之老也喜者何也劉氏三世俱以文鳴其與殆未艾也會得匹紙爲書頃所作西溪後序并子才十詩又錄二跋以遺散餘紙甚長歸示鄉人必將贊先德而傳後學毋以羅趙在前遂不顧也二十日平園老叟周某記

書匹紙贈許玠介之

高宗初元首用襄邑許崧老爲尚書右丞文章議論不待贊也今曾姪孫玠學有家法自衡州攜詩相過格律高深詞語清麗予手之不能置求一言以爲別予素不能詩矧敢絰澤無鹽效顰西子乎適有匹紙輒書其樂府四篇於卷首繼此得佳句請續於後軸滿復以相示更當刮目待阿蒙耳嘉泰壬戌三月二

十四日

李爌縣尉字說

同門壻崑山李君初名國才字艮佐未冠補太學生學問日益新而試輒不利歲在丙戌夢人告以火運即發因授火傍三字覺而更名爲爌自是試必占榜今調宜興尉而字猶艮佐也以書請予更之按說文解字爌訓盛且引爌爌震電之詩夫震雷之電盛則過常故詩以爲異然於今文從火從日參皆有光明華煥之義宜捨盛避異字君曰道明益東晉荀闓蔡謨諸葛恢所同字也當時號中興三明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姓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君馳聲上庠數十年非儒雅而何一行作吏又以清閟閒於道光明視三子爲無愧矣紹熙五年閏十月周某書

趙汝橙縣尉字說

皇諸孫汝橙字茂實謂予花木無不結實於名爲泛願更其字予曰橙佳果也雜見淮南子說文東觀漢記晉令風俗通博物志廣志異苑風土記上林蜀都楊都諸賦中所美者色味香而已至於形容其器質韓孟爲優城南聯句云鵷鵷攢瓊橙蓋珍之也警諸人則國之寶也唐朝蘇瓌有子名頲字廷碩父子皆賢請合二美易字廷瓌斯不泛矣又有以勉君昔者朴京植橙禁中號爲珍異仁宗召宗室及侍臣同觀於慈聖閣宋祁詩云帝憐秋實茂天許本根強又曰不隨江北化思助廟中嘗未云

榮觀弈麟族賦筆助荷襄厥後英宗眷禮侍讀學士劉敞以其在告遣使賜新橙五十備載史傳君年方英妙嘗周以宗彊之時悉心問學自取科第他日進修不已爲國寶臣或預榮觀或拜珍賜廷瓌之義庶有合哉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蕭光字說

龍泉蕭光字煥之求字說於予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內也光輝外也有諸內乃形諸外君本朝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是已揚子亦云晦斯光夫惟侍坐君子言可聽也禮可觀也自晦其光而光彌明唐杜如晦字克明是已既名光矣煥何如焉字曰晦之意義乃全詳說反約古人皆然咨爾蕭君味

孟子揚子之言思溫公杜公之賢奉以周旋其永無愆熹泰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姪孫顒字說

彥思姪三子長頴字晉臣慕陳顓也次顗字稷臣謂魯顗臾也季顒乞字字以圭臣能勿諗乎卷阿之詩曰顒顒昂昂如圭如璋大凡爲人必以禮義切磋之使貌溫而氣盛如玉之圭璋然後有威儀焉有聲譽焉此所爲古士也不然表襲賊秩人將汝疵顒其念哉熹泰三年正旦八叔翁書於明農堂

田炳名訓

郴州別乘田君貢甫之子阿章生九年而未名今歲冬至天子

初郊貢甫格當任子將以名聞其羣從兄弟名皆從火有請於予予名之曰炳字以伯視揚子不云乎知其道者其如視忽耶綿作炳夫視大必自細視遠必自近舉目於此炳然於彼推而至於先知皆是道也童而習之常視毋誑及其長也克明顯光然後可以世濟其美無負國家賞延之恩矣炳乎勉旃慶元三年

平園續稿卷十五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啟親書附

回潭州朱元晦啟　甲寅

推轂吳京開藩楚甸先聲久播美化即成惟朝廷急於用人而郡國艱於謀帥雖宸心加意乎簡擢顧物理有時而乘除積奠在前必得賢牧齊其政庸夫之後正須眞儒變其風自昔所同於今尤著共惟某官奮百世之下得六經之傳聰明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至宜論唐虞於廣厦乃煩羊杜於征南坐使朔州立成鄉魯某三年伯儗萬事摧頹賦陶令之歸幸諧素志推謝

侯之去可卜輿情已荷匪報更勤前牘佩交承之厚德激愧感之深惊

回隆興趙子固啟　甲寅

兩辭鄉部之麾自知非據一用皇華之使咸謂當仁事殊榮戟之遙臨人喜湖山之自得共惟某官行推多士才過萬夫治聲久著於蜀門政術尤高於江右我思用趙振馬服之威名無以易堯契高皇之善任已寓文謨之直卽聯禁闥之班俯眷衰疲曲貽緘翰珠簾畫棟莫陪坐上之賓藤杖芒鞋方愛部中之賜其爲欣感未易名言

轉少傳致仕謝宰執啟　甲寅

引年遂請已荷曲成增秩示恩益彰洪施寔悚易感厚德難名欽惟國家度越載籍粤從選調爰暨大僚皆於休致之時被以陞遷之渥既昭邦典仍篤士風如某者初無一日之長幸際四朝之盛涼涼踽踽常恐蹈於鄉原暖暖姝姝敢自安於私說匪其老矣曷不歸哉人議九棘之麗眉心慊四明之往客奏章上徹俞旨下頒冠掛虎門岸角巾於東路車垂鳳篆策徙夢於南岡永全麋鹿之生實出夔龍之造茲荅恭遇某官殷殷在廬翫治功高推冕旒優老之仁爲簪笏抽身之勸是令衍邁不失元臣勇退急流雖前修之攻愧倒行暮日庶後悔之能追免佩在中敷陳奚宪

回金陵張左史尚書啟　乙卯

加職西清擁麾東府寬顧要於南面增威畧於北方惟今藩陸視昔洛宅爰俾先正開濟中興早歲釣樞貴高廟定都之策暮年藩翰宣壽皇復古之威成功豈在於他門濟美必難於賢輔蕭相運關中之粟已振飢羸吾憑江左之憂更觀勛業事樞之執晷刻以須某甫遂休官豈應爲後敬酬來貺聊述輿言晤語方遙傾依彌切

回洪帥畢虞卿侍郎啟　乙未

臨遣近臣保釐方面古之督府今乃潛藩德化俄敷顧憂頓釋共惟某官儒猷粹美政術通明論思早正於貳卿豈弟備孚於

六郡西江勝槩聊寧雲雨之簾南省清班即曳星辰之仗豈應宅牧遂緩賜環某幸與農疇共棲宇蔭辱華箋之甚寵而朽質以增慚欣感交懷喻言曷究

回隆興帥張伯子尚書啟 庚申六月

內聯禁直外領帥藩竊觀鼎族名世之英嘗東阜陵登畿之着迨今選授抑有端由益烜赫舊都潛邸節旄之故在而岩羞新閣淳熙雲漢之昭垂兼而畀之榮則深矣共惟某官端方全德博洽名儒家傳忠義之規世濟直清之美再登朝路倍藉宸知惟紱繩司國論之是非惟封駁繫政幾之得失凡有志士時之士皆假塗二者之間望愈隆而人愈推公每進而寵每避既儀

八座實適四隣復屢捴於封章竟斜飛於征鎮外有五長雖上法於周官入爲三公恐難稽於漢制某暌違久矣茫賴在兹設榻東湖豈君侯之有靳迷津南浦歎病婁之無緣因酬誨賜之慇懃不覺感悰之忉怛

回潭帥趙待制 不迹 啟 辛酉

東浙名藩疊書謀最南荆鉅鎮申畀帥連湘水波澄岳山勢重共惟某官世傳令德朝稟異才詞章賀白之儔譽望間平之亞自結冕旒之眷奨稽更麾節之劇繁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誥門候對已優踐於禁塗省坐論思即冠班於常伯某襄病衡宇引領高牙昔者分攜已越一星之久今兹捻

惡尚煩五政之餘過勤盛禮之施殊愧前絨之倘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回滁章帥 子及 啟 以下壬戌

祥開鵲印命荷熊旗十國爲連羣州承楷共惟某官姿稟瑚璉之器家襲鼎鼐之勳漢內史之居官以經術潤飾吏事周司徒之敷典篤世忠服勞王家垂踐中台力祈外閫惟兹皇龍安之府肇自政和而忠獻登齋戒之壇適當皇祐方上聖遹追於前烈宜後賢復踵於先猷棨戟一臨軍民交賀相尊等耳聊冠武階公衮歸兮即儀文陛某昔叨事埜今齒部民姓名未洗於丹書戀輸羞塵於玉帳詎期厚禮首及陳人南浦飛雲目極滕

王之閣東湖設榻夢遊孺子之亭欣愧兼深喻言徒贅

謝陳提刑 藻 生日詩啟

解九夏之齋自恣誤投於世網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援於仙書未瞻傳者之繡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之言何臺治之俶臨爲部民而加禮歌明月之章於素靡諼因歲日之俱同穆清風之誦於東方敬祝牡鶩之遄返其爲感謝交集襜悰

謝許監丞 知新 生日詩啟 與予同歲渠長一月

庚戌雌甲辰敢攀壽觴公瑾小一月適契吾宗過軫高情三形盛製賦兩詩而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无豐壬戌之明年同路

公丙午之盛集今幸密隣於几杖阻陪高會於笑談頌詠攸深歎宣閫既綸虹其于檢法皆丙午生來詩及二丙

謝權守鄭通判生日詩啟

解九夏之齋自恣誤投於世網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擬於仙曹荷邦君意重於岱嵩推家學文成於黼黻併勤饋遺屢致頌言贈我金錯刀增光篋笥報之青玉案徒愧砆慚感交懷喻言奚究

回陳正仲提刑賀冬啟

登望闕之臺黃雲徧覆按屬城之獄綠草羅生盛哉穰簡之祥時乃平反之報共惟某官螭階良史虎觀鴻儒曼倩繡矣時當

剛長晉卿愛日坐轉冬溫郎過四牡之歸丕應一陽之復恭去歲茲辰之禮密近天顏詠明年此會之詩定陪鄒杞方圖馳問已辱摛辭感與頌并意非言盡

又謝生日詩啟以下癸亥

益州刺部固多中和宣布之歌魯泮獻囚繼有耆艾熾昌之寵益仁變素乎於郡國則懽謠交著於士夫敢期德性之好謙反爲部民而致禱龍之唐律薰以班香靈均刱度之嘉走無是也魏野中元之句公則過之在愧感以俱深豈敢陳之能既

謝吳運使時顯生日詩啟

繼萊國而生已愧中元之句憶宣城之舊更驚四紀之年會蹕節之過歸揭雅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稱儗倫然履道燕居幸同休退願歌赤壁共揖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敢陳之能既

答其用寇萊公文潞公事運使蓋已卽宣城所解進士今致仕而歸

復少傅謝諸府啟

疵瑕久積灼然復玷之難造化密庸倏若轉圜之易倍極輪囷之感孰窺坱圠之垠伏念某資稟凡庸仕塵顯美居不思於特立動或陷於妄行言路糾繩殆盈百論宸衷涵覆止伽一詆棄蓋前愆已仍舊貫茲蓋伏遇某官道高遂古動在皇家心同稷契之忠時際唐虞之盛好善優於天下何區區樂克之嫌若已納之溝中美切切商衡之任助聖明之篤舊開老退之冒新遂

使聖居獲刊罪籍班過九棘阻瞻槐位之尊身託一枝自幸林巢之穩其爲佩荷罔既敷云

回衢州章茂獻侍郎賀復官啟

桂冠久矣麗丹筆以獻新出綍粲然指青氊而復舊恩固繇於舜禹助亦假於嚴徐茲蓋伏遇某官念氣類之同篤鄉鄰之好獻可替否每效論思之言噓枯吹生更推奬與之惠致霄雲霄之澤免貽田野之羞方欲馳辭已勤貽問紆丈二之組望之將泚於左馮率三千之臣召伯行登於右相因酬嘉貺併致恍言

賀陳正仲提刑除職啟

策勳劇部加職清輝討前日之班資合程參於藏書重公朝之

名器猶假寧於文談綸綍光華神綏悅懌共惟某官學高游夏文麗淵雲當直上於禁塗倚斜飛於廉使吏民改觀欣戴俟畫技之蕃旆冕注懷佇宣室夜前之席某素叨眷誼倍極惟悰手牘亟馳衷誠莫寫

又回賀綸審察啟

子能仕而教之忠每憩古訓賢在上而引其類首辱褒言未嘗學禮於孔庭乃許觀奇於漢閣此益伏遇某官蒼聯中畫持論挺然今領外臺揚清鋭甚既噓枯於屬吏亦借潤於陳人恐傷公舉之明尚闕私書之謝先勤慶問倍激感悰倘惟高明有以矜亮

賀陳勉仲拜右相啟

庭揚大號國拜中臺名世之生五百年時方際可大學之興一甲子今乃得賢共惟某官德業兼隆文章獨步伊尹衆所咨之道素蘊蓄於胸中韓愈視遷雄之才亶推尊於海內周旋二府啟沃九重甄冶無心器方圓而各遂權衡有信物輕重而皆平該顯面以正朝益同心而輔政方且恢四維而厚士俗闢數路以收人才稷契皐夔回將踵武蕭曹丙魏豈必希踪二十四考之方書前後數公之罕及某雖還初服尚託大鈞願俏沃壤之甿共樂熙臺之化其爲忻幸罔罄敷陳

回甲寅賀冬啟以下二十首並與楊廷秀閣學

起參淚雪之意黃雲入望閑館遊帷之觀白日自長雖節令之衆同在安榮而已獨共惟某官道符剛長性察物成詞章深繪線之華聲譽振黃鐘之響時逢小至慶集大來某特辱摛詞更勤致餽仲尼百樻醴酪無底之清德裕萬羊厭飫有期之產中心積感多語奚殫度雪臺在揚秘監圖中遊帷觀即王隆宮楊所領祠無底酒名所送酒名

賀覃恩轉中大夫啟甲寅

聖主卜大横之兆名卿夢中穗之禾汲黯嘗居是官以諫諍而外補神宗尤重此秩待疑丞之初除公比德以何慙遵登庸其可必屬抱痾之未愈欲請間而不遑輒以懽悰寓之折簡倘冀召驛別展慶儀仰惟高明俯賜鑒察

回賀入新第啟甲寅

市近罌應賴景公而更宅書兼草森荷外監之蜀譬猶衮蓬戶之居時乃棘闈之址當年附驥七十子之同升半世營巢三十年而始有念衆舊迫今而無幾幸兩翁相望以非遥儻因黃堂念蓋公之時就爲雪舟訪安道之計殺雞爲黍嘗停荷葉之芸鳴鹿而歌共話楊侯之舉其爲感幸罔既敷宣

回乙卯賀年啟

正次於王新天子一元之歲未加於卯外秘書三合之年方與運之服新宜貞賢之泰內而況多文爲富直道而行博古通今重漢廷之經席危言讜論發晉殷之酒樽在故事以難聞捨明

公其執稱郎須銀信遂度玉墀微摯攸陳切幸鄉風之舉盍簪莫預遥思櫪馬之嘻惟是勤拳莫容殫敘

回乙卯賀冬啟

景占奎表應一丈三尺於牽牛注就韋編推六日七分於大象翕爾履新之慶萃於博古之儒共惟某官溫厚足以破嚴凝剛方足以祛邪枉聲名遠播符廣莫之雄風壽祉正延同舒長之化日當芸荔挺生之際是絲綸誕布之時拾遺班北極之天方膺異寵冢宰相圓壇之陛更祝後年某甫治書郵遽勤誰願徇盤中之金露醉德孔多飫天上之白羊屬饜何幸未酬盛禮姑致感悰尚冀台慈俯垂鑒察

賀除待制啟 丙辰

懇辭嚴召商賚殊褒旌東觀之儒先拜西清之閣老共惟某官冰霜其操金玉厥躬貫日忠言規模穆尚凌雲藻思步驟莊騷上自兩宮下通四海莫不哀窮而悼屈謂宜德出以橫翔雖越冷熱撰而上征是名異數然歷大少遂而次對誰可同儕豈持素之無人獨起家為有耀詔札密封於泥紫嚴書光映於碧紅朝廷鄉黨三備達尊已壯吾邦之觀官職聲名俱歸詩客更追乃祖之風某心馳賀廈之成迹歎出門而礙念棘闈之宿契懷柏悅之深情手牘所陳心聲莫寫

遠迎啟 丙辰

兼閫騎氣將遂敔關父老懽迎吏民踔躍蓋一佛出世覩共快於爭先豈二人同心馬宜奔而敢後正以衣冠之挂難干簪竊之新在隱顯以差殊非禮文之簡慤高明所昭悃愊何逃仰冀薰慈特加乎察

回丙辰賀年啟

歷紀火龍班高金馬齊耆英於溫洛信古來稀聯法從於甘泉從今以始共惟某官道偕時泰年與德升妙論藥花春頒生於坐上仁風偃草冰澌泮於池中眾人望公如熙臺四時待公如玉燭必也重商門之地豈其遺青笠之心某占詞未成飛輸何速膠牙監尾深思常侍之同新歷舊將竊起東坡之歎其為感

咏莫既敷陳

回丙辰賀冬啟

南溪測景符周圭晝景之長東魯縱心測夢易天心之復當兢辰而考古宜變祉以及今共惟某官無心如迎送之雲觀化應舒長之日名參禁路諒懷憶昨之班使總郊壇預卜來年之屢神人所相福祿其綏某已屏冠裳莫陪趨履沐緘書之賜縢愧禮度之愆忘欣頌交深指陳曷喻

回丁巳賀年啟

頒正朔以示庶邦甫窺堯歷即嘉平而數新歲已涉商正賀慶宜先馳辭散後共惟某官事簡時和德與年增漏水滴除重轉

泰亨之象兼盤香永牘哦元會之詩柳條光泛於名音花塢難牽於野興綵旗簇仗行趨濟濟之朝白獸發樽聲聽嚳嚳之論某鋭欲勤東道之主深恐致北山之移徒耑須詠之情莫寫依歸之志

回丁巳賀冬啟

元后肇禋已受釐於宣室議嗣均逸盡扈於甘泉瞻南極之景長慶西滿之福備恭惟某官仁心夙著剛德時亨律回嶰谷之陰人愛晉卿之日天時已至詔節相催某佇聽先聲將臨近郭剌繡五紋之翳誰能閑驗於女工風流二老之强但願叨陪於宴燕其爲欣頌罔究敘陳

回戊午賀年啟

彩勝金幡曾共漢朝之元會蒼顏白髮今齊稱老之冕年曙室邇而人遙殆形留而神往敢期莞記亟治書郵共惟某官德逐歲新名隨日起春風和氣坐銷客子之塵心御柳宮花難狀詞人之妙語佇傳深嚴之直參裁寬大之書某久矣遊從竊爲閒闊郊關相望莫陪眞率於耆英酒醆前陳乃幸厲屬於盛德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回己未賀年啟

一元歲之始漢頒寬大之書五福壽爲先魯獻熾昌之頌當國家之圖舊緊年德之加新共惟某官膏雨蘇枯仁風解凍經三

三而成趣時逢花柳之春卦入八而終篇稱應乾坤之泰運驛召遂押庭班某長疾龍鍾載書猶豫千漿先饋敢爲列于之驚六鷁退飛竊鄙於陵之願其爲欣荷罔究願言

餽歲小啟

芳歲將除椒觴載舉盍簪喧焉恨阻勝游對酒愛鵝首蒙厚德不腆牲餘任塵庖廚物雖微而誠在焉施已豐而報何有尚所容德未審若何

賀致仕啟　己未十一月

掛冠神虎錫馬康侯職在紫青榮陞四等秩參黃散優進一階詔綍光華縉紳歆豔共惟某官直方如伯起清剩如公權準易有執戟深湛之思爲文無盤川輕薄之體具古今之全美展華夷之盛名延登可期勇退何果風月三千首重繼翰林休閑二十年定追洛社盍意新者宜拘齒宿而德邵者常在年高優被游哉休矣美矣見故人而一笑時揮鶴禁之金逼大道以三盃日飲墅岡之酒某游從最舊出處頗齊前進士同稱猶記曲江之宴故將軍相過任從醉尉之呵願言侑壽之昌永作斯文之重

賀己未冬啟

子月四時之首周得天正黃鍾六氣之元漢爲律本惟昔重陽剛之復今茲宜賢德之亨共惟某官道與時行福同晝永治養

潑茂灰之勤文衡量圭景之長砌下芸生記遂山之舊長隴頭梅放北窻賓之終調戲藏陰壑之冰閑嚥晴窗之日甫也候兩院寄五更三點之篇牧之勉阿宜祝十紙一箱之讀某未作南溪之泛先勤北海之尊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欣感交懷敢陳罔既

賀庚申年啟

白二十日而爲春喜重添於閏月億萬斯年而啟運慶五值於初元阻陪後閣之賓遙致先盃之讓共惟某官氣調玉瑩骨清青陽聿來嘻嘻之祺胥樂熙熙之眾柳催槐泛記絲光日彩於東宮珮解簪抽想名號風儀於西洛顧風兒時中之道重起趨泰內之朝亦惟舊人共政之圖歸趁新年太平之賀某居鄰老伴每辱先施出丙入丁幸附壽星之次乞漿得酒載欣申歲之臨頌咏攸深指陳曷喻

賀郊恩進開國侯用子封通奉大夫啟　甲子

文帝席前爵賜通侯之貴魯公拜後階陞三品之崇亶惟國家之榮何但鄉閭之慶某幽憂所萃贊喜弗先徒深羨慕於再三姑述悃誠之萬一

又賀增秩晉爵啟

共審秩漢皐衣執周穀璧彰前旒之念舊燕疊組以俱新行下清輪玉登槐位某杜門衰疾賀履邇綿徹布懽悰仰祈炳鑒

謝臨慰啟　甲子

內助云亡外姻未至首紆緹騎遐顧素帷既陳德人一束之芻復枉于舍三株之樹屬攖纏於拙恙阻摧謝於高閎救民有喪公不愧谷風之什刺人無禮走爰逃相鼠之譏姑俟登平之時自歸泉緩之罪謹令駿息先布忱言仰惟台慈頫賜證察

回蕭郎中親書

渝川螺水密聞雞犬之聲樞筦風池憶送夔龍之集聚風陛於雅奘盡肇講於嘉姻玆承親家國史大著郎中長令似監倉承事業茂清修稱玉笥神仙之裔而某長孫女十七娘性存柔順知召南法度之循敢緣聲氣之同妄意琴瑟之好遠勤厚禮有華用雁之儀何幸衰宗將竊乘龍之喜不腆回幣具如別紙

與胡季解求親書　壬戌

託契先公嘗遇蓁林之宿依仁大族久陪鄉社之遊將爲徽纏之圖輒致求婚之請伏承親家通判左藏第三小娘子婦儀夙著有采蘋南澗之荼而某姪承事郎新監隆興府黃米倉某家訓粗遵無坦腹東床之倣飾行人而聽命資薄幣以馳誠劉范世姻庶益堅於永好崔盧門戶尚何假於他求不腆之儀別緘具載

平園續稿卷十六終

狀

謝潁守 以下俱謝賀生日狀

老逢初度彌追感於親庭誼篤鄰居乃寵貽於樂府粲然新句賁此衰蹤謂周雅之清風永懷何已歌楚人之白雪賡和固宜

謝寄居通判 丁巳

老而不死方永慨於劬勞愛之欲生乃曲形於褒借穆清風而作誦祈黃耆之維祺粲羣玉於西崑病眸空拭銷大鏞於東序俗耳彌驚愧感交懷敷宣罔既

謝路鈐路分 丁巳

生我劬勞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過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邱山正聲諧於金石穆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踪之弗稱但深銘佩莫究敭陳

謝憲司提幹檢法潁州路分將官教授五人共詩一首 壬戌

特紆厚意遠謬賤生合六律以諧聲粲多儀而設醴自慙朽邁曷稱吹噓惟傳存盥獻之規且禮著往來之訓紅羅不腆聊資碧線之抽絲綺甚華殊乏南金之報其爲感荷罔既敷陳

謝部英德之綱 以沉香并英石爲壽賦詩

分奇芬於海上已薰班氏之香列遠岫於窗前更咏謝公之句有華二美來壽一夫惟愧感之交懷豈敭陳之能既

謝李賀州綱 以下俱癸亥

老矣鮐能豈初生之尚記粲然有接何舊好之彌隆形妙語於篇章列多儀於香幣三復頌言之美載深悚感之懷

謝潁州齊發判 天覺

月宿南斗偶類韓公之生穆如清風過勤吉甫之作顧秉除之何有視頒好以多慙稍正則之名方悲初度致敬恭之幣姑繫未將感悚交懷宣敷罔既

謝潁州趙路分主管提幹檢法教授

竊以負之六射悵永感於顏齡作者七人辱聯成於傑句嘉果

餘奉而佾酒妙香庭燎以兩年爲禮既備嘉奇情良厚降非正則方慙初度之名實在敬恭聊假未將之幣其爲悚荷罔既敷宣

謝鄭通判 臨

靈均初度之名久茲永感魏野中元之句富矣嘉言正深饋鯉之悲乃屈屠龍之筆海沂康矣盡歌別駕之功吉甫穆然反辱清風之誦中弸積愧倒置多慙

謝黃經畧王南劍鄭通判徐提幹

揆嘉名於初度每感劬勞生上相於中元敢聘賢哲荷高情之縷縷形善頌以殷勤歌明月之章已窺藻思穆清風之誦更滌煩襟欣感交懷敷陳奚既

致仕謝守倅寄居乙卯

特勤杜駕俯慶垂車俶掛衣冠阻趙棨戟餘官作屏者其爲愧感罔既敬宣

謝楊守門送上塚丙辰春

籲以岳牧下車將禮神而風駕州民上冢乃飛蓋於晨門佩謙德之加隆激懦衷而增愧

謝趙守門送上塚

歲時掃墓是爲野老之常車騎塞塗乃屈邦君之重不遑拜辱但劇懷慚

慶禮賜粟帛謝太守己未

特枉前驅敬宣上賜昭二聖交敬之慶示九重優老之恩榮幸良深敷陳罔既

復少傅謝監司癸亥正月

某祗奉新綸寵還舊秩赦過宥罪仰自聖君之仁噓枯吹生外由膚使之助緘書先暨感臆增深

益國夫人喪奉謝守倅甲子

日頃悼亡迨茲送往曼勤匊奠仍製薤歌前驅遠出於祗闕厚禮倍光於阡陌永言感愴難盡敷云

黃侍郎支 遠迎丙辰秋 以下俱遠迎狀

茲承厭直禁嚴出臨征鎮按壤毒暵於法從齊民諒偃於德風

劍北病衰阻於廷謁先勤告至倍極馳情

趙守

茲審九重臨遣千騎鼎來屬得謝以里居阻爭先於郊勞其爲企詠難盡名言

孫侍郎達吉

茲審榮剖竹符暫歸梓里屬緣老病不獲攀迎先辱惠書第深懷感

監司

茲承使節行按屬城方掛朝冠阻干宴謁其爲企詠徒劇襟悰

同前

茲承蕭持使節行按列城屬當退屏之時阻快爭先之覩其爲愧悵罔既敬宣

張憲行郡

茲審奉詔按刑揚帆及境既阻爭先之覩首勤告至之文愧感良深喻言奚究

同前

兼閫使艦行按列城屬以抱病阻於納謁先勤告至第切感悰

同前

茲審衣繡祥刑揚舲按部屬緣拙恙阻造行台愧企良深敷宣罔既

葉憲

茲審某官蕭振使華按行封部屬養痾於私第阻絕謁於公門
懷企兼懷敷宣罔既

葉憲改江東

茲審某官寵膺新節榮慰舊封雖快覩之未遑喜先聲之已至
其爲欣企罔罄敷云

新贛州張舍人貴謨

茲審某官榮擁使旌經從隣壤雖不遑於迎謁倘有幸於披承
先辱緘封倍深感膽

前廣州趙帥 時逢

茲審力解閫寄歸奉內祠屬以臥痾阻於造謁先勤惠翰倍切
感悰

林侍郎 大中 被召

茲審顯膺召節已及近郊屬以臥痾阻於造謁其爲瞻企未易
敷陳

胡侍郎 壬戌秋

茲審報政番禺領祠廬阜望鳳笑而在邇想鶴首以馳情先辱
惠音倍深懷感

謝太守楊秘書方初到 丙辰 以下並謝訪及狀

竊以榮戟初臨身驟棲於德宇衣冠已掛迹久掃於公門敢期
貴老之仁不責致恭之禮枉旌旗於巖尹實慚杜甫之才置蓬
水於漢陽空効任棠之意其爲感愧罔既敷宣

太守初到任 案院本以此首爲前題之文而
佚去前首並缺此題今校正

竊以簞壺塡道傚襄刺史之惟幡蓋及門首訪野人之宅荷撝
謙之有甚念往拜之無從愧悚交懷敷宣罔既

賀禮尚 丙辰春

恭審寶龜獻兆銀菟分符條教一新士民胥悅屬撥痾而歸軌
阻挾剡以登門欣頌攸深名言曷既

又

茲承涓選剛辰肇開盛府自惟野老燕賀厥以末由誰謂邦君

雁及門而至再深諗執謙之德難逃失禮之譏感與愧并意非
言盡

楊守任滿 丙辰

初聞解組便合臬裯正慙瞽力之愆反辱高軒之過其爲感激
未易敷云

趙守除廣東憲

茲承榮解舊麾光膺新節特勤寵顧倍激感悰

皇子誕生謝守倅訪及

恭以元子誕生普天賴慶先勤寵顧倍激懽悰

俞漕

茲承升華內閣易節外臺寄委益隆士民交慶特勤寵顧倍激懽悰

趙守謝批考

茲承已書上考行踐中臺阻慶黃堂特勤皂益其爲欣感豈易敷云

鄭倅權州謝雨

竊以一雨隨車方謠甘澤雙旌杜駕更詢清風佩謙德之有加激感悰而無敭

倅交印

茲審涓辰洗印浹境均懽已掛朝冠阻趨公屏其爲欣愧交集

襟悰

同前

茲審涓辰惟吉洗印云初坐阻造門首勤迓趾永言欣感交集

襟悰

倅交割

茲承榮解印章寵臨蓬蓽感執謙之過厚愧修慶之未由

同前

茲承貳政成功四民交慶阻修漫刺特辱冰銜愧感交懷敷宣

罔既

路鈐交印

茲承撰良洗印擁騎過門屬以抱痾阻於展慶其爲欣感罔既

敷宣

同前

茲承榮解印章言歸殿陛冰銜寵遷感荷良深

同前

茲承俶解印章將趨環衛責存斯厚欣感交懷

倅權郡

茲審鞏高牛刺榮領左符坐阻造門首勤飛翥其爲欣愧交集

襟悰

同前

茲承就領郡章阻干賓贊特勤寵顧但極感悰

同前

茲承榮裕州符益隆德政阻干賓謁但極懽悰

同前

茲承已合左符尚分牛刺特勤寵顧倍激懽悰

太守謝送生日

竊以弧矢四方尚缺生申之慶弓刀千騎坐勤訪戚之謙愧荷交深名言奚既

同前

竊以神嵩生甫大昌儲萬豈惟藩翰之良時乃邦家之慶瞳奉

千齡之酒先勤七寶之茶更屈顧臨彌增感頌

丁守謝諸司薦

茲審諸臺列薦總計明揚方遲召節之頒先枉使旌之過其爲欣感交集襟悰

趙守轉官

茲承策勳螺滌增秩頒川未展慶儀先勤盛禮其爲欣感未易敷云

趙守除利路憲

茲審耆齡習吉符節交輝阻慶賓筵第深愜志

趙守子過省月望

茲承鯉庭得雋龍節增華適當既望之辰過沐先施之禮其爲欣感罔既敷宣

郊赦守倅

吉土肇禋溥天賴慶首勤寵顧同激懽悰

丁守被召

欣聞嚴召阻綴賀賓首辱顧存倍深悚感

湯倅轉奉議郎

茲審議郎博士已陟朝班除書德音郎裁帝制禮勤左顧感極下懷

楊待制

一掛朝衣久停賓謁杜門幽屏垣短難於自踰擁騎光臨輝長有所不及倍感眷存之意賤裝晚懍之懷

楊閣學

茲審璇宮鳴玉遽趨學士之班寶帶兼金寵厚儒臣之禮賀屋未容於亟往御風已辱於來游快覩爭先雖有披雲之幸敷莽敢後寧無策馬之慚

贛守張舍人

時屆隼旟阻瞻鷁首雖抱樂且有儀之喜實慚來而不往之非其在感藏曷勝言喻

黃漕

茲承榮持使節俶拜除書特枉芳銜阻干賓謁其爲愧感未易敷陳

黃經畧得祠

茲承穆卜辰良俶均祠逸禮勤左顧感極中藏

彭常德轉官

茲審奉十行之詔冠六品之階言念衰疲阻修慶謁先勤寵顧第激懽悰

又轉朝議大夫

茲承榮遷元士特枉芳銜屬以抱痾阻於追謁其爲欣感何易敷陳

又轉中散大夫
慈寧詔班宸階正卿聯屬以臥痾阻於修慶特勤榮問倍激
懽悰
廣州胡侍郎紘
曲荷台慈俯臨陋巷倒屣喜瞻於芝宇曳裾阻詣於蘭舟愧感
交懷敬宜罔既
守歲正月望
竊以鶏火中星蠡甯泛粥牙旗穿市雖暫輟於簪頭御宴傳柑
行進陪於班首曲荷顧存之厚就伸頌詠之私
三月旦

竊以告朔惟時宜民介祉屬養痾於私室阻修慶於公門頌詠
良深敷宣罔既
三月三日是日初送新火
竊以月紀季春燧始鑽而首暨日逢上巳水未禊而先臨念賓
謁之無階宜感悰之有甚
四月旦
竊以節紀天祺氣迎夏令當公儀之屢講乃私禮之交修其在
感藏若爲銘敘
同前
竊以清和應候適當告朔之辰豈弟宜民丕受對時之祉兼由
趨慶第切冤情
望日
竊以日臨甲子月滿望舒推豈弟以宜民對清和而介祉禮勤
左顧感極中藏
五月旦
竊以日永公堂喜來登於農黍風薰廣殺期歸和於帝琴念慶
謁之無從辱顧存而有愧
同前
竊以日永慶霄律中蕤賓之朔風薰樂土福歸慈惠之師屬以
抱痾阻以修謁其爲頌詠罔既敷陳

六月旦
竊以律應林鍾慶歸良牧屬緣老病阻造公門頌咏殊深敷宣
罔既
七月旦
新秋叙屆阻瞻召伯之棠舊好彌隆特枉魯侯之駕敬佩謙勤
之意交深感怍之懷
八月旦
竊以蟾宮生魄熊軾停驂屬此負茲阻於倒屣仰銜眷念俯極
感慚
十月旦

竊以良月應時眞賢受祉屬緣老病阻造公門頌咏徒深歡宣
既
十一月日
竊以開藩浹月肇新視朔之儀飛盖凌晨遠紹顧盧之誼莫遑
造請徒極感惕
十二月日
竊以商正奮若泰朥嘉平黃冠正賴於蜡賓阜盖特勤於熊載
其爲感愧罔罄歡云
十二月望
竊以嘉平既望春意將回阻講慶儀第深善頌

太守年節
竊以月正元日春王三朝瑞先舜牧之班珍奏漢京之貢阻陪
掾史祇造廟營但深欣頌之懷莫究願言之素
同前
竊以象測璿璣斗柄肇回於蒼陸氣調玉燭春風初入於東郊
慶良牧之履端對昌辰而受祉阻平賓謁徒致頌言
路鈐倅寄居
竊以歲時肇始品物咸新宜集殊禧式符交泰屬緣歸軌莫獲
造門頌咏良深歡陳罔既
太守冬至
竊以衛兵森戟盛陳亞歲之儀野服黃冠莫預初筵之客方展
公函之慶已勤都騎之臨愧感交并名言難盡
同前
竊以衛兵晝戟有嚴亞歲之儀野服黃冠莫預初筵之客遄致
錫還之祝允符來復之占諮頌所同敷陳奚究
同前
竊以黃雲在望何勞魯觀之登白日初長已著晉卿之愛諒不
膺於祉福即歸咫於禁嚴屬此杜門阻於扣閽徒深頌咏莫究
願言
同前

竊以潛陽復兆景運圭長弟久乎祺祥允集屬義捐於私室
阻挾刺於公門頌咏攸深歡陳罔既
同前
守倅賀冬
比逢國故茲值陽新阻修亞歲之儀但祝自天之祐頌言斯至
宣述奚周
倅冬至
竊以潛陽復兆景運圭長弟久乎祺祥允集屬義捐於私室
阻挾刺於公門頌咏攸深歡陳罔既
同前

竊以潛陽復筦欣逢小至之辰荒徑荷鋤阻致大來之慶其爲欣頌罔既敬陳

同前

竊以愛日踐長吉人介祉禮勤左顧感極中藏

同前

維時亞歲儲祉吉人過沐顧存良深感頌

趙參議

竊以潛陽復筦欣逢小至之辰衰疾負茲阻致大來之慶先勤華翰備論撝謙願承天地之心永受子孫之養其爲欣頌罔既敬陳

回太守賀臘雪

竊以春元將屆頻銀信於嚴宸臘雪先飛留金榎之大惠未展黃堂之慶乃勤卓盖之臨愧感交懷敬宜罔既

同前

茲以臘雪應期豐年兆瑞臨存甚寵欣感交懷

同前

茲以嘉平紀月微密應期阻造梁園首踵袁戶其爲欣忭未易敢云

謝太守立春

竊以下寬大之書初行春令庶循良之績即慶堂言遇辱顧存第深頭感

同前

竊以芳春甫屆瑞雪先臻諒和氣之素充致嘉祥之併集特勤迂顧倍切欣榮

謝楊守方移廚以下俱謝移廚狀

竊以白屋始開許攜於嘉醞黃童爭看共掃於漁磯承旨眷待之殊倍切感欣之至

同前

茲者特飾行廚首陪式燕設一宿之醲良愧穆生合五侯之饋更懇櫬護不遑往拜徒切歸仁

同前

竊以秩衛武之初筵儀方抑抑設穆生之甘酒禮過區區仕竹裡之行廚轉芳饗之冬日其爲愧感罔究名言

謝上元

特枉行廚許陪坐席煥華燈於俎豆加餘惠於輿臺念往拜之不遑第懷懇而無已

丁守

茲承驛召鼎來未陪偉餞隼旗猥至先啟華筵愧感交懷敬宣奚既

趙守

特勤車騎光賁草莽禮設移生厚甚元王之意饌備嚴尹欽然杜老之歎感愧交深敬宣曷既

十月

竊以冬日破寒已賴晉卿之可愛行廚治具更勤蜀尹之交歡所愧西都之賓莫酬東道之主寸心易感尺牘難周

謝趙守相過賞花

花開紅紫已賴春風轂駐朱丹特勤都騎無杜老交歡之篤一辱淮陰肯過之再三感愧兼懷敬陳曷喻

答趙守投謝狀

野燒山看期摻思人之秩繡衣金節坐勤衛袖之書愧感交懷

名言莫盡

趙守

茲承已拜使華未伸餞禮先勤治具益厚交情感愧於中敬陳奚既

鄭倅權郡

竊以居類少陵鋤江頭之草逕禮加嚴尹簇竹裡之行廚有華白板之扉無愧黃樓之會永言謙施倍激感悰

權守

託枌榆之社未展必恭近蓂菊之辰先勤致敬有輦車從頂戒食期雖盛禮之難當顧清談之願聽惟慙飯顆莫稱侯鯖坐深愧感之懷仰冀融明之照

權守開樂

久辱鄭莊之眷忽驂馬以請賓今歌衛武之詩設鼓鐘而飲酒愧匪有名之士輒當初秩之筵禮過茲隆感慙交集

謝移廚後訪及

竊以杜駕肆筵已慙盛禮飛綏三顧尤佩勞謙阻修下客之券但積中心之感

同前

暴枉旌幢龍臨蓬革既屬屬於盛德仍敎佩於勞謙往拜不遑懷慙滋甚

同前

竊以獻南岳之嘲正慙鼻祖置長安之驛幸際耳孫既莫稱於百遍復屢勤於千騎茲爲悚感豈易敷云

楊守 方任滿訪別以下俱謝訪別狀

竊以黃霸再臨人侯入年之久仲尼既用政成期月之間何紙鼓之興歌已驅駒之趣駕自愧華車之老阻陪臥轍之叱悵恨於中諭言曷究

王倅 淹任滿

茲承監州底績解印還朝屬此屏居阻於祖餞過勤別刺倍極感悰

張憲垓行郡

行在使車寵貽別刺屬養痾於蓬戶阻祇餞於津亭愧悚交懷

敬宣罔既

彭守漢老赴常德

茲承之藩卜吉擁騎告行方事藥囊莫陪祖帳其爲感愧罔既

敷陳

斛倅僖赴調

茲承入朝天闕訪別草廬久抱微痾阻陪偉餞其爲悚感罔既

敷陳

趙憲善鐃赴利路

茲承印郛叱馭欲繼昔賢驪駒在門莫留去轍載披別刺祇動離情

梁守京奉祠

聯事熊湘嘗託子孫之契持麾螺浦幸依父母之邦承歸奉於眞祠阻追參於偉餞其爲悵戀罔罄敷宣

湯倅璹任滿

竊以邦國不容功成別駕驪駒在路歌動諸生坐深賀下之情行聽留中之詔特勤營從倍激感悰

胡侍郎紘經從

隨高在岸禮已闕於將迎浴鳳於池勢方殊於隱顯三復泳懷之辱載深芒背之慙

邑後學歐陽棐介卿重刊

記

賞心樓記　一名東樓

二水中分白鷺洲李翰林金陵詩也今白鷺賞心二亭連延城上元豐中蘇翰林賦長短句送王勝之仍題杜云江山之勝傾想平生名遂傳於天下廬陵亦有白鷺洲書院臺直其首鄉治也堆勝樓當其腹驛舍也登臨勝槩雖亞金陵然非騷人所能至盡求之於造物之無盡藏乎乃市民居創小樓介於二者之間借其名曰賞心且少陵江樓語也衡不盈三丈縱又去其一

惟費省故成速盡洲之項領也目力所及覩青原堆勝十得八九而無隔禁可以日涉詩不云乎于胥樂兮願與鄉人共之安知來者無二翰林之才爲余賦之也慶元元年二月日

蜀錦堂記

予以紹熙甲寅十一月遷新第葢本郡貢院舊基也東偏貢園故歙地勢坦夷名之曰平種海棠數百株蟠根老幹強從以來中爲堂叁間南向重簷承霤東西兩檐弗陋弗奢明年花開如錦繡予與十餘客縱目其上皆問何以名堂予曰未也客試名之或曰公昔以布衣舉送此地今官一品而居之非錦衣晝行乎予謝曰此安陽韓忠獻故事君毋戲我客又曰公皆以天子命兩帥鄉部縱遊忠獻豈不如朱買臣則又謝曰予惟不才不敢以引綬爲榮四年之中再命而屢辭賴聖恩從欲許以銷印亦非買臣比也衆客於是合辭曰公胙蜀土於今三朝花滿錦城分派茲圃儻不欲自比前人盡以蜀錦爲名上因寓公下指花耳公意何如予謝曰客既合辭予則無辭乃不果辭慶元乙卯三月望

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

造舟爲梁文王初爲西伯創物之知也人到於今賴之漢儒薛爾雅乃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游是說也謂辨尊卑可也河橋何與焉郭璞既誤以爲周公之言孫

炎又從而爲之辭其失詩雅之旨遠矣吉之郡邑大率瀕江浮航於水加板其上聯屬綿亘以達於岸人之往來其道如砥覩招招舟子爭濟於風濤之中險易勞逸蓋相萬也安福壯縣江西湖南之要津水出瀘溪滙於鳳林其廣三百尺是橋不知起何時姑以近事考之元豐縣令上官公顗崇寧縣令上官合增修於二十年之間邑士歐陽安穆名橋曰上官者從其姓也紹興庚申令韓邦光復修之鄉先生王公庭珪名之曰鳳林者因其地也淳熙丁酉令徐輝又修之邑人劉浚易名濟川則諂矣夫一橋在北門纔百餘年四修而四壞何也吏惰財殫葺不以時或葺矣弗良於工故易壞也慶元改元令施廣厚適逢其壞

而尉陳富復能奮身任責相與掄材選工舉大舫二十而新之治鐵爲纜絙竹爲筏圖惟悠久之計士民咸出力相其後起於季冬成於仲春會太守楊侯方新至助錢十萬仍歲留征商送州之餘爲後日營繕之備章吾故人子也請記其事於余曷月行授代去矣安得不爲一言夫利涉之功徵公家不能成雖成必壞者物理之常也郡邑無終窮守令有更易坐視弗恤其壞也速未壞亟葺其費也省今令尉幸舉職二千石又設儲時其虛盈周矣徒法不能以自行顧嗣音者何如耳因爲辨漢儒之失揭鳳林之舊使後之人知公家之利非一族所得私若濟巨川非一令所當擬必也即渡名橋隳壞隨葺乃百世不易之道也

二年三月十五日

廣德軍重修譙門記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綿之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爲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之皐門雉門爲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皐正門爲應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司農孔頴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皐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制二兼四特褒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義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爲王門在岐爲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疑焉本朝節藩督府參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以高爲貴始皐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者於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昕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爲軍名隸江東實隣浙西素號樂土熙甯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爲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

子魏侯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支傾補漏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棗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興謂萬乘行在吳中郡乃近輔華麗宮巍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鑿材儆工興役於暮春落成於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嘆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屢謝不敢而請益勤姑爲考衆說之同異而識其歲月如此明年戊午三月

萬安縣新學記

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不可一日廢學校其可一日緩乎雖然此

王政也故凡君國子民教學爲先而世治則制度在上虞夏商周皆立大小學於都鄙諸侯之國亦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者是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禮失則或求之野故往王朝者多有不悅學之說以及其大小列國如鄭而青衿不至反朝夕游於鄉之校者是也或疑論語一書如帝王歷數之授受邦國政事之得失大而道德性命之要小而衣服寢食之節罔不及之獨於學校曷無問答抑嘗深求其故乎司馬遷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淵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故當是時或問爲邦或問爲政以至祭祀朝覲征伐盟會治民折獄之類講習之已熟切磋之已至往往隨其

才器各底於成舉而措之事業斯無難者是則傳道育材不在乎辟雍泮水而在乎杏壇之上洙泗之間也久矣又何問焉宋興藝祖方四征不庭已數幸國學欽崇將聖親爲之贊列聖繼志百善始京師縣內及外至於慶歷學校遂徧天下釐祀先聖先師於學古也後世郡國廟事而已復古之制且及於邑則起本朝若守與令敢不敬承吉之萬安自熙寧五年爲縣令將百三十載而學凡三徙士不以爲然慶元戊午夏四月知縣事宣教郎王牒師道實來政知後先首闢龍頭書院遂議新學相方視址捐直與民得地二十餘畝以明年三月壬子僦工盡十月而殿宇學舍皆成經史之閣左右生之齋內之庫帑庖湢外之門閎垣墻邃深爽塏幾亞郡學費緡以萬計皆士人所樂輸而官以餘財助之且爲經畫悠久贍給之計纖悉無遺往來者但覩其成而不知其所以成也諸生請記其事某惟夫子教人非可以一言而盡其論行藏亦豈一端而止然必學成乃許以仕故說漆雕開之對而惡夫賊費宰之佞豈嘗使人以政學也哉粵自王道衰而異端作霸者之後有楊墨楊墨之後有縱橫有申韓有黃老有諸儒之專門至漢唐以來又設科目以取士士方拘牽時文或不得一意於學今國家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武之道是適爲士者雖藉舉業爲入仕之階然平居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自洒掃應對而充乎孝弟忠信由

聞見卓約而極乎高明光大蘊諸中者既不爲淫辭詖行所汨則行諸外者亦何適而不可故施之試程非駁雜之辭進爲師儒得模範之正臨民則爲良吏立朝則爲名臣舉不出乎素學於以副治世化民成俗之德意此則賢令承流宣化孜孜從學之本心也可不勉歟若夫江山之勝棟宇之備與夫竹木工役之多寡宜勞協力之名氏令也能文自詳記於碑陰此不復云

六年庚申五月旦

墨池閒記

唐垌字林夫翰林侍讀學士彥猷諱詢之子錢塘人熙寧四年上書合時宰意用臺薦驟得御史裏行明年二月擢諫官八月

復越班諭時宰蒲莞庫廣州徙監吉州泰和縣鹽酒稅自公退食學書於官廨池上後數年山谷黃公爲令賦絕句云攀檻朱雲頭欲白不知流落向何州空餘前日學書地小閣紅葉取意秋至元祐中蘇文忠公守杭林夫適赴武昌公得其父舊詩次韻送行有聞道黃門有父風之句謂父子皆善書也今令朝奉郎卓洵恤事三載每葺縣庠增置博士弟子員通四十人教養課試一視侯類左序東偏接林夫廢廨故沼尚存乃闢其地創閣三間爲諸生遊息之所用漢張芝故事榜曰墨池著其學書之美託予爲之記夫書雖一藝古人猶不苟如此推而上之進德修業豈止收翰墨之功而已或謂林夫進銳退速亦可取乎

予曰吾夫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林夫少年時雖異乎中行要非碌碌之士故陳襄述古薦之於經筵而山谷追美於已去之後蘇公復以詩贈別至卓令又表而出之學者其知所擇哉山谷以元豐三年庚申宰泰和辛酉歲方上絕句題十一月已卯蓋壬戌年是月二日也又明年十二月移德平鎮而去治慶元庚申兩甲子矣三月庚辰周某書

贛州贛縣重修學記

皇朝立學徧郡縣縣有附庸有支邑人之言曰支邑距城近者百里遠則倍蓰賦租征權間得移用學校之修既已非艱而其士又以城闕爲遠故庠聲序音自振於一邦附庸則不然賦租征權守皆統之士方率於郡庠爲令者因得藉口學校名存實否人亦不責備也慶元三年冬奉議郎司馬蘧來爲贛宰深閎其說謂郡庠教養舉限以員今十室必有忠信而曰野無遺賢誣其下也上臺戒横歛州家不苛取邑之財用有定名或漁於吏或費於後而曰力不及於學誣其上也民之師帥當如是乎於是節用度核隱欺首葺大成殿次飾講堂齋舍凡重門修廊下至庖湢之所器用所須無一不備舊廩歲米二百斛緡錢僅以百計經營三載括六鄉間田之所入益錢至三倍既有養士之費則請於州選補生員寢食於學月書季考一守成規春秋奠獻如式文風郁然遂爲外邑之表代更有日書來請記予聞

記有二說不贊聖人之道則勉諸生以學音在皇祐賢令大理寺丞王希肇正廟學太山孫復碑紀其實謂夫子道被萬世非假稱述遠嘉祐中著作佐郎錢公輔尤號賢令學政益修每以上之教化士之講習告諸人臨川胡掾大書碑陰即而讀之思過半矣予尚何言姑舉司馬君之說附先賢之後使來者知温國胄緒爲政如此非俗吏所能爲也尚嗣音俾勿壞六年十月旦

梅州重修學記

南海屬郡潮爲大潮之屬邑程鄉爲大五季僞劉升其地曰敬州國朝避今祧廟諱以梅易敬熙寧癸丑嘗踰潮後十年復初紹興丁巳纔五年又復甲子潮固矣雖曰僻在嶺表而自唐元

和末韓文公守潮首置鄉校謂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命趙德
督生徒程鄉秀民固在其中至元符初垂三百年劉忠定公又
諭於梅每謂語不妄然後可入於誠諄諄誨學者益天以兩賢
嘉惠茲土舊矣故其士醇其民樸喜學校以教之尤不可已異
時二千石自四遐相易而至土風未遽知政事未易修凡所設
施多在累月之後幸無移徙宰制安意營職亦不過期月已迫
合符正使心乎教養而爲之也難今劉侯則不然侯潮人也梅
治程鄉猶本郡也初仕即尉此習知其風俗周知其財用況大
父伯父再世登科故崇儒之心切而爲政之力易下車以慶元
五年之仲冬越明年閏春之朔即增飾學宮新十哲像偏繢從

祀凡齋舍職事位下庖湢之屬悉加於舊廣學田增生員別創
小學四齋絃誦之聲日聞前守陳自修始以忠定公配享文公
至是各爲之祠以瞻以儀厥仲夏告朔合僚佐矜佩二百人慶
其成於是教授林陶掾曹姚得明程鄉令李昌齡歌詩三章章
十句以美之一章頌侯之來榮也二章樂庠序之新也三章欲
人才之興也其歌曰孰不爲邦孰守其鄉如被錦衣耆衍輝煌
侯曰上恩曷敢弭忘何以報之俾民向方言葺泮宮於鄉有光
蔵歌曰宜聖南面珠旒衮章十哲侑坐羣賢繢廊六齋分列小
學峙傍談經議道春祠秋嘗我侯戾止率由典常又歌曰閭閭
諸生振鷺來翔詩書禮樂游息修蔵勉爾行業爲時俊良拜稽

於隨毋嬉以荒三歲大比用賓於王歌既闋僉曰允哉仲來視
予嘉其有美而有勸也併紀歲月遺之他日與計偕者依鹿鳴
歌是詩傳而上聞非此邦之盛舉歟侯名渙字伯順今官朝散
郎十月日具位周某記

按知聖道齋本於越明年閏之下註此處有脫簡下按之與也云云今從翰院本校補

梅州貢院記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時未可爲不爲可也時既可爲不爲可
乎降漢迄唐因郡國大小定貢士多寡本朝接五代之亂鄉舉
寂寥士試州治未有閎棘糊名之制由廣而東去國滋遠厥初
合一路纔貢一士涵養二百餘年人才始衆梅之置州適後他

邦在法士不滿百併試傍郡貢院之不設時也連舉大比至數
百人預薦者五或即郡庠或寓驛亭始苟簡成之終勞費葺之
今太守朝散郎劉渙節用儲財肇新試闈亦時也相攸度基廣
十有二丈深三十有七丈市竹木於龍川擇梓匠於汀贛爲廳
堂各五間其崇二丈五尺廊屋十四間內外門各五間彌封謄
錄東西厨屋總十間隔街有溪限以編戶厚價其直撤而葺之
洞視山川之秀溪中有百花洲創佳致亭於其上興工以慶元
六年六月壬辰訖事以十一月丁巳匠以工計者五千有奇雜
役則募閑民用磚十萬葢瓦倍之錢以緡計者數千米以斛計
者累百越十二月朔行鄉飲酒禮發焉程鄉令李昌齡予里人

也以書道本末且曰州惟一邑向也百役所仰今俟甫修學校又爲是舉成規定於心餘羨出於州科調毫釐不及其屬願紀其實以彰其美恭聞太宗皇帝端拱元年放進士二十八人有古成之者預焉雖家廣之增城後徙於梅其四世孫革遂登鄉聖進士第元符三年蓋奎繼擢丙科政和二年則有劉中紹興十五年復有羅振四隣望之指爲士鄉又況戊申策士維揚而潮人禮部尚書王大寶廷傳第二於梅本同州丁丑奏號南省而惠人秘書郎張朱卿名冠淡墨於梅爲同路兩賢舉問既過人而立朝持論並爲當世所稱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他日取巍科繼前修尚毋忘二千石作成之德明年正月日具位周某記

平園續稾卷十八終

[illegible]巳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記

泰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

聖人成民切矣既撫之以仁又惠之以政尚慮天降之災人爲或弗能給則致力於上下神祇周禮太祝掌六祈是也至小祇復載其目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凡民之所願欲尚有出於此者乎自釋教盛於中國故又即佛廬而致禱焉蓋神能變化無方佛能攝受有情其爲道雖不同精誠可格則均若乃聰明正直廣大慈悲兼而有之惟袁州孚惠

廟二王爲然王兄弟皆龍也自晉永嘉宅仰山之獺潭至唐會昌三年益五百餘載有僧號小釋迦名惠寂者來自柳州卜庵此山二王欽其道行施山爲寺而徙廟堵田今寺以太平興國爲名其上廟基存焉治平元年郡人李觀嘗爲記刻石神之歸心釋氏固已昭然而巫祝恃牲牢以爲利流膏割鮮神或厭之迨元祐六年住山佛印禪師了元卜於神曰血祭乎蔬食乎神曰蔬食哉厥後謁廟者遂以伊蒲塞爲饌張丞相商英適漕本路又爲之記功利及物逐日以新自士庶達於郡邑或繪事於家或塑像僧舍或祔享別廟祈求者不絕吉州泰和縣進士劉千齡謂非設行祠不足以揭虔妥靈乃即縣西北五里登科[illegible]

[illegible]背陰面陽創正殿三間鄉人爭附益之夾以廊廡各十二楹前爲門三後爲寢室七至於崇釋教祀徐璠與夫樂樓享亭下[illegible]厨庫罔不具備始事於慶元丁巳之正月落成於戊午之十月厥翼輸奐觀者起敬知縣事卓洵頻歲請禱曰雨曰暘其應如響千齡介予故人曾寅亮謁文記之惟皇上帝分命山川之神各主一方捍災禦患載於經傳不可誣矣然諸侯所祭不逾境內今二王以神龍有截之威合大雄無邊之力自袁州徧於江西自江西放乎巖表咸被其賜而祭享之夫豈泛泛神劂加惠一方者所可比哉按唐藍谷神名在祀典而依悟真精舍詩人美之曰若歲有水旱詔使修禱槩以地清淨故獻奠無[illegible]

借是詩代享神迎送之詞至於封爵之崇事實之衆圖志具在此不復云六年十一月五日

袁州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袁恃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於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遊以奉神敝則改爲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既敬釋氏遂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劂益金虜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一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始即臺立行祠

淳熙甲午易亭爲燬火移蒸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即神所
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
師寔祐禪師於正月八日逝於溈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
諾自後及期則幷鑾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既遷城中齋會
滋益遠人四集凌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
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蕃架空之告也爭輦土石培展
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爲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
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亭別造齋閣於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
守李訟捐金穀倡之閩境爭趨和之武經郎趙伯詩鄉貢進士
袁簡及孟公震掌其事兵馬監押趙善濟董其役揆日於是年

十月明年四月訖工因故人潘侃來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
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
佛變化者神雖曰殊途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
嘗不均今二王既弭災釋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媚神
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効勤自求多福用潰於成得非道
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吝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禔
天地神佛之心以還此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五
月旦

廬陵縣重修縣學記

詔治理財根柢於縣令綱領於郡守人舉知之至於化民成俗

守猶不敢專任況令乎此後世之遍患而非古也三代盛時黨
有庠遂有庠州有長縣有正德行道藝以時書之當春秋世其
制已廢吾夫子憂之平居每語其高弟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後言偃宰武城果用絃歌而治夫君子學
道固也小人亦與焉非縣令化民成俗之要歟更秦涉漢古制
澌亡董仲舒獨能知之其言曰王者治天下以教化爲大務立
大學教於國設庠序化於邑又曰縣令民之師帥所謂教訓之
官以德善化民者夫論庠序教訓而及於邑自夫子而後仲舒
一人而已惜乎時君莫之能行也迨本朝仁宗慶歷中始詔諸

縣皆立學高宗中興申命於紹興十四年之春三代盛舉一旦
遂復廬陵分治郡城多士所聚而縣庠介於官寺通衢之間無
地可展知縣事羅烈雖竭力應詔然規模未備春秋僅嘗釋奠
後率附於州將六十年令令宜教郎豫章黃疇若慨勇懷强容
国抑姦待人以忠行已以潔得子路治蒲之政百里既安歲事
仍豐首創祭器躬率諸生行上丁禮次嚴像設葺殿廡新棨戟
甃階渠高其閎閎增舊三尺趾嘉泰改元正月壬戌告成於四
月己丑凡用工三千庸金錢三十萬學租舊六百斛養士不盈
四十益以禪居院詭戶田一頃爲租六十斛然後歲計不乏而
又精於學問勤於教導禮文師範兩得其宜於是職事許陵等
求文爲之記按唐循吏韋景駿傳禪龍中嘗令虔鄉後爲趙州

長史道出舊治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兒曹永生而吾去邑何故來對曰者老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古人幸親見之屬聞公府交薦黃君即仕於朝德日持節典藩道或由此父老子弟必將迎勞如景駿僕雖老矣儻見之乎是月甲午

分宜縣學山谷祠堂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徐鈞孟堅宰分宜蒇年矣專以舊衙師吏事毋詣校官必進諸生以學術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陋隘朽敝孟廣而新之傳像家廟惟肖釋奠展食則拜

族老能文者曰營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參考圖牒自唐正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修水北來東南經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金華人先生六世祖贍實爲邑宰厥後奉親卜居沒則就葬歷三世家修水上宦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其振斯道乃或不然初生眉山唱酬棲遲縣鎮後被史禍竄謫西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遷陨其命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爲蜀川沮止其生不遇如此益人定勝天也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賜瓦罐圖閑擢從弟叔敖爲入坐賓勞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縑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徧於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於此非天定勝人耶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爲東家邱慼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履之徵猶藏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乎既書其大畧又系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沒世乃發揚而普詡鬨高山與景行極幽遐而爭覩微岌岌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儼奉簪於新宇釀修水以爲酹釣鯸魚而實俎擷白芽於雙井槩浮甌之花乳尚來燕以來宣永範模乎故土九月十日

玉和堂記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此格言也今夫佳花美木在天壤間氣和而後生人皆知春時爲然不知和氣所鍾無時無花也老叟既闢敞廬東爲平圃圃西北隅隙地坦然乃距北垣五十弓餘二肘爲堂三間南置唐虞二典閣背爲流盃亭其深四丈二尺博三丈七尺崇二丈有奇啟扉而涼塞向而燠可以納四時之和氣散植紅梅辛夷桃李梨杏海棠茶蘼紫荊丁香冠以牡丹芍藥此春景也前後兩沼碧蓮叢生東則紅芰彌望櫃花萱草雜實其間此夏景也叢桂拒霜橘柚蘭菊盛於秋江梅瑞香山茶水仙盛於冬時花異備

矣至如佛桑躑躅山丹素馨茉莉之屬或盆或檻榮則列之悴則徹之而種植未敢也始造於慶元庚申七月戊辰八月丁未與客落其成茶惟聖主在上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遂使觴然一臭得侯老於和氣之內故榜其堂曰玉和志幸會云時嘉泰元年也

敬齋記

紹興庚午秋予與永新周正寬平一同預貢籍知其素寒王文正公之賢植三槐於庭築堂臨之厥後終於廸功郎監衡嶽廟蓄德積善敎遺嗣人其子尤宇才卿即堂之陰架屋十楹廣二十尺榜曰敬齋取小雅必恭敬止之義自爲說數百言大畧謂

人之事天地事鬼神事父兄罔不莊敬及處閨燕或尊臨卑貴待賤未免安肆尤實懼焉願參前以自警夫惟存心如此義方之訓可知嘉泰辛酉仲子圭復以妙齡舉於鄉父子過予敘宗盟陳世埜且求一言予告之曰六經辭雖多而有甚要故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漢儒所記以曲禮爲篇首以毋不敬爲首句此所謂禮之本也本立則禮無不行亦猶詩三百而夫子蔽以思無邪之一語也尙何隱顯高下之別哉請歸而刻之石

泰和縣龍洲書院記

西昌下臨贛江陳霸先入援梁室駐蹕有龍躍之瑞事見南史本朝開基之明年南唐知制誥徐鉉作白鶴觀記謂江水北濟而東滙龍洲南時而重復以是名洲蓋亦久矣又有天柱一峰屹然其外勝槩殆冠茲邑初即縣治之東築光華館以待過客已而遷驛快閣遂爲權酤之地今宰宣教郎趙汝謇決科爲政緯有父風至而嘆曰天地之氣聚爲山川山川之秀人實鍾之況父老相傳洲過邑廷魁出豈以麴糵之故易絃歌之樂耶乃起嘉泰元年七月撤而新之壘石爲基創屋二十楹列左右生齋曰爽然曰卓爾曰堂及門端正顯敞下逮庖湢各得其所閱兩月工以訖告遂倣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軍之白鹿榜曰龍洲書院擇春秋補試前列者十人居之而主以庠長於是縣學長諭貢士陳暕周有德學賓陸本謁予以記或曰縣有學矣

此非贅乎予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達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庠十二爲庠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當半之家塾猶未論也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屠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昔歐陽文忠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反疑於此也幸賢令爲之主盟使諸生得藏修息游於斯未仕則由六經而探賾聖人之教既仕則推所蘊以發明王者之政復古之功權輿於茲豈但科舉得江山之助而已二年六月既望

吉州通判廳記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近臣之左降若楚廢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剏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强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詔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應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

五月朝請大夫閤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俠併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於有政見識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圬朽懼將壓焉竹木瓦甓率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舉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鳩工蔵事七月己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因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退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致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詩荒唐爲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耳破拘攣之議得其時也用成材仍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記歲月某請事其末云是年十月五日

汀洲長汀縣社壇記

哉芟春祈社稷良耜秋報也由都城達於郡邑古今一揆故壇壝有制牲幣有數籩豆備物酌獻以時守令躬行具存成憲粤自釋老教行神祠亦增雕墻峻宇殆徧城郭一遇水旱官吏舉走祈禳之不暇於是五土五穀之壇誕簀遐僻寂寞之地頹垣敗壁蒿博所聚荒蓁蔓草牛羊踐焉二仲時至貶加薙芟剏委行事於掾作牲瘠酒酸盎簋弗虔姑應有司之文過是棄慶如

初承議郎天台謝周卿來治長汀首致志焉自邑徂壇崎嶇沮洳往來病之乃爲相攸以直易迂甃爲通衢二里而近繚以長垣總四十有三丈東爲社壇崇三尺五寸廣丈有八尺附風師壇於其傍西爲稷壇制與社等甫雨二壇對時其側前闢門屋三間後剏齋廬亦如之庀工以嘉泰二年閏臘之望閱月告成不遠千里以記爲請予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固然矣繼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亟稱其言今君自大父以儒登科臨民有聲肆其先公克紹世美致位二府君復傳父祖之學爲長於斯推仁心濟敏政治人事神盡兩得之故書以告後之人毋俾或壞三年三月辛丑

元勛名相忠肅劉公之曾孫諱荀字子卿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平居隆師親友著書累數萬言從宦則考古證今見諸行事故小試理財錢流地上出守邊城南北形勝盡在目中而於立朝事君講之尤詳向使得位與時庶績先烈仕止二千石士大夫共惜之其子新長林簿無愧既葬君清江之新城復取大孝終身慕父母之語揭名塚舍之堂屬求一言或疑孟子章指爲舜事親設非追遠也予謂不然祭義曰文王事死如事生反覆論孝子之祭而其末曰立愛自親始又曰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是則人子慕親何間存歿故經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嘉泰三年三月

平圃續稾卷十九終

邑後學歐陽棨介卿重刊

記碑

吉州錄參廳題名記

諸州錄事參軍於令爲從八品掌郡獄及軍資市令之政實曹掾之首富沙陳希黙以名公之子繼登儒科來官廬陵謂職有崇卑題名不可無記乃起高宗中興距今七十有八年得姓名二十七人求予一言將刻之石夫才有能否其時之事聲實顯晦後乃見之希黙用志亦遠矣予聞曹參在齊治道清靜比其去猶以毋擾獄市屬後人督郵有司也清靜何居予請著其說

假令罪在甲乙枝蔓丙丁擾也科抑賈區强之貳價亦擾也惟毋縱故犯毋妄取舍使吏杜奸貪人安其業始可與言齊相之意矣嘉泰三年四月望

敬思亭記

嘉泰三年三月乙酉登仕郎泰和蕭知節毋夫人詹氏以疾終亨年六十六卜十月丙午葬本縣高行鄉龍角之原知節泣而請曰先人諱遵不幸早世吾毋素知書既殺力教知節以學劬躬立門戶輕財重義撫育宗族凡知節得出入公卿之門皆毋之教也今罔極之恩不可報矣築亭冢舍取祭義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之訓榜曰敬思願賜語以寵綏之予聞夫子論要道至德一本於敬是以孝子之祭其立其進其薦其徹悉以敬爲主反是則爲固爲疏爲不愛爲敖爲忘本可謂詳矣及子張乃一言以蔽之曰祭思敬蓋平居得於夫子者如此予尚何云九月辛巳

筠州樂善書院記

弊命夔典樂首教胄子周大司樂治學政專合國之子弟是時公卿大夫多出宗姓崇德象賢率於此乎取之本朝至道元年以近屬繁衍初置學官於是教授之名立迨咸平迄祥符南宮北宅復置侍教十歲已上併令肄業治平初增小學教授十有二員此命名分職大畧也舊制七歲入小學能詞孝經論語升大學又能論兩經善書札宗正以聞熙寧元祐并勑諸院立小學入歲至年十四者歲檢舉焉自是厥後其制益詳此進德修業次序也南渡以來杭越首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西外南外並立宗學人知爲善之樂以蕩陵德者鮮矣今高安郡守王淹文正公旦六世諸孫也追惟文正被遇章聖徧歷要近與聞育才之本末思原德意不墜先烈乃與貳車玉牒希宰議即郡庠之側創樂善書院外設重門東西兩廡廡各三齋中爲講堂三間列直舍於後廩庖器用備焉庀工嘉泰三年之季夏訖工於孟冬先下尊屬司選宗子幼而未命者以二十人爲額既望率郡僚延處六齋齋各有名擇老成之士訓以經史教官總其課

待不率教者市田千畝用足歲計屬某記之書闕
[illegible]王名之化其應見於麟趾雖繫周公實美文王其在大雅
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是又盛言文
王之不作人一視親疎可以傳無窮施罔極也恭惟祖宗作成
宗英越二百年聖皇在御推廣家法公族振振髦士濟濟將同
待於文王筠州復能助宣聖化無愧民之師帥是皆宜書故樂
爲之記明年正月既望

杜氏潛光堂記

大畜之彖曰剛健爲實輝光日新其德洛誥曰惟公德明光於
上下益德有大小光亦隨之其積在身其發在人士固有幽潛

如韓退之所云者故四明理掾杜君諱褒字伯稱是也世居越
之上虞以篤行著君苦心嗜學銳意事功紹興末北征條要務
謁府帥湯岐公後帥史魏公大奇之交薦於朝再命以官嘗尉
崇安力變不舉子之俗治獄至無一夫之冤遇大利害密稗其
長罷行之陰德不可計妻張氏處爲孝女嫁爲孝婦相與力教
諸子思恭既擢第餘皆蹈義向方見推鄉評厥後合葬考妣於
縣之葛山鄉寶謨閣待制陸務觀各爲之銘思恭復卽塋築堂
務觀以潛光名之求記於予往者杜正獻公越人也歐陽子誌
其墓曰春秋諸侯歷秦漢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而唐盛時公卿
家法杜氏獨存今務觀謂君本同譜牒中間失其世次爲可惜

也蘧然至氏敎陳敝仲光遠而自他有耀又曰非此其身在其
子孫惟君德充而實浮不耀其彰幸哉有子亹亹乎儒猷孜孜
乎吏方是宜立身揚名顯前人之光何待退之而後發亦豈必
遠耀於他邦乎茲爲肯堂也大矣嘉泰四年二月望

筠州判官廳記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
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
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爲
然筠州判官王牒彥章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
七月寶來持身正涖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內登尚書郎

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
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錢四
十五萬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纔十餘丈構則
加倍乃列堂與廳並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兩齋榜曰壺
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吏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
不侈不陋介於二者有古鄰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
尚絅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工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
州判官袁師德願謂前軒翬飛竹檻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過袁
以善袁報韋以誠遂躋登茲今筠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
居之也安善過誠報寶主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御

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台州仙居縣學記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慶州本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仙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祠今百五十餘年

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歎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庳下遇寅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賓集中學有射圃愉棗橡栗亦加雍聲別市民居劉觀德亭總爲錢二千四百緡皆出節用緡賸田十八畝輸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必呂咸陳禎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仙居則畧之是尤不可以不書也

四年甲子四月望

廣昌縣學記

盱江析臨川而爲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爲邑其地極江西界接於閩寔秀民爲多初立學在縣獄之右紹興十七年令丞敷徙寔縣南郡丞劉嶸爲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郎曾進之來爲宰謁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欹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嚴老請改築於縣治之東止戈亭舊基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進士揭英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効力主其事而黃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爲之助士胥和之庀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卑爲高以避水淹雙溪夾流滙爲大江面對羣峯

宛如圖畫高明堅壯他邑鮮儷進之子門生也求記勤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之中故論語不復問答惟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復帝王之盛雖碩儒名卿布於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雕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爲病而大學中庸之說出時論愈高行之愈難爲師儒者既用此爲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於道以

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耒陽人淳熙辛丑登科既視事金芝產屏中嘉禾生於野爲政亦可知矣四年五月日

撫州學記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本朝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敝又圖新理也雖然郡守主盟爲易教官任責也難慶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既振復懷永圖乃大議葺治適學櫨廡錢百二十萬太守陳侯研首捐千緡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後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龔之總錢又百三十萬未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

凡大成殿御書閣講堂倉廩皆飾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正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湢之所悉鼎新之或請記其成太守曰教官力也弗許教官曰此二千石功也當書會入官上庠亦復不果今數年矣先日學正鄉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前不求文教官謙也歲月雖久公論故存敢敬以請昔孟子論傳道之序由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當其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益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得見諸行事退修六藝以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盍興及肩之嘆既升其室盍想閎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當希顏子若孔子之卓夫如是書而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文祥姑存故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

廬陵縣學三忠堂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年餘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之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戮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孱孱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

然時宰議和衆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翼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諡則未聞子孫簡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魏嶠堂堂亥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天學者固仰其煌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發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廈用意遠矣嘉泰四年八月日

高宗皇帝中興之三年歲在己酉金虜分道入寇江浙大擾十一月隆祐皇太后自洪上巓護衛將杜彥楊皐當時誤以世雄奏乃其字也道叛屠撫之衆仁縣遂犯吉之永豐知縣事左承議郎宗室訓之字誨道素懷忠憤有爲國捐軀之志至是率尉修職郎陳自仁拒戰境上分兵爲三一繞賊後一據地利誘以羸卒賊遇伏而敗他盜蟻附鴟張尉死之侯力不支轉鬥入邻罵賊遇害年四十四賊視防守營柵歎服而去邑免焚蕩士民獲全不可計人德侯奉其柩葬太和縣盧源鄉又附祠城隍水旱疾疫禱焉明年詔贈朝散郎加直秘閣官其後兩人自仁亦贈通直郎

官一子同立傳國史久之二孫彥楠彥權皆踐世科歷內外任淳慶元五年彥楠以九江郡丞銜檄省謁祠墓始從父老歐陽昌等得侯死所即邑東藥師院隙地創廟三間設侯及夫人喻氏像尉與享焉廟廡門闥嚴潔相稱以九月興工六年二月邑官致祭落其成郡守趙善鎔既助工費復上其事於漕漕雷淙下樂安丞吳魯卿新淦主簿梁季安繼來核實僉謂侯節義顯著請祈輒驗實有功於民嘉泰元年太常擬賜廟額旌忠六月壬寅制曰可彥楠等請文刻麗牲之碑乃爲作迎送詞歌以祝焉其詞曰

忠死爲神仙兮前言孔彰我侯兵解兮上征帝傍民懷德惠兮

延名愈芳天子有命兮典祀舊疆新官翼翼兮像設堂堂帝意若曰民不忘汝汝豈忘往其廟食從巫陽春秋致享禮有常往年潔肥莫椒觴坎坎伐鼓舞洋洋神具醉止欣樂康時節謁帝奏祺祥雨暘以時豐稻粱厲鬼驅除絶氛攘恩江湯湯兮與神之績彌遠而彌長三年二月辛丑

在法神有功者初賜廟額次加侯爵此碑稱侯張本也初侯之亡安撫使朱丞相勝非檄太和土官泗州文學蕭環葉民兵來邑定亂環因收恤侯家葬侯盧源以其子世崧娶侯長女後七年喻夫人卒遂合葬焉侯之孫間來展墓環姪孫登仕郎知節實爲東道主廟成復爲刻碑益其家素尚義云某

題